

300多张实景照片，70多张地图与图表

囊括近东最新考古发现，覆盖新旧约主要人物、地点和事件
“走在耶稣曾经走过的地方”，圣书中的历史从未如此真切生动……

Alan Millard

[英] 阿兰·米拉德 著 朱玉华 译

《圣经》考古大发现

Discoveries from

BIBLE TIMES



江西人民出版社

真有毁灭人类的大洪水和挪亚方舟吗？

我们能否看到耶稣的坟墓？

以色列的所罗门王到底有多富裕？

争论不休的热点与迷惑，围绕着一个个引人入胜的主题娓娓道来；专业的学术研究成果，自然地呈现于一段段深入浅出的描述之中。

本书总括过去40年中最新的考古发现，特别提供了关于耶稣时代的丰富资料。全书分为“圣经时代的宝藏”和“耶稣时代的发现”两部分，每部分都包含一些特殊的考古发现，被挖掘出土的各种物品，过去人们对某些发现的解释以及现今不同的理解方式。

广阔的史实，翔实的引证，亲切可信的文字，代替了故弄玄虚的传奇和耸人听闻的猜疑；而作者严谨豁达的治学态度，大量全彩清晰的实景实物照片，更让本书成为一趟激荡人心的圣地文化探险之旅。



Discoveries from
BIBLE TIMES

诙谐、有趣、动人、以学术性著称又知识丰富，同时极其精美……每一页都令人兴奋。

—— 世界杂志 (World Magazine)

思想和视觉的一场盛宴！值得一读再读。

—— 圣经考古杂志 (Biblical Archaeology Review)

对充满热情的寻宝者来说，本书就像宝藏一样。

—— 耶路撒冷导报 (Jerusalem Post)

关于《圣经》考古的一本精彩导论。

—— 出版者周刊 (Publishers Week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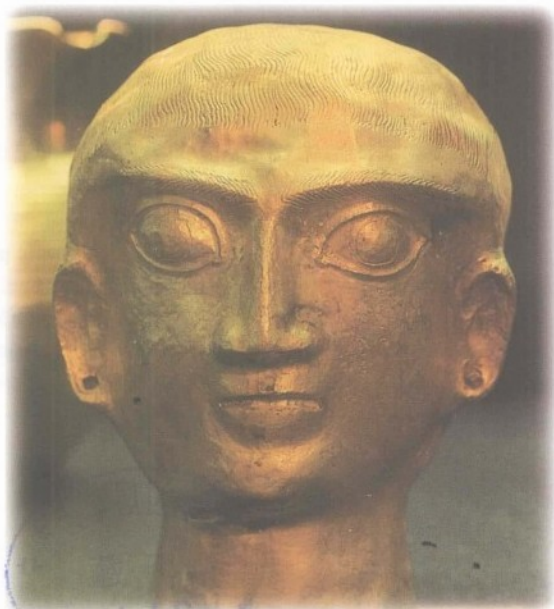
上架建议：考古 基督教

ISBN 978-7-210-04049-1



9 787210 040491 >

定价：138.00元



Alan Millard

[英] 阿兰·米拉德 著 朱玉华 译

《圣经》与古大发现

Discoveries from

BIBLE TIMES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经》考古大发现 / (英)阿兰·米拉德著;朱玉华译.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4
ISBN 978-7-210-04049-1

I. 圣… II. ①米… ②朱… III. 圣经-考古发现 IV.
B971 K8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15403号

Text copyright©1997 Alan Millard.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in English under the title Discoveries from Bible Times by Lion Hudson plc, Oxford, England. Copyright ©Lion Hudson plc 1997. Copyright licence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Chinese Edition(simplified characters) is arranged by permission through Enoch Communications Inc. Copyright©2009 Enoch.
All rights reserved.

《圣经》考古大发现

(英)阿兰·米拉德 著

朱玉华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21.5

字数:280千 印数:1-2000册

ISBN 978-7-210-04049-1 定价:138.00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三经路47号附1号
邮政编码:330006 传真电话:6898827 电话:6898893(发行部)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前言	1	城墙倒塌了	90
《圣经》的领域（地图）	2/3	艾城的问题	93
以色列的国土（地图）	4	胜利的记录：“以色列石碑”	94
上部：《圣经》时代的宝藏	5	非利士人	96
《圣经》考古学的开端	7	金殿宇	99
埃及探险家	10	所罗门的建筑	101
来自亚述的珍品	12	金银财宝	102
在《圣经》的领域上	17	象牙宫	103
解释古代文字记录	19	图章雕刻师	106
埃及象形文字的奥秘	20	平民百姓的住宅	108
贝希斯敦岩崖的秘密	22	通用货币制度之前的时代	110
挖出古物	26	没有隐藏的宝藏：“摩押石碑”	111
在古迹挖掘处度过的一天	30	保护的代价：“黑色方尖柱碑”	113
“这肯定是大洪水的遗址！”	32	亚述的败落……	115
巴比伦洪水故事	36	“就像笼中之鸟”：	
吾珥出土的皇家宝藏	38	西拿基立进攻耶路撒冷	118
标题新闻：迷失之城埃布拉	41	希西家王的隧道	120
吾珥：月神之城	44	“我们无法看到信号”	122
马里国王的宫殿	48	“犹太人的王尼布甲尼撒”	125
先祖：沉默中引发的争论	52	巴比伦的荣耀	129
一个被重新发现的民族：赫人是谁？	54	墙上的文字：	
条约和圣约	58	伯沙撒——真实人物，还是神话？	133
是希伯来人的亲戚吗？	59	辉煌的波斯帝国	135
图坦卡门的宝藏	62	用各族方言写的王令	140
图坦卡门、会幕和约柜	67	波斯邮袋里的发现	142
埃及砖厂	68	文士的工作	144
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积货城	71	亚历山大的冒险及希腊的理想	146
是否有任何关于摩西的标记？	74	犹太硬币	149
汉穆拉比法典和摩西律法	75	佩特拉，这座隐藏的城市	151
犁头下的发现：被埋葬的乌加列城	78	马萨达——最后的要塞	155
迦南的神话和传说	82	任何人都不得入内——犹太人除外：	
字母	84	一块石碑的故事	159
被征服的迦南诸城	86	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地图）	162

下部：耶稣时代的发现	163	秘密隧道	249
日常生活	165	撒迦利亚——亚比雅班里的祭司	250
焚毁的房子	166	寡妇所奉献的小钱	252
富人的住宅	168	被埋书籍中的宝藏	253
一玉瓶香膏	173	旷野中的修道院	256
日常生活	174	团体章程	262
敬虔第一，洁净第二？	176	旷野的声音是谁的？	264
石缸	178	《死海古卷》和耶稣的教训	266
迦百农	179	一部在昆兰的四福音书？	269
“耶稣的船”	180	死亡和埋葬	271
罗马人所征服的城镇	181	坟墓的样式	272
耶稣时代的会堂	184	他们名垂青史	278
耶稣时代的《圣经》	187	我们能否看到耶稣的坟墓？	280
他们所说的语言	188	他是怎样被钉十字架的？	286
小就是美	190	他的父亲是否扛过十字架？	287
地狱——“永不熄灭的大火”	192	不要搅扰死者	288
这块土地的统治者	193	一位朝圣者看到的坟墓	289
终于太平了	194	“都灵耶稣裹尸布”的秘密	290
犹太人的王希律	198	作家	295
那里没有神！	203	斐洛——一位亚历山大的哲学家	296
恺撒·奥古斯都	204	犹太人约瑟夫——爱国者，还是卖国贼？	300
希律——十足的杀手	206	罗马人的著作	303
希律——伟大的城堡建筑者	209	犹太人的著作	305
希律——重要的城市建设者	212	福音书的记载	307
希律的众子	215	最古老的《圣经》	308
罗马巡抚	218	西奈山上的新发现	310
彼拉多自己的纪念碑	220	《新约》时代的书籍	313
肯定不是圣徒！	222	最古老的基督教书籍	316
揭示彼拉多性格的线索	225	最古老的书卷	319
货币与硬币	226	福音书之前的历史	321
恺撒的像	228	找到真正的文本	324
占领军	230	神学上的差异	328
宗教	231	简单的错误	329
圣殿游客	232	故意作出的改变	330
希律的大殿	236	天使们唱的是什么？	331
何等的石头！	242	他们是否洗床？	332
在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上	245	是原文吗？	333
圣徒行走过的地方	246	新知识——新翻译	336

前 言

上百年来，人们一直在著书立说，表明近东获得的考古发现能够告诉我们一些有关《圣经》的信息。有些人使用考古学来证明《圣经》的真实性，有些人则认为考古学不如其他研究远古记录的方式重要。上百年来，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圣地参观神圣的遗址，想要“走在耶稣曾经走过的地方”。置身于加利利的湖泊和小山上，很容易想像福音书中的故事，但其他地方变化非常大。古代以色列人或公元1世纪的巴勒斯坦人是怎样生活的？我们能够学到多少有关亚伯拉罕或所罗门时代的知识？在过去40年中所获得的考古发现，已经提供了一幅比早期丰富得多的图画，特别是关于耶稣时代的资料。

此书由两部分组成，即《圣经时代的宝藏》和《耶稣时代的发现》。书中包含了一些特殊的考古发现、被挖掘出土的各种物品、过去人们对某些考古发现的解释以及现今不同的理解方式，还有许多的考古成就，我们无法在此一一陈述；试图囊括一切的做法，会使本书变得冗长，也许还会变得太乏味。同时，考古学对理解保罗的经历和初期教会所作的贡献也不属于我的研究范畴。

出于技术性的原因，当这两本书合成一部时，我们只对较早的文本作

了几处改动。虽然一些有趣的新发现不能包括进来，但我觉得并没有理由改变自己在较早文本中发表的观点。

几位朋友和几所学院慷慨地提供了书中的照片，我对他们感激不尽。1984年，我作为希伯来大学高等学术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at the Hebrew University）的成员在耶路撒冷生活，这一经历以及耶路撒冷朋友们的仁慈，特别是已故雅维迦（N. Avigad）教授的仁慈，激励我写成了此书的第二部分。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华尔德·考克（Walter Cockle）博士和曼彻斯特大学的约翰·凯恩（John Kane）博士阅读了其中的几章并提出宝贵意见，我的朋友肯尼斯·基勤（Kenneth Kitchen）教授也针对埃及古物学（Egyptology）方面的事提出了建议。在此，我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我尤其要感谢我的妻子，她忠诚的鼓励和支持，使我能够完成此项工作。

阿兰·米拉德





《圣经》的领域
THE LANDS OF THE BIBLE



Black Sea 黑海

ARMENIA 亚美尼亚

Lake Van 范鲁湖

Lake Urmia 珥米亚湖

Caspian Sea 里海

Haran 哈兰

Gozan 歌散

Khorsabad 科尔沙巴德

Nineveh 尼尼微

Calah (Nimrud) 迦拉 (宁录城)

阿勒坡

Aleppo

MESOPOTAMIA

美索不达米亚

ASSYRIA

亚述国

Ashur 亚述

Nuzi 努斯

Ecbatana 伊克巴他拿

Behistun 贝希斯敦

Ebla (Tell Mardikh)

埃布拉 (马地克丘)

Tadmor

(Palmyra)

达莫 (巴尔米拉)

Mari 马里

River Euphrates

幼发拉底河

基士

Babylon 巴比伦

Kish 基士

Nippur 尼普尔

巴比伦

BABYLONIA

SUMER

苏美尔

Tello 泰罗

吾耳 Uri

River Tigris

底格里斯河

Susa 书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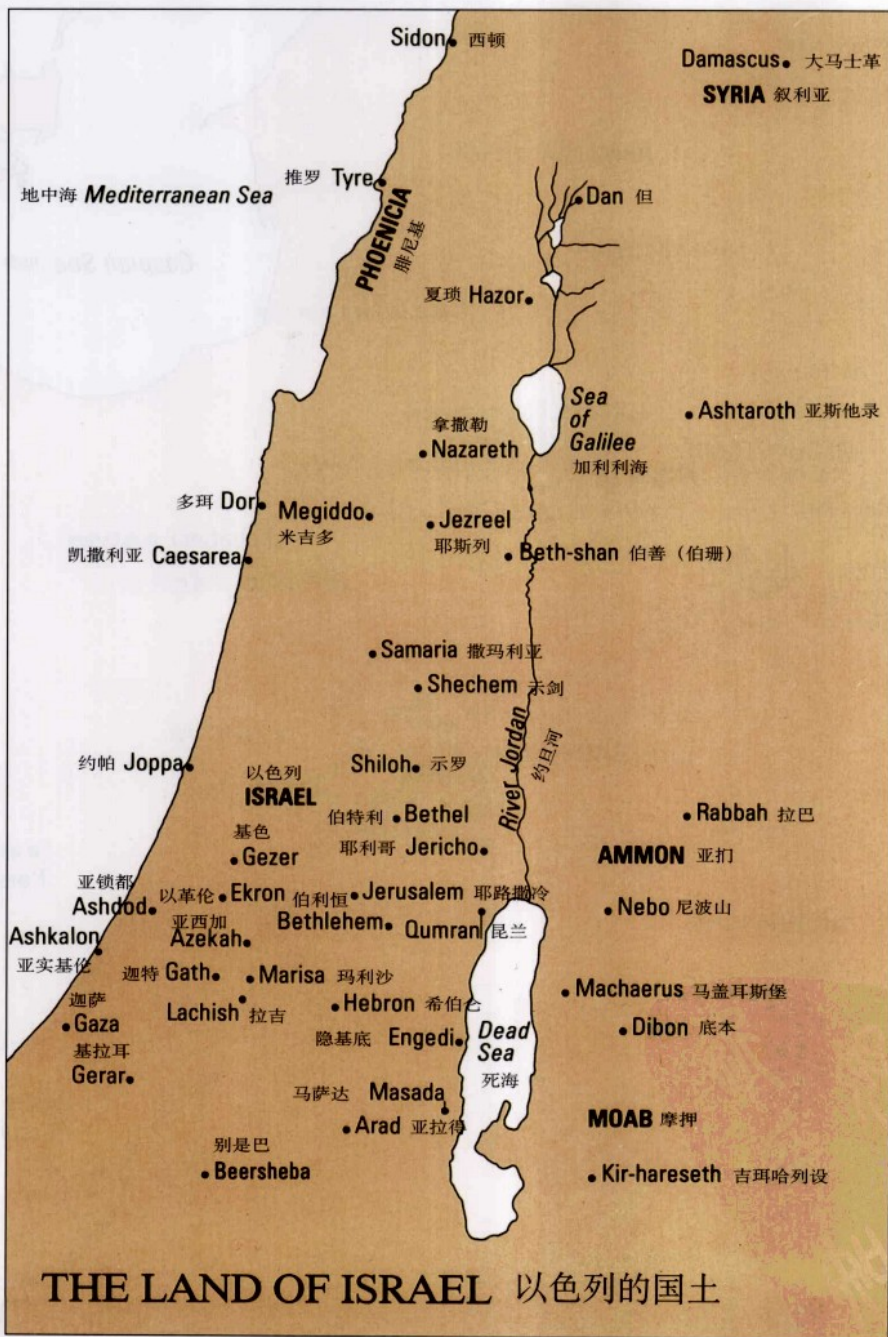
ELAM 以拦

ARABIA 阿拉伯

Teima 台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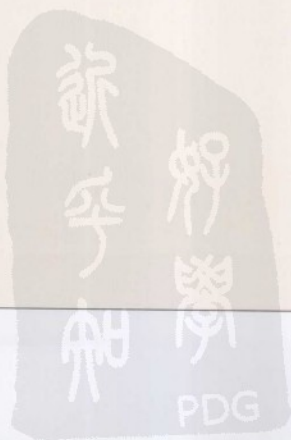
波斯波利斯
Persepol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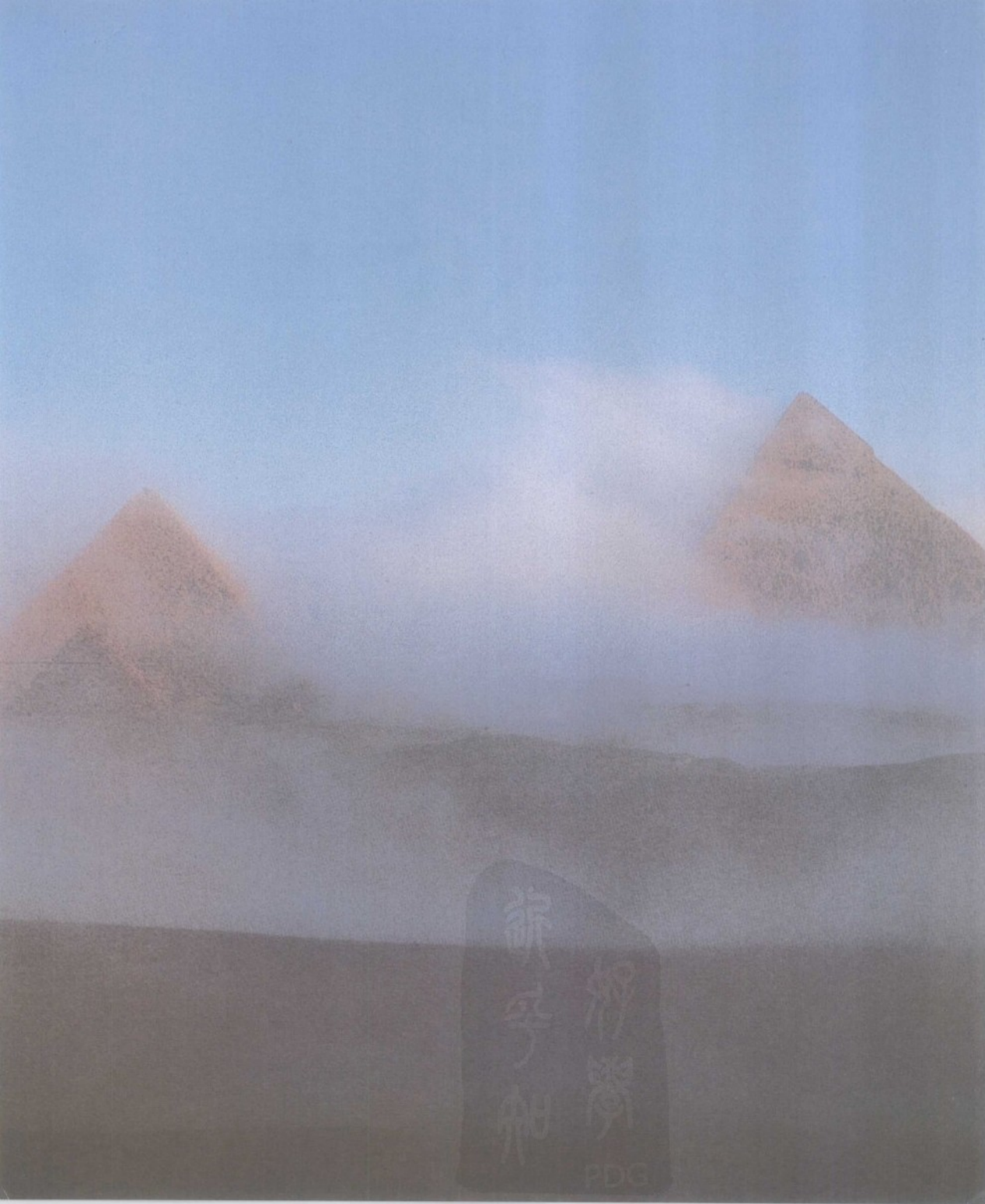
波斯湾
Persian Gulf



—— 上 部 ——

《圣经》时代的宝藏





Hieroglyphs on a stone marker in the foreground.

PDC

《圣经》考古学的开端

有人忘了关门，欧洲的历史由此改变。

1453年5月，土耳其人攻打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坚固，防御的战士英勇无惧；其中有些战士从一道小门溜出来，对土耳其人进行突袭，但他们回去时却忘记把门拴上。一群土耳其人趁机破门而入，紧接着大批土耳其人冲破了防线。在其他地方，土耳其人也大获全胜。很快，他们夺取了整个城市。

许多市民早已离开，因为他们害怕土耳其人得胜，另有些人本来也可如此，却等到后来才逃离。这些人是希腊人，也是基督徒。他们能期望得到庇护的地方只有意大利和法国，于是其中一些学者带着他们的古希腊文化遗产在这些地方定居下来。正是古希腊哲学的影响和其他的变化，才导致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蓬勃发展。

随着对古希腊、古罗马的兴趣不断增加，富人们开始收藏那些在城市废墟里找到的雕像和硬币。学者们也开始对其进行研究并著书立说。其中有几种情况可以与《圣经》（特别是《新约》）联系起来。人们开始看到，了解古代世界以及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古典著作。

整个17和18世纪，富有而喜欢冒险的年轻人来到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在希腊和罗马的城市废墟上，挖掘、收藏珍宝并描述他们的淘宝奇遇。

有少数人走得更远，到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三个壮观的罗马城市废墟：巴勒贝克（Baalbek）、巴尔米拉（Palmyra）和佩特拉（Petra），城中的建筑风格都源于希腊。

几百年以来，朝圣者们一直在参观圣地，但是很少有人将裸露的废墟当作历史遗址来关注，或者对其进行研究。

几个冒险家被吸引到古埃及，并且带回了有关埃及大寺庙、彩绘坟墓和金字塔的记录。除了来自旅游者的直接记录之外，这些旅行也使埃及成为幻想小说作家的写作题材；他们认为自己能够从金字塔的设计中学到和发现一些其他的秘密——这是一种流行至今的错误想法。

如果说古埃及有什么出名的，那就是它的木乃伊。木乃伊即精心包裹好并用天然化学药品进行防腐处理后的埃及人尸体。粉状的木乃伊曾被认为是一种特效药！

19世纪后，人类对古代世界的研究跨入一个新纪元。人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在亚述、巴比伦和埃及等地进行探测，这些地方的文明发源于古希腊之前。

起初，这些文化本身就是研究的主题。但当人们读到镌刻有旧约《圣经》中列王名字的铭文时，一种新的兴趣便被激发起来，更多的人开始从事圣经考古方面的研究工作。很快，



随着刻有亚述诸王胜利情形的宫墙被考古学家发现，《圣经》上的名字变得栩栩如生。这个石碑显示的是亚述王提革拉毗列色三世（Tiglath-pileser III）。

埃及大金字塔的秘密长期以来一直萦绕在旅游者和幻想作家的心头，但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Sir Flinders Petrie）的精确测量中止了许多推测（左页图）。

17和18世纪，冒险家们首先发现了众多壮观城市的废墟，巴尔米拉（Palmyra）就是其中之一。它的建筑风格是罗马建造者们从希腊人那里学来的（右页图）。

相关的著作写出来，把新发现应用于《圣经》。

于是突然间，一直几乎毫无意义的名字变得真实了。实际上，亚述的暴君也都出现，并且连同他们的军队和可怜的俘虏一起被镌刻在宫墙上。波斯（Persia）诸大王透过他们自己的作品说话，从中还能够认出埃及的法老。

这一切都为《圣经》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背景知识，也是古代以色列故事的背景所在。

与此同时，有关《旧约》的观点在普及，这些观点似乎否定了希伯来书籍自身的内容。人们为亚伯拉罕及其家族的故事是发生在以色列诸王时期还是之后而争论。很长一段时间，与摩西的名字连在一起的许多律法得到了发展，其中有些是被掳期间祭司们的理想；这些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看法变得非常流行，直至今天，它们仍然如此。

有些作家相信考古学的发现影响了自己，他们开始使用考古学来“证明”《圣经》。但是，这样做——有些人还在继续这样做——是在要求考古学做力所不能及的事。

考古学既不能证明《圣经》，也不能反驳《圣经》中的声明，因为这些声明是关于上帝的。比如，考古学无法拿出证据，证明上帝曾经透过摩

西说话，或者证明上帝曾经差遣尼布甲尼撒去毁灭耶路撒冷。要想找到与摩西有关的或摩西写的任何东西都不太可能。

考古学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关于人类历史和习俗方面的问题。如果《圣经》或其他任何古籍说人类在某个时期遵行了某种行为模式，考古学的发现可以显明是否如此。

即使考古发现的结果与古代作家们对古习俗的叙述一致，考古学仍然无法证明书中提及的某个特定事件确实发生过。这种情况需要有某个独立的书面证据。《圣经》的叙述常常与古代习俗一致，这是一个事实，也是人们应该对《圣经》的记录采取积极态度的良好根据（参本书《波斯邮袋里的发现》一文）。

考古学的主要工作，是将古代记录放在所处的背景之下，以便现代读者能更好地从历史和文化层面来欣赏。少数直接与《旧约》或《新约》某些章节相关的发现，能够支持这些章节所提供的见证，并进行补充（参本书《亚述的败落……》一文）。

因为所有这些发现都能增加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知识，而《圣经》就是在这个世界中写出来的，所以考古发现能让某些特别的宗教信息更清楚地突显出来。





埃及探险家

1798年，拿破仑·波拿巴侵占埃及，与他随行的科学家团队创建了现代埃及古物学(Egyptology)（参本书《埃及象形文字的奥秘》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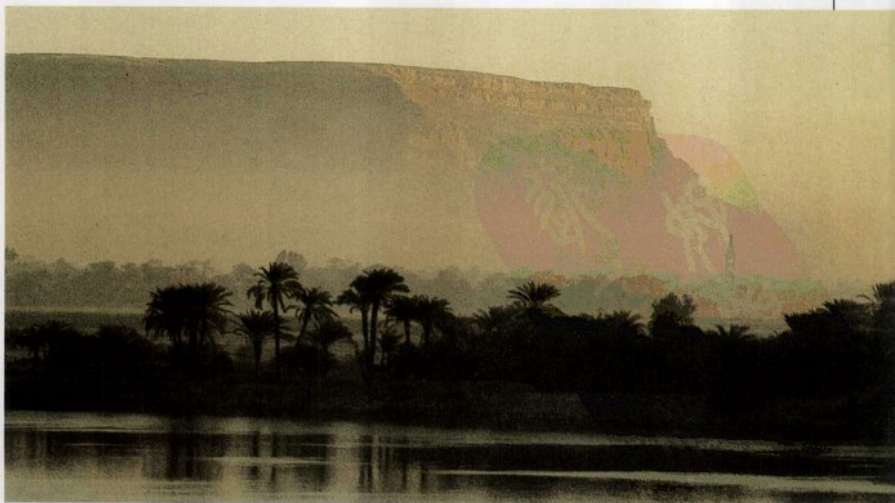
古埃及成为一种时尚。上层社会的人士都购买了具有埃及风格的家具，有些人还从埃及进口了古代雕刻品，博物馆的经营者们也希望获得精美的陈列品。很多人下到埃及，从那里带回任何他们能够带回的东西。

其中最不寻常的人物之一，是一个名叫贝尔佐尼（Belzoni）的意大利人。他在伦敦的一家马戏团工作，因为身强力壮而拥有“意大利伟人”的称号；这个人不仅有体力，而且有头脑，他发明了一种水车，按他自己

的说法，这种水车比埃及人所使用的任何水车都好得多。1815年，他在开罗展示自己的水车，可惜无人问津；于是他改行从事运输石碑的工作，将石碑从埃及运到英格兰。

贝尔佐尼砸开坟墓和在寺庙到处搜索的行为，根据后来的标准判断无疑极其糟糕，但他获得了许多重要的发现，并且让古埃及在公众脑海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许多其他的古物收藏家和经销商都效法贝尔佐尼的榜样，有些学者开展了更有计划的工作。1843至1845年间，一个由理查德·莱普瑟斯（Richard Lepsius）指导的德国团队对埃及的坟墓和石碑进行了调查，并



太阳在埃及拿哈玛地(Nag Hammadi)的尼罗河上空冉冉升起。

做了精确的记录，同时，他们还为柏林博物馆收集了许多陈列品。莱普瑟斯编辑了12本画册和说明书，都收于《埃及的纪念碑》一书中，此书提供了有关埃及的基本知识。

三个英国人将那些已经遭到毁坏或损害的图画和铭文都复制了下来，这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工作。他们的某些发现，成为一本名著的素材，就是三人之一的约翰·威尔金森(John Wilkinson)爵士所写的《古埃及人的行为举止和风俗习惯》(*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Ancient Egyptians*, 1837年首次出版)。

使埃及考古学初具规模的是一个名叫奥古斯特·马里埃特(Auguste Mariette)的年轻法国人，他在埃及住了几年之后，开始担负起这项工作。1858年，他创建了开罗博物馆，建立起一个当地的古迹服务中心，并引进法律控制埃及的古物出口；马里埃特还谨慎地开展了许多重要的挖掘工作。

19世纪后期，精力充沛的英国考古学家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Sir

Flinders Petrie)为埃及的挖掘工作奠定了科学根基。皮特里生于1853年，从小受父母的影响，对收集和摆放东西饶有兴趣。他父亲是一个土木工程师，教导他关于测量学的基本知识，皮特里长大后将其应用于石碑的测量上。

1880年，皮特里到埃及去测量那里的金字塔，这项任务占据了他两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根据传统说法，他只凭着一根拐杖和一张名片就获得了非常精确的结果。无疑，他是一个斯巴达式的人，生活极其简朴自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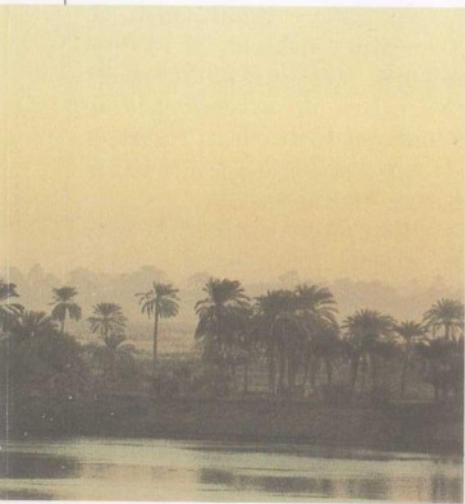
1883年，刚成立一年的埃及探险基金会(Egypt Exploration Fund)雇佣皮特里到埃及进行挖掘工作。之后的大多数冬天，他都在那里工作，一直持续到1926年。这期间他都是在冬天工作。他挖掘了大约30个不同的地方，并且养成了习惯，在挖掘工作完成后一年之内发表一篇工作报告。

早期的挖掘者们一直在为博物馆寻找大型的建筑物和陈列品，皮特里却集中注意力对微小细节进行精确的记录和比较。他能够把更早的发现融入其历史背景，也能够让其他人所忽视的重要证据保存下来，并能对在古埃及发现的各式各样让人吃惊的东西进行系统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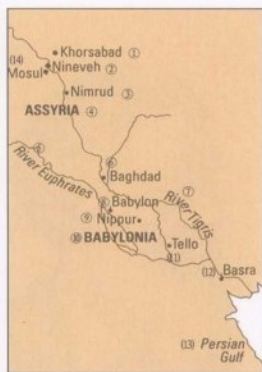
当皮特里1926年离开埃及时，那些忽视不起眼的陶瓷碎片或忽略丢弃的动物骨头的考古学家，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考古学已经成为了一项专业的科学研究。



威廉·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他在19世纪晚期，为埃及的挖掘工作奠定了科学的根基。



来自亚述的珍品



1. 科尔沙巴德
2. 尼尼微
3. 宁录城
4. 亚述
5. 幼发拉底河
6. 巴格达
7. 底格里斯河
8. 巴比伦
9. 尼普尔
10. 巴比伦
11. 泰罗
12. 巴士拉
13. 波斯湾
14. 摩苏尔

巴比伦这个名字从来没有从人们的脑海中消失，甚至在巴比伦这个地方变成废墟之后仍然如此。巴比伦代表了奢侈和邪恶的生活，因为《圣经》上的《启示录》使用这个名字来代表人类罪恶的中心。

巴比伦到底是何模样无人知晓。有几个欧洲人来到巴格达，看到布满灰尘的巴比伦土堆层，捡起上面写着奇怪文字的砖块，把它们当成珍品带回家。

第一个调查和描述巴比伦废墟的，是一个名叫克劳狄·雅各·里奇(Claudius James Rich)的杰出年轻人。20岁那年，他周游土耳其、埃及和近东之后，来到了孟买，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上班。他不仅会说法语和意大利语，而且会说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他还能够阅读希伯来语、古代叙利亚语和一点中文！

一年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任命里奇担任公司在巴格达的驻外代表。1807年，里奇带着自己18岁的新娘到了巴格达。1811年，他们到巴比伦旅行。里奇游览了巴比伦土堆层，画出了草图，拟订了大体计划，还派人去挖掘刻有文字的砖块、图章和其他物品。

他的《关于巴比伦废墟的学术论文》(*Memoir on the Ruins of Babylon*)于1813年在维也纳初版，并于1815、1816和1818年在伦敦再版，这篇学术论文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

趣。1817年，为了核实早些时候所发现的结果，他再访了巴比伦，并于1818年在伦敦出版了《关于巴比伦的第二篇学术论文》(*Second Memoir on the Ruins of Babylon*)。两年后，里奇一家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行程包括伊拉克北部的重镇摩苏尔(Mosul)。

在底格里斯河的东岸，与摩苏尔遥遥相对的是亚述以前的首府尼尼微的废墟。里奇对这些地方进行了勘察和测量，并收集了刻有文字的砖块和泥板文书；他保持了对自己行程的记录，但是没能在有生之年将其出版。1821年，他在设拉子(Shiraz)，即去考察波斯波利斯废墟的半途，染上了流行性霍乱并因此丧命，年仅34岁。

他的遗孀——她在他之前到了孟买——编辑了他的日记，并于1836年将其出版(《对科迪斯顿住处的叙述》(*Narrative of a Residence in Koordistan*))。1825年，大英博物馆以1,000英镑的价格买下了他所收藏的图章、铭文和手稿资料。

里奇的书被人们广泛阅读。在法国，政府开始相信挖掘尼尼微土堆层是一项大有可为的工作，愿意为此提供资金。保罗·艾米尔·伯达(Paul Emile Botta)被差遣到了摩苏尔。1842年12月，他在尼尼微的废墟里掘开了第一道壕沟，但连续工作了六周之后，收获无几。当地人告诉他，在北部22公里之处有个叫科尔沙巴德

(Khorsabad)的地方，可以看到有雕刻的石头，他非常高兴。1843年，伯达开始在那里挖掘，一直持续到1845年。

就在地表下不远的地方，是一座大型宫殿的墙壁，殿墙由砖块砌成，里面铺设着刻有图画和楔形文字的厚石板；宫殿的大门口立着有翅膀的公牛，它们形体庞大，高达4.8米。

伯达兴奋不已，他召集了更多的工人把这些雕刻品装上马车，运到底格里斯河，然后再放到木排上，运送至巴士拉(Basra)港。打包之前，伯达安排了一位艺术家来绘图，以便在出现任何损失之前将原始资料记录下来。

这些石头抵达巴黎时，引起了一阵轰动。当这个宫殿被证明是属于撒珥根(Sargon)时，公众的兴趣更加高涨。撒珥根是《以赛亚书》20章1节所提到的亚述国王，这个人物是否存在一直为人所怀疑，因为他在别处没有出现过。

1839年，一个22岁的英国男人与

朋友结伴，开始了从伦敦到锡兰(Ceylon)的徒步旅行，他去锡兰是因为亲戚能够在那里为他找到一份工作。1840年，他们抵达了摩苏尔，然后又乘坐木排沿着底格里斯河到了巴格达。之后不久，他们分道扬镳。

一个继续前行，要完成他的旅行，另一个，也就是奥斯汀·亨利·雷亚德(Austen Henry Layard)，却被那些地方迷住了。他留下来，在波斯呆了几个月，与山区部落的人们生活在一起，然后返回巴格达。在巴格达，他奉差送信给英国驻伊斯坦布尔的大使；在送信的途中，他在摩苏尔遇到了伯达。

当时的大使也对古物很感兴趣，在他雇用雷亚德办理外交事宜之后，经过土耳其皇帝的许可，他供应雷亚德经费，让其开始在亚述进行挖掘。

1845年年底，雷亚德掘开了宁录城(Nimrud)的土堆层，他曾在尼尼微以南看到过这个地方。挖掘工人的铲子立刻碰到了房屋墙壁上的厚石板，浮雕、楔形铭文、金属物品和有雕刻的象牙制品的碎片也显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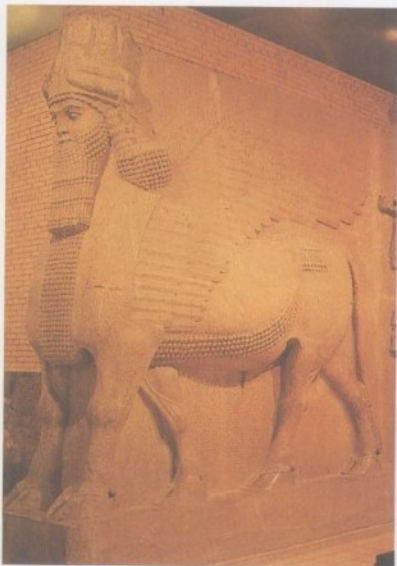
雷亚德深信他已经找到了尼尼微，经过一年半的工作之后，他回到伦敦的家中写了一本畅销书，即《尼尼微城和它的遗迹》(Nineveh and



《伦敦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发表了早期考古学家如奥斯汀·亨利·雷亚德的许多引人注目的发现。

一只巨大的有翅膀的公牛，装饰着亚述王撒珥根的科尔沙巴德宫殿。保罗·艾米尔·伯达是第一个挖掘这个土堆层的人。他所发现的雕刻品运到巴黎时，引起了一阵轰动(左下图)。

一些最出名的亚述雕刻品，反映出亚述王亚斯那巴(Ashurbanipal)和他的朝臣们猎杀狮子的情形(右下图)。



Its Remains, 1849)。

1849年，雷亚德返回摩苏尔，开始认真地在尼尼微的土堆层里挖掘，尽管伯达失败了，但雷亚德期望自己能够在那里找到更多的雕刻品。他是——1849至1851年间，他和助手霍姆兹德·拉萨姆(Hormuzd Rassam)发现了墙上刻有石雕的房间，石雕面积差不多长达3公里。这些房间都属于亚述王西拿基立(Sennacherib, 公元前705—681年)的宫殿，其中也包括他围攻拉吉的名画(参本书《亚述的败落……》一文)。

其中一个房间是宫殿图书馆的一部分，里面平放着数千块小黏土书版，

上面覆盖着楔形文字。这些文献如同雕刻品一样既重要又令人兴奋，提供了有关亚述历史、宗教和社会的重要信息。所有的宝藏都被托运到英格兰，存放在大英博物馆。1851年，雷亚德完成了他的挖掘工作，成为了一名政治家、外交家和艺术品收藏家。

亚述和巴比伦如今成了博物馆陈列品的狩猎场。令探索者们失望的是，在南部，他们能够找到的只有泥版文书、金属物品和其他小物件。因着法国挖掘者在科尔沙巴德的挖掘工作，继续有雕刻的檐壁在亚述出土，但更重要的是拉萨姆在尼尼微的工作，他在那里发现了亚述末代大王亚斯那巴



沼泽阿拉伯人(Marsh Arabs)驾着小舟、载着芦苇秆横渡幼发拉底河。几千年间，他们在巴比伦大国南部的生活方式很少改变。

(Ashurbanipal, 公元前669—公元前627)的宫殿,其中有大量黏土书版,那些反映国王追捕狮子和其他野生动物等壮观情景的雕刻品,至今仍享誉盛名。

因着克里默战争(Crimean War, 1853—1856)的爆发及其他问题的出现,挖掘的步伐减慢了,学者们开始翻译和出版以前的发现成果。1872年,大英博物馆中正在研究泥版文书的助手乔治·史密斯发现了一个大洪水的故事,它与创世记里所记载挪亚时期的洪水故事非常相似(参本书《巴比伦洪水故事》一文)。这一发现重新在公众当中掀起一阵热潮,一份重要

的报刊《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还出资雇人到尼尼微重新开展挖掘工作。

目前,更多的法国学者开始在巴比伦工作,发掘早于公元前2000年的苏美尔(Sumerian)文化遗迹。在泰罗(Tello),他们发现了保存良好的约公元前2100年的统治者古地亚(Gudea)的雕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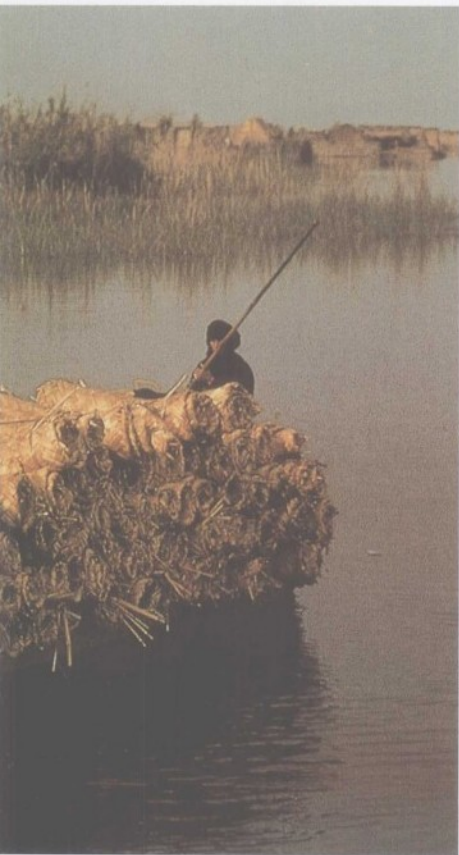
1887年,一个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团队开始在尼普尔(Nippur)的苏美尔宗教中心挖掘,发现了数千块楔形文字泥版文书,其中包括许多当地人所拜神灵和女神的传说和赞歌。

19世纪末,一个德国探险队由建筑师罗伯特·科尔德威(Robert Koldewey)带领,在巴比伦凿开了一些壕沟,他们为挖掘和记录的精确性设定了新的标准。

亚述和巴比伦的考古学已经从最初的猎获珍宝,发展成了对古老世界的科学探险。



雷亚德在尼尼微附近的宁录城发现了由石块砌成、门口有石公牛防守的房间。其中第一个房间的出土令阿拉伯人大为吃惊。





在《圣经》的领域上

一个名叫爱德华·鲁滨孙 (Edward Robinson) 的美国人 是巴勒斯坦考古学的始祖, 虽然他从未挖掘过任何古遗址, 甚至认为那些覆盖其上的土堆层 (tells) 都是天然的山丘。

1848和1852年, 鲁滨孙和他的朋友以利·史密斯 (Eli Smith) 两次到巴勒斯坦旅行, 对这个国家进行探测, 通过仔细研究地形, 他识别出了一百处《圣经》上提及但之前一直没有完全定位的地方; 这项基础工作以及对巴勒斯坦的描绘, 都写进了《在巴勒斯坦进行的圣经研讨》(Biblical Researches in Palestine, 1841) 和《稍后进行的圣经研讨》(Later Biblical Researches, 1856) 这两本书。

精确地绘制地图是一项主要任务。另一个名叫林奇 (W.F. Lynch) 的美国人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他和手下乘坐两艘金属小船从加利利海出发, 沿着约旦河航行; 此次旅行花了一周时间, 从1848年4月10日至18日。他绘制出了第一张详细描绘蜿蜒河道的地图, 并且发现死海表面位于海平面下1,300英尺。

勘测巴勒斯坦西部地理这项主要工作由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 (Palestine Exploration Fund) 完成。这个基金会于1865年在伦敦成立, 差派英国部队的官员们去绘制耶路撒冷及周边农村的地图。

在1872至1878年间, 康达 (C.R. Conder) 和基奇纳 (H. H. Kitchener, 他之后被称作喀土穆的基奇纳伯爵, Lord of Kitchener of Khartoum) 勘测了6,000多平方英里的土地, 为10,000多个地方作了标志。他们的地图虽然最近几年被置换, 却是其他所有地图的基础。

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也开展了一些挖掘工作, 特别是在耶路撒冷希律的殿附近 (参本书《希律的大殿》一文)。但是, 挖掘的成效并不大, 直到1890年, 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从埃及出发, 短途旅行到了巴勒斯坦。

皮特里在一座名叫艾尔-黑西 (el-Hesi) 的土堆层上工作了六周。他看到一件事的重要性: 那些躺在古遗址里的陶器, 应该与其被发现时的不同地平面联系在一起。根据这些陶器的相对位置, 就能算出哪些类型的陶器最古老, 并根据年代对陶器进行分类。

他为以后在巴勒斯坦进行的所有工作设立了模式。在没有铭文或硬币的地方, 陶器能提供一些关于其所在建筑物年代的线索。

巴勒斯坦没有埃及和亚述那样巨大的石砌寺庙或砖砌宫殿, 那里的土堆层需要考古学家更多的注意力, 但很少取得引人注目的回报。观察和记录是至关重要的。继皮特里的新方法之后, 其他人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

1909和1910年, 一支美国探险队



1. 地中海
2. 加利利海
3. 撒马利亚
4. 耶利哥
5. 耶路撒冷
6. 艾尔-黑西土堆层
7. 死海
8. 约旦河

犹太这个山地国家及其小城镇, 是许多《圣经》记录的背景 (左页图)。



凯尼恩夫人 (Dame Kathleen Kenyon) 是在巴勒斯坦工作过的最有影响的考古学家之一。最让她出名的是她在耶利哥进行的挖掘工作。



在陶器转移到安全的博物馆之前，皮特里就当场将它在太尔·艾尔-黑西(Tell el-hesi)挖掘到的陶器画了下来。

此鸟瞰图 (右上图) 显示的是拉吉城 (Lachish) 的大“太尔”(Tell) 或土丘。《圣经》记载了拉吉是怎样落入侵袭的亚述人之手。



开始探测撒玛利亚 (Samaria) 遗址。当年，希律王的建筑工人在建造新殿时，对以色列人的宫殿进行了大破坏 (参本书《希律，伟大的建筑者》一文)，因此很难描绘宫殿的平面图和历史。所幸探险队的指导员赖斯纳 (G. A. Reisner) 是一个非常细心且目光敏锐的挖掘者，又有曾在埃及挖掘的经验，他留心观察了土层，所以能够解开这个故事。但当赖斯纳不再在巴勒斯坦挖掘时，他的方法也就被其他挖掘者们忽视了。

1922年，美国一个重要的考古学家亚布莱特 (W.F. Albright) 开始了挖掘工作。他将一个遗址里出土的陶器与所有遗址里出土的陶器进行比较，通过自己卓越超群的知识，改良了测定陶器年龄的方法。

在过去50年中，进入巴勒斯坦工作的最有影响的考古学家之一是凯尼

恩夫人 (1906-1978)。1931年，她在撒玛利亚加入一支探险队，并使用了在英国与莫蒂默·惠勒爵士 (Sir Mortimer Wheeler) 共事时学到的一种挖掘技巧。1952至1958年间，她自己在耶利哥 (Jericho) 挖掘时，使用了这种地层学上的挖掘和记录方法，并且卓有成效，尽管这些结果令研究《圣经》的人大失所望 (参本书《城墙倒塌了》一文)。

虽然有些以色列学者采用了稍微不同的程序，但是凯尼恩夫人在耶利哥及之后于1961至1967年间在耶路撒冷进行的系列挖掘工作，训练或影响了许多在巴勒斯坦工作过的考古学家。大家所关心的都是尽可能多地从一次挖掘中学习，首先了解那个地方的全部历史，然后考察其对于《圣经》阐释的价值。

解释古代文字记录

《圣经》上的语言，即希伯来语、亚兰语和希腊语一直为某些人所熟悉。但其他大多数《圣经》时代人们所使用的语言却被遗忘了。当然，如果当时的人没有把这些语言写下来，或没有写在石碑或任何其他经久耐用的材料上，这些语言肯定会完全消失。

这两个因素意味着情况不妙，即找回古代文字记录的可能性很小。然而，某些地方的确有大量的古代文字纪录幸存下来，而对于某些地方和某些民族，我们则完全没有任何文字资料。非利士人(Philistine)就属于这种情况。除了一两个在其他民族的文字记录中保留下来的单词和名字，比如《圣经》中记载的“歌利亚”(Goliath)，非利士的语言并不为人所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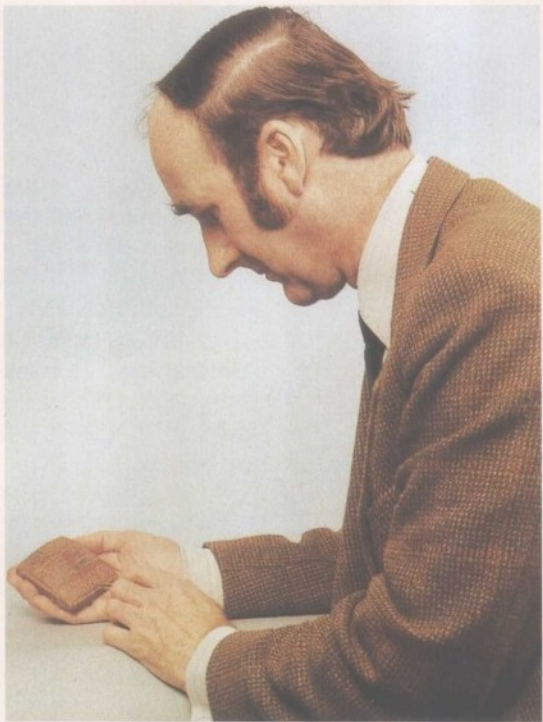
我们今天读到的古代文字记录都是偶然残存下来的。它们常属于那种现代学者们如果可以选择就不会选择的资料。有关撒玛利亚的叙述告诉了我们古代以色列的行政和税收情况，但没有记载以色列国王如何治理王宫或怎样处置罪行，也没有记载对巴力(Baal)的赞歌或来自外邦国王的信件。

即使我们可以得到各种各样的文献，就如在埃及或巴比伦一样，但它们仍然只是一些片断，所提供的是一幅不完整不平衡的图画；通常是一方寄出的信件保留下来，而对方的回信却遗失了，因此回信的内容只能猜测。

此外，成堆发现的或在档案库里发现的文字资料，常属于曾经居住或使用过这栋建筑物的最后一两代人。他们扔掉了从前的文字材料，除非这些材料具有特殊价值，比如说法律契约或家庭记录。

阅读古代文字很困难，因为它们常常是破裂和被损坏的。有不止一种办法可以填补其中的空缺，但结果却是让其意义大不相同。如果缺少某部分记录，记录的目的或年代就可能不为人所知，或者故事的结尾可能遗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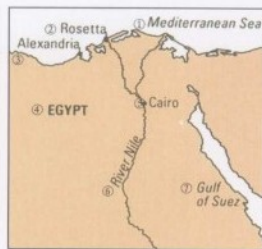
阅读被人遗忘的《圣经》时代的语言需要付出时间和艰苦的学习，但是所有主要的语言如今都已被人了解——不到200年之前，它们还是秘密。解释埃及象形文字和巴比伦楔形文字是19世纪学者们的重大成果，而且这些故事值得公之于众。今天，人们对于大多数古代文字资料的解释不再有疑问。



新的发现成为检验较老观点的标准，在考古学领域如此，在语言学界也如此。

作者手里拿着一块努斯(Nuzi)出土的泥版文书，其测定年代大约是公元前1400年，上面写的是巴比伦楔形文字。

埃及象形文字的奥秘



1. 地中海
2. 罗赛塔
3. 亚历山大
4. 埃及
5. 开罗
6. 尼罗河
7. 苏伊士湾

在罗赛塔石碑发现之前，没有人能读懂在埃及墓碑和庙宇随处可见的象形文字。

1799年8月，一艘军舰离开了埃及海岸。船上乘坐的是拿破仑·波拿巴和他的一小群军官。

早在一年之前，拿破仑带着舰队和一支大军侵袭了埃及。现在英国海军上将尼尔森已经摧毁其舰队，拿破仑正打算离开。他本希望把埃及变成法国的领地，然后继续往前攻打在印度的英国人。但他的冒险失败了，除了一点例外。

与他的军队同行的有175个法国科学家。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绘制埃及的地图并描述埃及地形。他们的工作非常彻底，返回巴黎时带回许多笔

记和绘图，并且最终将其汇集装订成24册的《描述埃及》(Description de L'Egypte)加以出版。他们的工作成为现代埃及古物学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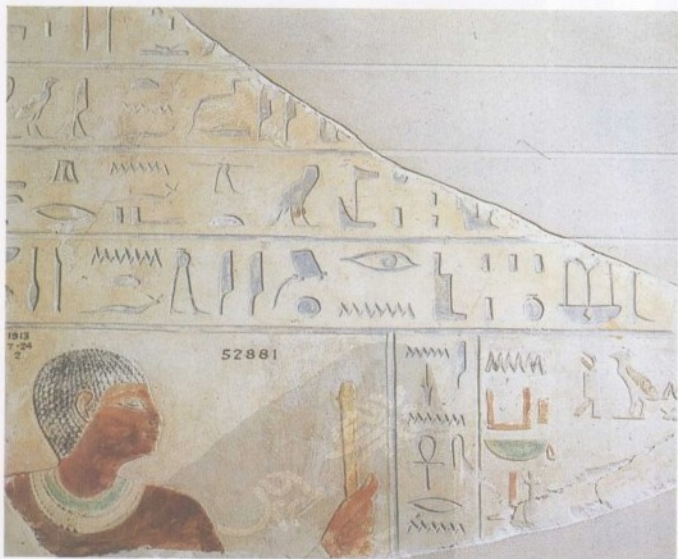
拿破仑手下收集的大量古埃及雕刻品中，有一块在尼罗河罗赛塔(Rosetta)附近发现的厚石板，即罗赛塔石碑(Rosetta Stone)。当拿破仑留守埃及的部队向英国人投降时，这块石碑被当成战利品与其余收藏一起运到了伦敦。那时，绘图和石膏模型都已经抵达巴黎。这块石碑一到伦敦，就让人们兴奋不已，因为它似乎成了了解开古埃及象形文字秘密的钥匙。

石碑的顶部是14行象形文字，然后是32行有点像埃及手写体的通俗文字，最后是54行希腊文字。

阅读希律文并不难。石碑上所写的是托勒密五世(Ptolemy V)在公元前196年颁布的一项法令中的部分内容。但是对于埃及文字，不管人们怎么努力，也只能阅读两三个名字而已。

虽然拿破仑没有征服埃及，但另一个名叫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cois Champollion)的法国人，在解释古埃及文字方面取得了成就。他生于1790年，从小显出很有天赋，11岁开始学习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

之后不久，商博良第一次看到了埃及碑铭。当他被告知无人能够读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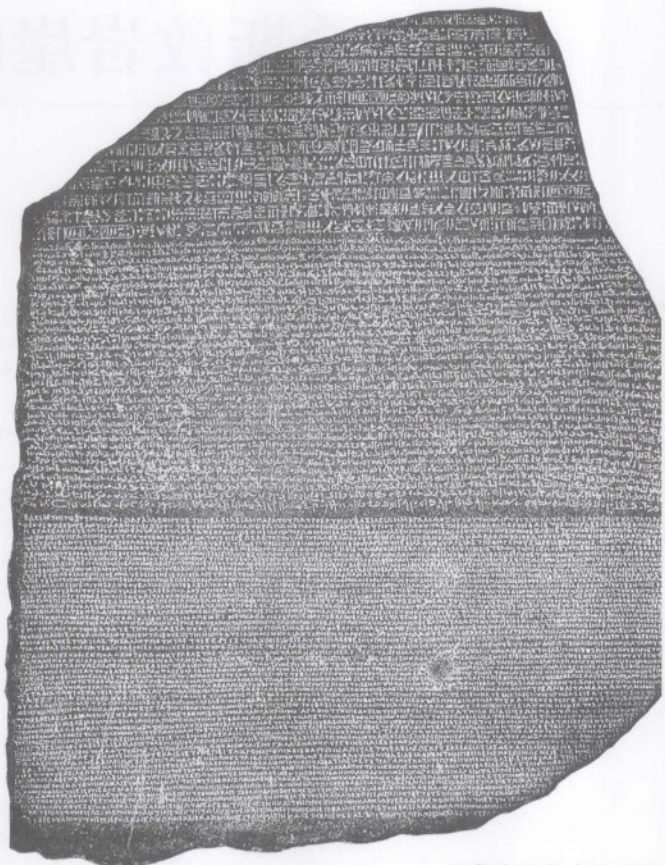
这些铭文时，他宣布说有一天他会读懂。从此，这便成了他的理想。

他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古代晦涩的语言学习中，同时也尽其所能收集一切有关埃及历史的东西。17岁时，他去巴黎深造，当时法国动荡不安，他忍受着贫穷和政治动乱；23岁那年，他出版了一部完整的埃及史，即《法老统治下的埃及》（*L'Égypte sous les Pharaons*, 1814）。虽然被所在的大学驱逐，但他从未停止过学习，反而掌握了哥普特语（Coptic），即埃及教会所使用的语言。

1822年夏天，商博良突然悟到了这些文字的真正解释——在那之前，他一直认为象形文字拥有某种象征意义，只是在写外国名字时才被当成字母母来使用。现在，当他看到最近的抄本时，却意识到这些符号不仅用于拼写单词，也可用于发音。几天之内，他就成功解释了许多国王的名字，并于1822年9月17日在巴黎公布了他的发现。

几周之后，商博良收到了最新发现的铭文副本，他运用自己的方法，结果非常成功。1824年，他在《古埃及象形文字体系概述》（*Précis du système hiéroglyphique des anciens égyptiens*）一书中详细叙述了自己的发现，此书提供了关于古埃及的现代知识。非常清楚，商博良已经正确地解释了象形文字。

1826年，商博良被任命为国王在巴黎新建的埃及博物馆馆长，1828至1829年间，他带领一支探险队来到埃及，获得了许多发现，并且把更多东西带回巴黎。商博良颇受同胞们的敬重，可惜因疲劳过度而在1832年与世长辞，年仅41岁。



罗赛塔石碑（Rosetta Stone）是解开古埃及文字秘密的钥匙。它用三种语言，即希腊语（底部）、埃及的通俗文字（中部）和象形文字（顶部）记录了托勒密五世所颁布的一



Ra-mes-(s)sw

项法令。商博良解释古埃及文字的一组关键象形文字是拉美西斯（Ramesses）这个名字。严格地说，名字中的第三个符号是不必要的，仅仅起到帮助“拼写”出第二个符号并使之有意义上的作用。

贝希斯敦岩崖的秘密



1. 德黑兰
2. 克尔曼沙阿
3. 巴格达
4. 苏萨
5. 波斯波利斯
6. 波斯湾

从德黑兰 (Tehran) 往西, 途经波斯的克尔曼沙阿 (Kermanshah) 前往伊拉克的旅行者, 都要经过一个被称作贝希斯敦岩崖的大峭壁。

在高出地面300英尺的地方, 可以看到雕刻在石碑上的一些人像。一个高大的人向着10个站立在他面前的人举起手, 他的背后还站着另外两个人。谁也不知道这些人是谁, 各种各样的猜测都有, 有人说他们是基督和12个使徒, 有人则说是一个老师和他的学生们。

这些雕刻画面周围的岩石都光滑如镜。一些曾经攀爬到岩石附近的人报道说, 岩石上覆盖着嵌入石头的箭头状符号。

自17世纪开始, 这些箭头状的符号就引起那些到波斯参观的人们的注意。看到它们的少数几个欧洲人绘了图, 这些绘图激起读者们的兴趣, 也引起了困惑。在18世纪, 更多的人前往参观这些符号, 一些人还开始尝试解释。

人们一致认为, 这些符号是某种形式的文字, 而不是某些人曾经说的一种装饰, 人们为其发明了一个名字, 叫楔形文字, 因为是楔形的。这个名字源自拉丁语, 英语、法语都拼写为 Cuneiform, 其德语名字为 Keilschrift。

第一个取得进展的是一个名叫卡尔斯顿·尼布尔 (Carsten Niebuhr) 的勇敢探险家。阅读有关波斯的书

让他非常兴奋, 他学会了阿拉伯语, 并在1761年带领了一支来自丹麦的探险队。

他从阿拉伯半岛出发, 周游各地到了印度, 最后抵达了孟买。当时, 与他同行的只有一个医生, 也就是团队中仅存的另一位幸存者, 但他并不气馁, 而是继续前往波斯。在那里, 他花了三周时间抄写在波斯波利斯 (参本书《辉煌的波斯帝国》一文) 这个没落古都里的碑铭。经过研究所见所闻之后, 他在1774至1778年间发表了一篇有关其旅程及这些铭文的报导。

尼布尔试着在他报道的副本上加了自己对那些文字的翻译。他看到有三种不同的文字, 最简单的一种是一个字母表。这些铭文最终被解释出来时, 证明在42个字母中, 他认出的32个是正确的。

尼布尔的工作激励了許多人努力提高对楔形文字的理解力。其中有一人恰当地认为, 楔形文字是波斯帝国的诸王如塞鲁士 (Cyrus)、大利乌 (Darius) 和他们的后代所写, 但是他读不懂这些文字。

继尼布尔之后的是乔治·格罗特芬德 (Georg Grotefend)。他是德国哥廷根大学的一位老师, 他的爱好就是解决难题, 特别是在单词方面的疑难问题。1800年的一天, 与格罗特芬德一起喝酒的朋友打赌说他不能读懂波斯文字。1802年, 格罗特芬德宣布

他已经译解了波斯文字，并且认为“大利乌”和“亚哈随鲁 (Xerxes)”这两个名字分别与“儿子”和“王”两个单词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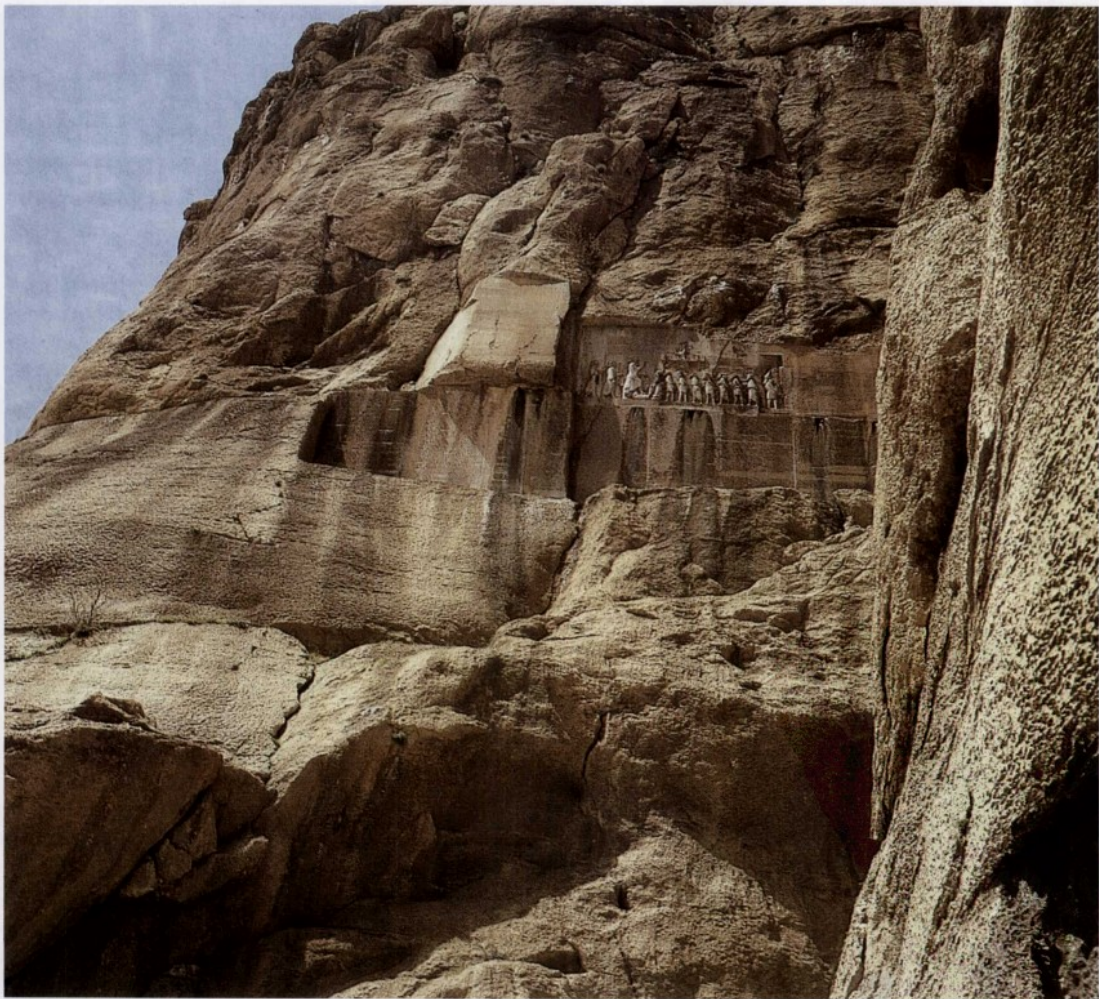
不幸的是，哥廷根大学对格罗特芬德的工作不感兴趣，他的成果一直拖延到1805年才出版；格罗特芬德并没有更深入地开展工作，而是由其他学者继续这方面的研究。

贝希斯敦岩崖及其上的铭文，为

完成我们今天称之为“古波斯”的楔形文字译解工作提供了方法，同时也为译解更复杂的巴比伦楔形文字开辟了道路。

一个精力充沛的英国人亨利·罗林森发现了贝希斯敦岩崖的秘密。1827年，他17岁时进入东印度公司上班，学会了印度人的语言及波斯语，在孟买第一近卫步兵团 (1st Bombay Grenadiers) 服过役，并于

贝希斯敦岩崖上的巨大雕像，站立在嵌入岩石侧面的楔形铭文上面。亨利·罗林森冒着巨大危险把这些铭文抄写在他的笔记本上，其回报是楔形文字的符号第一次得到了译解。





亨利·罗林森少将 (1810-1895) 是译解巴比伦楔形文字的先锋之一。

保存在大英博物馆里的罗林森笔记本，表明他是怎样努力工作并在译解领域获得成就的。这是其中的一页。



1835年以沙阿 (Shah) 的兄弟，即科曼莎 (Kermanshah) 总督军事顾问的身份去了波斯。

城市附近有两处刻在岩石上的铭文。他通过观察理解了大利乌和亚哈随鲁王名字的意思。显然，罗林森对格罗特芬德和其他人所做成的事情一无所知。之后，他去了贝希斯敦岩崖。

1835年，罗林森开始了抄写的工作。那年年底，他因病在巴格达度过了一段时间。其间，他显然与英国驻外公使讨论了古代铭文。军事演习之后，他返回科曼莎去寻找公使寄来的解释格罗特芬德工作的材料。

之后，在1836、1837、1844和1847年，罗林森再次到贝希斯敦岩崖进行抄写铭文的工作——因为其中的某些部分不太容易抄到。

他描述了自己在岩石侧面抄写的情形：“……梯子是不可缺少的……就算有梯子，风险也相当大，因为供脚踩的地方极其狭窄，大约18英寸或最多2英尺宽。就算梯子足够长，能够达到雕像处，其倾斜度也不够让人攀登，但是如果为了增加梯子的倾斜度而缩短梯子的长度，那么只有站在梯子的最顶端才能抄下较高处的铭文。在后面这种情况下，因为没有任何其他支撑物，必须用左手臂抵住岩石，使身体稳住，同时左手拿着笔记

本，右手拿着笔。我就是以这种姿势抄写了所有高处的铭文，对这项工作的兴趣完全除去了我的危险感。”

在另一个段落中，罗林森讲述了一次梯子断裂的情形。当时，他悬挂在悬崖上，等着朋友来搭救——这就是从事译解工作所付出的代价！

1837年，罗林森把他的第一篇论文寄到了伦敦，其中包括他对200行铭文的翻译和评论。他的主要研究成果，即《关于贝希斯敦铭文波斯语翻译的学术论文集》(*Memoir on the Persian Version of Behistun Inscriptions*) 于1846年发表，并于1849年最终完稿。从此，对古代波斯的研究有了稳固的根基。

罗林森猜测，岩石上的另外两种楔形文字是对波斯铭文的翻译。其中一处楔形文字有100多个符号，这么多的符号不可能是一个字母表。

格罗特芬德鉴定出了其中几个符号，丹麦学者尼尔斯·维斯特戈德 (Niels Westergaard) 又鉴定出了几个在波斯其他地方发现的同样文字。

这次，作出主要贡献的又是罗林森。他把抄写本、译文和注解寄到了伦敦。经过皇家亚洲学会 (Royal Asiatic Society) 的爱德温·诺里斯 (Edwin Norris) 的认真编辑与改进之后，1855年正式出版。

这第二种楔形文字被命名为书珊语 (Susian) 或以拦语 (Elimite)，因为主要是在古代以拦 (Elam) 首都书珊城 (Susa) 发现的 (参本书《辉煌的波斯帝国》一文)。

当三种文字中的两种被译解出来之后，罗林森就着手译解第三种文字。第三种文字最复杂，也最难从贝希斯敦岩崖的铭文上抄下来。1847年，罗林森雇了一个当地的库尔德 (Kurdish) 男孩，身上悬着绳子，脚上绑着木质楔子 (便于插进石缝)，从陡峭的岩石侧面攀爬过去。

这个男孩子抵达了岩石的适当位置，靠着摇摇晃晃的绳子支撑，用大张的湿纸把刻在岩石上的符号印下来。一年多之后，罗林森感到自己已能理解这些铭文的意思。1850年1月，他在伦敦发表了关于所进行工作的演讲。

那时对于楔形铭文，已经有了一些其他发现，人们也正在试着阅读。在一个安静的爱尔兰教区长住宅内，一个名叫爱德华·亨克斯（Edward Hincks）的英国圣公会牧师正致力于研究这一秘密。早在1847年，他就已发表了关于一些符号的价值及一些单词意思的目录。作为译解巴比伦楔形文字的先锋，除了罗林森之外，亨克斯也作出了极大贡献，是他让雷亚德明白了自己在亚述掘出的铭文的意思（参本书《保护的代价》一文）。

亨克斯和罗林森所写的论文都寄给了其他对楔形文字感兴趣的学者，于是，大家都可以参与这项工作。在接受亨克斯的正确观点之前，每个人都做了很多错误的尝试，亨克斯认为这些符号代表着音节（比如 *ba*, *ad*, *gu*, *im*等），尽管它们当中有些也是单词（如“an”也是“神”这个单词）。

亨克斯也观察到，人们最初发明这些符号的目的是为了书写一种与闪族亚述语（Semitic Assyrian）和巴比伦语不同的语言。之后，这种语言被揭示出来是完全无关的苏美尔语

I ya - i - a son of

I khu - um - ri - i.

最早译解出来的亚述铭文之一是黑色方尖柱碑（Black Obelisk）。它描绘了以色列王暗利（Omri）的儿子耶户（Jehu）王所进献的贡品（参本书《保护的代价》一文）。

(Sumerian)。

罗林森、亨克斯和其他人正确吗？或者他们的译解是错误的？

1857年，一个名叫亨利·福克斯·塔尔博特（Henry Fox Talbot）的摄影先驱对这个主题颇感兴趣，他提议进行测试，也就是寄给这些译解家各人一份文本，让他们独立翻译，然后将其结果提交一位独立的裁判员。

罗林森、亨克斯、塔尔博特和一个名叫欧佩尔特（Jules Oppert）的法国学者都参与了这次测试。他们的译文如此相似，以至于可以确定，楔形文字已经被译解。

现在，铭文的出版和翻译工作可以继续。在沉默了2500年之后，关于亚述和巴比伦的记录又可以再次说话了。



挖出古物

在世界各地，有关被埋葬之宝藏的故事都很普遍。只要人们在城镇和村庄里建造房屋并居住，就会发现祖先丢失或埋葬起来的東西。

通常，这些东西都是人们偶然发现的，它们被扔掉，大多数是因为人们对其不再感兴趣。唯一保存的是金银物品，或者能够钦佩的东西。

今天仍然是这样。如果农夫在犁田时发现了什么，就会保留认为有价

值的東西，而把其余的扔掉。用金属探测器在沙滩上或在农村里搜查的人，都希望找到银钱或贵重物品，而对钉子和其零碎杂件置之不理。

考古学家是科学的宝藏搜索者。如果他们发现了金银或者漂亮的艺术品，他们会开心；但是对他们而言，任何人们使用过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

在某些情况下，考古学家从一个

村民们对村庄的土丘进行挖掘，发现了不同的土层和一堵古砖墙。



破碎的陶器得到的信息，可能比从一个金戒指得到的更多。比如说，这个陶器上有标记证实它是从海外进口的，那么这可能就是一个外交关系的符号，显示出两个国家之间有过贸易往来或者有过战争。

同等重要的是荒废的建筑物，从前人们建造的房屋、寺庙、宫殿、城堡和为死者挖掘的坟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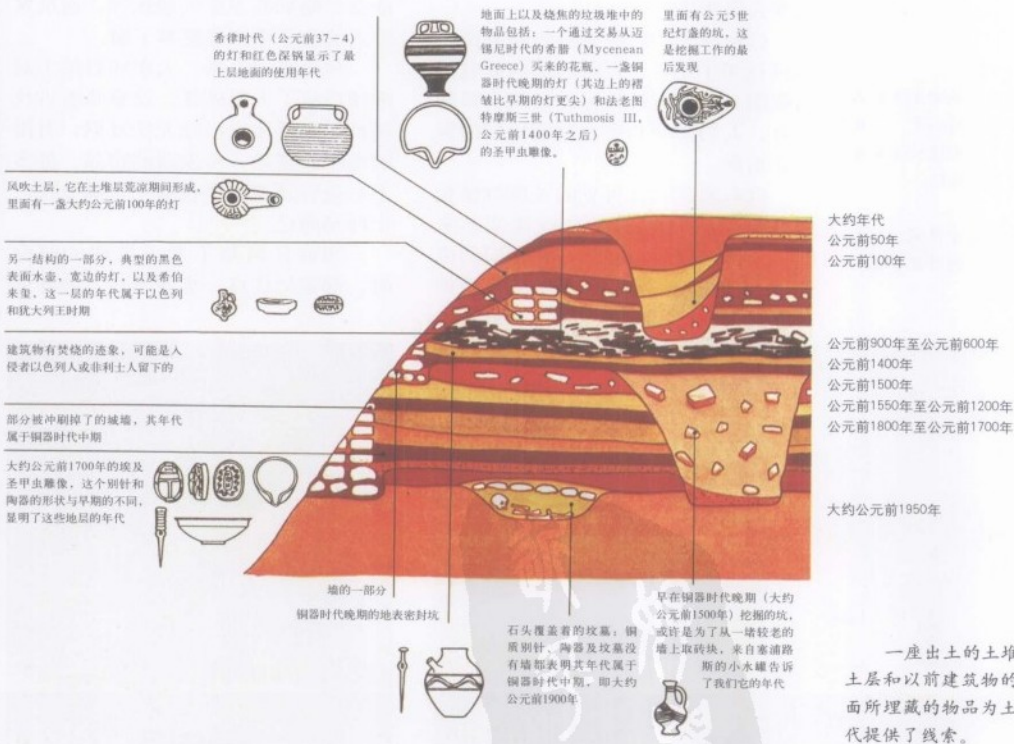
从地里挖出古代的遗迹是件令人兴奋和有益的事，但是仅仅把罐子或珠宝从地里挖出来，或者把垃圾清扫到建筑物的地板上，却会毁坏有价值的证物。

观察这些遗迹所在的确切位置，土壤的不同颜色和结构，以及它们在地里的排列方式，就能够揭示出大量信息。

这个罐子是在地表下面还是上面？是埋藏在覆盖其上的垃圾里吗？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么它的年日就比地表更长；如果是第二或第三种情况，那么它很可能是属于房屋使用者的。如果罐子位于落在房屋里面的碎石上面，那么所处的年代会更晚。即使罐子在地平面之下，通过仔细检查，也可能会发现它的位置是在建筑物被遗忘很久之后人们从较高层面往下挖出的洞里。

同样，顺着地层观察，可能也会显明一堵墙比另一堵墙建得早，如果建成第一堵墙的土层被第二堵墙的地基拦腰切断的话。

考古学家用笔记、照片、绘图来观察和记录所有这些发现，与他们对所挖掘的物品和建筑进行描述同样重



要。所有的挖掘工作都具有破坏性。土壤一旦被破坏,就不可能恢复原状。任何考古学家没有发现的东西都会随之流失。

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这些基本的事实已经逐渐突显出来。最近几年,为了从所发现的遗迹里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各种各样的改良方法都发展起来,物理学和化学领域的许多技巧也都进入了考古学领域。但说到底,考古学家们善于观察的眼睛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工具。

7,000多年以来,在近东这片土地上(《圣经》的大部分内容都写于这些地方),人们一直都用石头和砖块建造房屋。石头或许已经从起初的位置滚落,但常会残存下来。砖块是由在太阳下晒干的泥土做成,而不是在窑里烧成的,如果不将其埋在地下,常常会很快风化。

这种简单的泥砖建筑物的寿命可能只有30年左右,接着它的四壁就开始崩塌。在以泥砖为标准建筑材料的地方,人们修缮和完全重建房屋的频率非常高。

近东地区到处可见的废墟城镇和村庄里的大土堆就是这样建造起来的,一栋房屋建造在另一栋房屋的遗址上。(在其他许多国家里也可看到

同样情形,比如说在欧洲的各大城市里,现代化公路都是在罗马时期的街道上3-7英里处修建起来的,不同的是那些中世纪及其后各时代的残垣断壁和废墟。)

在挖掘过程中需要一直观察,并且需要对挖掘出来的所有东西保持记录,这使得挖掘工作成为一项缓慢而费力的任务。因此,对整个城镇开展挖掘工作的情形非常罕见。探险队可能会集中在某个时期的建筑物上,或者更常见的是对某些选定的地区进行挖掘。

考古学家可能会选择在某个农民发现过石碑,或者探险家们发现过城墙或大量陶器的地方挖掘,也可能会瞄准城中某个一直非常重要的部分,比如说城中最高处、最当风或者日照最强的地方;另一方面,考古学家可能会忽略那些主要的建筑物,而从贫穷人的房子中获得更多了解。

多个世纪以来,人类和自然力对废墟造成了大量破坏,这意味着古代遗址的完整历史已经无法复原;有限的地区被清除,所发现的物品,最多不过是曾经完整存在的一个部分或一个样品而已。

阅读任何基于考古发现的研究时,都要记住这一重要条件。除非证

从早期建筑物中出土的石碑,比如右下图的公牛,常被在同一遗址或附近遗址上建造的建筑者们再次使用。

在伊拉克的宁录城,工人们挖掘,男孩们则用背篓把不需要的泥土搬走。



对伊拉克北部苏美尔人坟场的挖掘工作正在进行中。



据非常完备、可靠，而且已经依照有关当时当地的其他知识评估，否则可能会误导。能够在考古中发现的证据，也能够在文字资料中应用。文字资料同样只是全部古代记录的一个部分。虽然有成千的文献存放在现代博物馆里，但是更多的却已经流失。

很少有人建造房屋、写出文字或制造东西是为了让其世代代存留下来，大多数古迹都是偶然幸存并被偶然发现的。实际上，有些被发现的东西可能并不是同一类物品的典型代表，这就意味着，一项新的发现会迫使学者们改变或修正他们已经接受的观点。

举个例子来说，最近在叙利亚北部的埃布拉 (Ebla) 发现了一座宫殿，里面有成千上万块大约公元前2300年写成的泥版文书，这一发现正在为历史学和语言学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参本书《标题新闻：埃布拉这座迷失之城》一文）。

在近东，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无人居住的一些地方，随着耕作业和城镇的发展，古代遗址面临遭受破坏的危险；这些地方应该优先发掘，而其余的可以在闲暇之时进行研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被发现出来。

在古迹挖掘处度过的一天

我们起床时，天色仍黑。快速在一盆冷水里洗过脸之后，我们穿过泥砖房的院子，走进一个长长的房间。这里是探险队开会和吃饭的地方。桌子上放着几杯茶、几片面包和一罐杏子酱，这些是我们开始当天挖掘工作之前的点心。院子里杂乱的声音告诉我们，工人们已经来拿他们的铲子、锄头和运土的背篓了。

睡眼惺忪的我们拿起笔记本、铅笔、卷尺、标签、纸袋和箱子，跟着他们走出去，穿过土堆层，来到壕沟处。太阳快要出来了。一道玫瑰色的光照在土堆层的东部，接着，太阳很快普照着整个乡间。

昨天，在工人们离开之后，我们评估了进展情况，决定哪些地方可以继续挖掘，哪些地方可以停止不挖。此时，我们把今天要挖掘的地方指给两个工人看。一堵砖墙的一部分已经露出来，我们希望顺着往下一直挖到地底，然后穿过壕沟探索其踪迹。开始时，工作量很大，需要用力挖才能清除墙上掉下来的泥砖，因为它们已经风化成了硬泥堆，而且里面什么都没有。工人们挥舞着锄头，泥砖被击碎，很快有了一堆粘土。

那两个工人停下来，

走到一边去休息。四个铲土的男人和背土的男孩走过来。他们把土铲进背篓里，两到三铲装一背篓。然后，男孩们背着背篓，走到土堆层边上把土倒掉。（挖掘工作常在收获季节之后进行，那时男人几乎没有田里的工作，男孩们也在度假。）

我们留意观察着，确保土堆里没有其他东西，只是腐烂的砖块而已，直到后来工人们挖出了不同颜色的土壤。倒塌下来的砖块下面是一层垃圾。也许我们接近地面了。在工人等候时，我们用小铲子测试这种黑色的灰土壤，其厚度有几英寸，而且覆盖面较广。在进行更深的挖掘工作之前，所有倒塌下来的砖块必须清除掉。

工人们用锄头挖掘时，我们在笔记本里描绘这一变化。我们给新的一层定号码，并准备一个袋子，袋上标明壕沟号码、层数和日期，为任何新的发现做好准备。最后，这块毫无结果的砖堆不见了。墙的一边清楚地显露出来，一块块的灰泥仍然粘在墙上。

这时，工人们开始非常轻地挖进灰一样的土层。他们受过训练，可以凭感觉和铲子碰到土时所发出的声音检测地面的硬度和物体。通常情况下，

土壤一松动就会从石头或罐子上脱落。当陶器出土时，纸袋子就派上了用场。要运走的土壤开始减少，运土的男孩子们不必跑得那么快了！

当我们正在检查刚出土的陶器时，一个挖土工人喊叫起来。他挖到了一个几英寸长的黑色正方形物品，原来是一块在火里烧焦了的木头。难道它只是一块木头吗？它是否被定形或雕刻过？它太易破碎，我们无从下手。最后，我们用小铲子和小刀将其所在的整个泥块砍下来，然后放在纸板箱里的棉绒上，带回我们暂时的实验室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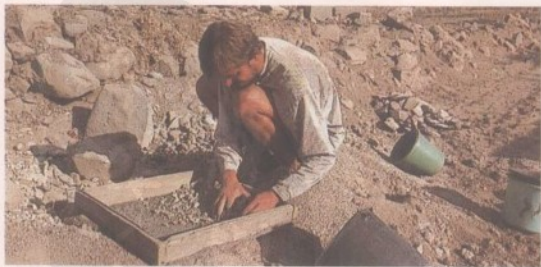
在对其进行研究之前，专家的处理会使其变得更坚固。即使它只是一块木头，植物学家也能够鉴定出树种，原子物理学家能够通过C14试验(carbon 14 test)测出年龄。（所有生物有机体都包含一种常规比例的辐射碳同位素，即C14。有机体死亡之后，这种物质

开始以一个已知的速度衰变，5730年之后，半数的C14就消失了。所以，测量材料里C14的比例就能够计算出它的年龄。）破碎的瓦器有许多——古代的人们粗心大意，又不够整洁。两个袋子都装满了，我们需要用一个背篓才能装上所有的陶器。

从一个房顶的横梁上，我们发现了更多更大的木块，于是必须取更多的样品，测量每个木块的位置，并在草图上做记录。工人们也把锄头放在一边，开始用小铲子和小刀轻轻地刮挖。

除了陶器和木头之外，一处土壤里有绿色的小圆点。我们慢慢地把土刨开，一枚嵌有一颗埃及圣甲虫宝石的铜戒指完好

哥兰高地 (Golan Heights)
上公元5世纪的犹太村庄遗址里，一个丹麦考古学学生在筛土，寻找硬币。



无损地——虽然腐蚀不堪——躺卧在那里。我们把它捡起来之前，对其位置作了记录，因为那可能会有助于我们知道它为何躺卧在那个被发现的地方。大家都非常高兴，因为我们找到了一个好“发现”。

我们刚把这枚戒指装进一个清楚贴上标签的盒子，一个运土的男孩就跑了回来。倒土时，他锐利的眼睛看到了一个颜色亮丽的东西在闪闪发光。他的手掌里正拿着一个抛光的红色小石头。我们把它放进一个及时贴上标签的信封，并在笔记本上作了记录。我们也把这个男孩的名字写在信封上——这对他也是一个美好的标记！

我们一直在忙。三个小时过去了，现在是吃早饭的时间，我们回到屋子里。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大家一边吃煮蛋或炒蛋、面包和更多的杏子酱，一边喝茶或咖啡，也讨论我们的发现和进展，还告诉记录员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因为他的工作就是为这支探险队和国家古物部（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做记录、绘图并进行描绘。

在上午接下来的后半部分时间里，工作的步伐随着中午的临近缓慢下来。当天的挖掘工作很快就要结束。在停工之前几分钟，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挖掘工人站起来，手里拿着一件东西走到我们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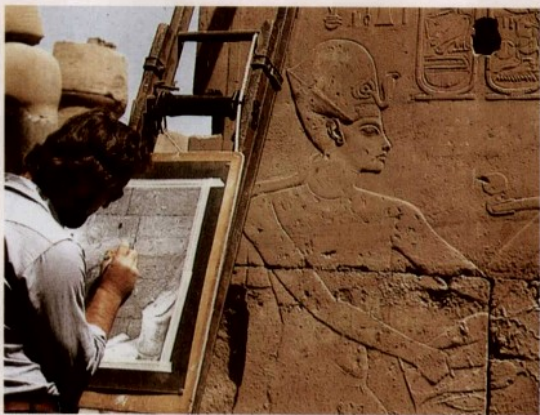
前。他拣到了一件他以前从未看过的东西！

大家都聚集到一起，凝视着一个棕色的小泥团。这是一块巴比伦楔形文字泥版，它的一个平面上印满了细小的符号。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发现，文字记录也许能为无言的墙壁和陶瓷碎片找到主人的名字与个性。但是当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它从工人手里接过来时，却看到它两边刚遭到破坏的痕迹。其他部分是还在地里，还是我们都没有觉察到？

那个工人的脸阴沉下来，他回到工地上去寻找，铲土的工人和运土的男孩则开始筛土。很快，他们都高兴起来，因为在一个准备拿去倒掉的背篓里找到了一块泥版，还有两块在地里。我们对这些泥版的位置作了记录，然后大家郑重地把所有泥版拿到屋子里，消息已经在那里传开了。

我们的碑铭研究家马上从土堆层的另一边赶过来，他已经三周因为无所事事而日子难熬。他用画笔和别针一点一点地把泥土从头两块泥版上刮下来。大家都等待着：泥版上写的是是什么？原来是写给国王的一封信，大家都相信这位国王就是此地的。此时，已经不再有怀疑的余地。

午餐时间到了，这是一个干扰，却是件好事。在饭桌上，大家继续讨论。来自其他城市的记录谈到



一位艺术家当场将法老图坦卡门（Tutankhamun）的浮雕像认真地复制下来。

了这个国王和他同时代的人，所以我们能够预测出他的大概日期。在他之后，这块泥版在这栋建筑物的书橱里呆了多久呢？我们是不是挖到了一座宫殿？是否还有更多的泥版或戒指？

午餐之后，大多数探险者们有一两个小时的午休时间，大家或洗漱刮脸或写信。体力恢复之后，就继续把我们发现的物品弄干净，为它们画图，整理和修补陶器，制定计划，拍照和仔细研究泥版。太阳下山之后，我们点燃了蜡烛。厨子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特殊的晚餐，从附近河里抓来的青蛙腿代替了我们通常所吃的从20英里之外的镇上买来的罐头肉。我们都心满意足之后，借着月光穿过凹凸不平的院子回到了各自的卧房，钻进被窝，梦想着我们能够发现更多的泥版、罐子、宫殿、戒指和档案资料——土堆层里还有许多宝

藏等着我们去发现呢！

这篇“在古迹挖掘处度过的一天”描述了近东地区挖掘工作的传统方式。来自欧洲、美国或近东国家的一小队专家队伍，在指导员的带领下与当地工人共事合作。最近几年，有些指导员欢迎学生和志愿者们到他们的工地上工作，几乎不需要当地工人了。

“这肯定是大洪水的遗址！”



1. 尼尼微
2. 幼发拉底河
3. 底格里斯河
4. 巴比伦
5. 基士
6. 巴比伦
7. 吾珥
8. 波斯湾

在

吾珥负责的考古学家雷纳德·伍利爵士 (Sir Leonard Woolley) 指示工人挖掘一个小坑, 以便发现第一批定居者建造芦苇茅屋的地表位置。这将标志着此地是迦勒底的大城市吾珥的发源地。

工人挖到的是一层净土, 里面没有任何破损陶器的碎片, 他叫道: “爵士, 已经到底了。” 但是伍利不太确信。

工人仍然站在海平面上2英里以上的地方, 伍利认为这也是最初的水平面, 所以需要继续往下挖。工人很不情愿地同意了, 他不断往下挖, 又经过2.5英里的净土之后, 更多瓦器开始出现。最后, 在现代的海平面下1英里处, 也就是离土堆层废墟大约19英里的地方, 他挖到了真正的原始土壤。

这厚厚的一层贫瘠土壤是什么?

伍利认为自己知道, 但当两个助手无法回答时, 他转向了妻子。

她回答道: “这肯定是大洪水的遗迹!”

分析表明, 这层土壤是经过洪水冲刷之后沉积下来的淤泥。根据这一点以及相关的发现, 雷纳德·伍利声称, 他已经找到了苏美尔人、巴比伦人和希伯来人大洪水故事里的有形证据。

各种各样的作家都开始使用伍利的发现。有人将其作为《圣经》上挪亚故事的证据, 其他人则把它看作淹

没巴比伦城的多次洪水的一次所留下的遗迹。

吾珥洪水位的消息刚刚爆发出来, 另一个挖掘者就声称, 他已经发现了一层大洪水之后沉积下来的淤泥。他的工作地点是在吾珥北部220公里处的基士 (Kish)

于是, 辩论开始了。

吾珥的土层是在公元前4000年沉积下来的, 所以比基士的土层更老。



“这肯定是大洪水的遗址！”

哪一个代表了大洪水呢？

在巴比伦其他地方也挖掘出了与基土类似的净土层，其年代同样大约在公元前2800年左右。

在其他地方发现的土层没有与吾珥的土层属于同一时代的。许多学者辩论，这些之后沉积下来的土层是大洪水时期的标志。

他们这样辩论，是因为其日期与巴比伦传统中所保存的信息一致。一些早期国王的名单是以建立王权的诸神开始的，经过几个朝代的统治之后，秩序打乱了——“然后，洪水来到。”——紧接着就开始了全新的王朝。其他名单以大洪水之后的第一个国王开始。在此王之后不久继承其王位的后嗣中，我们发现了一位铭文幸存下来的统治者。因为铭文所提供的考古学年代是公元前2600年左右，所以我们能够断定大洪水是在公元前2500年或

2400年。

无疑，只要巴比伦文明持续下去，大洪水就是人类记忆中的一次大灾难。各种文字记录都将其作为一个时代的特定事件。显然，它不只是一次小型的区域性洪水，就像巴比伦大多数地势较低的河畔城镇常常经历的那样，不过，我们仍然不太确信这些沉积下来的淤泥和粘土就是大洪水遗留下来的痕迹。

伍利承认，吾珥的淤泥并没有覆盖整个地区。他所挖掘的净土很深，似乎是由于土堆层废墟长期被水冲撞的结果，其他的一些沉积物似乎也没有毁坏或者淹没它们所在之地的建筑。或许，伍利的妻子错了。这只不过是一场洪水，而不是大洪水。

关于大洪水的另一令人兴奋的发现早在对吾珥进行挖掘之前。19世纪50年代，亨利·雷亚德从尼尼微的废



土耳其东部的亚拉腊山 (Mt. Ararat) 高耸入云，常年积雪。根据《圣经》记载，大洪水之后，挪亚“方舟”就停在亚拉腊山顶上。

“这肯定是大洪水的遗址！”

墟里出土了成千上万块泥版文书，它们曾经是亚述王亚斯那巴（Ashurbanipal）的图书馆。公元前612年，王的宫殿遭到摧毁，图书馆也被破坏而无人问津。雷亚德将这些泥版带到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后，在接下来的年月里，学者们对其进行编目和鉴定，并将其工作成果著书出版或发表在学术杂志上。

1872年，乔治·史密斯在忙于这样的工作时，意识到桌子上所放的碎块与大洪水的故事有关。这场洪水不是一般的洪水，所涉及的也不只是一场洪水的故事，而是与《圣经·创世记》里挪亚的故事之间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

在圣经考古学会（Society for Biblical Archaeology）的一次会议上，史密斯描述了他的发现，引起一阵轰动。

巴比伦的故事和《圣经》的故事之间明显有着非常多的共同之处，所以毫无疑问，两者之间应该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是什么呢？是希伯来故事来源于巴比伦故事，还是巴比伦故事来源于希伯来故事？或者两者共有一个来源？

自从此发现公布以来，第一种可

能性赢得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第二种情况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巴比伦故事至少追溯到公元前1600年，远远早于希伯来故事所写的时间。

少数学者们一直持有第三种观点，即巴比伦故事和希伯来故事同有一个起源。亚伯拉罕从吾珥迁移到迦南地时，可能把这一故事带到了西部，所以许多学者认为，以色列人是从迦南人那里学到这个故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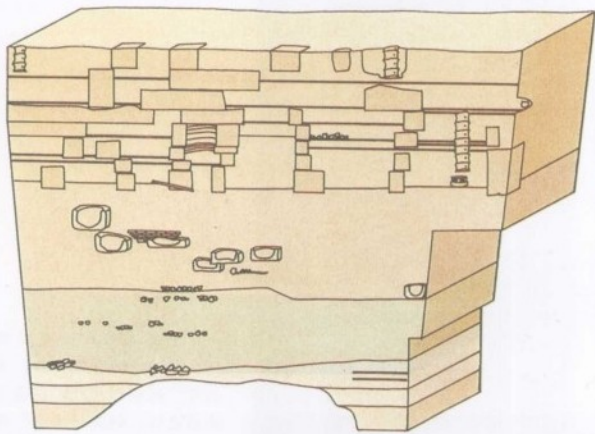
巴比伦大洪水故事（The Babylonian Flood Story）是什么？《创世记》第6至9章说，大洪水故事是神与人类之间延续关系的一部分。乔治·史密斯所发现的故事也是一个更长故事的其中一部分，记载在《吉尔伽美什史诗》（Epic of Gilgamesh）的第11块，即最后一块石碑上。

《吉尔伽美什史诗》讲述的是古代国王吉尔伽美什设法寻求永生不死之道的故事。他历经奇险之后，抵达了一个偏远的地方，那里住着唯一一位已得永生的人。此人名叫乌纳皮施汀（Utnapishtim），也就是巴比伦的挪亚。他告诉吉尔伽美什大洪水的原因。他讲完故事之后，指明吉尔伽美什不可能有希望永生不死，并打发吉尔伽美什回家了。

几个细节和怪异之处表明，巴比伦的大洪水故事并不是《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开始部分。多亏另外一部《阿卡德史》（Atrakhasis Epic）的发现，现在我们才能够从适当的背景来解读这个故事。

像《创世记》一样，《阿卡德史》讲述了人类的被造、洪水之前的人类历史和洪水之后建立的新社会。同时也清楚讲述了大洪水的原因，而这是《吉尔伽美什史诗》里所没有的。人类制造了太多的噪音，以至于地上的主神无法睡觉。各路神灵想尽办法要解决这一问题，均以失败告终，最

1956年发表的吾珥挖掘记录包括了剖面图。图中显示这个坑将厚厚的一层淤泥拦腰切断了。连纳德·伍利声称这就是大洪水的证据。





幼发拉底河河岸上的芦苇建筑物，提醒人们：河边地势较低的地方在洪水泛滥时容易被淹没。

后只有降下洪水来毁灭惹麻烦的人类，让他们永远沉默。

巴比伦故事和希伯来故事之间的相似之处很容易看出来，但其中也有一些不应忽略的显著差别。其中一个基本的差别就是希伯来故事是一神论，而巴比伦故事是多神论。此外，它们的道德观不一样，有关方舟形状和尺寸的细节也不一样（巴比伦故事记载的方舟是立方体，这样的方舟不可能在水上漂浮），洪水持续的时间和把鸟放出方舟等细节都不同。

故事中的相似之处以及其中能认出的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背景，意味着它们拥有共同的起源。考古学上为巴比伦众洪水提供的证据，关于一场主要的毁灭性洪水的悠久传统以及与其相连的故事，都表明早期历史上发生过一场大灾难。针对这场灾难的解释，《圣经》的记载明显与其他资料不同，支持着《圣经》本身的声明，即其中所记载的不只是人类故事，更是神的启示。



巴比伦洪水故事

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巴比伦洪水故事几乎占用了全诗的200行。以下摘录显示出这个故事是怎样传开并赢得了人们的好感。

参与讨论的各路神灵决定降下洪水，负责创造人类的神伊亚（Ea）发誓不告诉人类这个消息。然而，伊亚想警戒敬拜他的乌纳皮施汀，因此他对着乌纳皮施汀的房屋说道：

“芦苇茅屋，芦苇茅屋，墙，墙！芦苇茅屋要听，墙要留意！”

实际上，他是在对乌纳皮施汀说：

“你要拆掉茅屋，造一艘船！”

你要舍弃财富，逃命！

你要离开财产，以便存活！

把所有生物的种子都带到船上。

你造船时应该使用同样的尺度，其宽度和长度应当一样。”

紧接着是一场讨论：乌纳皮施汀应当怎样向他的同胞解释他的工作？他怎样可以知道洪水到来的时间？结果乌纳皮施汀向他们隐瞒实情，并使他们认为神灵会祝福自己。然后，乌纳皮施汀向人描述了造船之事及船的造法。当船造好时，乌纳皮施汀继续说道：

“我要把我所拥有的一切都带上船，

我要把我所拥有的银子都带上船，

我要把我所拥有的金子都带上船，

我要把我所拥有的活物都带上船。

我让所有的家人和亲

戚都上了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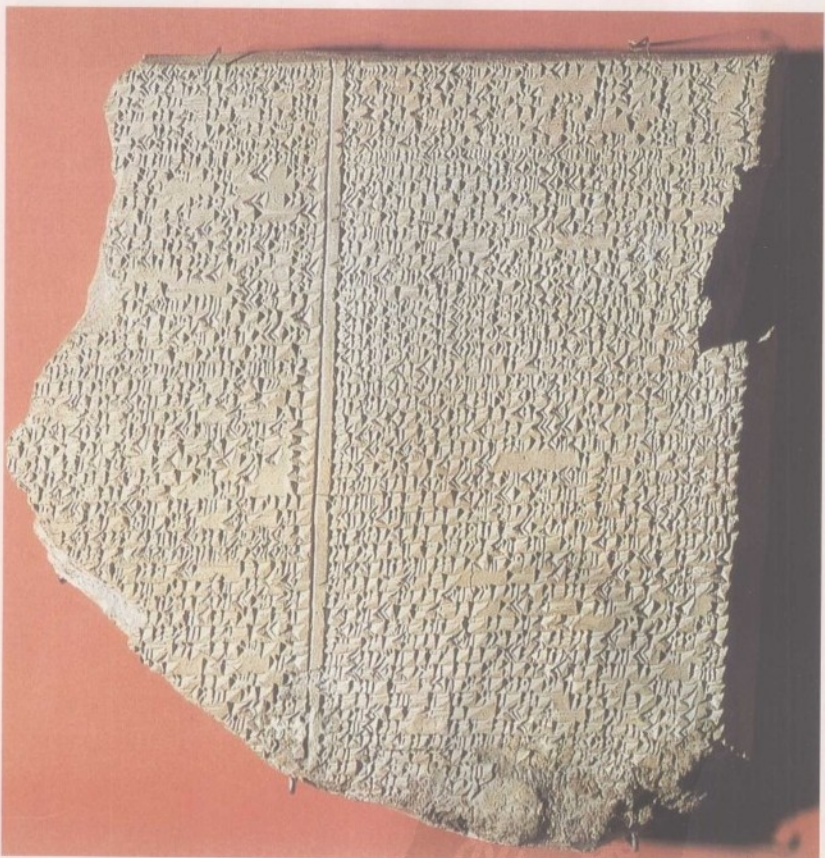
我让所有家禽和野生动物，

所有工匠都上了船，锁定的时间已经来到。

我看了看天气，惨不忍睹，

我上了船，关上门。

这块雕刻的泥版文书，是公元前7世纪《吉尔伽美什史诗》第11块石碑的亚述版，其上有对巴比伦大洪水的叙述。



随着黎明第一线曙光的到来，

一块乌云从地平线上升起：

风暴之神从其中发出轰轰的雷声，

阴间之神抽开了水坝的闸门，

勇士之神带领众水勇往直前。

各路神灵举起火把，把全地都点燃了。

风暴之神的可怖沉默上达穹苍，白昼变成了黑暗。

地就像罐子一样四分五裂，这一天，风暴爆发，大风猛吹……

就像战争一样，神灵能够胜过人。

无人能看见邻居，神灵也无法从天上认出来。

各路神灵被大洪水惊吓，都到天上的主神那里。

他们像狗一样抖缩，蹲伏在门口。

女神伊斯塔 (Ishtar) 就像难产中的妇人一样大喊大叫……

众神灵与她一同哭泣。

大风、洪水和暴风雨在地上肆虐了六天七夜。

第七天，暴风雨和洪水停止了，

神灵们也就不再像产难中的妇人一样挣扎。

我看了看天气，依然如故。

全人类都变成了粘土，乡间就像屋顶一样平坦。

我打开窗户，有光照射在我的脸颊上。

我蹲伏在地上坐着哭。

船在尼斯尔山 (Mount Nisir) 上搁浅……第七天来到时，我放出一只鸽子。

鸽子飞出去又飞回来，因为找不着落脚之地。

然后我又放出一只燕子，燕子飞出去，但又飞回来，因为找不着落脚之地。

然后我又放出一只乌鸦，乌鸦飞出去，看到众水都退去了。

它来回地飞，寻找东西吃，找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

我拿出祭品，朝着四个方向献祭。

我又在山顶上献酒，诸神灵闻到酒气，闻到馨香的气味，

就像苍蝇一样成群聚集在祭品周围。”

最后，伟大的女神伊斯塔到了，她提起主神造来逗乐她的那只大苍蝇 (项链)，说道：

“你们在这里的所有

神灵听着！

就像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天青石项链一样，

我将永远记住这些日子，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接着是一场关于幸存者的争论，建议因个人的罪受惩罚，诸神灵命定乌纳皮施汀和他妻子可以永生不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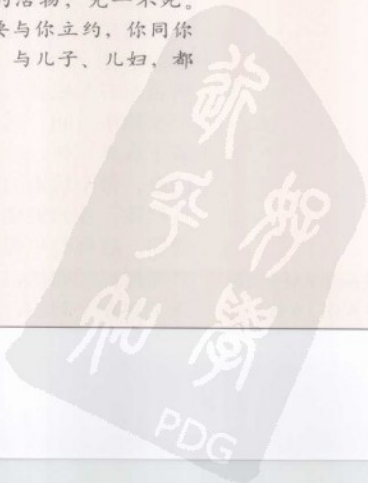
《圣经》的故事从《创世记》第6章开始，其基调和风格与巴比伦故事大不相同。

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歌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地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三百肘，宽五十肘，高三十肘。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一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媳，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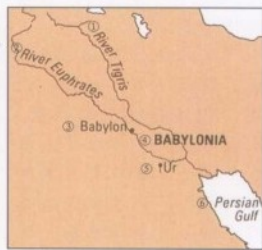
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作你和它们的食物。”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

凡在地球上有着肉体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水势浩大，在地上共一百五十天。

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水从地上渐退。过了一百五十天，水就渐消。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水又渐消，到十月初一日，山顶都现出来了。



吾珥出土的皇家宝藏



1. 底格里斯河
2. 幼发拉底河
3. 巴比伦
4. 巴比伦
5. 吾珥
6. 波斯湾

1923年，雷纳德·伍利爵士刚在吾珥挖掘了几天，他的一个工人就挖出一小批金子和石头项链。这些工人都是新手，没有经过训练，伍利害怕他们看到金子后会进行秘密挖掘与走私，所以虽然知道那个地方还会发现更多金子，他却停止了那里的挖掘工作，直到四年之后，即1926年。

伍利也不太确定工人发现的是些什么，因为之前无人见过这样的珠宝。一个有经验的考古学家认为它属于中世纪，有五六百年的历史；伍利自己则认为，它可能有两千年的历史，出自波斯时期或波斯之前。

当伍利再次让工人们在那个地方挖掘时，其结果令人瞠目结舌：他们发现了一块墓地，里面有数以百计历经几个世纪才挖成的坟墓：大多数坟墓都非常简单，每个坟墓里都有一躯骨骼和几只罐子，有的或许有一点珠宝、一些工具或武器。

有16个坟墓非常大，其坑底离地面9英里，其底部面积达11×5英里。

通常，为了达到底部，坟墓建造者们会凿一个有一定倾斜度的坑道，然后用石头或砖在地底上为死者建一个拱顶小房间。这些坑道很大，可以装下多具尸体。令挖掘者们大为吃惊的是，每个坑道的地底上躺卧着几十具尸体，在斜坡底部附近还有公牛的骨骼。这些公牛曾经套在马车上，虽然缰绳已经腐烂，但有些缰绳是通过珠子连在一起的，这些珠子仍然成线

状留在原位。

根据伍利的鉴定，公牛旁边的人体骨骼是马夫，其他尸体则是驻扎在坡道底部，手持长矛、头戴铜盔的卫兵，还有更多的尸体应是宫廷的仆役。歌唱的人拿着他们的竖琴和七弦琴，女士则头戴形状如花和叶子的金银头饰。

所有尸体都安放得如此整齐，以至于伍利得出结论：当时这些人是沿着斜坡走下去，各就各位躺下，然后喝了小杯子里的毒物（尸体旁边有些杯子）；然后，承办殡葬的人清理了现场，杀死公牛，把其中的一些公牛



形状像花和叶子的金头饰
曾经属于吾珥王后（右图）。

放在仆役的尸体上，然后离开。经过盛大的典礼和祭祀仪式之后，他们重新把坑道填满了土。

古代的盗贼凿出隧道进入坟墓，搅乱了主要区域，拿走所有能够拿走的东西。但是，可供伍利及工人们挖掘的剩余物品仍然有许多，这些物品清楚表明坟墓属于国王。当他们去世时，他们必须把生前所享受的一切带走，仆人也必须跟他们同去，能够被选上可能是一种荣幸。

墓中的衣服、编织物、皮质和木质物品腐烂后都已经毁坏；然而，通过使用高超的、替代性的技术，伍利常常能够保留朽木的痕迹，或者至少能够保存它们的记录。如果他的工人在地上发现一个洞，他就往里面倒熟石膏；一旦石膏定型，他们就会刨开土壤，看那里究竟有什么。用这种方式，他们复原了竖琴、七弦琴、长矛和许多其他木质品的形状。

因着伍利的技术和观察，人们对于公元前2500年吾珥文化的了解超过了那个时代的任何其他巴比伦城市。



吾珥的皇室坟墓反映出吾珥城非常富有：国王和王后饮酒用的杯子都是金器、银器；为了引人注目，国王佩戴着刀口镀金的短剑，王后则佩戴着精致的金银首饰和彩色宝石；他们吃饭时，还有人伴着管弦乐器唱歌助兴。

金属和宝石并非巴比伦自产，常通过贸易或战争从其他国家获取，蓝色天青石则来自遥远的阿富汗。有些

音乐和艺术是吾珥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虽然唯一能够复原的就是这个七弦琴的金公牛头和马赛克装饰（左下图），但是伍利对腐烂木制品的认真记录，使重建工作成为可能。

吾珥最精制的宝藏之一，就是这个用金、银、天青石和贝壳装饰过的山羊（下图）。





吾珥皇家坟墓出土的旗标是一个含有贝壳、红色石灰石和蓝色天青石的镶嵌图案。一边显示的是战争场面，另一边（这里的图示）则是胜利的宴席和战利品的展示。早在亚伯拉罕之前的几百年，吾珥的工匠就能够生产出有着完美工艺的产品。

坟墓里有刻着主人名字和头衔的玉印章，这些物品能够将死者放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

吾珥的宝藏与《圣经》没有直接联系。就像其他许多不太壮观的发现一样，它们展示了工匠们的高超技艺，

也暗示了那个时代的习俗——这个情景中，是一种被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憎恶的殉葬方式，它们早在亚伯拉罕之前的几个世纪就出现了。这提醒我们，以色列人的历史开始于一个已经高度文明的人类世界，而不是原始时代。



这些镀金工具也是从吾珥的皇家坟墓里出土的。

标题新闻：迷失之城埃布拉

周而复始，工人们在叙利亚炎热的太阳下辛苦工作。每一年，意大利的考古学家们都雇用他们两个月，挖掘一个他们和祖先称之为马地克（Tell Mardikh）的土堆层。1964年是第一年，1965，1966，1967年都是这样。

显然，这里隐藏着一个重要城市。遗址周围的高堤是城墙的标志，西南部有个坚固的城门。一个当地男人在围墙中央的山丘旁发现了一尊石雕，考古学家发现了很多装饰一个大寺庙的大石盆。

所有这些建筑物都属于铜器时代中期，即公元前2000—公元前1600年，然而无人知道这座城市的名字。1968年，人们有了一个答案。那时，波斯时代（大约公元前500—公元前400年）的建筑者们已经发现一尊旧雕像的一部分，并把它当成有用的石头带走。石头上写着国王的名字，他在1,000多年之前制造了这尊雕像，把它献给伊师塔这位爱情和战争的女神，即巴比伦的维纳斯。雕塑上不仅刻有这个国王的名字，旁边还刻有他的称号——“埃布拉的王”。

埃布拉是强大的巴比伦王撒珥根（Sargon）和那拉穆辛（Naram-Sin）声称他们在公元前2300年和公元前2250年所征服城市的名称。学者们已经为此寻找多年。通常，他们在幼发拉底河附近离马地克堆层160公里的地方寻找。当然，国王会远离家乡，

到另外一座城市去立一尊雕像，因此，这个石头本身并不能证明马地克堆层就是埃布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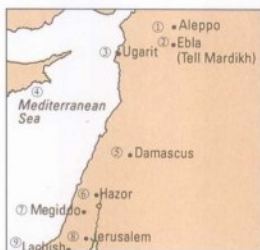
1975年，答案确定了。因为在那座寺庙的下面发现了成千上万楔形文字泥板，它们使这个地方的身份确定无疑。埃布拉找到了！

这些泥版都堆在院子边一个小房间的地板上。这里曾经是一个几代以来享誉盛名的皇宫档案馆，但之后被烧毁了。经过大火的热力，砖块被烘干、变硬，泥版也一样，砖块和泥版都变得更坚硬，足以承受时间的历练。

虽然敌军的士兵没有名片，但是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撒珥根和那拉穆辛的胜利，设想他们其中一人的部队劫掠了埃布拉的宫殿。他们行事匆忙，给考古学家留下了许多宝物。仿造巴比伦风格做的石雕、少量镀金的物品和精雕细刻的木质品，被火烧焦之后掉在地板上，被倒塌下来的建筑物覆盖。

当一位重要的意大利专家开始研究这些泥版时，埃布拉成为了标题新闻。这些写在泥版上的文字就像其他发现一样有价值，给图画带来了生命，那些日期、名字和人物也使布满灰尘的物品和残墙栩栩如生。关于这些泥版的第一条新闻引起了广泛兴趣。这些在叙利亚西北部发现的最古老文字记录，显示出其语言更接近于希伯来语，而非巴比伦语。

接着，一些埃布拉人的名字被公



1. 阿勒坡
2. 埃布拉
3. 乌加列
4. 地中海
5. 大马士革
6. 夏琐
7. 米吉多
8. 耶路撒冷
9. 拉吉

布。在许多奇怪的名字当中，有些发音非常熟悉，如以实玛利（Ishmael）、亚当和大卫。有些名字以el（代表“神”一词）结尾，有些则以ya结尾。这是一种模式吗？就像《圣经》上米迦勒（Michael）这个名字意思是“谁像神”，而米该雅（Micaiah）意思是“谁像主耶和华”（Jehovah或者Yahweh）这个ya是否就是以色列神的名字（参本书《图章雕刻师》一文）？

这位专家断言事实就是如此，一些学者也同意他的看法；于是，他进一步地研究。归埃布拉所统治或辖制的地方很多，甚至延及到迦南地的夏琐（Hazor）、米吉多和拉吉，以及死海平原的城市，即所多玛和蛾摩拉。

埃布拉有个国王的名字是埃波瑞乌（Ebrum）。这名字可能与《创世记》10：21中所提到亚伯拉罕的先祖希伯（Eber）的名字一样吗？或者与“希伯来”这个单词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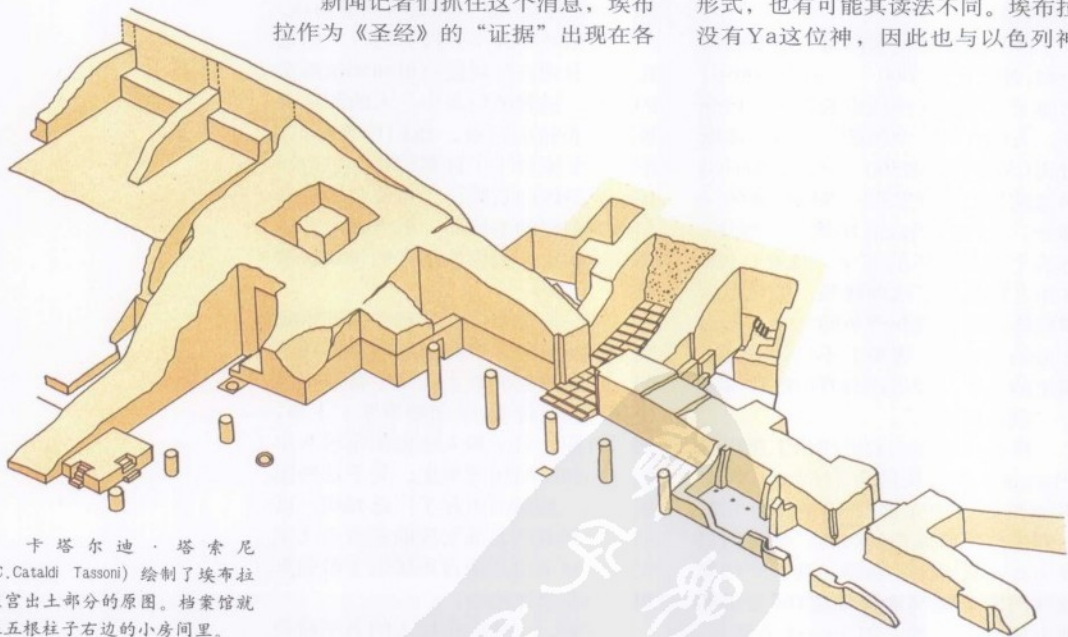
新闻记者们抓住这个消息，埃布拉作为《圣经》的“证据”出现在各

种类型的杂志上。其他学者们无法接近这些泥版，唯一流传的报告来自一个主管学者。一些不负责任的作者于是凭想象说，现代近东的政治偏见正在阻碍信息的传播，这是一个不真实的指控。

埃布拉泥版是20世纪70年代最显著的考古发现之一。但令人遗憾的是，其规模和新奇导致意大利学者们行动太快，忽略了对待一种奇特语言时应该采取的正常防备措施。如今，一支主要由意大利人组成（也有比利时、英国、法国、德国、伊拉克、叙利亚和美国代表参与）的国际专家队伍负责对所有的收藏品进行编辑，他们已经抛弃大多数耸人听闻的迷信。

属于迦南人的地方并没有出现在泥版上，埃布拉没有与南方较远的地方接触过，当然也与死海平原上的众城市没有联系。

以ya结尾的名字可能是杰米（Jimmy）、汤米（Tommy）的缩写形式，也有可能其读法不同。埃布拉没有Ya这位神，因此也与以色列神



卡塔尔迪·塔索尼（C. Cataldi Tassoni）绘制了埃布拉皇宫出土部分的原图。档案馆就在五根柱子右边的小房间里。

无关。

埃波瑞乌是一位高级官员，而不是一个王。他的名字可能与希伯的名字一样，但是没有理由将这两个人联系在一起，它与‘希伯来’一词的联系也不太可能。

虽然埃布拉一些居民所说的语言与希伯来语同属西闪（West-Semitic）语系，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证明：泥版上的语言更接近于巴比伦方言，而不是希伯来语。

在一个先前丝毫不为人所知的城市中写成的上万个文本，其中可能充满了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经过多年的研究。这些泥版之所以受到重视，因为它们证明巴比伦文字早在公元前2300年就传到了叙利亚北部，证明巴比伦人已经能记下各种各样的行政和法律活动，能写信和著书立说，甚至能编排不同语言的字典，也见证了西闪百姓早在那个年代已出现在当地。

稍后的埃布拉遗址，更加直接地阐明了《圣经》上的内容。

在它的平面图上，大殿有一个门廊、内厅和圣所，这预示了所罗门所造的殿宇，只是面积不同。

当地王室都埋葬在同一时期（公元前1800—公元前1650年）在宫殿底下凿成的坟墓里。盗贼抢劫了坟墓，但是漏掉一些宝藏，其中有精美的金念珠串成的项链，也有金手镯，以及一根刻着法老名字（用金色的象形文



字拼写出来）的金杖。

一位女士的鼻子上，挂着一个布满镀金小球的漂亮金戒指，人们或许会认为，它与以利以谢在哈兰送给利百加的金戒指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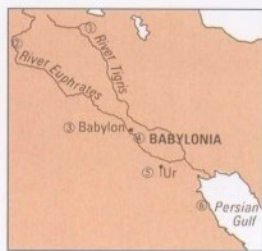
在族长时代，埃布拉是一个繁荣昌盛的城市。

伟大的发现常常引发谣言，误导人们产生错误的盼望；但在适当的时候，作出平衡的判断并看到真正重要的方面是可能的。埃布拉的情况就是如此。

当第一场报道所引起的沸沸扬扬逐渐消失，埃布拉就会被看成是叙利亚早期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遗址，泥板文书让人对当地在族长时代之前以及之间的文化水平有卓越的洞察；这些泥板文书将会让人更加清楚地认识早期的闪族语言，并因此拓宽我们对希伯来语的理解力。

在皇宫殿档案馆里发现的成千上万块泥板文书，让埃布拉这座“迷失”之城的身份确定无疑。

吾珥：月神之城



1. 底格里斯河
2. 幼发拉底河
3. 巴比伦
4. 巴比伦王国
5. 吾珥
6. 波斯湾

晚上，火车“轰隆轰隆”地往前行进，有特权的旅客们在各自的床位上入睡，其他人则在硬座上打瞌睡。一阵颠簸之后，火车停了下来。睡眼惺忪的乘客从窗户往外看了看，这里是“吾珥站”，这名字有点不现实的感觉。我们从铺位上爬下来，在一个就近的休息室度过了余下的时间。第二天早上，我们穿过约两英里的平原地带，抵达了迦勒底的吾珥这座荒废的城市。

这个地方的标记是一栋从几英里远就可以看见的大砖房。它就是月神“幸”（Sin）——吾珥百姓所拜的主要神灵——的寺庙。

虽然寺庙的年代可能会更老，但是今天仍然屹立的大部分建筑，是吾珥的一个王子于4,000年之前修建的。他造了一系列的平台，一层紧接另一层，每层都比下一层小。礼拜堂就在第三层，人们相信神灵会住在那里。

巴比伦人称那个宝塔为金字形神塔（Ziggurat），意思是‘山顶’。像这样的寺庙是巴比伦城市的典型特色（参本书《荣耀属于巴比伦》一文）。它们在平坦的乡间尤显突出，成为荣耀神灵和展示国王财富的纪念碑。这个寺庙的周围是其他寺庙、宫殿、坟墓和富人住宅的遗址。

负责吾珥挖掘工作的考古学家雷

月亮神的寺庙俯视着吾珥废墟。它历时4,000多年，由一层层平台构成，最上一层是月亮神的居所，各层之间有台阶相连。《圣经》上的“巴别塔”可能就属于这种塔型寺庙。



纳德·伍利爵士，在清扫尘土和房屋上掉下来的砖块时，发现了两个保留甚好的地方。大约公元前1740年，一位巴比伦国王摧毁了吾珥，将其中某些建筑付之一炬。当时，吾珥的居民都急于逃命，只有部分人返回居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伍利能够绘制出城中许多街道、房屋、商店和小教堂的示意图，根据他的发现，也能够重建城市的外观，并想像当时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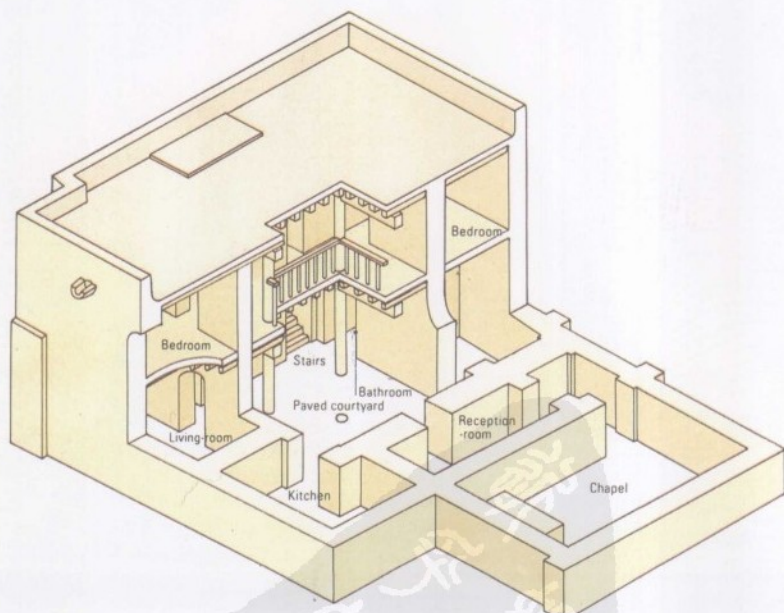
城镇房屋的典型布局是这样：面临街道的门通向一个小门厅，门口也许预备了一盆水，供那些进门的人洗脚用。旁边的一扇门通向院子；院子四围有一些房间，包括库房、卫生间和厨房；厨房里可能有一口水井、一张砖头桌子、一个烤炉和磨面用的磨石，以及前任主人留下来的锅与罐。屋子一边的中央是一个长形的房间，可能就是会客室。

近代在伊拉克各城镇里建造的阿

拉伯房屋，几乎都遵照了同样的布局。所有房间可能都在第一层。比吾珥房屋晚1,000年的巴比伦房屋也都是一层的。吾珥的房屋里，通常在院子的一边有一个建造美观的楼梯。房屋的四墙都不高，不足以证明第二层的存在，但是很可能在楼上有房间。

家具并没有幸存下来。雕刻品、石制图章上的图画和粘土模型（可能是玩具）代表了折叠式的桌子和椅子、柳制品和编织品，以及使房间舒适安逸的木质床架和小地毯。

在较大的屋子里，一个房间会被隔出来作神龛，一个泥砖做的、经过精心粉刷的祭坛立在角落里。祭坛附近有一个像灶台的东西，其烟道一直抵达天花板，这很可能是供烧香用的，还有一条当桌子用的泥砖长凳，可供摆放茶杯和食物。没有什么可以表明房屋里的人所采用的崇拜方式，但很可能其主人会献祭，向家族的神祈祷，



亚伯拉罕时代富有的吾珥市民可能居住在这种风格的两层楼房里，其中央是一个铺了石板或地砖的院子，院子四围是卫生间、厨房、祭祀间和周围的其他房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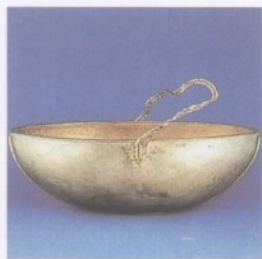
并会祭祖。在所挖掘出的69栋房屋中，有20家表明了一种家族间的联系。地板下的圆顶房间是坟墓，可以装得下10至12具尸体，其做法是把较早下葬的尸体推到一边，为之后下葬的尸体留出空间。巴比伦人相信：适宜地埋葬尸体，只要埋葬得体就会防止闹鬼。

留在房屋里的泥版文书，有些是留在小档案馆里的，揭示出房屋居住者们所从事的职业。他们当中有贸易商，去南方可顺着波斯湾顺流而下，向东可进入波斯，往西北部则可进入叙利亚；他们当中也有当地商人、祭司和其他在寺庙里供职的人。他们的记录表明其所从事的生意包括买卖房屋、土地、奴隶和货物，还有关于收

养孩子、婚姻和财产继承方面的问题，涉及到一个繁忙的城市里会出现的各种事务。

在少数房屋里，有一些不同类型的泥板。以前的学生为了学习怎样书写楔形符号，需把老师的书法复制下来，这个步骤在将粘土圆球压成小面包状的过程中完成。接下来是抄写早期国王的铭文、献给神灵和女神的赞歌和祷告词，或者遥远时代的神话与传说。

我们今天能够了解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的文学，都归功于这些老师和学生们当年的活动。为了帮助学生学习苏美尔人的古老语言，他们制作了动词表；为了学习算术，他们制作了



吾珥皇家坟墓出土的宝藏包括一个漂亮的金碗。



一大排台阶通向寺庙的顶层。

平方根和立方根表以及倒数表。公元前18世纪其他巴比伦城市出土的泥版文书，表明当时的人们已对毕达哥拉斯定理（Pythagoras Theorem）有了正确的理解——比毕达哥拉斯的发现早1,200年！

公元前2100—公元前1740年之间的吾珥市民，在这座繁荣的城市里享受着很高的生活水准，因此一点也不惊讶，比起那些生活在幼发拉底河灌溉不到的半沙漠地带的游牧民族，他们觉得自己更优越，因为那些没有“固定居所”、吃生肉、不能为死者举行体面葬礼的人几乎不能称为人！

这些游牧民族被称作亚摩利人（Amorite），似乎来自叙利亚。他们人数众多，以至吾珥王在巴比伦建造了一堵城墙阻止他们。

大约公元前2000年，越来越多的亚摩利人到来，他们摧毁了这堵墙，结束了吾珥对巴比伦的统治。逐渐地，这些新来的人对城市生活有了兴趣，就在吾珥这样的地方，在原始居民旁边定居下来。这些亚摩利人所说的语言更像希伯来语，而不是巴比伦语，但是文士们仍然用巴比伦语写字，因为巴比伦语是一种被尊敬的语言。巴

比伦最有名的国王汉穆拉比（参本书《汉穆拉比法典》一文）就属于亚摩利家族。

亚伯拉罕和他家人的名字非常像这些亚摩利人的名字。对于亚伯拉罕的经历，《圣经》记载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或在此之前之后一些。《创世记》第11章告诉我们迦勒底的吾珥是亚伦拉罕的出生地。因此，我们应该根据这一背景来构想他的早年生活。

他之后所过的生活与之前差别何等显著呀！因着上帝的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了这座高度发达的城市和其中一切带给他安全和舒适的东西，成为一个被人轻视的牧民！

对于亚伯拉罕的这种不平常反应，《新约》的《希伯来书》正确地指出了其关键所在。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棚，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

马里国王的宫殿



1. 哈兰
2. 幼发拉底河
3. 底格里斯河
4. 马里
5. 巴比伦
6. 巴比伦
7. 波斯湾

游牧民族为考古学家留下了极少数有关他们存在的证据。一旦他们拆掉帐篷搬走，所留下的可能只是几个被火熏黑、围成一圈的石头。因此，只有通过与他们有过交往的、有固定居所的农夫和城镇居民才能了解游牧民族，但这些人的看法可能会太偏颇。然而，有一个发现，却能够为大约公元前1800年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游牧民族提供直接信息。

1933年，一群阿拉伯人为了挖一个坟墓，对幼发拉底河边的一座小山进行挖掘，结果挖出一个石雕。他们报道了这一发现。1933年年底，一个法国考古学家团队开始在这个地方工作。他们很快挖出了更多雕像，并且发现其中一尊雕像上刻有马里城的名字（用的是巴比伦语）。其他的记载也表明马里是一个重要地方，但直到此时，马里才发现。从此，对马里废墟的挖掘工作一直持续到今天（其间有过几次中断）。

这些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寺庙、一座宫殿、雕像、铭文和一罐埋葬的宝藏，都表明在吾珥诸王举行如此有气派的葬礼时，马里非常重要。这段全盛期之后很久，马里还有过一段暂时辉煌的时期。大约公元前1850年，一个亚摩利酋长占领了马里城，并且以其为中心控制着幼发拉底河一带位于巴比伦和叙利亚之间的贸易；通过这种贸易带来的税收及其他生意和农业，马里诸王得以为自己建造一

座大宫殿。这座宫殿是近东地区的一个主要发现。

马里宫殿的面积超过2.5公顷，包括260多个房间、院子和通道。敌人曾经洗劫过这个地方，并付之一炬。接下来的岁月里，沙漠的沙子填满了各个房间，直到宫殿完全被覆盖。因此，当考古学家挖出宫殿时，其四墙仍然是站立的，并高达5米或更高。如今，为了保护四墙，人们已经为宫殿的某些部分搭建了屋顶，让参观者走进宫殿时，有身临古代宏伟建筑的深刻印象。

当大量沙子从各个房间搬走之后，挖掘者们希望获得更多的发现：有些房间是空的；有些是商店，里面立着一排排准备装油、酒或谷物的大缸；也有起居的地方，宽敞的给国王、皇后和家眷，狭窄的则给官员和仆人。我们可以想象，工匠们在工厂里忙着做工，文员们在办公室里，而作饼的人则在厨房里，甚至还有歌舞者的女孩子们在排练，以便娱乐国王的外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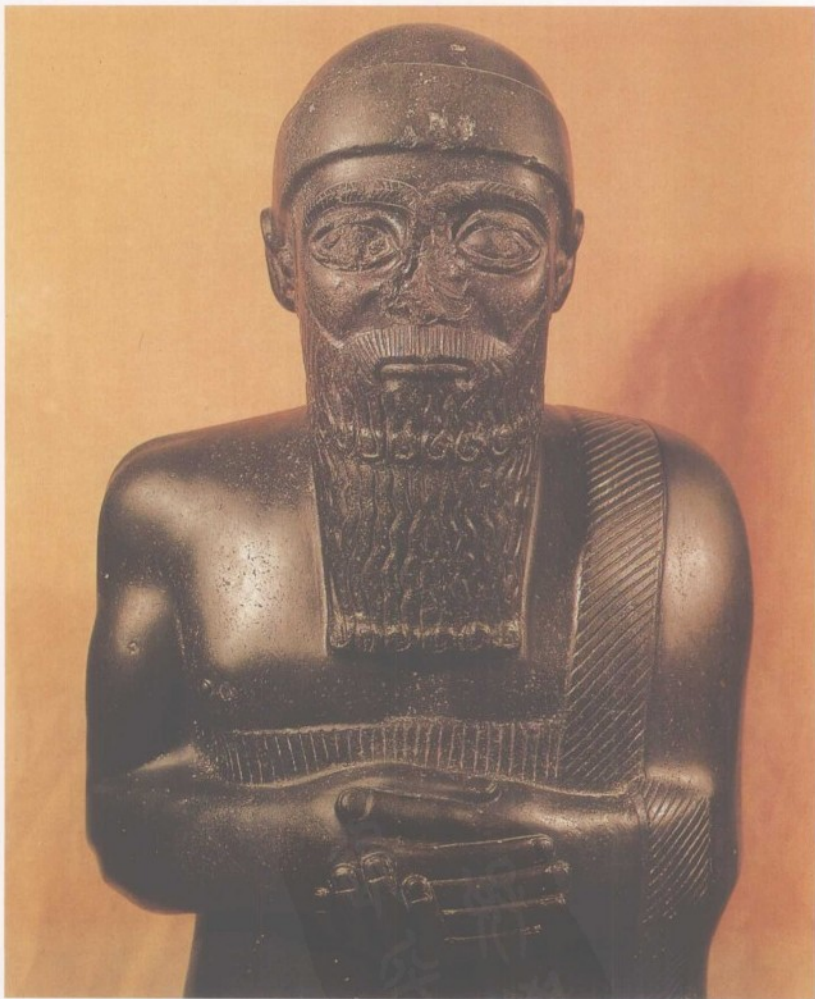
一如既往，最能够提供信息的发现是文字记录。泥版文书散布在各个房间的地板上，还有一个特别的房间是贮藏了许多泥版的档案馆。总共有20,000多个楔形文字泥版在马里宫殿里等着考古学家们。

文士们留意观察着宫殿生活的每个细节。泥版上记录了进入宫殿的食物量、谷物和各种各样的蔬菜以及每天为国王摆上的几百种食物。

数以百计的信件从四面八方把各种消息传给国王。一个官员报告了国王所定购乐器的制作进程；另一个官员则报告说，某座寺庙如果要照着国王的要求来装饰，那么现有的金子数量不够。有一小部分信件讲述了神灵向先知或平民百姓所传递的信息，其中有些建议国王采取某种行动，有些则向他承诺神灵会保护他。

对于军官来说，游牧民族及其动

向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所以他们不断向国王汇报游牧民族的情形。如果数以百计的牧民出动，这对于农耕为主的小城镇，甚至对于马里本身都是一种威胁，因为这些人会中断贸易通道上的交通，阻止国王的部队。为了保住平安，马里会尽量与某些部落签署和约，答应他们可以在马里的部分地区定居。这是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上不断重复的一种状况。



这座在马里发现的蓄胡须男人雕像，测定年龄为公元前18世纪，其上刻有马里国王以斯杜拔林 (Ishtupilum) 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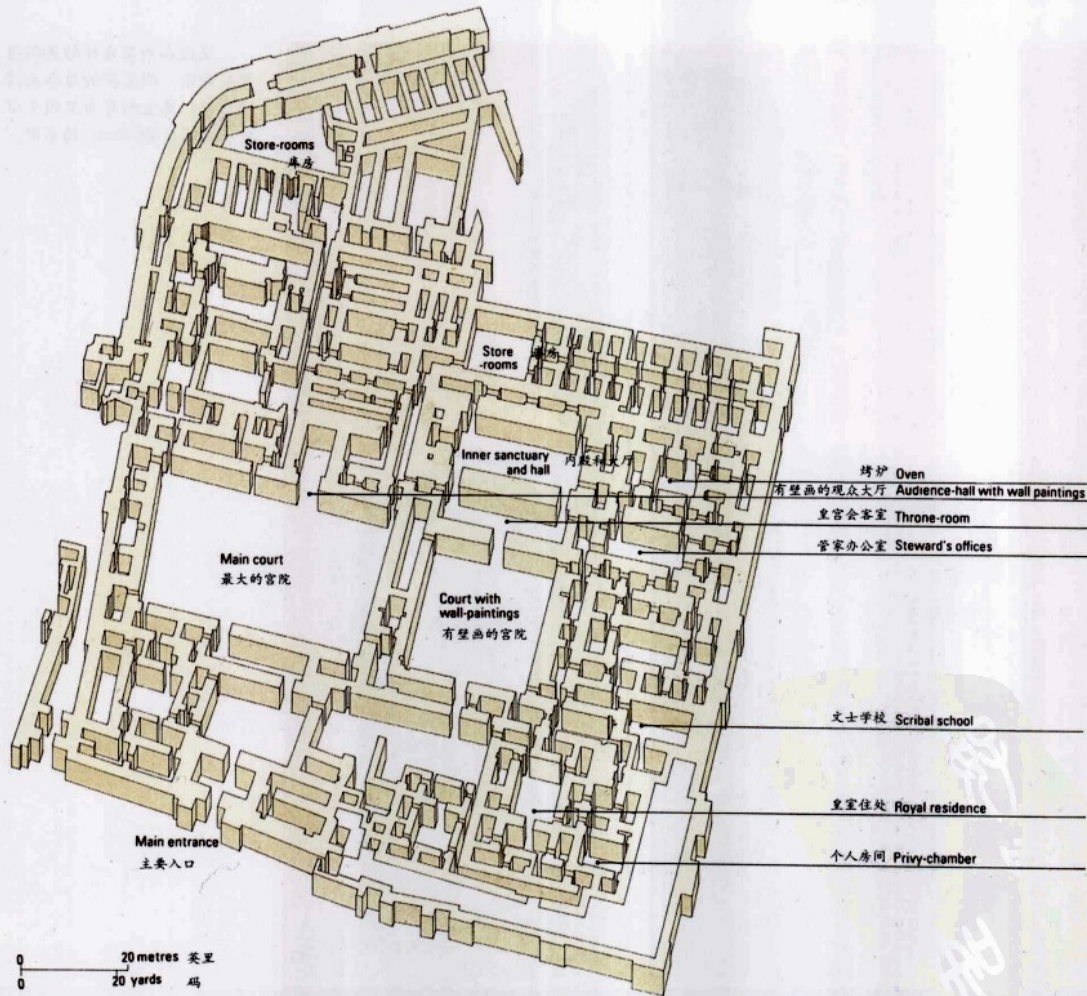


公元前18世纪，齐姆瑞里姆 (Zimrilim) 王对进行了扩大和重建，扩建后的宫殿包括国家会客室、供皇室居住的房间、供文士居住的房间和一个内殿。

这些信件提供了几个部落的名字，所有名字都归入“亚摩利人”这个总括性的词语。当学者最初研究这些文本时，他们解读出其中一个名字是“便雅悯人”，这令他们兴奋不已。难道这个部落属于以色列支派吗？或者是以色列支派的一个祖先？之后，学者们经过研究得出结论，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亚米莱特 (Yaminites)”

意思是“南方人”（就像阿拉伯南部的也门人一样）；另外一个名字的意思是“北方人”。这两个名字似乎都与部落的起源有关，从这里看不出它们与《圣经》有关系的任何理由。

同样，最初发现时的热情导致学者们声称，大卫这个称呼曾经作为“酋长”的名字在马里盛行过。以此为据，人们推测大卫王的名字最初不



是“大卫”，他是在当上国王时才使用这个名字的。

为时甚久的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来解。根据《撒母耳记上》第17章，大卫杀死了歌利亚，然而根据《撒母耳记下》第21章19节，伊勒哈难杀死了伟人歌利亚。如果“大卫”是一个称号，那么大卫和伊勒哈难可能是同一个人。这样看来，在马里发现的这个单词并不是一个称号，与大卫（“大卫”的意思就是“打败”）也无关，所以这种说法不成立。（虽然会遇到难题，但是最简单的答案，可能就是假定非利士人当中不止一个斗士的名字叫歌利亚。）

除了大卫这个名字之外，马里泥版上出现了数以百计亚摩利人的名字。这些名字与希伯来名字有很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先祖时代的名字。有时，这些名字完全相同，“以实玛利”便是一个例子，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所指的是同一个人（参本书《标题新闻：迷失之城埃布拉》一文），仅仅意味着这个名字在当时很常见，或许很流行。

马里的宫殿展示了一个有势力小国家的组织状态和官僚机构，它的档案馆为人们了解公元前18世纪游牧民族的生活提供了大量意外的信息。尽管马里在外交上与其他王国和部落结盟，但在公元前1760年之后不久，它就被巴比伦汉穆拉比的部队攻陷。那个地区的其他城镇也不时地出现繁荣景象，最近的一个是今天的阿布凯莱尔（Abu Kemal），但是没有一个能够与马里媲美。



马里的发现中，有一尊与真人大小相同的女神雕像。她手中拿着一个盛水的瓶子，袍子上有小溪的图案，溪水里还有鱼儿在游动。这尊雕像测定年龄为公元前18世纪。



先祖：沉默中引发的争论



1. 哈兰
2. 幼发拉底河
3. 底格里斯河
4. 巴比伦
5. 巴比伦
6. 吾珥
7. 迦南
8. 基拉耳
9. 埃及

亚伯拉罕和他父亲他拉住在吾珥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吾珥，后又住在北部的哈兰。在这两座城市或者其他任何巴比伦城市里，他们的名字都没有出现在古代文本里。考古学家尚未挖掘过哈兰，因为早期的水平面位于中世纪的城堡和清真寺底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吾珥已经出土了数以百计的成文文献。

先祖们一旦出了美索不达米亚，他们的故事基调就定在了迦南。根据

《创世记》第21章的记载，在那里，亚伯拉罕与基色王为着用水权发生争执，结果是双方签署了和平协议；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也遇到同样的麻烦，结果也一样。今天，我们能够读到各种各样的古代条约，但是这些事情除了《圣经》有记载之外，在其他地方都没有读到，这难道不令人吃惊吗？迦南的城市根本没有任何表明亚伯拉罕曾在那里出现过的迹象。

有一段时间，亚伯拉

罕下到了埃及。法老将他的妻子撒拉娶去做妻子，之后因着神的不允许，将她还给了亚伯拉罕，并且打发他带着许多财物离开埃及（这个故事记载在《创世记》第12章）。之后，以撒的孙子约瑟在埃及渐渐发迹，从奴隶变成法老的得力助手，将他父亲雅各和全家带到埃及，让他们与他一同住在那里。关于这些事情，埃及象形文字说了些什么？答案仍然是：“什么也没有说！”

除了《圣经》之外，



所有资源都对先祖们保持沉默，这导致一些人得出结论：先祖们从来就不存在；他们是被掳的犹太爱国者为了创造国家历史而虚构的人物，或者他们是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传奇人物。为这些观点而进行的争论可以分成几类，但是那些以考古学为平台而得出这种结论的人，并没有适当地对待考古证据。

比如说，要找到亚伯拉罕与基色王签署的条约，就要求考古学家找出基色宫殿的位置，并且发现包括基色统治在内的记录。而要找到这个条约，首先，需要该条约是被记录下来的；其次，需要记录在耐久材料、石碑或粘土泥板上。然而，基色位于迦南南部，也就是埃及附近，文士更可能按照埃及人的做法把记录写在易腐的纸莎草纸上，而不是按照巴比伦人的做法写在粘土上。

除此之外，考古学家发现正确记录的可能性很小。就如在马里一样，当一座宫殿被挖掘出来时，里面所发现的东西通常属于宫殿被弃之前两三个王朝的国王。这样，亚伯拉罕所处的王朝就需要是在

基色历史上某个时期将近尾声时败落的。

即使所有这些要求都能够满足，也无法保证埋藏在档案馆里的所有文献都完好无损、清晰易读，因为暴晒、潮湿、砖块掉下来、以及挖掘时粗心大意等因素，都会破坏粘土泥版上的文字。

找到那个条约的可能性非常渺茫。今天，如果人们能够找到它，那将是一个偶然、意外的发现，因为甚至无人能够确信基色的具体位置在哪里！

在埃及，草纸的易腐性总是给历史学家们造成严重的问题（参本书《是否有任何关于摩西的标记？》一文）。对于公元前2000—公元前1500年之间的500年，唯一的信息来源就是殿宇和坟墓里国王的墓碑及国王仆役的记录。很少的草纸文献能逃过潮湿所带来的腐烂效应。一个碎片报道的是埃及南部的情况，其他的则涉及到某个城镇的事情。

再说，想要在埃及找到任何有关亚伯拉罕或约瑟的记录是极不可能的事情。约瑟不像其他领袖人物，他在埃及没有坟墓，也就没有任何刻画他一生

重要时刻的墓碑。《创世记》第50章记载他那只用香料熏过的尸体是要带回迦南地的。

尽管考古学没有为先祖们提供直接的参考文献，但它仍可能为研究他们的生活背景提供帮助。我们知道，《圣经》似乎把先祖们定位在公元前2000—公元前1500年之间的时期，那些故事是否与考古中的这个时期一致，还是它们表明先祖们所处的是另一个时代呢？

倘若这些故事写于公元前1000年的中期，那它们就应该提及亚述或巴比伦帝国、大马士革的亚兰人，以及铁器和马得到了普遍使用。但实际上，除了约瑟在埃及所使用的马车之外，这些东西都没有出现。

其他事实指出，前2000年的前半部分可能是最合适的时期。当时，亚摩利人和迦南人不断地涌向埃及并得到接纳，其中有些人甚至开始在法老的宫廷里做事，这些人不断高升，最后他们当中的某些人统治了埃及一段时间，如喜克索斯（Hyksos）列王时期。约瑟的经历和他家族的移民都与这个时

期非常吻合。

虽然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也就是马里泥版上所记载的）不只是在一个时期内非常盛行和常见，但是把先祖们定位于公元前2000—公元前1500年之间的这个时期肯定是可行的。

古埃及文士曾经抄写了一个埃及人的故事，他从宫廷里逃出来，在迦南经历了许多奇遇，最后返回老家，在那里享受了尊严和特有的葬礼。这些手抄本测定年代为公元前1800—公元前1000年之间。故事本身比最早的手抄本早150年。埃及古物学家断言这故事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并且与它所描述的时期相一致。故事中的英雄辛努亥（Sinuhe）并没有民族地位，他的传说之所以流行，似乎因为这是一个冒险故事。

在《创世记》里，希伯来作者描述了国家起源的故事。考古学能够帮助说明故事的背景，却无法提供证据证明故事是真实的，也无法证明故事是毫无根据的传说。考古学能够证明的，是人们讲述过类似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是可靠的。

大约公元前1900年的某一天，是一个埃及贵族引以为荣的日子。这一天，他向埃及皇室介绍了一伙外国人。他把当时的场景画在了他在贝尼哈山（Beni Hasan）的坟墓墙壁上。一个黑皮肤的埃及文士（示图的右边）手拿布告，宣布访问者是来自夏特（Shut）地区的

西亚人（Asiatics），而且带来了眼睛涂黑的埃及人所喜欢的方铅矿，他们为带领人起名叫“外国酋长亚布沙尔（Abushar）”。这群来自西乃（Sina）或迦南南部的人将先祖们可能有的露面方式形象地表现了出来（左图）。



一个被重新发现的民族： 赫人是谁？

“这必是以色列王贖买赫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

这种猜测足以使大马士革军队惊恐不已，士兵们都起来逃跑，撒玛利亚突然就解围了，这城市的居民本已被逼到快饿死的地步。（《圣经·列王记下》第7章讲述了这个故事。）

古埃及人给人类留下的烙印太深，以致无法忘记。但是赫人是谁？直到一个世纪之前，仍无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赫人存在过，那他们已经同希未人（Hivites）、比利洗人（Perizzites）、革迦撒人（Girgashites）和《旧约》里所提到的其他民族一起消失了。

然而，虽然赫人常常只是被当作占领迦南地的一系列国家——都属以色列人征服应许之地时应灭绝的——中的一个被提及，但是以上提及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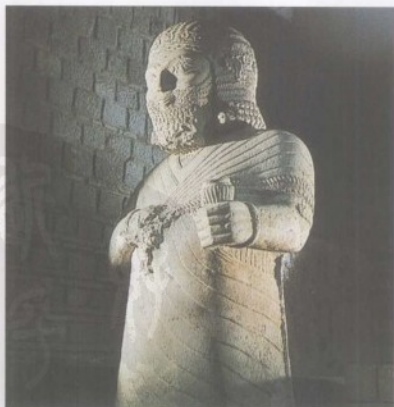
件，以及另一件讲述所罗门出售马匹给“赫人的诸王和叙利亚诸王”的事，提醒我们赫人的重要性远胜于此。

尽管如此，因为他们不为人所知，也常被归入未知群体之列，一些注释者相信这是一个错误，认为至少在《列王记下》第7章中，研究《圣经》的历史学家所指的是亚述人。

然而1876年，透过英国学者塞斯（A. H. Sayce），重新发现赫人的工作开始了。作为一个英国学者，塞斯一生中有许多时间在埃及和近东地区旅行，尼罗河上的船就是他的家；每年春天，他返回牛津述职。塞斯意识到，叙利亚哈马（Hama）和阿勒颇（Aleppo）的中世纪建筑物中，那些再生石碑上的象形文字与土耳其岩石上所雕刻的文字一样。1876年，他把这些文字与《旧约》里的赫人和埃及

在19世纪末期之前，除了《圣经》之外，人们对赫人一无所知，赫人的重新发现是考古学最显著的成就之一。这尊测定年代为公元前8世纪的雕塑，是一位晚期的赫人国王（右下图）。

1. 爱琴海
2. 博阿兹柯伊
3. 安纳托利亚
4. 卡拉提佩
5. 阿勒颇
6. 哈马
7. 叙利亚
8. 大马士革
9. 奥隆特河
10. 撒马利亚
11. 地中海



文本里所提到的“克塔”（Kheta）联系起来。

根据埃及参考资料，克塔无疑是一股“大势力”，他们的一位国王甚至与法老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签署过平等条约。如今，漫游安纳托利亚（Anatolia）的探险家们，开始更加注意这些雕刻品和分散在土耳其平原上的古城废墟。

这些废墟中最大的地方叫博阿兹柯伊，位于安卡拉正东部大约160公里处。当地人曾经卖了一些他们在博阿兹柯伊发现的泥版文书碎片给外国游客。这些泥版上的文字是巴比伦文，但所用的语言不是巴比伦语。1887年，

另外两块用同一语言写成的泥版文书在埃及出土，还有一些巴比伦人的信件，其中一封信来自一位赫人国王（参本书《是希伯来人的亲戚吗？》一文）。但是有几年时间，学者们无法理解这种语言。

博阿兹柯伊显然是能够更了解赫人的地方。1906年，一支德国探险队在温克勒（H. Winckler）的带领下开始挖掘废墟的工作。他们立刻获得了成功。在一排被火烧焦的库房废墟里，有10,000多块被大火烘干、变硬的楔形文字泥版文书。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其中一个文献被证实是拉美西斯二世与赫人国王所签署条约的巴比

大约3,500岁的石狮子守卫着汉梯沙（Hattusha）的城门，汉梯沙位于土耳其博阿兹柯伊附近，是古代赫人的首都。



伦版本。这一点以及其他巴比伦文本证明，博阿兹柯伊是一个强大王国的首都，它在古代被称作汉梯沙(Hattusha)。

汉梯沙的历史轮廓及公元前1400—公元前1200年间诸王的名字，很快都在巴比伦泥板文书上出现了。赫人的文士都是能干的人，有些甚至是专业的翻译；他们将巴比伦语用于国际间的通信和国家大事的记录，除了巴比伦语之外，楔形文字泥板文书里还出现了其他6种语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希泰语(Hittite)。在国家文献中，希泰语与阿卡得语(Akkadian)并用，被广泛用于记录宗教和行政事宜。

继温克勒的发现之后不到10年，一位名叫赫罗兹尼(Bedrich Hrozny)的捷克学者通过研究泥板文书得出结论，认为希泰语是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德语和英语的亲属，属印欧语系。早在几年之前，另外一位学者针对埃及出土的两块泥板文书也提出过同样见解。当时，无人相信他；现在人们也不愿相信赫罗兹尼，但进一步的研究证明赫罗兹尼是对的。如今，希泰语对于研究印欧语系起着重要作用，同时有助于说印欧语的人们了解历史。

博阿兹柯伊出土的泥板文书上使用的其他语言，是赫人之前的居民所使用的，其中两种与希泰语有关，一种是当时使用相当广泛的鲁湾语(Luwian)，另一种是当时在土耳其东部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通用的胡里安语(Hurrian)。在赫人王国里，说胡里安语的人占多数。第7种语言与梵语(Sanskrit)有关，但是它所遗留下来的只有几个词组。

博阿兹柯伊出土的泥版文书在内容和语言的多样性上无与伦比。此地的其他发现以很多方式揭露了赫人的文化和技巧。(温克勒的挖掘工作自

1906年持续到1912年；1931年，比特尔恢复了这项工作；1939年，工作受阻；1952年，工作重新开始并一直持续到如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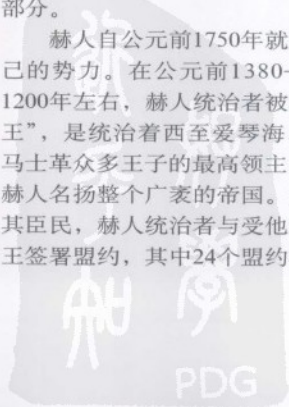
汉梯沙一城面积达120多公顷，周围是一堵用石头和砖块建成的坚固防护墙。对哨兵的指令都记载在档案馆的文本里，城市的东边是一块巨石，就是防御的要塞。

城区里已经发现5座殿宇，其中最大的面积有64×42米，殿宇四围是一排排库房，无疑是用于贮藏献给神灵的贡品。殿宇需要安排相当多的办事人员；文本也详细描述了祭司所举行的典礼和仪式，其中有些还需要国王参与；奉献新殿或者为百姓除罪时，将举行繁复而漫长的仪式。

《旧约》学者们有一种惯例，就是声称希伯来人的律法书，即《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对于古老的摩西时代来说太“先进”或者太复杂了，因为那个时代不会晚于公元前1250年。但是博阿兹柯伊出土的文本、埃及出土的其他文本以及最近法国人在幼发拉底河的亿玛(Emar)出土的其他文本，都清楚地反驳了这一点：以色列人的律法所规定的仪式，与那个时代并非不合拍。

城门口旁站立着雕刻的石狮，据说有魔力可以拒敌人于城外。在附近的一个狭窄山谷里，有一个给诸神灵和女神的神龛，神灵和女神的图像就刻在岩面上；其他的岩石和石头雕刻品显示赫人控制着安纳托利亚的几个部分。

赫人自公元前1750年就建立起自己的势力。在公元前1380—公元前1200年左右，赫人统治者被称作“大王”，是统治着西至爱琴海、南至大马士革众多王子的最高领主。在古代，赫人名扬整个广袤的帝国。为了控制其臣民，赫人统治者与受他统治的诸王签署盟约，其中24个盟约在整体上



或者部分上已经由博阿兹柯伊出土的泥版文书拼凑出来。1931年对其所进行的分析，显明了条约的基本形式，这一点为考查《旧约》里的条约提供了富有成效的基础（参本书《条约和圣约》一文）。

从赫人的雕刻品和印在泥版文书上的印章，我们可以看到那种通称为希泰象形文字的图画或文字。这些象形文字看起来有些像埃及的象形文字，或许赫人吸取了埃及人的想法，但是文字不同；其中几块国王的玉玺，上面的象形文字与巴比伦楔形文字平行排列，拼写出皇室的名字和头衔。

以巴比伦楔形文字为参照，这些象形符号的价值变得很清楚。1947年，在一个名叫卡拉提佩的地方发现了用希泰语和腓尼基语（Phoenician）所写更长的平行文本，使人们对这些象形文字的理解有了牢固的根基。

公元前1200年之后不久，因着殃及地中海东部许多地区的动乱（参本书《非利士人》一文），汉梯沙和赫人帝国消失了。用希泰语的传统所持续时间较长，在安那托利亚和叙利亚北部的小国里，当地国王继续用希泰象形文字和鲁湾语写铭文，直到公元前70年（即卡拉提佩铭文所处的年



这副在赫人中心迦基米施（Carchemish）出土的公元前8世纪的浮雕，显示了一个小王子正在他乳母的怀抱中，旁边有一只山羊，可能是为小王子供奶的。希泰象形文字提供了这个王子的名字和称号。

代)。这些国王当中有些人的祖先或许可以追溯至赫人帝国，但有些人根本不是赫人。但是对于其他古代国家而言，对于亚述人和希伯来人而言，他们仍然是赫人。

当大马士革军队从撒玛利亚逃跑时，在较远的北部，即奥隆特河（River Orontes）的哈马有一个强大的赫人国王。他很可能对大马士革是一种威胁，特别是当他与其他国王联合的时候。这就是隐藏在《圣经》历史学家的报告背后的现实。

赫人的重新发现是近东考古学的显著成果之一。



条约和圣约

古代国王总是怀疑自己的邻国：他们会攻占我们的王国吗？或者他们是否太容易被远方的敌人攻破城门。确保安全的一个方法，就是促使邻国与自己维持良好的关系，使他们既不会犯境也不会威胁到其他利益。强大的国王可能会以平等的身份彼此签署条约，这种条约叫做“平等条约”，或者他们也可能说服或强迫较弱的国王接受他们做最高统治者，这时签署的条约叫做“臣服条约”。

在赫人首都博阿兹柯伊废墟里发现的泥版文书中，至少有24个是条约，其中有一些损坏较严重。一个著名的条约是埃及国王拉美西斯二世与赫人国王哈土西尔三世(Hattusil III)在公元前1259年签署的。这是一个平等条约，两位国王以兄弟相称；彼此尊重对方的利益，两国之间不征战，互相帮助，共同反对共有的敌人，并互遣逃犯。

在埃及，条约双方会被象形文字刻在卡纳克神庙(Karnak)的墙上。

埃及版本的条约甚至包括对银版文书的详细描述，其上刻有条约的各项条款，王的玉玺也会在条约上显示出来。人永远都无法完全互相倚赖，因此对于任何将来会破坏协议的埃及国王或赫人国王，条约上也宣告了对他的咒诅，双方的神灵也被召来做见证并保护条约。

臣服条约更为常见。为了报答能够保护自己的大王，小王答应忠于大王，既不与大王的仇敌有任何瓜葛，也不与大王不认识的外国国王有任何联系；如果大王和仇敌开战，小王要援兵，每年小王要向大王纳税；如果有人从大王的王国逃亡到了小王的王国，小王要把他们遣送回去，但是大王可以留住来自小王小王国的逃亡者。

1931年，学者对这些条约进行了仔细分析，发现它们都遵循同样的基本模式：首先是介绍，然后是叙述导致这个条约签署的事由，接着是条约的要求、保存和公开诵读条约的事宜、见证人的名字、对所有遵守条约之人的祝

福和对那些违背条约之人的可怕咒诅。这并不是铁定的模式，有些内容可以省略，或者其顺序可以变动，但是很显然，这种模式是常见的。

直到1954年，一位名叫曼登豪(G.E.Mendenhall)的《旧约》学者，意识到这种模式也出现在《旧约》里。《旧约》里没有提供这样的条约，但是作了详细的报告。上帝与以色列签署了一个条约，或者说圣约，从而使这个民族得以建立成为一个蒙上帝眷顾的国家。《圣经》中对于这个圣约的叙述特别广泛，其中某些部分出现在《出埃及记》第20-31章里，《申命记》则对其重新作了完整的叙述。《约书亚记》第24章也显示了这种条约模式的基本要素，《创世记》31章43-54节及其他经文段落里也出现了这些要素。

年代的鉴定使得出现在赫人和希伯来文本里的这种模式具有特殊的意义。公元前1200年之后不久，赫人帝国即结束。当我们得到其他出现于公元

前8世纪及其后的亚述文本和亚兰文本的条约时，发现其模式已经改变：介绍之后是见证人的名字，然后是条约的要求和咒诅，顺序有了变化，签署这个条约的事由也看不见（一块损坏严重的泥版文书上可能还有），祝福也没有。

尽管人们试图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削弱赫人的条约与《圣经》前5卷书中所记载圣约之间的关系，但将两者相互比较的做法仍一直持续着。虽然无法通过比较来证明它们都在同一时期写成，但是比较却使之成为非常可能的事。就如许多注释者所做的那样，要推测《圣经》文本直到600年之后才以现在的形式出现，就要求在以色列幸存着一种古旧的模式，一种与以色列和犹太诸王从大马士革的亚兰诸王、亚述诸王和巴比伦诸王手中所接受的条约不同的模式。关于该主题，无论是其年代的鉴定或其模式和语言的比较，我们都仍需进行更多的研究。

是希伯来人的亲戚吗？

1887年，一位埃及农妇在村子附近的土丘里忙着挖地，要寻找一种泥灰质土壤。这种土壤是古镇的垃圾和砖房腐烂后形成的，可以用作田地的肥料。

有时，村民在土丘里挖掘时，会在废墟中发现一些遗留下来的东西。他们会把这些东西卖给古物经销商换几个钱，古物经销商再把这些东西带到开罗，卖给欧洲的古物收藏家。他们喜欢的是石雕、装饰用的玻璃器皿、金属雕塑和形状像甲虫的小护身符“圣甲虫”。

这个妇人在挖地的过程中，挖到了好几块坚硬的粘土。它们对她毫无用处，她以前也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一个邻居以几便士的价格将其买下。

事实上，这些粘土块是楔形泥板文书，数目多达400块或更多。其中一些被带到了开罗，但无人确信它们是否真的很古老。以前从未在埃及发现过楔形泥板文书，所以不确信和猜疑是自然的。

埃及经销商在埃及沿街叫卖了几个星期，希望尽量将这些泥板文书卖个好价。1887年年底，华理士·布奇(Wallis Budge)来到开罗。他受到大英博物馆的指示，要将任何他认为应该为博物馆添加的收藏品都购买下来。他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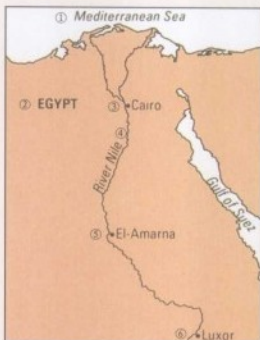
到一些有关新发现的古代文献和不同寻常的泥板文书的传闻，就从开罗坐火车往南，然后在艾斯尤特(Asyut)转乘轮船，沿着尼罗河上到卢克索(Luxor)。

在卢克索，一个经销商带给布奇几块泥板文书。他看出这些泥板文书与自己所熟悉的亚述和巴比伦泥板并不相同，但他深信这不是赝品。当第二批货到达时，他认出这是公元前14世纪送给埃及国

王的信件。

布奇买下了其中的82块泥板文书，通过走私将它们从埃及带到伦敦；其中的199块传到了柏林的国家博物馆，50块留在开罗，还有约20块在其他地方收藏着。目前已知的总数达到378块。

这些泥板文书从被农妇发现到最后进入安全的博物馆，遭受了一些损坏，而且不知遗失了多少。这里有个关于一块巨大泥板文书的故事。这块泥版的



1. 地中海
2. 埃及
3. 开罗
4. 尼罗河
5. 艾尔-阿玛尔的
6. 卢克索

在埃及的艾尔-阿玛尔纳发现了有插图的成文记录。





主人将其藏在长袍里，带着它去开罗。上火车时，他不慎滑倒，泥版掉在地上摔碎了；他捡起起大部分的碎片——如今，这些碎片都在柏林博物馆里。国外一位公主嫁给法老时，其陪嫁品就是一大堆宝藏。

考古学家对艾尔-阿玛尔纳 (El-Amarna) 遗址进行挖掘时，发现了更多破损的泥板文书。它们都是法老图坦卡门 (Tutankhamun) 统治期间，埃及政府搬回原首都时留下的。显然，它们都是外事部门扔掉的文件。

近东各地的国王和王子都给法老写信，法老有时用巴比伦语回信。亚述王和巴比伦王写信，叙利亚和迦南的王子也写信，推罗、贝鲁特、夏琐、基色和耶路撒冷各城的统治者也都写信。他们在信中谈论国际事务和当地问题，以及迦南诸王忠诚与否。那些极力向法老宣称自己忠心的人就是那些控告其邻居不忠的人！

这些统治者面临的一个威胁就是那些漫游乡村、攻击城镇的外国人。他们不是正常的游牧民族，而是土匪、歹徒和各种各样的逃亡者。那些写



信的人称他们为哈比鲁人 (Habiru)。当人们在阿玛尔纳泥板文书 (Amarna Tablets) 上读到这个词时，一场争论开始了：这些与迦南人争战的哈比鲁人是否就是《旧约》里的希伯来人？这场争论尚未结束。

如果按照大多数人的观点，以色列人是在公元前13世纪进入迦南，那么阿玛尔纳泥板文书上的哈比鲁人就不可能是希伯来人，因为希伯来人应该归入公元前12世纪。另一方面，如果按照某些人的建议，把出埃及的时间放在公元前1440年左右，那么哈比鲁人就可能是希伯来人。

这些书信中的事件和人物与《旧约》里的事件

和人物之间无法建立联系，虽然其中的地方非常出名。两处的国王和王子各不相同，其背景也不同，因为所有来自巴勒斯坦的书信都是向埃及俯首称臣的统治者所写，而这并不是我们在《约书亚记》和《士师记》里所发现的背景。

自从阿玛尔纳泥板文书将哈比鲁人突显出来以后，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更多谈及哈比鲁人的文本。埃及人、赫人、乌加利人 (Ugaritic) (参本书《被征服的迦南诸城》一文) 和巴比伦人的记录中都出现了哈比鲁人。数目众多的哈比鲁人会成为一种威胁，单个的哈比鲁人却无足轻重。埃及将军在迦南俘虏了他们，让他

艾尔-阿玛尔纳出土的泥板文书是迦南国王们写给埃及法老的书信，里面提到了成群流浪的外国人——哈比鲁人犯境的问题。这些人是否就是《旧约》里的希伯来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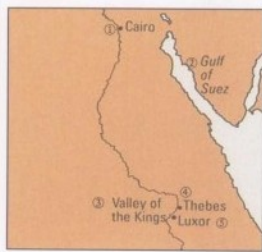
从最早的时期开始，尼罗河一直都是埃及的重要交通干线，座落在埃及东部和西部的沙漠则形成了一条肥沃的走廊 (左页图)。

他们在埃及做奴隶、干苦工，搬运石头，为人端茶送水。在巴比伦，哈比鲁人会为了食物和住宿而把自己卖为奴隶。

哈比鲁人在写于公元前1500—公元前1200年间的文献上非常常见。但是他们在巴比伦出现的时间要早两三百。如果把所有这些文本结合起来，我们就会发现哈比鲁人是无家可归之人，即背井离乡之人的通称。

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就属于这种类型的人。希伯来这个名字主要用于以色列的早期历史，直到扫罗统治的时期。哈比鲁人并不是希伯来人，但是他们有助于解释希伯来人的情形！

图坦卡门的宝藏



1. 开罗
2. 苏伊士湾
3. 列王谷
4. 底比斯
5. 卢克索

卡尔纳冯伯爵 (Lord Carnarvon) 是一个极其富有的人，他已经支付了巨额费用挪动埃及的200,000吨沙土和石头。但挖掘6个季度之后，仍然一无所获，再继续下去将是枉费心机，他决定结束此项工作。伯爵把霍华德·卡特 (Howard Carter) 召了回来，告知了自己的决定。当初提出挖掘建议和指导挖掘工作的就是卡特。卡特深信列王谷 (the Valley of Kings) 里还有一个皇家坟场尚未被人发现。历史上有记载的所有统治者的坟墓都在那里，只有一个国王——图坦卡门除外。

卡特说服他的赞助人做最后一次尝试。除了一个地方之外，列王谷的

几乎每一寸土地都被勘探过，这个地方被留下来，是为了让游客们能更容易地参观另一座坟墓。肯定，这个地方也值得勘探！1922年11月，霍华德·卡特返回到工作岗位，并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工人们清除了石头和茅屋废墟，那是另一座坟墓的建筑者们所搭建的。下面是一级级的石梯，一直通向最底下。在第16级阶梯处有一道贴有封条的门，有些封条上面印有图坦卡门的名字。虽然古时曾经有盗贼破门而入，但是皇家墓地的看守人已把盗贼凿的洞填平。盗贼是否留下了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越过门是一条大约9米长的通道，然后是另外一道贴有封条的门道。

11月26日，卡尔纳冯伯爵及其女儿和一个助手聚集在卡特的周围，卡特在墙上挖了一个洞，手拿蜡烛走了进去。他能够看到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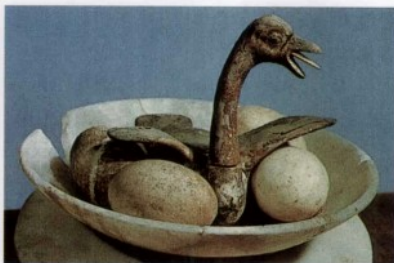
“好东西！”他注视着四个地下室中最大的一个回答道。另三个地下室里装满了各样物品，也就是国王在来世里所需要的，第四个地下室里存放着国王的尸体。

很多个世纪之前，就在图坦卡门被埋葬后不久，他的宝藏差不多已被



1922年11月，霍华德·卡特突破了这道贴有封条、将他和最丰富的宝藏隔开的门。过去的盗贼没有发现埃及法老图坦卡门的坟墓。卡特手拿蜡烛走到门口，他能够看到里面的“好东西”。这是唯一被发现时仍然完好无损的法老坟墓。

破坏，因为那时盗贼凿洞进入坟墓，搜寻他们所能带走的贵重物品，从而造成了极大的扰乱。但古时守夜的警卫挫败了他们的企图。之后不久，入口消失在列王谷的碎石底下；稍后，工人们搭建的茅屋又把它完全掩盖住。一位不太重要的法老的坟墓就



这只正在孵蛋的鸟是图坦卡门坟墓里出土的另一宝藏。



图坦卡门王，这位公元前14世纪的年轻埃及法老，今日因这个为皇家木乃伊制作的金面罩而出名。这是他坟墓里出土的宝藏之一。

一只代表豹头人身神阿努比斯（Anubis）——埃及掌管木乃伊和再生的神——的狗看守着图坦卡门王坟墓的门口。



是这样逃过了所有埃及国王的坟墓遭受到的洗劫。

图坦卡门的坟墓，让人瞥见埃及国王在埃及国力鼎盛时所享受的极大荣耀。那时，金子作为战利品或贡物从外国和埃及南部的金矿涌进埃及国库。图坦卡门的坟墓也表明了当时的人们怎样用金子来荣耀他们的国王。

卡特第一眼瞥见的是一张镀金木床、一尊镀金雕塑以及其他许多配有金饰的家具。在逐渐清空坟墓的过程中，他们所发现的物品种类之多、匠人的技艺之精以及艺术品的水准之高，常常令考古学家吃惊。

比如说，有一个木质御座，座腿末端是狮爪，顶部前方是狮头，整个御座都用金子包裹。御座的扶手刻有长翅膀的大蛇，有保护国王的功用。背后的金板显示出王后正在侍候已就座的国王的情形。在蓝色、绿色和红褐色银子及玻璃制品的衬托之下，金子的光泽熠熠生辉。

坟墓里堆放着四辆被拆卸的马车，其中一辆的木质车身用金子包裹，上面刻着被捆绑在一起的埃及敌人的画面。已故国王拥有许多精致的金银珠宝，还有一把足金短剑，另有一把更锋利的铁刀刃短剑，这在当时是珍品。坟墓里有29张弓，其中有些是镀金的，像这样宝贵的物品似乎有无数个。

最壮观也最著名的，就是那个足金棺材和遮盖法老尸体的金面罩。四个小箱子里（参本书《图坦卡门、会幕和约柜》一文），有一个黄色的石棺材，石棺材里面是另一个形状像木

乃伊的镀金木棺材，镀金的木棺材打开时，那个令人瞠目结舌的金棺材就出现了。其金属厚达2.5-3毫米，锤打成身体的形状，并且像第二个棺材一样里面镶嵌着有色玻璃和宝石。国王的尸体已经成了木乃伊，在包扎仔细的各层绷带之间，是几十个贵金属做成的护身符和珠宝。

事实上，皇家坟墓里配备了国王生前所需要和使用过的所有东西，这样在来世里，他的灵魂就能保持同样的生活方式。为了保证国王的灵魂安宁，坟墓里雕刻了各种各样有魔力的符咒，还放了神灵和女神的雕像。凡是会对死去的图坦卡门有益的事情，人们都会不遗余力地做到。

图坦卡门大约在公元前1350年去世，也就是摩西在世的100年之内。从图坦卡门坟墓的宝藏中，我们能够看出埃及皇室的奢华风格，摩西就在这种氛围中接受教育和生活。虽然埃及平民百姓不见得享受过这些财富，但是各种各样的发现清楚地表明，相当多的皇家官员、士兵和行政人员的确享受过。

我们或许能够假定，以色列人在十灾之后离开埃及时所带走的金银，主要是从这些人那里“借走”的。

《出埃及记》第12章记载说：“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

根据《出埃及记》第38章，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奉献了将近30他连得金

图坦卡门御座后背的正面显示的是国王与王后。御座是木质的，镶嵌着闪闪发光的金子、银子、蓝色陶器、方解石和玻璃，属于埃及最丰富的宝藏之一（右页图）。





这是从底比斯 (Thebes) 的图坦卡门坟墓里出土的一个木箱子，其上画有日常生活中的场景。侧面是国王乘坐战车出去与敌人争战的情景，顶部是国王打猎的情景。

子来装饰和制造会幕（参本书《图坦卡门、会幕和约柜》一文）。如果按照一他连得相当于大约30公斤的标准来计算，那么30他连得就相当于大约900公斤。

有些人对如此大的一个数目持怀疑态度，但是如果比照图坦卡门的财富，就似乎合情合理。图坦卡门的足金内棺重达110公斤，相当于3.5他连得以上，他的坟墓里还有其他无数金子制造的或者镀金的物品。镀金的重

量不可能称出，坟墓里金子的总重量估计是180公斤。这种猜测合情合理，这个数目大约是以色列人所带走金子的1/5。

图坦卡门的宝藏是所有考古发现中最壮观的。虽然这个发现与《旧约》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它证实了埃及的财富，也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提供了背景，同时还显示出当时人们所能得到的金子的质量，以及人们怎样使用金子。

图坦卡门、会幕和约柜

图坦卡门的宝藏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圣经》所描述的两样东西。两者都属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代，也就是图坦卡门被埋葬之后的1个世纪之内。

第一样是会幕，也就是神居住其中的帐篷式圣殿。会幕是一种装配式结构，容易拆卸，可以将其部件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也可以重装。它的四墙是一系列由横梁穿过竖板上的环而连接在一起の木框架。

所有的木质部分都覆盖着金子，竖板则立在银插孔里。10幅有亮丽刺绣的幔子悬垂围绕着木框架的四周及顶部。

为了抵挡风雨，整个会幕铺着一张皮质的遮盖物。

许多个世纪以来，埃及工匠一直在建造装配式的可移动亭子和殿堂。一个王后的坟墓里就有一个镀金的木支架，它自公元前2500年左右被埋以来就一直在那里，直到1925年才被挖掘出来。当王后出行时，它就像幔子一样遮挡住王后。

图坦卡门的坟墓里，有四个镀金的小木箱保护着国王的尸体，其中最大的长5米，宽3.3米，高2.3米。第二个箱子恰好嵌进第一个，第三个恰好

嵌进第二个，第四个嵌在第三个里面。箱子四边都由木架子做成，木架子里面嵌着有雕刻的板条，而且都镀上了一层薄金。

承办殡葬的人曾沿着1.6米宽的坟墓入口通道，把各个部分分别搬到坟墓里面，然后再把它们组装起来。匆忙之中，他们没有把所有部分组装到位！

覆盖第二个箱子的是—块亚麻布面纱，其上装饰有象征着布满星星之天空的金色铜菊花。两个小箱子的顶部仿造了一种非常古老的样式，它们都由木头做成，也都镀了金。很久之前，早在埃及历史之初，重要女神的神龛都是浅色的木架子，其顶部是一张动物皮，这两个小箱子就仿造了这种顶部，只是使用了更亮丽的材料。

这些东西当中没有一样与以色列人的会幕完全相同。它们都表明这种观点本身以及会幕的建造方法，在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已经在埃及很常见。

图坦卡门的坟墓所例证的第二样东西是约柜。约柜就是一个箱子，里面装着以色列人的基本行为法规，也就是神的百姓答应要遵守的神的律法。约柜存放在会幕的内室里。约柜的各个角都固定着一个金环，用抬杠穿过里面

就可以把约柜抬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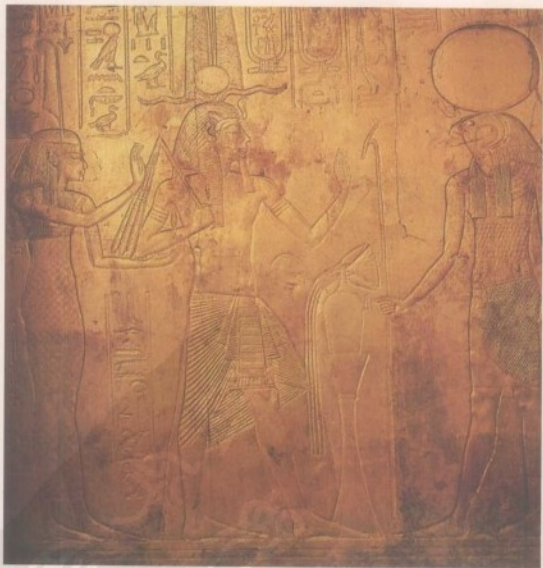
图坦卡门的财产中也有一个木箱子，这是一项精雕细琢的杰作，很可能用于装沉重的皇袍。它也有抬杠，而且有四根，两端各两根；当箱子静止不动时，抬杠就滑到箱子底部的环里，避免凸出来。



每根抬杠的里端都有一个轴环，使人无法将抬杠从箱子底部抽出来。虽然这个箱子比约柜复杂一点，但它显示出一种类似的建造模式。

在图坦卡门坟墓里发现的附有环和抬杠的木箱子，例证了《圣经》上的“约柜”——存放神律法的神圣箱子。

在图坦卡门的坟墓里，四个镀金箱子保护着国王用香料熏过的尸体，每个箱子都镶嵌在另一个里面，而且所有箱子都可以拆开——正如以色列人的会幕一样！



埃及砖厂

到埃及旅游的游客惊讶地站在开罗附近的大金字塔面前，然后沿着尼罗河往南行进322多公里，去看卡纳克大神庙。这些大型的历史遗址都是石头建造的。曾经，一队队工人被组织起来，到尼罗谷边的山上采石，然后用雪橇和小舟运到建筑工地。在工地上，泥瓦匠又把石头修理成型，准备使用。

虽然给游客留下深刻印象的仍然是石头建筑物（游客参观石头建筑物的历史非常悠久——在摩西时代，狮身人面像和金字塔已经在吸引游客），但砖曾经是古埃及的常用建筑材料。

每一年，尼罗河都上涨大约7.5米，会淹没河谷。洪水在7月开始，10月底开始慢慢退去。巨流从埃塞俄比亚的山上冲下，带来大量挟裹在水里的泥土。当水缓慢流过埃及时，这种丰裕的黑色土壤在地上沉淀下来，形成一层新的沉积物，土地因此变得非常肥沃，有利于农作。由于周围到处都是泥土，所以埃及人使用泥土来建造房屋是很自然的事。

他们最早的住所可能就是简单地把芦苇编织在一起，然后涂抹上泥土。人们搭建这种房屋有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公元前3000年之前的某个时候发现了砖的好处。用砖造房子这种观念可能是从叙利亚或巴勒斯坦传来的，因为砖早已在这些地方盛行——就像在巴比伦一样。

砖的制作方法很简单。工人挖出

合适的泥土，把它运到一个院子里，与水混合，用脚踩或者用锄头翻动，直到有一定的密度。单单泥土就可以做成砖，但是加上剁碎的稻草会更加增加砖的强度，也会使砖不易碎。现在，1立方米泥土需要大约20公斤稻草，常常还需要额外加一些沙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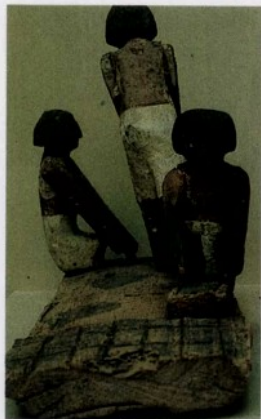
经过搅和、捏制之后，工人把制砖土拿给制砖者。制砖者将土倒进平放在地上的长方形木架子里并用力按，然后挪开木架子，把砖放在太阳下晒。在炎热的太阳下两三天之后，砖就变硬，可用于建筑。

制砖的工作非常脏乱，即使砖晒干之后仍然如此。一位古埃及文士曾经吹捧自己的职业比其他所有职业都好。他说建筑工人很可怜：“瘦弱的建筑工人必须提泥土……因为用脚踩泥，他比猪还脏……他的衣服因为沾上泥土变得僵硬。”

在埃及发现的砖上，常常可以看到造砖时留下的稻草。对那些用于特殊建筑物的砖，在砖尚未晒干时，人们会用木质图章在上面做记号，图章上面刻的是某个法老或高官的名字头衔（另请参本书《巴比伦的荣耀》一文）。用于建造房屋的砖块，其尺寸大约是 $23 \times 11.5 \times 7.5$ 厘米；用于较大建筑物的砖块，其尺寸或许会更大，达到 $40 \times 20 \times 15$ 厘米。

有几个记录报导了为官方制砖的情形。每12个工人为一队，每队有一个工头。在一个记录中，602个工人

在古墓里发现的模型，
显示埃及人几乎在公元前
2,000年就在做砖了。



制作了39,118块砖，每个人只做了65块，而现代的标准是一个4人团队1天生产3,000块砖。其他记录则报导了不同尺寸砖块的数目——23,603块宽于手掌5倍的砖，92,908块宽于手掌6倍的砖——总共116,511块。公元前13世纪的一份详细报导列出了一个表格，包括40个工人和他们的目标——每人“2,000块砖”；表格里填了实际数目，其中一人的表格中写道：“已完成的总数为1,360块，还差370块”。对于他们没达标的惩罚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这一切都展示了《圣经·出埃及记》所描述的画面。《出埃及记》第1和第5章描述了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之前为法老做砖的情形：

于是埃及人派督工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积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埃及人严地使以色列人作工，使他们因作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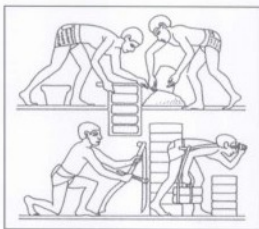
作砖，是作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地待他们。

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又说：“看哪，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

当天，法老吩咐督工的和官长说：“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他们素常做砖的数目，你们仍旧向他们要，一点不可减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呼求说：‘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你们要把更重的工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



盖在泥砖上的图章是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名字。以色列人作苦工修建的就是拉西斯二世的大宫殿。



古埃及坟墓的墙壁上画的是人们做砖的场景，他们把泥土和稻草混合在一起，然后放在木模具里，等太阳晒干后就搬到建筑工地。做砖是一项很脏的工作——显然是奴隶们干的活儿。



开罗城外的一座现代化“砖厂”仍然使用古老的方法和材料：取自尼罗河的泥土，让炎热的太阳晒干砖块。

督工的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法老这样说：‘我不给你们草。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草，就往那里去找吧！但你们的工一点不可减少。’”

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捡碎秸当作草。督工的催着说：“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与先前有草一样。”法老的督工责打他所派以色列人的官长说：“你们昨天今天为什么没有照向来的数目做砖，完你们的工作呢？”

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督工的不把草给仆人，并且对我们说：‘作砖吧！’看哪！你仆人挨了打，其实是你百姓的错。”但法老说：“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所以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華。’现在你们去作工吧！草是不给你们的，砖却要如数交纳。”以色列人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在背后，圣经叙述例证了苦工”就知

道是遭遇祸患了。

这里谈到了泥土、稻草、模具、官长、工头和每天的分配额。在埃及报导中的数字背后，《圣经》的叙述例证了人们所遭受的痛苦和所作的苦工。难怪以色列百姓想逃跑！

他们提出的请求是法老允许他们去敬拜他们的神，这是妥当的请求。在一些为法老雕刻坟墓的记录中，有许多工人请了几天假去参加他们的宗教节日和崇拜仪式。

稻草做的砖块更好，所以在向法老提出请求之后，以色列劳工不得不自己去找草。一位在遥远边境上班的埃及官员抱怨道：“没有人会做砖，那个地方也没有草。”

在埃及，做砖的历史已经上千年。《出埃及记》的记录和埃及人的资料，为许多年前做砖的艰辛过程描绘出生动的画面。



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积货城

当埃及国王希望荣耀他们的神灵，并通过一些大建筑工程来使自己名垂青史时，他们往往以石头为建筑材料，因为泥砖建筑物不够耐久。石头则是人们在山上采到后运到城镇里的。

对于任何坐落在埃及北部尼罗河三角洲上的建筑物来说，这是一项代价非常昂贵的工作。因此，大约公元前900年埃及处于衰落时期，当时的法老如果想在尼罗河三角洲的

两座城镇里进行建造，他将无法承受重新采石的代价。于是，工人们在早期的宫殿和殿宇废墟里去取所需的石头。

新的建筑物在塔尼斯（Tanis）和布巴斯提斯（Bubastis）建造了起来。塔尼斯如今叫圣·埃尔-夏甲（San el-Hagar），在那里，挖掘者们在奥索尔科恩二世（Osorkon II）的建筑物里发现了大量有雕刻的石块，其中有许多刻有大法老拉美西斯二世

（他的统治时期较奥索尔科恩二世早400年）的名字和头衔。

挖掘者最初发现时匆忙得出结论，认为这些重要的宫殿和殿宇是拉美西斯自己建造的。人们都知道他在尼罗河三角洲建造了一座新城市，即以他自己名字命名的皮拉美西斯（Pi-Ramesse），人们认为这座城市就是以色列人做苦工建造的“兰塞”（参《出埃及记》1：11；另外一座城市比东的位置



1. 塔尼斯
2. 坎提尔
3. 布巴斯提斯
4. 孟斐斯
5. 尼罗河
6. 埃及

铭刻有拉美西斯二世名字的石块曾被运到塔尼斯，在那里被再利用，这令那些正在试图证明法老积货城遗址的考古学家们信惑困惑。





尚未确定)。

但是很清楚，拉美西斯在塔尼斯的石头建筑物已经不在原位：一些铭文是倒刻在墙上的，或者面向内墙；塔尼斯的地面上根本找不到拉美西斯二世建筑物的地基，也找不到一块仍在其本位的石头。

自从在塔尼斯开展挖掘工作以来，挖掘者们还在其南部30公里处一个今日叫坎提尔(Qantir)的地方开展了一些其他工作。现今，那里的地面上几乎看不到东西。

以前那个地方时不时地会出土有光泽的釉砖和瓷砖，其中有些是用于装饰拉美西斯的父亲塞提一世(Seti I)的宫殿，大多数则用于重建拉美西斯的大宫殿。他的名字和头衔总是用白底蓝字或蓝底白字来突出，其他颜色则刻画出有关他胜利的场景，还有被他打败、站在他宝座前台阶上的外国人的画像。

显然，这是一座优雅的宫殿，因为缺乏南部宫殿所特有的雕刻石头，所以是用砖砌成和装饰的。

研究表明，坎提尔宫殿曾经属于一座名叫皮拉美西斯的城市。那里有最高神灵的寺庙——其中之一是属于迦南人的女神阿

斯德尔特(Astarte)，有政府官员的住宅和办公室，也有军用营楼；较小的房屋和工厂是供大多数仆役、工匠和劳工居住的。

一条运河从尼罗河旁边的支流引水而下，然后在另一边与之会合，使得这个城镇成了一个岛屿。从地中海来的船只很容易驶向运河的港口。城镇里进出口货物和法老的海关所征收的税款。

这一切都是拉美西斯所做的工作，其中有些是在匆忙之中完成的。新镇附近是一座古镇——阿瓦利斯(Avaris)。拉美西斯让人把那里较古老寺庙里的柱子搬过来，修造他的一座新寺庙。同样，之后有一位国王把拉美西斯寺庙里的石块和柱子取去修造他在塔尼斯的建筑。

皮拉美西斯显然是一个商业中心，也是一个有得天独厚地势的军事中心。在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期间，埃及控制着迦南和黎巴嫩的部分地区。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经过20年的战争之后，拉美西斯与赫人的国王签署了和平条约，后者的军队在公元前1259年已经攻打到南部的大马士革。

从皮拉美西斯，通过

陆路和海路可以很容易地与在迦南的埃及官员取得联络，而且尼罗河流遍埃及，让人能够逆流而上直达孟斐斯(Memphis)和底比斯(Thebes)的古首都。

无人知道埃及人对皮拉美西斯建造情况的记录。这项范围广泛、劳力众多的工作需要许多人清扫场地、做砖和建造城墙。居住在邻近地区的外来人群能够提供必需的人力资源，而这正是《出埃及记》中所描述的情形。

即使没有埃及劳动力的精确细节，我们也能够看出皮拉美西斯的发现如何例证并且认可了《圣经》的记载。被压制的以色列人不必从皮拉美西斯越过边境而逃到西乃旷野。



这是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头像，他的形象统治着古埃及的大片土地。

一尊拉美西斯二世的巨大雕塑躺在孟斐斯的棕榈树之间(左页图)。

是否有任何关于摩西的标记？

《圣经》故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如果没有以色列人出埃及，就不会有以色列这个民族，也就不会有《圣经》。如果没有一位伟大的领袖引导和鼓励以色列人，这些在逃的奴隶也不会团结一致，在旷野中幸存下来，并且进入另一个国家。

《出埃及记》所叙述的摩西，以埃及人的身份在埃及皇室里长大。一天，他遇到一个埃及人在打一个希伯来人——他的同族，摩西打死了这个埃及人，然后逃离埃及。

消失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重新回来，负起了带领同胞的责任，并且尽力说服埃及法老容许希伯来人离开埃及。

当法老拒绝时，神借助摩西施行了一系列灾害，其中第10灾是击杀所有埃及人的长子。法老后悔，同意让希伯来人离去，但当希伯来人还没有走出埃及领地时，法老就改变了主意，差遣军兵去追赶、拦截他们。

法老的军兵、车辆一出现在地平线上，红海就分开了。希伯来人安全地走过红海；但当敌人跟着下海，要追赶他们时，海水又复了原，把埃及人全部淹死。

我们也许盼望这种首

人听闻的大事会在考古学上留下证据。一个世纪或多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寻找这种证据，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主张。

据说曾经有一位法老的尸体上覆盖着盐，有人就说这是他淹死在海里的证据。但是很快得到证明，这种盐属于化学盐，是法老的尸体在香熏过程中产生的。

曾经也有人满腔热情地认为，砖造的大建筑就是希伯来人在出埃及前做苦工建造的“积货城”，但是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些砖块是以色列人而非任何其他工人制作的。

不同的法老因为没有长子继承王位，所以曾被认为就是那个压制以色列人的法老。但是在许多婴儿夭折的年代里，长子比父亲先去世的情形比比皆是，不足为奇。因此，这无法证明他们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时的那个法老。

当我们从成千上万块幸存的埃及铭文中寻找信息时，我们没有找到任何与摩西和以色列人出埃及有关的信息。

埃及这样一个富有和出名的国家，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能够与《圣经》上的这个故事联系在一起的明确信息，所以有些人认定，这个故事没有历史

根据。他们发现，像埃及这样一个组织良好的民族居然遭遇如此灾难，而且无人将其付诸笔墨，这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大法老把他们的行为规范都刻在神庙的墙上，法老的仆役也把他们的传记写在他们的坟墓里；管家和司库记录了宫殿和神庙的收入和支出，书记也把工人的名字列成表格，记录他们的工作日、假日和病假日。因此，在所有幸存的埃及记录中，没有任何有关出埃及这一事件的记录，这肯定让人觉得奇怪。

但是因为埃及人没有留下证据，就匆忙得出结论，认为《圣经》上的这个故事毫无根据，这无疑也是错误的。这真实地表明了我们对于埃及这个国家的历史了解何等少，实际幸存下来的古代作品数量也是何等少。

国王们曾经把他们的头衔刻在石头上，把他们所征服的仇敌列表，并记录他们所赢得的战争。其中有些仍然维持原状，但是有许多被之后的国王破坏了。

这就是法老拉美西斯二世所建造的大宫殿的结局，这大宫殿建在尼罗河三角洲西部的坎提尔（参本书《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积货城》一文）。

许多皇室铭文就是这样消失的。然而，就算我们发现了所有铭文，我们也不会抱希望能在其中找到任何有关埃及军兵怎样淹死在海里的信息。法老们没有向其臣民或后继者描述他们失败的情形，这不足为怪！

皇室的石碑无法幸存，埃及因着灾害而遭受的国力瓦解可能导致行政管理方面的变化。就像任何中央集权制国家一样，埃及政府消耗大量纸张和纸草，把许多文件都储存备案。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些文件最终也都要腐烂，所以，要发现任何提及摩西或以色列人在埃及所遭遇事情的文件，可能性非常小。

一旦我们明白了原因，埃及文本中根本没有记载摩西和以色列人这件事就变得不足为奇。无疑，这不能成为人们争论说摩西不存在的立论根据。

事实上，许多民族历史上的有名领袖（如摩西）都只有通过按照当地传统传下来的文献才能了解，但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已经把他们当成值得注意的人物。以前人们所持的怀疑态度正在让步，目前正以更积极的态度来对待这些传统说法——不管它们是否有考古学的支持。

汉穆拉比法典和摩西律法



1901 - 1902年，在波斯西部书珊古城(Susa)发掘的法国考古学家获得了一项令人吃惊的考古发现。他们在前2千年年底被遗弃的建筑物废墟中发现了雕刻精致的石碑。这些石碑都是几百年之前做成的，但不属于当地以拦人(Elamite)的雕塑品，而是有名的巴比伦诸王在他们自己的城市所立的纪念碑。

在短暂的得胜时期，一位苏珊王袭击了巴比伦，把这些石碑当作战利品带走。他在自己的铭文中讲述了胜利的情形，还把他的名字写在一些战利品上。如今，这些石碑被托运到巴黎，成为法国罗浮宫的装饰品。

这些石碑中很主要的是一座黑色石柱。它高达2.25米，顶部有一高60厘米的雕刻，其余部分则精雕细刻着几百行楔形文字。不到1年，这一考古发现的细节及其碑文的译本就公布出来，世人开始对汉穆拉比法典有了认识。

人们兴奋不已，因为这一系列的律法在许多方面都与“摩西律法”非常相似。下面列出了其中一些段落的译文，以及与之最接近的《出埃及记》第21-23章中的经文段落：

“如果儿子打父亲，那应该砍断他的手。”(第195条)

“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
(《出埃及记》21:15)

“如果一个人偷了另一个人的孩



1. 巴比伦
2. 巴比伦
3. 苏萨
4. 埃兰
5. 吾珥
6. 波斯湾

巴比伦国王汉穆拉比的石柱上刻有他的律法。虽然他所处的时代比摩西早几百年，但两个法典值得一比，两者之间的差别就如它们之间的相似点一样显著(左图)。

子，那应该把这人处死。”（第14条）

“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治死。”（《出埃及记》21：16）

“如果一个人争吵时打了另一个人，并且伤了对方，那这人应该起誓说：‘我不是故意打他的’，而且应该偿付医药费。”（第206条）

“人若彼此相争，这个用石头或是拳头打那个，尚且不至于死，不过躺卧在床，若再能起来扶杖而出，那打他的可算无罪；但要将他耽误的工夫，用钱赔补，并要将他全然医好。”（《出埃及记》21：18，19）

“如果一个人打了另一个人的女儿，以至对方流产，那他应该为她的流产偿付10舍客勒银子；如果对方因此死亡，那应该把他的女儿处死。”（第209，210条）

“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坠胎，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她的，总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出埃及记》21：22—25）

“如果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的眼睛挖出来了，那应该把他的眼睛挖出来；如果一个人打碎了另一个人的骨头，那应该把他的骨头打碎；如果一个人敲掉了另一个人的牙齿，那应该把他的牙齿敲掉。”（第196，197，200条）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出埃及记》21：24）

“如果牛在路上走时触了人，并且把人触死了，那不当受罚。如果此

牛属于某人，而且官方已经通知他牛可能会触人，但他没有除去牛角或者控制牛，那当牛把人触死时，牛主应该偿付30舍客勒。”（第250，251条）

“牛若触死男人或是女人，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却不可吃它的肉；牛的主人可算无罪。倘若那牛素来是触人的，有人报告了牛主，他竟不把牛拴着，以至把男人或是女人触死，就要用石头打死那牛，牛主也必治死。若罚他赎命的价银，他必照所罚的，赎他的命。牛无论触了人的儿子或是女儿，必照这例办理。牛若触了奴仆或是婢女，必将银子三十舍客勒给他们的主人，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出埃及记》21：28—32）

“如果一个人偷了一头公牛，或一头绵羊，或一头驴，或一头猪，或一艘小船，如果所偷之物属于神庙或国王的财产，那他应该偿还30倍，但是如果所偷之物属于侍从的财产，那就应该偿还10倍。如果盗贼无法偿还，那应该将他处死。如果一个人偷盗时被逮住，就应该将他处死。”（第8，22条）

“人若偷牛或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人若遇见贼挖窟窿，把贼打了，以至于死，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若太阳已经出来，就为他有流血的罪。贼若被拿，总要赔还，若他一无所有，就要被卖，顶他所偷的物。若他所偷的，或牛、或驴、或羊，仍在他手下存活，他就要加倍赔还。”（《出埃及记》22：1—4）

汉穆拉比是大约公元前1750年巴比伦的国王，他所处的时代比摩西要早几百年。汉穆拉比法典与摩西律法所处理的许多问题是一样的，因为大多数巴比伦人都是居住在小城镇里的农夫，正如之后的以色列人一样。它

们之间的相似之处非常显著，所以毫无疑问，希伯来人的律法是根据广为人所知的传统制定的。

这一点在有关伤人之公牛的律法中尤其明显。另一套比汉穆拉比法典稍早的巴比伦法典——《埃斯奴那法律汇编》(Laws of Eshnunna)里有一项裁决，是汉穆拉比法典里没有的，但与《圣经》上的诫命很接近：“如果一头公牛把另外一头公牛触死，两家牛主应该把活牛计价，然后平分其价银，也要平分死牛肉。”(《埃斯奴那法律汇编》第53条)

“这人的牛若伤了那人的牛，以至于死，他们要卖了活牛，平分价值，也要平分死牛。”(《出埃及记》21:35)

这些巴比伦法典与《圣经》律法之间的相似之处，就如同它们之间的差别一样显著。

根据巴比伦法典，财产与人一样重要；罪行不管与财产有关还是与人有关，其刑罚都一样。

但根据《圣经》上的律法，只有触犯人的罪行才遭受身体上的刑罚；对于财产的冒犯，其刑罚以金钱或货物的形式偿还。

根据汉穆拉比法典(第8条)，对

于无法偿还的盗贼，其结局是死亡，而《出埃及记》22:1-4要求将他卖做奴隶。与巴比伦法典相比，希伯来律法认为人有更高的价值。

就我们所能发现的而言，汉穆拉比法典从未确定地实施过。虽然在汉穆拉比之后1000多年的尼布甲尼撒时代，巴比伦文士仍然在抄写法典，但是在巴比伦，并没有什么被记载下的法律案件参照过汉穆拉比法典执行。或许，其影响力在于原则，而不在具体实施。

有趣的是，在这一方面也与《旧约》律法相似。虽然《旧约》律法是摩西记录的，但是学者们共同认为，在《撒母耳记》和《列王记》这些历史书上几乎没有其痕迹，那时它们应该存在多个世纪了，就如汉穆拉比法典一样。

这个有名的石碑，表明了希伯来律法与较早的巴比伦法典之间有许多关联；对于某些特定问题的解决方法，希伯来律法也许继承了巴比伦法典的做法。但它们之间的比较也指出，在人类生命和价值观方面的一些根深蒂固的差别，让人留意到希伯来思想的一个方面，今天仍然影响着现代化的文明社会。



犁头下的发现：被埋葬的乌加列城



1. 地中海
2. 阿勒坡
3. 叙利亚
4. 乌加列 (拉斯夏马拉)
5. 比布罗斯
6. 大马士革

一个农夫犁地时犁到了一块大石头。当他把石头搬起来扔到一边时，看到一条通向一间地下室的通道——原来这是一个古墓，里面仍然存放着死者的物品。农夫把墓中物品拿出来，卖给了一个古物经销商。

这一消息不胫而走，传到了负责管理古石碑的政府官员耳中，于是他差派一个职员去调查这个古墓。根据调查报告和以前对那个地区的研究，以及当地人中所流传的故事——从前那里有一个大城市——他们作出决定，要挖掘这个地方。

这就是人们获得伟大考古发现的典型方法——当时也是这样。

这个国家是叙利亚，被挖掘的遗址是在地中海海岸拉塔基亚(Latakia)港口的北部，发现的时间是在1928年。当时，法国控制着叙利亚，一支法国团队在舍费尔(Claude Schaeffer)的带领下于1929年开始了挖掘工作。1939—1948年间，挖掘工作曾中断，但从1948年之后至今，挖掘工作几乎每年都在其周边地区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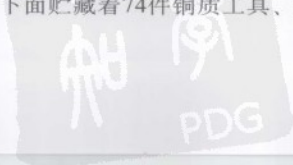
这个农夫的田下，是一个港口城镇的废墟。镇里有商人的房屋、工作场所及繁忙港口的工厂和仓库，商人的坟墓就在地板底下。屋里还存放着数以百计的瓦器、碗、罐和花瓶，其中有一些是从塞浦路斯、克里特或希腊各岛屿进口的外国货。铜斧和象牙化妆盒表明了此地与埃及来往甚多。

整个地方是突然遭到遗弃的，多个世纪以来，其中的建筑物已经倒塌，而且被几英寸厚的土层掩盖住。根据瓦器的样式，舍费尔断定，港口的年代处于公元前1400—公元前1200年之间的某个时间。

这个遗址里发现和研究的東西有許多，但是舍费尔只挖掘了5周之后，就带着手下往内地行进1,200米，到了一个俯瞰整个港口的土堆层。当地百姓告诉他，这个地方曾经发现过镀金物品和有雕刻的小石头。这个堆层是一个大土丘，高达18米，覆盖面积达20多公顷，它的现代名字是拉斯夏马拉(Ras Shamra)。

从土丘的最高点开始，挖掘者们很快就清扫出了一幢大建筑物的四墙。墙由经过精细雕琢的石块构成，里面有石雕的碎片。其中一块石雕上有一位埃及法老的名字，另一块上是用古埃及语写给巴力神沙逢(Baal of Saphon)的题献词。建筑物附近立着一块厚石板，其上刻着掌管暴风雨之神巴力的画像。这些物品以及这幢建筑物的示意图，表明它不是一幢楼房，也不是一座宫殿，乃是一个寺庙，可能是敬拜巴力的地方。

在其东部不远处，是另外一幢建筑物的四墙和柱子。这是一幢华丽的楼房，中央有一个露天院子，院子四周是铺了石板的房间，里面还有石梯，这表明它曾经有两层。楼房的门阶下面贮藏着74件铜质工具、武器、



剑、箭镞、斧子和一个以石榴为装饰物的鼎——每个石榴都用一个环吊着（就像《出埃及记》28：33-34中所描述的以色列大祭司袍子上的饰物）。

1929年，舍费尔在这幢楼房的一个房间里，发现了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地板上散放着大量刻有楔形文字的泥板文书。令人兴奋的是，古代石碑服务部的负责人查尔斯·乌加里特（Charles Virolleaud）是一位巴比伦语专家，他能够立刻看出其中一些泥版是巴比伦学校的单词表。但是，并不是所有泥版都用巴比伦语书写。

其中84块泥板上的楔形文字属于不为人所知的语言。乌加里特很快就

将其画了下来，并且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将之发表，使其他学者能够深思这个问题。最后，译解这种新发现文字的殊荣被乌加里特、另一位法国学者多尔姆（E. Dhorme）和德国的汉斯·鲍尔（Hans Bauer）获得。

三人各自独立工作，但最终结果都汇集到乌加里特那里，使他们能够弄清楚泥版中所用30种不同符号的意思。他们认为，这是一种闪族语言（Semitic），紧接着，他们把最常用开始或结束西闪（West Semitic）语如希伯来语中单词的字母进行了归类。他们的方案得出了实用的译文（这是至关重要的测试！），并且适用

就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的那一年，乌加列，这个位于叙利亚海岸的港口城镇极其繁荣昌盛，但是它突然遭到遗弃而完全消失。舍费尔对乌加列进行挖掘，并且获得了许多杰出的考古发现，其中有一只金碗（左图），里面的图案是一次猎杀野牛的情形。

乌加列出土的这个坐着的女神像（下图）是铜做的，其测定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



于之后发现的其他泥版。

乌加里特负责管理这些泥版，而且一出土，他就很快将其翻译出来。存留在这些泥版上的语言叫乌加列语(Ugaritic)，因为它们显明那座城市名叫乌加列(Ugarit)。几乎每个挖掘季节都有更多泥版出土，以至于现在在有1,500多块这种乌加列文字和乌加列语的泥版，还有大量巴比伦语的(参本书《迦南的神话和传说》一文)。

随着这些文献资料的出现，这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化开始变得栩栩如生。舍费尔满腔热情地在土丘的其他地方挖掘壕沟。在这些地方，地表之下就是建筑物的废墟。

其中一个地方有房屋、织布工厂、砌石工厂、铁匠铺和珠宝店，还有许多工具和产品——它们都是其主人在敌人将城市付之一炬时留下的，全都原封未动；其他地方则有乌加列富人居住的宏伟楼房，有些人甚至有他们自己楔形泥板文书的档案馆。

当地传说中的宝藏也成为了现实。几幢楼房里隐藏着金银首饰、神灵和女神的镀金雕塑。1933年挖掘的一条壕沟里，出土了有精致浮雕图案的金碟子和金碗。在1960年的挖掘里，也出土了金碗和银碗。

迄今为止，乌加列出土的建筑物中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王宫。就像城市的其余部分一样，这座宫殿也被焚烧了。虽然木料都已倾颓，但是2米高或更高的石墙仍然立在地面上。

两根柱子支撑着的门楣是王宫入口处，经过台阶、通过入口便是一个小前厅，然后是一个大院子。院子里

一块泥版文书(上图)显示了乌加列文字的字母。如今已经发现了1,500块使用这种文字的泥版。

乌加列出土的宫殿入口处遗迹(下图)，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乌加列以前的荣耀。乌加列国王过着阔绰的生活，使用有雕刻的象牙包裹的精美家具——它们都是外国公主出嫁时的嫁妆。



有很多水，访客进去觐见国王之前可以洗手洗脚。地板上有一厚石板，访客可以站在上面，其他人将水倒在他们的手上和脚上，污水就从一条排水沟流出去。

在宫殿存在的大约两个世纪里，一朝又一朝的国王在其上增建新宫廷和套房。考古学家已经发现它的建筑过程经过了12个阶段。在其中较晚的一个阶段，一个宫廷里开垦出了一个花园，另一个宫廷里则安置了一个很浅的大水池，我们可能会想象水池里面曾经养过鱼。有几个房间曾经是贮藏宫廷档案的地方。

巴比伦语和乌加列语的楔形泥版文书显明了政府每日的事务，其中有一些报导了外交事务、同邻国或者被迫与赫人签署的条约，有的甚至报导了一个嫁给乌加列国王的外国公主可能因为淫乱而被处死的事。

外国公主所带来的丰富嫁妆也都适时地列在了某些泥版上。宫殿里有一些泥版上描述过的家具，其中有一张床，床头板是象牙做的，雕刻着动物、打猎的场景以及国王和王后拥抱的画面，床的侧面则是一个女神妈妈给两个年幼的神灵喂奶的图画。还有一张精雕细刻的圆桌，用象牙雕刻了

古怪的动物、长翅膀的天蛾和狮子。

其他家具有形状像狮子腿和爪的象牙支柱和底部。其中非常特别的是一个用来支撑家具的大象长牙，它被雕刻成了一个人头，可能是乌加列国王或王后的人头形象。

乌加利的财富来自贸易。这座城市位于从巴比伦下来的道路尽头，下接幼发拉底河，旁依地中海。船只从乌加列起航，驶向塞浦路斯、克里特和土耳其南部的海滨地区，并向下沿着迦南海岸到埃及。所有这些地区对乌加列造成的影响都出现在了乌加列的艺术和文化中，这并不足为奇。

其中最明显的影响表现在文字方面，因为除了巴比伦语和乌加列语之外，也发现了用希泰语和胡里安语写成的楔形文字，金属和石头上（肯定更常见的是纸草上）还出现了古埃及语，同时，在乌加列还发现了赫人的象形文字和塞浦路斯的音节符号。

农夫的犁头犁出了一个用之不竭的乌加列废墟宝库。虽然这座城市位于迦南边境之外，却提供了一幅生动的画面，描述出在以色列人抵达之前，迦南地区繁荣昌盛的生活状况——当时，富有的国王和皇室拥有土地，同时又拥有许多农民。



迦南的神话和传说



1. 叙利亚
2. 乌加列
3. 地中海
4. 大马士革
5. 夏琐
6. 迦南
7. 示剑
8. 耶路撒冷

巴力是迦南人掌管暴风雨的神。与最高神埃尔相比，他精力充沛而活跃，在他姐姐亚娜塔的帮助之下，敢于向众对手挑战（右图）。

这是一块用乌加列文字写成的泥版文书，内容包括一系列咒祖蛇的符咒。



人们所阅读的书籍和所唱的诗歌常常反应他们的盼望和信念。在《圣经》时代，只有少数人的想法被记载下来，幸存下来的就更少。

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前，已生活在迦南的人们几乎没有留下这种信息，可能是因为他们使用纸草作为书写材料的缘故（参本书《字母》一文）。

在北部的乌加列，粘土泥版是更常见的书写材料。幸存下来的泥版文书有许多，其中有些记载了

有关神灵和英雄、寺庙里的崇拜仪式和祈祷的故事。

虽然乌加列位于迦南边境之外，但那里的人崇拜同样的神灵和女神。虽然当地人的宗教观念可能会有些不同，但若假定它们基本上相似，应不会引起争议。

人们认为埃尔（El），这位最高神（其名字就是“神”的意思）是一个老人。有一次，他醉得不可救药。于是，他作为精力充沛而活跃之神的位置被

巴力取代了。巴力是掌管暴风雨的神，他有两个对手。

一个是押母（Yam），即大海的意思。押母有一座宫殿，但巴力没有。有一个迦南神话叙述了巴力打败押母之后得到一座华丽宫殿的情形。

巴力的姐姐亚娜塔（Anat）是他的主要支持者。有一次，她屠杀了两个城镇里的百姓：

“看啊！亚娜塔在峡谷里打仗，

她在两座城镇之间打仗，

她杀死了海岸边的人群（？）。

她使东方的男人们哑口无言。

人头在她脚下就像球一样，

手掌在她身边就像蝗虫一样，

勇士的手掌就像玉米堆一样（？）。

她把人头挂在腰间，
她把手掌绑在皮带上。

英雄的鲜血漫过了她的膝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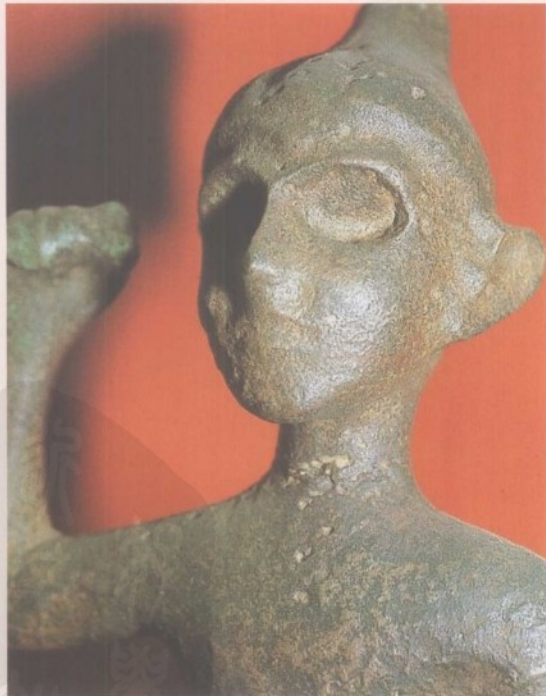
勇士的淤血浸透了她裙子的褶皱。

她用她的杖，用她的弓赶出了那个老人……

……

她拼命战斗，然后环顾四周，

亚娜塔四面出击，亚娜塔开怀大笑，



她的内心充满了喜乐……”

战斗一结束，她就强迫埃尔允许巴力建造一座宫殿，使他能够坐在宝座上。

巴力还有一个仇敌要面对，那就是“死亡”之神莫特。一块泥版文书碎片讲述了莫特胜过巴力，然后巴力进入阴间的情形。亚娜塔哀悼弟弟，她找到凶手莫特，像磨玉米一样把他磨成粉，然后把他的骨灰撒在地上。埃尔的妻子女神亚舍拉(Asherah)建议说，应该有另一位神代替巴力坐宝座。于是，埃尔登上了宝座，但是他太小了，无法坐正！

巴力进入阴间时与一只母牛交配，母牛立刻生了一个男婴。莫特去世时，巴力再现人世，杀死了亚舍拉的众子，并且重新登上宝座。

7年之后，莫特再现人世，挑起了另一场战斗。因为埃尔的制止，巴力继续为王。

像这样的一些神无法给今天的人们留下好印象。就以以色列人而言，这些神是一种危险，让人从他们的独一无二的神身上分心。迦南人的神没有是非之心，他们都是任意而行。

为了赢得巴力的好感，巴力的跟随者们举行各种各样的仪式，通常的方式是献祭。一块泥版文书上记录了一段人们在危难之时向巴力献上的祷告

词：“如果强有力的仇敌攻击你们的城门，

如果大能者攻击你们的城墙，

就举目仰望巴力，说：“哦，巴力！求你将这强有力的仇敌从我们的城门驱逐出去，

将这大能者从我们的城墙驱逐出去。

哦，巴力！我们必向你献一只公牛，

哦，巴力！我们向你所许的愿，我们必献上，

哦，巴力！我们必向你献一只小公牛，

哦，巴力！我们必向你献祭，

哦，巴力！我们必向你献奠祭，

哦，巴力！我们要上你的神庙，

我们沿着小路来到巴力神庙。”

那时，巴力必垂听你们的祷告；

他必会将那强有力的仇敌从你们的城门驱逐出去，将那大能者从你们的城墙驱逐出去。”

乌加列传说的古英雄中，有一位是凯雷特王(King Keret)。他失去了妻子和家人，当他正哀悼时，埃尔神，即“人类之父”在梦中向他显现，告诉他解决问题的方法：他要召集一支部队，行军到一位有个漂亮女儿的女王那里，向她求婚。

经过长途跋涉和长时间的协商之后，婚礼终于

举行。之后这位公主生了许多儿子和女儿。

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凯雷特不幸患病，他的国家也遭受旱灾。再一次，埃尔介入医治了他，或者至少让他更加长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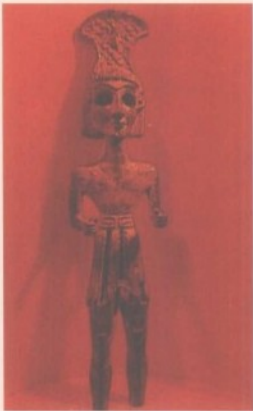
凯雷特的儿子希望作王，他认为凯雷特不再有统治能力，他试图说服他父亲隐退。他说：“你既不能判断寡妇的案件，又不能为受压者伸冤。”但是凯雷特还有足够的精力来咒诅他儿子，维持自己的宝座。

这些故事以及其他一些故事都传达出人生的问题。巴力、押母和莫特都把自然力拟人化。巴力的死亡象征着雨水，每年夏季会因此而炎热消失，然后在秋季又以秋雨的形式返回。

泥版文书上的指示证明，人们会大声诵读——可能是在一年一度的节日上，以确保巴力会返回。

凯雷特的故事显示了埃尔神怎样看顾国王，以及国家的繁荣昌盛怎样取决于国王的健康和成功。故事中也有一部分是关于家庭的竞争和古远时代的问题，故事的结尾——或许告诉了我们冲突是如何解决的——已经遗失。

这一概要让我们领略到些许迦南文学的味道。即使我们阅读所有幸存的泥版文书，我们也只能获得零散的认识，因为许多泥版在古时已遭破坏，而



这尊巴力的塑像是铜做的，测定年代大约是公元前1400—公元前1200年。

且许多通过口传可以存留下来的故事从未被记载下来。

然而，这些故事仍然足以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时在那里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幸存的记录对于研究希伯来语也有价值。他们的语言与希伯来语相似，所以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楚地理解《旧约》里的一些词语和段落。

这种诗歌体裁通常有对称的两行诗句，第二行几乎是在重复第一行的内容，希伯来诗人在写赞美神的诗歌时，采用了一些当时非常流行的风格。

字母



1. 乌加列
2. 叙利亚
3. 比布罗斯
4. 迦南
5. 耶路撒冷
6. 埃及
7. 西奈半岛

在西乃旷野发现的石制狮身人面像，其上的铭文是早期字母文字的一个例子。



今天，世界上大多数语言都是用字母来拼写，只有汉字和日本文字及模仿它们的语言例外。乍一看，很难相信罗马字母、希伯来字母、阿拉伯字母和埃塞俄比亚（Ethiopic）字母是彼此相关的，然而它们却有同一个根源。考古学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地区的贡献之一，就是发现了字母的早期历史。

埃及人在西乃旷野西南部的小山上有矿藏，他们在那里挖出了一块蓝色的绿松石，并用作珠宝。（今天，绿松石仍然是人们最喜爱一种“幸运”石，避免“凶眼”。）埃及人负责生产绿松石。矿山里的劳工都是当地的游牧民族或从迦南买来的男人。他们的监工和工人都向母神和其他神灵献祭。为了纪念特殊时刻，他们会将其用铭文刻在石头上。

埃及铭文都有标准模式。除了这些铭文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符号。当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在1905年发现这些符号时，根本无人能够理解。其中的符号大约有30种，而且都各不相同，每种都是一幅图画，有点像埃及象形文字，但又不一样。

多年之后，杰出的英国埃及古物学家阿兰·加德纳爵士（Sir Alan Gardiner）觉察到这些符

号是一种字母。他又进一步设想，每种符号代表其名字的最初发音。学习字仿它们的语言例外。乍一看，很难相信罗马字母、希伯来字母、阿拉伯字母和埃塞俄比亚（Ethiopic）字母是彼此相关的，然而它们却有同一个根源。考古学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地区的贡献之一，就是发现了字母的早期历史。

1915年，加德纳宣布他已经弄懂了其中9个符号的意思。不太谨慎的学者们冒失地得出了一些结论，其中有一位声言，这些铭文与摩西有关系。但是，甚至最杰出的专家在试图读懂这些符号时，都发现这位学者的结论极其值得怀疑。这些文字仍然不可能读懂，主要是因为它们都非常短。很清楚，它们都是给女神的献词及其他宗教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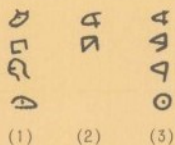
在西乃旷野发现约30块铭文是一件大事情。这些矿山被遗弃之后，只遭到了气候和偶然访客的破坏。少量的例子使我们确信，这种文字在迦南地也使用过，其中一两个也许比在西乃旷野发现的那些文字更古老，其他的则稍微晚些。根据这种少量的资料来源，我们至少在一般形式上，能够推断出这些字母的早期历史。

在公元前2000—公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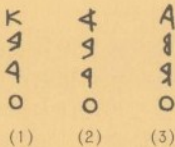
前1500年之间，叙利亚和迦南全地——通常是在公元前3000年后期遭到毁坏的城市废墟上——兴起了许多强盛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建立带来了近东所有地区贸易的发展，使用许多不同语言的民族之间，也更新了他们的合约。巴比伦楔形文字和埃及象形文字成为了国际交流的标准书写形式；这两种文字都很复杂，有几百个符号，而且其中有些符号的意思不止一个。

叙利亚—巴勒斯坦海岸是这些语言的会合点。也许就是在这个地方，在繁忙的比布罗斯（Byblos）港，一位文士偶然想起了一个有关字母的主意。他是个天才，发现了一种非常简单适用的书写方法。他的发明也显示了巴比伦语的先进。巴比伦文士常常列出音节和动词形态表，不为人所知的字母创始人已经将巴比伦语中每个不同的发音区分开来，因此，他能够根据“dog（狗）代表字母D”这个模式画出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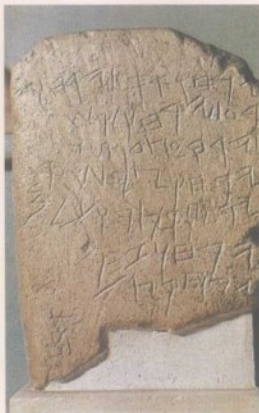
他的语言属于西闪语（West Semitic），很可能是一种发展成了腓尼基语（Phonician）的迦南语。在这种语言里，没有单词是以元音字母开始的，所以他没有为元音谱写符号。读者必须根据单



(1) 是在西乃矿山上发现的符号，(2) 和 (3) 是公元前12和13世纪迦南文字里的符号。



(1) 是大约公元前1000年在腓尼基发现的符号；(2) 是在摩押发现的米沙石碑 (Mesha's stone)，参本书《没有隐藏的宝藏》一文；(3) 是大约公元前700年早期希腊语的符号。



基色日历在以色列发现，是用字母写成最古老的连续性的文本，其年代可能在所罗门王时期。

词的意思在每个辅音后面加上元音发音。今天，这仍然是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两种由这种字母衍生出来的语言——的情形。在这两种语言里，元音字母要么没有写出来，要么通过在字母上面和下面另做记号的方式表示出来。

如果这种叙述正确，这位聪明的文士很可能就是一位用笔墨在纸草上写埃及文字的专家，这也解释了新的书写体字母从右到左的原因——古埃及语的书写方式就是这样的（今天的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仍然如此），也解释了如此少的初期阶段的字母标本得以幸存的原因。它们几乎都是写在纸草上的，任何留在迦南荒废建筑物里的标本都已经腐烂。

在乌加列，巴比伦那

种在粘土上书写的非常普遍，纸草必须从埃及进口，其成本较高。随着字母的知识传播开来，一位按照巴比伦传统接受训练的文士看到了它的优势，于是模仿着用楔形笔画在粘土书版上写字。乌加列幸存的泥版，证明了那里的文士愿意使用这种楔形字母来作各种形式的记录。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迦南人与南部的人同样自由地使用了最初的字母。

当以色列控制迦南时，字母有了固定的形式。于是，不管字母在哪里使用，人们都能够理解它。除了公元前1600—公元前1200年之间的简短文本之外，最古老的文本是腓尼基文本，它们刻在比布罗斯的厚石板、雕塑和一个大约属于大卫和所罗门统治时期的棺材上。从那时开始，许多石头、金属和

瓦器上的铭文，让我们得以追溯字母以当地形式——亚兰语、希伯来语、摩押语和腓尼基语——出现的踪迹。

字母的出现并没有让每个人都有读写能力，但是它的确使人们的阅读和写作更加容易，不再是只能书写楔形文字和埃及象形文字的专业文士才有读写能力了。

在公元前1000年之后的多个世纪里，希腊人采用了腓尼基字母。希腊人的语言里有许多以元音字母开头的单词，所以他们需要写出元音字母和辅音字母。为了做到这一点，希腊人使用腓尼基语中有发音但不必要的字母来表示他们所需要的元音字母（比如说，他们使用腓尼基语中的“ayin”这个音节来表示元音字母“o”）。

这些希腊字母经过罗

马人的手就变成了今天整个西方世界都使用的现代罗马字母。

被征服的迦南诸城



1. 地中海
2. 夏琐
3. 米吉多
4. 伯珊
5. 迦南
6. 非利士
7. 耶利哥
8. 耶路撒冷
9. 拉吉

考古学家挖掘巴勒斯坦的土丘废墟时，发现了一个被火烧毁的建筑物形成的堆层，而且从一个又一个遗址里传来的报告都一样：“厚厚的一层灰表明，这个地方是在公元前13世纪末被一场大火夷为平地的。”或者“此城堡完全被大火夷为平地。其时间显然是在公元前13世纪后半叶。被毁灭的城堡所留下的土层厚度达1.5米。”

大约在同一时期遭到毁灭的许多城市，显示出曾经有过一次范围广泛的敌军攻击，其时间很可能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间吻合；因此许多人已经得出了明显的结论：这些地方是以色列士兵烧毁的。

对于考古学家来说，不幸的是敌军留下这些硝烟弥漫的废墟后就继续前行，很少留下布告或者纪念物并宣称说：“是我们以色列人毁灭了这座叫伯特利的城市”，也没有留下任何类似之物；因此，要确定这些废墟都是被约书亚的族人所烧毁是不可能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除了以色列人之外，当时还有非利士人试图从海岸线控制迦南，亚兰人也试图从北部的叙利亚控制迦南；这些民族也可能进攻迦南地的城镇和城市。另外，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埃及人：公元前13世纪末期，法老麦伦普塔赫（Merenptah）的部队非常活跃（参本书《胜利的记录》一文）。没有成文的证据，我们就不能责怪任何民族。

瓦器的风格以及几件刻着埃及国王名字的物品，为这些城市被毁灭的年代提供了线索，但是不可能非常精确，因为一种时尚可能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比在另一个地方长久，而且有些证据可能会遗失。

目前出土的一幅图画描述了迦南遭受几次袭击的情形。在某些袭击中，一次就有几座城镇遭到毁灭，有些袭击则每隔几年出现一次。这与《圣经·士师记》中所描述的那个分裂的时代相吻合。不同的军队——以色列军队、非利士军队以及其他军队——会在这里或那里袭击和烧毁城市。

当以色列人第一次进攻迦南时，他们不会烧毁迦南的所有城镇，因为他们需要地方居住！根据《圣经》记载，唯有耶利哥、艾城和夏琐被约书亚烧毁了。

灰烬和废墟里有许多东西都原封未动——它们的主人把它们放在哪里，它们就仍然在那里。瓦器往往是最常见的。迦南陶工制作各种各样的碗、碟、杯子和罐。虽然到公元前13世纪时，迦南人的陶器不及几个世纪之前那么好，但是陶工仍然饶有兴致地在某些陶器上绘出动物和鸟儿。

一种大约57厘米高、有两个把柄的罐子用于出口迦南的油和酒。通过贸易或者作为贡品，它们被带到了埃及，甚至远至迈锡尼（Mycenae）和希腊的雅典，而这些国家的陶器则作为回赠的礼品进入了迦南。

最引人注目的是希腊陶工制作的、画有红色或棕色水平条纹的锅，它们在有钱的迦南人当中非常流行，当地的陶工仿制了次品以供较贫穷的人使用。这种进口的迈锡尼陶器成为一种时尚，也是发现这些陶器所在之地的年代主要线索；因为一种时尚换成另一种时尚，可能与某些法老的统治有关。

迦南工匠擅长铸造和雕刻金属，包括用于珠宝的金银，用于工具、武器和其他器具的紫铜和青铜。就如在乌加列一样，有些迦南人技术精湛，能雕刻象牙，还有几个人把石头刻成图章。透过他们的艺术，迦南人剽窃了埃及人和巴比伦人以及土耳其人和叙利亚人的观念，把它们与当地人的观念混合在一起。

类似于当地观念与外来观念的混合也能够从迦南人的宗教中看出来：他们神灵的小雕像上可能戴着埃及王的王冠；女神可能有埃及母神哈索尔(Hathor)的卷发。同时，迦南祭司设法按照巴比伦人的方式观看所献祭动物的肝脏来预测未来，教导人们怎样操作的肝脏粘土模型已被发现。

考古学家在几个遗址里发现了献祭和敬拜神灵的寺庙。在拉吉，其城墙外面的一座小寺庙被重建了三次，每次，新寺庙都会埋掉旧寺庙及留在里面的一切。寺庙里面和周围的许多碗里装着面粉做的祭物——很可能是在附近的烤炉里烤成的饼。祭坛左边的一只大口箱里装满了动物的骨头，也就是献给神灵和祭司的祭物。几乎所有骨头都是绵羊或山羊的右前腿，相当于《利未记》7：32中所描述以色列人献平安祭时给祭司的部分。这座城市也许在公元前1200之后的几年内被烧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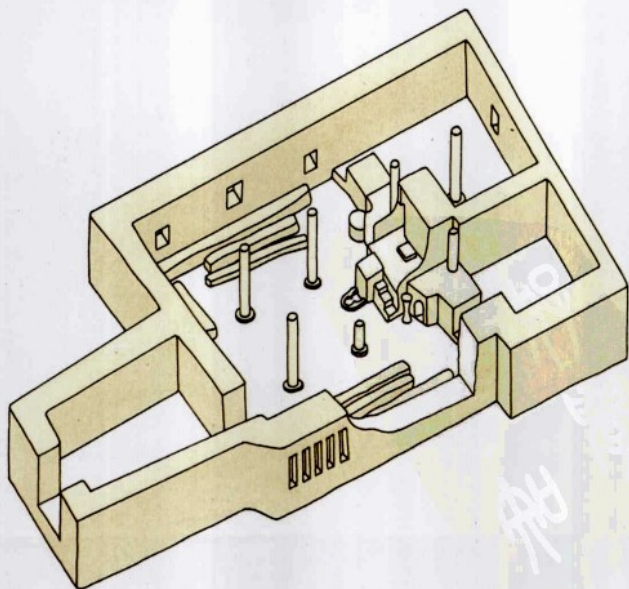
被烧毁的另一座迦南城市是夏琐，它被毁的时间可能更早。1955—1958年，雅丁教授(Professor

Yigael Yadin) 挖掘出了几个铜器时代后期遭到严重破坏的神庙。其中有一个是单间，里面有一个凹陷处正对着门。走进神庙，崇拜神者会看到正对着他的是一块粗糙的厚石板桌子，用于放贡物；在厚石板背后的凹陷处有一个坐着的男人石雕；另外还有10块石碑直直地站成一排，中间的那块石碑上刻有一轮新月和一个圆盘，以及一双伸出来要触摸它们的手，似乎象征着月神和他的妻子。

其他石碑可能是死者或者重大事件的纪念碑。从雅各立“柱子”(《创世记》第28章)直到今天，柱子在许多时代和许多地方都被当作纪念碑。对于迦南人，柱子已经成为了他们敬拜的对象，因此神吩咐以色列人摧毁柱像，命令说：“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神像尽行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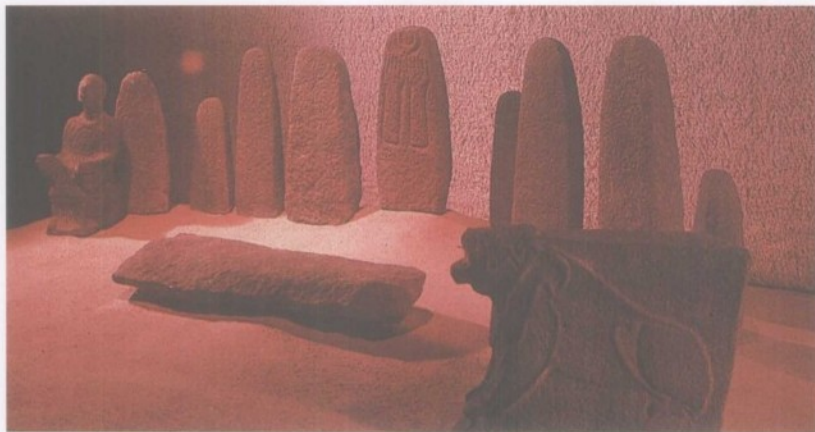
一座更大的神庙里有三个主要房间，一个门廊、一个在中间的房间和一个圣所，这种设计与所罗门所造的

在拉吉发现了一座小神庙。它同城市的其余部分一起，可能在公元前1200年之后不久被烧毁。



雅丁教授在夏琐挖掘出一个迦南人的神庙。直立在中央的那块石碑上的雕刻被认为是月神和他妻子的象征。铜器时代后期所使用的神庙都遭到了严重破坏。

上帝应许赐给他的百姓一片“流奶与蜜”的土地，也就是迦南地。从他泊山 (Mt Tabor) 顶上可以看到肥沃的耶斯列平原 (Valley of Jezreel)。



殿宇相似，只是面积不同。散布在圣所地面灰烬上的是有洞（用于盛流质祭物）的石碑、烧香的祭坛和盆、许多石制图章和铜像、一个坐着男人的小石雕以及一尊较大神像的一部分。雅丁教授认为：这位神是掌管暴风雨的哈达德（Hadad）或者迦南人的神巴力。

在这些遭到毁灭的迦南城市里，灰烬上已经建立起了新的建筑，但人们的生活与原来已大不相同。唯有在埃及人驻守的伯珊（Beth-shan）和米吉多，人们仍然继续过着与以前相似的生活，直到公元12世纪。

居住在这些废墟之上的人都不会关心原有的宗教，因此，这些神庙萧条，无人重建，迦南人的金属或陶瓷

神像很快也就完全消失。

迦南人的陶器风格流传下来，只是质量更差，同时他们的建筑物也更差，有时简直就像违章修建的茅屋一样，里面有许多2米深或者更深的用于储存食物的坑。最后，这些劣等的房屋和陶器都被更优质的房屋和陶器所取代。

如果把所有这些考古学的证据与《圣经》的记载放在一起，就不会再怀疑：这些改变至少标志着以色列人的出现。他们不太适应城镇生活，他们的信仰也应该与迦南人大不相同——他们所敬拜的是独一的神，他们也没有当地神庙。当单独的一个国家控制一整片土地时，就没有地方可以建造孤立的城邦。



这是一块在夏琐发现的陶瓷片，上面是一个迦南人。



城墙倒塌了



1. 迦南
2. 耶利哥
3. 耶路撒冷
4. 死海

《圣经》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地时，约书亚的士兵围绕耶利哥走了七次，然后耶利哥城墙就塌陷了。他们杀死了城里的居民，夺走了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并且将耶利哥城付之一炬。如果以色列历史上的任何事件都能够通过考古学来追溯其根源，那么肯定也能够追溯这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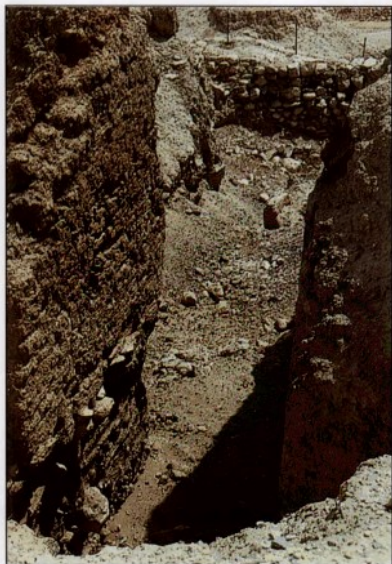
耶利哥是巴勒斯坦最早吸引早期考古学家的地方之一。巴勒斯坦古物挖掘基金会从伦敦派了第一支由皇家工程师（Royal Engineers）组成的团队，他们在查尔斯·沃伦(Charcle Warren)的带领下，于1868年在土丘的废墟里挖掘了深深的坑道。众人都盼望能够挖掘到类似于最近从亚述宫殿里带回来的大石雕。但是，除了土壤和泥砖之外，挖掘者们什么也没有发现，他们断定那里没有什么值得继续搜寻，于是继续前行。

40年以后，考古学家再次在耶利哥展开更多的挖掘工作。在这期间，考古学家取得一些进步，对巴勒斯坦的古城有了更好的了解。1907—1909年间，德国考古学家在塞林（E. Sellin）的指导下，发现了一部分城墙和城墙里的房屋，但没有发现任何东西能够证明，这座城市的塌陷是约书亚进攻的结果。

这一问题被留给了第三支探险队。从1930年到1936年，他们在利物浦大学的新约翰（John Garstang）带领之下，以寻找约书亚攻陷的耶利

哥遗迹为主要目标展开了挖掘。挖掘几周之后，新约翰震惊了全世界——他指着一堆堆的泥砖和残垣断壁声言：这些就是在约书亚和百姓面前塌陷的城墙。其他考古学家接受了新约翰的发现，并且把它当成一个标准例子来说明考古学是怎样“证明”《圣经》记载的真实。

那里有两堵间隔4.5米的平行墙，其顶部曾经有建筑物。这座城市曾经因为一场大火而遭到严重的毁坏。根据新约翰的看法，这场灾难发生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这个时间，是他根据在耶利哥周围坟墓中出土的埃及圣



古城墙提醒我们，耶利哥是公元前6,000年之前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甲虫推断出来的；因为其中的圣甲虫，没有一个晚于法老阿门诺菲斯三世（Amenophis III）的统治时间，也就是大约公元前1411—公元前1375年。这个时间也与人们所提议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间相一致（参本书《是希伯来人的亲戚吗？》一文）。

除了这座城市属于铜器时代晚期之外，靳约翰的工作还证明了耶利哥在更早时期——铜器时代中期、铜器时代早期（大约公元前3000—公元前2300年）和新石器时代，也就是在人

类使用金属之前，就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地方。对耶利哥进行的第四次挖掘，最多的展示就是关于这个早期的发现，但也与“约书亚攻陷的耶利哥”这个问题有关。

1952年，伦敦大学的凯思琳·凯尼恩（Kathleen Kenyon）在耶利哥挖掘了新壕沟。她希望澄清一些与靳约翰的结论有关的问题，因为除了耶利哥城被毁灭的年代问题之外，在巴勒斯坦进行的其他挖掘工作，所显明的结果与靳约翰的并不完全一致。很

古代的耶利哥所留下的就是这个大土丘。从空中俯瞰，它一览无遗。



少学者接受靳约翰所采用的年代，即公元前1400年左右，他们更愿意接受13世纪晚期这个说法。

凯尼恩细查了靳约翰所发现的城墙和房屋，证明他所确定的年代是错误的。她详尽、刻苦地研究了城墙和房屋上下、四围的土层及土层里的碎瓦器，证明这些城墙的年代比靳约翰所认为的要早大约1000年。早在约书亚进攻耶利哥之前，地震就已经使城墙摇摇欲坠，稍后建筑物的垃圾又在废墟上堆积起来，而靳约翰在挖掘时没有将它们分开。

对于城市被大火毁灭这一点，凯尼恩所发现的证据与靳约翰一样。借助自己对瓦器风格更加完备的知识以及许多考古学家经过20年研究所获得的成果，她证明了这场大火发生在公元前1500年之前的几十年里。大火之后，耶利哥荒无人烟，一直到大约公元前1400年或者之后不久。

对于当时有些什么建筑物，以及它们存在了多久，我们很难说。无疑，在耶利哥再也没有出现大城市。许多个世纪以来，风雨冲刷着土丘，洗净了荒废的泥砖墙。这座在公元前1500年之前被烧毁的城市，四围曾经有一

个巨大的城墙，其顶部是一堵砖墙。这堵墙的所有部分都已经被侵蚀，唯有一个角落例外，角落里也只有地基幸免于难。其他如倾斜的城墙顶部6米的地方也都消失。根据这一证据，凯尼恩提议说，岁月的侵蚀几乎已经毁掉了耶利哥这座迷失之城的所有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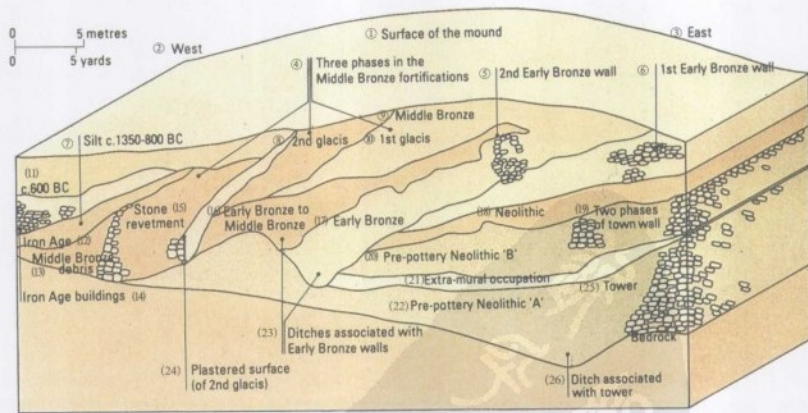
然而，她发现了一幢建筑物的一小部分，确定其年代在公元前1300年之前，而靳约翰曾经也发现过这同一时间或稍后的瓦器。这些足以表明，在约书亚进攻耶利哥的那段时间，耶利哥周围的某个地方曾住有一些人，但是我们无法证明这个地方是怎样的。

耶利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考古学家可能会面对的局限性：挖掘工作并没有发现任何真正与《圣经》所载故事相一致的东西。最佳的解释就是：岁月的侵蚀已经毁掉了约书亚攻陷的耶利哥的废墟。但是，一些《旧约》学者把耶利哥没有留下废墟这一点拿来支持他们的观点，说《圣经》的叙述属于神话或者民间传说，是一个根本没有实际内容的故事。

对于耶利哥的情形，支持或反对

这个剖面图显示了凯尼恩在耶利哥的主要发现。岁月的侵蚀几乎已经毁掉了耶利哥这座迷失之城的所有痕迹。

(1) 土丘的表面；(2) 西；(3) 东；(4) 铜器时代中期城墙的三个侧面；(5) 第二堵铜器时代初期的城墙；(6) 第一堵铜器时代初期的城墙；(7) 淤泥（公元前1350—公元前800）；(8) 第二个斜坡；(9) 铜器时代中期；(10) 第一个斜坡；(11) 公元前600年；(12) 铁器时代；(13) 铜器时代中期的废墟；(14) 铁器时代的建筑物；(15) 石头护坡；(16) 铜器时代初期至铜器时代中期；(17) 铜器时代初期；(18) 新石器时代；(19) 城墙的两个侧面；(20) 瓦器出现之前的新石器时代“B”；(21) 城墙外的占有地；(22) 瓦器出现之前的新石器时代“A”；(23) 与铜器时代初期的城墙相连的水沟；(24) 第二个斜坡涂有灰泥的表面；(25) 塔楼；(26) 与塔楼相连的水沟。



艾城的问题

根据《圣经》中《约书亚记》的叙述，在耶利哥城塌陷之后，以色列人又围攻艾城，并且经过初次失败之后夺取了艾城。

1838年，在巴勒斯坦的美国探险先驱爱德华·鲁滨逊提议说，艾城可能是一个叫做耶特尔（Et-Tell）的大规模土丘，但是他更喜欢另一个地方。

1924年，另一位伟大的美国学者亚布莱特（W. F. Albright）提出论据，赞成艾城就是耶特尔，他的论据说服了大多数人。

1933—1935年，一支法国探险队对这个土丘进行了挖掘；1964—1970年，又有一支美国探险队对其进行挖掘。两次挖掘都发现了一个大城镇的遗址。这个城镇有一堵坚固的城墙，其中一处的高度仍有7米。城镇里有一座华丽的寺庙、一些房屋和一个水库。大约公元前

3000年，人们开始在城里生活，最后，城镇大约在公元前2400年被毁灭。两支探险队都没有发现任何让他们能够确定其年代是在大约公元前2400—公元前1200年之间的瓦器或建筑物。

这里，考古学把一个问题呈现在历史学家面前：历史学家要如何解释这一古记录？其答案有三种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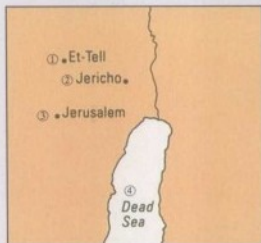
第一，耶特尔可能不是古艾城，没有铭文可以证明两者就是同一个地方。但是，迄今为止也还没有发现另一个与《圣经》中所描述的艾城相符合的地方。

第二，艾城的故事可能是一个传说。一个通俗的解释是，这足以向公元前1200年之后居住在那里的百姓解释，他们看见的高大古城墙是怎样塌陷的。这解决了考古学上的难题，但否认了希伯来叙

述的事实根据。

第三，“艾”（Ai）这个古代名字的意思是“毁灭”，正如耶特尔（Et-Tell）一样。甚至在今天，公元前2400年之前建造的城墙都让人印象深刻。公元前3000年或更早之前，它们的情况肯定更好。这个被城墙围起来的地区坐落在小山顶——一个战略性的位置，所以对于居住在这个地区的村民来说，如果有人从约旦平原来攻击他们，这个地方便成了要塞。

对于现今的作者来说，最后一种答案是对艾城问题最满意的解释。



1. 耶特尔
2. 耶利哥
3. 耶路撒冷
4. 死海

这一观点的考古学不能作出任何贡献。历史学家极不满意这种事情，因其为人们按照个人喜好来对待古代记录开了道路，人们甚至会改变这些记录，以便适合自己的理论。

《约书亚记》保留了这个故事

古老形式。就像任何其他古代记录一样，它值得我们历史角度来进行严谨的研究。考古发现被人重新解释这一事实，告诫人们不要将其当成极其清楚的证据。

胜利的记录

“以色列石碑”



1. 地中海
2. 迦南
3. 基色
4. 亚实基伦
5. 耶路撒冷
6. 埃及
7. 底比斯
8. 死海

“迦南到处都遭到了
恶人的抢劫；

亚实基伦（Ashkelon）
被俘虏、带走；

基色被夺取；

因雅（Yenoam）被毁
灭。

以色列被摧毁，没有
了根，

叙利亚因为埃及而成
了寡妇。

所有国家团结一致，
和平相处，

任何游荡的人都被他
所征服，

他就是埃及国王麦伦
普塔赫（Merenpta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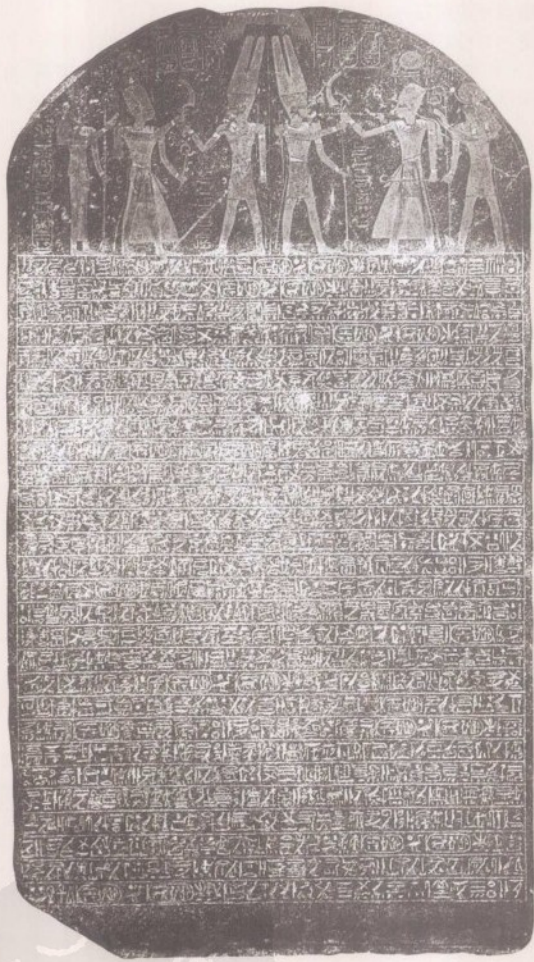
这是一块厚石板上埃
及铭文的末尾部分。这块
纪念碑是1896年在底比斯
发现的。当时，它立在那
里的神庙里，纪念法老麦
伦普塔赫。因为其上出现
了“以色列”字样，所以
人们把它称作“以色列石
碑”。

麦伦普塔赫是法老拉
美西斯二世的儿子，在公
元前1213年左右接续父亲
登上了埃及的王位。他不
像父亲那样是一个伟大的

战士和建造者；虽然埃及
已经享受了几年平安的日
子，但是仍然四处都有仇
敌。

利比亚人（Libyans）
从西部威胁埃及，麦伦普

塔赫击败了他们。这场战
争发生在麦伦普塔赫做王
的第5年，这次胜利具有
决定性的意义。这块石碑
上的铭文就是对这次胜利
的庆祝，其结尾就是我们



在底比斯发现的一块记录
法老麦伦普塔赫军事胜利的厚
石板（右图），其上清楚记载
了以色列这个名字。除了《圣
经》之外，它为以色列的存在
提供了最古老的证据。

前面所引用的话语，记载了初期的一次胜利，也是对国王的赞颂。

尽管有人试图反驳，但“以色列”这个名字在这块石碑上毋庸置疑。虽然一些学者试图提出争论，但另外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麦伦普塔赫的军队曾对迦南的不同民族和地方采取过军事行动；在另一篇不同的铭文中，同一位法老被改为了“捆绑基色的那一位”。

这块“以色列石碑”之所以具有价值，是因为除了《圣经》以外，它为以色列的存在提供了最古老的证据。紧接着提到以色列的，是几乎400年之后写成的亚述铭文和摩押铭文（参本书《没有隐藏的宝藏》和《保护的代价》）。如果没有《旧约》，这四个世纪里的以色列历史就会一直不为人所知。

这是考古中发现随机因素的一个例子。如果没有这块“以色列石碑”，又把《旧约》排除在外，那就没有证据证明以色列早在公元前1200年就已存在。

石碑上的话语没有非常清楚地说明，以色列这个名字是指一个定居在某个确定地区的民族，还是指一个游牧民族。但很清楚，以色列是在迦南，而且把冲突定位在约书亚去世之后，以色列在应许之地定居下来这个时期，也是非常合适的。“毁灭，摧毁，没有根”这些词组通常用于宣告完全得胜，我们不应该从字面意义来解释它们。

事实上，麦伦普塔赫的统治只持续了10年，之后的埃及势力越来越弱，所以就以色列而言，埃及的征服并没有产生持久的

影响。也许这就是《圣经》作者没有公布这一事件的一个原因。或许只是在某场战役中，埃及人暂时将以色列人从迦南的部分地区驱逐了出去。

“以色列石碑”还引发了另一个观点：如果以色列在公元前1213年或者之后不久就已经在迦南，那么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间就会更早。

在这块石碑发现之前，一些历史学家已经声言，以色列人出埃及发生在麦伦普塔赫统治时期。但除非《圣经》的年代计算错误，或者它对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整体从埃及进入迦南的图画式描述是错误的，否则麦伦普塔赫不可能是以色列人出埃及时的法老。极其可能的是这位法老实际上是麦伦普塔赫的父亲拉美西斯二世。



法老麦伦普塔赫或他的父亲拉美西斯二世猛攻迦南南部的亚实基伦——它就像约书亚和他的士兵所面对的城市一样坚固设防。

非利士人



1. 迦基米施
2. 乌加列
3. 叙利亚
4. 地中海
5. 多珥
6. 迦南
7. 耶路撒冷
8. 非利士
9. 尼罗河三角洲
10. 埃及
11. 麦地奈特哈布神庙

一位非利士士兵的头像被刻在埃及的底比斯，其测定年代是公元前12世纪。



法老拉美西斯三世 (Ramesses III) 非常高兴，因为他的军队赢得了一场大胜仗。多年来，一直有一群群的陌生人坐船横跨地中海来到埃及，其中有些定居下来，与埃及人和平相处，有些则加入了埃及西部的宿敌，即利比亚人。大有能力的拉美西斯二世在统治之初征服了一队攻击他的人马，并迫使当中的一些人在卡叠什 (Qadesh) 大战 (公元前1275年，当他面对赫人的进攻时) 中为他效力。在拉美西斯之后，麦伦普塔赫也俘获了一些这样的外国人。

两个国王都告诉了我们这些人所属支派或派别的名称，包括谢登人 (Sherden)、谢克利西人 (Sheklesh)、卢卡人 (Lukka) 和阿开瓦沙人 (Aqaiwasha)。他们都被描述成“海上外国人”。他们不像埃及人，是未受割礼的。现代学者称他们为海民 (Sea Peoples)。

拉美西斯三世面对着比他之前国王更大的威胁，所以他的成就也更大。至于被杀害或俘获的海民有多少，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只知道麦伦普塔赫杀害了2,000多个利比亚人，而拉美西斯三世在一次为期一年的战争中就杀害了12,000多个利比亚人。大约在公元前1175年，也就是他做王的第5年，拉美西斯三世与海民展开了激战。这些人坐船抵达尼罗河三角洲，然后又乘坐公牛拉的四轮马车沿着叙利亚和迦南海岸线缓慢前行。这次来的支

派比以前更多，其中有些是已知的，还有些是未知的，如Tjekker, Weshesh和Peleset。很可能，埃及人真的不知道这些人是谁，对于他们来说，这些人都是外邦人和敌人。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也就是这些，唯一能够肯定地识别出来的，就是名单中的最后一个名字“Peleset”，即《圣经》中的非利士人。

虽然这是一些陌生而被藐视的敌人，埃及人还是注意到了他们的出现和装备。拉美西斯希望保持对胜利的记录，所以他吩咐人把战争的画面刻在麦地奈特哈布神庙 (Medinet Habu) 的墙壁上。这座神庙座落在卢克索对面的尼罗河畔，今天到此游览的旅客，仍然能够看到这些壁画。

其中一个场景描绘了陆地战役的情形：许多海民躺卧在同伴脚下——已经死亡或奄奄一息，他们正徒然地与埃及步兵团的官兵们作战。战场上到处是埃及人的轻便战车和战马，还有海民的重型四轮马车和公牛。

法老的艺术师独具匠心，把埃及士兵和敌人之间的差别表现得淋漓尽致：埃及士兵手持顶部是圆形的长方形盾牌与尖端很重的棍棒和短剑，战车则满载弓箭手；相反，海民手持长矛、锥形长剑和圆形盾牌，头戴羽毛做的帽子或者头发直直地立在头上。这些图片中有一群站在埃及人旁边战斗的人，他们头戴钢盔，钢盔顶部还有两只角。

另一个场景描绘了海上战争的情形：埃及弓箭手乘坐用桨划行的船只和一艘在尼罗河上来往的帆船，对着乘坐帆船的海民射箭；其中有一只船翻了，水里满是快要淹死的海民；虽然他们头上的头饰有两种，但是当中没有一个是埃及人。

拉美西斯三世的雕刻品和相应的插图解说词，清楚表明那些头戴有角钢盔的人是谢登人(Sherden)——有些作者把他们同撒丁岛(Sardinia)连在一起。那些头戴羽毛帽子的人当中有非利士人。

显然，海民被打败之后就瓦解了。正如埃及人之前所采取的做法，埃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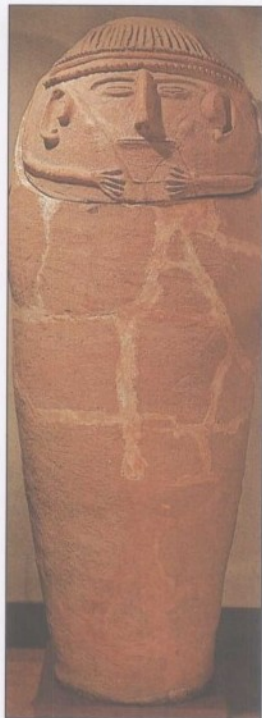
军队吸收了他们，可能很快将他们送去迦南，因为那里似乎已经有其他海民的部落定居。《旧约》提及非利士人曾经在迦南的西南部海岸出现，而且“巴勒斯坦”这个名字就证明曾经有众多的非利士人在那里出现过。大约公元前1100年，一位埃及旅行者在迦南海岸线上游的多珥(Dor)发现了另一个群体Tjekker的成员。

简直没有比这更好的证据，可以证明非利士人来到迦南并占领了迦南的部分地区。有很长一段时间，考古学家都把这些事件与遍布地中海东部遗址里获得的系列发现联系在一起。

在土耳其，因为敌人从东部和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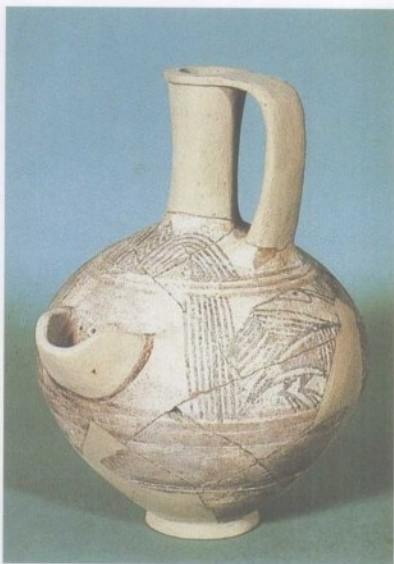
《圣经》经常提到非利士人是以色列人的敌人。他们属于侵略埃及本土的“海民”。一块记录法老胜利的埃及浮雕显示了非利士人被俘获的情形，他们头上戴着羽毛头饰。





这是在以色列的伯善 (Bethshean) 发现的粘土棺材 (上图), 其形状像人, 头上所戴的帽子似乎与埃及浮雕上非利士人所戴的头饰相似。

这只水罐 (右上图) 所显示的特有陶器风格与非利士人有关。



部发起进攻, 赫人的帝国瓦解了。在乌加列, 就在这座城市被烧毁之前写成的书信中, 谈到了所有往西前去帮助赫人的船只, 以及几艘敌舰所造成的损失。从乌加列往南, 在一个接一个的地方发现了厚重的灰烬沉积物, 在匆忙之中也挖掘出一些建筑, 这些都支持拉美西斯三世文本中的记述, 即海民毁灭了赫人, 摧毁了迦基米施 (Carchemish)、塞浦路斯和亚摩利人的国土。

乌加列和其他一些地方都没有恢复原状。那些在废墟之上建立起城镇的地方, 常常被证明人口有变化, 建筑物的设计也不同, 而且陶器的式样非常明显是新的。这些陶器的风格与

现今在希腊、克里特和塞浦路斯流行的瓦器风格关系密切。

遭毁灭之前繁荣的城镇曾进口过这种老式的陶器。现在这种陶器更多, 而且当地的复制品几乎与原件一样。其中有一种独特的式样——陶器的形状像鸟——非常流行, 已经成了这种陶器的识别特征。这种陶器主要是在《圣经》中非利士人居住的地区发现, 所以被命名为非利士人的陶器。能够将某种特定的陶器与某个具体的民族联系在一起, 这种例子为数不多, 这是其中一个。

这个不同寻常的事实几乎耗尽了有关非利士人的考古学知识。他们没有留下任何可供识别的文字, 在他们居住过的城镇里发现的东西也很少, 无法构建一幅有关其文化的图画。在非利士人居住地区发现的另一种物品——通常被称作“非利士人”——是一个粘土棺材, 顶部刻着脸和双手的浮雕, 头部先是水平方向的带子, 带子上面则是垂直方向的线条, 这与海民的头饰相像。外约旦 (Transjordan) 和埃及南部出土的样本, 可能是驻守埃及的海民分遣队的遗迹。显然, 这些粘土棺材模仿了埃及木乃伊的做法。

根据以色列历史学家的说法, 非利士人控制着当地铁制品的生产, 可能因为这门技术是他们引进的。从考古学来看, 他们抵达的时间、众多城市遭受毁灭的时间与铜器时代结束、铁器时代开始发生在同一时期。

金殿宇

所罗门王在他的首都耶路撒冷为上帝建造的殿宇并不是很大，但绝对壮观，因为殿里的一切都是金的：金盘子、金碗、金灯、金灯台和金钳子；门的配件是金的，摆放陈设饼的桌子也是金的。

金子一直是人们献给神的物品之一。欧洲和南美洲的大教堂，亚洲的神庙和寺庙中仍然展示着足金酒杯、足金灯和其他用于崇拜的足金器皿。

但所罗门所造的殿宇不只有着大量金器皿。当祭司拾级而上、进入圣殿时，所能看到的全是金子——圣殿

最里面是一幅华丽的幔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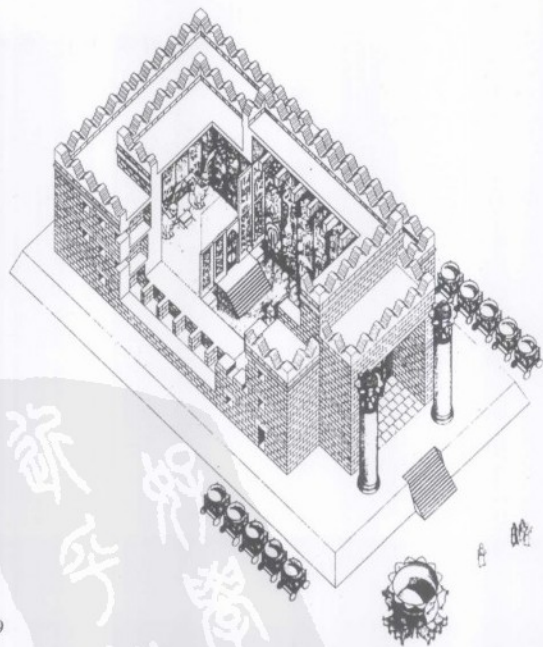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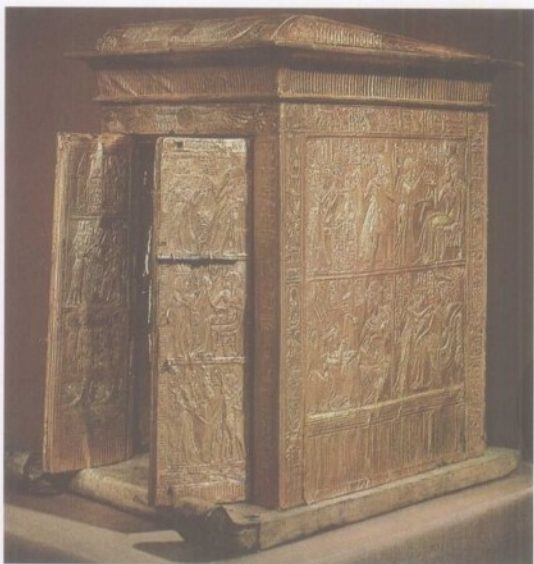
《圣经》的《列王记下》第6章这样描述道：“所罗门建造殿宇，殿里面用香柏木板贴墙……全殿都贴上金子，直到贴完……内殿外殿的地板都贴上金子。”

一座金殿宇！这种想法真令人激动！

建造殿宇或整修旧殿是古代国王的常例活动，因为他们希望在神面前得蒙恩惠，在百姓面前得人心，也为了使自己扬名。他们越强盛、越富有，就越铺张浪费地装饰他们的建筑。

就像图坦卡门王的这个小神龛一样，所罗门王建造的殿宇之所以壮观，是因为它全身是金。

一位艺术家根据《圣经》上的尺寸和描述重建了所罗门王所建造的殿宇。殿的建筑面积非常小，里面只有 $27 \times 9 \times 13.5$ 米；其用途是要作神的居所，而不是作他子民聚集的大教堂。





钉子在这些石块上留下的小洞，是否证明了曾经有金纸片被钉在寺庙和宫殿的墙壁上，使其能像太阳一样闪闪发光？

许多个世纪以来，当地人已将这大殿宇废墟里的砖块和石头洗劫一空，而早在这之前，任何可移动、有价值的东西都已被人拿走，今天，这些地方基本上只剩下墙垣。然而即使这样，那些到古巴比伦城市如吾珥的神庙或者埃及的卡纳克神庙参观的游客，仍不能不被其宏伟的规模和壮观的设计所震撼。

有时，建造这些殿宇的国王会留下诉说其英雄作为的铭文。我们读这些铭文时一定要记住，这些国王写铭文的目的，是为了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特别是为了让后世知道其祖先如何伟大、如何敬虔；他们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夸大其词，或言过其实，但我们并没有充分理由怀疑其全部内容。

当亚述王和巴比伦王夸口说，他们像用灰泥涂抹墙壁一样用金子包裹殿宇的墙壁，或者他们给殿宇的墙壁镀金，好让它们像太阳一样闪闪发光时，我们不必怀疑他们的话；同样，当法老诉说他们怎样用金纸片贴埃及寺庙的墙壁时，我们也不必怀疑他们的话。

埃及好像也有一些可见的证据，

可以证明法老用金纸片包裹寺庙的某些部分。法老图特摩斯三世（Tuthmosis III）所建造的一座寺庙中，留下了记录其辉煌的铭文：某些门、神龛和柱子都是镀金的。

当一位杰出的法国埃及古物学家细查此建筑的废墟时，他注意到某些石柱、石柱的柱基和柱冠里有一些异常狭窄的裂缝。这些裂缝非常狭窄，对于建筑没有任何作用，也不具备雕刻品的装饰功能。根据这位埃及古物学家的推论，它们的作用是把贴在石块上的金片卡住，使其边缘固定而不脱落。其他石块上有一行行的小洞，它们可能是用钉子将金片固定在平整墙壁上时留下的痕迹。

这些寺庙里的石块似乎支持了埃及铭文中所描述的内容。寺庙里的金子是在装饰寺庙的墙壁，但不是为了使寺庙的某些部分光彩夺目而镀上去，乃是包裹住整个建筑表面。

因此，可靠的证据表明，《圣经》对所罗门王建造金殿宇的叙述，并不是捏造，也不是夸张，而是古时为人所知的做法。

所罗门的建筑

所罗门时代的建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穿透三座城市城墙的通道。没有基石或文献证明是谁建造的，但在那里发现的陶器能够追溯到所罗门统治时期，说明那时的人们肯定在使用这些建筑。

其中一个陶器是1902—1909年在基色发现的，另外一个是在1936—1937年在米吉多发现的，而第三个是1955—1958年在夏琐发现的。

随着挖掘技术的进步和识别陶器知识的提高，雅丁教授把他在夏琐挖掘出来的城门时间确定在所罗门时代。然后，他进一步观察基色，特别是米吉多的废墟——这两个地方，最初的挖掘者们根本没有将其与所罗门联系在一起。

雅丁教授证明，三座城门的设计都差不多一样，面积也非常相似。陶器碎片属于城门建造和使用时期的所罗门时代——公元前10世纪中期。

雅丁教授发现夏琐城

门之后，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基色和米吉多，因为他想起了《圣经》上的一段经文，即《列王记上》9:15。这段经文记载了所罗门建造他三个重镇的情形：“所罗门王挑取服苦役的人，是为建造耶和华的殿，自己的宫，米罗、耶路撒冷的城墙，夏琐、米吉多，并基色。”

除了三座城市的城门有棚的设计之外，雅丁还发现各城市之间毗邻城墙的设计也是一样，这种城墙被称作“炮台”，就是两堵墙之间有许多横墙，形成一系列长而窄的房间。

在这两个遗址里，地平面以上城墙的石块都是高质量的。城墙两面的石块都精心放置成直角，使得建筑物非常坚固。

这三座城门之间的相似点及其石块的质量都表明，它们是在某个中央政权有相当多资源可以任意使用的情况下，按照当时所流行的图样建造的。陶器所提供的证据表明了其

建筑时间是公元前10世纪。

如果把这些同《圣经》的叙述结合起来，我们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得出结论：这些城门的确是所罗门建造的。因为石块上没有铭文，所以很难提供更加有力的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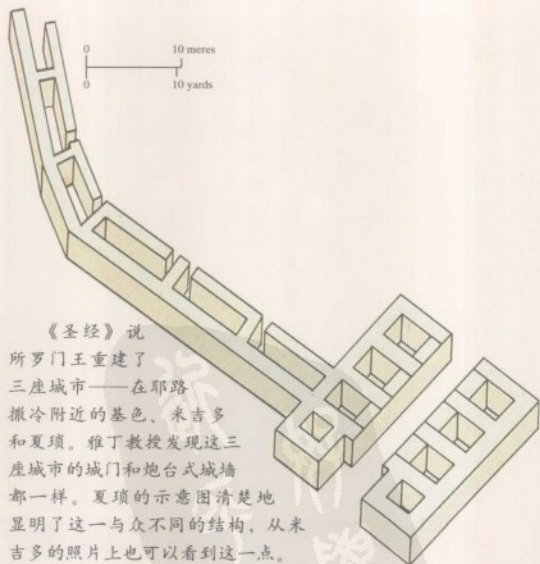
米吉多有大量同一时期建筑所留下的痕迹。不幸的是，这些建筑物上的石块质量非常好，稍后的建筑师们为了再利用，就把城墙拆毁了。结果，那个时代的宫殿、办公用房和房屋几乎都不为人所知。

对于所罗门所造的基色和夏琐，情况也一样。



1. 地中海
2. 夏琐
3. 米吉多
4. 以色列
5. 基色
6. 耶路撒冷
7. 犹太
8. 死海

因为稍后的居住者们对其遗址造成了扰乱和破坏，所以我们所能了解的也非常少。



《圣经》说
所罗门王重建了
三座城市——在耶路撒冷附近的基色、米吉多和夏琐。雅丁教授发现这三座城市的城门和炮台式城墙都一样。夏琐的示意图清楚地显明了这一与众不同的结构，从米吉多的照片上也可以看到这一点。



金银财宝



1. 地中海
2. 米吉多
3. 以色列
4. 犹大
5. 耶路撒冷
6. 埃及
7. 孟斐斯
8. 底比斯
9. 红海

法老示撒侵略犹大，抢夺了耶路撒冷的圣殿。法老儿子的这个手镯，可能就是用从殿里夺来的金子所做成的。

所罗门王去世之后不久，《圣经·历代志下》记载道：“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夺了耶和華殿和王宮里的寶物，盡都帶走……”

这一在以色列历史上最早的事件，《圣经》之外的文献中也反映出来。

示撒是埃及第22代新王朝的创立者。在他之前，埃及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国王、当地族长和祭司都各自圈地为政。这位新上任的法老在他统治期间统一了埃及，然后决意要控制他的邻国犹大和以色列——它曾经是埃及人的迦南省。

只要所罗门坐在宝座上，以色列就可能非常强

大，示撒无法攻取。一旦所罗门的王国一分为二，即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所统治的犹大和造反者耶罗波安所统治的以色列，它就变得非常弱小，甚至无法自卫。

示撒的士兵向犹大和以色列的150个城镇和村庄进军，有时他们只是游览一下，有时他们大行毁灭。当他们得胜地回到家时，示撒在北部的孟斐斯和南部的底比斯（卡纳克）建立了神庙；但只有底比斯的神庙得以幸存下来。

那里仍然有一堵长长的围墙围成一个大院子。其中一扇门附近的石块上，雕刻着法老得胜的巨大画面。法老旁边是他所

征服以色列城镇和村庄的名字。当时，他声言再次控制了这些地方，正如他们在200年之前臣服于埃及一样。为了提醒被征服的以色列人，示撒在米吉多立了一块厚石板，上面刻上了他的名字和头衔。有人在米吉多的废墟里发现了其中的一小块碎石。令人高兴的是，这块碎石上有示撒的名字，这就确保了厚石板是示撒所立无疑。

在获得胜利之后一年或一年左右，示撒去世。他的儿子不够强大，无法像他那样成为一个征服者。一篇受损的铭文详述了示撒的儿子献给埃及诸神的礼物，其金银总量大约200,000公斤，远远超过了任何其他法老所献的载入史册的数目。

研究其他埃及文献表明，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些数据是夸大其词，因为其他法老也向他们的神献过大礼——只是数目没有如此多。

这么多的财富从何而来，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假设，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示撒从耶路撒冷所罗门建造的殿宇和王宫里带走的金子，这似乎合情合理。



象牙宫

我们跪在布满灰尘的干地上，慢慢地用小刀和画笔工作着。在宫殿库房地面的泥土里，埋着许多雕刻过的象牙碎片。它们已经在那里躺了将近3,000年，已变得非常易碎，又因有砖块掉下来砸碎，我们不得不一个个地把它与周围的泥团一同拿起来。但当我们小心翼翼地切下一个时，下面或者里面又会出现其他的象牙碎片。所以，这项工作花费了很长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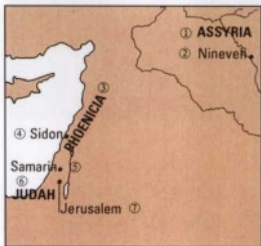
在探险队的屋子里，我们轻轻地用小刀和针把泥土削掉，又用湿棉絮把象牙光滑表面上的泥土擦去。我们惊讶不已地看着一件件超级小型的艺

术品展现在眼前。它们颜色奶白，切割整齐，而且表面光滑。有些镶嵌着红色或蓝色的石头或玻璃，有几个还有金箔碎片粘在上面。

这些象牙雕刻品是什么？

另一间库房让我们清楚地知道了这个问题的答案。那里排列着15把或更多椅子，它们的木架或椅背上镶嵌着大块的象牙，这样就看不见木头，整把椅子都像是象牙做的。

某些象牙长条只需要切割和抛光，作为床和椅子的边缘，为使表面光滑。有些则是车床切割出来的坚固象牙块，其目的是为了作装饰。



1. 亚述国
2. 尼尼威
3. 腓尼基
4. 西顿
5. 撒玛利亚
6. 犹太
7. 耶路撒冷

雕刻着狮身人面像的象牙雕刻品表明了埃及的影响力。



镶嵌着有雕刻的象牙器皿在当时以色列富人中是一种时尚。这些人挥霍无度、敲诈勒索穷人，招致了神的忿怒。后来，这些器物被当作战利品带到了亚述。



这件窗户里的女人象牙雕塑，是典型的腓尼基风格。

大多数象牙碎片都是嵌入器具里作装饰用的。大多数艺术品都是浮雕，被选中的图样大多具有魔力或有象征意义，也因为美观。植物或树木的图像代表果实累累；有翅膀的太阳表示神的眷顾；人与龙的战斗描绘了有序胜过混乱的情形。

雕刻品上常常有清楚表明埃及人影响力的符号，如狮身人面像、棕榈树叶和荷花，以及埃及人的神和女神——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挖掘出来的艺术品并不是在埃及宫殿的废墟里，而是在亚述城的废墟。

很清楚，大多数象牙器皿是作为战利品或贡品从亚述军队所征服的国家带到亚述的。士兵们把这些器皿送回家里，供国王享用。王室的住处以许多这样昂贵的器皿为装饰，实际上，

这种器皿如此之多，以至于几间宫廷库房都被装满。

亚述国王留下了对这座被征服之城或那个送象牙床和椅子的隶属王子的记录。根据西拿基立（参本书《就像笼中之鸟》一文），犹大王希西家就是其中的一位。显然，象牙器皿非常昂贵，是富有人家的奢侈品，也是一种敌人希望夺走的地位象征。

这就是《旧约》里所出现的情形。根据《列王记上》第10章的记载，当所罗门王的“他施船只”航海回到耶路撒冷时，他们带回了象牙。所罗门王使用这些象牙制作了一个宝座——它应该是木架构，但完全用象牙包裹和覆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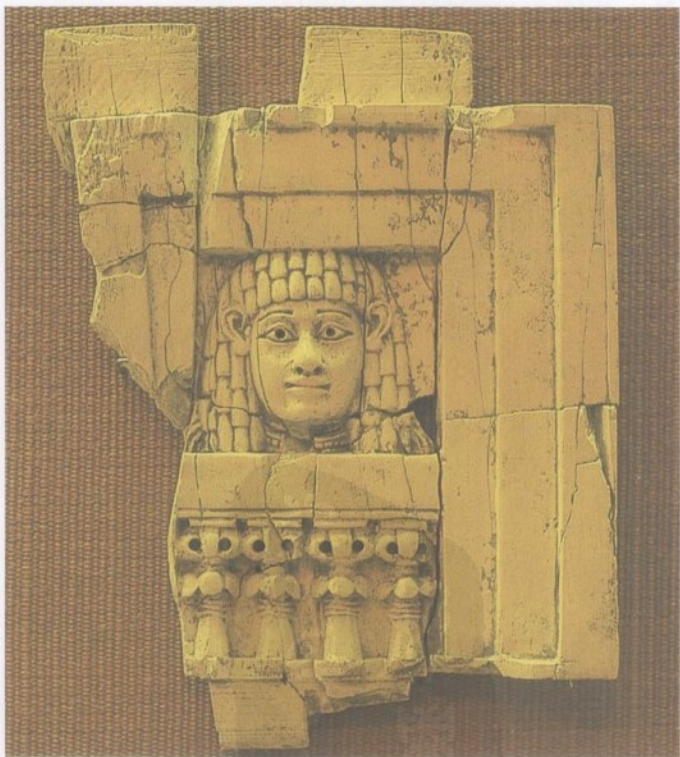
200年之后，象牙器皿在撒玛利亚贵族中非常流行。他们会从债务人身上榨取每一分钱，其目的就是为了挥霍无度和炫耀自己。

“那些躺卧在象牙床上、舒身在榻上的人有祸了”，阿摩司，这位由牧人转变为先知的犹太人呼喊道：“将来留给他们的只有塌角和床腿”，也就是他们的资财浪费之后所剩无用的残留物。

以色列的统治者——其中至少有一个——鼓励这种时尚。《列王记上》第22章说亚哈王修造了一座“象牙宫”。这可能是指一座用象牙镶嵌的宫殿，或者更可能是一座摆设着象牙器皿和家具的宫殿。亚述的发现例证了这种装饰风格，即使用象牙板作为装饰，象牙板上也刻着错综复杂的图案，有些甚至镶嵌着有色宝石，包着金箔。

在现代入眼中，这种装饰效果可能过于亮丽、俗气，但是这就是古代人们所喜欢的。在《雅歌》里，一位少女把她的爱人描述成一个身体如同象牙而且身上镶嵌着蓝宝石的男子。

在撒玛利亚，以色列宫殿的遗址被发掘出来。地面上散布着500多块



象牙碎片，其中200多块是有雕刻的。有些学者认为它们属于亚哈王统治时期，即大约公元前860年，其他学者则认为要晚一个世纪。不管是否属于亚哈王时期，这些象牙碎片让我们看到了亚哈王曾经使用过的器皿和家具是怎样的——就像在亚述发现的一样。

腓尼基工匠为象牙雕刻品建立了典型风格。亚哈的妻子耶洗别来自腓尼基的城市西顿。在腓尼基，当地迦南人的观念与来自埃及和其他地方的一些观念混合在一起，产生了象牙上的各种图案。这些外邦人的图案一进入埃及，神的百姓就几乎忘记了神的诫命，即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当侵略者洗劫撒玛利亚宫殿，以及稍后洗劫亚述宫殿时，他们打碎了其中的象牙器皿和家具。他们无法带走为数众多的床榻和椅子，于是剥去



了表面的金子，留下木质部分和象牙部分。用阿摩司的话来说，今天考古学家所发现的就是“塌角和床腿”。然而，就是这些，都足以说明它们完好出现在亚哈的“象牙宫”时是何等绝妙！

宁录城出土的这个象牙床头栩栩如生，让人想起阿摩司这个牧羊人先知的话语，因为他宣告神对以色列的审判：“那些躺在象牙床上、舒身在榻上的人有祸了。”以色列王国落入亚述人之手，这被看作是神对以色列的审判。



图章雕刻师

以色列的工匠总是忙于满足平民百姓的需要，木匠、铁匠、织布工、印染工、陶匠和泥瓦匠都一样。他们的工作很重要，但是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因着人为的或自然的破坏，他们的作品已经消失。唯有陶器还存留许多。

不仅普通工匠的作品消失无影，专家的作品也消失无踪。人们几乎没有发现过埃及人的珠宝，香水和化妆品也在很早之前消失。但是有一种作品幸

存下来，而且数量颇多，就是石制图章。

在巴比伦人制作圆柱体图章之前，人们已经在小石头上雕刻那些作为个人身份记号的图案，人们把图案印在粘土上，然后用于在盒子或罐子上盖章。这种形状的图章在埃及和迦南很常见，也被以色列人采用。

任何有钱的人都能从珠宝商那里买到图章。图章是一小块石头，或许是一块坚硬而颜色漂亮的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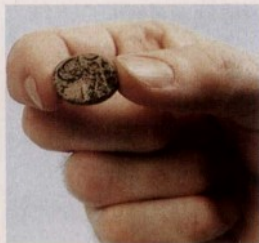
石——紫晶、玛瑙和红玉髓。较便宜的图章是用当地的石灰石做的。

雕刻师或他的徒弟会把石头抛光，将一端切成椭圆形或圆形，并且磨光，直到几乎平直。他还会用钻头在石头中间或者另一端钻一个洞，让人可以把图章穿在项链里，挂在脖子上，或者嵌在戒指里，戴在手上。

然后石头到了雕刻师的手里，他必须在抛光的直径通常不到2.2厘米的

表面上工作。雕刻师用锐利的钻子和边缘尖锐的小齿轮把石头刻成选中的图案。

如果顾客希望图章上的图案与众不同，他和别人也能够认出图章是他的，那么雕刻师就会向顾客提供可选择的图案。客户是喜欢兀鹰的图片，还是喜欢狮身人面像？或者埃及风格的圣甲虫，或者植物？或者一个在敬拜神的人，或者神或女神的像？这些都能够现代数



作者手中的图章让人对古代雕刻师精雕细刻的小图章有所了解。



起始于公元前8—公元前6世纪的图章上刻着古希伯来文字，其中许多图章是用宝石做的。图章上面刻着主人的名字，用来在容器和纸卷轴上盖章。其中有几个在右边有显示。

以百计的收藏品中看到。有些人希望他们的图章单单为自己所属，别人都不能使用。这种情况，就必须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石头上——假定他们识字。

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差不多1000个刻有主人名字的图章，刻成的时间是在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之间，上面的名字是用古老的腓尼基字母所刻。这些图章属于那个地区所有的民族，包括亚兰人、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腓尼基人、亚扪人、外约旦的以东人和摩押人，以及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

通常，图章雕刻师会在图案周围的空处加上人的名字，因此，许多图章上都有一个图像或图案及一个题名。

我们鉴定属于希伯来人的大多数图章却不同，上面只有题名；虽然有些亚兰人的图章没有图案，也有几个来自外约旦的图章没有图案，但是希伯来人的图章所占的比例大得多，这可能是因为希伯来人尽力遵行《出埃及记》第20章中所记载“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这一诫命的缘故。

通常，图章上刻有主

人及主人父亲的名字。有时，主人名字后面跟着一个称号，如“王的仆人”，“某某的管家”。为妇女雕刻的少数几个图章也有同样的图案，如“某某的女儿”或“某某的妻子”。

我们怎么能够确定一个图章是否属于希伯来人呢？研究其上的文字能够给我们提供线索，名字本身就是最好的指南。以色列及其邻国敬拜一位叫做埃尔（El，其意思就是“神”）的神，所以他们使用神的名字来给自己取名，比如说，“以实玛利”的意思是“神听见”，“以利拿单”的意思是“神赐予”。像这样的一些名字就可能属于希伯来人或者与之相邻的民族。

如果个人名字里包含了民族之神的名字，那么图章主人的国籍就一目了然。“基抹—西德科（Chemosh—sedek）”和“基抹—拿单（Chemosh—nathan）”明显是摩押人，因为基抹（Chemosh）是摩押人的最高神。同样，刻有“耶利米”、“约哈斯”（Jehoahaz）或“基大利”（Gedaliah）的图章明显属于希伯来人，因为他们神的名字的缩写形式就是“-iah”，或“Jeh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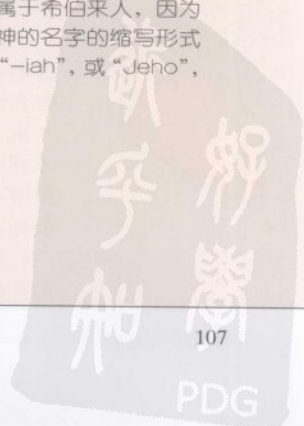


或“Yaw”。

这些图章胜过任何其他出土的物品，能够使它们触景生情，联想到古代以色列的男男女女。雕刻师的娴熟技巧，使他们的名字得以存留下来。

图章被挂在项链上或嵌在戒指里。这个图章戒指（顶图）属于一个名叫沙法（Shaphat）的男人。

这个幸存下来的图章是“米该亚（Micaiah）的儿子尼希米（Nehemiah）”的。这些名字都因着《圣经》的记载而为人们所熟悉，显然也是当时很常见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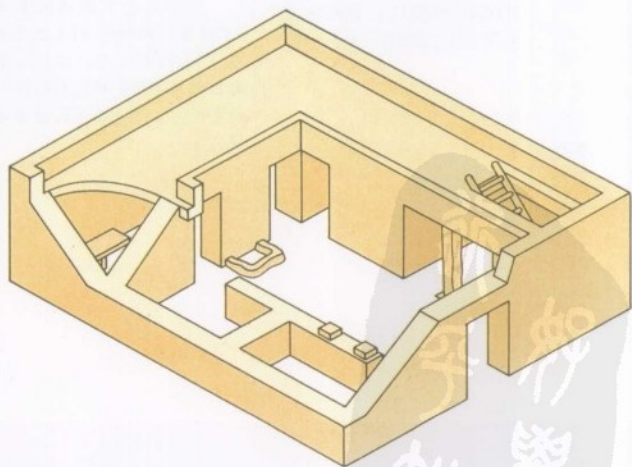
平民百姓的住宅

国王豪华的“象牙宫”让人获得了令人兴奋的考古发现，抓住了挖掘者们的想象力，也使得那些发现者们一举成名。但那些不太令人激动却对了解远古时代具有同样价值的，是平民百姓曾经居住过的房屋遗址。

挖掘者们已经在以色列许多地方发现了建于列王时代的房屋遗址。这使铭文记载所提供的信息更加完美，再加上对近东地区最近农村生活的观察，给我们提供了一幅令人惊讶的完整图画。

在大多数的城镇，以色列人的房屋都是按照同样的基本示意图建造，但房间的安排取决于房屋地基的形状。居住在典型的“以色列人”房屋

这种典型的以色列人住宅由中央的一个院子及其周围的房间组成。平顶四周安装的栏杆使得其空间更大。



里的是那些拥有良好工作、不愁生计的中产阶级。（穷人居住在单间或者有两个房间的简陋小屋里——它们几乎没有留下痕迹。）

门口面对着泥泞的没有铺石砖的街道，里面是一个小院子，可能砌着鹅卵石。院子一边是由一排低矮、粗糙的方石柱支撑着的一个顶棚，可能是晚上拴牲口用的。（牲口不能留在田间，以防被狼、熊或其他野生动物伤害。）这排柱子对面可能立着另一排柱子，它们之间由石块或砖块形成一堵墙，或者它们之间可能就只有一堵墙；墙上有一道门，通过这扇门可以进入一个长长的、狭窄的房间。

院子尽头的空间宽度很大，足以再建造两个房间，这是主要的生活区和休息区。所有房间都可以用嵌入式横墙隔开。

房主可以随己意在院子里安放一个灶台和一个烤炉。烤炉常常用泥砖做成，里面用灰泥涂抹。把扁平的湿面团贴在烤炉内壁上，放在烤炉底部，炉壁吸收热量之后就把手团烤熟了。

烘烤是每家每户的日常工作。大多数人家都有自己的粮食贮备，就保存在地窖里（地窖就是在地底下挖的小坑，只不过用石头或柳条、藤子等东西砌好）。只需要一台石磨或者手推磨，他们就可以把小麦或大麦磨成面粉。

房屋里也储存了其他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放在地板上或立在特殊砖座

上的大坛子可以用来装油、酒、水或干粮。油是用特殊的石头压榨机从橄榄中榨出来的。

在一个城镇里发现的这样一组住宅，显示出其中一个家庭供应几家邻舍的需要，其他人则用羊毛或亚麻纺线，然后织成布。已经发现了用作纺锤或者用来拉紧织布机上纱线的粘土砧码。

这些房屋的屋顶都是平的。当时，高树非常常见，所以屋顶的横梁非常短，使得房间相当狭窄，很少有宽度超过2米的房间。横梁上放着大小的树枝，在其顶部填塞了几层胶泥，然后再压上一块石辊，就能建成结实牢固的房顶。

胶泥也用于石墙和砖墙。每年夏天，以色列人都要把墙壁重新粉刷一层涂料，这是为了帮助房屋防水，也能对其表面进行装饰，至少可以在表面抹上白色涂料（《以西结书》第13章提到了这一点）。泥砖没有在窑里经过烘烤，只不过在太阳底下晒干而已，所以如果不适当地看护，很快就会粉碎，墙壁也会崩塌。照管得好的房屋能够存留30年或更长。

夏天，平顶对各种各样的家庭活动都很方便。《约书亚记》第2章记载了耶利哥的喇合把亚麻堆在平顶上。在天气暖和的夜晚，家人常常睡在平顶上。《申命记》第22章记载了一条明智的律法，要求每家每户都在其平顶四围安栏杆，以防有人在晚上走动时不慎掉下去。

平顶上还可以搭建房间，以供额外的住宿之用，但是有些房屋本身就具有上层，可能就在院子尽头的房间上面。有楼梯从院子或偶尔从房屋外面



每家每户都有里面装满橄榄油油的简单陶盘灯台（上图）。

铁器时代别是巴的一条狭窄街道两边排满了房屋（左上图）。

一直通向这些房间。富有的妇人为先知以利沙所预备的就是这种房间（此事记载在《列王记下》第4章），她在房中安放了床榻、桌子、椅子和灯台——这些很可能就是任何房间里都会配备的所有家具。

灯台是一个很浅的陶盘，其边缘的某个地方呈嘴唇状。盘子里可以放油，嘴唇处可以放灯芯——灯芯草或碎布。点燃之后，灯芯不断地从盘子里吸油，发出光来。陶盘是简单的陶器或赤土陶器，没有上光，但对于质量较好的陶器，烘烤之前会对其进行抛光，令其表面光滑，容易保持干净。

陶工制作各种型号的碗和盆：又大又深的可用于烹饪；小而敞口的可用于进餐。他们也制作各种各样的水罐：大的可以用来装油、酒和水，小的可以用来装香水——在天气炎热时人们经常使用香水。虽然这些陶器非常朴素，但是它们做工精巧，简单的形状非常优雅。

虽然无人能说：“这就是以利沙的家”或“这就是耶利米的家”，但是这些已经发现的废墟提醒我们，《旧约》描述了曾经活着的真实人物的行为，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曾经居住过的房屋类型，以及他们的基本需要是怎样得到满足的。

通用货币制度之前的时代



要在古埃及买东西，你必须用其他东西作交换，因为那里没有硬币（参本书《犹太硬币》一文）。即使商店店主按照银币的舍客勒来计价，他可能也会收下价值相当的绵羊或者衬衫。

对于支付银币，人们需要天平和砝码来核实数量。银币可能是小块金属、戒指和其他珠宝，因此，有必要具备一套众所周知的砝码系统。

在耶路撒冷和其他城镇发现了许多古代的砝码。大多数都是经过仔细切割和抛光的石头做成，形状是圆形，有一个平面的底座和一个半球形的顶。一舍客勒的砝码，高度和直径可能都只有1厘米，重量为2或3克，相对而言，重量为4,500克的

砝码可能代表400或500舍客勒。

虽然这些砝码看起来做工不错，但即使那些同等重量的砝码也都各不相同。因此，一舍客勒的准确重量并不确定，很可能相当于11.4克。

为了便于识别，较小的砝码上常常刻着其价值。可能就是一个数字和一个代表“舍客勒”的符号，或者可能是较小砝码的名称。其上的文字很可能是图章雕刻师的杰作。

除了舍客勒之外，我们还能够从这些已发现的砝码中，识别出《旧约》中提到的另外两个计量单位。第一个是“贝卡”（beqa），即半舍客勒，也就是每个以色列成年人向圣殿支付的税金额。

无人知道第二个计量

单位，直到与《圣经》经文有关的砝码样本发现为止。这些砝码上刻有“巴以母”（payim）这个词，其意思就是一舍客勒的“三分之二”。《撒母耳记上》13: 21的希伯来文中就有这个词，但是无人理解。授权版（Authorized Version）和修订版（Revised Version）《圣经》都把这个词翻译成了“铤”（file），但加注了一条表示怀疑的注释。

当我们知道这些计量单位之后再读经文，其意思就清楚了，所以现在的翻译是：非利士人为修理以色列人的铁器，向以色列人“要价三分之二舍客勒”。

在硬币出现之前，所支付的银币是通过重量来衡量的，这就意味着需要一套众所周知的砝码系统。这些亚述出土的铜狮砝码上，刻着造它们的国王的名字。



砝码的价值用希伯来文刻在砝码上。右边第二个代表巴以母（payim）。

没有隐藏的宝藏： “摩押石碑”

绵羊——成千上万的绵羊！国王已经差派他的书记出去核实所抵达的绵羊数目是否正确，现在绵羊的总数达到了100,000只。除了绵羊之外，还有另外100,000只公羊的羊毛。以色列国王非常高兴，因为这些都是臣服于他的摩押国王进贡给他的。

摩押人自然憎恶这种苛捐杂税，他们憎恶以色列人的控制。终于，起来反抗的时候到了。

使摩押处于这种臣服地位的人是暗利（Omri），即建造了撒玛利亚这一新首都的以色列国王。他的儿子亚哈继续控制着摩押，但是在他统治的末期，亚哈与其他国王联手攻击亚述，这场战争没有明确的结果，之后不久，亚哈王在与大马士革王作战时被杀害，接续他作王的儿子也从窗户上掉下去摔死了。

这正是摩押独立的理想时机，于是，摩押王米沙（Mesha）起来反叛。以色列王约兰（Joram），即亚哈的第二个儿子，发动战役对这次反叛进行镇压。虽然他的军队抵达了摩押首都，但没有攻取它，而是撤退了，摩押获得了自由。

《圣经》和亚述的记录给我们提供了这一信息，而且还有更多信息来自摩押。

摩押王米沙摆脱了以色列的统治，努力收回部分失去的摩押土地，并且重建了一些摩押城镇。这些作为让他非常自豪，因

此他把自己的故事刻在一块厚石板上，然后把这块石碑立在老家底本（Dibon）的宫内。

就像其他许多古代国王的铭文一样，这块石碑以介绍国王为开始：“我叫米沙，是……的儿子，是摩押国王，是底本人。”整个叙述几乎全部以第一人称进行着：“我征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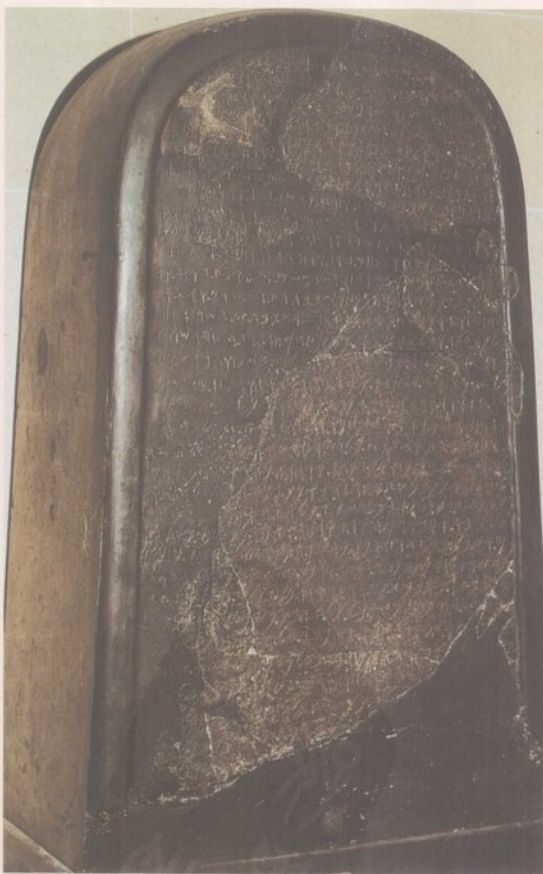
我杀戮仇敌，我攻取城池，我建造……。”

但是国王并不认为他是完全靠着自己的能力得胜。他解释说，石碑所在的丘坛是他为基抹、即摩押民族所拜的神建造的。米沙王尊崇他的神，因为“他拯救我脱离了列王，并且让我战胜了众仇敌。”

他说，以前以色列统



1. 以色列
2. 撒玛利亚
3. 耶路撒冷
4. 犹太
5. 亚门
6. 尼波山
7. 底本
8. 摩押



当地人以为“摩押石碑”里面一定有宝藏，就用火和水把它弄碎，但是“宝藏”就在于石碑本身以及其上的铭文。



古时，清点和记录贡物常常是文士的工作。这两个文士来自亚述。

治摩押是基抹恼怒摩押的结果。但如今，基抹告诉他要与以色列争战，并且重建摩押。基抹还特别告诉米沙要从以色列手中夺取尼波（Nebo）。于是，米沙晚上出发，奋战了整个上午，攻取了尼波城，并且杀戮了7,000以色列人。他把尼波当作贡物献给了基抹，把其中属于以色列神耶和华的器皿都带走，献给了基抹。他还征服了其他地方，将俘获的以色列人当成苦工，帮他建造在底本的宫殿。

这一石碑上的铭文用腓尼基文字写成，腓尼基文字也用于希伯来语。石碑上的语言与《士师记》《撒母耳记》和《列王记》非常相似，其中的思想也与古代以色列人相似。

在以色列人的思想中，当他们的神恼怒他们时，仇敌（如非利士人）就会攻击并统治他们；然后，神会兴起领袖（士师、扫罗和大卫）来拯救和释放他们。

就像米沙一样，以色列王也把俘获的仇敌当作苦工，建造自己的宫殿和房屋。就像米沙将尼波城献给基抹一样，约书亚也将耶利哥分别为圣归给耶和華，其中的一切也就都属于耶和華。

米沙铭文为现代的解释者们带来了一些问题。我们读古代铭文，将两件从不同观点写成和叙述的事进行对比，这一点非常常见。令历史学家伤脑筋的是，米沙的话语含糊不清，他并没有说出得胜时期的以色列王是谁：“米沙占领了马德巴（Madeba）和以色列，在他的有生之年及他儿子年过半百的日子里，在那里居住40年。”暗利作王12年（大约公元前884—公元前873年），他儿子亚哈作王22年（大约公元前873—公元前853年）——他们两人作王的时间总数远少于40年。我们应该是把“40年”理解成一个“圆整数”呢，还是理解成一个“世代”？“儿子”和“半”这两个单词是否就简单地意味着“后裔”和“部分”？

事实上，这40年开始于暗利统治时期的某段时间，结束于约兰统治时期（大约公元前852—公元前841年）。约兰没有再次攻取摩押，所以米沙很可能在那之后不久就立了这块石碑。

米沙的石碑如今被称作“摩押石碑”，放于巴黎罗浮宫。最初，它高达1.15米，底部宽达68厘米；被发现时，它几乎是

完整的，但如今成了一堆破旧的黑色玄武岩碎片。它的故事例证了许多古代石碑会遭遇的危险。

1868年，一位德国宣教士在底本废墟里看到了这块石碑，之后的人们很可能把它当作建筑材料。第二年，一位在耶路撒冷的法国学者请一个阿拉伯人把石碑上的文字一行行抄写下来。这些文字使他意识到这块石碑的重要性。紧接着，他请人用纸为整块石碑做了雕版印图，并且开始设法购买这块石碑。

对当地人而言，它只不过是一块石头而已，因为石碑上的文字对他们毫无意义。他们以为石碑里面一定藏着宝藏，于是将其放在火上加热，然后再泼冷水。照着他们所需要的，石碑破碎了，但是里面没有隐藏的宝藏。

这位法国学者克莱蒙-加诺（Clermont-Ganneau）决定将所有他能够收集起来的碎片都收集起来，并从村民手中购买。虽然他只收回其中的3/5，但根据纸印图，他能恢复失去的部分，从而读出了米沙得胜的故事。

“摩押石碑”是人们所知道的唯一从以色列、犹太、以东、摩押或亚门幸存下来的石碑。如果还有其他石碑——这是很可能的事情，它们要么仍然是隐藏的，要么已经被毁坏，就如米沙的石碑几乎被毁坏一样。

保护的代价： “黑色方尖柱碑”

挖掘工作已经进行了多日，但是没有发现任何让人感兴趣的东西。1846年11月，指导挖掘工作的亨利·雷亚德因为有差事必须离开。

离开之前，他同工人进行了一次谈话。他们已经挖了一道长达15米多的壕沟，土壤既硬又干，让他们意气消沉。雷亚德让他们再挖一天，直等到他回来，然后他就骑马走了。

他刚离开土丘，一个工人就气喘吁吁地赶上他。他们在壕沟里发现了东西，所以他应该回去看看。

雷亚德赶紧骑马回去，一下马，他就爬到壕沟里面。在壕沟底部躺卧着一块抛光的黑色石头，上面有雕刻和铭文。在雷亚德的监视之下，众人迫不及待地用绳子将它拖了出来。原来这是一块四方形的柱子或方尖柱碑，高达2米，每一面上都有5格图片，以及一行行精雕细刻的楔形符号。

雷亚德仔细地画下了这些图片和符号文字，并且把它们包好，寄到了英格兰。今天，这一柱碑同雷亚德发掘的其他石碑一起，立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里。

如果那天他离开之前，听从工人而停止了挖掘工作，这块“黑色方尖

柱碑”可能还埋在亚述古城迦拉（Calah，现在的宁录城）的废墟里。

当雷亚德发现这块方尖柱碑时，他读不懂其上的铭文，其他人也都读不懂。于是，他很快将柱碑的图画印出来，寄给那些正在尽力译解楔形文字的学者。几乎就在同时，有两个学者读懂了石碑上的一些单词。

第一个学者是英格兰教会的教区长爱德华·亨克斯。他当时住在爱尔兰，是一个害羞的人，常常安静地在自己住宅里学习，偶尔也在大英博物馆里研究。与他同住一个教区的人很可能不知道，这位花费如此多时间研读大部头外语书籍的教区长，正在开启一扇长期以来被关闭的古代历史之门。亨克斯是雷亚德的朋友，他能够告诉雷亚德他所发现的许多铭文的意思。

这个时期的另一位伟大译解家是亨利·罗林森（参本书《贝希斯敦岩崖的秘密》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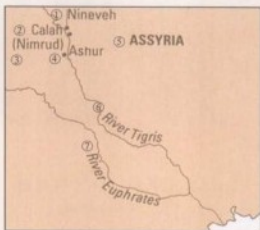
两位学者都认定，这块“方尖柱碑”记载了一位亚述王所取得的胜利，而且每排图片上面的文字都是对图片的描述。

他们在译解文本的过程中发现，第一排图片的符号说明这是波斯西北部的一位国王在进贡。在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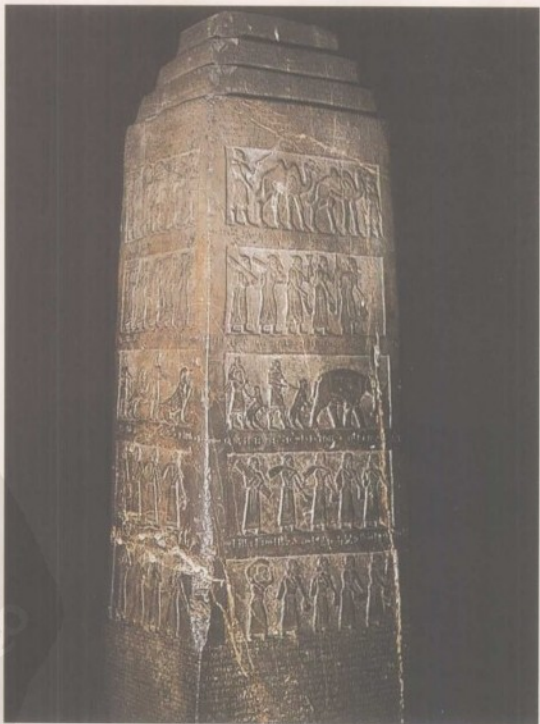
片中，这位国王或他的使者跪在亚述王撒缦以色（Shalmaneser）面前，而撒缦以色后面站着他的臣仆。

在另一个方框里，侍者牵着一匹马和两只骆驼，挑夫则挑着其他东西

1845年，为亨利·雷亚德做工的工人在亚述古城迦拉的废墟里，发现了一块抛光的黑色石碑，其上有雕刻和铭文。这块“黑色方尖柱碑”记载了亚述王撒缦以色取得的胜利。



1. 尼尼微
2. 迦拉
3. 宁录城
4. 亚述
5. 底格里斯河
6. 幼发拉底河





第二行中第一个方框里的图片(右上图)非常激动人心,其中有人在俯伏跪拜。其上文字列出了“华母利的儿子亚蛙”所进献的贡物。“亚蛙”就是耶户,他从以色列王暗利的后高手中篡夺了王位。这块亚述石碑对《圣经》上的一位国王作出了有趣的解释。

这块“黑色方尖柱碑”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唯一显示以色列人(上图)向亚述王进贡的石碑。

——这些都是这位国王送给亚述王的贡物。

第二排图片是最激动人心的。在第一个方框里,一个人跪下来,亲吻亚述王脚下的尘土。这位奉承者后面紧跟着13个扛贡物的男人。图片上面的符号写道:“我收到了华母利(Humri)的儿子亚蛙(Yaua)所送的贡物:银子、金子、一个金碗、一个金烧杯、金高脚杯、金水罐、铅、一根王杖、一支标枪。”

鉴定这位送礼给亚述王的国王名字并不难。亚蛙就是以色列王耶户(Jehu)的亚述文写法,华母利就是把以色列首府设在撒玛利亚的暗利。

这是亚述石碑和《圣经》之间一个重要的链接——亨克斯和罗林森立刻意识到了这个事实。

在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个事实之前,我们应该注意其他图片。其他图片里再没有出现过跪拜的使节,但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贡物。第三排的图片里有两只骆驼,三只有角的动物、一只大象、两只猴

子和两只猩猩;其中有角的动物可能包括了一只犀牛。这些都来自埃及,是要献给皇家动物园的,因为亚述王喜爱收藏不同寻常的动物和植物。

然后是一只狮子击倒一只雄鹿的场景,紧接着是第四排图片,显示了一位生活在幼发拉底河中部

的国王所送的贡物——与前两幅图片非常相似,只是多了一些折叠好的衣服。

在最后一排图片里,挑夫挑着叙利亚海岸的某个国家所送的贡物——与耶户所送的贡物非常相似。

亚述石碑雕刻师可能没有见过其中的某些动物,所以他们没能在石碑上非常精确地雕刻出动物。另一方面,他们确实独具匠心地给每组抬贡物的人穿上了不同服装,很可能他们在尽力详细地描绘各种各样的当地服装。

(公元前826年)所取得的胜利。根据其他有关撒缦以色的记载,耶户给他进贡是在他作王的第16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耶户不再是一个以色列王子,而是一个杀害暗利后裔约兰王的士兵;同时,耶户杀死了犹太王——《列王记下》第9章讲述了这个故事。

一旦将有关撒缦以色的其他记录与《圣经》上的记录放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它们暗示了耶户在撒玛利亚谋杀两个国王夺取王位,与他向亚述王进贡以表敬意发生在同一年。他可能以为可以通过亚述的保护来巩固的王位。《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关于耶户统治时期的信息,因为这与希伯来历史学家的主旨无关。

这块“黑色方尖柱碑”是现存唯一刻有以色列人向亚述王进贡情形的石碑。自亨克斯和罗林森初次对其进行研究以来,它一直在众多与《旧约》有关的亚述文献中位居首位,同时它也是一件重要的艺术品。

亚述的败落……

伦敦大英博物馆的橱窗里，立着一个中空的棕色棱柱，每一面上都整齐地排列着一行接一行的楔形文字。这个看起来单调乏味的陶器，高度几乎达到了37.5厘米，是众多记载公元前705—公元前681年统治亚述的西拿基立王成功政绩的铭文之一。1830年，英国驻巴格达政治代表泰勒上校（Colonel Taylor）在尼尼微得到了这个样品；1855年，它进入大英博物馆，被人们通称为“泰勒棱柱”。

亚述的国王会将这样的记载埋藏在他们所建造或整修的寺庙、宫殿和城门地基下。他们希望后继者会在适当的时候发现和阅读，并且认识到他们曾经是何等伟大的人物。用这种方式，人们就会记住像西拿基立这样的国王。这也解释了“泰勒棱柱”上的铭文为何使用那种非常狂妄自负的语气；它们所讲述的就是国王的勇敢、他所赢得的胜利、他所处死的仇敌以及他带回家的战利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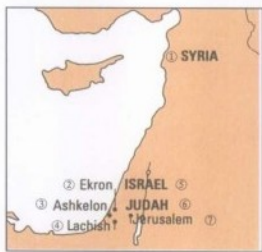
乍一看，这些国王似乎非常喧嚣、恃强凌弱，就像帝国主义者一样，但更加谨慎的研究表明他们并非如此。他们常常为自己发动战争辩护，声称他们争战是因为他们的民族之神吩咐要如此行，同时他们争战也常常是为了镇压背叛的臣民及其国王。这就是“泰勒棱柱”所描述的西拿基立发动所有战争的理由。

西拿基立攻击过的国王包括巴比伦王米罗达巴拉但（Merodach-

Baladan)。经过最初的争战之后，米罗达巴拉但接受了允许亚述人在巴比伦出入的条款。但当西拿基立作王时，他与东部的亚述结盟，还设法赢得了其他亚述臣民——包括远至西部的犹太王希西家——的支持。

《圣经》中的《列王记上、下》讲述了希西家以殊荣接待米罗达巴拉但使者的情形。他们的来访可能是希

犹太王希西家时期，亚述军队攻打耶路撒冷城门。首府得以保存，但南部城市拉吉经过一次围攻之后沦陷。西拿基立王在尼尼微宫殿的墙壁上雕刻了这场戏剧性战斗的场面：当炮弹降落时，城里的居民都在逃离。



1. 叙利亚
2. 以革伦
3. 以色列
4. 亚实基伦
5. 犹太
6. 拉吉
7. 耶路撒冷

巴比伦王米罗达巴拉但的使者在希西家王的宫廷里受到了热情接待。1个世纪之后，巴比伦——而不是亚述——成了犹太的主要威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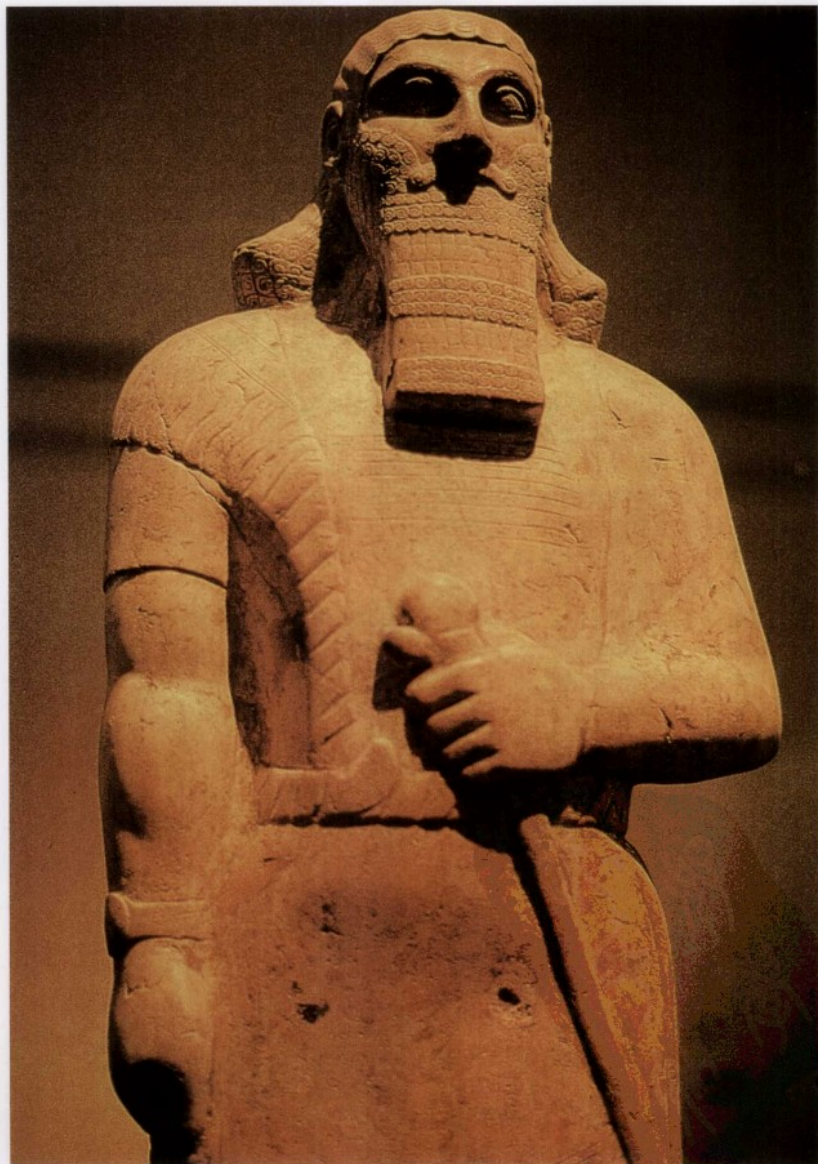


西家背叛亚述的原因之一。因为希西家的背叛，所以西拿基立在处理了巴比伦的麻烦之后，就向西行进。

这位亚述王讲述了他于公元前701年沿着地中海海岸前行的情形，

他一路上杀兵斩将，当地各王都在他面前俯首称臣。最后，他抵达了非利士人的地方，也就是以色列和犹太的西南部。

有一个亚实基伦（Ashkelon）



亚述纳西拔二世 (Ashurnasirpal II) 的这个雕塑体现了公元前9世纪骄傲自大的亚述势力。

的国王拒绝投降，于是西拿基立废了他，并将其全家都带到亚述。另一个曾经统治亚实基伦的男人在亚述的保护下被立为王。

另一座非利士人的城市以革伦(Ekron)也开始反抗。在此之前，城中的一些市民捆绑了忠于亚述的国王，把他交给耶路撒冷的犹太大王希西家。这些反抗者请求埃及的援助，但亚述军队赢得了伊利提基(Eltekeh)战役，以革伦沦陷。西拿基立处死了反抗者的首领，将支持者下在监狱，却将其余的人释放，并让曾经监禁在耶路撒冷的国王官复原职。

虽然西拿基立的铭文一件接一件地描述了这些事件，但以革伦国王被释放这件事，可能只会发生在战役进入最后阶段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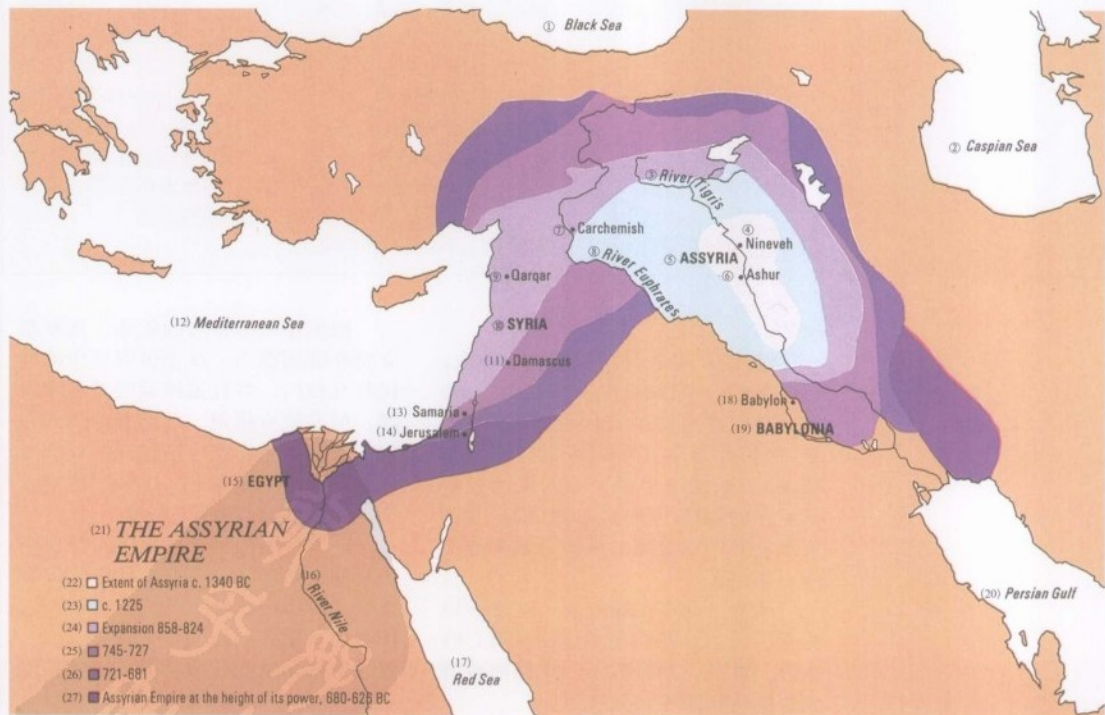
还有一个反抗的国王就是犹太王

希西家。显然，他是起义的领袖，仍然在他的首府耶路撒冷坚持抵抗。西拿基立占领了犹太全地，包围了耶路撒冷。他的记载中讲述了这个故事(参本书《就像笼中之鸟》一文)。

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虽然西拿基立的部队包围了耶路撒冷，以至于无人能够从城里进出，但是没有记录表明他们对耶路撒冷发起过任何进攻，就像他们对那“46个有坚固城墙的城镇”或者其他反叛城市一样。西拿基立声称希西家屈服于他，向他大大进贡，但是他没有提及他的士兵进入耶路撒冷或他亲自与希西家交锋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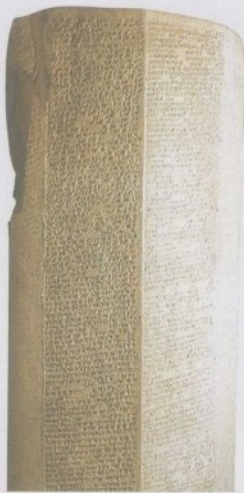
最醒目的事实在最后，希西家差遣他的使者将所有贡物送给了住在尼尼微的西拿基立。这些贡物并不是亚述军队按照通常方式在得胜之后带回

- | | |
|----------|-----------------------------------|
| 1. 黑海 | 18. 巴比伦 |
| 2. 里海 | 19. 巴比伦 |
| 3. 底格里斯河 | 20. 波斯湾 |
| 4. 尼尼微 | 21. 亚述帝国 |
| 5. 亚述国 | 22. 公元前1340年
的亚述帝国 |
| 6. 亚述 | 23. 公元前1225年 |
| 7. 迦基米施 | 24. 公元前858—
824年间扩张的领
土 |
| 8. 幼发拉底河 | 25. 公元前745—
727年间 |
| 9. 卡卡 | 26. 公元前721—
681年间 |
| 10. 叙利亚 | 27. 公元前689—
626年间，亚述帝
国鼎盛时期 |
| 11. 大马士革 | |
| 12. 地中海 | |
| 13. 撒马利亚 | |
| 14. 耶路撒冷 | |
| 15. 埃及 | |
| 16. 尼罗河 | |
| 17. 红海 | |



“就像笼中之鸟”： 西拿基立进攻耶路撒冷

“泰勒棱柱”记载了西拿基立王进攻耶路撒冷这一事件。



这是西拿基立留给在之后的国王阅读的报告译文，其中论述了他进攻犹太的情形：

“至于希西家，这个不愿向我俯首称臣的犹太人，我包围和攻取了他的46座有坚固城墙的城镇及其周围无数的小村庄。我首先是在其四围筑起土坡，布下围攻装置和地雷，然后差遣步兵发起进攻。他们爬上城墙，突破防线，将这些地方攻取。我从这些地方带出200,150个各阶层的男女，以及许多的马匹、骡子、驴子、骆驼、牛和绵羊，这些我都算作战利品。至于希西家本人，我把他关在耶路撒冷的王城里，他就像笼中之鸟一样。我派兵昼夜看守他们，让任何人都无法从城里进出。凡是我从他手中掠夺的城镇，我都从他的领土

上除掉，赐给亚实突（Ashdod）王弥特尼（Mitini）、以革伦王帕狄（Padi）和迦萨王西-贝尔（Sil-Bel），就这样，我缩小了他的国度范围。在他们以前的年度贡物上增加了一种与我作王的身分相宜的贡品，把它强加给了他们。对我君主之荣耀的惧怕使得希西家神不守舍。他带来的坚固王城耶路撒冷的勇士和精兵不再为他争战。他送到我的王城尼尼微的贡物包括30他连得金子、800他连得银子、优质锑、红色的巨石、象牙床、象牙扶手椅、大象皮、长牙、乌木、黄杨木、各种各样的珍宝，还有他的女儿、他宫殿里的妇女和歌唱的男男女女。他差遣他的使者来进贡和向我致敬。”

家的。

《旧约》也告诉了我们这一插曲。《列王记下》第18章以及《以赛亚书》第36和37章两次详细地讲述了这个故事（《历代志下》第32章也有简明的概述）。阅读《圣经》上的叙述和西拿基立的叙述，就会发现它们之间有许多差异，但是两者都清楚地讲述了同一事件。

两者之间存在着差异，这并不是为奇，因为这些叙述来自相互对立的双方。此外，两者都不一定按照事情发生的实际顺序来叙述。

根据希伯来作者的叙述，西拿基立恐吓耶路撒冷，试图说服其中的居民打开城门，并且试图威胁希西家投降，但是没有得逞。耶路撒冷仍然完好无损，因为希西家透过先知以赛亚从神那里得到了保证，这激励他继续抵抗，而且他没有被征服！

一句有名的经文叙述了希伯来历史学家的解释：“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十八万五千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西拿基立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列王记下》19：35，36）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无法知道，但是对于这一场使亚述人发起战役半途而废的大灾难的叙述，我们没有充足理由怀疑。西拿基立不会记载这种大灾难让后继者阅读，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会使他名誉扫地。

亚述军队的势力突然直线下降，导致了快速撤军，这一点能够解释西拿基立为什么没有声言他夺取了耶路撒冷，以及他为什么在尼尼微接受了希西家透过使者所表达的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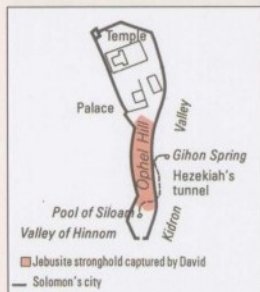
另外还有一个事实表明了西拿基立没有攻取耶路撒冷。他的尼尼微宫殿里，有一个房间是用有雕刻的厚石

板所装饰。上面的图案显示了在犹大的战役。当时，他们所关心的是攻取一座城市，但这座城市不是耶路撒冷，而是南部的要塞拉吉。如果亚述人攻取了耶路撒冷，宫殿的墙壁上就应该有关于这一胜利的特写，但是没有，反而拉吉成了突出的部分。

西拿基立的“泰勒梭柱”以及与之相似的石碑，为希伯来历史提供了最广泛的例证，因为它是从敌方的观点来讲述的。它与《圣经》上的叙述很相似，这对于帮助理解《圣经》非常有价值。

在这个场景中——当时正值亚述影响力最大的时候，亚述纳西拔王在带领手下追捕狮子。

希西家王的隧道



这条水道从处女泉开始沿着岩石蜿蜒前行，一直通到西罗亚水池。

1880年，一个小男孩发现了通往西罗亚水池的隧道墙壁上有一些文字。文字记载了两队工人从两端开始，凿破岩石，然后在地下很深之处会合的情形。



耶路撒冷妇女已经在城市南部的水池里洗了很多年衣服。池里的水从一条隧道流进来；孩子们常在池子里戏水，有些男孩还喜欢往里走一截进入黑暗的通道。

1880年的一天，一个男孩手里拿着火把，走到了比往常更深之处。透过闪烁的火光，他注意到里面的岩壁上有一些文字，于是他出来向人描述了自己的发现。

以前无人见过这种铭文，很快，有人对其进行了仔细研究。水沿着隧道墙壁流下时，石灰沉积物将墙上的文字覆盖住，但当人把沉积物清除后，6行希伯来文字清楚地显现出来。

这些文字描述了两队人在岩石上凿隧道的情形。他们分别从两端开始工作，最后在地下很深的地方会合。文字还说到其中一队听见了另外一队劈岩石的声音，于是他们知道了该往哪个方面行进。

这条隧道从城市东边汲沦谷（Kidron）的一个泉眼一直通到这个水池，对此人们已了解很久。1838年，一位勘探巴勒斯坦的著名美国探险家爱德华·鲁滨孙第一次对其进行精确的调查。他证明这条隧道的水是从处女泉（Virgin's Fountain）

流到这个水池，而不是有些人所认为的从另一个方向流来。

鲁滨孙同他的朋友一起成功地穿过了全程隧道。有些地方，其高度达4.5—6米，而其地方非常低，甚至探险家们只能全身平伸在地上，靠着双臂慢慢地爬过去。从那时开始，隧道底部的淤泥开始被清除，穿过隧道也就不像以前那么艰难。

鲁滨孙原本以为隧道的长度大约是366米，而且差不多是直线形的，因此当他测出其长度达到534米时非常吃惊。原因很清楚：隧道是弯曲的，呈S形；在中间部位还有一个双弯头——这显然是两队挖隧道的人马会合的地方。如果他们彼此没有听见对方锄镐的声音，那么示意图就应该表明他们很可能根本就没有碰过面！

隧道如此弯曲的原因不确定。尽管古代的工程师没有指南针，但是他们能够通过两端的观测来保持直线条。很可能，他们是顺着一条地下河和岩石的断层来开展部分工作的。

这条隧道被凿出来的目的，是要将水从城市的一个地方引到另一个地方，这显而易见。在鲁滨孙进行调查将近50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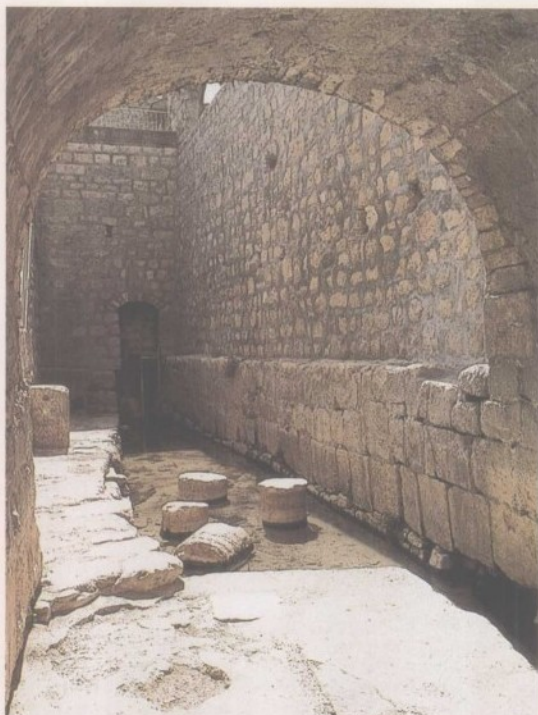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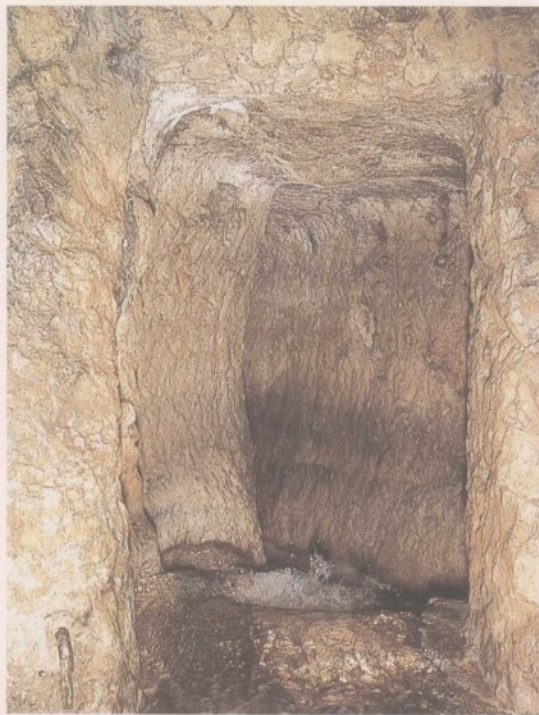
后，那个当地男孩发现了这些铭文，它们指出了凿隧道的的时间以及当时凿隧道的原因。

其上的铭文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所流行古希伯来文字的良好样本。自隧道被发现以来，学者们一直将它与犹太王希西家联系在一起，也就是公元前700年之前。最近几年发现的其他希伯来文献，也表明这些文字属于此年代。其中一个文献中是希西家的一个官员的图章在粘土上留下印痕。这个官员就是“希西家的仆人希勒家的儿子耶禾西拉”。（《列王记下》第18章提到了希勒家。）

学者将这一隧道与希西家联系在一起，是因为《旧约》里记载了希西家在耶路撒冷修造水库和挖沟之事。《列王记下》20：20记载道：“希西家其余的事和他的勇力，他怎样挖池、挖沟、引水入城，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

《历代志下》32：3—4说：“就与首领和勇士商议，塞住城外的泉源，他们就都帮助他。于是有许多人聚集，塞了一切泉源，并通流国中的小河。说：‘亚述王来，为何让他得着许多水呢？’”

然后第30节又补充说：“这希西家也塞住基训的上源，引水直下，流



在大卫城的西边。希西家所行的事，尽都亨通。”

今天，水池是露天的，而且座落在耶路撒冷的土耳其城墙（Turkish wall）之外。当希西家的手下挖水池时，水池可能是露天的——可以通过在边上所凿的石阶下到水池，也可能完全是地下的。当时，它位于城墙里面，因为耶

路撒冷最古老的部分建造在处女泉之上，处女泉就是《旧约》里为耶路撒冷市民供水的基训大湖（Gihon Spring）。

1890年，一个希望通过出售这些铭文致富的希腊人将其连同岩石砍下来，导致了铭文的破损。当时统治耶路撒冷的土耳其政府当局将其没收，如

今它成为伊斯坦布尔古物博物馆的展览品。

这个水池名叫西罗亚水池（the Pool of Siloam），但是我们不确定它是否就是《约翰福音》第9章中所提到的那个耶稣让瞎子去洗的池子，那个池子可能更靠近南部一些。

为了反对敌人的围攻和保护耶路撒冷，希西家王让人在城墙里面的坚固岩石上凿了一条隧道，以便从基训大湖（左上图）引水过来。之后，基训大湖被塞住。

这条隧道如今引水至西罗亚水池（上图）。

“我们无法看到信号”



1. 迦基米施
2. 腓尼基
3. 亚西加
4. 耶路撒冷
5. 非利士
6. 犹太
7. 拉吉
8. 埃及
9. 巴比伦
10. 巴比伦

犹

大这个小王国遇到了麻烦。敬虔的国王约西亚在一场本不该参与的战役中丧生。征服他的埃及王立约西亚的儿子作王，使他臣服于自己。

仅仅4年之后，巴比伦军队在北部的迦基米施打败了埃及，之后继续向南行进，控制腓尼基、非利士人的城市和犹太城。于是，犹太王被巴比伦王征服了。

虽然巴比伦的军队强大，但巴比伦太遥远，而埃及是犹太的近邻。巴比伦军队回去之后，埃及法老的使者力劝犹太王约雅敬废除那使他受巴比伦约束的条约，再次加入埃及，约雅敬听从了。尽管先知耶利米在耶路撒冷尽力说服他不要同意，但没有成功，于是埃及联盟重新开始。

正如先知耶利米所预言，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很快采取了行动。他派遣当地部队去镇压这些叛徒，但当镇压没有产生持久影响时，巴比伦军队就直接开往耶路撒冷。

约雅敬死在耶路撒冷，他的儿子

约雅斤（Jehoiachin）登基作王，但只有3个月就被巴比伦军队俘获，首府耶路撒冷被攻取。他们将这位年轻国王和他的众朝臣都掳到巴比伦，并且立他的叔叔西底家（Zedekiah）作王。

不可思议的是西底家的所行与约雅敬完全一样。他加入了埃及的密谋，这再次惹怒巴比伦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再也不能让犹太百姓拥有自己的王，这种持续不断的对抗局面必须终止。

他的军队围攻并夺取了耶路撒冷。士兵们捣毁城墙，将所罗门建造的殿宇洗劫一空，付之一炬。西底家正企图逃跑时被逮住，巴比伦人当着他的面杀死了他的众子，然后刺了他的双眼。他们将所有富裕的和有技巧的人都掳到巴比伦，留下一个当地省长在巴比伦的监督之下主管政务。

这就是《圣经》和巴比伦文献所讲述的犹太王国最后25年的历史。

考古学也能够增加更多的说明。1932—1938年，一支英国团队对希伯仑和亚实基伦之间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土城丘进行了挖掘。人们相信这些废墟是古城拉吉所留下的（参本书《亚述的败落》）一文。在土丘边缘的一个地方，挖掘者的铲子很快碰到了石头墙的残垣断壁，这就是城门的遗址——守卫室的地上覆盖着瓦砾和灰烬——证明是被火烧毁的。这场大火还烧毁了附近的一些劣质房屋。



根据躺卧在这些门道处的碎瓦罐式样，我们几乎敢肯定，毁坏来自巴比伦军队袭击犹大所造成的结果。大多数考古学家都相信，这是耶路撒冷所遭遇的最后一次洗劫。这些被烧毁的城墙和破碎的器皿，提醒人们入侵所带给拉吉百姓的灾难。他们的家园再也没有得到重建。

在门房发现的几块陶瓷碎片，使当时的形势历历在目。当时，犹大军

队里一位下级军官从前线给拉吉司令官发送了许多信件。信件都用墨水写在破瓦器上，所用的都是相当棒的希伯来语，就像《圣经》一样。这些文字表明了希伯来语在当时的使用状况。如果耶利米和以西结的预言都记载下来，也会是这样。除了在耶路撒冷一块陶瓷碎片上发现的一系列名字，还有在犹大出土的第一批普通古希伯来文字样本。之后，在不同地方

这个“土堆层”古城拉吉的废墟上被烧毁的城墙和破碎的器皿，提醒人们拉吉人民所遭受的来自亚述军队的灾难性攻击。

门房发现的陶瓷碎片上，是一位犹太士兵写给拉吉军官的报告。当时，人们通过烟火来发送消息。



也发现了其他样本。

这些信件都非常简单。在其中的一封信里，年轻军官似乎在说他并不像指挥官所暗示的那样愚蠢，他的确能够识字！另一封信记录了一位将军的事情，他正在前往埃及的路上，这证实了犹太和法老之间的秘密活动。还有一封信提到一个作者刚刚收到且正在转发的预言性警告。

总共有18封信，有一些没有保存好，以至于墨水褪色或被洗掉。其中有一封可能是军官在驻守前线的最后

时刻所写，他报告说自己已经将他记录的所有信息都写在了书版或卷轴上，某个人也已经被当成囚犯带到城里（可能是耶路撒冷）。最后，他在结尾写道：“我们正在警醒等候从拉吉发出的信标。这些信标会紧接着指挥官大人的信号发出，但是我们没有看见亚西加（Azekah）。”

显然，最后这些话指的是一套通过烟火或野火将消息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的系统。据鉴定，亚西加位于拉吉北部大约15公里的地方。当时，这位军官就在一个能够看到这两者的地方。烟火对于预报敌人的入侵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1803年，拿破仑一侵入英国，英国就立起了一系列的烟火，作用就是如此。）

先知耶利米警戒西底家王改变政策，因为“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正攻打耶路撒冷，又攻打犹太所剩下的城邑，就是拉吉和亚西加。原来犹太的坚固城只剩下这两座。”

这块瓦片看起来微不足道，却承载了巴比伦军队包围耶路撒冷最后几天所发出的消息，这种想法让人心动。



“犹太人的王尼布甲尼撒”

对尼布甲尼撒和其他亚述王宫废墟进行过挖掘的人们，都讲述着同样的故事：他们那些由成排雕刻的厚石板构成的富丽堂皇的大厅和院子都被洗劫一空，付之一炬，成为荒无人烟的地方；抢夺者无法带走的东西，留给了野生动物和自然力——亚述的荣耀已经消失。

巴比伦兴起成为大国，取代了亚述。几块巴比伦泥版文书、《圣经》和一些希腊报告描述了这些事件。公元前640年之后，亚述的势力开始削弱。玛代人（Medes）和他们的盟友从东部，也就是波斯山区对其发起了进攻；巴比伦军队在西拿基立曾经打败的米罗达巴拉但王的后继者指挥下从南部发起了进攻。

经过几次战役之后，这些军队在公元前612年联手攻取了尼尼微，从而结束了亚述的强权政治。胜利者们瓜分了亚述帝国，玛代人占领了东部和北部的山地，巴比伦人则占领了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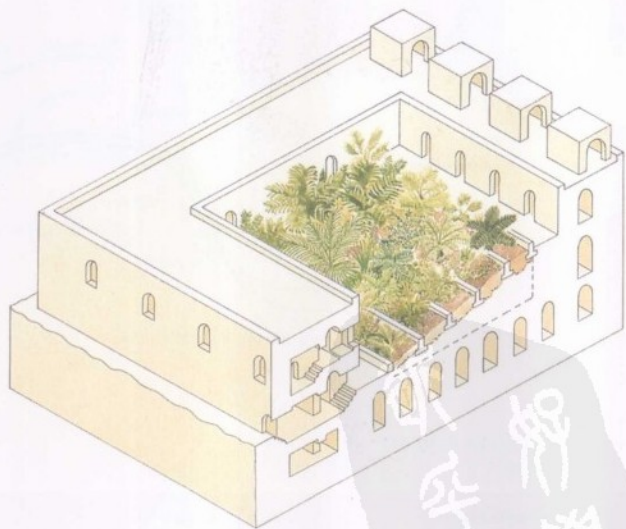
第三大势力即埃及也试图赢得一些战利品。但公元前605年，巴比伦人在迦基米施将埃及人彻底击败。在这场战役中，指挥巴比伦军队的是尼布甲尼撒。同一年，尼布甲尼撒作巴比伦王，直到公元前562年，共作王43年。

不像亚述王那样，尼布甲尼撒没有在他所建造的寺庙和宫殿墙壁上，对自己的胜利进行长篇大论的描述，所以没有留下类似的铭文。他所留下

的铭文几乎都只是谈论他为所拜的神做了什么。因此，他统治时期的历史并不太为人所知。有些铭文说出了巴比伦帝国的一些地名——这显明其疆域何等辽阔，还有两组楔形泥版文书提供了更加详细的信息。

第一组是《巴比伦编年史》（Babylonian Chronicles）。其中两块泥版论及尼布甲尼撒的父亲统治时期的事件，有两块论及他本人统治时期的事件，其他的则是论述在他之前和之后的列王。不幸的是，那两块有关尼布甲尼撒本人的泥版文书，只是涉及到他统治时期的头11年，其余的32年几乎完全没有记载。很可能有一

巴比伦“空中花园”是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



天，人们会发现其他泥版文书。这些目前已知的泥版文书由大英博物馆在19世纪末期购买下来，但是那两块有关尼布甲尼撒本人的泥版文书直到1956年才出版。

泥版文书上没有解释其写作原因。它们好像是从一份更加全备的年度报告中摘录下来的。这些编年史不像亚述王的石碑，不是夸大其词地描述流血事件和胜利情形，而是平铺直叙，符合事实，因此学者们都赞同它们是可靠的。从中我们了解到巴比伦兴起成为大国及亚述败落的情形，还有迦基米施战役及巴比伦人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所取得的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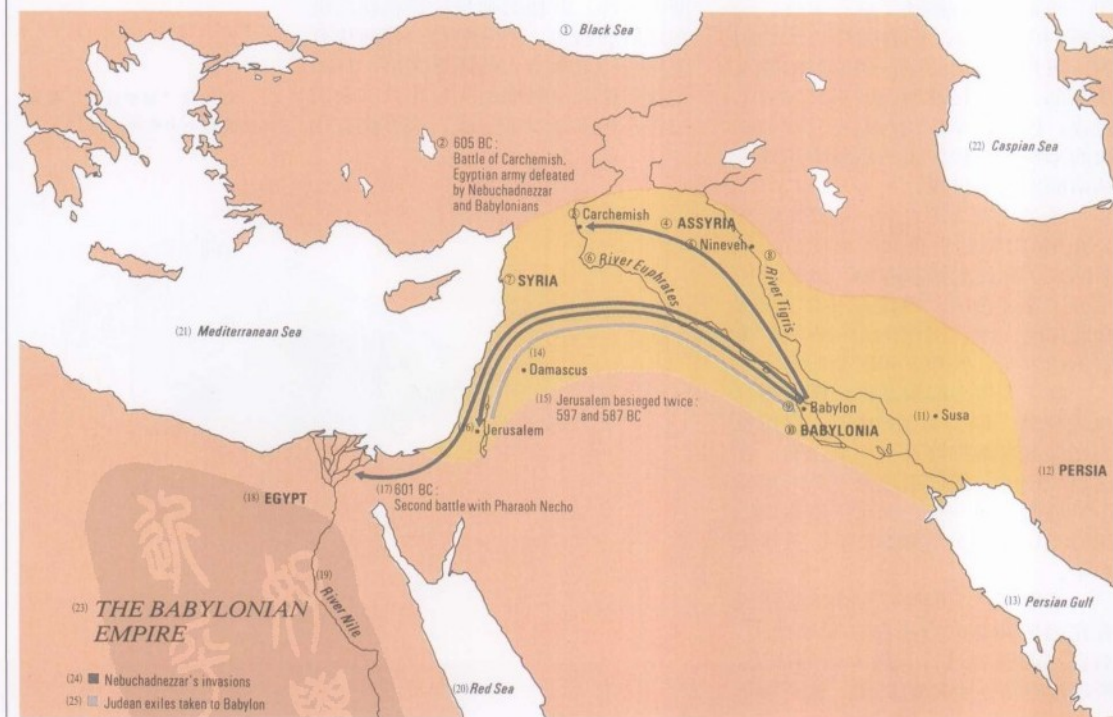
其中一条简短的记录陈述道：“第七年的基斯流（Kislev）月，巴比伦王召集他的军队开往叙利亚。他对着犹大城安营扎寨。亚达（Adar）月初二日，他攻取了犹大城，俘获了

犹太王，并且自己在那里选择、指定了一个人作犹太王。他获取了大量贡物，并把它们带到了巴比伦。”

从这里，我们获得了足够多可以确切翻译出来的信息。第七年的基斯流月就是公元前598年12月；亚达月初二日就是公元前597年3月15/16日。这是巴比伦人对巴比伦军队进攻耶路撒冷的报导，这次进攻以尼布甲尼撒废掉年轻的约雅斤并把他掳到巴比伦、立西底家作王为结束（另请参本书《我们无法看到信号》一文）。这些犹太王都受制于尼布甲尼撒，而他实在正如童谣所说的，是“犹太人的王尼布甲尼撒”。巴比伦士兵将约雅斤和他的朝臣带到了巴比伦，在监视之下住在王宫里。

考古学家们在挖掘这个宫殿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楔形泥版文书，上面列出了配给居住在那里各种各样人

- | | |
|--------------------------------------|---------------------------------|
| 1. 黑海 | 15. 耶路撒冷在公元前597年和公元前587年两次遭到围攻。 |
| 2. 公元前605年：迦基米施战役。尼布甲尼撒和巴比伦人打败了埃及军队。 | 16. 耶路撒冷 |
| 3. 迦基米施 | 17. 公元前601年：与尼哥法老的第二战役。 |
| 4. 亚述国 | 18. 埃及 |
| 5. 尼尼威 | 19. 尼罗河 |
| 6. 幼发拉底河 | 20. 红海 |
| 7. 叙利亚 | 21. 地中海 |
| 8. 底格里斯河 | 22. 里海 |
| 9. 巴比伦 | 23. 巴比伦帝国 |
| 10. 巴比伦 | 24. 尼布甲尼撒的侵略 |
| 11. 苏萨 | 25. 犹太人被抓到巴比伦 |
| 12. 波斯 | |
| 13. 波斯湾 | |
| 14. 大马士革 | |



物的口粮。这些泥版文书的年代是根据尼布甲尼撒的统治年代确定，也就是在公元前594和公元前569年之间。

这些领取谷物和油的人当中有玛代人、波斯人、埃及人和吕底亚人(Lyidian)，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有人来自腓尼基各大城市——比布罗斯、亚发(Arvad)和推罗，有人来自非利士的亚实基伦，还有一些人来自犹太。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是官员或工匠、船员、造船工和木匠，其中还有一个埃及人是养猴子的(参本书《保护的代价》一文)。

来自亚实基伦的人包括国王的众子，但来自犹太的就只有国王本人。四块泥版文书列出了配给“犹太王约雅斤”、他的五个儿子以及很可能其他四个犹太人的口粮。这四个犹太人当中有一个是园林工人，他有一个很好的希伯来名字，叫“示利米雅”(Shelemiah)。

尼布甲尼撒在作王期间，一直将约雅斤囚禁在他的宫殿里。根据《列王记下》第25章的叙述，尼布甲尼撒的儿子释放了约雅斤，并赐给他特权，让他与王一同吃饭。

尼布甲尼撒把巴比伦建造成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城市(参本书《荣耀属于巴比伦》一文)。他在城市北端有一座非常巨大、防守严密的宫殿。其主要入口处通向一个大院子，院子面积差不多有66米长×42米宽。院子两端是给侍卫和其他人居住的房间。在这个主要入口处的对面，访客会经过一个大厅进入第二个院子。这个院子比第一个小得多，两端都有许多房间。南端的一套房间可能是供王手下的高官接待请愿者用的。

从这个院子往西，经过一道大门，就进入了主院，其面积接近60米长



×55米宽。主院的南墙上覆盖着蓝色玻璃砖，玻璃砖上绘制着黄色、白色、红色和蓝色的花草树木，树木下是一只奔跑的狮子。

这堵墙中央有一道门，通过这道门就进入了王的会客室，一个52米长×17米宽的大厅。王的宝座很可能与这扇主门相对，而且有一部分嵌入墙内。当那只手在粉墙上写字预告伯沙撒(Belshazzar)王的毁灭时，他所在的可能就是这个房间。从这个中心院子和会客室再往前走，还有两个院子和更多房间，其中有可能是皇家妇女居住之地。

宫殿的东北角是一幢由长而窄的圆顶房间组成的建筑(记载约雅斤口粮配给的泥版文书就在这里发现)。可能是仓房，但砖墙很厚，表明曾是一座很高的建筑，挖掘者提议它就是“空中花园”(Hanging Garde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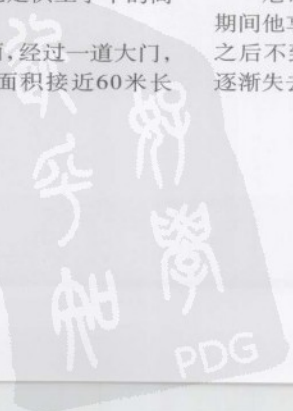
希腊历史学家解释，一位巴比伦国王为了讨妻子欢心，建造了一个形状像山的花园，因为她来自山区，在巴比伦平原患了思乡病。那些圆顶房间可能支撑住了这些花园的砖砌平顶。

尼布甲尼撒统治的时间很长，这期间他享受了极大的荣耀。但他去世之后不到25年，巴比伦被波斯征服，逐渐失去了影响力。



尼布甲尼撒开始大兴土木，把巴比伦建造成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城市，甚至墙砖(左上图)上都印有他的名字。

尼布甲尼撒王适当地关注宗教事务，重建了几座寺庙，其中包括马杜克(Marduk)神庙(上图)。根据《但以理书》，马杜克可能就是尼布甲尼撒王献了一尊高达27米的全雕塑去膜拜的那位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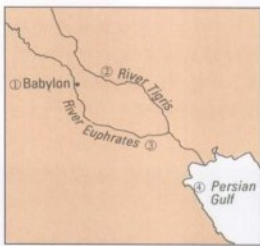
巴比伦的荣耀

几百年以来，为了找到古代建筑物用过的硬砖块，居住在伊拉克幼发底河两岸的百姓一直在挖掘古巴比伦的土丘，因为沿着那段河岸的大多数村庄，还有大部分希拉（Hillah）镇都用巴比伦砖块建造。然而，虽然这些废墟遭到了掠夺，但这座城市如此之大，存留下的还有许多。

在德国的赞助下，挖掘者于1899

年开始了在巴比伦的挖掘工作。此项工作在夏天和冬天进行，由罗伯特·科尔德威负责了18年。期间，他的工人发现了城墙、宫殿、寺庙和房屋。在这些地方有深锅、平锅、金属物品、石雕和楔形文字，它们几乎都属于尼布甲尼撒统治下的迦勒底时期，也就是公元前626—公元前53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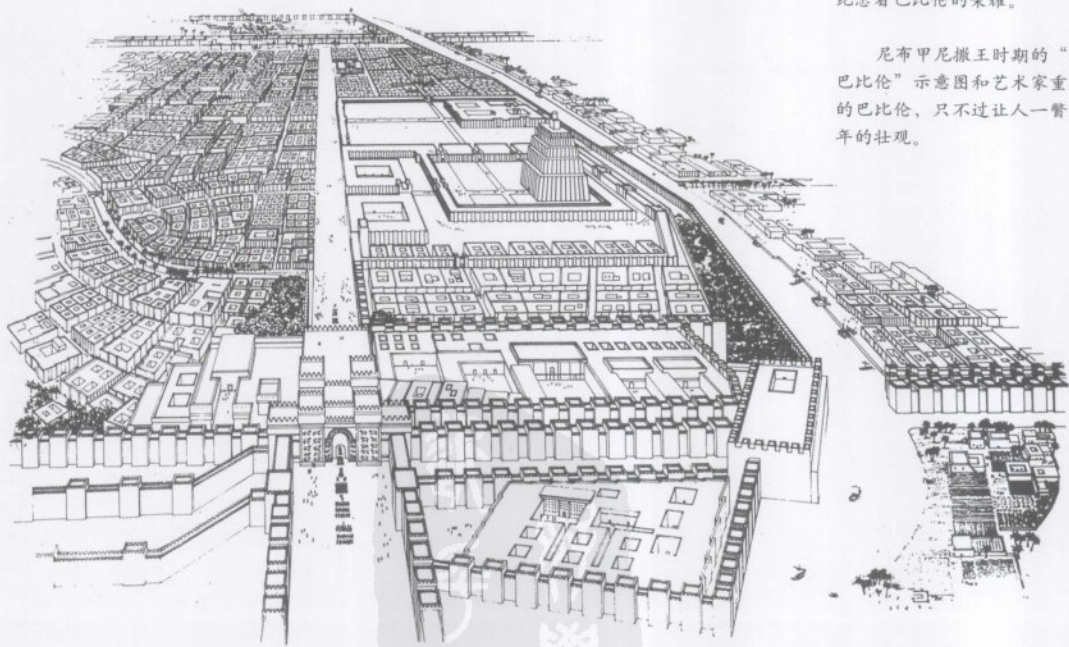
更早建筑物的废墟躺在更下层，



1. 巴比伦
2. 底格里斯河
3. 幼发拉底河
4. 波斯湾

屹立的伊师塔门（左页图）纪念着巴比伦的荣耀。

尼布甲尼撒王时期的“大巴比伦”示意图和艺术家重建的巴比伦，只不过让人一瞥当年的壮观。



但因附近河水的水位太高，挖掘者无法对其展开适当的挖掘。因此，今天参观这些遗址的游客所看到的，就是尼布甲尼撒和他之后的建筑者们所兴修的工程。尼布甲尼撒的作为在巴比伦历史上留下了强有力的印记。

尼布甲尼撒一作王，就努力推进他父亲已经开始的改建工作。巴比伦位于幼发拉底河东岸，其市郊横跨该河。

两排城墙保护着巴比伦。里面的一排由两堵平行墙组成，其厚度分别为6.5米和3.72米，两堵墙中间有一个7.2米宽的间隔，可以作为车道。

这些城墙往城市北边、东边和南边，各延伸了大约6公里，城市西边则由幼发拉底河护卫。市郊也由类似的城墙围护。

城墙外是一条宽约80米的护城河，加强了对城市的保护。外面的一排城墙更大（厚度达7.12、7.8和3.3米），其外面也有一条护城河。这排城墙将市郊和另一座王宫所构成的三角形地带包围起来。这些城墙的长度约大于8公里。

任何人要进入内城，都必须经过城墙上的入口。显然，最壮观的是北宫旁边的伊师塔（Ishtar）门。这扇

200多个表面是光滑瓷砖的动物图像装饰着伊师塔通道。伊师塔门位于通向众神庙的游行路入口处。



门控制着通向主神庙的游行路 (processional road)。尼布甲尼撒三次改建了伊师塔门。每次改建时，他都让人在墙砖上画上动物浮雕以装饰城墙，但最后一次，他让人给墙砖上了蓝色的釉，然后再画上黄色和棕色的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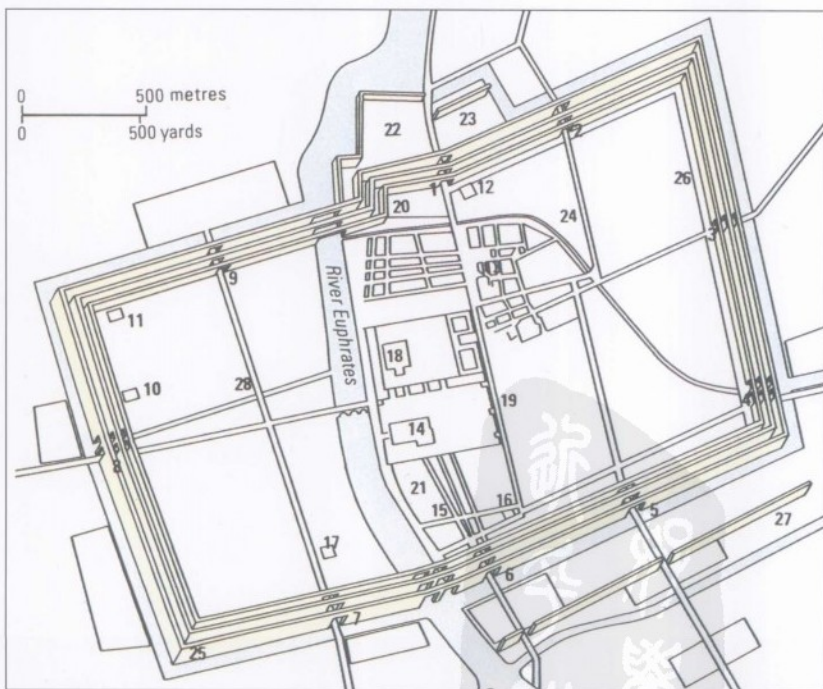
虽然陶砖者已经毁坏了所有上釉的城墙，但地面上仍散布着足够多可以用于重建城墙的墙砖——如今，重建的城墙立在柏林的‘国家博物馆’里。在巴比伦仍然能够看到更早的、没有上釉的城墙。

通往门口的街道两侧墙壁上也是上釉的砖块，上面还有狮子的浮雕。街道的路面用白色的厚石灰岩所铺，每块不只1平方米，两边则是有纹理的红色和白色石块。这是一条直路，差不多有900米，从伊师塔门一直通

向马杜克神庙。马杜克是巴比伦的神，人们常称他为贝尔 (Bel)，即“主”。

至于巴比伦的两座中心寺庙，挖掘者无法发现与之相关的信息。其中一座是建于巴比伦势力削弱时期的宝塔，它所留下的一大堆泥砖曾经成为当地陶砖者们的丰富矿场；如今，除了地上的一个大洞和几块地基之外，这座宝塔没有留下任何遗迹。该宝塔的底部大约有90平方米，南边有一个成直角的长楼梯，通过楼梯可以达到更高的地方。

有关这座宝塔的其他信息，来源于巴比伦泥版文书和希腊人的描述。巴比伦泥版文书提供了各层的尺寸，各层的边缘漆成了不同颜色，离地面大概190米的顶部神庙是用上釉的蓝色砖块所做。环绕这座宝塔的是一个大酒店，有几十间仓房和供祭司居住



1. 伊师塔大门
2. 月神之门
3. 马杜克之门
4. 扎巴巴之门
5. 恩利尔之门
6. 命运之门
7. 沙马什之门
8. 风暴之门
9. 瘟神之门
10. 亚大得神庙
11. 贝利特尼纳神庙
12. 地母神庙
13. 伊师塔神庙
14. 马杜克神庙
15. 古拉神庙
16. 宁努他神庙
17. 沙马什神庙
18. 神庙的塔楼
19. 游行路
20. 尼布甲尼撒的宫殿
21. 埃萨吉拉神庙
22. 北宫
23. 宫楼
24. 南宫
25. 外墙
26. 内墙
27. 尼布甲尼撒的外墙
28. 运河

的房间,还有不太重要之神灵的神龛。

第二个寺庙被人命名为埃萨吉拉神庙。科尔德威无法对它开展适当的挖掘工作,因为它埋藏在差不多21米深的废墟底下,而且土丘上面有一座穆斯林神庙。尼布甲尼撒本人的记载和希腊作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叙述都显示出这座寺庙非常壮丽。

巴比伦王用金子包裹圣所的墙壁,还为他们的神预备了镀金大床和宝座。根据希罗多德的叙述,有两尊马杜克的金雕塑——一尊坐着,一尊站着。当地祭司告诉希罗多德,这座寺庙及其里面的器皿耗费了20多吨金子。

游行路的铺路石上雕琢着铭文,许多砖块上也刻着铭文。这些铭文都在宣告一件事,那就是“我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即巴比伦王拿波尼度(Nabonidus)的儿子”。这正回应了《圣经》上《但以理书》4章30节中的宣告,因为在那里他说道:“这大巴比伦不是我……建为京都……吗?”

这些废墟揭示了这位巴比伦王夸口的缘由;紧接着的疯狂时期没有出现在巴比伦的记载中。但是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几乎没有任何讲述尼布甲尼撒最后30年统治时期的记载存留下来。



墙上的文字：

伯沙撒——真实人物，还是神话？

《但以理书》因英雄人物的故事而出名。这些人物的故事都认为正义的事坚强不屈。当外邦国王逼迫他们时，神的大能临到他们，保护他们。但以理本人在狮子坑里得蒙保守，平安无事；他的三个朋友从熊熊燃烧的烈火中活活地走出来……

与这些故事同样有名的是一个关于“墙上的文字”的故事。这个故事如此有名，以至于“墙上的文字”（the writing's on the wall）已经作为一个词组进入了英语语言。

巴比伦王伯沙撒为他的朝臣摆设盛筵。他们使用从耶路撒冷神的圣殿中掠夺来的金银器皿，又吃又喝。

正当他们狂欢作乐之时，一只手出现了。

这只手在王面前的墙上写字，但所写的字毫无意义：弥尼，弥尼，提客勒，乌法珥新。

王的所有哲士想方设法要解明其意思，但均以失败告终。最后，但以理被带进来见王。他立刻明白了这些字的含意是警戒国王，告诉他其统治时期快要结束。

这些文字好像等同于“磅、便士”这些钱币或重量单位。但以理解释时利用了每个单位名称的意

思，（就好像人说“磅”意味着“击打、压碎”一样。这是巴比伦人翻译书的方法之一，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预测未来。

“弥尼（数字单位），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

“提客勒（重量单位），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

“毗勒斯（与“乌法珥新”同义）（分割单位），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与玛代人和波斯人。”

这一预言应验了。古代历史学家们记载，波斯王塞鲁士改变幼发拉底河水流的方向，带领手下沿着河床进入巴比伦，获取了这座攻不破的城市。

人们记得伯沙撒，是因他所摆设的盛筵。伦勃朗（Rembrandt）和其他伟大艺术家将他的盛筵绘成画，威廉·沃尔顿爵士（Sir William Walton）把这个主题用于他有名的现代圣乐“伯沙撒的盛筵”。然而，除了《但以理书》，人们在其他地方找不到伯沙撒的名字。

因此，有些学者认为整个故事都是虚构的。他们说，这个故事被编造出来，是为了鼓励公元前2世纪的犹太人为独立而奋斗。实际上他们认为整卷《但以理书》都毫无历史根据；这个虚构的伯沙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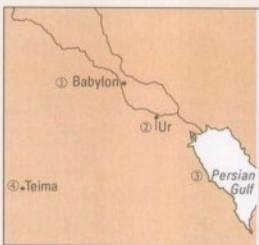
王是作者所犯的几个历史错误之一。

一个有名的德国人在对《但以理书》的评论中写道，伯沙撒只不过是作者虚构的人物。这篇评论发表于1850年。

1854年，一位英国领事代表大英博物馆在伊拉克北部勘探了一些古废墟。他在一座古城废墟里挖掘到了一座巨大的泥砖做成的宝塔。这座宝塔属于月神庙的一部分，俯瞰整个城市。他在泥砖里发现了几个细小的粘土圆柱体。每个约有10厘米长，上面大约刻着6行巴比伦文字。

这位领事把这些圆柱体带到了巴格达。幸运的是，当时他的上司是亨利·罗林森爵士，他曾经译解过巴比伦楔形文字，所以能够读懂这些铭文。罗林森立刻看出这些粘土圆柱体的重要性。

这些铭文是奉巴比伦王拿波尼度（公元前555—公元前539年）之命所写。这位王曾经修理过神庙的塔楼，这些粘土圆柱体记载了这一事实。其上的文字证明了这一废墟就是吾珥神庙的塔楼。其上的文字是一段为拿波尼度及其长子求长寿和身体健康的祷告词，上面清楚地写明了这个儿子的名字是伯沙撒。



1. 巴比伦
2. 吾珥
3. 波斯湾
4. 台马

这就确实地证明了巴比伦有一个名叫伯沙撒的重要人物，因此，伯沙撒至少不是一个完全虚构的人物。但是在这段祷告词里，他只不过是皇太子而已。自1854年以来，已经出土了另外几份谈及伯沙撒的巴比伦文献，但是每次被谈及时，他都是王的儿子或皇太子，他从未被赋予“王”的尊号。

事实上，其他记载清楚地告诉我们，拿波尼度是巴比伦本土的最后一任国王。伯沙撒从未登基作过王。因此，大多数学者得出结论，《但以理书》的作者称呼他为“王”，这仍然是一个错误——虽然这个错误没有他们最初所想象的那么糟糕。

然而，甚至这一点也可能不正确。有些作家开始留意伯沙撒提出要赐给但以理的奖赏——如果他能够解释墙上的文字：

“你……就必身穿紫袍，项戴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

如果伯沙撒是王，那他为什么不能使但以理位列第二，就如约瑟在埃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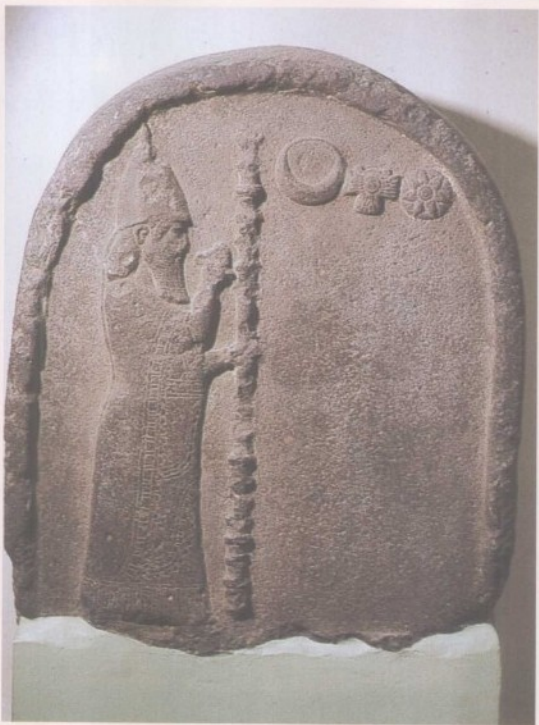
那样呢？但是如果伯沙撒的父亲是王，那么伯沙撒本人就位列第二，也就只能让但以理位列第三了。

巴比伦文献也支持这一观点。它们揭示出拿波尼度是一个古怪的国王，虽然他没有忽视巴比伦诸神，却并不按照人们一般认可的方式对待它们，而是非常关注其他两座城市即吾珥和哈兰的月神。

在统治期间，他有几年时间不在巴比伦居住，而是住在遥远的阿拉伯北部的台马（Teima）。在那段时间，伯沙撒统治着巴比伦，因为根据一篇文献的叙述，拿波尼度把“王权委托给”伯沙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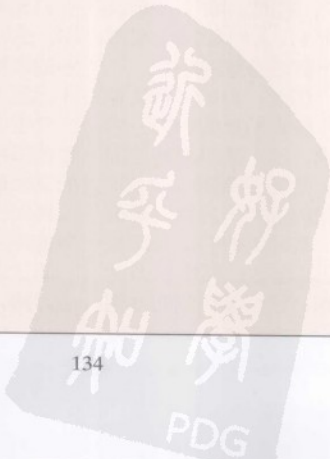
因此，像《但以理书》这种非官方的文献称呼他为王，这非常合乎规矩；即使他不是法定国王，但他充当了王，否则故事中的差别就会显得格格不入、令人困惑。

吾珥出土的圆柱体粘土及其他巴比伦文献，不能为“伯沙撒的盛筵”提供更多信息，但却告诉了我们有关伯沙撒的事情。这表明但以理不只是在讲



神话故事，如果他所说的这些奇事是真的，那么我们也应该听从他的信息：神在掌权，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了结局——甚至对国王都如此！

这里显示的是最后一任巴比伦王拿波尼度的名字。因此，《但以理书》中的伯沙撒，仅仅是一个神话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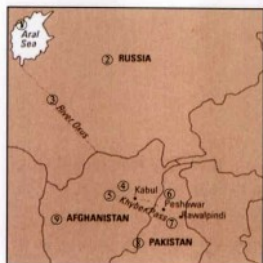


辉煌的波斯帝国

1880年5月，三个来自亚洲中部的商人旅行到了印度。为了在印度购买茶叶和其他物品，他们随身携带着一袋袋银钱。当他们进入阿富汗北部时，有人告诉他们，当地酋长正在向所有旅行者征收重税，因为他需要资金建设军队。（他得到了足够多的资金，并且之后成为了阿富汗的统治

者。）

但他却没能对这三个商人征税。有人告诉商人有些宝藏——大量的金银物品——在出售，于是他们买下宝藏，将其装在口袋里，然后把口袋缝合起来，看起来就像商品一样，他们因此逃脱了酋长贪婪的双眼。一切尽都顺利。三人经过喀布尔（Kabul），



1. 咸海
2. 俄国
3. 阿姆河
4. 喀布尔
5. 开伯尔山口
6. 白沙瓦
7. 白沙瓦
8. 巴基斯坦
9. 阿富汗

无人知道“阿姆河宝藏”是在哪里发现的。它的故事极富传奇色彩，甚至涉及了酋长、三个商人和一伙强盗。怪不得有些人为了得到这么漂亮的金手镯（左图）而丧失了生命。

波斯波利斯宫殿楼梯上，一行的人像上面雕刻着宗教符号。蓄胡须的狮身人面像（下图）是雕刻师们经常的选择。



在亚述人的传统中，蓄胡须的公牛守卫着波斯首都波斯波利斯的“亚哈随鲁王的门廊”（Porch of Xerxes）（右页图）。

越过阿富汗，然后继续前行。

当他们正往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和白沙瓦（Peshawar）走去时，灾难临到了——不知何故，有关他们身上携带着金子的流言四处传开——强盗突袭他们，将他们和他们的口袋都挟持而去，但一个仆人得以逃脱。他找到附近的一位英国政治官员，汇报了遭到抢劫的事件。

这位官员带着两个手下，出其不意在半夜里将强盗逮住——他们一直在为分赃的事情大打出手：其中四人被打伤，躺在地上。他们把大多数赃物交还给英国官员。官员听说强盗们预谋要攻击自己，就躲藏了整个晚上，回到大本营，并扬言要带领手下去追捕强盗。强盗们吓坏了，于是把更多的金子交给他：大约只有1/4的金子丢失。他把这些宝藏还给三位商人，只保留了一条华丽的袖带。商人对他感激不已，只能将这条袖带卖给他。

之后，三位商人抵达了白沙瓦，

然后到了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在那里，他们将这些宝藏卖给了当地经销商，一位英国将军和其他收藏家尽其所能地从这些经销商手中将所有宝藏购买下来；最后，这些宝藏进入了大英博物馆。

无人确知这些宝藏是在哪里发现的。那些商人说，发现宝藏的那个地方有一条小河流经一座古城废墟，然后流向阿姆河（River Oxus）。1877年，河水把这些物品冲出来，散落在沙滩上，当地居民高兴地发现了它们；但发现了多少，无人知道。这些物品有些已遗失，有些被人切碎、瓜分，剩余的则被称作“阿姆河宝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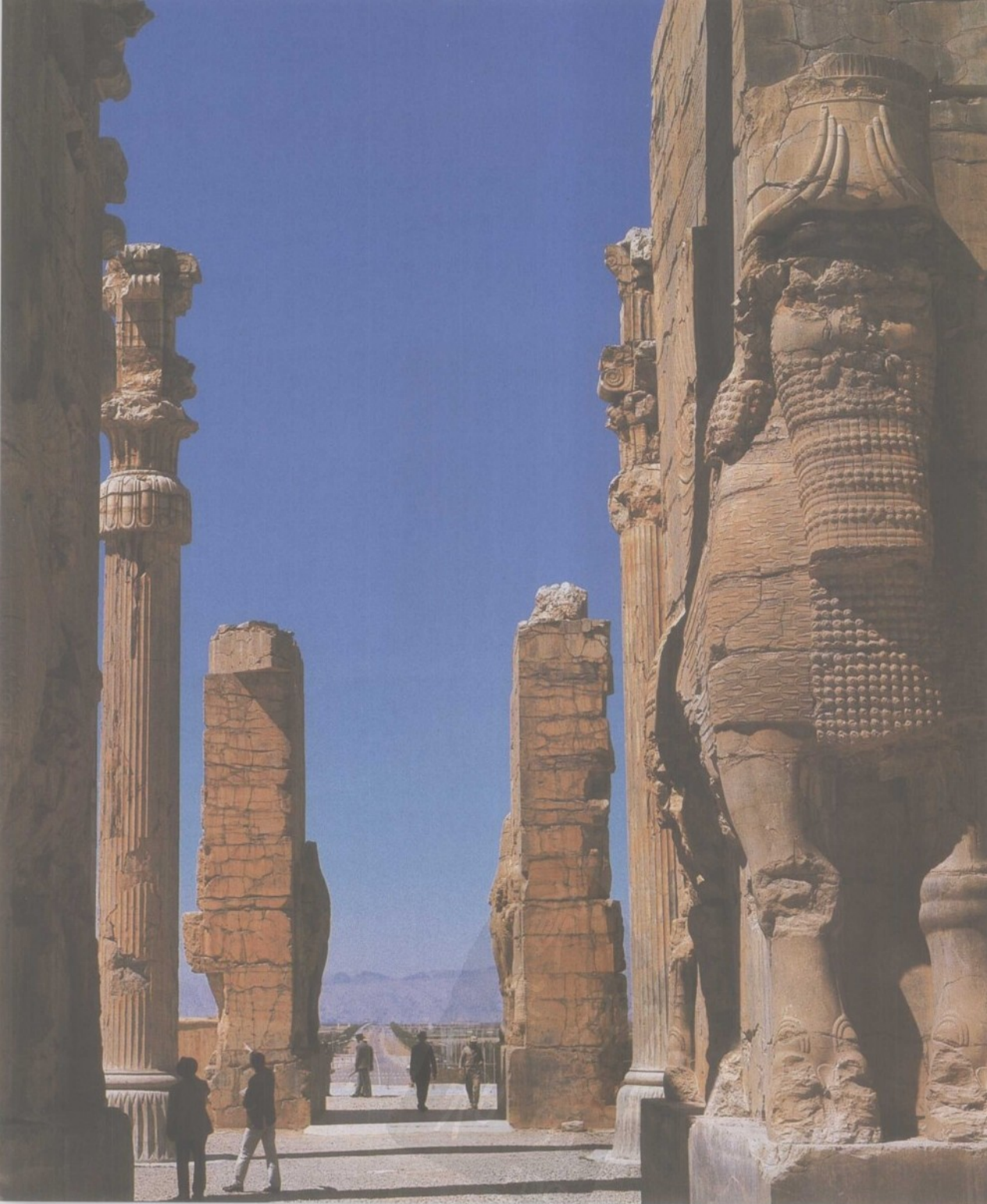
“阿姆河宝藏”不是一套餐具或珠宝，而是一个混合体，包括3个金碗、1个金罐、1个金剑鞘、16件人和动物的金雕像、大约30个金手镯和项圈、1套上面有人像的金床单，以及许多其他物品。这么多的收藏品很可能来源于一座寺庙，是人们献给神或女神的礼物。不管其用途是什么，这些物品都展示了波斯帝国时期金匠的精湛技术。无疑，所有宝藏都属于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

有时，也有波斯帝国时期的其他金器样本出土。它们清楚地显示出

波斯波利斯遭到亚历山大帝的洗劫之后慢慢衰变。但是考古学家在那里挖掘出了一些宝藏，其中包括一只银虎（右下图）。

这只金碗（下图）也属于“阿姆河宝藏”，它制造于公元前5世纪左右。





《圣经·以斯帖记》所描述的情形：“用金器皿赐酒，器皿各有不同。”证明波斯帝国极其富有。根据希腊传统说法，当亚历山大大帝行军进入首都之一的书珊城时，他带走了40,000他连得（也就是1,200,000公斤或1,180吨）金子，而波斯帝国的其他城市里还有更多金子。

波斯国王都是伟大的建筑者。他们的帝国从印度延伸到希腊，往南则

要到波斯波利斯觐见波斯王的特许访客，必须爬上一个大楼梯。楼梯两边是精致的雕刻，显示了波斯侍卫卫队前往宝座的情形。



紧跟着侍卫和贵胄的是来自波斯帝国各省的代表，他们都带着贡物来献给大王（右图）。

雕刻在贝希斯敦岩崖上的是波斯王大流乌一世那令人畏惧的肖像（下图）。



达到埃提阿伯，所以他们能够利用各国的技术和资源。大利乌王（公元前522—公元前486年）为他在书珊城建造的宫殿写了铭文。他说：巴比伦人做砖，爱奥尼亚（Ionia）人和萨迪斯（Sardis）人雕刻石块，亚述人则从黎巴嫩运来香柏木；金子来自萨迪斯和东部，然后由米底亚人和埃及人做成金器……

如今，壮观的书珊宫殿几乎毫无踪影。根据已知的信息，《以斯帖记》第1章的描述是真的。国王在他御宫的院子里摆设筵席：“有白色、绿色、蓝色的帐子，用细麻绳、紫色绳，从银环内系在白玉石柱上。有金银的床榻，摆在红白黄黑玉石铺的石地上。”

有关大利乌在波斯波利斯建造新宫殿的信息很多。他设计这座宫殿，可能是要把它当成一年一度庆祝新年活动的中心，同时也是行政和藏宝中心。但亚历山大的士兵将其洗劫一空之后，宫殿慢慢衰变，直到考古学家开始对其进行研究。1931—1939年，一支来自芝加哥大学的探险队亲临现场进行勘查。从那以后，考古学家展

开了进一步的研究和重建工作。

为了达到最佳效果，大利乌把他的宫殿建造在石台地上，台地的一部分嵌入岩石里，一部分是人造的。访客必须爬上一个宽石梯，经过一扇门，然后进入一个大院子。这个院子上面是另一个石平台，它高达2.6米，支撑着会客厅。特许访客进入会客厅时，必须再爬一些楼梯。这些楼梯的墙壁上有精致的浮雕。

这些浅浮雕雕刻着长队的人马，包括王的护卫、马匹和战车，波斯贵胄和米底亚人，以及波斯帝国各省的代表。他们都在往中心挪动，各省代表都带着当地的土产作为贡物献给大王：阿拉伯人牵着单峰驼，埃提阿伯人拿着大象的长牙，一个印度人挑着一些罐子——里面很可能装满了金土。

楼梯顶部是一个长廊，用柱子支

撑，一直通向会客厅。会客厅是正方形，每边长60.5米，屋顶由20米高的细长石柱支撑，雕刻着精致的公牛头。

正如一幅有名的雕刻所示，大王庄严地坐在会客厅里。大厅色彩亮丽，墙上挂满了油画和编织品，抛光的石地板上铺着地毯；朝臣穿着满身绣花的长袍，戴着大而重的金首饰，分列两旁。在筵席上，他们坐在用金子包裹的床榻上吃饭喝酒，盛装食物和酒的盘子和酒壶都是金器、银器，就像“阿姆河宝藏”里的器皿一样。

曾经贮藏在波斯波利斯的宝藏差不多所剩无几。但这些建筑物本身，以及美国人在挖掘过程中发现的精致青铜器和石器皿，均表明所有为宫殿制造的物品都具有上乘的质量，也显明波斯成为古希腊人最奢侈代表的原因。



大利乌王书珊宫殿的墙壁上有这个波斯侍卫。波斯帝国疆域辽阔，从印度延伸到希腊，往南则达到埃提阿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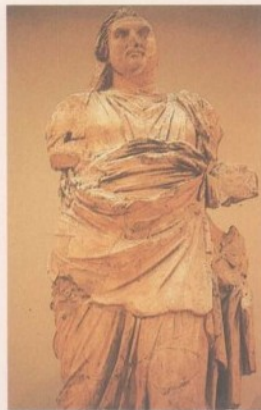
用各族方言写的王令

波斯王在哪里，政府就在那里。一切都取决于王的法令，他所说的话就是法律。当王颁布一条通告时，驿卒必须将通告传到波斯帝国所管辖的各地。

这条使用了12个世纪的路线，将塞鲁士于公元

信使沿着波斯帝国的大路快马加鞭，要把王的命令传到帝国每个角落。王统治的民族所讲语言种类繁多、各不相同。在桑德斯神庙出土的这块石碑（右图），其上的铭文用希腊语和当地的利西亚语（Lycian）写成。

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sus）的莫索洛斯（Mausolos）陵墓以许多精致的雕刻品为装饰，它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下图中的这个人像可能就是莫索洛斯本人。



前539年从巴比伦人手中征服的众古城都连接起来。

当塞鲁士控制土耳其西部时，波斯的勘测人员绘制了一条新路的地图，这条路从吕底亚首都萨迪斯到波斯波利斯，全长约2,600公里，被称为“皇家之路”（Royal Road）。

沿途都有组织良好的信使服务站，将所有主要城市连接起来。正规的服务站每隔25-30公里就有一个，站内有休息场所和马厩，健壮的马匹等候着信使快马加鞭地赶路，将信转交给新的信使。

通过这种方式，波斯帝国各地的人都能知道大王的命令，同样，各省的

信息也会很快传到大王耳中。遍布波斯帝国的密探让大王消息灵通，这些密探通称为“王的耳目”。

波斯帝国疆域辽阔，从印度一直延伸到希腊。波斯国王将其分成许多省，各省由一位省长或总督统治。这些省长部分时间在自己省里度过，部分时间与王在一起。当他们与王在一起时，就需要有更多信使在他们和他们所在省份之间来往。

国王和主要省长都是波斯人，但他们所治理的帝国包括形形色色的民族，这些民族所说的语言种类繁多、各不相同。近东地区的翻译总是有许多工作要做。早在公元前

2300年，这些语言已经出现在埃布拉（参本书《标题新闻：迷失之城埃布拉》一文）。

在亚述帝国里，随着亚兰语的传播，语言问题被弱化。亚兰语当时流行于叙利亚，并随着亚述人征服亚珥拔（Arpad）、哈马（Hamath）和大马士革等小国而广为流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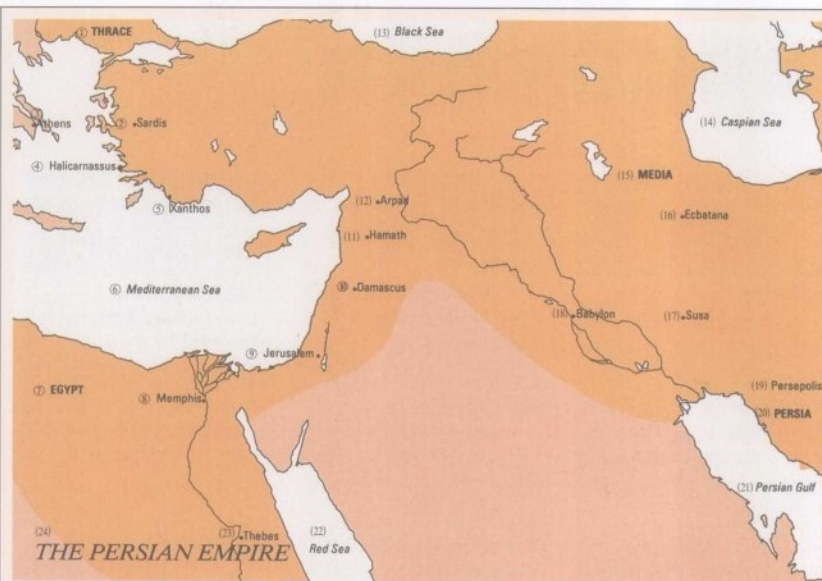
《列王记下》第19章记载了亚述王恐吓犹大王希西家的话：“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歌散、哈兰、利色，和属提拉撒的伊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哈马的王、亚珥拔的王、西法瓦音城的王、希拿和以瓦的王，都在哪里呢？”

在波斯帝国统治时期，亚兰语成了全国统一的官方语言。这就是《以斯拉记》第4-7章中，从波斯王手里往返的信件都用亚兰语记载的原因。

1973年，法国考古学家的发现很好地例证了波斯人怎样使用亚兰语。当时，这些考古学家正在土耳其西北部的桑德斯（Xanthos）挖掘一座希腊寺庙。他们在墙脚下发现了一块经过精心切割、制作完美的石头，它高达1.35米，宽度差不多有60厘米，厚度将近30厘米。

这块石头最初立在寺庙的某处。三个侧面上都





- | | |
|-----------|---------------|
| 1. 色雷斯 | 13. 黑海 |
| 2. 撒狄 | 14. 里海 |
| 3. 雅典 | 15. 玛代(Media) |
| 4. 哈利卡纳苏斯 | 16. 伊克巴他拿 |
| 5. 桑德斯 | 17. 巴比伦 |
| 6. 地中海 | 18. 苏萨 |
| 7. 埃及 | 19. 波斯波利斯 |
| 8. 孟斐斯 | 20. 波斯 |
| 9. 耶路撒冷 | 21. 波斯湾 |
| 10. 大马士革 | 22. 红海 |
| 11. 哈马 | 23. 底比斯 |
| 12. 亚玛拔 | 24. 波斯帝国 |

在大利乌统治期间，当犹太人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时，总督达乃(Tattenai)想阻止这一行为，他问大利乌，这些犹太人是否征得了官方的同意，大利乌王回答说他们已经征得了官方同意，并且命令达乃要从各方帮助他们。

根据《以斯拉记》第6章，大利乌在他回信的末尾咒诅了任何妨碍或破坏这一工作的人，并且求告耶路撒冷的神：“若有王和民伸手更改这命令，拆毁这殿，愿那使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名居所的神，将他们灭绝。我大利乌降这旨意，当速速遵行。”

学者们不能接受波斯王承认犹太人的神这一观点，并得出结论说犹太文士改变了文本。但是，桑德斯的政令表明这些学者们错了。

在桑德斯，市民们请求那个地方的神保护他们，使他们蒙福，而在《以斯拉记》里，大利乌王做了完全一样的事情。

有精雕细刻的铭文。

较宽一面上的文字是希腊语，法国语言学者立刻就能明白其意思。

这块石头记载了桑德斯市民为了敬拜他们的两位神而达成的基本协议。他们一致同意：要为这两位神建一座祭坛，指定一个人及其后裔永远作祭司，每年要奉献财产和捐赠一定款项来维护神庙。每月献一只绵羊，每年献一只公牛。市民们都起誓要信守诺言，任何不照协议行事的人都必受咒诅。

石头反面的铭文是用当地语言，即利西亚语(Lycian)写成。更早的发现提供了利西亚语的样本——它们大多数写在坟墓上，但人们能明白的内容非常少。

在阅读这块石碑的过程中，学者们很快明白了希腊语和利西亚语的文本

所说的几乎是同一件事。因此，利西亚语变得不那么神秘，人们发现它是赫人曾经所说语言的延续(参本书《一个被重新发现的民族》一文)。

这篇利西亚语的铭文似乎是根据新神庙的原始协议翻译而来，为使居住在利西亚的希腊人能读懂。

任何新的宗教崇拜形式都必须征得波斯政权的许可，因为一个由公众经费扶持的公共聚会点很容易变成一个惹是生非的造反中心。

因此，桑德斯市民将他们的协议带到波斯帝国所指定的省长那里，以征得他的批准。这位省长不是波斯人，而是莫索洛斯的兄弟(哈利卡纳苏斯的莫索洛斯陵墓非常有名，是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

尽管当地人已经联合在一起，这位省长还是充当波斯王的代表，他接受了市民们的请求，新神庙建立起来。

桑德斯出土的这块石头上的第三篇铭文，就是这位省长的批准书。它在希腊语文本和利西亚语文本之间，在石头较窄的一面上，是用亚兰语写成的。

它的开头写道：“亚达薛西(Artaxerxes)第1年的锡万(Siwan)月，在桑德斯宫中……省长说……”

紧接着是市民请求的概要，然后是省长的批准：“他已经签署了这条法律”。还有8行桑德斯神的咒诅，告诫众人不要妨碍这一协议。

波斯帝国的这一官方行为用波斯帝国的官方语言公布出来，表达了对当地情况的适当关注。

波斯邮袋里的发现

管理埃及的波斯人省长居住在巴比伦，但是他的省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他必须差派官员前去处理这些问题。

旅途遥远，并且充满危险。当以斯拉离开巴比伦前往耶路撒冷时，他想过要求王为自己派遣护兵，因为他说：“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我曾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

忿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以斯拉记》第8章）

省长的其他三个官员也要下埃及去，他们一起结伴而行。

省长写信给那些必经城镇的官员，令其从府库里拨款供应食物。他们每天会得到面粉、酒或啤酒和一只绵羊，但如果他们在路上任何地方停留的时间超过一天，则能领取额外的口粮。

我们了解这一点，是因为省长的命令同其他信件都装在一个皮袋里，而一位埃及人，1930年，在某个地方发现了这个皮袋。巴比伦省长的命令和其他15封（或以上）信都用亚兰语写在皮革上。这

个袋子可能是邮袋，官员用它装信件带到埃及，然后其他人也用其来装另外的信件。

省长在信件里，问到了自己的房地产收入、负责房地产的职员，以及一位要雕刻一尊马和骑士的雕刻师的情况。

这些信件开启了一扇小窗，让我们得以透视波斯的政务；同时也显示出公元前5世纪在巴比伦所写的信件以及那里所说的亚兰语是怎样的。埋藏在巴比伦湿土里的皮革信件没有如此耐久。透过这些，我们能够描绘《圣经·以斯拉记》中所提到的信件。

其他的亚兰语信件和法律契据让我们所描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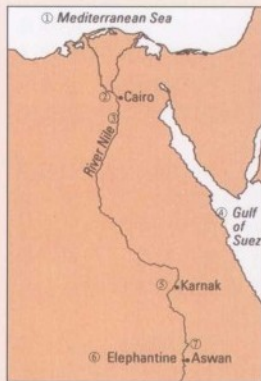
图画如虎添翼。这些信件和契据看起来也许奇怪，但它们都是写在纸草上，在尼罗河中的一个岛屿上被发现。

这个岛屿就是与现代的阿斯旺（Aswan）遥遥相对的埃利潘蒂尼岛（Elephantine），其北部700公里处是开罗，南部是有名的阿斯旺大坝。在整个埃及历史上，它一直是一个边界，由许多地方抽调来的部队防守着。

公元前6世纪期间，有些驻防部队是犹太人和叙利亚人，他们的家族在那里一直住到公元前400年左右。这些纸草文献就属于他们。

在房屋废墟发现的收

1. 地中海
2. 开罗
3. 尼罗河
4. 苏伊士湾
5. 卡纳克
6. 埃利潘蒂尼岛
7. 阿斯旺



当埃利潘蒂尼的犹太人和当地埃及人闹纠纷时，犹太人请求波斯省长允许他们重建圣殿。挖掘者们正在埃及遗址里进行挖掘工作。





这个皮革邮袋曾经是外交邮袋，用于装运波斯帝国的官方信件。

这封信所用的语言是亚兰语。波斯帝国各处的官员都使用亚兰语。《圣经·以斯拉记》中所记载的波斯王的信件反映了这一事实。

藏品中，大部分是售房契据、结婚契据、结婚礼物契据、离婚契据、礼物契据以及借贷契据，也有信件和几本文学作品样本。

有几个犹太人的名字与《旧约》里的名字非常相似，特别是他们的名字里包括“神”（参本书《图章雕刻师》一文）。

在宗教信仰方面，不是所有在埃利潘蒂尼的犹太人都拥有正统的信仰。他们敬拜别的神，包括迦南人遗留给他们的如亚拿（Anath）女神，他们从其他民族借来的神，以及他们自己杜撰的神。

这种情形引起了先知耶利米极大的愤怒，他在《耶利米书》第44章说：“这是因居民所行的恶，去烧香事奉别神，就是他们和你们，并你们列祖所不认识的神，惹我发怒。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们去说，你们切不可行我所厌恶这可憎之事。”即便如此，他们所敬拜的最高神仍然是以色列神。

令人吃惊的是，这些

在埃及南部的犹太人有一座玉殿，是他们敬拜以色列神的地方。他们在那里献祭物、燔祭、素祭并烧香。这座玉殿非常华丽，香柏木做的屋顶，切割整齐的石块做的门道，里面摆设着银盘子。他们都以此自豪。

犹太人如此敬拜以色列神，惹怒了当地的埃及人。公元前400年，埃利潘蒂尼的埃及最高神库努姆（Khnum）的祭司捣毁了犹太人的玉殿，将里面的宝藏全都偷走。

这次袭击发生时，波斯省长正远离本省，与国王在一起。显然，这是与官方政策背道而驰的，但是埃利潘蒂尼的犹太首领花了几年时间才获准重建圣殿。

他们上奏于耶路撒冷的波斯省长、撒玛利亚省长参巴拉（Sanballat）的众子和耶路撒冷的大祭司。

三四年之后，参巴拉的儿子回信，建议他们与埃及的波斯省长交涉。新的玉殿将不再像原来的样

式，而是一间有祭坛的屋子，他们可以在里面献细面饼、烧香，但是似乎不能再献燔祭。

这些纸草信件和信件草稿所提供的历史线索与《以斯拉记》中的历史非常相似。

犹太人尽力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但是遭到了当地人的敌视，撒玛利亚的参巴拉就是主要敌人。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向大王请愿，大王的态度与埃利潘蒂尼事件中当地人所显明的一样：应该允许当地人照着他们的心愿平安地敬拜他们的神，特别是当他们遵行了良好的已定先例时。（《以斯拉记》5：6-6：7记载了与王的通信内容）。

另外一封纸草信例证了同一立场。埃利潘蒂尼出现了一个有关逾越节的问题——可能涉及守节的具体日期。这封信叙述王针对这个问题的决定，他指定了逾越节和除酵节的具体日期。

这封信回应了《出埃及记》第12-13章中的话

语，因为《出埃及记》中记载了这些节期的设定，它们显然是提交给王并获得王批准的，这与桑德斯协议非常相似（参本书《用各族方言写的王令》一文）。

这一点似乎表明了大利乌王写信论及耶路撒冷的圣殿，具体指示《以斯拉记》第6章中所记载的事情，这并不违背波斯人的做法。

学者们在阅读这些古代文献之前，曾经权威般说《以斯拉记》所引用的文献是犹太人的伪造品，或者是根据波斯文献改编过来的。

现在，我们却没有理由怀疑它们就是官方信件

文士的工作



文士们通过数字数或行数来核对所抄的副本，这样就能发现错误并进行改正。这份亚兰语条约是刻在石碑上的，其中漏掉的单词被补加在行与行之间的空隙处。

在《旧约》时代，能够读写是一门罕见的技能。男孩如果想成为文士，需要经过长期培训和不断练习，才能掌握埃及象形文字与巴比伦楔形文字。

随着腓尼基字母的传播（参本书《字母》一文），书写变得更加简单、容易和普及。但是，仍然有许多人——绝大多数——从不学习阅读和写字，因为他们没有必要学习；如果他们要读或写东西，就会请专业的文士来。

因此，文士是大有能力的人。你必须相信他们所读或写的内容是正确的，因为你自己无法验证——不仅许多国王如此，平民百姓也如此。

文士的这门技能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有机会控制国家政务，他们在古代的角色相当于现代的“国务卿”。

以斯拉就是这样一位文士。身为犹太人，他受雇于波斯政府，得蒙亚达薛西王的恩惠，在耶路撒冷带领了一场重要改革。

根据犹太人的传统，以斯拉将希伯来语作了较大改变：他鼓励犹太人用亚兰字母而非过时的腓尼基字母来写希伯来语。

随着波斯帝国在各地使用亚兰语，以斯拉的措施使犹太人更容易读《圣经》，他们再也不必学习一种不同的文字了。

最近在以色列的一些考古发现，显示出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发生的这一变化。有人偶然发现了70多块小粘土，并且将其卖给了私人收藏家。

每块粘土的一边都是图章的压痕。图章好像属于以斯拉时代之前的人。有些图章上面刻着古老的希伯来文字，另一些则刻着亚兰文字。

在北部的撒玛利亚，人们仍然使用古老的腓尼基字母来写字。这些字母将撒玛利亚省长参巴拉的名字展示在了他儿子的图章上，并且最终成为撒玛利亚人独特的书写符号。

在《圣经》里，我们看到以斯拉在执行另外一项任务，就是翻译一篇古代文本，以便听众能够理解。在大多数帝国里，这项工作都由非常资深的文士承担。

亚兰语作为官方语言开始传播，但当地方言也盛行起来，因此王的命令必须加以翻译和解释（参本书《用各族方言写成的王令》一文）。大利乌在贝希斯敦所立的铭文是用亚兰语以外的三种语言写成的，但远在埃及尼罗河上游的埃利潘蒂尼居民所阅读的是它的亚兰语版。

翻译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包括官方文献，也包括文学作品和宗教书

籍。在埃利潘蒂尼，文士们阅读亚兰语和埃及语的雅西卡尔（Ahiqar）的名言语录（雅西卡尔是亚述宫廷成员）。到了一定时候，犹太律法被翻译成希腊语。

文士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准确地抄写古书和文稿。如果一页页地抄写，常常非常容易出错。在书写的历史开始时，文士已经学会这个功课，很快接受了一些避免犯错的规则。

在巴比伦，一个文士可能会核对他朋友的手抄本，也可能数自己手抄本里的行数，以确保其行数与原文一样。

很久之后，犹太文士采用了同样做法，即计算原文和自己手抄本的字数。

除非找到极其古老的希伯来文《圣经》，否则不可能衡量早在西元之前的抄写员的精确性。《旧约》本身及其他文字所提供的线索表明他们力求精确。当然，也有不专业、粗心大意和懒惰的文士。没有人是完人。他们的确会出差错。

刻在石碑上的古代手稿和文字让我们有机会看到其中的一些错误，以及文士所做的一些改正，比如说在一行文字之上出现的单词就是他们漏抄的。

其中有一篇改动非常

大的手稿就是在《死海古卷》里很有名的《以赛亚书》(参本书《耶稣时代的圣经》一文)。

一个非常含糊的主题已经证明了犹太文士在某些情况下非常准确。众所周知,名字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常常改变。外国人常常会将其改变为符合自己语言的发音模式(比如说将London(伦敦)改为Londres,将Livorno(利沃诺)改为Leghorn)。

根据名字流行之时所写成的文献,我们知道了《旧约》中几个非希伯来语的名字。因为亚兰字母与希伯来字母非常接近,所以这些用亚兰字母写成的文献非常有助于与《旧约》进行对比。

亚兰文士必须用他们的字母来书写外国名字,而且很清楚地,他们总是尽力想表达出所听到的。如果我们将他们所写的亚述王名字与同一名字的希伯来文字并排放在一起,我们就会明显地看到他们是何等相似。

比如说,在这两种语言里,提革拉毗列色(Tiglath-pileser)和撒珥根(Sargon)这两个名字的书写形式是TGLTPLSR和SRGN(元音不确定)。在巴比伦方言里,这两个名字在亚兰文献中的表达形式是TKLTPSR和SHRKN。然而,根据普通的观点,包含这些名字的犹太书籍是之后在巴比伦或者在巴比伦统治时期编辑的。

亚兰文献所提供的证

(1)	(2)	(3)	
𐤀	𐤁	𐤂	aleph
𐤃	𐤄	𐤅	beth
𐤆	𐤇	𐤈	resh
𐤉	𐤊	𐤋	'ay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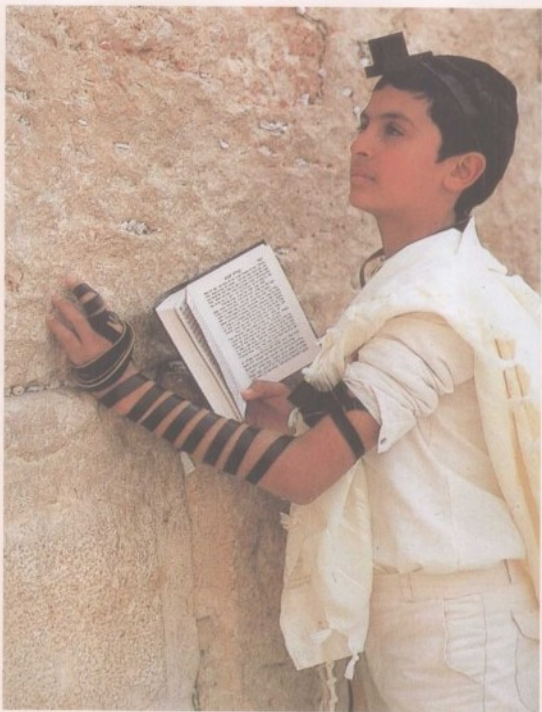
大约公元前600年用于希伯来书法的字母形状(1)拉吉字母(参《我们无法看到信号》一文);(2)公元前5世纪写在石碑上的亚兰文字;(3)公元前5世纪写在纸草上的亚兰文字。

据表明,不管之后的文士对传下来的文本做了什么,他们都保持了这些名字在亚述方言中的古老形式,并且忠实地抄写下来。

希伯来文士在保存《以斯帖记》时,也以忠实地抄写文本为特色。

《以斯帖记》中有一些波斯名字在注解者看来非常奇怪,而且《旧约》古希腊语手抄本中的书写形式大不相同,所以有人认为,因着文士们的粗心大意,波斯名字已经失去了原始形式。

事实上,其中一个可疑的名字——巴珊大他(Parshandatha),即可恶的哈曼的儿子——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枚公元前5世纪为波斯市民雕刻的图章上有他的名字,用亚兰字母写成,其拼写形式为PRSHINDT——这与《以斯帖记》中的形式完全一样。据此看来,犹太抄写员的抄写工作做得相当好。



这样的例子在《旧约》里所占的比例非常小,然而,这是在古老的手稿被写成之前的许多个世纪里,核实文士工作的唯一方法。它们证明了文士们能够非常精确地抄写文本,至少就外国名字而言,文士们常常做到这一点。

正统犹太人戴在额上、系在手上的经文副本,形象地证实了文士们所保护的神的律法的重要性。一个举行过成人礼的(Bar Mitzvah)犹太男孩在额上戴了小经匣(Phylacteries),里面装着从《申命记》中摘抄的经文。

亚历山大的冒险及希腊的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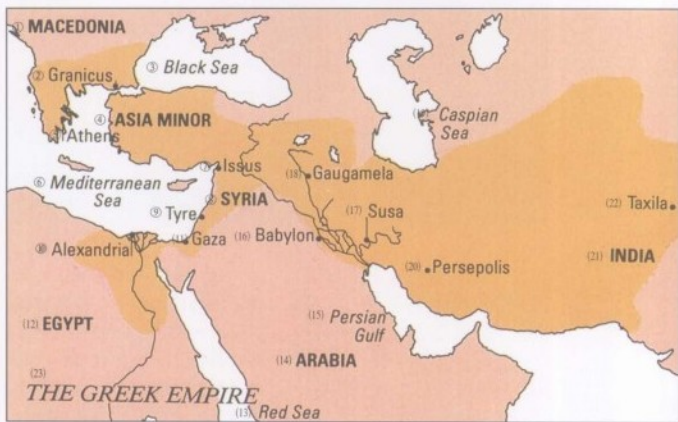
1. 马其顿
2. 格拉尼科斯
3. 黑海
4. 小亚细亚
5. 雅典
6. 地中海
7. 伊苏斯
8. 叙利亚
9. 推罗
10. 迦萨
11. 亚历山大
12. 埃及
13. 红海
14. 阿拉伯
15. 波斯湾
16. 巴比伦
17. 苏萨
18. 高加米拉
19. 里海
20. 波斯波利斯
21. 印度
22. 塔克西拉
23. 希腊帝国

当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带领45,000希腊士兵横跨近东,要去征服波斯时,只有21岁。他不断前进,最后抵达印度河(Indus)。这位卓越的年轻将军不仅是位征服者,更希望传播希腊文

化和思想。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在那些遥远的地方赐给老兵们土地,劝他们在那里安居,娶当地女孩子为妻,并建立以希腊理想为基础的社会。

亚历山大的抱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希腊语像亚兰语一样普及开来,各城邦都根据希腊的模式来组建,许多城邦使用希腊硬币。虽然在大约不到1个世纪的时间内,在幼发拉底河东部许多地方,当地语言和习俗再次占据主要地位,但希腊影响力的痕迹仍然存留。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希腊的影响力更强。亚历山大去世之后,那些接续他统治这些地方的将军们维持了这种局面,直到罗马人来到。

除了公元634年伊斯兰教国家横扫近东地区之后大兴土木、建筑清真寺之外,亚历山大征服近东地区的事实最终在考古记载中留下的印记比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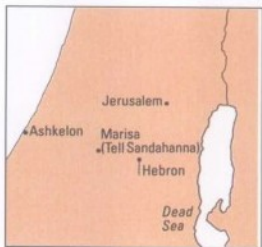


他任何事件更深刻。艺术领域的新方法使自然主义和个人主义取代了正式的传统风格；雕塑和其他艺术形式也显示出个性特色。最重要的是，希腊思想透过城镇的规划表现出来，这些城镇都呈规则的几何型，主要建筑物都根据希腊示意图建造。这些特征在罗马统治近东之前已开始，并贯穿了整个罗马统治时期。

1900年，挖掘者们对亚实基伦和希伯仑之间的山达汉拿土丘（Tell Sandahanna）展开数周的挖掘工作，发现了在大约公元前40年遭到毁坏的

整座小镇。遗址附近坟墓里的一篇铭文及古书里的评论证明这个地方名叫玛利沙（Marisa）。

一堵有方形塔楼的城墙圈出了一块大约158×152米的地皮。其东部尽头高耸着一幢建筑，应该是一座神庙。靠近中央、环绕着两个大院子的好像是市场和旅馆。其他房屋各不相同，大房屋的中央有院子，小房屋则在可用之地建满了房间。虽然这座小镇上的某些街道稍后被私家住宅阻塞，但它显然是按照网格系统来规划的。瓦器和石雕在设计上有浓厚的希腊色



亚历山大的伟大抱负不仅是征服近东地区，而且要传播希腊文化和思想。这尊半身像（前页右下图）鉴定时期为公元前2世纪。

亚历山大征服近东影响深远。就希腊艺术和建筑风格而言，在考古记载中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记。西顿皇家墓地出土的这尊“亚历山大石棺”（前页左下图）上的雕塑品显示了正骑在马背上的亚历山大王。其鉴定时期为公元前4世纪。



- (1)宗教、行政和军事中心；
- (2)办公楼或者卫兵室；
- (3)装玉米的地窖；
- (4)街道；
- (5)市场；
- (6)旅馆；
- (7)米；
- (8)码

Corn-pit
③
Offices or guardrooms
②

0 40 80 metres
0 40 80 yards

玛利沙镇是按照网格系统规划的。其中的瓦器和石雕在设计上具有浓厚的希腊色彩，铭文也用希腊语写成。就像在其他许多地方一样，亚历山大的希腊理想也在这里得到了实现。

彩，大多数铭文都用希腊语写成。最不同寻常的发现是两组符咒和一些装饰奢华的坟墓。

玛利沙居民会委托人用铅为敌人雕刻小人像，然后把它们弄弯曲、捆绑起来，放在神庙里。他们或魔术师会在石版上潦草地写一些咒语，如“愿神击打某某和某某，使他们成为哑巴，使他们虚弱无力，因为他们让某某失业。”所发现的这种符咒有几十个，其中有几个是希伯来文的，很难读懂，其他的则是向神求助的祷告词。

贫民的名字展示了这个城市人口的多样化。埃及人和闪族人的名字与许多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名字连在一起。这种混合在犹太之外的较大城市里可能很正常，外邦人的符咒形式很可能也非常典型。

公元前2世纪，玛利沙有许多非常富有的人。他们的富有能够从独特的坟墓看出来。他们把岩石挖成空洞，使其成为一个很长的地下大厅，并且在墙壁上凿出水平的隧道，每个隧道大到足以装下一幅棺材。大厅还通向一些较小的房间，里面可以埋葬更多人。岩石的墙壁上是非常精致的绘画，其中一幅描绘了一个男人边走边吹笛，他后面紧跟着一个吹竖琴的女人。

最大的坟墓里有一长队动物，不

仅有当地的，也有外国的和野生的。一头犀牛、一只河马、一条美洲鳄鱼和一头大象在走路，一头野驴在与一条蛇战斗，一只狮子则在偷偷地接近猎物。有些动物旁边的希腊字母将它们的名字拼出来。很奇怪，长颈鹿有个捏造的名字，叫做“骆驼虎”。

除了这些真实的动物之外，还有一些虚构的动物，包括一只狮身鹰翅的兀鹰、一头人脸狮子和希腊人相信守护冥府入口的三头狗（Cerberus）。所有这些动物的绘图风格都来自埃及，但其灵感首先来自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们装饰坟墓的原因并不为人所知，可能是想描绘所有生物都必死亡的规则。

坟墓里张贴着布告，其中提供了死者的名字及其家族历史。富有的主人来自西顿，他们于公元前300—公元前100年之间在玛利沙定居下来。他们与当地人通婚，这样在当地所生的儿女就能有当地名字。他们当中有些是以东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是希腊人。

玛利沙很好地例证了在基督降生之前巴勒斯坦许多地方所具有的混合文化。近东地区的城镇一直种族混杂、信仰混杂，而亚历山大的冒险给这种混杂注入了新鲜的、非常有影响力的成分。

犹太硬币

考古学家非常高兴在挖掘过程中发现硬币，因为硬币常常能够提供确切的日期，因此有助于考古学家推测出建筑物的年代和历史。

比如说，挖掘者在昆兰（Qumran）发现了两堆犹太人在背叛罗马时期发行的小硬币。这些硬币上注明了日期，许多是犹太人造反的第2年，有几个是第3年，也就是公元67、68年（参《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一文）。

因为考古学家没有发现晚于犹太人造反第3年的硬币，而且72个硬币中只有4个是第3年的，其余的都属于第2年，所以他们推断罗马人攻取这个地方的时间是公元68年。

相反，在马萨达（Masada）城堡里，也就是犹太造反者们最后抵抗罗马的地方，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年代为犹太人造反第4年和第5年，即公元69和70年的硬币。这些硬币上的年代与历史报导

相一致，即罗马人攻取耶路撒冷之后，直到公元73年才攻取这座城堡，而这些硬币是在耶路撒冷铸造的。

硬币还提供其他信息。自从硬币首次——可能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在土耳其西部的吕底亚发行以来，就成为了一种很好的通信方式。在没有报纸和广播电视的年代里，政府和国王要让臣民知道其政策并不容易。印着国王名字或城市标志的硬币，成为国王和城市权威的象征。

新的国王可以通过发行大量印着自己名字或自己统治信息的新硬币来宣布自己是王。希腊和罗马硬币屡次提供了用于宣传的硬币样本。

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近东之后，硬币开始变得普及。在那之前的300年里，只有银币或金币，所以大多数人都不需要使用硬币。当人们铸造出价值更低而数量更大的紫铜或



一个银币是基督时期工人一天的工价。



金币上是罗马大帝奥古斯都（Augustus）的名字和头像。耶稣基督就降生在他统治期间。当时，他下令要百姓报名上册的目的是为了增加税收。



埃及统治者托勒密五世的硬币年代是公元前2世纪。

在公元1世纪犹太人背叛罗马期间，犹太人自己铸造硬币。

这些铜币的年代是哈希曼（Hasmonean）统治时期。





在挖掘过程中发行的硬币常常能够提供确切的日期。这个铜罐和银币的年代是公元前最后一个世纪和公元第一个世纪。

青铜硬币时，各个阶层的人都可以自由地使用它们。相对较穷的小国统治者，即使没有能力铸造银币，也能铸造铜币，并因此宣布他们的存在。

马加比战争（Maccabean War）之后，当叙利亚的希腊国王准许犹太大祭司治理犹太时，大祭司就是这么做的。第一个这么做的是约翰·许尔堪（John Hyrcanus，公元前135—公元前104）。他的小铜币上用古希伯来文刻着“大祭司约翰及犹太委员会”，表明这个国家的犹太本质，其中的称谓指明了其宗教基础，即祭司与犹太

委员会共同执政。（犹太委员会也就是之后的公会，即耶稣本人受审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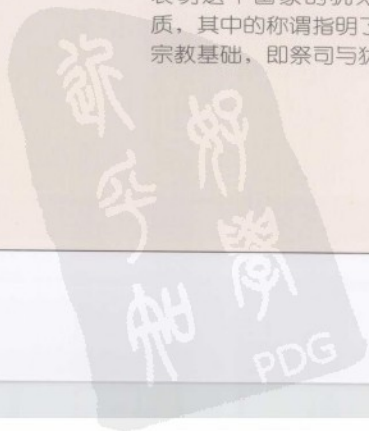
后继的统治者们发行了类似的小硬币，以此传扬自己。亚历山大占尼士（Alexander Jannaeus，公元前103—公元前76）看到了硬币的这种价值和用途，于是自立为王铸造硬币，把自己的名字和称号用希伯来语印在硬币的一面，同时在另一面印上对应的希腊语。

在硬币上印希腊语，表明它们起源于邻国，同时也是希腊语渗透进入犹太社会的一个记号。

希律当权时，把希伯

来语的铭文省掉了，它们只再现于公元66—70年和公元132—135年犹太人反叛期间的硬币上。

大祭司、希律、希律的众子和罗马总督发行的小铜币数量之大、质量之差，意味着它们几乎毫无价值。这种铜币也例证了那个把她两个小钱投入圣殿银库中的寡妇有多穷。耶稣看到她所奉献的礼物，大大被感动，说道：“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才拿出来奉献，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佩特拉，这座隐藏的城市

烧香是古代一种常见的敬拜行为。人们认为，浓烈而令人愉快的香气冉冉升起，会一直飘到他们所拜的神那里，这种香气压住了烧烤祭物时所发出的刺鼻气味。在亚述和波斯列王面前也会烧香，以保持空气清新，其他人同样也可能把香用于这个目的。

为了满足希腊和罗马社会的需求，人们需要生产大量的香。香的基本成分是乳香，即生长在阿拉伯南部一种树的汁液。商队赶着成群的骆驼和驴穿越沙漠，拖着沉重的步伐从南走到北，把香运到迦萨和大马士革，然后从那里出口到地中海周围的各地。作为交换，他们从埃及、叙利亚和希腊带回精致的金属制品、陶器和玻璃器皿。阿拉伯南部的示巴(Sheba)、马因(Ma'in)和卡塔尔(Qataban)都因着这种贸易而富裕起来。

商队在旅行过程中会在有水和阴凉的地方停下来。这些地方中有些发展成了重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佩特拉。这座城市座落在山谷里，两边全是红色和粉红色砂岩组成的悬岩。沙漠高原在这里分开，一直到死海南部的裂谷。

从公元前300年到公元150年，有一条主要的香路经过或穿过佩特拉，然后往西通往迦萨这座海滨城市。当地居民为旅客提供食物和住宿，收取费用，政府则向旅客征税，这座城市因此富裕起来。

佩特拉百姓属于阿拉伯的纳巴泰(Nabataean)支派，他们在这个地方定居下来，并在希腊的影响下过一种时尚的生活。如果没有考古学家在佩特拉和其他城镇的工作，这些人也就不为人所知。

纳巴泰人是了不起的借用者。他们借用埃及、腓尼基、希腊和罗马的设计与装修模式，建造了自己的城镇、寺庙与坟墓。他们的语言属于阿拉伯语，但他们借用亚兰字母来书写阿拉伯语。亚兰字母还从纳巴泰人那里传到了阿拉伯，但是许多个世纪以来，字母的形状已经改变。

在公元106年罗马人征服佩特拉之后，这座城市不再强大。人们在那里居住了几个世纪，但地震和疏忽导致建筑遭到了极大破坏，直到最后房屋全都倒塌，这座城市也就被人遗忘了。1812年，现代探险家第一次抵达这个地方，并鉴定出它就是佩特拉。美国、英国和外约旦的考古学家已经对这座城市展开过一些挖掘工作，但人们需要了解的东西仍有许多。

在佩特拉的全盛期，即公元1世纪上半叶，纳巴泰王国控制着外约旦，即巴勒斯坦最南端的许多地方。在最有势力的国王亚哩达四世(Aretas IV，大约公元前9—公元后40)统治之下，纳巴泰王国甚至统治了大马士革一段时期。(使徒保罗在大马士革被他的门徒在夜间用筐子从城墙上缒下去，从而逃脱了亚哩达手下的总督



1. 大马士革
2. 耶路撒冷
3. 迦萨
4. 死海
5. 纳巴泰王国
6. 佩特拉
7. 阿拉伯



(1) 希律时代希伯来书法的字母形状；(2) 纳巴泰人的铭文；(3) 纳巴泰人的书法；(4) 阿拉伯人的书法。

佩特拉这座“古老的玫瑰花城”座落在山谷里，也就是在红色和粉红色砂岩组成的悬岩之间。法老宝藏（右页图）的正面非常壮观夺目。事实上，它是一个岩石凿成的坟墓。

这座城市上空的巨石上是一座模仿古老的闪族习俗建造的丘坛。在丘坛上举行的崇拜仪式包括祭祀。《旧约》经常提到这种丘坛，告诫神的百姓不要拜偶像（右图）。

佩特拉曾经是一个供沙漠商队休息的场所，但后来阿拉伯的纳巴泰人定居此地，并采用了时尚的希腊生活方式。在《新约》时代，这座城市非常繁荣，但在公元106年被罗马征服之后即失去威力。这里是一系列凿在悬岩上的坟墓。

之手。)

目前，最近的研究表明有一条大道穿过了佩特拉中心，大道旁边的梯田上是宏伟的建筑。这条大道通向一座正方形的神庙，神庙按所罗门所遵照的示意图来设计，里面有门廊、圣所和神龛。

大道两旁，到处都是佩特拉城的房屋和工厂，其中有些用细碎石建造，里面的石灰墙上装饰着线脚和绘画。

纳巴泰人擅长制作一种产品，即陶器。他们的陶匠学会了怎样制作像瓷器一样薄的陶器，是用手工在转盘上做，而不是用模型做。他们所做的碟子特别精美，上面画着棕色的花卉图案。

这种精美的陶器非常易碎，完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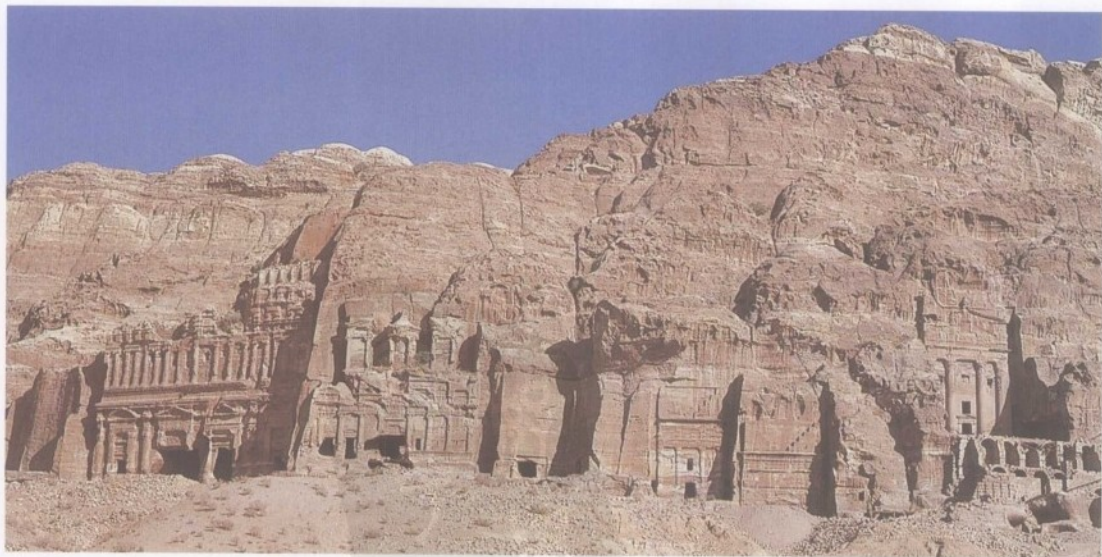
的样本非常罕见，人们已经在纳巴泰遗址发现了许多陶器碎片，清楚地表明这种陶器不是某个陶匠专门为有钱人所制作，而是当时人们所普遍使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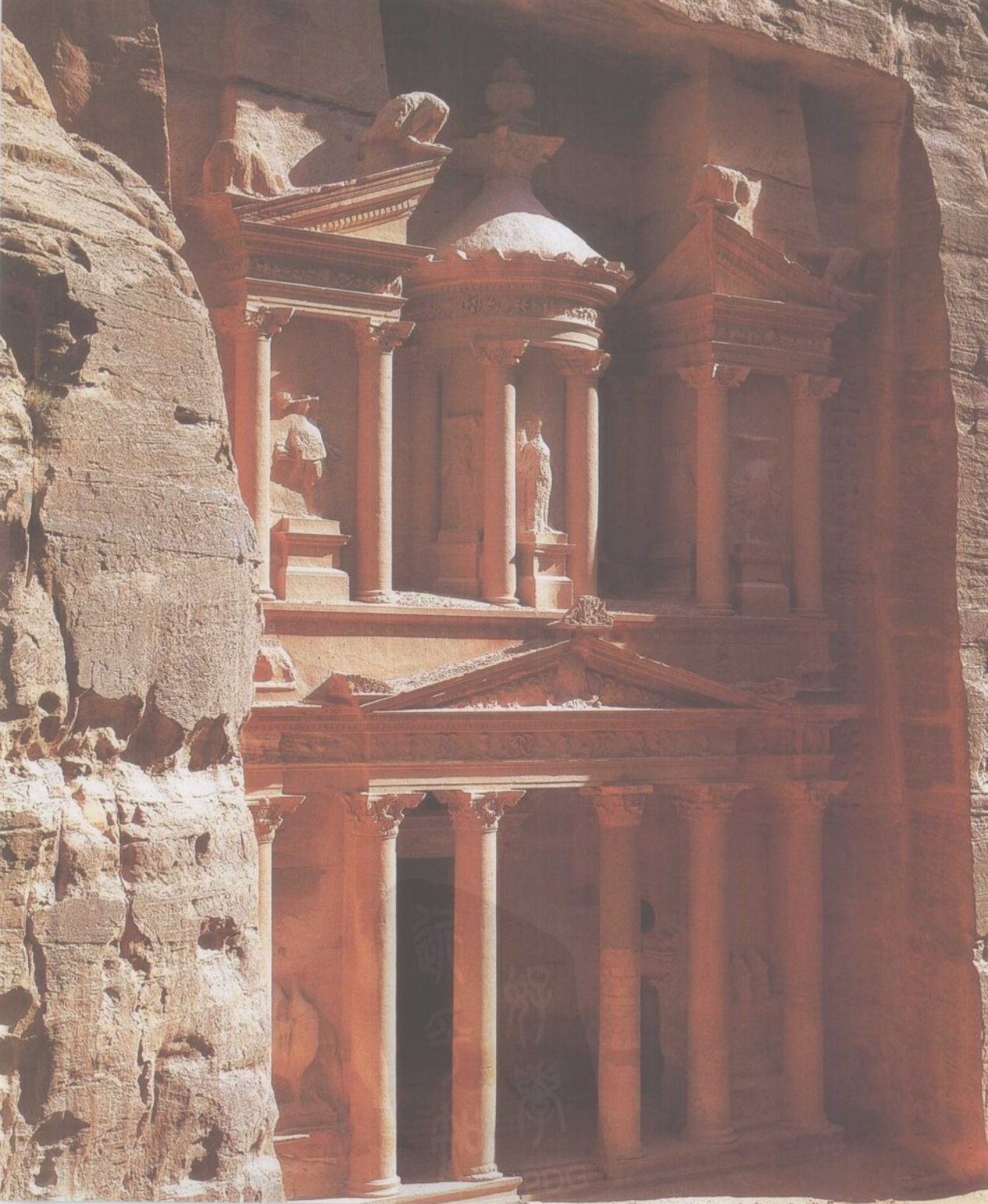
佩特拉城由一堵有塔楼的城墙、周围的岩石和悬岩保护着。城里的百姓希望埋葬死者，让死者不被人遗忘。他们发现砂岩非常适合雕刻，于是在这些岩石上凿出石碑。城市就因这些石碑而出名。

他们的泥瓦匠在岩石里凿出一道门，门又通向一个大房间，有些死者可能就埋葬在这个房间里。从这个房间往前，泥瓦匠可能还会凿出其他一些房间，以供埋葬更多的死者。显然，有些房间被凿出来是供家属扫墓时能够在里面举行祭奠仪式用的。

坟墓外面的岩面也是用于雕刻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岩面被凿得非常光滑，雕刻成石门的样式，高处的形状就像屋顶。

最富有的市民，即王室和他们同僚的坟墓更加华丽，岩石雕刻成罗马寺庙的形状。





参观佩特拉的游客首先看到的是一座最华丽的坟墓。当他们经过2公里长的狭窄峡谷进入城市时，所看到的全是岩石形成的城墙。但当走到峡谷末端时，一尊奇异的粉红色雕刻品就会突然呈现眼前。

入口处由柱子支撑，上面是石头凿成的柱子，柱子之间是精致的浮雕。其顶部，也就是离地面30米的山形墙上是一个大石瓶。这个石瓶是实心的，当地人多年向其射击，想打碎它，在里面找到金子。

这座坟墓仍然叫做埃尔-科哈斯尼(El-Khazne)，即法老的宝藏。到底是谁的坟墓无法知晓，一位重要的学者认为这是为亚哩达四世建造的。

佩特拉，这座曾经很宏伟的城市，其中由岩石凿成的壮观坟墓及磨光的石头都显出，当希律王建造他那些华丽的建筑物时(参本书《希律——伟大的城堡建筑家》一文)，纳巴泰人所享受的奢华生活及他们所拥有的精湛技术。

除了大道末端的寺庙，佩特拉还有其他宗教场所，其中一个特别有趣，就是位于城市上空数百英尺巨石之上

的丘坛。它不是希腊或罗马风格的寺庙，而是模仿古老的闪族习俗建造的“丘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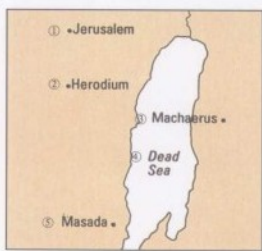
一条从岩石凿出的路一直通向山顶，路上有凿工精细的台阶。崇拜者可以沿着这条路上到山顶的圣地。圣地以两根石柱为标志。这两根石柱不是用石块堆砌而成，乃是由岩石凿成的，每根大约6米高，之间相距几米远——所以，许多岩石都被挪走。这些石柱影响了迦南寺庙里的柱子(参本书《被征服的迦南诸城》一文)。

从柱子往前，岩石的顶部被切掉，形成了一块面积大约为14×6米的平地。平地的三个侧面各有一条石凳，第四个侧面，也就是朝东的侧面有一个岩石凿成的祭坛。在祭坛左边，另有一些台阶往上通向一个岩石凿成的圆盆。由祭坛流出的一条排水道表明这是宰杀动物的地方。虽然祭坛很大，足以躺下一个人，但是没有证据表明纳巴泰人曾经把人当作祭物献给他们的神。

纳巴泰人及其城市被人遗忘了很长时间——许多个世纪。它们被发现是考古学的另一大成就，也是对《新约》文化背景的一大贡献。



马萨达——最后的要塞



1. 耶路撒冷
2. 希律堡
3. 马盖耳堡
4. 死海
5. 马萨达

身处隐藏之城，纳巴泰人甚觉安全。希律王（他母亲来自佩特拉）希望安全。他一生都活在恐惧中，因为知道无人真正喜欢他。如果有人能够摘下他的皇冠，把他干掉，百姓就会把刺客当成英雄。因此，希律杀死了任何他怀疑可能成为对手的人——甚至包括两个儿子及伯利恒的男婴，因为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成为博士所寻找的王（参本书《希律——十足的杀手》一文）。直到犹太人知道希律受罗马保护时，他们才停止反抗他。希律的惧怕导致了他建造城堡，包括耶路撒冷的大本营马卡鲁斯城堡（Machaerus）和希律堡（Herodium）及其他城堡——其中最重要的是马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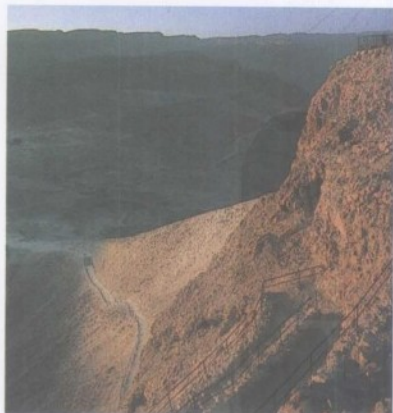
这块耸立在死海西部旷野的孤岩是一道天然屏障。当希律为赢得即将

就位的奥古斯都大帝的支持去罗马时，就利用马萨达来保护客人。此间，马萨达抵御了一次敌人的围攻。希律回来之后，更对其加强设防，并在统治期间继续增加要塞，使其尽可能安全和舒适。

公元前4世纪3月，希律去世，之后，马萨达有了驻军。公元66年，犹太造反者攻取了马萨达，并在那里进行了最后的反抗。罗马士兵在山脚下安营，为了攻取马萨达，他们在山的一边堆积泥土和石头，形成了一个大斜坡。当罗马人攻破城墙时，防御者们杀死了自己的家人，然后自杀，他们不愿落到罗马人手中。所有这些事，约瑟夫（Josephus）都在他于公元79年完成的《犹太战争史》（*History of the Jewish War*）中告诉了我们。

马萨达岩石是爱德华·鲁滨逊在1834年鉴定出来的遗址之一。之后，许多探险家参观了此地，并写了许多有关的书籍，但是直到1963—1965年，以色列考古学家在雅丁的指导下获得了有关马萨达的卓越发现之后，世人才开始充分了解这个地方。

对于任何希望居住在旷野山顶上的人而言，有良好的水源至关重要。马萨达有很多岩石凿成的水库，又有水沟和导水管引水供应人们的需求；即便如此，人们或驴子还是必须把水从较低的蓄水池挑到较高的蓄水池里。马萨达能够抵御敌人的进攻，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它的供水系



马萨达的侧视图清楚显示了罗马士兵为了上到城门和突袭城堡城墙而不得不修建的大斜坡。当时，无人投降，迎接入侵士兵的乃是令人恐惧不安的寂静。



统。

平平的山顶四围边缘是一道双层墙，墙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塔楼。墙上还有四道门，每道门口都有一条小路一直通到山脚下。城墙里面有营楼、库房和城堡居住人员的生活区，另外还有两座宫殿。

一座宫殿坐落在西边的山顶上，用于正式场合。一个铺有马赛克地板的大厅通往一个小型的皇宫会客室，

不远处是一套可进行冷热浴的房间。

为了消遣，希律在山的北端修造了第二座宫殿，也就是一座供娱乐的宫殿。山的尽头是铺有黑白两色马赛克的地板及墙壁上漆的卧室，还有一个半圆形、由柱子支撑着的门廊，透过门廊，国王和他的朋友能够瞭望整个贫瘠的山区。

在北端低于山表的地方，即在生活区下20米之处，是一块有一幢圆形

从空中看到的景象让人得以一瞥希律在马萨达的巩固城堡。他在最显著的台地上建立宫殿。在这个地方，犹太抵抗势力对罗马士兵进行了最后的长时间抵抗，最后集体自杀，从而逃脱了敌人之手。

此示意图显示了犹太奋锐党人经过最后抵抗之后接管的希律宫殿和库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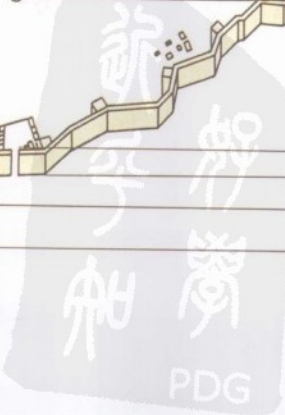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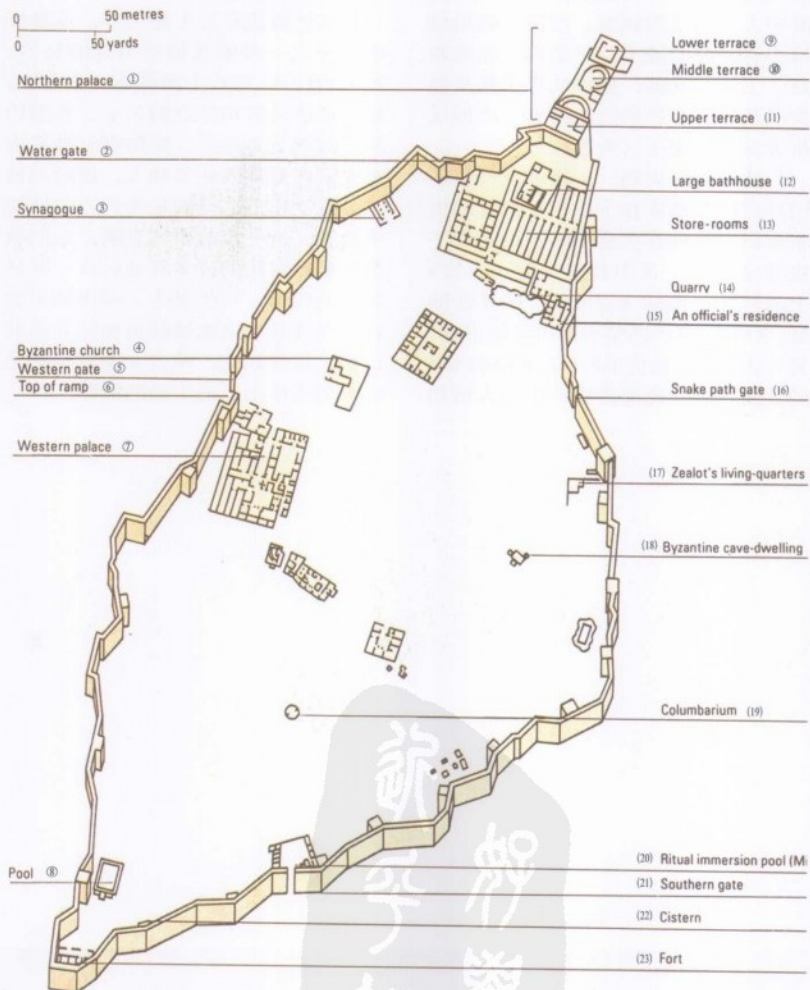
(1)北殿；(2)水门；(3)会堂；(4)拜占庭式的教会 (Byzantine church)；(5)西门；(6)坡顶；(7)西殿；(8)水池；(9)位置较低的台地；(10)中间的台地；(11)位置较高的台地；(12)大浴室；(13)库房；(14)采石场；(15)官员住处；(16)蛇道门；(17)奋锐党人的生活区；(18)拜占庭式的窑洞；(19)哥伦布里亚母 (Columbarium) (20)举行宗教仪式的水池；(21)南门；(22)蓄水池；(23)堡垒

建筑物的台面。唯有地基和一些石雕碎片存留下来，不足以让考古学家发现此建筑的目的。建筑物旁边是其他房间的废墟——包括一个上了漆的大厅。

大约再低15米的地方，是另外一块台地。一个正方形的月台上，有着墙壁上漆、柱子镀金的门廊，显然是会客和聊天的地方。这块台地上

还有一个小型浴室，供希律和受到他优待的客人沐浴之用，使他们感觉舒适、精神爽快。许多建筑物里发现的破酒瓶上贴着标签，上面用拉丁语写着“给犹太人的王希律”，又用意大利语标明酿造日期和地点。这进一步证明了希律喜爱奢华的生活。

马萨达作为要塞的最后阶段是在犹太奋锐党人 (Jewish zealots) 抵



抗罗马人的时候，即公元66—73年。最令人吃惊的发现就出自这些年间。反抗者们改建了其中的一些建筑。他们建造了一座小会堂作为敬拜场所，正如在希律堡所做的一样；他们还按照稍后犹太传统中保留下来的规则，在山的其他地方建造了两个用于举行宗教仪式的水池。

北端希律宫殿的地板和屋顶提供了大量木材。山四围城墙里的其他建筑和房间都变成了生活区和工作间，其中大多数已被烧毁。所留下的垃圾堆中有破碎的罐子、平底锅、玻璃器皿、工具、武器、成堆的枣子和其他食品残迹。有些房间里藏着一小批反抗者发行的银币（舍客勒）。

死海沿岸炎热、干燥的空气使不同寻常的东西幸存下来。挖掘者们出乎意料之外地在会堂及其附近发现了皮卷轴断片，其中有些写着《圣经》上的经文，包括《创世记》的某些部分、《诗篇》《以西结书》和其他书卷，另外还有《次经传道》(Ecclesiasticus)的片断以及《死海古卷》中为人所知

的书卷。

北端台地最低点的浴室里有一具男人、一具女人和一具孩子的骨骼。他们旁边是一个木质晨祷披肩 (prayer shawls) 的碎片、女人的平底凉鞋和她的辫子。人们曾经把碎瓦片当作纸片来使用。挖掘者们发现了好几百块这种碎瓦片，其中几十块上面各写着1个或2个希伯来字母。挖掘者认为这是人们在某种食物定量配给制下所使用的粮票。

其他陶瓷碎片上是名字，或是标明十分之一奉献或神圣用途的标签。其中的12片，每片上面都有一个名字，显然是造反者指挥官的名字。根据约瑟夫的观点，最后一班防御者抽签决定应该由谁来杀死其他人，然后再自杀。雅丁相信这些就是他们当时所使用的签。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它们就像在那里发现的许多其他碎片一样是饭票的代币，可能是为了确保城里的百姓在围攻期间能够获得相同分量的口粮。尽管如此，考古学家对马萨达历史仍然作出了最生动的解释。



犹太奋锐党人占领马萨达期间所遗留下来的物品包括调试化妆墨粉的调羹(kohl spoon)、镜盖、平底凉鞋和梳子。



任何人都不得入内——犹太人除外

一块石碑的故事

驻扎在耶路撒冷的罗马驻军习惯于处理骚乱。对于犹太人来说，宗教和民族主义是形影不离的，这就意味着麻烦。罗马士兵的职责非常明确，就是要维持秩序、控制百姓，并尽力确保正义得到伸张。

在公元59年的一个特别日子里，圣殿里爆发了一场骚乱。罗马千夫长一听到消息，就带着一些手下，快速赶往现场。他到达之前，群众已经推推攘攘地出了圣殿，走到街上，那用金属包裹的沉重的圣殿大门也已经关闭。

骚乱的领头人正在殴打一个人，显然想要杀害他。当看到士兵和护民官走过来时，他们停了手，只是抓住受害者不放，直到这些罗马人来到跟前。罗马人用锁链将受害者捆绑起来，这群暴民也安静了。但当千夫长询问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时，他们又喊叫起来。这次事件的整个过程记载在《新约·使徒行传》第22章里。

这位受害者是传道人使徒保罗。骚乱由犹太人引发，因为早些时候，这些犹太人在小亚细亚遇到了保罗，并且想压制他，不让他传道；如今，他们却看见他带着一个希腊人在耶路撒冷到处走动。无疑，保罗一定带这个人进过圣殿——他们终于有了充分理由，可以捣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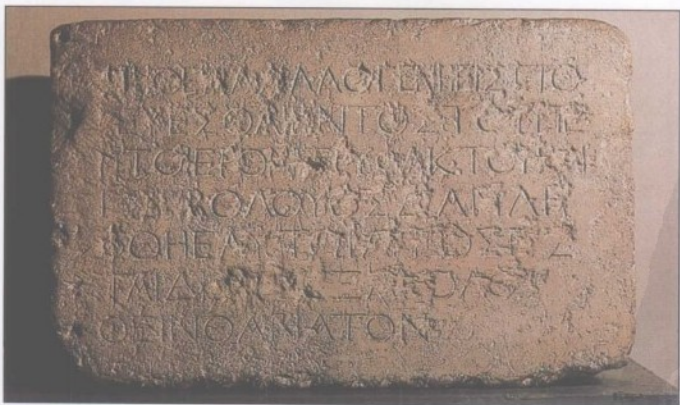
自从以色列成为一个民族以来，以色列人就知道他们是神的子民。任何人，如果他不成爲犹太人，不遵守摩西律法，就不能真正地敬拜神。除了犹太人之外，任何人都不得进入圣殿这个神圣的地方。

在公元前19—9世纪之间，希律王重建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并将其扩建得比以前大得多（参本书《希律的大殿》一文）。圣殿里有一个露天大院，院子四周是柱廊。任何种族里任何宗教背景的人都可以进入这个院子。这里是老师散步和教导门徒的地方，也是人们进行各种交易的地方。

院子中央立着一堵大约1.5米高的矮石墙或栅栏。它将殿堂围起来，除了犹太人之外，其他人都不得越过这堵围墙进入里面。为了保持立场分明，墙上还张贴着布告。公元1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说，这些布告用希腊语和拉丁语写成。

就在100多年之前，也就是1871

犹太人以为使徒保罗带一个希腊人进了圣殿，于是引发一场骚乱，因为这种事情是严格禁止的。为便于外邦人理解而用希腊语写成的布告，禁止犹太人之外的任何人进入圣殿，违者必处以死刑。1871年，有人在耶路撒冷发现了其中一张刻在石灰岩上的布告；1936年，有人发现了另一张布告的一部分。



年，有人在耶路撒冷发现了这些布告的一个样本。它用希腊语刻在一块57厘米高、85厘米长的石灰岩上。1936年，有人发现了另一副本的一部分。样本表明，这些每张高度大约3.8厘米的布告最初都涂成红色，使其在乳白色的石碑上鲜艳夺目。

其上的铭文说道：“外邦人不得越过圣殿包围的栅栏与界线。任何被发现的违规者，都将自食其果，处以死刑。”无人怀疑其意思。任何违背的人都必遭到制裁。

这条警告的威力普遍为人所知。约瑟夫说，罗马将军提多（他之后成为了罗马皇帝）承认它甚至适用于罗马市民。虽然罗马拥有至高权威，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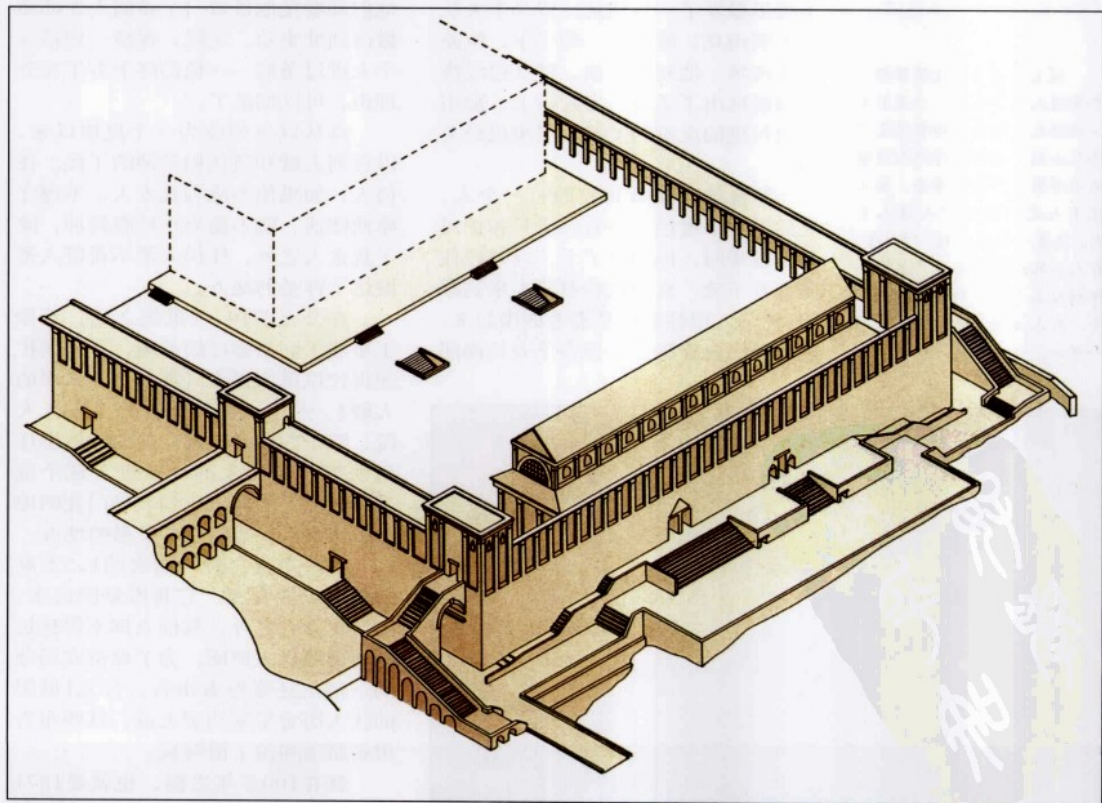
且唯有罗马总督有权下令将人处死，但罗马人尊重犹太人的宗教，将控制圣殿的权力交给祭司手中。因此，任何人若无理取闹，违背犹太人的宗教律法，比如说允许外邦人进入禁区，他都可能立刻受到惩罚。

但是对于保罗这个案例，千夫长却无法获得充足的事实，他拘留了保罗。最终，保罗被送到罗马受审。

这条警告的完整副本如今保存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博物馆里。（当人们发现石碑时，耶路撒冷属于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对保罗来说，博物馆也是存放这条警告的最佳地方，因为对他来说，警告已失去了威力。

当保罗写信给以弗所和小亚细亚

希律大殿是希律为了讨好那些憎恶他的犹太人而建造的。重建后的示意图显示了大殿的西墙和南墙。



其他城市的基督徒时，他似乎记起了这条警告，因为他告诉他们：犹太人和其他人之间的区别已经不复存在。耶稣基督已经将其拿走，因为“他已经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因此，任何人都能够借着耶稣来到神面前。所有如此行的人就像石头一样被建造成神的圣殿。

伊斯坦布尔的石碑及耶路撒冷一座博物馆里的碎片，似乎是在希律统治时期刻成的。在新约的福音时代，

它们必定一直立在圣殿里。今天，我们仍然能够看到的耶稣和门徒曾经看过的有趣东西为数不多，它们就属于其中之一，而且带给我们一个信息：这不再是一堵将犹太人和外邦人分隔开来的墙，乃是一个新时代的见证。

耶稣已经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不同民族、不同种族和不同宗教背景的人都能单单借着耶稣基督“合而为一”。



PALESTINE AT THE TIME OF JESUS

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



下部

耶稣时代的发现

卷一

庭式圖升如通詳

鄭
君
君
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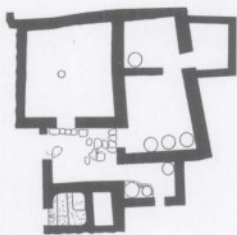
日常生活

耶稣常常在人们家中、城镇及乡村对人讲道，他所讲的故事和内容涉及人们在家中和田间所进行的普通活动，既涉及男人和女人，也涉及家庭和生意。通过挖掘那个时代所遗留的荒废房屋，通过其中仍然摆放到位的锅碗瓢盆，我们能够更深体验这些故事与耶稣生活中所发生事情的真实性。在耶路撒冷和其他城镇获得的发现让我们能够说：“这就是当时的情形。”



“给我光！”哪怕最微弱的灯光都对黑暗中的人大有帮助。耶稣时代常见的灯盏能够拿在手中。只要碗里有油，溜槽里有灯芯，把灯放在架子就能照亮整个房间。人们常常在坟墓里放一盏灯，并让它一直亮着。上图是一个样本，其溜槽处仍然有古时留下的油烟。光就是生命的标记。

焚毁的房子



这个“焚毁的房屋”示意图以雅维迦的原始绘图《发现耶路撒冷》为根据。

在“焚毁的房子”里发现的物品包括石砧码，其中一个潦草地刻着其主人的名字：巴·卡斯罗斯（Bar Kathros）。



刀剑的碰撞声、垂死之人的尖叫声和火焰的劈啪声从古耶路撒冷的一幢新建大楼下传出来。外国士兵正在进攻这座城市，大行杀戮，四处抢劫。

这些声音是现代化的，但人们所讲述的是一个古老的故事，是在‘焚毁的房子’废墟里形象地再创作出来的。以色列考古学家挪走了一大堆堆积了许多世纪的垃圾，发现了一部分的房子。这栋房子曾是一个成功的犹太家庭的住宅，一直居住到公元70年，即罗马士兵将其焚毁为止。

1970年1月，考古学家清除垃圾时，房间的墙壁开始显露。他们发现了一块面积大约10平方米的地方，显然是地下室。考古学家在挖掘过程中遇到了大量的灰烬和焚毁的木材，全都覆盖着油烟。这些都生动地证明现在的结果是罗马军队造成的。无疑，房子在公元70年焚毁，因为地面上散布着罗马人的犹太巡抚发行的硬币，同时混杂着犹太反抗者在公元67、68和69年发行的其他硬币（没有之后发

行的硬币）。破陶器和其他物品也是人们所熟知的1世纪风格。当时，抢劫者搜遍了整栋房子，带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而将不想要的成堆地扔在地上。

或许，一个得以逃脱的防御者把铁制的短矛留在了房间的角落里。但另一个防御者却没有那么容易逃脱，一个房间的门口是一只手臂的骨骼——这只手正伸出来，要抓住台阶。考古学家再也没有发现其他骨骼了，因为之后破坏此地的人已经将门口外面的一切都搬走。骨骼表明这是一个20出头的女人，可能是这家人的女仆。我们也可以想象，她踉踉跄跄地往门口走了几码，就因伤势过重而死亡。

她和其他人在这些房间里做了些什么？按照挖掘者雅维迦（N. Avigad）的观点，他们的部分工作可能是为圣殿准备香。在所发现的物品中，对此有许多证明，其中包括许多陶制香水瓶、玻璃香水瓶（参本书《一玉瓶香膏》一文）、一些石研钵和研棒、砧码、量杯和烤炉。附着在所有物品上的浓油烟可能是油质物品焚烧时造成的。不管这种推论是否正确，在废墟里发现的两个陶制墨水壶表明：习字是这个家庭定期举行的活动。

其中一个石砧码上潦草地刻着这家主人的名字：巴·卡斯罗斯。在《犹太法典》（Talmud）里，这个名字被列在那些利用权力来牟取私利的大祭司家族之中。巴·卡斯罗斯家因为误用字句而遭到了攻击，可能是因

为他们散播假谣言或给人误传消息。这个砧码的直径大约8厘米，可能有人将其从另一栋房屋搬到这里——它已经在此存放了1900年。即便如此，巴·卡斯罗斯家肯定在耶路撒冷也有房屋，这栋房屋就是很好的候选者。

挖掘出土的房间包括工作室、一个厨房和一个用于行洁净礼的小型浴室（参本书《敬虔第一，干净第二？》一文）。里面的摆设除了烤炉、大瓶子和石桌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家具了。在此之前，公元1世纪耶路撒冷居民房屋里所摆设的家具并不为人所知，因为木制品一旦被埋葬就很易腐烂。现在，几张石桌证实了这一点。其中有些桌子的桌面是长方形的，其大小与茶盘相似（50厘米×75厘米），桌面的四个边缘用切割光滑的石块装饰，整个桌子在中央部位由一根大约75厘米高、被雕刻成柱子状的石桌腿支撑着。其他桌子的桌面则是圆形的——其直径大约50厘米，下面由三根有雕刻的木桌腿支撑。这些桌腿的形状可以透过罗马雕刻品和油画看到，也显示出当时的人就是斜躺在圆桌四围的床榻上，围着圆桌就餐，旁边则有其他人上菜、倒酒。

除了平常的陶器之外，人们也用石头来制作碟子、杯子、水罐和碗。以前的学者曾经假设石头只是用来制作特殊、昂贵的器皿，但是考古学家已经挖掘出了许多石器器皿——有些做工精美，有些只是外面粗粗凿过、里面抛光的，所以必须找到另外一种解释。犹太人的著作和《新约》都提供了线索：石头器皿避免了洁净条例所引发的一些问题（参本书《敬虔第一，洁净第二？》一文）。



“焚毁的房子”具有启发性，让人一瞥公元1世纪人们的生活，同时也是一个可怕的提醒，让人想起耶路撒冷的沦陷。注视着这些荒废的墙壁、烤炉、烹调用的锅和餐具，参观者能够更加逼真地想象那个时代的房屋，这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如果参观者的想象力更丰富，就可以更深入地联想到：在这些房间里工作的人可能在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时冲到耶稣跟前，对着他挥舞树枝；或者那些用杯子和高脚杯饮酒的人，可能在耶稣被钉十字架时，也与其他人一同高喊着“将他钉十字架”。

这座公元1世纪的耶路撒冷犹太富人的房子埋在垃圾堆下，直到1970年。当考古学家清除垃圾时，他们发现其中一个房间是厨房——里面有烤炉、罐子和石桌。

富人的住宅

“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当富有的官吏询问耶稣怎样可以得到永生时，耶稣告诉他这是关键的一步。这个人听了之后忧心忡忡地走了，因为他非常富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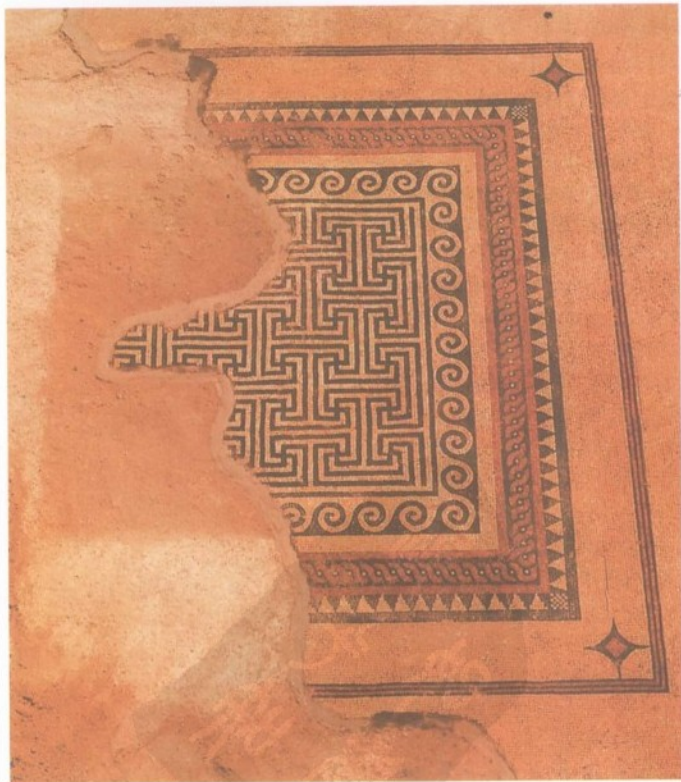
最近在耶路撒冷的考古发现，显示出当时的富人过着怎样的生活。来自罗马帝国其他地方的参观者会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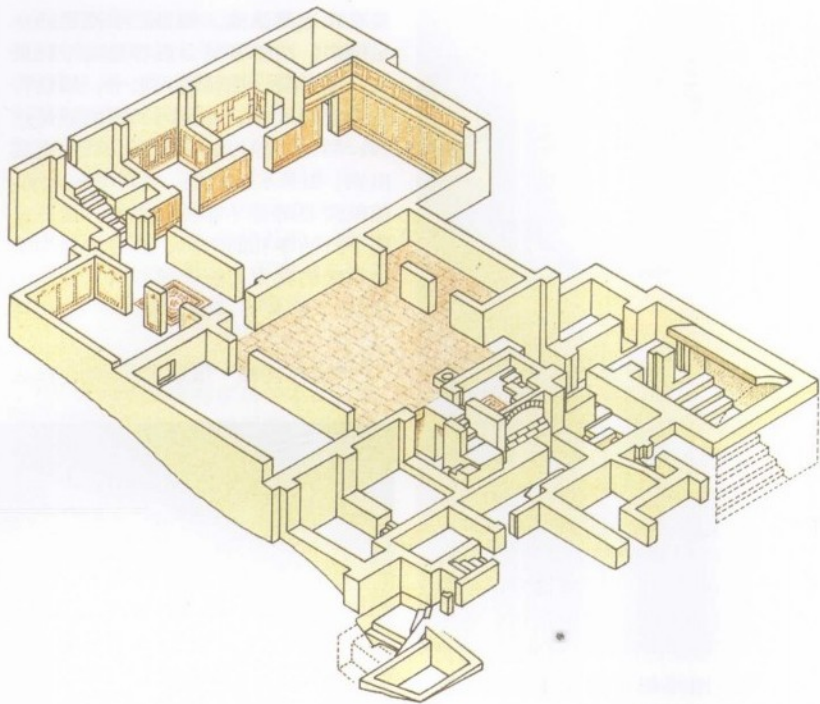
公元1世纪，耶路撒冷几家住宅的起居室铺的是马赛克地板。这是最精美的几何图案样本。在这个地板上发现了一个公元67年的硬币。

现，这些房屋的布置与罗马帝国主要城镇的房屋布置一样豪华。耶路撒冷最好的住宅样品非常华丽，以至发现这些废墟的雅维迦教授称之为“宏伟宫邸”(Palatial Mansion)。房屋长度差不多有30米。之后的人们在建造时破坏了其中的一些墙壁，入口处已经不复存在。中间是一个院子。院子一边有一扇门通往一条通道，通道又通向几个房间。或许因为通道是一个繁忙之地，所以铺着马赛克地板。

有两扇门通向一个大厅。这是一个大房间，长度超过11米，墙壁上镶嵌着形状精美的白色灰泥板。有些掉在地上的灰泥碎片似乎是装饰天花板的，上面有几何图样的浮雕造型。参观者熟悉这样的图案，因为它们影响着公元前1世纪庞贝住宅风格的室内装潢。

其他房间涂上了色彩鲜艳的油漆，不同颜色的灰泥板模仿着唯有王子才用得起的大理石板。虚窗和廊柱让人感觉到更大的空间。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在一些墙壁上画了栩栩如生的水果和树叶，也在壁缘上画了普通的叶子图样。这些画大都是趁着灰泥未干时画上去的，使颜色能渗透到墙壁里。（这就是壁画，米开朗基罗为罗马的西斯廷教堂作画时就采用了这种技术。）当房屋的主人厌烦某种图样时，他无法叫装饰工人像刮墙纸一样将其刮掉，也无法再涂上一层漆，将其覆盖。他必须先要把墙壁重新刷一层





“宏伟宫邸”的这个示意图以雅维迦的原始绘图《发现耶路撒冷》为根据。

灰泥，然后再涂上漆。往往，考古学家能够通过削掉一层已被损坏的灰泥而看到下面更早的一层。考古学家已经在耶路撒冷许多地方发现了上漆的灰泥碎片，所以很明显，大多数富人的住宅都是如此装修。

正如装修许多罗马住宅一样，油漆工和抹灰工必须与第三群工匠合作——即铺马赛克地板的工人。他们将黑色、红色和白色的立方体小石头嵌入水泥，使之形成各种图样和图画。“宏伟宫邸”的通道和一个会客室的地板是马赛克地板。（其他房间可能也是马赛克地板，但是即便如此，它们也已经完全消失。）在几乎不需要挪动沉重家具的地方，地板可能是抛光的灰泥，上面再铺上地毯或垫子。即使不被人偷走，大火和潮湿也会很快毁掉它们。



虽然这些涂了油漆的墙壁和马赛克地板很高雅，但来自罗马的非犹太人会认为它们非常单调，因为它们不像大多数罗马住宅的墙壁和地板，上面有人物、动物、诸神和女神的图案。当然，在犹太人的思想中，诸神和女

尽管在公元70年，一场大火使“宏伟宫邸”的整个废墟裹上了一层油烟，但其中一个房间里的灰泥墙上，颜色依然鲜艳夺目。

富人的桌子上摆放着高级的玻璃器皿。一位出名的玻璃器皿制作人是恩尼昂（Ennion）。挖掘者曾经在耶路撒冷他的玻璃厂发现了一只玻璃水罐。图中的杯子是在塞浦路斯一座坟墓里发现的，边上铸着恩尼昂的名字。



神毫无地位，但是他们有古代英雄的著名故事，比如说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就是很好的图画。然而，他们的地板上只有几何图样、玫瑰花结和波浪，以及一两朵花和一两片叶子，墙壁也是按照我们刚才所描述的样式装饰。

他们这样做是出于宗教的原因。公元1世纪的犹太人严格遵守神的诫命：“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百物。”动物或人物的图画都可能导致拜偶像的罪。大多数人都在生活中应用这一规定，但是无人有权将其强加给别人。房主至少敢于以温和的态度置之不理。圣殿附近一个房间地面的灰泥上就有在乡间到处奔跑的动物造型和图画。

参观“宏伟宫邸”的游客会在浴室里发现更多马赛克地板。铺在水泥地上的马赛克地板具有防水功能，让洗浴者能够自由地进出浴缸。另一栋住宅里有一个精致的套间，里面的浴缸本身就是马赛克地板。其他住宅的房间里地下供热系统（热炕式装置），可以提供时髦的罗马蒸气浴。

这些是供正常人洗澡用的浴缸，让罗马游客吃惊的是其他类型的浴缸。它们是大小不一的贮水池，由岩石凿成，然后抹上防水灰泥，上面再用石头搭成拱顶。洗浴者沿着台阶（其宽度常常与贮水池的宽度相同）下去，然后面对着一堵无窗墙！他不

是在跨进游泳池。如果贮水池里的水足够多，洗浴者就会很容易地到最低一级台阶，把头潜入水中，然后将全身浸入水中。他所需要的就是这些；然后，他可以转过身，从水里爬出来。如果水位较低，或者浴缸太小，他就需要蹲着才能浸入水中。这些是用于行洁净礼的浴缸，其目的是为了敬虔的犹太人能够履行有关洁净的律法（参本书《敬虔第一，洁净第二？》一文）。

“宏伟宫邸”里最大的浴缸有8级



台阶，其宽度为4米，长度差不多有5米。浴缸有两扇门，使那些从水里出来、已得洁净的人不会与那些正要进去、还不洁净的人擦肩而过。这些浴缸里的水必须是泉水或雨水，所以蓄水池对于集水和储存水是不可或缺的。有时，蓄水池通过安装在墙壁里的窄水管向隔壁的浴缸供水——使流进浴缸的纯净水净化倒入浴缸的水。在圣殿北端附近的许多建筑里，发现了像这样的一些浴缸和较小的浴缸，因为那里是圣殿的主要入口处（参本

书《圣殿游客》一文）。那个地区的房子可能充当旅馆，那些希望在进入圣殿之前洁净自己的朝圣者可以在那里住宿。犹太人独具匠心，花费心力财力在耶路撒冷修造浴室，强调了在公元1世纪时，洁净礼在虔敬的犹太人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

谨守遵行宗教律法并不妨碍富人享受奢侈的生活。零碎的石头、金属、陶器和玻璃，暗示着富人住宅里所摆设的是怎样的家具。木制品、皮革制品和编织品均已遭到破坏或腐烂。我

犹太反抗者为了躲避罗马士兵而从家中逃走时，将这些铜罐、铁刀和铁钥匙放在了篮子里，而这些物品在隐藏了1850年之后仍然完好无损，这令考古学家们大为吃惊。



们发现了一条铸铜桌腿的底部，其形状像动物的爪子，这揭示出他们所用的是精致的木家具。

当时的人们也用能雕刻成器皿的石头（参本书《敬虔第一，干净第二？》一文）来作桌面。有些桌面由木桌腿支撑，有些则由单一的石柱支撑，后者用于放碟子。桌面的四个边缘都刻着叶子、花和几何图案（有一张上面甚至有鱼）。有几张桌子的桌面上镶嵌着马赛克图案。像这样的一些桌子，在意大利的罗马住宅里也能看到。

摆放在耶路撒冷桌子上的水罐、杯子、碗和盘子也与地中海周边人们所用的有许多共同之处。铜水罐有优雅的弯曲手柄，水罐旁边是碗、炖锅和勺子，其中有些样式与挖掘者远在罗马、伦敦发现的一样。人们也在使用高级的玻璃器皿，“宏伟宫邸”里就有玻璃器皿大师恩昂所吹制玻璃器皿的碎片，因为他把自己的名字刻

在了上面。考古学家已经在塞浦路斯和意大利发现了他的工厂生产的其他产品。当地工匠积极地铸造和吹制玻璃器皿（玻璃厂的垃圾都倒入了古建筑，形成希律时代一条街道的基底。）有些桌子上装饰着表面发光的精致红色陶器，它们都是从地中海海岸——可能是希腊——的工厂进口而来。

当地陶工制作耐用的烹调锅、储藏罐、厨房用具以及上漆的精致餐具。他们也制作小陶灯。日落之后，人们可以把这种灯放在窗台或架子上照亮整个房间。富人的条件更好，他们拥有可以挂或放金属灯盏的铜灯台。

在公元1世纪的耶路撒冷所发现的遗迹，能够让人稍微了解耶稣吩咐那位富有的官吏去变卖的财富有多少。人们很难放弃这种安逸甚至奢侈的生活方式。尼哥底母、亚利马太的约瑟和某些祭司家族可能也过着同样的时尚生活，同时又维持着他们独特的犹太人的行为举止。



一玉瓶香膏

福音时代的犹太人坟墓并不像更早时期的坟墓，没有为考古学家提供大量的黄金宝藏，甚至连几十个罐子和平底锅也没有。通常，除了死者的骨头和小瓶子之外，棺材里什么也没有。这些小瓶子通常是陶瓷的，有时则是玻璃的。人们常常把它们称作“眼泪”瓶，因为人们认为送葬的人将自己的眼泪收集在瓶子里，然后留给死者，但这种想法只是假想。《诗篇》56：8的“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袋里”似乎支持这种

说法，但它与葬礼毫无关系。）这些简单的长颈瓶用于装日常使用的便宜香水。昂贵的香膏要装在昂贵的容器里。

那个伯大尼的女子在耶稣脚前打碎的玉瓶，很可能是用石头雕成的。因为根据《路加福音》（14：3-5）记载，门徒估计它里面所装的340克香膏价值超过了30两银子（1年多的工资）。普林尼长老（Pliny the Elder）在之后公元1世纪的作品中写道，把软膏保存在雪石膏里效果最好。如果此故事

中的瓶子就像图示的一样是长颈瓶，那么很容易看到这个激动的女子是怎样将其打碎的。她揭开盖子，就能让整瓶香膏的香气立刻散发出来，以至于“屋子里满了膏的香气”（《约翰福音》12：3）。



人们常常将便宜的香水和油装在小小的陶瓷长颈瓶里。这些公元前和公元1世纪做成的样品产于耶路撒冷地区和佩特拉。

这些都是摆放在公元1世纪欣嫩谷（Valley of Hinnom）旁边坟墓里的玻璃香水瓶。



日常生活

132年，犹太爱国者开始第二次背叛罗马政府。3年之后，他们被镇压下去，罗马皇帝哈德良（Emperor of Hadrian）把耶路撒冷当成罗马城市进行重建，并把它命名为“埃利亚卡皮托利纳（Aelia Capitolina）”，犹太人不得入内。死海旁边人迹罕至的山洞成了某些反抗者最后的藏身之地。以色列探险家在这些山洞里发现了他们的骨头和许多个人物品。那里异常干燥的空气使这些物品得以保存完好。100年之前居住在巴勒斯坦的人使用过类似的物品，正如马萨达的考古发现所显示的。



施洗约翰说：“有一位在我以后的……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马可福音》1：7）耶稣差派他的门徒往各处去传福音时告诉他们：“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马可福音》6：9）图示这只鞋子上面系着一个滑动的结，其他鞋子则需要系鞋带。



马萨达顶部干燥的热力使得遗留在废墟里的衣服碎片没有腐烂。这块碎片上的蓝色条纹向挖掘者雅丁教授显明，他发现了一块晨祷披巾（tallith）。它属于一位曾经在希律的城堡里坚持抵抗罗马人直到公元73年的敬虔犹太反抗者。

“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马可福音》2：22）皮袋变旧时，皮革会变硬，不会随着在里面的新酒发酵而膨胀。这个羊皮做的水瓶是精心缝合起来的，前面被捆扎在一起，形成携带水瓶的手把。





反抗者留在山洞里的物品包括陶瓷器皿、铜器皿、木器皿、一个木勺子和一把有木把手的铁刀。它们是犹太主妇常用的厨房用具样品。



犹太逃亡者把这些钥匙随身带到了所藏的山洞里，他们盼望自己的住宅和财产不会遭到盗贼的抢劫。



敬虔第一，洁净第二？

“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

今天，许多父母可能会这样指责他们的孩子，而当年的犹太宗教领袖就是这样指责耶稣的门徒！对于《新约》时代的敬虔犹太人来说，洁净是最重要的事之一，这不仅是为了健康的目的，更是因为任何不洁净的人都不能亲近神。

为了避免不洁净，也为了阻止人们违背神在摩西律法中所颁布的诫命，人们制定了许许多多的规矩。这些规矩导致的各种结果，给那些希望讨神喜悦的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了许多难处。因为不洗手就吃饭会使食物不洁净，所以吃饭的人也会变得不洁净。他若要再得洁净，就必须进入浴缸沐浴。同样，如果一个人到市场去接触了外邦人，他也必须这样做，一回到家就进入浴缸沐浴，以便再次洁净。

在最近几年，考古学家发现了公元1世纪的犹太人是如何认真地遵行这些规定的。他们在耶路撒冷富人家中，在昆兰会社中心的废墟里，甚至在敬虔的国家主义者——就是那些在犹太旷野的马萨达顶部占据希律堡的奋锐党人的建筑物中，都发现了这种用于行洁净礼的浴缸。

浴缸通常很小，只容得下一个人走下去蹲在水里。有些浴缸稍大，可展示主人的富有，或者可以作为公用。这种浴缸可能有两个由隔墙隔开的人口，不洁净的人从一边进去，洁净之后由另一边出来。不管怎样人们都很注意让雨水或溪水流进池子，因为完全用水桶或水罐往池子里倒水无法达到令人满意的要求。

洁净也适用于家具和家庭用品。根据《利未记》第11章，有很多种方式能够让这些东西变得不洁净。用纯净水彻底地清洗会使它们洁净，但陶器例外。古代的大多数陶器都是土制的，任何倒入其中的液体都会被吸收一些。因此，人无法彻底地洁净陶器；如果陶器变得不洁净，就必须将其打碎。金属锅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它们往往非常昂贵。

考古学家在耶路撒冷的发现，证明人们还用另外一种方法来避免不断地替换厨房用具，就是使用犹太山上的软石灰岩来制作杯子、碗、浴缸和托盘。如果石头器皿不洁净了，只需要清洗就能再洁净。考古学家已经在耶路撒冷发现了非常多的样品，清楚表明当时有专门从事这种生产的行业。质量最好的产品是用车床生产的，





内里非常光滑，外部切割仔细，表面抛光并刻有简单的装饰。切割比较粗糙的水缸和量杯则用作厨房用具。

根据这些发现，我们很容易看出福音书中许多经文的确切意思。《约翰福音》的作者把耶稣在迦南婚宴上的那六口石缸描述成“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约翰福音》2：6），并且为了遵行婚宴的规矩，就一定需要大量的水（参本书《石缸》一文）。马可在论述法利赛人抱怨耶稣的门徒时，为着外邦读者的目的，不得不解释道：“原来法利赛人和犹

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市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

耶稣严厉地回答了这种抱怨，他说，这些宗教领袖如此严格地要求百姓遵守规矩，却忘了真正的目的；他们甚至杜撰一些方法来逃避神的律法。耶稣说，重要的是人自身的状况，“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马可福音》第7章）



石缸、石碗和石碟子被耶路撒冷的人们广泛使用。如果它们变得不洁净，可以洗涤后再使用，但是陶缸一旦不洁净，就必须打破。

不管居住在巴勒斯坦的哪个地方，公元1世纪的敬虔犹太人都会修建用于行洁净礼的浴缸。在耶路撒冷发现了许多这样的浴缸。图中这个抹了灰泥的样品是在死海附近的昆兰发现的。

石缸



在迦南婚宴上，“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约翰福音》2:6）仆人把缸倒满水，然后舀了一些出来，主人一尝，居然是酒！

挖掘者已经在公元1

世纪耶路撒冷的房屋废墟里发现了几个石缸。“焚毁的房子”的地下厨房里，至少立着6个这样的水缸。这些石缸高达65-80厘米，由重达半吨的大石块切割而成；再经由大车床完成定型，石缸都有柱脚，

配着简单的装饰，还有扁平的圆石作盖子。这种石缸能够装大量的水——多至80升，足以供应洗浴和厨房之用。

迦南婚宴上可能就是类似的石缸。

大石缸用于贮存液体。挖掘者在耶路撒冷的房子里发现了许多被压碎后重新修复的石缸。

迦百农



1905年，挖掘者在迦百农发现了一座白色石块建成的华丽会堂的废墟。稍后，方济会(Franciscan)的主人对其进行了部分重建。这座会堂建立于公元4世纪后期，以大量石雕为装饰。在会堂里，可以看到一排排沿墙而铺的石阶座位。



在会堂的白色墙壁下，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幢较早建筑的废墟。这个地方显然在公元1世纪时被人们使用，可能就是百夫长为迦百农百姓

建造的会堂(《路加福音》7:4~5)。墙壁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以致考古学家认为，不值得为了出土这些墙壁而将稍后的遗址挪去。

对会堂和加利利海沿岸之间进行的挖掘，使考古学家发现了几套小型石头房子。它们属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6世纪的欣欣向荣的渔业城镇。虽然因为历经沧桑而有所改变，但其基本轮廓仍然一样。面对街道的一道门，通往一个铺有瓷砖的院子，院子四围有许多房间，其中有些又通往其他的房间。石柱支撑着屋顶，又有许多石阶，可以上到屋顶。

有些房子没有砌墙，代之以一排低拱门。这些拱门可能是为了透光或透气，也可能是进入牛棚或储藏室的入口。

公元5世纪，在会堂和加利利海之间修筑了一座八角形的教堂。很久以来，这座教堂对于基督徒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挖掘表明，这座教堂建在一栋房子之上，中心的房间仍保存着。房间的墙壁涂了灰泥，在教堂建立之前到过此地的访客，曾经在灰泥墙上潦草地写了一些奉耶稣基督之名祷告的祷告词。早期基督徒单纯地相信，这就是彼得曾经居住过的房子——很可能就是耶稣医治彼得岳母的地方，也可能就是彼得自己居住的屋子。

“耶稣的船”

1985年，以色列发生旱灾。雨水很少，但农民需要灌溉庄稼。以色列的供水系统大量地从加利利海汲水，使加利利海排出比平常多的水。同时，流进来加利利海的水又比平常少，结果，海平面降低了。这不利于生态学，如果经常如此，以色列的灌溉系统也会有危险。不过这也带来一个好处：让一只旧船的船骨显现并被挖掘出来。

这只船的船骨已经在泥土里淹没了许多世纪，现在却得以幸存。它们是黑色的，被水浸透，但形状仍然没变。船下沉之后，流动的水和其他小船的锚破坏了船的上部，只有船身的情况还保持得不错。船长8.2米，宽2.35米。

船板不像许多欧洲渔船和小型帆船那样重叠搭建，而是平铺的。罗马帝国各处保存下来的船只表明，这种造船法是当时常见的。榫眼和榫头将香柏木板条和橡树板条连在一起。为了使船具有一定的形状，板条之间横穿了一系列肋材。肋材不像现代船只那样从一边绕到另一边，它是从上面的边缘弯曲至中央。研究此船并保存船上的木材需要几年时间，完整的出版物会提供更多的细节。在此期间，

这只船保存在提比哩亚（Tiberias）北部加利利海海岸的琴诺沙（Ginosar）。

这是一支什么古船？

它的风格以及在船上发现的物品——一只烹调用的深锅和一盏灯——指出其年龄大约有2,000年。对其木材进行的碳14定年系统试验也表明了相同的结果。新闻记者很快将其命名为“耶稣的船”或“彼得的船”。无疑，这只船属于福音时代，或者与之非常接近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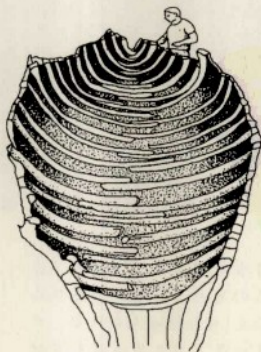
有人说它与犹太人反对罗马的战争有关。公元67年，罗马士兵占领了抹大拉（Magdala），将抹大拉的船沉入加利利海。这船可能是其中的一只，因为抹大拉距离发现它的

海岸最近。

当然，我们无法证明它跟福音时代的人物有任何联系，除非船的侧面画着或刻着一个名字，如“西庇太及其儿子”！就像许多其他发现一样，这只从加利利海挖掘出来的船，让我们能够看到四福音书中所提到的船是什么样子，也让我们能够更加生动地描绘其中所记载的事件。



早在罗马时期，有人在抹大拉的马赛克路面上拼出了一幅小型帆船的图画。



这幅根据照片绘出的图画显示了耶稣时代小船的构造和大小。这只浸满水的小船是小心翼翼地从小船从加利利海挖掘出来的，各部分都得到仔细的鉴定。

罗马人所征服的城镇

在加利利海东部，戈兰高地（the Golan Heights）清晰地从海岸上高耸出来。冬天和春天，雨水与融化的雪水从高地上急流而下，冲进加利利海，经过成千上万年的冲刷，已经冲出了许多陡峭的河谷。在海岸东北部大约11公里处，其中的5个河谷会合而成一个锐角，耸立起一个一边陡峭另一边则极其倾斜的海岬；从侧面来看，其山脊隆起，通过一块又长又窄的岩石与东部的哥兰平原相连。这个高地具有良好的防御性，俯瞰着一片美景——可以直接沿着河谷往下看到加利利海的边缘以及伯赛大和迦百农。

在1967年的战争中，罗马人将戈兰高地从叙利亚手中夺走。之后，一位以色列探险家对高地进行了调查。他在海岬倾斜的一边发现了石头建筑物的废墟。建筑物里面的破陶器表明，公元1世纪一直有人居住在那里。篮球大小的圆石头看起来好像是罗马攻城炮射出的炮弹。

这是一个什么地方？

考古学家常常难以鉴定所发现的地方。古时城镇的路边，通常没有方便的路标让人知道方向。只有罗马统治时期才在主要公路旁设置了里程碑，以便帮助游客。任何人抵达一座城镇之后，都会问别人自己身处何方，但考古学家却无人可问，他必须查找幸存下来的记录，看能否提供一些线索。

在此情况下，这位探险家通过阅读发现了答案。除了《新约》之外，从公元1世纪传到我们手中的唯一犹太历史著作是约瑟夫的作品（参本书《犹太约瑟夫》一文）。

约瑟夫在描述公元67-70年犹太人反对罗马的战争时，论及了一座名叫加姆拉（Gamla）的城镇，那里的市民曾经公然反抗罗马军队。约瑟夫知道这个地方，因为他在反抗开始之初亲自修造过一些防御设备。他自己的话最能描述这座城镇被攻取的故事：

“这个城镇的房子傍依陡峭的山坡而建，令人惊讶的是，它们都挤作一团，一座房子立在另一座房子的上面，整个城镇看起来就像悬挂在半空中。”

维斯帕森将军（General Vespasian）抵达时，看到这座城镇无法包围，于是调整军团，开始从东部进行围攻。很快，罗马军械各就各位，防御者们四面受敌。

“防御者的领袖鼓励着战友，并将他们带到城墙处。有一阵子，他们包围了那些正在往上搬运军械的罗马人，但是第一批弹弓手和扔石头的罗马人将他们打退。之后罗马人使用破城槌攻打不同的地方，突破了城墙。随着号筒吹响，武器相互撞击，士兵发出呐喊声，罗马人蜂拥而至，将防御者们团团包围。起初，那些在城里的人还坚守阵地，阻止敌人前进，但



1. 地中海
2. 迦百农
3. 哥兰高地
4. 伯赛大
5. 加姆拉
6. 加利利海
7. 加利利
8. 该撒利亚

是罗马人太多，加姆拉人只能逃到城中更高的位置，在那里，他们能将罗马人从斜坡上推下去。罗马人无法击退上面的敌人，也无法从自己的士兵列队中挤回去，因为这些士兵正从身后加紧前进，所以他们就到敌人的房顶上避难。房顶上挤满了士兵，很快就塌陷了。一栋房子倒塌时，又带动了下面的几栋房子，然后又依次带动下面的房子，许多罗马人因此丧命，因为他们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躲避，只有继续跳到房顶上——尽管他们看到房子正在崩塌。废墟里埋葬了许多罗马人，有些是在尽力逃命时被困住，更多的则是因灰尘窒息而死。”

在市民不断的袭击之下，罗马人撤退了。这种灾祸让罗马人士气大伤，维斯帕森对士兵们讲话，鼓励他们，使他们重新鼓足士气。当中有些人暗

中破坏了加姆拉的一座营楼，引起城中百姓的混乱。罗马人渐渐逼近，将防御者赶到了城镇的最高点。在那里，防御者对着罗马人抛掷任何他们能够抛掷的东西，但因他们是逆风，所以砸偏了。

在维斯帕森的亲自带领之下，“罗马人登上山顶，很快包围和杀死了防御者。四面受敌，存活无望，许多防御者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一起，头朝下跳进了在城堡下挖的深谷。”事实上，这样死去的防御者比落在罗马人手中的更多。从此，加姆拉成为杳无人烟的地方，再没有人回到那里居住。

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是加利利东北部倾斜的小山遗址及其隆起的形状，使它成为了古代加姆拉的首要候选者。加姆拉这个名字的意思是



“骆驼（镇）”，而且这座山看起来就像骆驼的驼峰。1976年，考古学家开始对其山坡进行挖掘。沿着斜坡往上，面对半岛岩颈的似乎是市镇集会所。在某个地方，一条通道穿城而过。城里是街道和房屋的废墟，都用山上的深灰色玄武岩建成，山坡上的房屋一栋接着一栋，正如约瑟夫所描述的。

依傍山坡的城墙仍然屹立在那里，有几英尺高，其他的则塌陷并沿着山坡滚下去了。在废墟里发现的铜币表明，这座城镇是在公元前1世纪和公元1世纪被攻取的，其中的陶器也属于这个时期。所有的东西都证明这个地方是突然荒废的。通道和其他建筑物里有铁箭头，其中有些箭头的尖端是弯曲的——这是射在坚硬石墙上的结果。显然，其中有许多箭头是城墙外面的敌人射进城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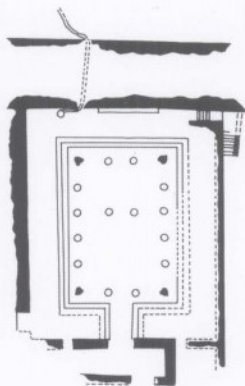
箭头并不是敌人射进来的唯一武器。废墟里散布着许多圆石，它们都是玄武岩，大小不一，有的中棒球大小，有的直径甚至有0.5米，都削锤成型。这些肯定是罗马弹弓手射进来的！

一切都与约瑟夫对加姆拉及其结局的描述相一致。既然有证据证明它是因暴力而毁于一旦，就不用再怀疑这就是加姆拉镇的遗址了。

对于任何游览此地的犹太后裔来说，这自然是个伤心的地方，但它对研究《新约》时代大有裨益。这就是当耶稣游历加利利山区时，那些看见他和听见他教导的人所居住的城镇和房子。

被罗马人摧毁的加姆拉镇于公元1世纪被人离弃。此处可从远方可看见的，位于加利利海东北部的陡峭山坡，似乎是其最适当的遗址。1976年，考古学家开始了对它的挖掘。

耶稣时代的会堂



这是加姆拉会堂示意图。它以格特曼 (S. Guttman) 所提供利文 (L.I. Levine) 的《揭示古会堂》(Ancient Synagogues Revealed, 耶路撒冷以色列古物挖掘学会, 1981年版) 中的示意图为根据。

挖掘者最初在加姆拉发现的一座建筑物之一与众不同。显然，它不是一栋住宅。一个门廊通向一个由柱子支撑着长约20米的大厅。4排石阶，两排50厘米，从门口围绕着两边，并在最里端同样形成相似的四排石阶，一个差不多2.4米宽的空间将墙壁和顶部石阶的边缘隔开。在中心地带，每隔一定距离就安放一根石柱，这些石柱支撑着屋顶。石柱的顶部雕刻着几何图案，从横断面来看，角落处的石柱不是圆形，而是心形的。沿着石阶底部的地面铺了地砖，但中央部位没有覆盖。这栋建筑物沿坡而造，它的一边立在一块高过街道的台地上，一些台阶通向大厅后面的角落。

废墟表明，这栋建筑物曾经在围攻期间被防御者接管。他们曾在其中生火做饭，原因非常清楚。其东端抵住城墙，北部是一个穿墙而过的门道。显然，这是一个重要的位置。四散在各处，特别是在东端的许多球状石弩和铁箭头，进一步表明了这里是遭受进攻之地。当城镇沦陷时，这栋建筑物被摧毁。烧焦的废墟中能找到从屋梁上掉下来的铁钉。

在犹太人的城镇里，这种建筑物会是什么呢？答案显而易见：是一个会堂。如果答案正确，那么加姆拉废墟已经出土了巴勒斯坦迄今为止最古老的会堂。《新约》和约瑟夫的著作都告诉我们，公元1世纪的城镇里有会堂，所以有一天人们终将发现其中

的一个遗址，这是可指望的事情。但是人们怎能确定这就只是一个会堂呢？没有铭文，任何人都无法确定，而且犹太人的城镇里不太可能有布告。（在哥林多，人们发现了一块石头，上面所刻的希腊字母组成了“犹太人的会堂”这几个单词中的某些部分。）然而，有两个很好的原因，让我们可以鉴定加姆拉废墟就是一个会堂。

首先，此建筑物的示意图几乎与加利利周围发现的其他建筑物一样。这些建筑物测定年代为公元3世纪及其后，而且肯定是会堂。其中有些地方有希伯来语和亚兰语的铭文，记载了显赫人物为这些建筑物的某些结构或装饰奉献的礼物。无疑，像“这个圣所”这样的单词和祷告词表明这些建筑物就是会堂。事实上，很难想象犹太社区里的这种大厅会有其他用途。有些建筑物就像加姆拉的建筑物一样，在角落处有心形圆柱。在迦百农有名的废墟里很容易看到这种样品。

其次，人们在耶路撒冷南部离加利利很远的地方发现了另外两栋建筑，很可能是公元1世纪的会堂。这两栋建筑物并不是为了用作会堂而特别建造的，而是奋锐党人和犹太反抗者在背叛罗马期间将其他建筑物改成了会堂。

在伯利恒东南部6公里的希律堡 (Herodinn) 是希律王的要塞与基地，奋锐党人对一个面积为15米×5米的



加姆拉城墙旁边荒废的大厅，很可能是在加利利附近发现的唯一属于耶稣时代的会堂。

大餐厅进行了改建。他们将其他房间的石块搬来，沿着三个侧面建造了一个平台，然后在内部边缘修建了两级台阶作为凳子。地面的各个角落都立起一根柱子，以便支撑屋顶。在门口外面的一个小房间里，他们修造了一个用于行洁净礼的精致浴缸。这些特征都表明这个房间是被用作了会堂——虽然无法证明这一点。

第二栋建筑位于希律王那座令人吃惊的城堡里。该城堡座落在死海旁的马萨达孤岩上（参本书《马萨达——最后的要塞》一文）。希律的建筑师沿着山顶边缘设计了一堵复壁，复壁之间有看守室和库房。在西北部，有一个这样的房间从城墙往里凸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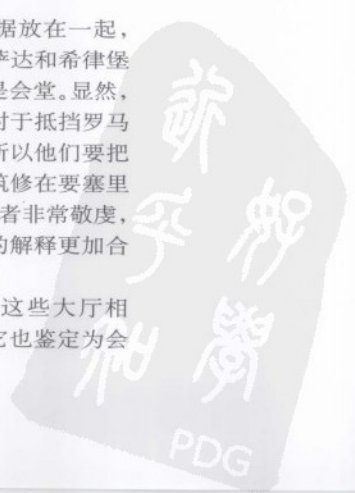
当雅丁教授的志愿者们清除沙土和碎石时，他们发现了一个房间。它的周围有四排抹了灰泥的长凳，房间中心有立柱子的地方。大小几乎与希律堡大厅一样，约有15米×12米。这是否就是一个会堂呢？挖掘者几乎不敢表达他们的欣喜之情：他们是否发现了最后一批抵抗罗马的奋锐党人曾经祷告和读经的地方？

大厅的一个角落处有一个小房

间，但其目的不明确。经过仔细挖掘之后，地上露出了一个坑，坑底有一块卷起来的干皮革。在不远之处，耐心的挖掘者发现了另一个坑的边缘，此坑底部放着另一卷轴的一部分。迫不及待的挖掘者们一吹掉灰尘，就看到了《以西结书》第37章中的熟悉话语——平原的枯骨异象！第一块卷轴必须在实验室里打开。它一打开，其上的话语就清楚了，原来是《申命记》的最后部分。发现《圣经》上的两卷书，可能表明这是个圣地，但是在城堡的其他地方发现了其他的碎片，所以它们自身尚无法证明这个房间就是会堂的一部分。

如果把所有这些证据放在一起，就会指向一个结论：马萨达和希律堡这些排着长凳的大厅就是会堂。显然，在这两种情况下，会堂对于抵挡罗马的反抗者都非常重要，所以他们要把这些明显非军事化的建筑修在要塞里面。当我们已经知道反抗者非常敬虔，那么这栋建筑物是会堂的解释更加合理了。

加姆拉的建筑物与这些大厅相似，因此加强了我们把它也鉴定为会



堂的观点，同时使我们所发现的其他特征更有意义。门廊外面是一个岩石凿成并抹了灰泥的蓄水池。水池位于一个便利的位置，敬拜者去祷告之前可以沿着几级台阶下去沐浴。建筑物里面靠近西北角的墙壁向内凹进，可能是存放经卷的橱柜。穿过地板中心一行铺路石，每端各有一根柱子。挖掘者认为这是读经台所在地。

如此看来，这里肯定是那些在海边听过耶稣教诲的人们用过的会堂。加姆拉会堂是加利利附近唯一属于公元1世纪的会堂，那个地方的其他会堂是否与之相似？无人能够确信。然而，之后那里的有些会堂在许多方面都非常相似的事实，肯定了这一观点。假如无人能够肯定，那我们可以用加姆拉废墟来构建一幅耶稣所知道的会堂图画。

《路加福音》描述他“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拿撒勒会堂的情形。当时，拿撒勒市民沿街行走，

有些人会停下来在祷告厅门口的池子里洗脚。他们进入会堂之后，登上台阶，然后沿着台阶寻找座位。男人和女人可能是分开的（这一点不太确定）。他们沿着台阶排列而坐，让中心位置空出来。中心的地面很可能铺着小地毯，这会给人一种色彩感。男人披着白色的晨祷披肩，有些晨祷披肩有长长的缘饰（参《马太福音》23：5）。

众人都就座时，带领者就宣布开始聚会，其中一个重要的时刻是阅读《圣经》。有人会庄重地把律法书和先知书从柜里拿出来，穿过会众，把它们放在中央的读经台上。当时在拿撒勒，耶稣所读的是第二课，即以赛亚的预言。《死海古卷》向我们显示了他所读书卷的样子（参本书《耶稣时代的〈圣经〉》一文）。

加姆拉会堂的发现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想象耶稣开始教导时的背景，以及那赶他出去的会堂状况。

耶稣时代的《圣经》

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路加福音》4：16，17）

耶稣所读的卷轴是什么样子的？今天人们在会堂里读的卷轴大而笨重，但是据《死海古卷》判断，公元1世纪的卷轴稍微小些。在这些卷轴中，最初发现的卷轴之一碰巧是《以赛亚书》的副本，这卷书也是所发现的卷轴中唯一完整的《圣经》书卷（参本书《埋埋书籍中的宝藏》一文）。如果拿撒

勒会堂所拥有的卷轴与此相似，那它就是大约7.5米长、26厘米高，由17张皮革纸并排缝在一起，共54栏，每一栏共29—32行文字——总共1633行文字。读者在阅读时，右手拿着卷轴的外边缘，左手打开卷轴，然后一边读一边把读过的部分一栏一栏地重新卷起来。所以，要诵读《以赛亚书》第61章，也就是耶稣在拿撒勒会堂里诵读的那一卷，耶稣一定已经摊开并重新卷起了大部分卷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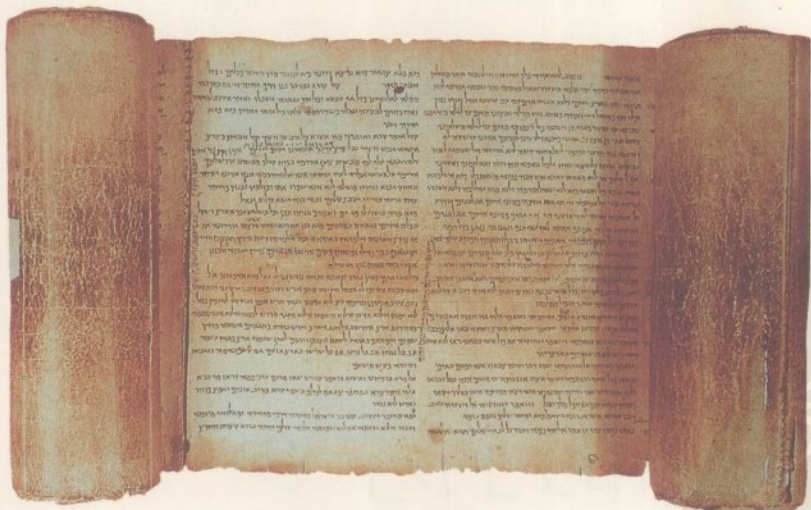
在《死海古卷》里发现的几十卷《旧约》书卷副本，表明公元1世纪要在巴勒斯坦获得一卷《圣

经》书卷并不难。当然，唯有非常虔诚地阅读《圣经》的人，才会拥有《圣经》书卷，并且在拿撒勒这样的城镇里，很可能只有极少数人有闲暇读经或者自己拥有《圣经》书卷。虽然如此，书卷并不贵。根据计算，抄写像《以赛亚书》这样长的书卷需要大约3天，所以其价格必须包括一个文士3天的工资及材料费。

这与一份便宜的古本手卷的价格，即0.15—0.25两银子相一致，但不太可能像《以赛亚书》那么长，正如诗人马歇尔在公元1世纪的罗马所写。在公元2世纪的埃及，抄

写1,000行希腊文的成本是0.2两银子。一个工人若决意买一卷《以赛亚书》，他就必须付上自己三四天的工资。要拥有整本《旧约》，则意味着需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且所得到的不是一本书，乃是一堆卷轴。

耶稣在拿撒勒会堂诵读《以赛亚书》的预言时，这卷《以赛亚书》已经有100年的历史，被人们读过一遍又一遍，撕烂的地方也做了修补。抄写员不小心抄漏的单词，之后也被加上去，如果本行的空处太窄，就加在页边空白处。两张皮革的接头处在左边可以看到。这张照片是《死海古卷》中《以赛亚书》A的照片（其原件在耶路撒冷的“圣经间”里）。



他们所说的语言

大利大古米 (Talitha kumi)、以法大 (ephphatha) 和阿爸 (abba) 都是亚兰语中的单词。亚兰语就是四福音书中所记载的耶稣使用的语言。在《旧约》众先知的时代里，犹太人所说的是希伯来语，但公元前586年，当 they 被掳到巴比伦时，那里的标准语言是亚兰语，所以他们自己也开始讲亚兰语。亚兰语属于希伯来语的姐妹语言，叙利亚的人们也都讲亚兰语。随着贸易的发展和亚述人被放逐，亚兰语传播到近东，并成为波斯帝国重要的行政语言。虽然希腊语入侵了同一地区（参看下图），但亚兰语一直是大多数平民百姓所说的语言。

四福音书中的这些单词，是公元1世纪巴勒斯坦人所说的亚兰语遗留下来的重要词语。学者们希望重组耶稣所说的话，使它们如当年门徒所听到的一样，但是他们几乎没有耶稣时代的其他任何东



西，他们不得不从公元前3至7世纪犹太人和基督徒书籍中的措辞来向前追溯，但这却使研究工作更加令人不满意。

随着《死海古卷》的发现，情况有了改变。《死海古卷》包括公元1世纪到公元67年亚兰语写成的书籍或书籍片断。它们的语言介于波斯帝国所使用的语言和自公元3世纪以来一直为人所知的语言之间。其中的卷轴是对《旧约》的释义书，包括之后的《他尔根》(Targums)，也有几卷作者不明的幻想作品。这些作品都具有正式的文学色彩。陶器上胡乱涂画的符号，特别是潦草地刻在骨瓮上的告示，提供了更多日常用语的例子。

如果亚兰语是通用语

公元前103—76年统治犹太人的王亚历山大占尼士 (Alexander Jannaeus)，在发行硬币时将他的名字用希腊语印在硬币的一面，另一面印着希伯来语。

言，那么希腊语的角色又是什么？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之后，留下希腊将军统治近东地区，让他的士兵在近东各地安家立业，希腊语因此取代亚兰语而成为官方语言。叙利亚、巴比伦、波斯远东所铸造的硬币上，都用希腊语刻着统治者的名字。在犹太，情况也一样。当哈希曼 (Hasmonean) 王朝的君王兼祭司开始发行小铜币时，他们把自己的名字和头衔用希腊语印在了铜币的一面。

在耶路撒冷，也有希腊语的铭文纪念着人们向圣殿慷慨奉献的礼物。还有为了便于外国游客阅读而用希腊语写成的布告，如提奥多托 (Theodotos) 铭文和“禁用石头”（参本书《圣殿游客》和《希

律的大殿》）。

那些潦草地刻画在锅、盘和骨瓮上的铭文，再次表明希腊语的使用范围并不局限于统治阶层。《死海古卷》包括一些希腊语的书籍片断、《圣经》译文和其他资料，这证明在公元1世纪的巴勒斯坦，有些敬虔的犹太人阅读希腊语的圣书。在日常生活中，罗马统治者肯定讲希腊语，耶稣在受审时也可能是用希腊语回答彼拉多的问题。

约瑟夫记载了圣殿中在希腊语旁边的拉丁语警告符号。拉丁语为罗马统治者所用，也是他们下达军事命令时所用的正式语言。（罗马士兵在马萨达留下了用拉丁语写成的薄纸信件。）当局需要为罗马官员及其工作人员着想，使他们能留意到那条禁止进入圣地的警告。彼拉多在该撒利亚的铭文就是用拉丁语刻成的（参本书《彼拉多自己的纪念碑》一文）。

彼拉多为耶稣写了一

这个在骨瓮里发现、用亚兰语写成的铭文，说明这些是“建造圣殿的西门”的遗骨。

בנין הנהל



这个骨瓮上的希腊文字包括约瑟和马利亚的名字。

个名号“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放在十字架上。其上用的是三种语言：当地的亚兰语、官方的拉丁语和通用的希腊语。

希伯来人是否也讲亚兰语、希腊语和拉丁语？多年以来，学者们一直认为他们不讲这些语言，或者它们只限于敬虔之人在圣殿和会堂里诵读经文和祷告时使用。哈希曼王朝硬币的另一面上出现了希伯来语铭文，这扩充了我们的知识面，因为这意味着可能在最近的时代里，硬币上所刻的是拉丁文——一种受过教育的人能够领悟的庄重风格。

然而，最近的发现对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死海古卷》大部分用希伯来风格写成，它们

模仿《旧约》但又与之不同——其中有些更像犹太法典《米示拿》(Mishnah)（参本书《犹太人的著作》一文）的风格。如果没有其他文献与之一同出土，也没有在其他山洞里发现来自世俗生活的文献，那我们可能把它们当成宗教派别的作品而加以摒弃了。

其中有一些与科赫巴起义 (Bar Kochba revolt, 公元132—135年) 相关的信件和合法契约 (无可否认，其日期要稍晚些)。这个假弥赛亚曾经让人用希伯来语、亚兰语和希腊语写信。从公元1世纪的耶路撒冷住宅、希律的城堡 (希罗堡和马萨达) 及其他地方，已经出土了绘着希伯来单词或

名字的深锅；还有一些骨瓮上面的标签显然也是希伯来文。

这些语言中的每一种语言都有各自的方言，现在很难去追溯，但对于能听懂的人则清楚明白。《马太福音》第26章记载了大祭司家中的侍女听出彼得的加利利口音一事。农民和未受过教育的工人所使用的是亚兰语。很可能各处的会堂学校里教导希伯来语，耶路撒冷附近某些地方的人、敬虔的奋锐党人和国家主义者也讲希伯来语。除了边远地区的村民之外，工匠、商人和生意人至少会为着生意的目的学习足够多的希腊语。一个位于拿撒勒主要城镇干道中的犹太工匠会期待自己的儿子能用亚兰

语与人交谈，在必要时能使用希腊语，并且掌握不够阅读的希伯来语知识。

小就是美



一个目光敏锐的贝都因人在昆兰地区捡到了这个小皮袋。它是公元1世纪的犹太人系在额上的经匣。当人把线拆掉将其打开时，里面露出了4个更小的皮包，每个都用头发捆在一起。两张照片都是实际尺寸。



皮包里的每个小包都是一张非常稀薄的羊皮纸，上面用非常小的字写着《出埃及记》和《申命记》里的经文（实际尺寸）。

大多数人不会发现这个黑色的东西。在死海旁边山洞里寻宝藏的贝都因人（Bedouim，即阿拉伯游牧民）目光敏锐，他们觉得这东西也许能够出售。这些人习惯了发现旧皮卷碎片（参本书《被埋书籍中的宝藏》一文）：这是一个小皮袋。他们很快将其交给代理商，代理商又设法卖给了耶路撒冷一家古物商店的经销商。1968年1月，这位经销商将它卖给了雅丁教授。他当时是希伯来大学的考古学教授，很清楚自己所买的是一件迷人的古董。他开始进行研究，并在第二年出版了一本对其进行详细描述的书。

这个包由一块皮革折叠成两半，再把三条边缝合在一起而做成。它非常小，只有20毫米长，13毫米宽。当人把线拆掉将其展开时，里面露出了4个更小的皮包，每个都用头发捆在一起，装在皮革的凹洞里。要解开包装是件精细的工作。显然，它们是由非常稀薄的羊皮纸折叠而成，上面有一行行非常细小的文字；其中最大的一块有27毫米和44毫米宽，写有26行文字。这些文字约有0.5毫米高。

虽然并不期盼有人会阅读，但一个文士却将《出埃及记》和《申命记》的经文抄写在了这些羊皮纸上。

人们又在《死海古卷》里发现了几张小羊皮纸。另外还有大约几十个皮包，但是没有一个是保存得像雅丁教授所买的那样好。它们的大小都差不多。

在“摩西律法”里，神四次命令以色列人说：“这要在你手上作记号，在你额上作记念”（《出埃及记》13:9, 16；《申命记》6:8, 11:18）。希望遵行律法的犹太人应该怎样执行这个命令呢？或许，神并不是要犹太人从字面上来理解他的意思，但是许多犹太人认为就应该从字面上遵行命令。

至少早在公元前2世纪，敬虔人士就是这样将关于这些命令的文字抄写在羊皮纸条上，然后系在身上，以便提醒自己神的律法。到了公元1世纪，这种做法已成为了宗教人士的习俗。之后，犹太拉比制定了相关的规条，这些规条今天仍然有效。一包系在左手肘上方的部位，因为最靠近人的心脏。里面只有1张羊皮纸，上面写着《出埃及记》13:1-10, 11-16和《申命记》6:4-9, 11:13-21。前额上也绑着一包，里面有4张羊皮纸，上面写着同样的经文。

现在，除了安息日和圣日之外，人们只在早祷时系这些东西。公元1世纪，犹太人很可能更经常地系带这些东西，甚至会整天都如此。当然，里面所写的经文会有些变动，虽然我们不太清楚它们是否按照一定的模式。那些系带经文的人几乎不太可能确切地知道里面的内容，除非他们是亲自做包的文士。我们在昆兰发现了一个文士在自己的包里加上了《申命记》5:1-21中的十诫、紧接着的是第22-33节及其他几个部分。

在希伯来文里，这些包叫做“塔夫林”(tefillin)，意思好像是“祷告词”。《新约》里有个用于指代它的希腊单词，这个希腊单词逐渐演变成英文里的“经匣”(phylactery)一词。这个单词的意思是保护或护身符，很容易看出其他民族怎么会想到犹太人所佩戴的，是与他们的护身符一样的东西。古时，各处的男男女女都佩戴护身符，让自己免于意外伤害、生病、邪恶和不幸。今天的人们仍然如此。人们一般都相信刻在金属或写在羊皮纸上的神圣话语具有特殊价值。因此，我们从犹太拉比所写的文字中，了解到犹太人也这样对待他们的经匣并不令人吃惊。但是很清楚，他们的真实目的是为了那些佩戴经文的人记得神的律法。

无疑，耶稣时代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也这样使用经匣。耶稣曾经定那些宗教领袖的罪，并不是因为他们佩戴经文，乃是因为他们将所佩戴的经文做宽了(《马太福音》23:5)。在昆兰的样品出土之前，我们很难想象耶稣的意思是什么。现在却一目了然，因为有些经匣非常小，人在远处甚至几乎看不见它们。这些福音时代的样品肯定得到了耶稣的赞许。更小的经匣几乎无法想象。相对而言，最近几个时代的经匣可能较之以前大了两倍，而且用粗带子固定在额头上。耶稣的教训非常清楚明白：人在履行宗教职责时不可炫耀，也不可大惊小怪。讨神喜悦的并不是一个人表面的敬虔，乃是他那颗忠实和谦卑的心。



在死海附近发现的经匣，在公元一世纪时几乎戴在额上看不见，而现代的经匣却非常显而易见。

地狱——“永不熄灭的大火”

无论人居住在哪里，都会留下垃圾。如果居住在城镇或城市里，就必须找到可以倒垃圾的地方。今天，你能够在某些城镇的外面看到成堆的废物，而在其他地方，垃圾是埋在地下的。古代的人跟我们一样，也面临着处理垃圾的问题。如果这个城镇有河或海从旁边流过，人们就很容易把垃圾扔进水里。如果没有，成堆的垃圾就会在城墙外或在方便的沟渠里堆积起来。明智的 시민不会把垃圾倒在顺风、会将臭味吹到自己家中的地方。

发现古镇里的垃圾堆常会令考古学家们兴高采烈。荒废的房子里可能没有什么，如果房主是在和平时期搬出去的。但从他们所丢弃的东西中却能发现很多有关他们生活方式的信息。食物、衣服、废旧木制品及街道和房屋里的垃圾腐烂之后形成的土壤里，堆积着破锅、磨损的金属器皿、玻璃碎片、丢失的硬币和废纸。人们可能还会把死牲畜扔在垃圾堆上。在许多地方，人们甚至会把不想要的婴孩扔进垃圾堆。（以这种方式弃婴使之死亡的，在古巴比伦、希腊和罗马是被认可的。一直到基督教传播开来，人们开始赏识个体生命的价值时，这种残忍的方式才被摒弃。有时，好心或者无子女的夫妇会搭救和收养这种弃

婴。）挖掘垃圾堆能够发现其中有各种各样的垃圾，如果认真分析土壤，就会看到骨头、花粉的痕迹和其他有机体的残余物。

在有些城市里，由于位置和气候的缘故，让成堆的垃圾腐烂是不卫生的，所以人们会把垃圾烧掉。大火的热力会烧毁一些腐烂导致的危险副产品（虽然古代的人们并不明白这一点），也会缩小垃圾堆的大小。

居住在耶路撒冷多岩石山区住宅里的人们没有河流可以将垃圾冲走，所以他们把垃圾倒在某个地方。在城市南部，往西延伸的地方有一个两边非常陡峭的山谷，很可能就是他们堆垃圾的地方。在这里，他们能把不需要的东西倒掉——很可能就是扔在山谷的边上，然后将其焚烧。即使不总会有火焰冒出来，但是垃圾堆总会在冒烟和焚烧。许多没有烧着或者不会烧毁的东西逐渐会分解，因为蠕虫和昆虫会打洞，腐烂和铁锈也会把垃圾吞没。

在《旧约》时代，这一山谷被称为欣嫩子山谷（the Valley of the Sons of Hinnom）或者就是欣嫩谷（the Valley of Hinnom）。在这里，那些转向外邦宗教的犹太人举行可怕的仪式，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以纪念外邦人的神（参本书《耶



欣嫩谷是古代耶路撒冷的垃圾堆。

利米书》7:30, 31)。公元1世纪，就是这些焚烧垃圾的大火点燃了整个山谷。那时，它的名字已经翻译成了亚兰语，即 Gehenna（地狱），并且这一词语成了犹太人常用来指代地狱（hell）的单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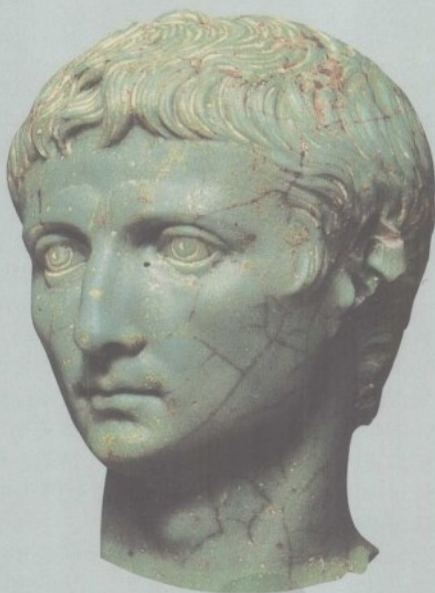
知道这一点，耶稣所说的某些话语就会更加有力地打动现代读者，正如它们打动最初的听众那样。他曾经告诉跟随者们：“凡骂弟兄是魔利的，难免地狱（Gehenna）的火”（《马太福音》5:22），并且警告他们：“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人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Gehenna）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马可福音》9:47, 48，这是引用《以赛亚书》66:24）。务必留意，耶稣的意思是：千万

不要让自己最终落在神的垃圾堆里！

这正是某些法利赛人的危险所在，他们自以为义，强调自己所添加律法的具体细节而违背神的旨意（参本书《马太福音》23:15, 33）。耶稣曾经教导人，这也是任何拒绝神的道路而只为自己活、或者活着就是为了让让自己满足的人会面对的危險。《路加福音》第16章中所记载的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就例证了这一点。这个财主终生对穷人的需要不予理睬，等到死后已经太晚了。他在阴间因遭受灼热火焰的折磨而极其痛苦，乞求得着一小口凉水，却是徒然。

这块土地的统治者

巴勒斯坦，这个耶稣和他的朋友们曾经居住过的国家，呈现出一幅独特的政治画面。耶路撒冷曾经有犹太人的诸王，然后又有一位罗马巡抚。当时，罗马大帝要求征税，外国士兵则执行法律。了解这些政治背景，会让人更加容易理解福音故事的某些部分，考古学上的发现则阐明了约瑟夫和其他古代作家所讲述的历史。



这尊奥古斯都大帝的玻璃头像，高4.9厘米。很可能雕刻于公元14世纪他去世后不久，是对统治之初的奥古斯都大帝的理想化描绘。

终于太平了

终于太平了！巴勒斯坦已经有30年没有遭到外国侵略，也没有凶残的内战。整整一代人成长起来，不再惧怕数以百计的士兵突然扣押货物、在自己村庄里杀人放火、或者在家园遭到毁坏时往山上和窑洞逃跑。和平意味着人们会获得更好的食物，会有更多时间与家人相处，旅行会更加容易，人们会聚集在一起庆祝宗教节日，也意味着欣欣向荣和满足。

这就是大约公元前6世纪耶稣在伯利恒诞生时的画面。他的祖父或上了年纪的伯父祭司撒迦利亚（施洗约翰的父亲）应该给他讲述过他们所经历的艰难：亲兄弟为了争夺大祭司的职分而拉帮结派、互相斗殴，庞培将军（General Pompey）入侵，耶路撒冷一再遭受围攻，被外国士兵占领，一队队的罗马士兵强迫百姓纳税（参本书《凯撒的像》一文）。

公元前40年，军队从东部，从帕提亚（伊拉克和伊朗）开来。他们接受了一位自称大祭司兼国王之人的贿赂，向耶路撒冷进军，并将其洗劫一空。罗马势力将帕提亚人赶出了叙利亚。在罗马的支持下，希律王子最终征服了巴勒斯坦。他围攻耶路撒冷，经过几周的攻击和战斗，于公元前37年控制了耶路撒冷。

从那时开始，耶路撒冷安宁无事，只是付出了代价，因为和平从来都不是免费的！这代价就是希律王的统治，直到耶稣降生时，其统治才将近

终结。

巴勒斯坦一直在发生什么事情？罗马人是怎样获得控制权的？希律是谁？他怎样成了犹太人的王？

争夺王权

“我要作王！”

“你不能作王，王位是我的！”

两兄弟在对抗和争辩。当他们还是孩童时，母亲会干预，但如今她已不在人世，所以他们为着继承权而争斗。这里所指的母亲是撒罗米·亚历山德拉。公元前76年，当她丈夫即犹太人的王亚历山大·占尼士去世时，她接管了犹太的统治权。她能够作王后，但是不能继承丈夫做大祭司，于是她立长子许尔堪（Hyrcanus）为大祭司。按理说，当撒罗米在公元前67年去世时，许尔堪本来也应该作王，但是他那充满妒忌心的弟弟阿里斯托布鲁斯（Aristobulus）向他发起了挑战。母亲已逝，谁能阻止他们之间的争斗呢？他们需要外来的帮助。

阿里斯托布鲁斯组建了一支军队，并击败了许尔堪。为了过一种安宁的生活，许尔堪放弃了王位和大祭司职分。这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他父亲曾经让一个名叫安提帕特（Antipater）的人负责管理南部的以土买（Idumaea），而此时这个安提帕特看到自己通过支持许尔堪而得势的机会来到了。他将许尔堪带到外约旦，并赢得了纳巴泰王亚哩达

(Aretas)的支持。

安提帕特和许尔堪带着纳巴泰军队，向耶路撒冷进军，将阿里斯托布鲁斯禁闭在圣殿里。但他们还没有击败阿里斯托布鲁斯，就有命令中断了围攻。这命令来自一个安提帕特和纳巴泰人都不敢忽视的势力，即罗马。

公元前161年，罗马与犹太签署了一项条约，即罗马要帮助犹太抵抗叙利亚人。自那时以来，两国之间几乎一直没有联系。如今叙利亚已经牢牢地处在罗马统治之下，所以罗马并不欢迎邻国的混乱。如果罗马能够阻止这场混乱，其势力会更增强。于是庞培——这位曾经在土耳其和叙利亚北部平定骚乱的大将军，差遣助手司考茹斯（Scaurus）来到耶路撒冷。在那里，司考茹斯将纳巴泰部队遣送回家，并迫使安提帕特和许尔堪让阿里斯托布鲁斯仍然占有耶路撒冷。

公元前63年，庞培来到大马士革。这两兄弟来找他，向他陈明实情。阿里斯托布鲁斯送上一棵金葡萄树作为礼物讨好他，但是阿里斯托布鲁斯的行为太独立，不能让罗马人满意。庞培跟随阿里斯托布鲁斯来到耶路撒冷，并使其降服于罗马。但即使如此，阿里斯托布鲁斯的跟随者们还是在圣殿里设置临时障碍物，并躲在里面坚持了3个月。

公元前63年10月，罗马士兵进入圣殿。如今犹太已被罗马控制，许尔堪再次被立为大祭司，只是没有王的头衔。庞培在罗马耀武扬威地将阿里斯托布鲁斯游行示众，处死他的支持者，并让耶路撒冷向罗马进贡。地中海沿岸的所有城镇、外约旦及撒玛利亚都合并成为叙利亚的省份。阿里斯托布鲁斯的野心最终使他锒铛入狱，国家也被罗马人控制，国民的生活随时都会受到罗马人的干扰，整个国家遭受着极大的贫穷。

尤列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

——犹太人的朋友

庞培离开后，风平浪静了一段时间。接着，阿里斯托布鲁斯的一个儿子亚历山大招募军队占领了约旦河谷的三座堡垒。公元前57年，罗马人将他赶出去。第二年，阿里斯托布鲁斯和他的另一个儿子逃出罗马，试图再次突袭巴勒斯坦，但很快被击退。阿里斯托布鲁斯再次被锁链捆绑着带回罗马。亚历山大仍然在自由行动，他的士兵屠杀任何能够找到的罗马人，这促使叙利亚巡抚加比尼尔斯（Gabinus）发起了进攻，并在他泊山（Mount Tabor）附近镇压了亚历山大的部队。

加比尼尔斯任叙利亚巡抚期间的主要活动之一是牟取私利。公元前54年，他被召回罗马，查出有勒索罪。接替他的是克拉苏（Crassus）。克拉苏与庞培和尤利乌斯·凯撒联手统治罗马所征服的领土。克拉苏的目标是在军事上战胜渐渐从东部逼近的帕提亚人，他也需要军费。他做到了庞培没有做到的：从耶路撒冷圣殿里拿走2,000他连得金子及大量的其他宝藏。但这一切都是浪费，因为帕提亚人杀死了克拉苏（公元前53年），他的军队也败退了。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罗马内战不断，不同的将军都想谋求势力。为了从各省和分封王那里得到支持和钱财，每个将军都使用了一切能够使用的方法和手段。在这场混乱当中，阿里斯托布鲁斯和他的儿子亚历山大被杀。庞培遭人谋杀之后，许尔堪和安提帕特与尤列乌斯·凯撒联合，带着储备的物资和士兵帮助脱离困境，因为埃及人将他关在了埃及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的宫殿里。

凯撒表明了他的谢意。他帮助许尔堪和安提帕特做一切事，只是不做独立的统治者。他让安提帕特成为罗



马公民，免了他的税。耶路撒冷的城墙被重新修造，犹太人也获准可以裁决自己的事情。凯撒还将约帕和海边的其他地方还给犹太，这意味着国家重新有了海港，会在贸易和税收方面带来很大收益。另外一个特权是罗马军团不得在犹太过冬，也不得在那里招募新兵。这对百姓来说是一种解脱，具有极大价值，因为罗马士兵常常被分派到百姓家中住宿，百姓则不得不免费提供饭食和住宿。

凯撒因为征服法国和德国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他可以慷慨大方。他也明白一个知足的和平省份，会有利于罗马的统治。他还在犹太以外的其他地方颁布法令，让人尊重犹太人的信仰，并赐给犹太人自由，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管理犹太社区。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自由地把半舍客勒的年度丁税交给耶路撒冷圣殿（参本书《在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上》一文）。

凯撒的命令长久留在了犹太人的记忆中。

公元前44年，凯撒被人谋杀之后，其中一名刺客卡修斯（Cassius）控制了叙利亚。他需要金钱，当犹太的某些城镇不纳税时，他就将那里的居民卖作奴隶。安提帕特为得到卡修斯的保护，自己缴纳了一大笔钱。但不幸的是，犹太这个地方的麻烦层出不穷。安提帕特又被人毒死。他的仇敌马利克斯（Malichus）控制了耶路撒冷，赶走了安提帕特的大儿子法赛尔（Phasael）。此时，法赛尔那精力旺盛的弟弟希律正在负责管治加利利，希律说服卡修斯同意将马利克斯处死（公元前43年）。第二年，卡修斯与布鲁图斯（Brutus）联合在希腊的腓立比与凯撒的后裔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和屋大维（Octavian）争战。被打败之后，卡修斯自杀身亡。

经过多个世纪的战争之后，到耶稣降生时，这个国家终于体验到了和平的滋味。这张对着伯利恒拍摄的照片显示出了这种宁静的场面。



犹太人的王希律



1. 希律所统治的王国
2. 推罗
3. 加利利
4. 提比里亚
5. 色巴斯/撒玛利亚城
6. 低加波利
7. 撒玛利亚
8. 耶路撒冷
9. 犹太
10. 以土买
11. 纳巴泰王国
12. 比利亚

希律出生于公元前73年左右。他的父亲是安提帕特，即居住在巴勒斯坦南部的以土买人的统治者。在犹太人的王约翰·许尔堪（公元前134—公元前104年）统治期间，他已经征服了这个国家，并迫使百姓成为犹太人。之后，国王亚历山大·占尼士（公元前107—公元前76年）立安提帕特的父亲、一位以土买贵族，作他在以土买的巡抚；安提帕特似乎接替他父亲，作了以土买巡抚。他的家庭因着牧羊业和做生意而致富，他们的生意遍及整个国家，从阿拉伯和佩特拉一直到迦萨和阿斯克隆（Ascalon）港口——就是买卖香水和乳香的商队往罗马去的路线。

安提帕特精明能干，消息灵通。正如我们已经提及的，他善于利用许尔堪这位合法却心无大志的犹太君王兼祭司来增加自己的势力。他还预见到了罗马的统治前景：他自己的保障在于成为罗马的忠实盟友。每隔几年，罗马就由新将军掌权，安提帕特精于见风使舵，以便赢得当时掌权者的好感——尽管他不总是成功。

安提帕特娶了塞浦路斯（Cyprus）为妻，这巩固了他的政治地位，因为塞浦路斯是纳巴泰阿拉伯人的首都佩特拉的一位尊贵妇人。他们给长子取名叫法赛尔，次子叫希律，另外还有两个儿子即约瑟和菲洛拉斯（Pheroras）以及一个女儿撒罗米。

许多犹太人不喜欢安提帕特，虽

然据说他虔诚而公正，但他不是十足的犹太人。他不像在之前的亚历山大·占尼士，也不像之后的希律，肯定不会发动大范围的处决和屠杀。有些犹太人更愿意支持许尔堪的弟弟阿里斯托布鲁斯及其儿子，其他人则希望再次由他们的第一任大祭司亚伦的真正后裔来统治。不同的人群总是设法推翻统治者，有些出于宗教或爱国的原因，有些则仅是为了获取福利。

公元前47年，希律25岁时，父亲让他负责管治加利利，而让法赛尔治理犹太地区。希律积极地肩负起这个职责。当时，强盗正在恐吓那个地区，希律围捕并杀死了强盗，包括其领袖希西家。当地百姓非常高兴除掉了这一帮罪犯，叙利亚的罗马巡抚也非常高兴。但是在耶路撒冷，人们却另有看法：希律的做法非常专横霸道；因为唯有公会，即耶路撒冷法庭才有权宣判死刑。祭司和贵胄们因为妒忌他所拥有的权力，要求希律出庭受审。安提帕特建议希律遵照他们的要求行事。

希律带着一个强壮的侍卫来到耶路撒冷，公会想方设法要定他的罪。但他们尚未如此行，希律就逃跑了。叙利亚的罗马巡抚已经送了一封信给当时主持公会的许尔堪，命令他宣告希律无罪释放。因此，许尔堪中断了审讯，并暗地里向希律发出警告。

这一事件的余波暴露出希律的某种性格。他对这种待遇大发狂怒，从

罗马巡抚手中取得了黎巴嫩和撒玛利亚的控制权，并征集了一支军队向耶路撒冷开去，要废黜许尔堪。安提帕特和法赛尔匆忙赶去见他，并最终将其说服：任何这样的行为都会适得其反——罗马一定会再次干涉。但是希律已经出了名，他暂时回到加利利。10年之内，他要在耶路撒冷作王。

希望在巴勒斯坦得势的阿里斯托布鲁斯的小儿子安提古那（Antigonos），仍然在幕后徘徊。卡修斯留下的真空似乎为他取代伯父许尔堪开辟了道路。他得到一些支持，但希律阻止了他。结果，推罗暴君接管了加利利的一些城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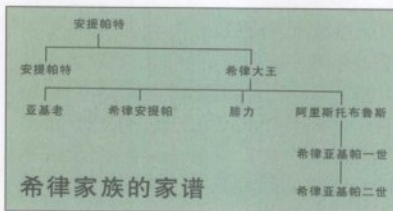
腓立比战役之后，亚洲落入马克·安东尼之手。希律立刻亲自去见他，证实自己的忠诚，还慷慨地送礼物。同时，大量的犹太贵胄也来到马克·安东尼面前，控告法赛尔和希律及其父亲的行为方式，但安东尼对这些人置之不理。他反而赐给兄弟俩一个“分封王（tetrarch）”的头衔，即统治某省份一部分地区的统治者，还迫使推罗归还了加利利的城镇。

但这一令人高兴的状况很快过去，新的动乱爆发，帕提亚人突然起来占领了叙利亚。安提古那看到机会再次来到，就贿赂帕提亚人，并且最后爬上了耶路撒冷的王位。希律设法逃脱，法赛尔则被捕入狱，死在帕提亚人的监狱里。许尔堪被掳，安提古那的双耳也被剪短——这一身体上的残疾使他失去了做大祭司的资格。帕提亚士兵抢劫了一切他们能够抢劫的东西。虽然安东尼将军很快将帕提亚人赶出了叙利亚，但安提古那直到公元前37年还在作王。

希律——罗马人的朋友

希律逃脱帕提亚人之手后，来到了以土买这个安全的地方。当听到法

赛尔死亡的消息时，他出发前往罗马，向安东尼求助。他途经亚历山大，不顾埃及女王克利奥佩特拉（Cleopatra）的军事命令继续前行，差点遇到海难，又不得不在罗底（Rhodes）呆了几个月。在罗马，安东尼把希律介绍了他的同事屋大维。



当屋大维和希律会面时，屋大维大约23岁，希律则比他大10岁。屋大维褒奖了希律的干劲和技艺，希律则提醒屋大维：自己和安提帕特与凯撒之间曾经很友好。凯撒曾经指定他的侄孙屋大维作继承人。

安东尼和屋大维为希律所做的超过了他所想。安东尼认为是希律帮助打败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帕提亚人，因此建议元老院让希律作犹太王。不管他未来的臣民会怎么想，但从现在开始，挑战希律将是挑战罗马势力。

第二年（公元前39年）年初，希律在巴勒斯坦登陆。他先去了马萨达，因为他曾经将妻子、母亲和岳母安全地留在那由弟弟约瑟防守的城堡里。安提古那，这位帕提亚人任命的王，曾经试图攻取马萨达城堡，却失败了。希律继续向耶路撒冷前进，但一位罗马官员的干涉阻止了他。

希律从加利利清除了更多强盗，又去土耳其帮助了马克·安东尼之后，于公元前37年春天返回耶路撒冷。在11个罗马军团的支持下，他围攻这座城市，突破城墙，夺回每一寸土地，直到最后控制了一切。罗马士兵毫不留情地杀死防御者，直到希律送给每

个士兵一个精致的礼物时，他们才住手，没有将耶路撒冷和圣殿完全摧毁。

安提古那王被俘，送到马克·安东尼那里，安东尼就在安提阿（Antioch）将他处死。据说这是罗马人第一次处死国王。罗马人所册封的王希律就在耶路撒冷登上了宝座。

虽然希律一直享受着安东尼的恩宠，但当安东尼迷恋上克莉奥佩特拉时，事情就变得棘手。这位埃及女王希望与她的祖先一样伟大，而且埃及王国已经从巴勒斯坦延伸到了黎巴嫩；然而希律挡了道，他应该被除掉。但这很难启齿，即使安东尼已经被迷恋，他又怎能废黜这位元老院最近才

册封、而且一直是个忠实盟友的王呢？再说犹太人中也因此不断叛乱。

为了抚慰女王，安东尼将希律王国中一块上好的土地送给了她。这块地就是耶利哥周围的海枣园和香脂¹花园。尽管耶利哥的出产是希律的主要收入来源，但他却不得不同意。他进行了精心策划，由此得以继续耕作这个地区，只是向克莉奥佩特拉交付大量租金。这就意味着她的官员没有理由在他的王国里多管闲事。当克莉奥佩特拉为希律制造更多麻烦，支持他岳母反对他，并向安东尼控告他时，安东尼仍然拒绝采取行动来反对这位

¹香脂是一种灌木汁液，具有防腐功能，散发出香味，被广泛地用来包扎伤口。



忠实的助手。

克莉奥佩特拉憎恨希律，这使得希律没有加入她和安东尼召集起来要攻打屋大维的军队。他们打发他去强迫纳巴泰人就范。公元前31年，当屋大维赢得阿克提姆岬（Actium）之战时，希律知道自己必须改变方向。他找到屋大维，告诉屋大维他会像他曾经忠于安东尼一样忠于他。屋大维希望解决事端，就向希律保证他的职位不会改变。不久，也就是公元前30年，在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去世之后，屋大维将希律在耶利哥的财产归还给他，还另外将包括迦萨和撒玛利亚在内的其他城镇赐给了希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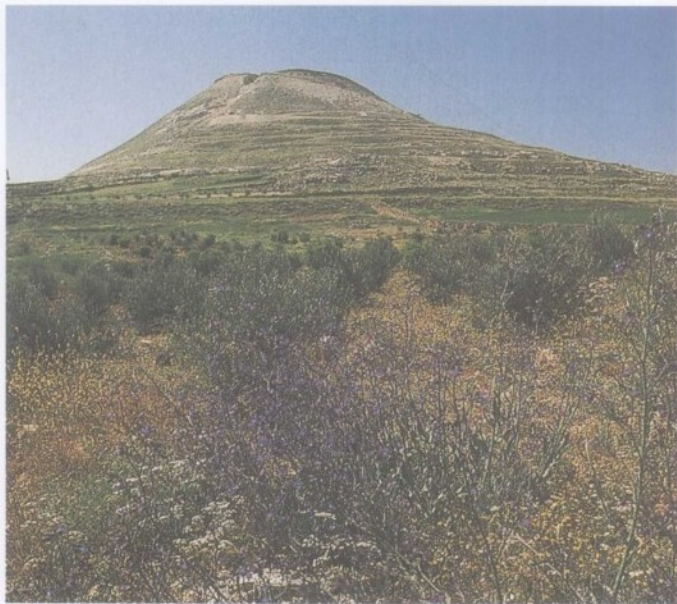
希律很快公开感谢屋大维。公元前27年，这位罗马统治者取名号为奥古斯都大帝。公元前25年，希律在古代以色列首都撒玛利亚的遗址上建造了一座新城，并在其中将土地赐给他军队里的6,000名外国士兵。他将这个地方命名为瑟巴斯特（Sebaste），即“奥古斯都之镇”的希腊语。一座献给罗马和奥古斯都的寺庙，高高耸立着，超过城中所有房屋的屋顶。公元前21年，希律开始建造另一座城市，一个新的大港口——希律称之为该撒利亚。这座城市花了12年才建成。

公元前23年和公元前20年，奥古斯都赐给希律更多土地。公元前20年，

耶路撒冷城堡耸立在希律在自己宫殿北端建造的要塞遗址上。城堡里最大的塔楼是希律时代留下的，其中典型的大石块有精美、平滑的边缘。



希律堡的城堡高耸于乡间，显而易见，这是他统治的标志。挖掘工作揭示了城堡布置精致——浴室，一个餐厅，一个用围墙围住的花园，以及一座大塔楼。



律的猪，而不愿作他的儿子。”他是在用双关语，因为在希腊语里，“猪”（hys）和“儿子”（hyios）的发音相似，而犹太人对猪很反感。

奥古斯都的目标是要统治一个和平的帝国。通过镇压土匪和恶霸，希律扩大了和平的范围。事实上，奥古斯都将叙利亚南部的某些土地赐给了希律，因为这些地方被属于强盗式贵族的团伙控制着。这些强盗式贵族威胁到这些地方的和平，而希律有能力镇压他们。但为了镇压他们，希律越权了——他的军队进入王国抓人，向罗马提出控诉。

奥古斯都非常生气，因为希律已经破坏了和平；他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要结束他们之间的友谊。没有这种友谊，希律也就失去了希望。因此大约1年之后，希律差派了一个喜爱的朝臣去恢复关系。这位朝臣的言语及所发生的事件改变了奥古斯都的想法。他再次以亲热的言词写信给希律。在希律余下的统治时期内，罗马大帝一直善待他。

他们在叙利亚会面，几年之后，又在意大利会面；公元前12年，他们再次会面——这次希律带着他的两个儿子来到罗马，要皇帝处理一个阴谋案子。对于希律是否第三次去罗马拜访奥古斯都，我们不太确定。

希律寄给皇帝许多信件，其中涉及各样事情——不是关于帝国的政策，就是关于邻居的阴谋，要不就是他的家庭。希律与儿子之间的问题似乎无穷无尽，奥古斯都对这些问题逐渐感到烦恼。他说道：“我宁愿作希

那里没有神！

庞培，这位罗马将军，推开反抗的祭司，然后大踏步地穿过厚厚的幔子，进入至圣所。他大为惊讶地停下脚步，然后转身，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出来。他的官员们惊讶得目瞪口呆：“那里没有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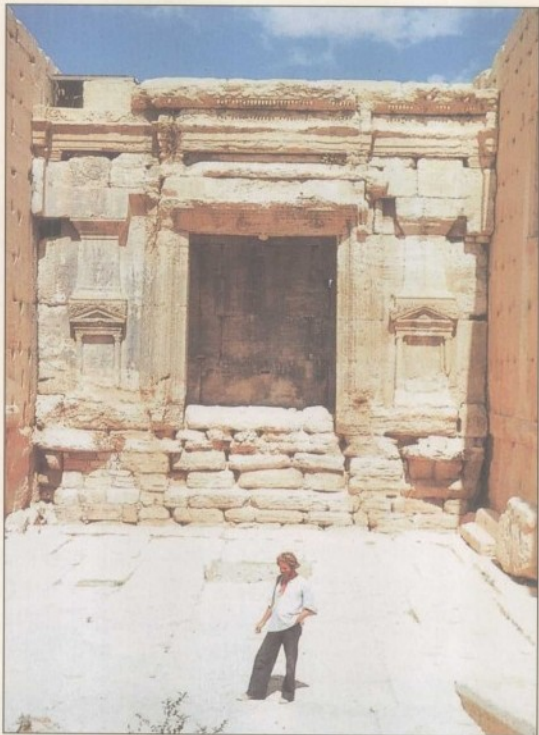
在雅典，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巨大雕像立在她的神庙帕特农神殿（Parthenon）里。在以弗所，有名的黛安娜神庙看守着从宙斯那里落下的古石。埃及人的神庙也有圣像装在神龛里，而且只有祭司能够看到。无人知道耶路撒冷圣殿中隐藏着什么。因为那里有丰富的宝藏，所以那里也必有触人心弦的圣物。罗马将军庞培进去看了——却发现里面空无一物！

庞培在罗马受到了西塞罗的赞扬，之后又受到了约瑟夫的赞扬，这是因为他没有从圣殿里拿走任何东西。他既没有碰外殿

的金桌子、金灯台、金盘子和金碗，也没有扣押库房里的任何经费（2,000他连得——52,000多公斤金子）。

即使如此，他却进入了至圣所，这是亵渎神的。甚至最敬虔的犹太人都不能进入至圣所！任何敬虔的犹太人都不能忽视这一行为。所以，公元前48年，当庞培寻求埃及人的庇护却被杀死时，许多犹太人认为那是神对他的惩罚。

巴尔米拉的贝尔庙在公元32年行献殿礼。里面本应该有一尊装饰贵重的神像，但就像其他古代神灵和女神的巨大雕像一样，很早之前它已被毁坏。今天，这座神庙是空的——就像庞培发现耶路撒冷圣殿的圣所是空的一样。



统治者

罗马统治者

奥古斯都 (Augustus)	公元前31—公元14
提庇留 (Tiberius)	公元14—37
卡利古拉 (Caligula)	公元37—41
革老丢 (Claudius)	公元41—54
尼禄 (Nero)	公元54—63
加尔巴 (Galba)	公元68—69
奥索 (Otho)	公元69
维特利乌斯 (Vitellius)	公元69
维斯帕先 (Vespasian)	公元69—79
提多 (Titus)	公元79—81

犹太人的王或统治者

希律	公元前37—公元前4
亚基老 (Archelaus)	公元前4—公元6 (犹太)
安提帕 (Antipas)	公元前4—公元39 (加利利, 佩特拉)
腓力 (Philip)	公元前4—公元34 (哥兰 (Gaulan), 巴珊 (Bashan))
亚基帕一世 (Agrippa 1)	公元37—41 (哥兰, 巴珊, 亚比利尼 (Abilene))
希律	公元41—44 (哥兰, 巴珊, 亚比利尼, 再加上犹太和撒玛利亚)
亚基帕二世	公元41—48 (黎巴嫩的卡尔基斯 (Chalcis))
	公元50—53 卡尔基斯 (Chalcis)
	公元53 (哥兰, 巴珊等等)
	公元54—93? (哥兰和加利利众镇)



恺撒·奥古斯都



亚细亚省出土的古希腊银币上，有公元前19年奥古斯都的肖像。

在安卡拉的罗马和奥古斯都神庙入口处。墙壁上雕刻着奥古斯都自己用拉丁文撰写的统治规则，雕刻上另有希腊语译文。幸存下来的建筑物被改建成了一座教堂。之后，它的一部分被用作伊斯兰教堂。

硬

币是传播信息的一种好方法。它们容易大量发行，也能够接触到所有的人。就像在任何其他国家一样，罗马人把硬币当作一种宣传手段：罗马掌权了，人人都知道这一点。很快，各处的人们都认识了罗马皇帝的头像（耶稣针对纳税提出的问题证明了这一点——参本书《恺撒的像》一文）。

立在寺庙和公共场所的皇帝雕像提醒人们：他在掌权。较小的人像则立在神龛或私人住宅里。在罗马，奥古斯都一生禁止百姓把他当成神来崇拜。然而，他是罗马帝国的缔造者和支持者，所以在东部的省份里，人们把他当成神，制作了让犹太人恶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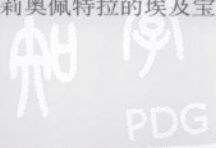
肖像或画像。

据知，幸存下来的奥古斯都雕像或半身像——从微小的画像到真人尺寸的雕塑品——有230多尊。无疑，当初有更多，其中有些放在希律在该撒利亚、撒玛利亚、帕尼亚（Panaea）和巴勒斯坦其他城镇修造的神庙里，这些地方不属于犹太人的密集区域。

奥古斯都的一生都能透过事务官来公布自己的举动，他还一心想让自己在去世后仍被纪念。在他罗马的坟墓里，有青铜片雕刻的一张大布告，上面列出了他对自己伟大之处的叙述。其他城镇的寺庙也有副本。这些青铜片都已失传，大多数的副本也失传了。但土耳其的安卡拉神庙墙壁上，还有一个几乎完整的副本，它骄傲地宣告着罗马皇帝的地位：罗马统治着整个世界。

在国内，奥古斯都改善了国家和人民的状况；在国外，他的军队四处征战得胜，赢得了和平。罗马帝国边界之外的国王都同他签署和平协定，大使和王子带着贵重的礼物远道而来——他们来自波斯、印度、大不列颠和罗马尼亚。罗马元老院和人民都因他的“勇气、怜悯、公义和虔诚”而敬重他。他在罗马的敌人通常还没来得及搬弄是非，就已将他铲除。

奥古斯都极其富有。除了本身的家产之外，他还接管了开始统治之前所征服的仇敌财产，其中包括曾属于克莉奥佩特拉的埃及宝藏。罗马的显





赫人物心甘情愿地将钱财留给他。因为拥有巨大的财富，奥古斯都不止一次出钱购买粮食来供养罗马的穷人。他改进了正规的粮食供应系统，还兴修沟渠，为城市提供更好的公共供水系统。

利用财富来吸引人注意，这是让自己一直有好名声和得民心的关键。他改变首府的面貌，在其中修造寺庙、剧院、桥梁和政府办公室。他夸口道：“我发现罗马时，它是一座砖城，但我却将其变为大理石之城。”这意味着工匠和劳动者有了很好的就业机会。为了让百姓能娱乐，他上演了10,000名斗士参与表演的模拟海战。在他进行的模拟“狩猎”中，大约3,500头野生动物被捕获，其中一次

有260只狮子和36条鳄鱼被杀死。

虽然奥古斯都避免当时已开始罗马出现的暴食和摆阔风气，但他一定过着极其奢华的生活。在稍后的年代，王宫的金银餐具和珠宝都被烧毁或遭到洗劫，唯有几个公元1世纪的样品幸存下来，它们显示了当时的王宫是何等气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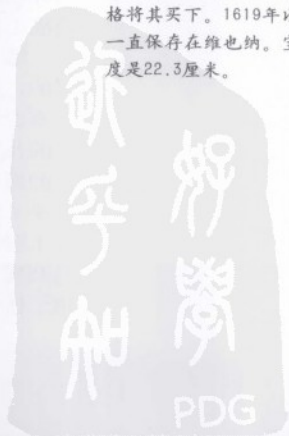
没有什么比如今保存在维也纳的这块华丽浮雕宝石更清楚地显示了奥古斯都的威严及其权力的根基。

在浮雕的上面，奥古斯都坐在女神罗马（Roma）旁边，远在左边，捉庇留留下了一辆战车。他们之间还有一位王子。奥古斯都的后面是神话人物，其中有一位，即“地球”正在为他加冕，而他的黄道带摩羯座（Capricorn）在上面飘动。

在浮雕的下面，士兵们正在立起一根上面挂着战利品的木柱子，其他人则在虐待他们的囚犯。

这幅图画很可能是在庆祝捉庇留于公元12年在德国打了胜仗之后返回罗马的情形。这块宝石可能一直嵌在胸针或皮带里，或者一直立在支架上供人们欣赏。雕刻宝石的艺术家小心翼翼地切掉了宝石上层的白色与下层的蓝色，将人物形象衬托得更突出。这种浮雕宝石曾经非常流行，甚至制造玻璃器皿的人也模仿了这门技术，生产出了像波特兰花瓶（Portland Vase）这样的杰作。（这激发18世纪的陶匠约书亚·韦奇伍德创作了他有名的韦奇伍德产品系列。）

这块“奥古斯都宝石”是中世纪法国大教堂的重要宝藏。1553年，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将它据为己有。之后，一位奥地利统治者以非常昂贵的价格将其买下。1619年以来，它一直保存在维也纳。宝石的宽度是22.3厘米。



希律——十足的杀手

那时，希律内心充满了惧怕，
他说道：“犹太民族出了个王子！”

一怒之下，他杀死了伯利恒所有的男婴。

伯利恒的男婴，这些清白无辜的孩子，绝对不是希律的唯一受害者。希律怀疑任何试图篡夺王位的人；他杀死了以前的朋友、仆役、无数的敌人、祭司、贵胄以及所有碰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他的人。在这么多人当中，几个男婴几乎不会被注意到。事实上，如果希律想杀死的那个男婴没有逃脱，我们也不会知道这一切（《马太福音》2：13-18）。

惨遭希律杀害的受害者名单令人惊骇，败坏了他的名望。他将10个妻子中最爱的一个处死，还下令将3个儿子——一个是大祭司，一个是以前的大祭司，另一个是前任国王——及他妹妹的两个丈夫处死。这些人对他造成了什么威胁呢？

第一个因希律的妒忌而沦为牺牲品的，是一个名叫阿里斯托布鲁斯的无辜少年。阿里斯托布鲁斯是亚历山大的儿子，那个曾经与许尔堪争夺王位的阿里斯托布鲁斯（参本书《终于太平了》一文）的孙子。他的母亲是许尔堪的女儿亚历山德拉，他的姐姐马利安尼（Mariamne）则是希律的第二任妻子。作为哈希曼家族中最后

一个合格的男性，阿里斯托布鲁斯是祭司职分的合法继承人。希律为了限制哈希曼家族的势力，任命了另外的大祭司。阿里斯托布鲁斯的母亲迫使克莉奥佩特拉向希律施加压力，希律废黜了起先的任命，而立自己的妹夫做大祭司。希律一直监视着亚历山德拉，当她把自己装在一个棺材里而让她儿子藏在另一个棺材里时，他拦阻了她的计划。16岁的阿里斯托布鲁斯容貌甚美，在圣殿里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希律也开始了行动：他在耶利哥的冬宫里举行了一场派对，客人们都在御园的游泳池里玩耍——阿里斯托布鲁斯却淹死了（公元前36年）。希律下令举行一场盛大的葬礼；然而亚历山德拉却怀恨在心，寻机报复。

第二个受害者是希律的伯父约瑟。约瑟娶了希律的妹妹撒罗米为妻。撒罗米和希律的妻子马利安尼是仇敌。当希律因为克莉奥佩特拉控告他谋杀阿里斯托布鲁斯的案情在安东那里答辩时，约瑟照顾着马利安尼。希律回来时，撒罗米告诉他约瑟成了马利安尼的情人。马利安尼说服希律这是一个谎言；但她告诉希律，约瑟泄露了他的命令：如果他与安东会面之后不能回来，要将她杀死。这是一个密令，唯有当约瑟与马利安尼的关系非常亲密时，才可能泄露这个命令。公元前34年，撒罗米亲眼看着她丈夫约瑟被处死，而她的仇敌马利安尼获得赦免。

希律最残忍的谋杀是针对许尔堪的。虽然许尔堪以前一直作君王兼大祭司，但是如今他已经80多岁了。他非常愉快地在自家过着安宁的生活，对任何人都不会造成威胁。然而，希律害怕自己出国去与屋大维交朋友时，许尔堪可能会成为造反的焦点。当时，许尔堪一直在与纳巴泰王友好地通信。希律发现他在这件事情上有叛国迹象，于是将老人家判处了死刑。

除了杀死他妻子的祖父许尔堪之外，希律还在离开之前将岳母和马利安尼禁闭在一个堡垒里，同时把马利安尼为他所生的众子留在自己母亲身边，与妹妹撒罗米一起呆在马萨达。他们都平安无事，但是密谋活动仍然在继续。希律回来时，马利安尼并不欢迎他，撒罗米向希律灌输了更多有关马利安尼的风言风语。最后，希律真的相信妻子对他不忠。尽管他爱她，却仍对她进行了审讯和定罪，并在公元前29年将她处死。希律如此想念马利安尼，以至于悔恨不已而病倒。直到另一次密谋发生，他的病才被治愈。

希律生病，这是马利安尼的母亲亚历山德拉所希望的，她以为机会来到，自己可以接管这个王国。希律的忠实官员向他汇报了她的秘密行动。于是遵照他的命令，他岳母也被处死。

又一人被处死，让希律的家族进入了比较平静的时期。约瑟死后，撒罗米嫁给了以土买巡抚卡斯托巴尔（Costobar）。她居然指控卡斯托巴尔密谋反对哥哥希律。因为以前他与克莉奥佩特拉合作时没有被定罪，所以这次，希律一发现他密谋的证据，就将其杀死了（大约公元前27年）。

希律和马利安尼生了两个儿子，即亚历山大和阿里斯托布鲁斯。他们是希律王的最爱。希律与马利安尼结婚时，休掉了第一任妻子桃瑞丝，桃瑞丝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即长子安提帕特。但希律把安提帕特驱逐出境，

除了特殊情况之外，安提帕特不得进入耶路撒冷。希律将他最爱的两个儿子送到罗马，让他们在皇帝随员手下受教。公元前17年，希律将他们带回耶路撒冷，要为他们安排婚姻大事。他们在这个国家的声望及因着母亲而有的皇室血统导致他们行为鲁莽，说话直率。唯有他们有权继承王位，他们应该替母亲报仇。

希律的妹妹撒罗米憎恨他们，就像她憎恨马利安尼一样。再次，在哥哥菲洛拉斯的帮助下，她开始散播谣言，说亚历山大和阿里斯托布鲁斯要策划推翻希律。希律很难被说服，但是为了还击他们，他将安提帕特召了回来。安提帕特认为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了，当希律差派他到罗马去见奥古斯都时，他甚至从罗马写信回来，关心父亲的安全和两个同父异母弟弟的行为。公元前12年，希律带着两个儿子来到奥古斯都皇帝面前，指控他们有谋杀自己的意图。奥古斯都看穿了当时的情况，判定这种指控不真实，并且使他们父子和好。然而，希律更改了他的遗嘱：王位由安提帕特继承，亚历山大和阿里斯托布鲁斯则在他手下当权。

除了希律之外，无人心满意足。敌对情绪日益高涨，密谋活动越发增加。撒罗米、菲洛拉斯、安提帕特、亚历山大和阿里斯托布鲁斯、亚历山大强有力的岳父土耳其王卡帕多奇亚（Cappadocia）以及其他人都阴谋策



挖掘者在挖掘耶利哥的希律宫殿区域时，发现了两个游泳池的遗址。考古学家认为，其中之一就是希律曾经淹死年轻大祭司阿里斯托布鲁斯的地方。

划着要欺骗希律，使他以为这个或那个儿子要暗杀他或不会暗杀他。亚历山大和阿里斯托布鲁斯成为许多人指控的对象——一切都证明毫无事实根据。然而，公元前7年，当希律一如既往怀疑重重时，奥古斯都给他写了一封信，允许他见机行事，在此支持下，他宣判兄弟俩有罪，并将他们绞死。这至少让撒罗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满足。

安提帕特已等不及父亲寿终正寝。他开始结集支持力量，与他的叔叔菲洛拉斯联合，这让希律非常不安，安提帕特为了避嫌去了罗马。接着，菲洛拉斯去世，一些仆人怀疑他是被毒死的。经过调查，希律发现的确有毒药——竟是安提帕特拿来让菲洛拉斯给希律吃的！再次，安提帕特被召了回来，但希律一直没有透露自己的

发现，直到他抵达王宫。在王宫里，安提帕特遭到逮捕和审讯，并被判定有罪。希律向奥古斯都汇报了此事，并征得许可处死安提帕特。到此为止，希律已经心力交瘁，他重写了遗嘱——他还有其他三个儿子仍然活着。他们要分权治理这个国家：亚基老（Archelaus）要作王，他弟弟安提帕作分封王治理加利利和外约旦的一个地区，另一位妻子所生的儿子腓力作分封王治理哥兰和以前远东地区的土匪王国。他还赐给忠实的妹妹撒罗米三座城市。

希律于公元前4年3月大约70岁时去世。约瑟夫，这位保存了大量有关希律的信息的历史学家评论道：“希律达成了自己的野心，天理却让他的家族付上最惨重的代价。”



希律——伟大的城堡建筑者

保持安全和保住王位是希律的两大目标。处死想象中的敌人是确保自己一直作王的一个方法，但是倘若有战争爆发或有大规模的造反出现，又该怎么办？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希律在能够安居的地方建造了城堡。每个城堡都储备着大量武器，由驻军严密防守。工程师向他们提供良好的水资源。希律在他的王国里到处建造城堡。有旧城堡，他就加固旧城堡；在战略性的地方，他建造新城堡。这些城堡的遗址很久之前鉴定出来。随着以色列考古学的兴起，挖掘者们发现了一些希律为自己设计的防御工事和华丽公寓。

耶路撒冷的旧城堡位于圣殿北端。希律开始统治时，对其进行重建，并为了安东尼而命名为安东尼亚（Antonia）。但是，因着这座城市动荡不安的历史，城堡已经了无踪影。在西部，希律建造了新宫殿。没有防御措施，他就无法在耶路撒冷安乐，所以在宫殿四围，希律修造了一堵带塔楼的城墙，并在北端安设了三座特大的塔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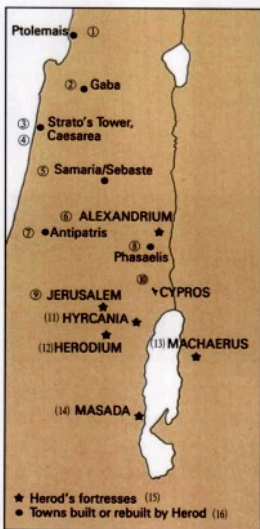
约瑟夫曾经说过：“希律王使用这些辉煌的工程来表达他的情感，以他最在乎的三个人的名字命名这些塔楼，这三个人分别是：他哥哥（法赛尔），他的朋友（希皮库斯（Hippicus）和他妻子（马利安尼）。”

今天，其中一座塔楼的底部仍然屹立在“城堡”里——它明显让人想起皇室的势力。除了地基和基岩上一

些岩屑的痕迹之外，宫殿本身已经消失。根据约瑟夫的记录，这座宫殿华丽得难以形容，装饰非常豪华，摆着金器和银器。里面有两个大亭子，亭子周围环绕着绿草坪，绿树成荫，柱廊林立。这座宫殿从希律的儿子亚基老手中传下来，最后成了罗马巡抚的官邸，即四福音书中所记载彼拉多审讯耶稣时在其中洗手的衙门（Praetorium）。

希律宫殿的富丽通过马萨达城堡这块令人惊异的岩石最好地表现了出来（参本书《马萨达——最后的要塞》一文）。同样富丽且得到很好保护的是希律堡——希律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的城堡。他的工人在伯利恒东南部的山上建造了一座不同凡响的圆形堡垒。山顶上有两堵同心墙，北边、南边和西边各有半圆形的塔楼，东边则有一座突出来的圆形塔楼。塔楼和墙仍然屹立在地面上的部分有10-15米高，地基则位于地平面下5米或更深的地方。建筑师们预测有两层楼已经垮掉，所以整个高度是25米，而且东边的塔楼肯定更高。

到这里来窥见希律的访客，必须经过200级台阶才进到门口。他们所看到的城堡不是一个大石鼓，乃是一座顶上有墙和塔楼的山。一大堆土和石头——其高度与现存墙的高度一样——将里面隐藏起来，使城堡看起来就像一座圆锥形的山。为了堆起这座山，希律的工人将另一座山顶的土和石头都运走了。走完最后一级台阶，



1. 多利买
2. 迦巴
3. 司特陀塔
4. 该撒利亚
5. 撒玛利亚城/色巴斯
6. 亚历山底念
7. 安提帕底
8. 法西利斯堡
9. 耶路撒冷
10. 塞浦路斯
11. 赫卡尼亚
12. 希律堡
13. 马盖耳斯堡
14. 马萨达
15. 希律的城堡
16. 希律建造或重建的城邑

希律具有很好的判断力，能够选择容易防守的地理位置，这一点通过位于陡峭山坡上的马卡鲁斯城堡可以看出。根据约瑟夫的记载，希律安提帕施洗约翰及将他斩首的地方就是这里（右页图）。



塞浦路斯城堡看守着希律在耶利哥的冬宫（前景）。其废墟位于远处的山顶上，防守着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古道。

访客会进入一个位于双墙里面的房间，然后进入一条回廊。由柱子支撑着的人行道圈出了一块33米长的空地，很可能这是一个花园。旁边是宫殿的主要娱乐室。

那里有一个大餐厅。显然，在公元67-70年，反叛奋锐党人将这里改建成了会堂和一个构造精致的浴室。这里有希律引进的最新罗马设施：暖气在地板底下和热房间的墙上循环，地面铺上了马赛克，墙壁也刷了漆；房间上的圆屋顶仍然完好无损；卧室很可能在上层。朝臣可能领着特权访客上到大塔楼的顶部，因为希律王在那里享受凉爽的微风和所统治国家的全景——越过死海直到他在摩押山上的马卡鲁斯城堡（Machaerus）。

任何在山顶上建造宫殿的人都必须解决供水问题。在希律堡，希律让人在宫殿下靠近楼梯的地方凿了三个非常大的蓄水池。它们蓄积雨水，或者通过希律所兴修的从6公里远的泉眼（在伯利恒南部的阿塔斯）引水而上的导水管来蓄水。宫殿所在区域的隧道通向另一个汲水的蓄水池。这个蓄水池看来是通过人工将水从更低处的蓄水池提上来。

山上的城堡只是希律宏伟设计的一部分。山脚下的平地上散布着其他华丽的建筑物，其中最特别的就是一个70米长、46米宽、大约3米深的大游泳池。池中央有一个由柱子支撑的圆亭。池四周是花园和柱子支撑的人行道，在干燥的夏景中形成一片绿洲。这里有长长的大厅，一个比城堡里的浴室更大的浴室，还有仓库和服务室。一个没有说明用途的长约350米的狭

窄台地延伸到这个地区的西部。另外一座宏伟建筑的废墟鸟瞰着这个台地。还有更多精致的建筑物有待考古学家进行考察。

希律堡既是一个城堡，又是一座宫殿，还是希律的陵墓。但他的尸体究竟埋葬在哪个地方，仍是探险家们希望解开的秘密。

希律堡和死海之间是一个小堡垒赫卡尼亚（Hyrkania），希律用来作监狱。蓄水池和几堵墙幸存下来，并由曾经在那里拥有一个修道院的僧侣接管。

位于死海对面，并能够从希律堡看到的是摩押山上的马卡鲁斯城堡。希律在高高的多岩山脊上修造了一堵带防御性塔楼的城墙，围住另一座宫殿。一系列蓄水池再次保证了城堡在遭受围攻时会有足够的水。有限的挖掘工作已经发现了此建筑的某些部分。

两个要塞俯瞰着较低的约旦河谷。以希律母亲名字命名的塞浦路斯位于耶利哥附近。防守从耶利哥上到耶路撒冷的古道南边山上有蓄水池、浴室和其他建筑物的遗址，这些都表明了这个城堡尽管比希律堡和马萨达城堡小，但其设施一样完好。

约旦河谷上面大约30公里处，在另一座居高临下的山顶上是亚历山大城堡（Alexandrium）。希律一进入巴勒斯坦，就占领了这个堡垒，并且将其重建，无疑，它被装备得与其他要塞一样坚固。

通过较小的堡垒和瞭望塔，以及在他所统治的城市里派遣驻军，希律牢牢地控制了整个王国。



希律——重要的城市建设者



1. 耶路撒冷
2. 圣墓教堂
3. 安东尼宫楼
4. 圣殿
5. 宫殿
6. 欣嫩子谷
7. 现存的老城墙
8. 第二道北墙
9. 可选择的线条
10. 水池

城堡给百姓留下深刻印象并能控制百姓，城市则为百姓提供了街道和建筑，使他们能够在其中享受生活或做事。就像许多其他国王一样，希律建了几座城市。他希望自己作为一位慷慨的捐助者，会在自己王国的所有主要城镇和王国之外的许多地方流芳百世。

在去罗马会见安东尼的路上，希律为了找到一艘新船而不得不在罗底逗留。他拨款给这座城市，让他们重修改善，并重建了那座已被焚毁的阿波罗神庙。当奥古斯都为了纪念他在阿克提姆岬战胜安东尼而建新城尼科波利斯 (Nikopolis) 时，希律慷慨地资助这项工程——至少部分地，而这并不是他的本分。其他希腊城市也受益于他的慷慨大方。可能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希律复兴了奥林匹克运动会。他担任了其中一届的主席（公元前12年），并且提供了足够多的资金确保运动会得以持续。

在叙利亚，希律慷慨施舍。在奥龙特 (Oronte) ——它曾是叙利亚首都——的安提阿市民所走的是一条泥泞大道。希律为他们修了一条4公里长、铺了石板的宽阔大道，道路两旁柱廊林立。希律还在比布罗斯 (Byblos)、贝鲁特、推罗、西顿、的黎波里 (Tripoli)、大马士革和其他城市修建了城墙、大厅、剧院和体育馆。

在巴勒斯坦，希律所做的更多。

对于他所重建的城镇，他以自己的家人、朋友和庇护人的名字来命名：安提帕底 (Antipatris) 代表他的父亲，法萨以利斯 (Phasaelis) 代表他哥哥，亚基帕亚斯 (Agrippias) 代表他那属于奥古斯都心腹的朋友，瑟巴斯特 (Sebaste) 则代表皇帝自己。但让这一切都相形见绌的，是他修建了该撒利亚——那是为了纪念奥古斯都。

该撒利亚的建设工作于公元前22年开始，12年之后，这座城市举行了庄严的献城仪式。作为希律最炫耀的工程，该撒利亚可与耶路撒冷相匹敌。虽然他没有看到圣殿圆满完工，但宏大的该撒利亚港口已经准备好了通航。约瑟夫赞扬这是地中海最大的港口。通常，港口都环绕着支流或海湾，但是这里曾经只是一个小港口。要为最大的罗马船只提供庇护，希律的工程师们不得不修建巨大的人工防浪堤。

这座新城将成为亚洲和欧洲贸易的主要货运点。希律统治时期结束之后，该撒利亚成为罗马的行政中心，尽管公元130年的地震对其造成了损坏，但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主要港口。人们的疏忽和贸易的萎缩导致港口渐渐塌陷，以至于今天的人们几乎什么也看不到，有些人甚至怀疑约瑟夫的叙述。

但水下探险已经证明约瑟夫的叙述是准确的。考古学家已经潜入这座荒废城市旁边的海里，对从空中看到

的特征进行了细查和制图。两条巨大的石堤岸从海岸延伸出来弯成圆形，形成了一个大港口。南岸稍微长些，大约有480米；北岸只有南岸的一半多。两堤岸的平均宽度为60米，这与约瑟夫所叙述的60米相一致。根据约瑟夫的说法，建筑者为了修建南岸的防浪堤而把15米长的石块沉入了水里。海底的确有像这样长、甚至更长的石块。

除了高价的石块之外，建筑者还在水下安装了木架，其中倒有特殊水泥做成的巨大水泥块，能够抗拒海水的冲击（其中一块有 $13.5 \times 3.3 \times 1.8$ 米）。这种水泥中有一种成分，是来自意大利维苏威火山的石灰华

(Tufa)。滚到海底的成型石块，证明了曾经在防浪堤上耸立着塔楼和其他建筑物。港口常常面临淤积的问题。在该撒利亚，为了将沙土从港口冲走，建筑者特别设计了一个水闸。

一座献给奥古斯都的神庙、一个剧院、一个圆形剧场和巨大的仓库使这座城市跟港口一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神庙已经不复存在。剧院经过多次翻新和改造（参本书《彼拉多自己的纪念碑》一文）之后，再次投入了使用；圆形剧场尚未挖掘到。在港口附近，一組组有拱顶的大厅组成了仓库和储藏系统。献给奥古斯都的神庙可能就在上面。之后修的主街底下有一条极大的弓形排水沟，证明了希律

从空中能够看到希律在码头修建的城墙界线，黑色的水泥块延伸到了现代港口之外很远的地方。



希律的该撒利亚新城需要可靠的供水系统，他的工程师们修建了一条极大的人工沟渠。它的最后一截呈弓形，一直延伸到城里。公元132-135年，罗马士兵对幸存下来的部分沟渠进行了重建。



之后的建筑者们将该撒利亚废墟里的石柱搬去修筑了新的防浪堤。

对这座城市的规划非常周全。另一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沟渠。清水必须从迦密山（Mount Carmel）侧面的泉眼流出来，经过一条10公里长的隧道和一条同样长的人工沟渠，再流到城里供应人们的需要。

兴建新城或者改造旧城是增加就业机会的好方法。如果有钱支付工资，成千上万的劳动者和工匠就能够派上用场。事实上，当圣殿最后完工时，亚基帕二世让那些无业工人重新将耶路撒冷的街道铺上了精致的白石板。希律支付了这些费用，因为他的收入可观，他不仅从产业和生意中获益，还向臣民榨取税款。虽然他在公元前20年将税款减少了1/3，7年之后又减少了1/4，甚至在公元前25-公元前24年的饥荒期间，为了从埃及购买粮食来供给百姓而熔毁了自己的金银餐具，但平民百姓仍然感觉税收负担太重，以至于他们在希律死后烧毁了档案室。

希律的众子

希律去世时，唯有奥古斯都大帝能使他的遗嘱生效。因此，希律的众子，即三个受益者，匆忙赶到罗马。一群犹太的国家主义者也跟着分别来到了罗马，来自希律王国中的希腊诸城使节也去了罗马。这些国家主义者根本不希望有王国。希律的统治太残忍，太压制人，成为罗马的一个普通省份会更好。希腊诸城则根本不希望有王，他们希望获得自由，能够在本省之内自治。

奥古斯都听了各方的意见之后，划分了希律的王国，但是没有完全遵照他的遗嘱：亚基老见习作犹太、撒玛利亚和以土买的巡抚，如果工作出色，

他就会作王；安提帕作分封王，负责管理加利利和（外约旦的）比利亚（Perea），腓力则负责管理东北部的领地。奥古斯都将三座希腊城市并入了叙利亚，其中之一是他在公元前30年赐给希律的加大拉（Gadara），因为早些时候当犹太人占有加大拉时，其中的百姓遭受了极大痛苦，所以他们一直憎恨更换统治者；另一座是迦萨。通过将迦萨并入叙利亚，奥古斯都从亚基老手中夺走了很重要的一部分贸易收入。



希律亚基老

(公元前4年—公元6年)

亚基老的见习以失败告终。甚至在去罗马之前，他就在圣殿里杀死了一群暴徒。他离开之后，叙利亚巡抚镇压了更多的暴动。他返回时，发现国民都畏畏缩缩的。他的统治非常残酷。据《马太福音》(2:22)的记载，约瑟从埃及回来时听说了这事，就带着妻子和小耶稣往加利利去了，而没有进

入亚基老的领地。

亚基老任意更换大祭司。他娶了被处死的同父异母哥哥亚历山大的遗孀，这让许多臣民不安。她已经生了一个儿子，所以亚基老不可能是为了死去的哥哥生子而娶妻。在犹太人眼中，这桩婚姻是非法的。

亚基老的行为变得如此难以忍受，以至于一个由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联合组成的代表团向奥古斯都大帝提出了控告。奥古斯都将亚基

老革职，流放在高卢（Gaul），将他的领土变成了一个罗马省份（公元6年）。

就像父亲希律一样，亚基老发行了小硬币。硬币上刻的不是希腊单词“希律王”，乃是“希律总督”。其正面和铜盘上有葡萄串，这种风格沿用了希律和更早的统治者所使用让人反感的图案。



希律安提帕

(公元前4年—公元39年)

使一个地方变得“不洁净”的古墓可能会终止一些建筑工程，但是对于分封的希律王来说，这并不起作用！他想在哪里建造，就会在那里建造新城，于是，提比哩亚（Tiberias）发展起来，其港口位于加利利海边。“提比哩亚”这个名字是希律安提帕为纪念提庇留皇帝给这座城市命名的，如今仍然没变。如果敬虔的犹太人因着古墓而不愿居住在那里，安提帕会通过武力或答应赐土地的方式引进人口。把宫殿建造在这个地方会吸引许多找工作的人，以及大量需要或希望得到他恩宠的朝臣和官员。据《路加福音》（13：32）的记载，耶稣称他为“那个狐狸”，这是他因奸诈而赢得的名声。

希律安提帕的加利利领土肥沃，人口稠密，适合作首都。为了防守，他还重建了第一个首都西弗利。他的另一半领地比利亚地表不平，人口稀少，他在那里建设了一座设防

城镇，并称之为李维斯（Livias），以之纪念奥古斯都的妻子。他父亲的马卡鲁斯城堡非常重要，因其防守着他们与纳巴泰人之间的边界，而且就像马萨达城堡一样，里面布置着华丽的家具。

这两个地区的百姓都是十足的犹太人，是一个世纪之前被强制加入犹太籍的。安提帕乐意追随父亲的做法，并因此采用犹太人的历法，参与耶路撒冷的节期。《路加福音》23：7记载，逾越节期间他在耶路撒冷。本丢彼拉多在耶路撒冷树起盾牌，这大大触犯了犹太人，安提帕就与他的众兄弟联名向提庇留皇帝请愿，要求撤他们的职（参本书《肯定不是圣徒》一文）。当时，一个独特的党派，即希律党的人（Herodians）支持了希律。这个党派由那些受益于这个家族统治的人组成，他们觉得支持希律胜于让罗马巡抚治理；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了他们需要罗马的保护，因此他们显然期盼通过向罗马进贡来维护势力（参《马可福音》3：6，12,13；



腓力（公元前4年—公元34年）

腓力得到了他父亲王国的东北部。这里曾经是强盗的地盘，犹太居民也更少，这就意味着他能将皇帝的头像印在硬币上而不会引起暴乱。在他统治的37年中，这个地方一直平安无事。他赢得了好名声——在掌权的希律众子中，他是最公平、最稳健的。

腓力也是一个建设者。他的主要城镇是位于约旦河源头的帕尼亚。希律曾经在这个地方为奥古斯都建造了一座寺庙。如今，腓力发展了这座城市。他称之为该撒利亚腓立比（Caesarea Philippi）；“该撒利亚”是为了纪念奥古斯都；“腓立比”是额外加上去的，其意思是“腓力的”，这就将它与希律曾经在海滨建造的城市区别开来。他所重建的另

外一个地方伯赛大也值得注意，他将这座城市以奥古斯都女儿的名字朱莉亚（Julias）来命名。城市位于约旦河流入加利利海之处，看守着这个国家的边界。最近的探险工作强有力地表明，这座城市就是约旦河东边尚未挖掘的“土堆层”。很可能河的另一边就是《约翰福音》（12：21）所提到的伯赛大。



掘者在挖掘现代提比哩亚南部时，发现了一条具有典型罗马风格并铺了地砖的街道。这是已发现的希律安提帕所建城市的唯一遗迹。



自公元19-20年开始，安提帕在他的新首都提比哩亚发行了一系列较大的铜币。铜币正面用希腊语刻着“分封王希律”的字样及日期；这个样品上所刻的日期是“第33年”（公元28-29年）。铜币反面有一个花环，花环里刻着“提比哩亚”这个名字。虽然安提帕在提比哩亚王宫里安放了一座雕像，但他所发行的硬币上没有任何人或动物的图像。

硬币正面是提庇留皇帝的头像和名号；背面是一座寺庙和希腊语单词“分封王腓力”，柱子之间是日期（此样品上是“第19年”，即公元15-16年）（左页图）。

《马太福音》22：16）。

正如提比哩亚所显示的，安提帕是一个不会让犹太人的感觉妨碍自己的愿望实现的人。根据约瑟夫的记载，当安提帕拜访他那同父异母的弟弟希律（他是一个普通公民）时，他爱上了弟媳希罗底。为了他，希罗底离开了她丈夫。而唯一的古代信息来源——四福音书则说希罗底是腓力的妻子（《马可福音》6：17；《马太福音》14：3）。

难道希律和腓力是同一个人吗？

大希律王肯定有两个儿子名叫希律，其中一个名叫腓力。难道是他为了让自己有别于另一个而取名为希律·腓力吗？证据显示那个名叫腓力的儿子不是希律。亚基老和安提帕的确在他们的名字中加上了希律，但那是他们作王时才加上的。大多数学者认为四福音书的记载是错误的，而约瑟夫的记载是正确的。有些学者则主张约瑟夫也有一部分是错误的，因为他们断言希罗底先作了希律的妻子，然后作了分封王腓力的妻

子，然后又作了安提帕的妻子！

当古代的资料来源不一致时，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理由就说某一种说法是错误的，这欠缺公平。不管希罗底嫁给了谁，这人都是安提帕同父异母的兄弟，而且她从他生了一个儿子。在犹太人的眼中，安提帕娶她是非法的。施洗约翰责备了这位分封王，并因着他的勇敢被关在马卡鲁斯城堡里。安提帕害怕约翰的声望，但杀害他又可能导致一场反叛。最终在希罗底的要求下，安提帕下令处死了约翰（《马可福音》6：14-29；《马太福音》14：1-12）。

希罗底招致了麻烦。在此之前，安提帕为了证明自己深深爱她休掉了妻子，即纳巴泰王亚哩达的女儿。亚哩达面对这种羞辱怒不可遏，向安提帕发起了进攻，并在比利亚打败了安提帕的部队（公元36年）。正如希律所知道的，罗马臣民之间打仗是不容许的（参本书《犹太人的王希律》一文）。提庇留皇帝命令他的叙利亚

巡抚进攻亚哩达，但命令还没执行，提庇留就去世了，叙利亚巡抚因此撤军。

新上任的皇帝卡力古拉（Caligula）是希罗底的兄弟亚基帕名副其实的的朋友，卡力古拉让亚基帕作了曾由分封王腓力统治的领土的王（公元37）。希罗底对此心存妒忌，力劝安提帕去求卡力古拉赐给他“王”的称号。在罗马，卡力古拉更加留意来自亚基帕而不是来自安提帕的信息。他们互相嫌恶。安提帕因为大量储备武器而被定罪，他却无法对此作出合理解释。结果安提帕被流放到西部，他的领土都归给了亚基帕。



希律腓力在约旦河的源头之一即山洞里的一个泉眼，建造了新城该撒利亚腓立比。山洞旁边悬崖里的壁龛用于存放希腊诸神的雕像，其中一位神很可能是盼（Pan）。这个地方今天仍然叫做帕尼亚（Panaes）或班尼亚（Banyas），就是以盼命名的。

罗马巡抚



罗马巡抚为犹太百姓铸造了小铜币。这个铜币是阿姆毕布卢斯 (Ambibulus) 任巡抚时发行的，它的一面有玉米穗和“凯撒的”几个字，另一面有海枣树及“第40年”（公元10年）的记号。

亚基老没有好好治理他的王国，所以奥古斯都将其变成了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份。希律已经建立了一个有效的政府，所需要的只是一个能干的管理者。罗马皇帝在意大利拥有特权的骑士阶层 (equestrians)，即中产阶级商人中发现了一个这样的人。他名叫科波纽 (Caponius)。他答复了皇帝，但是叙利亚巡抚的官位更高，属于元老院议员，所以有时他也负责管理犹太。还有其他一些省份的情形也非常特殊，也有骑士阶层的巡抚来管理，其中有名的就是埃及。

巡抚的头衔本是“长官 (prefect)”，到革老丢统治时期 (公元41—54年)，变成了“财务长官 (procurator)”。在该撒利亚石碑上，本丢彼拉多的称号就是“长官” (参本书《彼拉多自己的纪念碑》一文，希腊文的四福音书精确地反应了这一点。

巡抚必须指挥军队维持秩序，镇压土匪和造反者 (参本书《占领军》一文)。他必须实行公义，在官府里——要么在耶路撒冷的希律王宫里，要么在该撒利亚的希律王宫里——正式坐堂。他手中有生杀大权。如果想保持犹太这个地方平静安稳，犹太巡抚必须与大祭司合作。所有宗教事务都由祭司法庭即公会处理，如果公会定某人死罪，那么案件必须呈交巡抚，由巡抚下达判决书。这就是耶稣见彼拉多的原因。

巡抚的另一职责是将本省的税款送到皇帝的府库里。他负责征收土地税和人头税，税吏则负责征收海关税 (参本书《恺撒的像》一文)。巡抚常常以权谋私，最贪婪的巡抚会榨尽自己所辖省份百姓的血汗。公元17年，叙利亚和犹太两省都向提庇留抱怨苛捐杂税太重，要求减免。

土地税和人头税的征收以调查为根据。犹太一变成罗马省份，一次人口普查就开始了 (公元6年)。《路加福音》将耶稣的降生放在一次人口普查的背景之下：“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扭作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 (《路加福音》2:1, 2)。目前，几乎不可能使这一叙述与其他报导相一致。萨图宁 (Saturninus) 从公元前10年到公元前7或6年作罗马巡抚，紧接着是瓦卢斯 (Varus)。居里扭从公元6年开始作巡抚。根据《马太福音》2:1和2:22的记载，耶稣降生时，希律作统治者。因此，耶稣一定出生在公元前4年 (即希律去世的年份) 之前。在希律统治期间，罗马皇帝几乎没有下令在犹太进行人口普查，因为希律负责在自己的本土征收税款。没有任何关于居里扭在大约公元前6年作叙利亚巡抚的记载。这些及其他记载都已经说服学者们：路加犯了一个错误。他所提及的普遍性征税是无法解释的。但未知的东西仍有许多，

唯有我们获得新发现之后，才能得出最后的答案。

犹太巡抚很可能也从大祭司那里接受钱财，因为他们任命了大祭司，大祭司要报答他们。第四任罗马巡抚格拉图斯（Gratus）在连续几年（公元15—18年）中任命了三个大祭司，然后任命约瑟·该亚法作第四任大祭司——他从公元18年任职到公元36年。巡抚最终控制着圣殿的各项事务，因为他将大祭司就职时所穿的长袍保存在安东尼亚城堡里，只在主要节期的几天才发放。公元36年，本丢彼拉多因治理无方而被遣送回罗马，叙利亚巡抚为了安抚犹太人，将长袍归还给了祭司。

对于彼拉多之前的罗马巡抚，除了名字之外几乎没有记载。第一任罗马巡抚科波纽赢得了犹太人的感激之情，因为他修缮在亚基老统治之初发生暴乱时遭到破坏的圣殿。从泰咯波恩谷（Tyropoieon Valley）进入圣殿的门道之一，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本丢彼拉多却为自己赢得了坏名声（参本书《肯定不是圣徒》一文）。他之后的巡抚，如腓力斯就更糟，但他们的故事不属本书内容。



每个罗马军营的中央都有一个神龛。神龛里面放着军团的旗标和罗马人的鹰。士兵们带着它们去打仗，以之鼓舞士气。如果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被敌军夺走，就意味着这场战役将是一场灾难。在这个公元前31年左右的罗马硬币（银币）上，鹰立在两个旗标之间。在众皇帝统治之下，旗标上的圆形物里嵌着皇帝的肖像。本丢彼拉多曾经因为允许他的士兵带着这样的旗标进入耶路撒冷而招致了暴乱。

犹太的罗马巡抚

科波纽（Coponius）	公元6—9年
阿姆毕布卢斯（Ambibulus）	公元9—12年
鲁孚（Rufus）	公元12—15
格拉图斯（Gratus）	公元15—26
彼拉多（Pilate）	公元26—36
马赛路（Marcellus）	公元36
马鲁路士（Marullus）	公元37—41
（可能就是马赛路“Marcellus”）	
（国王亚基帕一世King Agrippa I）	
统治犹太公元41—44）	
法都斯（Fadus）	公元44—46
亚历山大（Alexander）	公元46—48
（斐洛（Philo）的侄儿）	
库玛努斯（Cumanus）	公元48—52
腓力斯（Felix）	公元52—59
非斯都（Festus）	公元59—62
艾宾纳斯（Abinus）	公元62—65
富罗拉（Florus）	公元65—66

彼拉多自己的纪念碑

镇 剧院已经非常古旧，是希律王在300多年前建造的。其他人进行过改造和重建，但现在需要大修。建筑师重新设计乐队演奏区，使其能因充满水而呈现出场面壮观的表演。另外还需修造额外的围墙，并对入口处重新进行布置。

为这项工程切割新石板代价高昂，建筑者开始寻找所需要的建筑材料或荒废的建筑物，其中一幢他们找到的建筑几乎与剧院一样古老。那里有一块优质石板，非常适合做必须修造的某些台阶的顶部。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这块石板厚了一点——人们上台阶时可能会绊倒。于是工人将石板表面敲掉了一部分，使之形成一个斜坡。他们只是用锤捶了几下，就将问题解决了；这种做法破坏了刻在石板表面上的一些字母，但这无关紧要——毕竟，现在任何人上台阶都不会绊倒了。

1961年，一队来自米兰的犹太考古学家正在该撒利亚挖掘，即现代特拉维夫（Tel Aviv）的北部及其郊区荷兹利亚（Herzliya）。第三年，他们的工作重心放在已经决定要清理的

剧院。在搬走沙土和石头时，他们发现了这些台阶和这块石板。

这是一块82厘米高、68厘米宽、20厘米厚的石灰岩石板。石板的一个部位仍然刻着四行文字的右半部分。虽然无数的戏迷踩过这块石板，但这些文字却幸存下来，仍然非常清晰。对于考古学家而言，发现铭文是件大事——在该撒利亚出土的铭文不多。这块石板一出土，就成了标题新闻。石板上面仍然能够看到的文字是：

STIBERIEVM
TIVSPILATVS
ECTVSIND...E

要完成第二和第三行文字并不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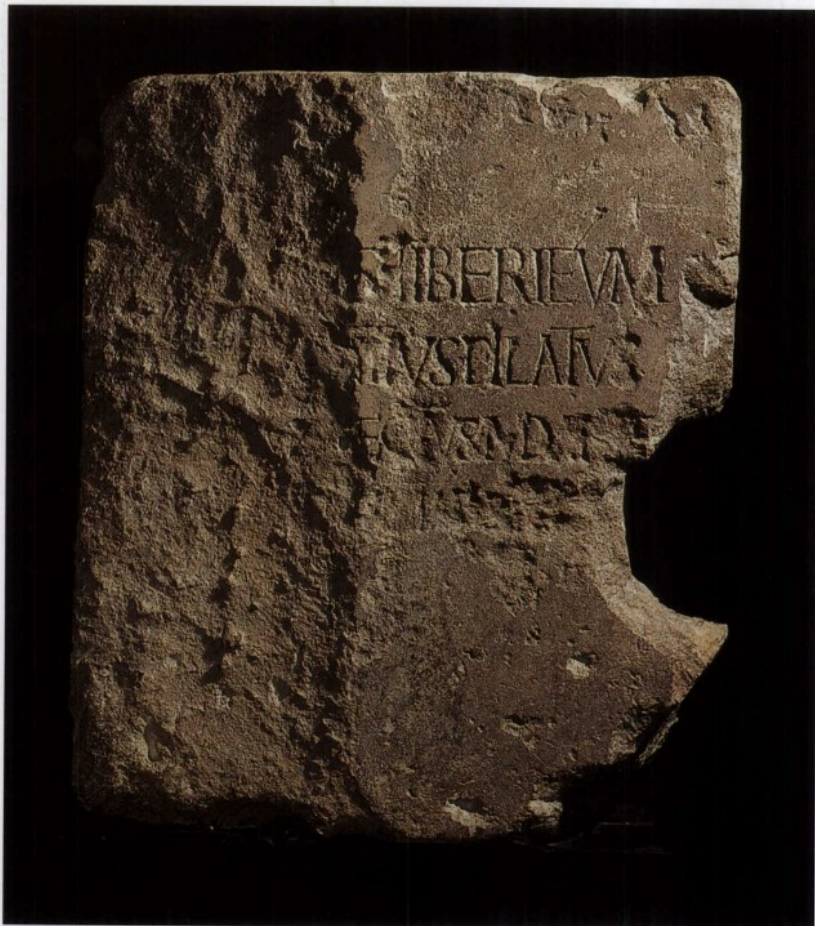
PONTIVSPILATVS
PRAEFECTVSIND...E

这是本丢彼拉多的纪念碑。本丢彼拉多就是那位同意将耶稣处死的罗马巡抚。这是第一块被发现的石碑。

显然，彼拉多为了纪念提庇留皇帝修造了一座名叫提庇留姆（Tiberieum）的寺庙或神庙，并希望众人都知道这事。至于消失的单词到

希律王按照罗马风格在凯撒利亚建造了这座剧院。在紧接着的几个世纪里，它经过了几次改建，直到拜占庭时期，一座城堡建立在其上。





对于挖掘凯撒利亚剧院的意大利考古学家来说，这块破旧石板是最大的奖赏——这是唯一刻着本丢彼拉多，即下令将耶稣钉十字架的罗马巡抚名字的已知铭文。从第二行文字能够看出他名字的一部分。

底是什么，人们一直在争论。根据学者研究《新约》得出的观点，残存的措辞是最重要的。如果当时敲掉的是这一部分，那么其余字母所能提供的信息就更少了。“PONTIUS”中的“PON”和“PRAEFECTVA”中的“PRAEF”可能已经表明了其意义，但是这并不太确定，因为这些字母也

能够以其他方式来组合成其他单词。

一块刻有本丢彼拉多名字的破旧石板，看来并不是特别重要，但这是唯一提及他的石板。任何其他写于公元1世纪的铭文或文献都没有提到他。这是当代唯一证明本丢彼拉多存在的证据。

肯定不是圣徒！

在彼拉多终止撒玛利亚人的朝圣之旅前，许多个世纪里，他们一直在基利心山上敬拜神。在基利心山的一个部位，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哈德良为纪念宙斯而建造的神庙地基。地基下是一幢较早建筑物的废墟——可能是亚历山大占尼士在公元前128年摧毁的撒玛利亚神庙。

传统上，基督徒将非常忠心的男人和女人称为“圣徒”。圣徒中有每个人都敬仰的著名人物，如奥古斯丁和特蕾莎。其他“圣徒”，如杀死大龙的乔治只存在于无法证实其真实性的故事中，人们对其几乎不了解。还有一类人，某些基督徒也称之为“圣徒”，但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他们

不够资格。1649年被处死的英国国王查尔斯一世就是其中一位。最令人吃惊的是埃塞俄比亚教会将本丢彼拉多也列为圣徒。

公元4世纪和5世纪，人们讲述着有关耶稣受审的故事，但是与四福音书相比，这些故事让彼拉多给人留下了更好的印象，他看起来更不愿意将



耶稣定罪。某些故事叙述道，彼拉多因为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极其糟糕的事而自杀。像这样的一些故事可能是基督徒面对外邦人攻击时发展起来的，并且提升了人们对彼拉多的看法，以至于埃塞俄比亚人将他列为了圣徒。

对其余的世人来说，本丢彼拉多属于软弱之辈，可能是个反面角色，肯定不是圣徒。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凯撒利亚出土的石板是他自己的宣言书，宣布他忠于那位任命他的提庇留皇帝。皇帝向任何罗马巡抚所要求的就是忠心。这块石板是我们所得到来自彼拉多的唯一直接资料。公元1世纪的罗马、犹太和基督徒作家都讲述了更多关于他的事情。

塔西图（Tacitus）是唯一在现存作品中提及彼拉多的人，其原因仅是为了提供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日期；而犹太作家则展示了一幅更加全面的图画。

来自亚历山大的哲学家斐洛论及了彼拉多。当时，他正试图说服疯狂的卡力古拉皇帝不要把自己的雕塑立在耶路撒冷圣殿里。他讲述了彼拉多在耶路撒冷的希律王宫里设立镀金盾牌的情形。他的叙述简单清楚，包括一张简短说明彼拉多这样做是为了纪念提庇留皇帝的布告。这张布告可能类似于凯撒利亚出土的铭文。

与这些盾牌有关的某件东西触犯了犹太人。他们让彼拉多将其拿走。其他罗马官员都没有这样对待过犹太人——对他们如此不尊重。犹太人蒙准可以按传统实践自己的宗教。最后，彼拉多让步了。犹太人扬言，如果不拿走这些盾牌，他们就要上告于皇帝。斐洛断言，这迫使彼拉多改变了主意，因为他害怕提庇留听到他在统治期间滥用权力的消息。

彼拉多刚上任就表现出了他今后

会采取的态度。他让一支年轻有力的驻军把军旗掩盖起来，在晚上长驱直入耶路撒冷。第二天，犹太人发现这些有皇帝肖像的军旗已各在其位。这些士兵把军旗当成神来敬重，所以实际上相当于偶像。把这些东西放在耶路撒冷，而且就在圣殿附近，这是犹太人无法忍受的事情。他们跟着彼拉多回到凯撒利亚，并且在他的官邸外面举行示威游行。彼拉多的反应是将他们召到体育场，以士兵包围，并且扬言要杀害他们。但犹太人的反应让他束手无策，因为他们说，宁愿死也不愿意看到他们的律法在耶路撒冷遭到藐视。彼拉多命令他的驻军撤回凯撒利亚。

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的书记载了这一插曲。书中还讲述了彼拉多采取的另外两种导致许多人死亡的行动。第一种行动开始时还不错。由于希律成功的统治和罗马的保护，耶路撒冷发展起来，人口也越来越多。对此至关重要的是水。处女泉是唯一固定的供水处，所以大多数家庭都有自己的蓄水池，以便接雨水，但是这永远都不够。在此之前的某个时候，有人修了一条人工水道，将水从伯利恒南部的所罗门池子（Solomon's Pools）引到耶路撒冷圣殿。

彼拉多决定修筑一个新池子。无疑，耶路撒冷的百姓会感恩不尽！而且资金也到位了。圣殿的府库里贮藏着大笔的金钱，那是来自全世界的奉献，所以彼拉多从中取了一些来支付这项工程的费用。虽然根据犹太人的教导，圣殿的备用金可以用于城市的公益事项，但是一个罗马人拿走了这些钱——不管其出发点何等美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此外，奥古斯都大帝已经颁令：任何人都不应该干预圣殿税。

当彼拉多来到耶路撒冷时，百姓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位罗

马巡抚让他的士兵穿着便装进入群众中，他们的衣服里藏着棍棒。彼拉多一声令下，士兵就抽出棍棒，驱散群众。有些人死在棍棒之下，有些人则因恐慌而死。

这一事件可能与《路加福音》中提及的一样，因为《路加福音》13:1记载道：“正当那时，有人将彼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搀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虽然耶路撒冷居民把加利利人当成乡下人而小看他们（参《约翰福音》7:52），加利利人却非常爱国。毫无疑问地，来自加利利的朝圣者参与了抗议彼拉多的行动。他们的激情使他们在群众中突显出来而让士兵注意到。不过，路加也可能记载了另一件其他作家都没有报导过的事情。

随着另一个地方出现了麻烦，彼拉多的巡抚职位也到此终止。他的权限延伸到了撒玛利亚和犹太。这些地方的人在基利心山上敬拜神，因为他们坚持说耶路撒冷不是敬拜的适当地方（参《约翰福音》4:20）。公元36年，一个撒玛利亚人带领一群人来到基利心山上，说他要在那里把摩西埋葬在会幕里的家具指给他们看。

彼拉多听说这些人正携带着武器往基利心山去，就差遣部队去阻止他们。一场战役爆发了，人民遭到杀害，

首领也遭到逮捕。彼拉多将他们处死。他似乎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但是很快却发现自己错了。撒玛利亚人极力向彼拉多的上司维利乌斯（Vitellius）即叙利亚特使提出了抗议。他们声称自己的同胞并不是造反者，却在彼拉多的统治下遭受了如此多痛苦，所以他们打算移民。在维利乌斯看来，他们的案件如此有力，以至于他命令彼拉多到罗马来接受皇帝的审讯。彼拉多上了船，但当时正值冬天，所以当三个月之后抵达罗马时，提庇留已经去世（公元37年3月）。这就是约瑟夫所记载的一切。

公元4世纪，教会史学家优西比乌（Eusebius）引用较早一位作家的话，说彼拉多两年之后自尽了。

斐洛、约瑟夫和四福音书的作者都自然地反对彼拉多。犹太人不希望罗马人统治他们。那时的基督徒都知道彼拉多在将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上所扮演的角色。他们所讲述的有关彼拉多的故事很可能让他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如果我们发现了他自己的叙述，又会透露什么信息呢？

凯撒利亚石碑宣告了彼拉多忠于提庇留；另外还有一个有关他的证据，就是在他的控制之下为耶路撒冷铸造的硬币。



揭示彼拉多性格的线索

发光的新铜币在市场上从一个人手中转到另一个人手——它们是巴勒斯坦的零钱。犹太人习惯了这些铜币，因为它们是那些君王兼祭司在公元前1世纪作为犹太人独立的标记发行的。希律和他的众子如此做，罗马巡抚也这样做，他们铸造了上面有皇帝名字、一棵树、一串葡萄或其他植物和日期的硬币。它们宣告了罗马的统治，这令犹太的国家主义者厌烦，但他们还是接受了。

公元29年发行的新铜币看起来也是一样，上面印着三个玉米穗，但把铜币翻转过来时，就发现反面不同——上面不是棕榈树或玉米穗，而是盘子或杓子。这不是普通的厨房用具，乃是罗马祭司为了纪念外邦人的神而用来倒酒的碗。

这是本丢彼拉多最初在巴勒斯坦发行的硬币。对此，犹太人几乎没有办法，他们不得不使用这些有异教图案的钱币。也许他们向彼拉多提出过抗议。如果他们真的抗议过，那他们很可能仔细看过公元30和31年的新铜币，并因此变得更加不满意。这些铜币的反面是一个无恶意的花环，花环里印着日期；正面是一根弯曲的杆，有点像牧人的手杖。



一种令人讨厌的图案换成了一种令人讨厌的图案换成了一种，即罗马占卜官的职务标记。占卜官就是预言未来的专家。当把牲畜献为祭时，占卜官会检查它的内脏，然后告诉敬拜者当天他是否应该按照计划行事。彼拉多把这种图案印在铜币上，这只会冒犯犹太人。

在犹太发行了硬币的五个罗马巡抚中，只有一个在硬币上印了会让犹太人不安的图案。他就是公元52-60年间作巡抚的腓力斯，也就是将保罗监禁了两年的那个巡抚（《使徒行传》24:22-27）。腓力斯是一个十足败坏的巡抚。他是革老丢皇帝那有影响力的自由民帕拉斯

（Pallas）的兄弟，根据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当腓力斯在犹太时，他“认为自己可以随意犯罪”。即使如此，在他当权期间，即公元54和58年所铸造的硬币上，还是有玉米穗或棕榈树枝和一个花环，花环里还有尼禄皇帝的名字。有一种在公元54年发行的硬币，其目的显然是为了维护罗马的统治。这种硬币的一面有武器——交叉的盾牌和长矛。

当人们用钱时，硬币会提醒他们罗马势力对生活的影响。然而，尽管被罗马统治，犹太人仍然能够自由地遵循自己的宗教规条和仪式。跟其他巡抚所发行的硬币不同，犹太

在一堆犹太的罗马巡抚发行的硬币中，彼拉多发行的硬币比其余的都突出。他所发行的硬币上有一根弯曲的手杖（左边和右边）和一个杓子（左边）。这两样东西与其他巡抚所发行硬币上的玉米穗和棕榈树枝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别，因为它们都是外邦人的东西！

人会把他拉多的硬币看成是对他们宗教的威胁和干预。对于他的那些硬币，斐洛、约瑟夫和四福音书都讲述了同样的故事：本丢彼拉多根本不顾犹太人的感受。他所发行的硬币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手的证据。

货币与硬币

今天仍然有大量两千年之前铸造的硬币。1960年，人们在迦密山上发现了4,500枚银币，其中大多数是推罗的“舍客勒”(shekel)和“半舍客勒”，其余的是数以百计有奥古斯都和提庇留肖像的罗马银币“得拿利”(denarii)。至于谁将它们藏起来的，以及为什么将它们藏起来，无人知道。也许它们是灾难降临到商队时，被送到耶路撒冷圣殿的一部分年税(参本书《在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上》一文)。虽然这批银币数目很大，但也只不过占了当时所流通硬币中一个非常小的部分。根据仔细计算之后得出的估计，每年送到圣殿的数目有500,000舍客勒。

从希律时代往前，货币正式根据罗马的标准来计算。当时的人们仍然在使用希腊文和闪文文字，而且各种各样在流通中的硬币，给兑换银钱之人带来了许多生意。最基本的货币单位是银币中的“得拿利”，它相当于希腊的“德拉克玛”(drachma)，即一天的工资。在耶稣所讲述的故事中，那个好撒

玛利亚人留下二个“得拿利”(即文中的“二钱银子”)来支付那个遭到强盗抢劫之人在旅馆里住宿几天的费用(《路加福音》10:35)。

对于大宗交易或富人的存款，人们使用金币“奥鲁斯”(aureus)为货币单位，其价值相当于25个“得拿利”。

跟随耶稣的群众很少看到金币。他们进行大宗买卖时，就使用“得拿利”和在希腊诸城中使用的较大银币——“二德拉克玛”银币和“四德拉克玛”银币。也称作“斯达特”(stater)，相当于闪族的“舍客勒”。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的是铜币。罗马发行了“赛斯达斯”(sestertius)，即1/4“得拿利”；它是计算拉丁货币的单位——即使数目很大的交易，也用它来计算。比如说，奥古斯都曾经夸口，他以600,000,000“赛斯达斯”在意大利购买了土地赐给士兵们。

“都庞第”铜币(dupondius)相当于半

赛斯达斯，但是普通的铜币是“阿斯”(as)，即最初的“阿撒利”(assarion)。4“阿斯”相当于1“赛斯达斯”；16“阿斯”相当于1“得拿利”。士兵的工资以“阿斯”为单位，而一片面包的平均费用是1“阿斯”。两只麻雀卖1“阿斯”或5“阿斯”(《马太福音》10:29；《路加福音》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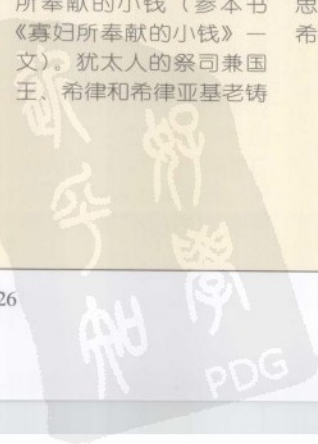
罗马硬币中最小的是“柯锥特”(quadrans)，即1/4“阿斯”。

在犹太，最大的铜币是希律安提帕发行的(参本书《希律的众子》一文)。希律和他众子及罗马巡抚所铸造的硬币，大多数与“柯锥特”一样大，也就是说，一个相当于1/64“得拿利”。这种硬币就是《马太福音》5:26中所述必须还清的最后“一文钱”。

《马可福音》解释说1“柯锥特”相当于2个更小的硬币，即“雷普顿”(lepton)，就是那个寡妇所奉献的小钱(参本书《寡妇所奉献的小钱》一文)。犹太人的祭司兼国王、希律和希律亚基老铸

造了直径只有1厘米多的小铜币，重量在1-2克(0.05盎司)之间，其价值很可能相当于0.5“柯锥特”，即希腊语里的“雷普顿”或希伯来语里的“普鲁塔”(prutah)。这就是《路加福音》12:59中所说的“半文钱”。

那个穷寡妇和富有的希律王之间有着不可测量的鸿沟。希律的收入用“他连得”来衡量；“他连得”太大了，无法用硬币来计算，因为1“他连得”相当于10,000“德拉克玛”或40,000“赛斯达斯”。西塞罗曾经说过，大约公元前50年，一个人要在罗马过一种绅士水准的生活，就需要年收入达到600,000“赛斯达斯”。这个数目相当于60“他连得”或150,000“得拿利”，差不多相当于当时一个巴勒斯坦农夫年收入的1000倍！在《马太福音》18:23-24所记载“无怜悯心的仆人”比喻中，那位王所取消的10,000“他连得”债务，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大数目——相当于希律王10年的收入！



金币



25得拿利=1奥鲁斯



一、这个金币“奥鲁斯”是奥古斯都为了庆祝亚美尼亚 (Armenia) 并入他的帝国而于公元前20年左右在以弗所发行的。在金币反面，得胜者正在割公牛的喉咙。

银币

4德拉克玛=1斯达特 (希腊)
或1舍克勒 (犹太)



二、这是一个西顿出土的公元前31—公元前30年的“四德拉克玛”(舍客勒)银币。它上面有“好运”(Fortune)的塔状头像和一只把脚放在军舰船首的鹰。

铜币

4赛斯达斯=1得拿利 (罗马)
或1德拉克玛 (希腊)



三、《路加福音》15:8-9的比喻中所失落的钱是“德拉克玛”或“得拿利”。这个银币是奥古斯都为了庆祝征服埃及及而在公元前28年发行的。

铜币

4阿斯=1赛斯达斯



四、这是公元22-23年的“赛斯达斯”。它的正面上有S.C.这两个字母，“经过元老院的许可”的字样，以及提庇留的名号；反面是一篇广告词，叙述了他慷慨帮助那些在公元17年因着大地震而遭到破坏的土耳其城市的事情。

铜币

4柯维特=1阿斯



五、为了把奥古斯都当作神来敬重，提庇留铸造了有奥古斯都半身像的硬币。在硬币的正面上，他头戴神圣的王冠，其中的单词意思是“神圣的父奥古斯都”。硬币反面是一个嵌了板的祭坛。这是一个“阿斯”。

2雷普顿=1柯维特



六、这是公元前9世纪奥古斯都发行的“柯维特”。其正面有手杖和作为大祭司的奥古斯都的标志，即本丢彼拉多印在他所发行的硬币上的钩子。其上的铭文说出了负责铸币的官员的名字。

1雷普顿 (希腊) 或
1普鲁塔 (犹太)



七、希律统治接近尾声时所铸造的小硬币上出现了一只鹰——它可能就是希律放在圣殿里的那只鹰 (参本书《希律的大殿》一文)。

恺撒的像

所有政府都向其臣民征税，罗马政府也不例外。凡是罗马统治的地方，罗马政府都要征税。税种包括土地税、进出口税和人头税。

甚至希律王统治的地方，也必须每年向罗马政府进贡，以之作为罗马保护的报答和臣服于罗马的标记。这是土地税（tributum soli），其数额很可能达到庄稼年收成的1/8（12.5%）左右。富人向国王缴纳这种税，在公元6世纪犹太变成罗马

的一个省份之后，他们向巡抚缴纳这种税。

税吏遍布罗马帝国的众港口和边界城镇。他们必须对从一个地方运往另一个地方的商品征税。这种税收的税率不确定，可能非常低，大约为商品价值的1/40（2.5%）。征收这种税利润很高，因为估价的责任由税吏来承担，而税吏无疑会过高地估价。做这一工作的人并不是政府官员，而是那些出钱买下了在某些具体地区收税权力的商人（税吏

长）。他们上交政府为每个地方规定的适当金额，扣除费用，然后尽可能多地从那些经过税关的商人身上赚取额外利润。（据《路加福音》3:13的记载，当税吏问施洗约翰他们应当怎么做时，他直率地告诉他们：“除了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

在任何地方，真正收税的是特许权所有人（concessionaire即税吏长）的雇工。利未（即马太，耶稣的十二个使徒之一）就是其中的一个。他

很可能坐在加利利海旁边的税关上，估计那些来来往往的商品的价值（《马太福音》9:9-13记载了耶稣呼召马太跟从他的情形。）

百姓恨恶“税吏”和他们的代理人，这不足为奇。他们为占领自己领土的罗马势力工作，而且在此过程中牟取私利。难怪当耶稣与税吏长和税吏见面一起吃饭时，他的行为激怒了犹太宗教人士。他们恶意地攻击他，因为在他们眼中，这些税吏长和

在多个地方，征税都属于政府行为。这个雕刻品是在德国一座属于公元前3世纪的坟墓里出土的，上面刻着税吏和他们的帐簿、成堆或成袋的硬币。



这个提庇留皇帝发行的银币就是那种常被称作“进贡便士”的硬币。其正面是提庇留的半身像和他的名号，反面则是提庇留的母亲李维亚（Livia）的坐像及“大祭司”（指皇帝本人）的铭文。

税吏与非犹太人(外邦人)合作,从而变得“不洁净”了。

其中一个税关是在耶利哥,位于约旦河上一个主要十字路口的旁边。约旦河是犹太和东边比利亚之间的边界标记。大约公元30年,耶利哥有一个名叫撒该的税吏长。这些税吏长从税收中获得的利润会有多少?这可以清楚地从撒该与耶稣见面之后懊悔作出的承诺看出来。他说道:“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路加福音》19:8)

百姓最憎恨的税种是个人税或人头税(tributum capitis)。为了确定个人应缴的金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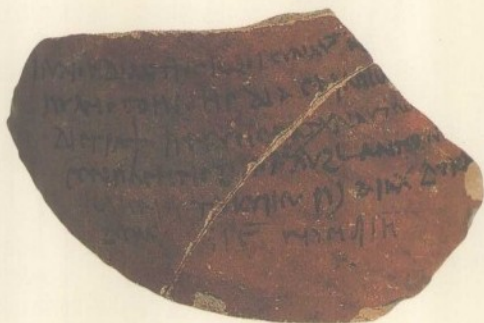
罗马政府当局需要知道整个帝国各地的人口。正如《路加福音》2:1告诉我们的,这就是耶稣降生时,奥古斯都皇帝下令在罗马帝国各地进行人口普查的原因。为了简化程序,每个人都必须在其老家报名上册。征收这种税是巡抚和他手下的工作。在耶稣时代,这种税的税率大约是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即每人一个罗马的“得拿利”。

耶路撒冷的文士曾经因这种税收询问了耶稣一个问题。他们的目的是企图设计陷害耶稣,使他说出颠覆罗马统治的话,那样,从而让他们找到在巡抚面前控告耶稣的理由。

他们问道:“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耶稣看穿了他们的欺骗行径,就对他们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回答说:“是凯撒的。”耶稣就对他们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无法因他在公众场合所说的话陷害他,而且很稀奇他的回答,于是只好沉默。

四福音书的作者没有详细描述这个银钱。奥古斯都皇帝和提庇留皇帝发行的许多银币上都有皇帝的像。有一种为提庇留铸造的银币特别常见,以“进贡便士(tribute penny)”著称,经过鉴

定,就是当时拿给耶稣看的那种银币。



公元144年7月12日,埃及阿斯旺圣门的监督在一块破瓦器上用希腊语签发了这张收据。其中写到贝基西斯(Pekysis)已经上交了16“德拉克玛”人头税。

占领军



罗马士兵训练有素，纪律良好。每个士兵都要负责维护他的盔甲和武器。出自公元2世纪的一具铜模展示了一个头戴铁盔，身穿锁铁皮衣的士兵。

犹太被占领了。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可以在大多数地方看到罗马士兵，罗马军官也在迦百农这样的小镇上安家立业（《路加福音》7:2；《马太福音》8:5）。

希律无法统率罗马军队。他有自己的军队，是仿效罗马军队建立起来的。奥古斯都将来自土耳其中部加拉太（Galatia）的400名保镳赐给了希律——这些人以前是属于克利奥佩特拉的。为了驻守城堡，希律使用了雇佣兵。他还拥有一小队来自特拉科尼提斯（Trachonitis）的弓箭手，他们能充分利用以前的土匪技巧。

希律在他的新城瑟巴斯特（原撒玛利亚）周围的陆地上驻扎了大量后备军人，又在纳巴泰边界的希实本（Heshbon）驻扎了其他人。他使一队以土买人远离本土，将他们带到东北部。一支骑兵候补部队驻扎在迦密山北坡上的嘉俳（Gabaë）。如果加利利出现麻烦，他们可以马上去帮忙。以土买军队能够被召集起来镇压特拉科尼提斯及其附近地区的骚乱；这些驻扎在瑟巴斯特的士兵便于控制犹太和耶路撒冷。希律的士兵则服务于他的众子。亚基老被废黜之后，那些犹太士兵和撒玛利亚士兵由

罗马巡抚指挥。

本丢彼拉多及在他之前和之后的巡抚都有5支步兵大队（每队500人）和一支骑兵大队，其总数有3,000人。他们的主要基地是巡抚的首都，即大半属于希腊的凯撒利亚城。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犹太人，因为凯撒大帝曾经频令免除犹太人服兵役的义务，奥古斯都也赞成这一做法（军事纪律会让它们无法遵守安息日或遵行有关食物的律法）。因此，士兵和他们必须控制的百姓之间常常发生种族问题。当部队在宗教节日期间在耶路撒冷值班时，很容易引发暴力事件，因为那时群众的情绪高涨。

后备军的待遇不是非常好，年工资可能是10两银子（100得拿利），而军团士兵的年工资是22.5两银子。但是后备军会得到有价值的奖赏：服役25年之后能退役，退役后，能够拿到退伍金，还得到一个罗马公民身份证，且他的儿女也能够继承这种身份。

权威和纪律是军队运作的基础。那个告诉耶稣手下怎样服从他的千夫长证实了这一点（《马太福音》8:8, 9）。这一点也可以清楚地从士兵们支搭的军营帐篷看出来。在马萨达顶上能清楚地看见标

志着帐篷四壁和街道的一排排石头。一旦围攻结束（公元73年），军营就留在那里任岁月剥蚀，这是对罗马势力根基的感人见证。



出征的晚上，罗马部队会在军营四围筑起壁垒。围攻马萨达（公元70-73年）时，在山脚下弓箭射不到的地方搭建了更多经久耐用的军营。从马萨达山顶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军营显露在一览无余的地面上。

宗教

有两项发现大大地增加了我们对公元1世纪犹太宗教方面的知识。其中一项为我们提供了可见、有形的证据，另一项则为我们带来了讲述其观点和信仰的书卷。第一项是对希律大殿——耶稣走过并且在那里教导过——遗址的挖掘；第二项是《死海古卷》的发现。这些书卷属于一群当时正在盼望弥赛亚到来的敬虔犹太人，事实上，它们是福音时代唯一幸存下来的犹太人书卷。



七个分枝的烛台（menorah）已经成为犹太人信仰的象征。大约公元前40年，帕提亚人在耶路撒冷立为君王兼祭司的安提古那，将它印在了硬币上（参本书《犹太人的王希律》一文）。

圣殿游客

他们停下来目不转睛地看着，兴奋地欢呼。就在那里，与山谷相对的是高耸入云的圣殿，白石墙闪闪发光，墙上的金色饰物也闪闪发光——这就是他们来参观的地方！

从耶利哥到耶路撒冷的道路既陡峭又坚硬，一年中的大多数日子里，都散发着热气又布满灰尘。路的最后几英里可看到一座长长的覆盖着树木的小山轮廓，让人希望走过光秃秃的旷野之后能够得到荫凉。当朝圣者登上橄榄山的山顶，或者绕过山脚时，耶路撒冷就展现在他们面前了。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圣殿都是这座城市的最高峰，但是橄榄山的视野最开阔，给人的印象也最深刻。圣殿的东墙沿着对面山谷的悬崖延伸了460米，圣所就在中心位置。在南墙和东墙会合的角落处有一座塔楼。任何人如果站在塔顶，都能够看到汲沦

谷，有些学者估计这座塔楼高达137米。“圣殿的顶峰”这名字正适合这种让人眩晕的高度。《圣经》在叙述耶稣受试探时所指的可能就是这座塔楼或是圣殿主楼的一个角落（《马太福音》4:5；《路加福音》4:9）。

圣殿！那就是朝圣者们的目标。来看圣殿，在它的院子里走走，在那里献祭和祷告，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的目标。希律所建造的院子非常宽敞，朝圣者可以大批地进入圣殿，但不能住在里面。即使最敬虔的朝圣者也有正常生活上的需要，他们必须找地方休息、吃饭并为了敬拜神而洁净自己。

耶路撒冷总是因着进进出出的游客和商人而热闹非凡，那里到处都有旅馆和寄宿之处。春季，当逾越节来临时，整个城市变成了一个大本营，因为朝圣者成群地涌到这里来守节。穷人在城墙外面支搭帐篷和庇护所，其他人则花钱住进屋子或休息场所。根据约瑟夫的记载，在逾越节期间，耶路撒冷的人数会达到3百万！大家都同意这个数目太大了，但是朝圣者的数目肯定能够用成千上万来计算。

圣殿附近属于公元1世纪的房屋废墟里，有许多用于行洁净礼的浴缸。有个挖掘者解释，浴缸的数目之多证明了这些房屋就是朝圣者曾住过的旅馆。房屋里的浴缸便于朝圣者在进入圣殿之前使用。

帮助朝圣者是一种善行。犹太地

这篇铭文记载了特奥多图斯（Theodotus）的慷慨举措，他曾经在耶路撒冷修筑了一座会堂和一个旅馆。





区及国外的富人常常捐钱为他们修筑旅馆和会堂。据说在公元1世纪，耶路撒冷共有480个会堂。这些会堂还有附属学校，人们可以在那里学习《旧约》，老师也会解释怎样根据“长老传统”来诠释《旧约》并将其应用于日常生活中。我们知道其中的一个中心，因为我们获得了第一手的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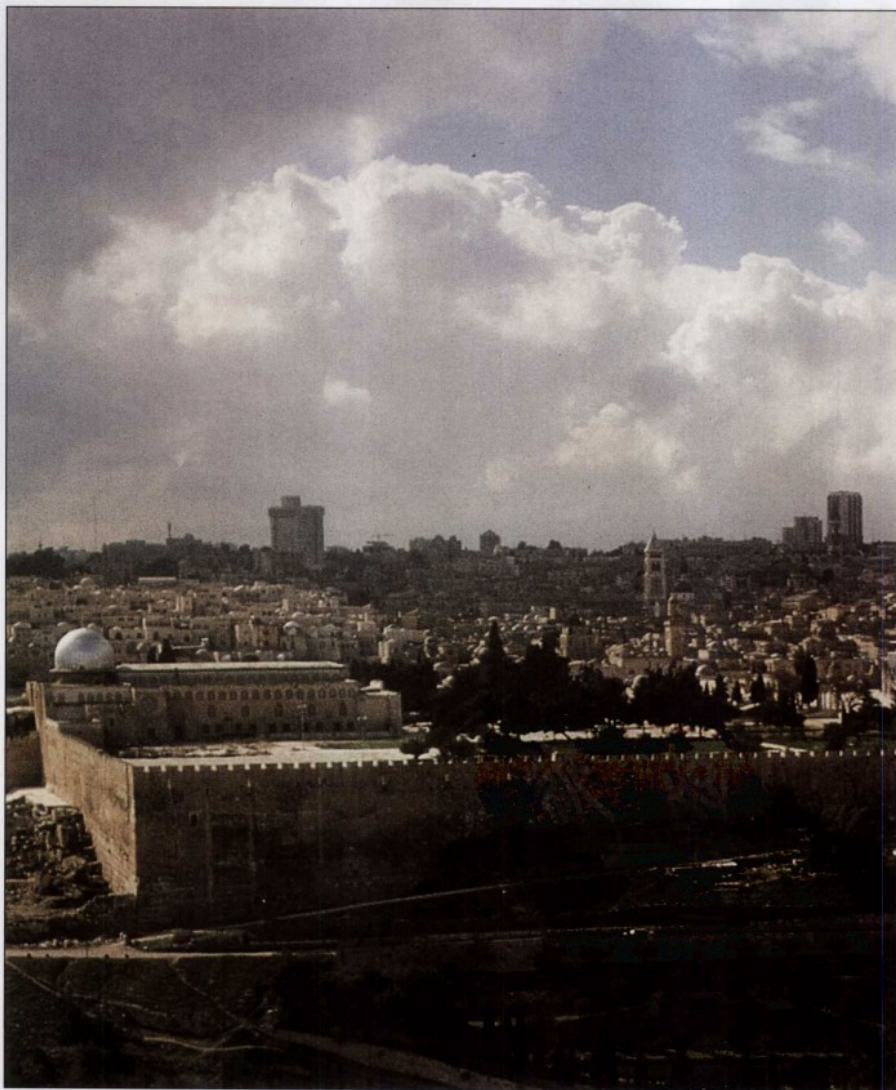
1914年，一支法国团队在挖掘古城南部的大卫城时，发现了一个粉刷过的蓄水池。池里有华丽建筑物的石块。其中一块上面刻着10行希腊字母。这些字母记载了特奥多图斯所捐助的会堂落成的消息。特奥多图斯是祭司，又是会堂管理者（他父亲维特尔努斯和祖父也是管会堂的）。这就意味着他负责管理会堂里的一切事务，包括挑选哪些人来诵读《圣经》。四福音

书告诉我们那个名叫睚鲁的人在迦百农担任的就是这个职位（《马可福音》5:22；《路加福音》8:41）。特奥多图斯的铭文陈述了他建造这个会堂的目的，是为了“诵读律法和教导诫命”。会堂的建筑物包括一个房间和浴室及可供海外游客居住的旅馆。这些字母的风格和发现这块石板的地方，显示出这些是属于公元70年遭到毁灭的城市。至于特奥多图斯是谁，铭文上没有任何说明。他父亲的名字维特尔努斯属于罗马大家族，所以他可能是一名犹太囚犯。有人将他买来做了奴隶，当他获得自由后，就采用了那个家族的姓。如果特奥多图斯和他父亲住在意大利，那么他们关心和帮助耶路撒冷游客的做法就很容易理解。

稍后诸世纪的会堂废墟，常常展

现今仍然存留的希律建筑物的唯一样品，是希伯仑先祖陵墓的围墙。

示出那些捐资修筑其中某些部分的人的名字——要么刻在石板上，要么刻在马赛克地板上。在圣殿附近发现的其他希腊铭文碎片，表明这种习俗在公元1世纪非常有名。捐助者们名垂青史，敬拜者和朝圣者们也感激不尽。



耶路撒冷

即使没有那座闪闪发光的
希律大殿，从橄榄山上所看到
的风景也使游客们着迷。



希律的大殿

“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

这是耶稣回答那个因希律的宏伟殿宇大为惊讶的门徒的话语（《马可福音》13:2），而且这话应验了。虽然部分的平台还在，但“大殿”已经荡然无存了。

令人高兴的是，约瑟夫留下了对大殿的描述，犹太夫子也在公元2世纪末期，将许多细节写进了犹太人的法典《米示拿》。这些叙述，加上最近的考古发现，能够提供一幅关于这座宏伟殿宇的清楚图画。

考古学家清除南端围墙外和西边角落周围的垃圾和稍后建筑物的废墟后，发现了一条沿着墙脚延伸且铺了石板的街道。要挖出这条街道，必须清除大约8米厚的碎石和石块——其中有很多是从殿墙上滚下来的大石块。它们形状优美，就像月台较低部位那些没有垮下来的石块一样是正方形的。其他石块则从殿墙上掉下来，落在南端的平台上。

成文的记录告诉我们，那里曾经是一个有圆柱的大厅或门廊，开口处在北边，就像回廊一样。因其尺寸，人们把它称作“皇家门廊”。四排柱子将它分成了三个长走廊。约瑟夫记载每根柱子高达8.2米，非常粗，需要三个男子汉站着伸出双臂才能（也刚好）围住它。柱子顶部刻着成排叶子，天花板上也刻着叶子和花。考

古学家已经在落下的碎石里发现了这些柱子和饰物的碎片。

曾经就是在这个华丽的门廊里，兑换银钱之人摆放桌子，商人隔出马厩，以便出售牲畜和鸟给人作祭物。对于某些敬虔的犹太人而言，在圣殿里做生意令人讨厌——这看起来很不敬虔。有一天，耶稣处理了这个问题：“耶稣进入圣殿，赶出殿里作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马可福音》11:15-17）。

把“皇家门廊”当成市场来使用，这已经够败坏了，但还有更糟糕的。许多商人残忍地利用那些来自乡村或外国的朝圣者，向他们索取高价。商人必须付费才能在圣殿里摆摊，而且他们似乎必须付给祭司长钱。

根据稍后犹太人的传统，有一个地方叫做“亚那（Annas）众子的集市”。这个亚那是公元6年-15年的大祭司，在公元15年被废黜。之后，他的5个儿子，其中一个的名字也是亚那，和一个女婿该亚法，也作过大祭司（参《路加福音》3:2；《约翰福音》18:13-24；《使徒行传》4:6）。这个集市以这些人中的一位命名。无疑，此人和他的家族都从买卖中获取了丰厚的佣金。在约瑟夫和犹太夫子的作品中，对亚那家族和其他祭司家族的描述显示出一幅贪婪的画面，他

们向其他祭司勒索钱财，并虐待平民百姓。耶稣有充分理由因人们在“皇家门廊”所做的事情而发怒！其他人也发怒了。就在罗马军队于公元70年攻取耶路撒冷前几年，一群人扫荡了整个市场。

圣殿各边排列着其他柱廊。东边的就是“所罗门廊”。当希律扩建圣殿的院子时，他的手下发现汲沦谷上面的旧平台围墙仍然完好无损，所以他们没有置换，将它保留了下来，它仍然屹立在殿顶上。至于这堵墙到底有多古老，“所罗门廊”的年代有多久，我们不太确定。尽管门廊的名字是“所罗门廊”，但它很可能属于波斯王塞鲁士和大利乌的时代，因为是那时重建的。公元前1世纪和2世纪，犹太人的君王兼祭司可能对它进行过改造和重修。1965年，当人把墙上成堆的泥土挪走时，希律的石砌工程和另一工程之间的接头露了出来，这另一风格的工程显然就是较老的围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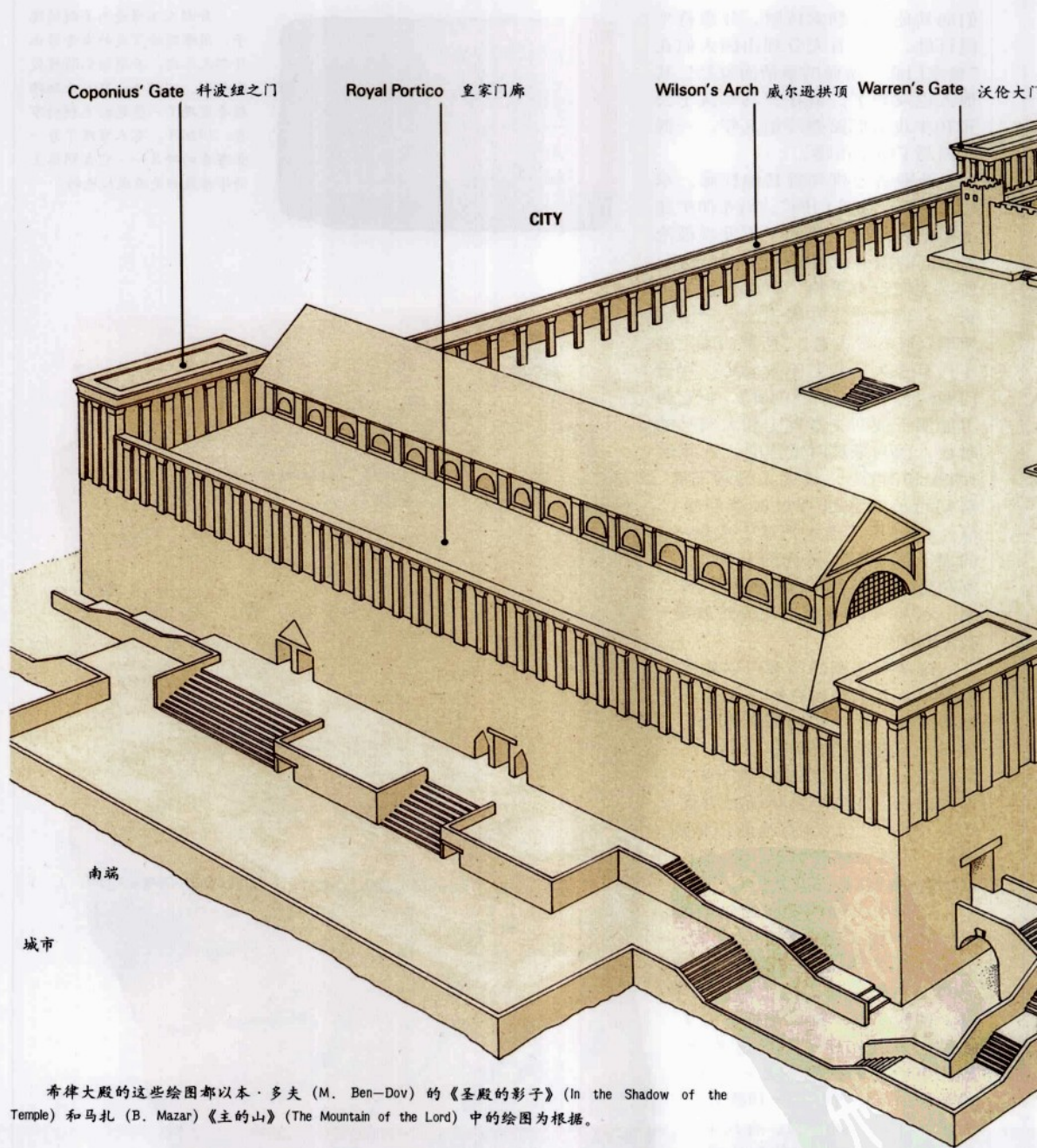
这些有顶棚的门廊可以遮阳和避风。人们可以在廊下见面，站着交谈，正如初期基督徒所做的（《使徒行传》3:11；5:12）。老师和学生聚在廊下学习和讨论，正如耶稣年幼时对犹太夫子们、之后又对他的门徒所做的（《路加福音》2:46-50；《约翰福音》10:23及其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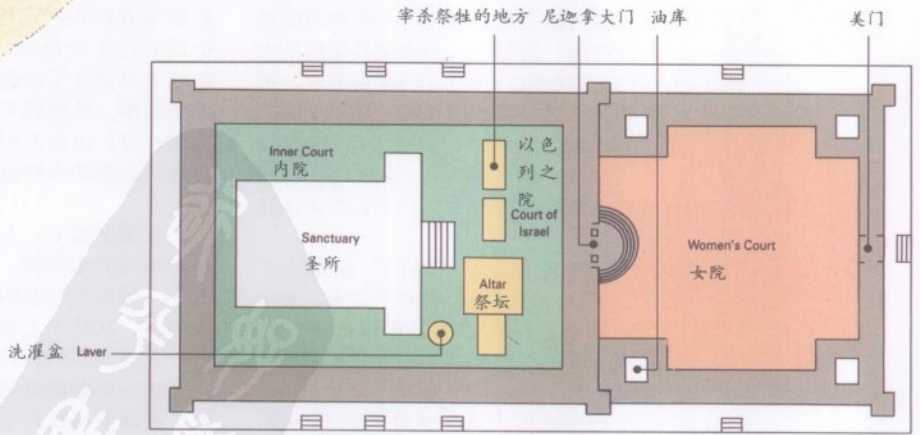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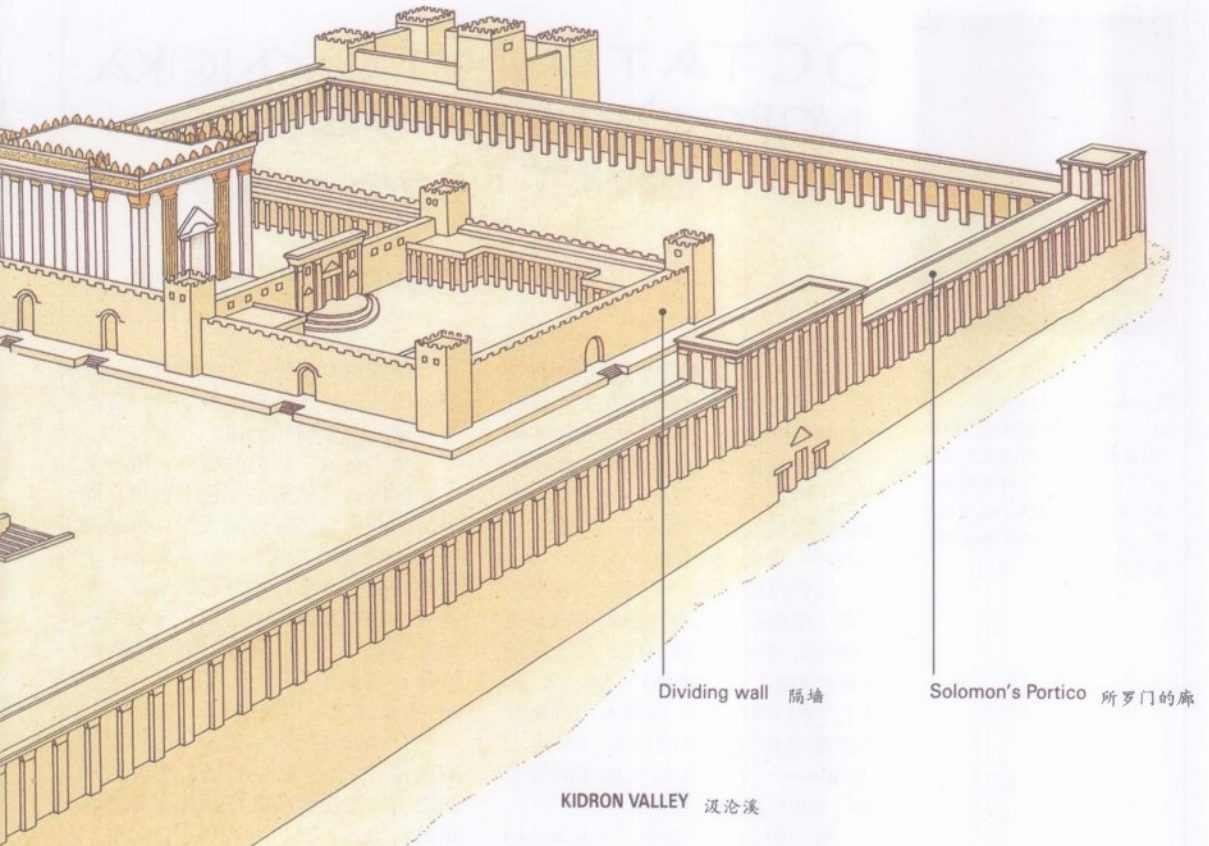
院子中央闪闪发光的是圣殿本身。一堵大围墙环绕着圣殿。公元70年，犹太反抗者在抵抗罗马势力时把圣殿当成了最后的要塞。就像门廊一样，圣殿已经了无踪影。我们所了解的有关圣殿的事情都来自约瑟夫——他曾经作为祭司进去——和犹太夫子传下来的回忆录。有几个细节说明了圣殿的宏伟和壮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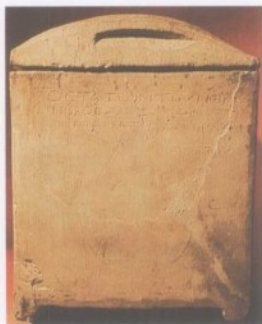


外邦人不得进入圣殿的院子；用希腊语写成的布告禁止外邦人入内，否则他们将被处以死刑。1871年，有人在耶路撒冷发现了一张完好无损的布告；1936年，有人发现了另一张布告的碎片——它显明其上的字母最初是漆成红色的。









这个石骨瓮是1902年在橄榄山北端的一个大坟墓里发现的。边上的希腊文字写道：“制造殿门的亚历山大人尼迦拿儿子的骨灰。”同时用希伯来字母加上了他两个儿子的名字，即尼迦拿(Nicanor)和亚利科萨斯(Alexas)。

ΟΣΤΑ ΤΩΝ ΤΟΝ ΝΕΙΚΑ
ΝΟΡΟΣ ΑΛΕΞΑΝΔΡΩΝ
ΠΟΙΗΘΑΝΤΙ ΟΣΤΑ ΟΥΡΑ

ΝΟΤΑΝ 7. Π

唯有犹太人能够进入中央的建筑物。一个大约1.3米高的石头屏障将它们与外院隔开。用希腊语和拉丁语写成的布告警告任何非犹太人都不能进去。越过这条界线的外邦人很可能会受到制裁（参本书《任何人都不得入内——犹太人除外》一文）。

一些台阶通向一个平台，在平台上有一堵高高的围墙环绕着内院。更多的台阶通向墙上的大门，北边和南边各有4扇大门。每扇13.5米高，都贴上了银子和金子。这些大门都是哲学家斐洛的兄弟亚历山大（参本书《斐洛——一位亚历山大里亚的哲学家》一文）献给圣殿的。

另一位名叫尼迦拿（Nicanor）的亚历山大犹太人也赠送了一扇双开大门安在东端，即主要入口处。虽然它仅用铜装饰，却是科林斯风格的极佳样品，约瑟夫认为这使其比别的大门更有价值。这扇大门非常沉重，需要20个男子汉才能关上。这扇“科林斯式大门”很可能就是《使徒行传》三章所指的“美门”，当彼得和约翰要进圣殿去祷告时，一个乞丐正坐在那里。

敬拜者经过“美门”就进入了“女院”。它的面积有67平方米，每个角落都有一幢储藏圣殿供应品的建筑。那里有13个箱子，形状就像倒置的喇叭。就在这个地方，耶稣看到一个地位低下的寡妇奉献了两个小钱，

并且称赞她不是将有余的献给神，而是将她一切养生的都献给了神（参本书《寡妇所奉献的小钱》一文）。

从“女院”往前的地方，唯有男人能够进去。他们必须爬上台阶，经过另一扇用金子装饰的大门（也是亚历山大赠送的礼物），然后进入一个能够看到焚烧祭牲的祭坛的地方，然后再往前进入真正的圣殿。圣殿的正面非常宏伟，有50米宽，同样的高度，希律王曾经在殿顶安放了一只金鹰（参本书《货币和硬币》一文）。

《十诫》说道：“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所以至少在两个犹太拉比的眼中，把金鹰放在殿顶属于违背律法的行为。

听说希律快死时，这两位犹太老师催促其跟随者摧毁金鹰。他们在圣殿里当着群众的面把金鹰切成碎片。但他们行事太仓促，希律还没有死。他的士兵逮捕了这些人，将他们带到王的面前。希律怒不可遏，不顾自己抱病在身，出去大声训斥群众，然后将毁坏金鹰的人和他们的拉比活活烧死了。

金鹰倒塌了。人们很高兴接受另一种不同的金饰物。圣殿入口顶上挂上了一根弯弯曲曲的金葡萄枝。约瑟夫声言，从枝子上悬垂下来的葡萄串有一人高。敬拜者可以加献一片树叶、一个或一串葡萄给神。

希律重新设计了圣殿，尽他所能

建造了最多的房间。他不敢改变神圣的圣所形状，完全按照所罗门最初示意图的大小和华丽程度对它进行了重建。里面的墙壁因金子而闪闪发光，外面的金色钉子则让鸟儿不会在屋檐上筑巢。圣所里有用于摆放陈设饼的金桌子、七个分枝的金灯台和烧香的祭坛。

最里面的房间，即至圣所，是空的。所罗门时代，至圣所里放着约柜，但是当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队将第一座圣殿烧毁时，约柜就不见了。当罗马将军庞培推开反抗的祭司进入这个圣所时，他吃惊地发现里面是空

的（参本书《那里没有神！》一文）。

公元70年，这座华丽的圣殿化为了灰烬和碎石。根据约瑟夫的记载，罗马将军提多——当时他的父亲已经是维斯帕先皇帝——希望保留这座圣殿，但犹太人的反抗势力挫败了他要挽救圣殿的任何尝试。随着战斗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战火被点燃又被熄灭，直到最后，一位士兵从内门将熊熊燃烧着的火炬扔进去，点燃了圣所。

就这样，圣殿被毁坏了。所有大建筑物都被拆毁——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

何等的石头！



圣殿平台的东边，在两种石砌工程相会合的地方，希律的建筑者们似乎把较大的石块（左边）加在了古旧建筑之上。

“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

这是耶稣和门徒离开耶路撒冷圣殿时，门徒因惊异而发出的感叹（《马可福音》13:1）。当时，大多数房子都是石头建造的。他们习惯了看到石墙和石拱门，但建造房屋所用的石头都是从田间或山坡上搬来的，通常一个男人独自一人（一次一块）就能够搬动。在建造房屋墙壁时，人们会按照石头的形状把它们堆砌在一起，空隙处填塞较小的石头和泥土。然后，他们会给墙壁涂一层灰泥或白色涂料，使墙壁表面看起来光滑。对于门阶和门楣，可能需要两三个男人搬来更大较平的石头。一个具有良好眼力的人能够把石头劈成表面扁平或正方形的石块。耶路撒冷富人的住宅是用切割更精细的石头建造的，但这些石头通常不是非常大。住宅的墙壁也都抹了灰泥——至少内墙如此。

完全用经过加工的石块建造的墙壁，比用粗糙的石头堆砌而造的墙壁更加牢固。在宽度一样的情况下，它们能够有更高的高度，并能承受更重的楼层、木屋顶或拱顶。这种建筑最初大约出现在大卫和所罗门的时代。公元前10世纪的米吉多宫殿和建筑物的遗址展示了这种类型的砖石建筑，其中的石块质量非常好，甚至后人把它们从旧墙上拆下来拿去修建新墙。在撒玛利亚，我们仍然能够在亚哈王及之后公元前9世纪和公元前8世纪的

以色列诸王废墟里，看到这种类型的石头建筑物。显然，国王有能力以最好的方式建造王宫。

这正是希律王所做的事情——他要以最好的方式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圣殿。他希望把圣殿建造得与所罗门时代一样或更加富丽堂皇。当犹太人从被掳之地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时，他们重建了被尼布甲尼撒军队毁坏的圣殿（参考《列王记下》25:9及其下；《以斯拉记》1, 3），但是这座重建的圣殿不及所罗门王建造的华丽，所以希律宣布他要重建圣殿，全部费用由他负担。

重建工程大约在公元前19年开始，也可能要早两三年。但是因为犹太人要履行职事，要献祭，而且根据他们的规条，唯有祭司才能进入内院和圣殿，所以重建工程受到了阻碍。希律希望行事正确，也不想让耶路撒冷的百姓不安，他雇佣了10,000名熟练的工人，让他们在石匠工作方面训练1,000名祭司，使祭司能够建造这座神圣的建筑。要将石头从采石场运来，需要1,000辆四轮马车。耶路撒冷的山上到处是各种质量的石灰岩，所以可以就地取材。因为一切都已事先准备好，所以这些祭司石工们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就完成了新殿。在希律登基的周年纪念日，他们举行了新圣殿的献殿礼，希律王亲自献了300头公牛作祭物。

中心部分完成之后，重建工程又

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曾经有些犹太人在同耶稣进行讨论时告诉他：“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约翰福音》2:20）。当时是大约公元28—30年。据约瑟夫记载，整个圣殿及其院落最后在公元62—64年完工。希律的计划是要使圣所的环境超过所罗门时期。

所罗门建造的圣殿耸立在山顶上。为了使其周围有一块平地，所罗门的石工很可能在东边和西边的山坡上建了围墙，使之支撑着石头台地。至于希律时代，这些台地是否仍然存在，人们颇有争议。在圣殿的东边，仍然能够看到一堵围墙的部分，是将希律重建圣殿时使用的石块按照不同样式切割而成的。虽然有一两位专家争论说，它是所罗门建造的原始围墙的遗址，但大多数专家都认为它是被摧毁之后重建的部分，其年代也许晚至公元前2世纪的哈希曼王朝。

这些台地形成的平台对希律来说似乎太小了。他的建筑师设计了一个更大的平台。在北端，这意味着必须切掉部分岩石，才能形成一块更大的平地；在南端，这种工程更加困难。

为了在山坡上搭起平台，希律的建筑师在围墙里设计了一系列拱顶——一个位于另一个之上。因为岩石不够平坦，有些地方的围墙高度达到了50米。这种石砌工程非常沉重，建筑者不得不把地基打在基岩上。

就用这种方式，希律将南端的圣殿平台加长了32米。至于他加宽了多少，我们尚未发现。整个围墙的总尺寸是：东墙长470米，西墙长485米，北墙长315米，南墙长280米。整个空间足以作13个标准尺寸的足球场，或者近200个棒球场。其长度是罗马圣彼得教堂的2.5倍，面积是9.5倍——或者面积是雅典卫城（Acropolis）的5倍。

这些大围墙的某些部分今天仍然存在，其中最出名的是如今称作西墙或叩特尔（Kotel）的“哭墙”。在那里，几层希律时代的石块耸立在现代的人行道上。自1968年以来，挖掘者们沿着西边和南端进行挖掘，并在它们外面发现了更多的围墙和建筑物。

见过哭墙上石块的游客都知道它们被切割得何等精致。如今，随着更多围墙的出土，这种大石块给人的印象更加令人惊叹。其平均长度是1米



希律所造圣殿的巨石今天仍然能够在“哭墙（西墙）”上看到。“哭墙”是一个祷告的地方。

以上,平均高度是1.25-3米,平均重量有2,000公斤以上。有些石块要大得多。地基特别深的西南角有许多石块,其长度差不多有12米,重量有50,800公斤以上。最大的石块是在靠近西墙北部建筑物下非法挖掘的隧道里发现的。据报导,这块巨石差不多有12米长,3米高,4米厚;根据估计,其重量大约有400,000公斤。

这些石块都从耶路撒冷附近的采石场里劈出(游客看到的“所罗门采石场”位于古城北墙下面,可能也是其中一个来源)。一队队的公牛或人将它们拉到建筑工地;有些较大的石块可能是用木轮拉的,或者甚至在四围装上木轮,使其能够滚动。建筑者经过精心组织,同时明白杠杆平衡的原理,再加上肌肉的力量,结合起来就把这些石块搬上去放在了适当的位置上。罗马工程师发明了简单的齿轮和滑轮,有助于把石块吊到围墙较高的部位。



米吉多石块显明,以色列列王时代就使用了让石块边缘平滑的技术。

有一个地方的石块都凿成正方形,石块与石块牢牢地贴在一起,之间不需要灰泥。每块石块的外面都有狭窄的边沿,使其中央显得稍微高些。在人看来,围墙并不完全平滑,而是凹凸不平的。更有趣的是在更高位置上的围墙,因为其表面外加了平平的柱子,所以在人看来有一定的模式,或给人一种起伏感。因着之后的破坏,这种围墙如今在圣殿里已看不到,但仍然可以在希伯仑先祖陵墓的围墙上看到。

时间已经证明了希律时代的建筑者技艺精湛。地震和敌军的破坏倾覆了圣殿所有的建筑,有拱顶的平台上部也遭到毁坏。公元7世纪,当大马士革的回教国王倭马亚(Omayyad)将此地变成穆斯林圣所时,不得不对它进行重建,而其余部分依然牢固如初。游客仍然能够惊叹:“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

在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上

在圣殿的院子里发生了许多事情。朝圣者从世界各地来到耶路撒冷，在神的唯一圣殿里敬拜他，向他献祭。就像今天的旅行者一样，朝圣者也必须换钱。虽然罗马统治了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并且罗马皇帝的头像保证了其货币安全可靠（参本书《凯撒的像》一文），但是仍然有其他国家发行自己的货币。有些统治者，如希律王，在罗马的控制之下享有特殊权力；其他人，如外约旦的纳巴泰人或波斯的帕提亚人，则在罗马帝国的边界之外。

这就意味着，每个城市都必须有一些能评估不同货币兑换率的货币兑换商。在还没有发展快速通讯的年代里，兑换率在很大程度上由单个的货币兑换商决定。他们基本上通过重量来衡量和决定。银币和金币是标准，但是有些地方所发行的硬币不是纯银或纯金的，所以兑换商会使用剪刀或锉刀来检验硬币的真假。

自然地，货币兑换商在购买外币——如用罗马硬币购买帕提亚硬币时会谋求利润。他们很容易骗人，所以不是最受欢迎的商人。难怪耶稣说他们把圣殿变成了“贼窝”，并将他们赶了出去（《马太福音》21:13）。

每个犹太人都应缴纳圣殿税（丁税）。其数额是1“舍客勒”银子，也就是“摩西律法”中规

定每个以色列人必须献给耶和华的赎罪银的数额（《出埃及记》30:11-16）。公元1世纪，半“舍客勒”相当于两个希腊的“德拉玛”，或者两个罗马的“得拿利”（参本书《货币和硬币》一文）。根据耶稣所讲的葡萄园工人的比喻（《马太福音》20:1-16），一个工人两天能够挣1“舍客勒”银子。

祭司颁令，圣殿税应用最纯的银币来缴纳。他们只接受一种银币，即推罗银币。虽然犹太人的官员在波斯帝国统治之下曾经偶尔发行过银币，但是公元前2世纪和公元前1世纪独立的犹太国王没有发行过。这些国王，即马加比家族（Maccabees）的国王或者更好的哈希曼王朝的国王，只发行过平常在市场上使用的小铜币。

大马士革的希腊国王，即塞流卡斯王朝（Seleucids）的国王大量铸造过银币，但是用这种银币来缴纳圣殿税可能会令人憎恶。公元前167年，这些国王中的一位，即安提奥古四世（Antiochus IV）玷污了圣殿，从而引发了马加比家族所带领的背叛。公元前126年之后，推罗独立于塞流卡斯王朝，开始发行自己的硬币，即上面没有国王名字的舍客勒和半舍客勒。这些硬币的一面有推罗之神梅尔卡特（Melkart）的头像，但这无关紧要。事实上，

它们非常适合于犹太人，所以大约公元前20年，当罗马人终止推罗的特权时，犹太政府似乎接管了这些硬币铸造厂，并在耶路撒冷发行这种硬币。直到公元66年第一次反叛爆发时，他们才停止发行这一系列硬币。国家主义反抗者也开始发行他们自己的银币，即上面有希伯来铭文的舍客勒和半舍客勒。

来自推罗的最常见硬币就是“舍客勒”（“斯达特”或“四德拉玛银币”），很少发现半舍客勒。这表明犹太人是成对地缴纳圣殿税。这正是那个有名的故事中所发生的事情。当时，收税的人正周游各地收税；耶稣和他的朋友抵达迦百农时，这人也到了那里。当他问彼得，耶稣是否要纳丁税时，彼得鲁莽地回答说：“纳。”耶稣向彼得解释道，他们本来不必纳丁税，但是为了避免冒犯人，他们会缴纳。于是，耶稣打发彼得往海上去钓鱼，让他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打开鱼的口就必得一块钱，然后让彼得把这一块钱拿去给收丁税的人，作他俩的税银（《马太福音》17:24-27）。

任何觉得有责任纳丁税的人都必须换到推罗硬币。这种交易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但是对于许多人而言，能够在圣殿里进行是最方便的。这就是当耶稣进入圣殿时，圣殿里

除了有人买卖作祭物的牲畜之外，还有人兑换银钱的原因（《马太福音》21:12）。

推罗的“舍客勒”银币，一面是推罗之神梅尔卡特（Melkart）的头像，另一面是一只鹰和铭文——“推罗的圣地和圣所”。其上的年代是公元52年，可能意味着这种硬币是犹太人当局铸造的。这种硬币可能就是祭司给犹太人的银钱（《马太福音》26:15；27:3-10）。



公元66年，当犹太人反叛罗马时，他们铸造了自己的银币和铜币。这种半舍客勒银币当时充当了缴纳圣殿税的硬币。其正面的古希臘字母意思是“半舍客勒，第二年”，反面则是“耶路撒冷是神圣的”。



圣徒行走过的地方

“这是耶稣曾经被关的地方……这是兵丁曾经给他穿上紫袍的地方……这是兵丁将他钉十字架的地方。”

导游把游客带到各种各样的地方。有些可能是真实的，有些可能无法确证——因为没有一个地方有公元1世纪的标记说：“耶稣曾经在这里站过！”

罗马人曾经毁坏了犹太人的城市，自那时以来的许多个世纪，各种建筑兴起又倒塌，几乎不可能鉴别出某个地方就是耶稣或其他名人曾经在公元1世纪的耶路撒冷站过之处。人们曾经在强烈的传统影响下搜寻耶稣的坟墓，但是无人能够确定真找到了耶稣的坟墓（参本书《我们能够看到耶稣的坟墓吗？》一文）。其他“圣地”则更少有证据来支持。多亏考古学家的挖掘工作，如今游客能够去到一个确定的地方，知道自己就是在追随彼得、约翰、保罗和耶稣本人，以及伟大的犹太夫子希列（Hillel）和迦玛列（Gamaliel）的行踪。

这些著名人物是每年来圣殿的成千上万朝圣者中的几个。大多数人会从北端的主要入口处进入圣殿。希律曾经在北端的山坡上建造了他的大平台。西南角的围墙高19米以上，上面的“皇家门廊”整体高度有30多米；全长280米的围墙上有两个入口，通过台阶可以上到入口处，再由此进入圣殿的院子。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这些台阶的一部分，其中一个入口处的

三个拱顶是一直可以看到的，而另外一个入口，即西部的入口，却被之后靠墙而建的建筑物遮盖住；两个入口的前面大部分位于城墙外面，一个多世纪以来那里一直没有建筑物，所以很容易挖掘。

挖走一堆垃圾之后，本杰明·马扎（Benjamin Mazar）的考古学家团队很快看到了最顶上的台阶。顺着这些台阶往下，他们发现了整个阶梯总共有30级浅台阶，都由基岩切割而成，形成了一系列精致的石板，其中有些最初石板仍然原封未动，有些石板被围墙上掉下来的垒石砸碎，还有一些被建筑者拿走了。如今，有间隙的地方已经用新石板填塞住，游客能够像公元1世纪的人那样攀爬台阶。缺口和裂缝将旧石板和现代的石板区别开来——所以，站在这些旧石板上，实在就像真的走在“圣徒曾经走过的地方”。

沿着这些台阶拾级而上，跨过一条有围墙的石板街道，就来到了入口处。古时，这里被称为“户勒大大门”（Hulda Gates）。目前，唯有西门的一个边沿能够看到，因为900年前，当人们重新设计这座城市时，倚门建造了一座塔楼。唯一存留的东门最初一部分是在街道之上的最低一排石块。公元7世纪和8世纪，当穆斯林接管圣殿区域建造岩石圆顶清真寺（Dome of the Rock）和阿克萨清真寺（Al-Aqsa Mosque）时，石工



一些宽台阶通向大门，穿过大门可到达圣殿院宇的南端。台阶上破碎的旧石块已被修复，游客能够再次攀爬台阶。

重建了两个大门。原来的大门充当清真寺的入口，直到穆斯林为了不让“十字军”进入而设置新的防御工事时，才将入口封锁。（这些新围墙太不牢固，1099年，十字军攻取了这座城市。）

尽管这些入口遭到了毁坏，也经历了重建，但我们仍然能够了解很多有关它们的信息：双开的西门有12.8米宽，东门则有大约15米宽；里面的入口处和走廊有半球形的天花板，圆屋顶的石板上有着精致的浮雕图案，包括花、葡萄藤和几何图形；虽然重建的西门几乎不能过人，但它后面的圆屋顶仍然原封未动。除了最西端门口处的一块石板之外，这个有三个拱顶的入口已经不复存在。

挖掘者在外发现了许多天花板石雕的碎片，这些碎片例证了入口处的华丽装饰，也显示出整个圣殿的辉煌。今天，这些石板都是米色或灰色的，刚雕刻时颜色更白，很可能有更多的细节，在朝圣者的头上形成了一个色彩丰富的华盖。

人们也可以通过其他入口进到圣殿里面。约瑟夫列出了西边的四个人

口。古时，“制乳酪者之谷”（即“泰波普安谷”）将圣殿所在的山丘与西边的山丘分开。在这个地方，希律的建筑师必须面对他们在南端面对的问题，只是空间更小。他们不是沿着山坡往上修建一排排大台阶，使之一直通往入口，而是采取了不同的设计方案。

自从1968年以来，挖掘者已经清楚地发现了他们在高耸于山谷之上的平台西南角所做的工作。1838年，美国探险先驱爱德华·鲁滨逊注意到了一个在平台围墙上突出来的拱顶残根，是位于“皇家门廊”末端附近且通往月台的桥梁末端。约瑟夫曾经谈及山谷上有一座桥梁，所以学者们认为这就是那座桥梁的一部分。

1968年，当挖掘者开始在拱顶对面挖掘时，他们以为会发现这座桥的第一个桥墩，但他们并没有发现。一个桥墩底部的石块仍然在那里，一直以来都有一排这样的桥墩，它们形成了一座高架桥。一道阶梯从山谷底部的街道蜿蜒而上，在较高处的拱顶上转了个直角，与圣殿庭院的大门相连。结果，“鲁滨逊拱顶”成为支承道路

的最后和最大拱顶的一部分；后来又发现了较低拱顶的某些部分，从而证明桥梁理论是错误的。

人们误解了约瑟夫的描述。他谈到了那个因许多台阶而与城市对面隔开的入口；他说这些台阶“延伸到山谷，然后又从山谷一级级延伸到山上”，台阶下面是一条环绕圣殿围墙的石板街道，桥墩之间的房间是商店。平台角落处分出了另一条路，由一系列台阶连接到南墙的“户勒大大门”。

从这个阶梯出发，沿着西墙往前不远是另外一道门。1855—1857年，一位名叫巴克利（Barclay）的建筑师调查了这道门。门对着街道而开，一直通向平台，就像“户勒大大门”的斜坡一样，这里也有一个斜坡一直往上通往庭院。如今，唯有门楣的一端可以看见——它仍然在“哭墙”右端的适当位置上。这是一块巨石，高度超过了2.1米，长度超过了7.5米，重量也很可能不止50,000公斤。

再往前是另外一个拱顶。它是早期探险家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ilson）在1865年发现的，所以叫“威尔逊拱顶”。虽然早期的穆斯林石工在希律拱顶的遗址上重建了现存的拱顶，但是“威尔逊拱顶”似乎是一

座架设在山谷之上、将城市和圣殿连接起来的高架桥标记。入口本身已经荡然无存。

但另一道向街而开的大门是为人所知的。1866年，威尔逊发现了门的顶部，为了纪念他的朋友查尔斯·沃伦而取名为“沃伦大门”（Warren's Gate）。最近，挖掘者再次对其进行了挖掘，但稍后在其上建造的建筑物使挖掘工作无法深入。

一个世纪以前的先驱探险家及自1968年以来的后继者，已经在西边发现了4道大门，其中有2道在高处通向平台，可能是游客和朝圣者进入圣殿的入口；与街道平行的2道门很可能是牲畜、木材、油和其他物资进入圣殿的入口。至于西边是否还有其他入口，目前尚不确定；西北角可能曾有第二座高架桥和一道出城堡的大门。至于北边和东边的入口，我们几乎一无所知。“金门”（Golden Gate）是一幢早期的穆斯林建筑，至于曾经看到的位于“金门”下拱门的年代，我们无法确定。靠近东南角是一个相当于“鲁滨逊拱顶”的拱顶，显然，还有一个与之相似的阶梯。因此，游客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走进圣殿庭院和华丽的建筑。

挖掘者在从圣殿建筑物上掉下来的石块中发现了雕刻精致的碎片——它们曾经是台阶顶部入口的装饰物。



秘密隧道

耶路撒冷的马提亚(Matthias)当上了大祭司，是希律王任命的。他代表国民履行大祭司的职责。

一年中最重要的是赎罪日。这一天，他会穿着亚麻布内袍，穿过重重的幔子，进入圣殿最圣洁的地方，把献祭的公牛和山羊的血洒在地上。当他出来时，百姓就知道神已经赦免了他们在过去一年中所犯的罪过。

公元前5年，一切都变得失常——马提亚不洁净了。他梦见自己与妻子同寝，而这对于再过几天就要履行圣职的他来说是禁止的。他不再能履行职责，不能举行圣礼了。必

须有人代替他——因此，一位同样作祭司的近亲被召来举行圣礼。

宗教律法管制着每个希望在圣殿里敬拜神的人(参本书《敬虔第一，干净第二?》一文)。祭司则更加特殊，他们生活中的每个部分都受到特殊规定的限制——从婚宴、丧礼到剪头发，许多事情都会使他们不洁净。摸患漏症或受伤之人的身体，摸血漏妇人的身体，摸尸体或某种昆虫，都会使他们不洁净。如果发生了这种事情，祭司就必须沐浴，在日落之前不能履行职责。在耶稣所讲的好撒玛利亚人故事中，祭司和利未人都不愿走近那个被打

伤的人。耶稣的观点是：他们更加关心的是保持自己洁净，而不是帮助他人(《路加福音》10:30-32)。

就像任何其他人一样，居住在城镇和乡村里的祭司能够在行洁净礼的浴缸里洗净不洁。如果他们正在圣殿里服侍，就比较困难，因为圣殿是圣洁的。根据犹太人的传统说法，圣殿下面有隧道通往圣殿围墙外面的浴缸。祭司可以将全身浸入水中，然后起来在火旁烤干身子，然后再从里面回去。这样，他就不会玷污其他祭司或圣所及圣所里的器具。

在圣殿南端外面的岩石深处，挖掘者差一点掉

入一个隧道。这个隧道又高又宽，男人可以直立着在里面行走。墙壁上有许多岩石挖成的架子。当考古学家把蜡烛放在里面时，他们立刻明白了这是用来放蜡烛的。在圣殿围墙的下面，石头堵住了隧道的里端，里面的部分无人知晓。第二条隧道的一部分与第一条隧道连接在一起。两条隧道显然都通往用于行洁净礼的浴缸。唯有精确的描述或古人的布告能够证明这些隧道的功用，正如其他考古学所发现，成文的传统说法很可能是对的，不洁净的祭司就是经过这些隧道走进了浴缸。

撒迦利亚—— 亚比雅班里的祭司

撒迦利亚的心跳加快了。他已经来到了生命中最伟大的时刻：他被选中，要进入圣所烧香。每天，祭司们都抓阄决定谁要在当天履行这一职责。这样的机会，一个祭司一生只能有一次，而且有些可能终生都不会有。早上或晚上献祭之后，被选中的祭司就站在圣殿里面。他代表百姓，祭坛上的香冉冉升起，象征着他们的祷告正达到神的面前。

无论在哪里，只要他们能够做到，祭司的管理会谨守遵行《旧约》里制定的规则。根据《历代志上》，大卫王安排了所有在圣殿里工作的人员。他将祭司分成24个班次，每个班次以其首领的名字命名（《历代志下》24:1-19）。一个班次会在圣殿里履行职责1周，然后下

一个班次按照次序接管。按照这种值班表，每个班次一年会供祭司的职分两次。在此期间，各班次的成员会献祭司当献的祭。在三大节期，即逾越节、五旬节和收割节，所有班次的成员都参与服事。在希律所建造的圣殿里，祭司们严格遵守《历代志上》所规定的值班表。

许多祭司居住在耶路撒冷，也有一大群居住在耶利哥，但是大多数分散在犹太城镇和村庄里。撒迦利亚和伊利沙白就居住在一个山城里。撒迦利亚已经多次来到耶路撒冷，也等候了多年。他盼望着自己的机会早日来到，他已不再年轻。也许当时他正在想自己永远都不会有机会烧香了。他属于亚比雅的班次，也就是清单上的第8号班次。他的机会

终于来到了。《路加福音》第一章记载了撒迦利亚在圣殿里看到的异象以及随之而来的异常事件。

甚至希律所建造的圣殿不复存在之后，祭司们仍然遵行这一清单和次序。在公元3世纪和4世纪期间建造的某些会堂里，这一清单刻在了固定在墙壁的石板上。挖掘者在挖掘阿斯卡隆和凯撒利亚时发现了有每个班次的祭司名字外，还有这个班次在耶路撒冷沦陷后所居住的地名，比如说以哈辟悉命名的第18号班次定居在拿撒勒。凯撒利亚出土的一块碎片上甚至有村庄的名字，这是四福音书之外对当时无足轻重的拿撒勒最早的记录。



在圣殿南墙掉下来的石块中，以色列考古学家发现了这个将近2.5米长的石块。它是从墙顶上——可能是西南角——滚下来的。其上的希伯来铭文写着“吹号之班次的地方”（或作“属于吹号之班次的地方”），这可能与吹号以示安息日开始和结束有关，因为吹号是值班祭司的职责。

从空中看到的旧圣殿和西墙。





寡妇所奉献的小钱

巴勒斯坦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是1“得拿利”，“得拿利”为罗马银币，其价值相当于希腊的“德拉拉克玛”。其中之一就是《路加福音》15:8-10的比喻中那个妇人所寻找的钱币，也是每个犹太男子每年向圣殿缴纳税的一半（参本书《在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上》一文）。虽然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是1“得拿利”，但他1年不会挣到365“得拿利”，因为安息日和其他假期没有工资。在耶稣所讲的葡萄园工人的比喻中，受雇摘葡萄的工人在一天将近尾声时，都得到了同样的工资，即“一钱银子”。这个故事也让我们看到有些工人在等着找工作，有些人可能整天都找不到工作（《马太福音》20:1-16）。所以，无法干活的跛子常常沦为乞丐，这不足为奇。

如果工人去世了，他的遗孀可能就会陷入可怕的困境。她孤身一人（父母也都去世了），可能没有近亲，没有成年子女，也几乎没有或者根本没有财产，她完全没有收入来源。在整本《圣经》里，寡妇都标志着最需要救助的社会成员。耶稣在拿因城里怎样叫寡妇的儿子死而复活这一故事，暗示了儿子死亡使她陷入的绝望情形（《路加福音》7:11-15）。

工人可能会收到“得拿利”银币，但出于日常生活的需要，他会将其换成较小的铜币。这些铜币可能是公元前1世纪犹太人的祭司兼国王、希律及众子和罗马巡抚（参本书《货币和硬币》一文和《揭示彼拉多性格的线索》一文）铸造的。64个这种铜币相当于1“得拿利”。

它的拉丁文名字“柯锥特”为希腊语和希伯来语所借用（参本书《货币和硬币》一文）。但这还不是百姓口袋中最小的硬币，因为犹太人的国王和希律发行的一种又薄又小的硬币“雷普顿”只相当于半“柯锥特”，它们的价值非常低，128“雷普顿”才相当于1“得拿利”。

除了圣殿税之外，人们还向圣殿奉献其他钱财作为礼物。银库就放在圣殿的院子里。当敬拜者经过银库往里面投钱时，耶稣就坐在对面观看。他注意到一位寡妇，并留意到她所奉献钱币的大小（《马可福音》12:42-44；《路加福音》21:2-4）。耶稣说，她所奉献的比其他人更有价值，因为她将自己所有的都投进去了：就是两个“雷普顿”，即一天工资的1/64！



在希律大王所铸造的许多小铜币中，这种非常常见。正面是一根锚和“希律王的”字样，反面则是两个半绕角，半绕角之间是一根使者的手杖。

欲知
如何
学习
PDG

被埋书籍中的宝藏

“他们来了！快跑！罗马人来了！”

这一信息终于传到了死海边缘。这里居住着一群与世隔绝的虔敬犹太人。虽然他们的市区中心建设得非常好，但它并不是一个堡垒，他们无法抵抗强大的敌军。于是，他们带上一份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离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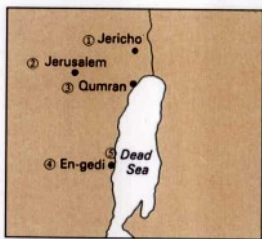
这些人都是虔诚的《圣经》学生，拥有数以百计的书籍。虽然他们能够把一两本书塞进包里或卷在外衣里，但要带走一整本《圣经》是件难事——因为一整本《圣经》至少有24卷皮卷轴。但留下他们的圣书和其他书籍，让罗马士兵糟蹋，这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于是他们将书藏起来。

中心建筑物旁边是一个洞穴，人们在里面堆起了一座图书馆——里面有400卷或更多的卷轴，即《圣经》（《旧约》）上的书卷和其他各种各样的书卷。有些人一直居住在稍远的洞穴里，他们也在那里留下了卷轴。其

中一个洞穴的主人有时间用亚麻布将卷轴包裹起来，放进罐子里，再盖上盖子，以便更好地保护卷轴。当时的人们盼望，一旦罗马人离开，就能够把这些书卷救出来。

即使有人真的回来拿走了一些卷轴，但还是有许多卷轴留了下来。有些卷轴可能落在罗马人手中遭到了破坏。有迹象表明，在主要洞穴里发现的卷轴中，有几卷是被人故意撕碎的，所有卷轴都已在某种程度上被损坏。大风将尘土和沙土吹进洞穴里，湿气也慢慢进入了这种干燥的地方。蠕虫在一堆堆的皮卷轴中蛀孔、钻洞。渐渐地，这些卷轴就在泥土里松散消失了。

然而，它们并非完全了无踪影。据早期伟大学者俄利根（Origen）记载，大约公元200年，有人在耶利哥的一个罐子里发现了一些《圣经》书卷。600年之后，据报导，又有人在耶利哥附近的一个洞穴里发现了一些



1. 耶利哥
2. 耶路撒冷
3. 昆兰
4. 隐基底
5. 死海



1967年，以色列当局从伯利恒主人的手中没收了《死海古卷》中最大的卷轴，即长达8.15米的《圣殿古卷》（Temple Scroll），其中包括神赐给摩西的有关圣殿建造、圣殿敬拜事宜和国王行为举止的律法。当神使他们战胜仇敌时，这些《古卷》的主人很可能希望将律法付诸实施。



死海边缘的悬崖上有许多洞穴。照片前景处的一个洞穴，即靠近昆兰废墟的4号洞穴，隐藏着大约400卷卷轴，时间的摧残已使其变成了上万块碎片。自从1952年被发现以来，学者们一直在研究并组合这些碎片。

卷轴——这些卷轴曾经在中世纪的犹太人改革中起了作用。

那之后，这些卷轴就躺在原处，无人问津，长达1,000多年。尽管搜寻者们渴望找到古老的手抄本，但替申道夫（Tischendorf）（参本书《最古老的圣经》一文）及其他任何像他那样的搜寻者都没有看到，这些故事可能会把他们引向一些失传已久的卷轴。无人想过非常古老的书卷会在巴勒斯坦地底下幸存下来。唯有《死海古卷》发现之后，这些早期报导的意

义才变得清晰起来。

曾经有三个牧羊人在靠近死海边缘的地方寻找他们的山羊，身后是旷野的悬崖峭壁。其中一个阿拉伯人看到悬崖上有个小洞，就往里面扔了一个石头。他吃惊地听到一声清晰的哗啦声。当时天色已晚，他无法进去探查，但是他告诉了其他人这件事。过了一会儿，当中最年轻的一位独自离开他们，在靠近第一个洞的另一小洞里蜿蜒行进，走进了一个洞穴，在里面看到了那个被石头击中的东西——

一只旧罐子被打碎在地上。洞穴里还有更多罐子。他挪开其中一只罐的盖子，发现里面装满了红土。另外一只罐里装着两小捆用布包着和一捆没有用布包着的东西，它们都是长长的羊皮卷，皮卷里面到处是黑色的小字母。皮卷又薄又易碎，没有太大用处。发现这些卷轴的时间是1946—1947年冬天。1947年3月，他们判断这些东西可能会值一些钱。于是，将卷轴带到伯利恒一位收购和出售古物的木匠那里。这位木匠将卷轴保留了一段时间。这几个牧羊人回来问他说：“你要出多少钱？”“它们一文不值，因为它们不是老古董！”木匠回答道。

牧羊人拿走了这些卷轴，与另一个经销商定要尽量将其卖掉。他们同意这位经销商可以得到总价的1/3作为佣金。几周之后，他将钱给了他们：当时三卷卷轴使他们获利16英镑——65美元。

同时，其中一位牧羊人返回洞穴，发现了更多卷轴埋藏在从屋顶掉下的石头下。他也将它们卖掉了。这些牧羊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发现了一个金矿！

耶路撒冷叙利亚雅各派教会(Syrian Jacobite Church)的大主教买下了第一组卷轴。但是耶路撒冷发生的战争迫使他搬到美国，在那里，他设法寻找买主。7年之后，他在《华尔街杂志》上打出广告：卷轴待售，价格面议。

有人给雅丁教授看了这个广告。他是耶路撒冷的重要考古学家，当时正在参观纽约。他联系了一位富有的美国朋友，这位朋友为他提供了购买卷轴的资金——250,000美元。于是，这些卷轴在1954年回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它们与第二组得以重聚。这第二组是雅丁的父亲苏狄尼克

(Sudenik)教授曾以80英镑买下来的。

到1948年年底，各大报纸向世人报导了有关这些卷轴被发现及其重要性的消息——之前在巴勒斯坦从未发现过基督时代的希伯来文书卷。这些卷轴价值非常可观的消息，传到了牧羊人及其朋友耳中。他们去搜寻了更多里面有卷轴的洞穴，到1956年，已经发现了11个。其中一个洞穴，即4号洞穴里曾经有大约400卷卷轴，但是掉下来的石头、大风吹进来的尘土、昆虫和很可能会有敌军的已经将它们撕成了40,000片碎片。每一块都必须从找到它们的阿拉伯人手中购买下来，平均价格是一平方厘米1英镑或4美元。

很快，约旦人的耶路撒冷(Jordanian Jerusalem)博物馆基金被耗尽了。约旦政府提供了相当大的一笔资金，国外的博物馆、研究院和富有的捐助者也捐赠了更多金钱。1967年，以色列当局从牧羊人的伯利恒代理商手中没收了最后出土的一批卷轴，之后，政府补偿了他105,000美元。因着那位牧羊人随手所扔的一个石头，这位代理商和他所代理的族人都发了财！

差不多所有的卷轴都保存在耶路撒冷。1952年，一支国际专家团队被委派到耶路撒冷，对卷轴进行编目并出版。但这一需要技能的任务没有如期完成，导致了公众向他们施加压力，要求发表所有碎片。1993年，以色列当局批准出版一份所有碎片的综合清单和一套完整的照片。如今，人们可以购买到刻有相关信息的光盘。这些出版物阻止了谣言的传播，因为这些谣言说，学者们阻碍出版工作是因为其中有些内容可能威胁到了基督教的基本教条。但是经过重点查核复本之后，并没有发现这种内容。

旷野中的修道院

这些非常敬虔的人是谁？他们为何居住在这种简陋的偏僻之地？

死海的海岸一览无余，后面的悬崖峭壁凹凸不平；而这之间的台地，也就是他们的居所，既平又干燥。夏天，太阳将岩石晒得非常热，甚至人一动不动地在某个地方站立几秒钟都不可能——那里没有绿树可以遮荫。冬天，雨水和雪水沿着悬崖流下来。否则，人们要到2.4公里远的安·费西卡（Ain Feshkha）才能取到清水。然而，就在这个今天叫昆兰的地方，这些人建造了精致的居所。

大约公元前700年，这里曾有一个小农场，但存在的时间不久，之后就荒废了，一直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才有新来者。这些人清洗出一个大蓄水池，又增添了新的蓄水池，通过石槽将悬崖上的水引到蓄水池里。他们建立了烧制陶器的窑和其他工场。很快开始了重大的重建工作，而且规模更大。

一座牢固的塔楼俯瞰着一个有不同房间的街区，其中包括一个厨房和一个大蓄水池。外面是制陶间、洗衣店和其他作坊，以及一个供人聚集吃饭和谈话的大厅。因为有更多人使用新建筑，所以扩建了供水系统——新修了一个水坝，在岩石上新凿了一条水槽，并新修了一些蓄水池。他们还将原有的蓄水池抹上了特殊的防水灰泥，使其不再漏水。塔楼里有一道楼梯通往第二和第三层楼，另有一道楼

梯通往底层的房间。居住者可能就睡在楼上。

据约瑟夫记载，公元前31年，一场地震对约旦河谷造成了极大破坏。昆兰建筑物墙壁上和蓄水池边上的裂缝，极可能就是这次地震造成的结果，因为地震使一边的地面下沉了50厘米。同时，大火也烧毁了部分建筑。如果还有人继续住在这里，那也为数不多。这个地方被使用了大约100年，最后变得渺无人烟。

希律王过世（公元前4世纪）之后，整个中心恢复了生机勃勃的景况。残留的房屋被打扫干净，墙壁被加固，工厂被重新建立，必不可少的供水系统也被更新。当罗马人发起进攻时，整个社区正处于欣欣向荣的时期。罗马人对着任何地上的活物射击，并将所有建筑付之一炬。犹太人起义后第二和第三年的硬币（不是之后的硬币）表明了这一事件发生在公元68年。

那一年，维斯帕先（Vespasina）将军抵达了耶利哥城，并由此往前来到了死海，要在那里进行一次试验。他听说无人会在咸水里淹死，所以让人将一些不会游泳之人的双手绑起来，然后将他们扔到水里，要看这一说法是否真实——当然，这些人在水面上漂浮！

罗马人进攻昆兰可能与维斯帕先将军的这次来访有关。一小队罗马驻军就住在昆兰居民的住宅里。从塔楼上，他们能够密切地观察海边的道路。

1953—1956年，考古学家在法国学者罗兰·德沃（Roland de Vaux）的指导下，通过挖掘废墟追踪了这个地方的历史。他们得出结论：这些建筑是某个团体的总部。属于此团体的人不都住在这里。悬崖里的洞穴表明那里曾有人居住过。在洞穴里发现的木杆，表明他们还使用过帐篷。

昆兰南部有几个泉眼，其中水势最汹涌的是安·费西卡。此外，还有几个棕榈树形成的小绿洲，绿洲的水都流入死海。在旁边发现了一个大农场的废墟。农场的出产及人们所牧放的牲畜满足了他们大部分的需要。但他们不能栽种足够多的粮食，所以必须从其他地方运粮食来。

此团体的生活情况能够清楚地从一个大厅看出来。大厅一边是一个小房间，里面是碗柜，整齐摞在地上的是1,000多个陶瓷器皿，其中包括210个盘子，708个碗和75个高脚杯，这些都是整个团体吃晚饭时所用的器具。大厅的许多地方都有放水缸的架子。显然这是一个餐厅，许多人会在一起吃饭，这里也可能是整个团体聚集的地方。

废墟附近是一个墓地。那里大约有1,100个坟墓，都整齐地排成排，每个坟墓上都有一堆石头。尸体都整齐地仰卧在1.20—2米深的地方，头部都朝向南方。只有几个坟墓被挖掘了出来，每个坟墓里都只有一具男人的骨骼。在墓地的外延部分，还发现了几具妇女和孩子的遗骨。在被埋的人中，几乎没有人的寿命超过40岁。无疑，这是团体的公墓所在地。

维持生计占用了团体成员的大量时间，也消耗掉了他们的许多精力。从工厂就能看出他们多么繁忙。楼上的大房间常常具有特殊的用途。建筑物变成废墟时，楼上的东西就掉在了楼下的房间里。其中有些是不同寻常的光滑灰泥碎片。这些碎片被带到了耶路撒冷的洛克菲勒博物馆，当人将其拼凑在一起时，就成了一条长5米、高0.5米的长凳子。与这些碎片一同被发现的，还有两件其他物品：一件是铜的，另一件是陶瓷的。它们都是墨水壶，其形状在罗马帝国初期非常常见。其中一个的底部还有干墨水！显然，这是一个写字间或文书房。

至于书写者到底怎样写字，我们



人们发现，位于死海边缘旷野中的昆兰废墟，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68年都是一个犹太人宗派的中心。



这是最早发现的《死海古卷》之一《哈巴谷书》的部分注释。作者将《圣经》预言中的人物认同为自己同时代百姓。在这一部分中，他说《哈巴谷书》2:15指的是那位“追赶公义的老师并要将其吞没的邪恶的祭司”。

不太确定。根据古代图片和雕刻品的描绘，书写者都是盘腿而坐，把卷轴铺在膝上，然后在卷轴上写字。在昆兰，书写者很可能是蹲在长凳前面，把卷轴放在凳子上，然后再写字。

在洞穴里发现的卷轴是否就是这个房间里的书写者们所写？我们无法证明此点，但也没有充分理由怀疑这一点。通过比较这些卷轴，学者们已经确定了某些书写者的笔迹，并因此认出了哪些卷轴是哪个书写者所写。这些卷轴表明他们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抄写像《旧约》那样的重要书卷，但有时，他们也会抄写一些特别的书卷。因为这些书卷除了《死海古卷》之外都不为人所知，并且人们所知道的又都是单一的手抄本，所以只可能是文书房的产物。《旧约》众书卷的注释就是主要的例子。

预言实现了

书写者所写下的注释非常有启发性。写下这些注释的人常常阅读《圣经》，就像《圣经》的内容是关于他们自己的一样。这是一种很常见的态度。但以理已经告诉了人们，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所应许的要在他自己的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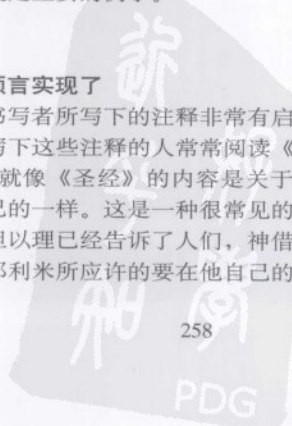
代应验：

“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華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但以理书》9:2）。

因此，这些注解的作者将他们自己、他们的领袖、他们的仇敌和外国的众势力与《圣经》预言中的人物认同。

比如说，以赛亚曾经奉神的名应许犹太人：“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哪，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以赛亚书》54:11）。一条关于《以赛亚书》的注释将这句话解释成：“这与那些奠定团体委员会根基的人和祭司有关……他的选民就会像石头中的蓝宝石一样。”

这些人毫不怀疑神已经拣选了他们。神会透过他们来成就他的计划。最后，他们所有的仇敌都会被打败，他们也会享受神将要建立的国度。像大卫一样的弥赛亚将作王，另一个像亚伦一样的人将作祭司。所有这些都是他们学习《旧约》时得到的。他们在阅读《圣经》时随处可找到似乎反射自己历史的经文。通过他们对这些经文所做的注释，我们也能够了解这



一点。

他们称自己为“团体”，并追忆了一位被称为“公义的老师”的伟大领袖。他不是这次运动的创始人，但在运动开始后的几年内，他发展了运动规则、制定了运动目标。他的领袖职分招致了其他人的反对。其中的主要人物被称为“邪恶的祭司”，他不允许“公义的老师”自由地宣讲不同的看法，将他赶到避难所——很可能在昆兰，并且阻止他和门徒敬拜神。至于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注释里并没有叙述，只有简短的评论。其中根本没有“邪恶的祭司”杀死“公义的老师”的迹象。事实上，任何地方都没有清楚讲述他的最终结局，很可能他因着仇敌的逼迫而自然死亡。

“公义的老师”之谜

这位“公义的老师”和这位“邪恶的祭司”是谁？对于卷轴的读者而言，他们并不神秘，所以没有必要提供名字；然而2000年之后，这一知识失传了，所以对于现代的学者来说，他们是一个谜。在过去的40年中，学者们已经杜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但是随着更多文献的出版和更多新事实的发现，其中有些理论已经瓦解。

一条损坏严重的《那鸿书》注释改变了整个局面。它提到一位叫底米丢(Demetrius)的希腊国王，他受到“那些说恭维话之人”的邀请去耶路撒冷，但未能达成。作者说，从安提奥古(Antiochus)时代开始就没有“希腊国王”进入耶路撒冷，直到基提(Kittim)统治者来到。

约瑟夫的历史为这个谜提供了线索。公元前88年，犹太人的君王兼祭司亚历山大·占尼士(他从公元前103年开始作王，并在公元前76年去世)的行为大大伤害了法利赛人和其他爱国者，以至于他们请求叙利亚的希腊国王帮助攻打占尼士。当底米丢

二世(公元前95—88年)打败占尼士时，有些曾请求过他的造反者改变了主意，他们再次支持占尼士，为他争战，并且将叙利亚军队赶了出去。亚历山大·占尼士并不是一个宽仁之人，他在王宫前将造反者中的800人钉十字架，并当着他们的面残杀了他们的妻子和儿女。

显然，“那些说恭维话的人”就是法利赛人，只不过以代码伪装而已。他们得到这个名字，是因为他们不像“团体”那样严谨地遵守《旧约》律法，还是因为他们只要自己太平，就愿意忍受外国人的统治？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

安提奥古可能是指暴君安提奥古四世伊皮法尼斯(Antiochus IV Epiphanes, 公元前175—公元前163年在位)，他曾于公元前167年12月在圣殿中立了一尊外邦人的像，从而引发了马加比起义。也可能是指安提奥古七世西特提斯(Antiochus VII Sidetes, 公元前139—公元前129年)，他曾在公元前133年摧毁了耶路撒冷城墙。

最后，卷轴中经常出现的基提人显然就是罗马人。在庞培将军的指挥下，他们在公元前63年第一次长驱直入耶路撒冷。

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与“公义的老师”身份相称。《那鸿书》注释揭示出作者对公元前2世纪和公元前1世纪所发生的事件感兴趣。其他注释似乎也指向同一方向。“公义的老师”出现的最佳时机似乎是在公元前2世纪的某个时间，即国家主义的犹太人祭司职位兴起之后。在能够追溯其事业踪迹的宗教领袖中，没有一个与卷轴中“公义的老师”形象相符。这个激励别人要勇敢面对艰难、要有奉献精神以及很可能殉道的人对于20世纪的人而言仍然是位匿名之士。

另一方面，能够追赶和攻击“公

从昆兰出发，沿着海岸往下走几英里就是水源丰沛的安·费西卡泉眼。2000年之前，此处附近是一个农场和工作坊。当时就如现在一样，泉水滋润着贝都因人的畜群。



义的老师”的敌人显然处于一种强有力的位置，因此也可能容易鉴别出来。有两个人是特别适合的人选，虽然他们的名字不是唯一被提议的。

第一个是亚历山大·占尼士，即法利赛人和其他虔诚犹太人的仇敌。在他作王和大祭司的较长统治期间，通过军事征服扩张了王国，并且通过赃物使家族发财，后来他久病不愈而与世长辞。在他去世之后不久，庞培结束了他所建立的政权。占尼士的历史与注释中所提及的非常吻合，许多学者相信他就是那位“邪恶的祭司”。

然而，第二个候选人的论据更加强有力。公元前164年，马加比家族的犹大（Judas）除掉圣殿里的外邦人像之后，在战争中被杀害（公元前160年）。他的兄弟约拿单代替他作了国家主义者的领袖。整个国家和平安宁了几年，直到一个名叫亚历山大·巴拿斯（Alexander Balas）的人在多利买（亚柯）（Ptolemais, Akko）登陆。巴拿斯的目标是要夺取叙利亚的王位，他以答应约拿单当大祭司作为约拿单支持他的报答（公元前152年）。公元前145年，当巴拿斯被人杀





害时，他的征服者底米丢二世 (Demetrius II) 确认了约拿单作大祭司的职位。最后，叙利亚将军德里夫 (Trypho) ——他当时正在与底米丢打仗——俘获了约拿单，并将他处死 (公元前143年)。

这一历史与注释中所提供的线索非常吻合。据说，“邪恶的祭司”开始时是好的，后来才变坏。他作了大祭司，但他并不是亚伦的后裔，并且是从外邦人手中接受这个职位。他也死在了别人的手中，“他们向他报仇”

的方式可能回应了德里夫的行为。

如果约拿单是“邪恶的祭司”，那么另一描述可能适用于占尼士。在《那鸿书》注释中，我们读到那只狂暴的狮子将“那些说恭维话的人”“活活地吊死”了，这一描述与他对待法利赛人的做法相符。

即使约拿单目前似乎是最佳人选，但随着修补和翻译这些碎片工作的进展，支持他的论据可能会提高，也可能会完全消失，让位于另一个人。



团体章程

公元1世纪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比公元20世纪大多数城市人的生活更加辛苦。他们没有任何现代服务设施，必须从河中、池子里、泉眼或水井挑水来吃。水可能不干净，适当的排水设备也很少。食物如果不晒干或腌泡，就无法保存很久，因为他们没有冰箱。冬天，他们的住宅会透风又潮湿，夏天则会布满灰尘。蛇和蝎子潜伏在裂缝或石头下，随时准备攻击那些不够警惕的人；各种各样的昆虫和寄生虫在食物储藏室里钻洞，或者在牲畜或人身上作窝。

大多数城镇和村庄都靠近供水系统，旁边有田地、果园和牧场供他们遮荫，使他们精神爽快。但是昆兰人离开了这一切，住到一个条件更加苛刻又远离普通社会的地方。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定居在了死海旁边这个令人不舒服的地方？

宗教信仰会使人走极端，会激励人采取一些异常的举动。《死海古卷》谈到了那些信任“公义的老师”的人。这就是秘密

这张图片显示了规范昆兰百姓生活的《团体章程》或《纪律手册》的开头几行。这一副本是在公元前100年之后不久写在皮卷轴上的。

所在。这些人确信他们的领袖是正确的，所以他们会遵从他的教导，不惜一切代价地将其延续下去。他们相信有一天，神会向世人显明他们是那谨守他律法的忠心仆人，他们的敌人都将遭到惩罚。

昆兰人属于犹太人。他们与其他所有的犹太爱国者共享基本信仰。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是神的选民，受到神在西奈山上借着摩西之手赐下的律法支配，使得这些人与众不同的就是他们的信念，因为他们坚信唯有他

们属于“剩下的余民”，唯有他们知道神的道路。

这种想法很可能是“公义的老师”提出来的。在他开始带头之前，这只属于马加比起义之后发展起来的几场团体运动之一，目的是要请求他们的犹太弟兄们忠实地遵守摩西律法。他们的使命是要“回归《圣经》”。其他团体都朝着各自的方向努力，其中之一成为了法利赛人。

他们必须解决所有“回归《圣经》”的运动都要面对的问题，即《圣经》

今天怎样应用在我们身上？根据《哈巴谷书》的注释，“公义的老师”说服其团体，他已经获得了答案，因为神“将他众先知仆人的所有奥秘都启示给了”他。他的特殊知识将他和他的跟随者们与其余的犹太人分开了。

如果他的观点真的吸引了大众来追随他，那他可能已经创建了一个在犹太人中具有影响力的政党，但是他没有成功，所以他的团体自然变得越来越排外。如果全世界除了你自己之外，别人都是错



误的，那你最好退出。好像是出于这个原因，这个团体在昆兰定居了下来。在那里，他们能够平静地学习《圣经》。

这种平静是高度组织化的，人人都有其位置和职责。最早发现的卷轴之一就是一卷关于章程的书卷，如今人们称之为“团体章程”。其中宣布了加入“团体”的条件，聚会中的行为指南，以及针对领袖的指令。

要加入“团体”，新成员必须通过考试（由领袖手下的成员主考）。在此之前，他必须经过见习期，这几乎是必然的事情。在见习期间，他能够了解“团体”的生活方式和章程，然后再使自己委身于“团体”。约瑟夫记载，新成员会在这种状况中度过一段时间，但在昆兰。要成为“团体”的成员，意味着完全委身，全心顺服“团体”章程，以及让“团体”任意使用自己所有的财产（这不是说他们

放弃自己所有的财产，过一种共产主义的生活，而是说他们不再与“团体”之外的任何人进行交易）。

耕种庄稼和工作，以便满足公共需要，这占用了成员们的许多时间，但是他们最重要的任务是敬拜神和学习《圣经》。为此，他们留出了特殊的时间。《团体章程》规定：“会众要将每天晚上1/3的时间分别出来，用于聚集在一起读《圣经》，学习《摩西律法》和祷告。”

他们会守一些普通的节期，如七七节（the Feast of Weeks），但不守那些需要献祭的节期。因着他们自己的排外主义，昆兰人已经与圣殿和圣殿里的服事一刀两断了，他们采用了不同的历法，这使他们不可能举行常见的敬拜活动。他们不是采用标准的犹太人历法——即以1年354天的月亮循环期为基准，然后每3年加1个月以保持与季节一致，他们采用了以1年

364天的太阳循环期为基准的历法（这种历法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闰年）。因此，他们不是跟其他犹太人在同一天守赎罪日（以此为例）。

“团体”里的生活规则非常严格。3个祭司和12个平信徒显然组成了领导层，众人都必须尊重他们，他们控制着的聚会讨论各种各样的事务，甚至在聚会中，他们都严格地遵守秩序。人人都可以发言，但是必须按照等级秩序，只有被邀请时才能发言，不能打岔。行为规则规定，任何打岔的人必须忏悔10天。其他无礼行为会招致更重的刑罚。任何愚顽发笑的人或者在聚会中睡觉的人必须忏悔30天；任何有欺骗行为，或心怀恶意，或穿着不得体的人必须忏悔6个月。任何不服从“团体”的人都可能被开除。对于犯更大的错误如直呼神的名字的人，哪怕他不是故意的，都将被开除。

旷野的声音是谁的？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群众成群地涌进旷野，要听这位新先知传道。似乎每隔几年，就有一个不同的人兴起来，并带着新的信息。曾经有丢大(Theudas)，人们以为他是弥赛亚，他被人杀死，跟从他的400人也很快消失。然后又有加姆拉的犹太，他试图煽动百姓起来反对罗马人，但很快他就被干掉了！现在，这个众人都去听他传道的先知

是个奇怪的野蛮人，他身穿骆驼毛的衣服，吃的是他在旷野所能找到的东西——肚腹里装满农民庄稼的蝗虫和他从野生蜜蜂的蜂巢里取来的蜂蜜。

他告诉人们：“时候到了，你们应该悔改，应该停止骗人，应该帮助穷人，也应该知足。时候到了，你们应该弃恶，归向神。”他说，如果他们真的做到了，就应该通过在河里受洗来表明这一点。许多人受了洗。他们喜欢

约翰的教诲。他们赞成他对宗教领袖发出的抨击，因为当中有些人是骗子，所制定的无穷尽的规条索然无味、毫无意义。时候到了，应该有个新的开始。因为神所拣选的王，即弥赛亚就要来到，百姓应该做好准备。

约翰是从哪里得到这一信息的？路加写道：“他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也就是在旷野里，神对他说话了（《路加福

音》1:80；3:2）。贯穿整本《圣经》，神都在对人说话，并使用人的经验和知识来完成他交给人的任务。虽然我们认为约翰会离开旷野去探访他的家人或跟其他人交谈，但旷野就是他的家。他怎能在那里学习呢——除非他自己动脑筋？

1947年之前，约翰在旷野的生活一直是个奥秘。1947年，有人发现了《死海古卷》，那时，有些学者认为约翰属于拥有



《古卷》群体中的一员。定居在昆兰的人肯定是在旷野中。他们的章程命令其成员必须受洗或沐浴，以得洁净后参加聚会和吃饭。同时，《团体章程》也清楚地表明，如果人没有真正坚定的心志遵从神的道路，这种洗浴就毫无用处。听起来这有点像约翰向人发出的呼召——“你们要悔改和受洗”。同样，昆兰人也在盼望着弥赛亚的到来。难道约翰一生中有部分时间是在昆兰度过的？难道他接收了传播中的某些观点？

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如果约翰真的遇见了昆兰人，或者同他们呆

了一段时间，那他开始传道时，就会说一些讨他们喜悦的话语，但是他呼召百姓悔改且立刻受洗，因为神的国近了。在昆兰，人们常常行洁净礼，正如他们那些做工精致的池子所显示。当人加入“团体”时，可能会有介绍性的洗礼——正如犹太教中其他群体的人所行，但是没有任何东西表明，这种洗礼就是约翰所说“使人罪得赦免”的洗礼。

很清楚，约翰不同意昆兰人的生活方式，因为他没有告诉跟随者应该离乡背井或者遵守这种严格的规条。约翰在言语中抨击了祭司，但是就记载所

言，他没有像某些卷轴那样攻击圣殿和其中的敬拜活动。最终的差别明显在于，约翰向他周围的人群所指出的弥赛亚是拿撒勒人耶稣。耶稣与当前人们盼望中的弥赛亚差别如此之大，以至于后来约翰自己都有点不确定，他不得不差人去问耶稣本人才得以消除疑虑（《马太福音》11:2-19）。

不管约翰听到的是什么，也不管他曾经住在哪里，他所教导的内容不是模仿或者回应别人的想法。约翰是独立的，他知道他的工作是要为弥赛亚预备道路，是要警告世人，弥赛亚就要来了。这一警

告针对每个人，不像昆兰人所认为的，只对所选中的人。

犹太和耶路撒冷各村庄的人，曾经走过这些山丘到约旦河去听施洗约翰传道。



《死海古卷》和耶稣的教训

没有一个现代人曾见过耶稣在巴勒斯坦时人们所阅读的真实卷轴。《死海古卷》被发现的消息引发了人们各种各样的盼望和猜测：它们是什么样的？也许它们会对了解《旧约》众书卷的历史带来新知识。它们肯定会拉开那道遮盖公元1世纪犹太教大部分领域的帷幕，因为没有那个时代的希伯来文作品幸存下来。尤其重要的是，《死海古卷》可能会对了解基督教是如何开始的提供新的线索。难怪人们为这些独特的文献支付了成千上万美元——尽管它们大多数只是碎片而已。

《死海古卷》发现40年之后，这些盼望和猜测是否已经实现？就《旧约》文本而言，《古卷》已经给人类带来了有价值的新知识——尽管它并不如许多人所希望的那样清楚！人们对公元1世纪的犹太教也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们所选择的是一种人们之前从未想过的生活方式（参本书《团体章程》一文）。

对于《死海古卷》和四福音书，人们出版了许多关于这一主题的书籍和研究课题。有几位作者发表过蛊惑人心的、甚至是骇人的声言，其他作者则迅速表明这些声言毫无事实根据。然而，一旦奇特而错误的观点散布开来，它们就会萦绕在人的心头很难消除，所以有必要重复一些事实。

《死海古卷》没有提到耶稣和施洗约翰。它们与《新约》之间没有联

系。当《古卷》的主人将它们藏起来逃离昆兰时，仍然在等候弥赛亚的到来。他们没有认出耶稣就是弥赛亚，需要有人同他们进行强有力的对话，他们才会认出来——众人都如此。在他们看来，弥赛亚会是一个勇士，带领他们战胜所有的仇敌，并在耶路撒冷建立他的国度。然后，另一个弥赛亚——祭司——会恢复圣殿里正确的敬拜和献祭形式。这两个弥赛亚都没有赎罪的功能。当然，那些写《死海古卷》的人把他们的“团体”，特别是他们的领袖、12个俗人和3个祭司看作赎罪祭——通过公义的行为和受苦做到这一点。他们始终是一个十足的犹太人的团体，就我们所能看到的，他们从未想过会有其他种族的人加入进去。

昆兰的爱色尼派（Essenes）追忆那位“公义的老师”，也追随他的教导。他死了——可能是自然死亡的，人们也不期待他再出现。除非将来当所有义人都复活、享受神的同在时他会再现。当时的基督徒都仰望他们的“夫子”——他被钉十字架，被埋葬，但是三天之后再出现了。那时，他们就宣告他是神，而不只是一个人。

《死海古卷》中的教导与四福音书有着巨大的鸿沟。无人能够公正地声言它们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即使如此，它们之间还是有许多共同点，因为两者都以《旧约》为基础。神给亚伯拉罕的启示，他的后裔蒙拣选成

为以色列民族和神的特殊选民，神通过摩西传达的律法，众先知的神谕，历史和诗篇——所有这些都是二者的基础。

对于“公义的老师”和耶稣，预言都在他们所处的时代里实现了。他们都认为犹太教中最有势力的党派在教诲和做法上是错误的。然而，耶稣所减轻的宗教规条，爱色尼派却加强了。

其中主要的例子是他们对安息日的态度。根据法利赛人，如果牲畜在安息日掉在坑里，人将它拉出来，这并不算错。在《马太福音》12:11中，有人问耶稣：“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时，耶稣这样回答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他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作善事是可以的。”但如果是在昆兰，这只羊就得不到帮助。在那里，人甚至不能在安息日举手打一头顽固的牲畜。

《死海古卷》和四福音书之间的共同点还不只在于它们都是《旧约》的遗产。四福音书里有些词句在《旧约》里找不到，却在《死海古卷》里找到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认为《死海古卷》将为基督教的开端提供新线索的盼望。它们都出自同一时代、同一国家，具有同样的背景，所关心的主题也都一样，所以它们很可能使用相似的语言。耶稣降生时，天使高唱诗歌赞美神，说：“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人”（《路加福音》2:14，参本书《天使们唱的是什么？》一文）。昆兰人遗留下来的一卷赞美诗——很可能是“公义的老师”创作的——中两次出现了“善意之子”这一词组。

另一首赞美诗——它是“光明之子”打败“黑暗之子”之后，得胜者口中所唱的一首诗歌：“灵里贫穷的人有能力胜过内心刚硬的人。”这与

耶稣“八福”（记载在《马太福音》第5章）中的第一福，即“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不一样，但是“灵里贫穷的人”这一词组是一样的。显然，当时的虔诚犹太人流行用“灵里贫穷的人”来指代那些灵里谦卑的人（对照《路加福音》18:13中的那个法利赛人和税吏）。

当耶稣教导他的跟随者要爱他们的仇敌，为那些逼迫他们的人祷告时，他批评了那些说“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的人。他的意思可能就是指爱色尼派的教诲。《死海古卷》里有几处教导忠心之人要恨“黑暗之子”，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如此清楚地教导这种态度。

耶稣和《死海古卷》都警告那些反对神旨意的人：他们最终的结局必定是进入一个大火永不熄灭的地方（参本书《地狱——“永不熄灭的大火”》一文）。

《约翰福音》与众不同的主题之一是光。耶稣是“世界的光”，虽然大多数人更喜欢黑暗而拒绝他，但他把光给了人类（《约翰福音》8:12；3:19-21）。《死海古卷》谈到了“公义之子”，他们“为‘光明之君’所支配，并且行走在光明的道路上。另一方面，“诡计之子”“行走在黑暗的道路上”，并且与那些“行真理”的人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别。“行真理”的人是《约翰福音》（3:21）中另外一个适用于耶稣跟随者的术语。

《死海古卷》纠正了人们对《约翰福音》的常见印象，那就是《约翰福音》里的希腊味很强。在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思想中，光和黑暗、真理和谬论同样为他们所熟悉，因此，《约翰福音》完全有可能保留了对耶稣教导的真实回忆。同时，《死海古卷》强调了耶稣那种打动听众的教导，他要求跟随者先相信他，再由此涌流出一种遵守律法、按照律法原则行事的生

命。根据《死海古卷》，加入“团体”就使一个人成为“光明之子”，而且随之而来的就是这个人真诚地、认真地遵守律法的每个部分。

在马萨达城堡——就是在这个地方，最后一批犹太造反者抵抗罗马人直到公元73年——的废墟里，有人发

现了一卷卷轴的碎片。它是昆兰卷轴的副本，属于“昆兰团体”诗歌本的一部分。它们出现在马萨达，表明有人曾经从昆兰逃到了马萨达——也许期望在那里参加最后的战役，并看到义人最终得胜。



一部在昆兰的四福音书？

《死海古卷》给世人带来一个接一个的惊奇，但没有一个比1972年一位西班牙学者的宣告更出人意外。他说，极小的蒲纸碎片是希腊语的《马可福音》、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以及雅各书信的副本。

这些蒲纸碎片是在昆兰的第7号洞穴里发现的。当考古学家探索这个腐蚀不堪的洞穴时，发现了21块极小的蒲纸卷轴的碎片，以及其他三卷卷轴的“底片”。蒲纸本身虽然腐烂了，但它们压在泥团上，留下了字母的墨迹。这些碎片出自13卷或更多卷轴——全部用的是希腊语。其中一块碎片上留下了足够多的文字，所以能够鉴别出它是《出埃及记》的一部分；第二块是作者可疑的《巴录书信》(Letter of Baruch)的副本。奥卡拉汉(O'Callaghan)在研究其他碎片时，发现他能够将其中的一块上的字母拼成《马可福音》6章52和53节。

如果这是真实的，那就是一个令人惊异的声音。蒲纸上的笔迹显明它们所处的时代是公元1世纪中期。在洞穴里发现的陶器也属于同一时代，与其他藏有希伯来文手抄本洞穴里出土的陶器相似。留下这些卷轴的主人，很

难相信会与其他洞穴里卷轴的主人毫无关系。因此，《新约》手抄本的出现，意味着在昆兰于公元68年遭到离弃之前，昆兰人已阅读基督教书籍。

如果巴勒斯坦或埃及出土了真正的公元1世纪中期的福音书手抄本，那许多人——包括作者本人在内——都会欢喜快乐。许多被珍视的理论都将瓦解，大多数福音书作品的历史将被改写，赞成福音书记载真实可靠的论据会增强力度。正因为如此蛊惑人心的发现会影响如此深远，所以世人需要极其谨慎地对待奥卡拉汉和德国学者卡斯滕·彼得(Carsten Peter Thiede)的声言(后者支持前者的声言)。

虽然很小的蒲纸碎片上，单词数量并不多，但也能够鉴别出它所属的书卷。约翰的蒲纸碎片(参本书《最古老的书卷》一文)上有几个完整的单词(其中有“犹太人”和“象征”二词)和其他单词可分辨出的部分——它们被放在书页两边的排版方式让人毋庸置疑：这就是《约翰福音》的一页。在昆兰发现的碎片更小，其上也没有这么多特殊的单词。

有两点可支持它是《马可福音》经文的声言。

第四行中的三个字母和第四字母的残留部分可能是“Gennesaret”(“加利利”的术语)这个地名的中间部分。在第三行中，“And”(“和”)一词前面有个空格，这表明新的一段开始了，否则希腊文士不会在单词之间留出空格。这两行可能是《马可福音》6章53节“既渡过去，来到革尼撒勒地方”的一部分，其原文就以“And”(“和”)开头。若按照这一原理读其他行的字母，就很可能拼凑出与之毗邻的《马可福音》6章52和53节的句子。

要接受一个令人惊异的声音为事实，特别是在其基础上建立其他论据，就需要有不可动摇的根基。统计学认为，如发现不只一本书的某一页上，有5行以上的字母排序和间隔完全相同，则是不利于统计的。这种鉴别似乎强有力。通过电脑搜索所有希腊语的文学作品，没有发现其他与奥卡拉汉在蒲纸上读到的字母格式相同的段落。

奥卡拉汉的解释令人满意吗？

其中有些字母，特别是第二行和第三行“And”(“和”)之后的字母，非常不清楚。如果以不同的方式来阅读，其意思就会改变，这便让人有了怀疑



两位学者认为这个蒲纸卷轴小碎片上的内容属于《马可福音》。年代测定为公元1世纪中期。

的余地。那些拼凑成“Gennesaret”（“加利利” Galilee的术语）一词的字母，同样会是一个动词的一部分。若是以交替方式来重组其他字母，这一碎片就可能出自完全不同的一卷书。无人知道有

多少公元前200—公元70年间的希腊语犹太文学作品已经失传。其中有些作品被约瑟夫所引用，或者其名字被人提及，有些则以拉丁语或古埃塞俄比亚语译本的形式幸存下来。在其他洞穴里发现的希伯

来语和亚兰语手抄本，使更多之前未被注意到的书卷显露了出来。

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这一碎片太小了，其上的字母也太不确定，我们无法保证它就是“公元1世纪的《马可

福音》的片断”。其他被认为是《新约》书卷的碎片亦如此。虽然这种可能性存在，但是需要证明。即使有些昆兰人的确阅读过四福音书，也没有迹象表明它们影响了那里人们的教导。

死亡和埋葬

从很早的时候开始，人们就怀着敬仰之心将死者埋葬在地里。耶稣的朋友就是这样对待他的。基督徒常问：“存放主身体的坟墓是什么样的，他的坟墓在哪里？”通过研究耶路撒冷附近的坟墓和当时的葬礼习俗，以及最近对耶路撒冷的探索，我们如今获得了比以前更加清晰的答案。四福音书的描述因此也显得更加生动。



死者的骨灰收集在石箱或骨灰盒，有时，这些盒子上雕刻着华丽的图案。

坟墓的样式

让城市规划者头痛，也让房地产开发商做噩梦的墓地和坟墓，常常就位于高速公路的通道或住宿大楼的工地上。

自从人们开始在城镇居住以来，就一直面临着如何处理死尸的问题。有些人将死者的遗骨埋在家里，他们可能以这种方式保持与家人在一起；其他人则在房屋密集区之外凿出墓地，然后将死者埋葬在那里。节省空间的火葬在《圣经》时代是稀罕事，因为犹太人所相信的复活，在一定程度上与肉身有关，所以他们不接受这种做法。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罗马时代。许多个世纪之后，坟墓和墓地越来越多。有时，新的代替旧的，或者旧的被重新利用；有时，建筑者粗心大意地挖透了旧墓地。

如果土壤足够深，人们可以在那里挖掘简单的墓地，然后将尸体埋在里面，不用担心野生动物会去搅扰。在巴勒斯坦的许多地方，铲子一落地就碰到岩石，所以适当地埋葬死者变得更加困难。有一个办法是将尸体放在地上，然后用石头堆一个石冢，或者用石板搭建一座小“房子”——就像凯尔特国家的石棚（dolmen）。但这也不是非常安全，如果盗贼以为坟墓里有珍宝，他们就会破门而入。

所以，最后人们通常的做法是在岩石上凿出足够大，可以装下至

少一具尸体的空间，这种做法的代价也更昂贵。以色列和犹太的石灰岩山丘上有许多洞穴，那些能够封口的较小洞穴是天然坟墓。公元前2000年之前，在耶利哥这样的城镇附近，已经有人在地里凿了一组组的坟墓。一个1至2米深的狭窄隧道通往一个形状像小洞穴的房间。房间里有足够大的空间可摆放尸体，并在尸体旁边放几个锅和盘子。葬礼完毕之后，人们可能会用石头把入口封住，然后用土壤和石头填满隧道。

为每位死者凿一个像这样的新坟墓，很可能会花费许多时间和劳力，许多家庭都承担不起。通常，让坟墓变得更大，就可以成为一个家族地窖，父辈、儿辈和孙辈都可以埋在一起。任何时候有人去世时，重新打开坟墓就行了。

凯尼恩曾经在耶利哥打开了九座大约公元前1800年凿成的坟墓。它们都能够装下20具尸体——偶尔还会更多。当后来的尸体放进来时，较老的遗骨就被推到一边留出空间。所以挖掘者发现的，只是最后埋葬的尸体及其器具整齐地摆放在那里。

在《旧约》中，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时代就是这样。他们遵行着同样的习俗。亚伯拉罕为埋葬妻子撒拉而买下的那个洞，之后也成了埋葬他、他儿子以撒和以撒的

公元前7世纪和8世纪，犹太列王和贵冑在耶路撒冷周围的山丘里凿了宽敞的坟墓。这个房间位于圣司提反修道院（St Stephen's Monastery）的地底，两边都有用于存放尸体的长台，往前还有空间。较低处是存放较早埋葬尸体遗骨的贮藏室——最近的尸体才整齐地摆放在长台上（右页图）。



妻子利百加，以及之后的雅各和他妻子利亚的地方（《创世记》23：49：31-33）。在耶稣的时代，这个坟墓仍然能够在耶路撒冷南部的希伯仑看到，这是犹太人的传统所声言的。希律王在其周围建筑了一堵高墙，将它定作圣地，2,000年之后，这堵墙仍然屹立如初。

列王时代的坟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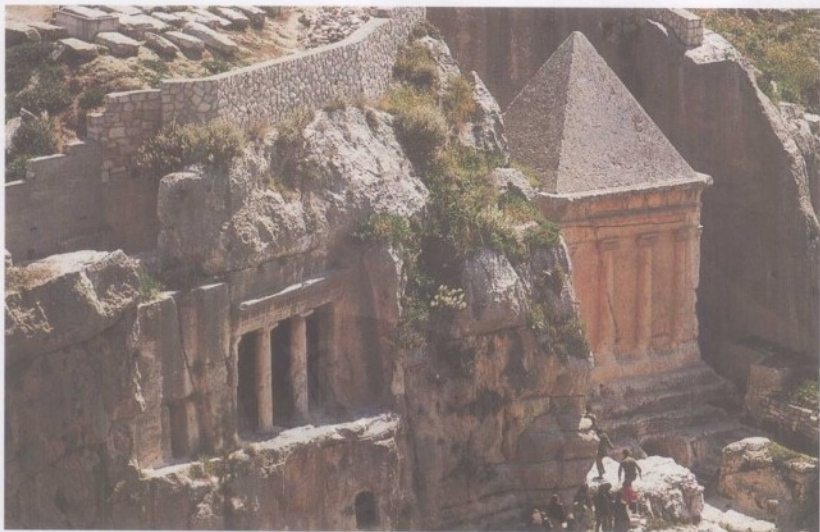
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时代，埋葬的形式几乎没有改变。在巴勒斯坦全国各地都发现了当时的坟墓样本，特别是在耶路撒冷古城外面，更能够看到精美的坟墓。其中有一排已经被发现很久，位于西尔万（Silwan）村，面对着如今通称大卫城的原始城镇东坡。

富有人家出钱请人在山谷的岩面上凿出正方形的房间。有些甚至凿成了自立式平台，看起来就像房子。在门道上面，凿在平滑表面上的希伯来字母告诉人们死者的名字，其中至少有一处诅咒了任何会打开坟墓的人。

另一排坟墓沿着欣嫩谷的南部边沿而凿，就在现代的圣安德烈教堂旁边。1975年和1980年间，考古学家对进行了挖掘。它们具有悠久的历史，是公元前7世纪在岩石上凿出来的，之后一直被用作坟墓，直到公元前6世纪末期。公元前1世纪和公元1世纪，更多尸体被埋在里面，就堆在较早埋葬的尸体之上。公元2世纪和3世纪，遗址上堆起了用于火葬的柴堆。在坟墓里发现的烹锅里，装着灰烬和烧焦的骨头。在耶路撒冷周围发现的其他火葬尸体属于第十军团士兵——他们是公元70年之后驻扎在耶路撒冷的罗马驻军，这些坟墓可能也是他们的。在此期间，人们还举行过更多葬礼。

公元5世纪，因为附近建筑一座教堂，以致这些坟墓的某些围墙被挖走了。最近发现的遗迹是几十支生锈的步枪、军用按钮和零散物品，很可能是那些在坟墓旁瞭望塔里的土耳其士兵在一战期间留下的。他们负责监视通往伯利恒的道路，这些东西放在一座公元7世纪

公元前1世纪，耶路撒冷的主要家族在汲沦谷为自己凿了宏伟的坟墓。根据稍后铭文的记载，这个以柱子支撑的入口通往祭司希恁（Hezir）（《历代志上》24：15）家族的坟墓。这座顶上有金字塔的坚固正方形塔楼是墓碑的一部分。它的传统名字“撒迦利亚的坟墓”毫无根据。



坟墓的石长台上。

这些坟墓都是面积大约3平方米的单间，由入口处下一级台阶进入里面。两边和尽头都有岩石凿成的高1米多的长台。两座坟墓里的石台，上部都被仔细凿成了舒适的枕头形状。在一座坟墓里，有三个房间对着入口处的大厅，一条长台上并排凿了6个枕头。

这种雕凿岩石的艰苦工作达到了高标准，每个坟墓都能够装下几具摆放整齐的尸体。由于空间太宝贵，不能把一座昂贵的坟墓只用于装几具尸体，有几个坟墓的长台下面是挖空的更小的空间；除了一个地方之外，其余都是空的。

在最大的坟墓里，这种空间的顶部已塌陷，里面的东西没有落入盗贼之手。除了许多锅、珠宝碎片和两个宝贵的银护身符之外，还有许多遗骨——将近100个人。显然，一旦长台上的位置用完了，第一批尸体就被卷起来，乱塞进这些地窖里。这就形象地诠释了《圣经》上“归到他列祖那里”一词。

第三组坟墓位于古城北部，是公元前8世纪或7世纪为耶路撒冷富人凿的。它们的基本示意图与欣嫩谷的坟墓一样，只是面积大得多。入口大厅通往许多房间，里面有摆放尸体的长台，也有贮藏骸骨的地方。一个坟墓里有七个房间，另外还有一个较大但没有长台的房间，这可能是为下葬而预备尸体的地方。就像西尔万村的坟墓一样，这些坟墓也展示了石工的精湛技艺。邻近天花板的岩石被雕刻成了飞檐。门道是正方形的，非常精致，其中有一个门道还有为双扇门合叶而留的插孔。浅壁凹似乎充当了木镶板。这里实在是优质的“永恒之家”。

耶稣时代的坟墓

公元前600年的坟墓似乎太古老，无法帮助我们了解公元1世纪的情形，但仍然非常重要。这些古老的坟墓表明当时人们对死者遗骨的态度几乎与《新约》时期一样，将许多人埋葬在一个坟墓里的想法没有改变，空间的问题也变得更加严重。公元前1世纪和公元1世纪的坟墓都例证了这些观点，清楚表明四福音书中所描述的埋葬耶稣的坟墓是什么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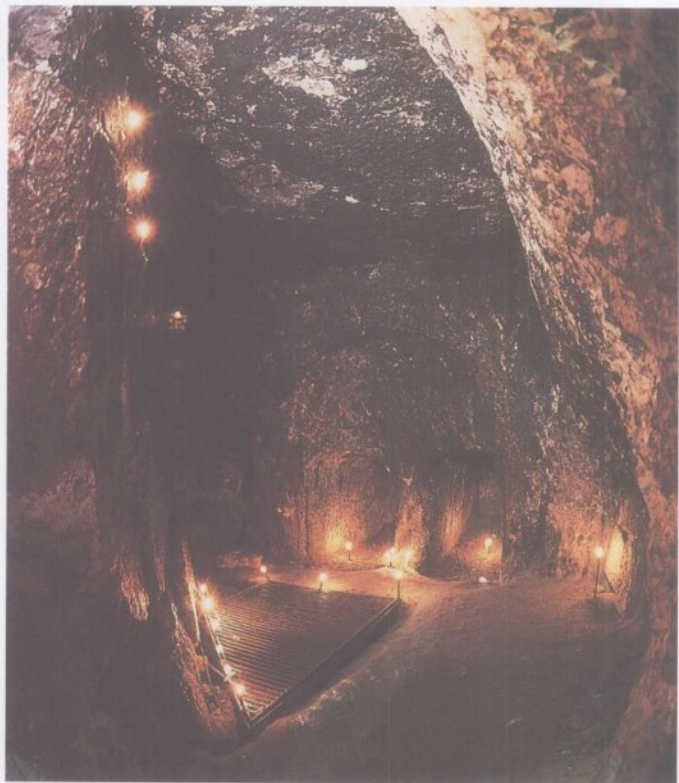
无疑，要埋葬在岩石凿成的坟墓里，代价非常昂贵，只有相当富有的人才支付得起。在福音时代里，耶路撒冷的坟墓有几种简单的样式，入口处有雕刻的华丽坟墓，以及地面有墓碑标记的精致坟墓。简单的坟墓有一个1米高的小门道。门道由一块巨石或石板严密封住，这至关重要，否则，常在古城外面吃腐肉的野生动物、狗、胡狼和鬣狗会进入坟墓，将尸体撕烂。哀悼者弯腰穿过或者爬过入口处之后，会下一二级台阶，然后站直身子。

里面是一个大致正方形的房间，房间三面各有一条在岩石上凿出的约齐腰高的长台。长台和岩壁之间由短坑道连接。这些坑道2米长，0.5米宽，1米高。每条坑道能放下一具脸朝上平躺着的尸体。有时，这些坑道由石板或粗糙的石墙封住。

富人可能会订购入口前面有院子的上等坟墓。院子里可能长着植物和灌木。入口本身由岩面精雕细刻而成，其形状就像贵族豪宅的门道，有些入口以浅浮雕的花儿和叶子为装饰。这些都是用木门或偶尔用石门封住的整块门道。再往前是一个大房间，它又通往其他许多房间，而这些房间的墙壁上有许多用于埋葬尸体的短坑道。其中一个坟

阿迪亚波纳 (Adiabene) 女王海伦的坟墓属于福音时代。坟墓必须严实地封住，免得狗和野生动物溜进去，搅扰死者。





圣墓教堂背后就是“亚利马太·约瑟的坟墓”。这些就是典型的公元1世纪坟墓的坑道和长台。(游客进去后所站之处就是长台的水平面，铁栅防止游客滑到最初的地面上。)

墓里有80个这样的坑道。偶尔，这些华丽的坟墓用于埋葬装在棺材里的尸体。每道墙壁上都凿了一个长达2米的架子，架子上的岩石里有一个拱顶，其术语为“拱顶小室”(arcosolium)。拱顶下面的长台很少凿成棺材的形状。

最精致的是今天被称作“列王陵墓”(the Tombs of the Kings)的墓地。这是一个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大坟墓，为来自伊朗东北部改信犹太教的皇室家庭所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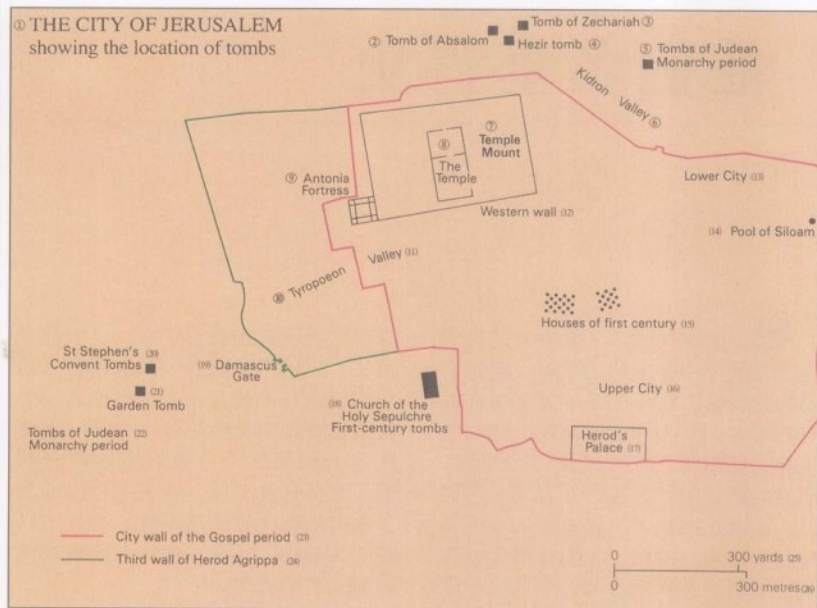
一级级给人深刻印象的台阶，通往一个由岩石凿成的大院子。院子某一边有一个以柱支撑的入口，据约瑟夫记载，顶上最初有三个金字塔。这一壮丽的入口通往一个位

置较低的门道，一块如轮子一样的石头，可从狭槽里滚过来封门。门道里面是一个大房间和其他8个埋葬坑道的房间。

1863年，当法国探险家德·索尔西(De Saulcy)清理出这个坟墓时，他发现了一个大石棺。石棺上面用亚兰语和希伯来语写着女王的名字和称号。有些石棺里埋了几个人，但这同样也只有富人才能承担。

大多数坟墓里的遗骨并非整齐地摆放在坑道里。相反，大约1年之后，尸体腐烂了，遗骨也就被收集起来，放在盒子里(参本书《他们名垂青史》一文)。一具尸体平放时占用的坑道空间能存放6至7个盒子，这样一个坟墓也就能够容纳更多尸体。打开坟墓，就会发现长台甚至地面上也有这种盒子。虽然这种盒子是用于存放一个人的遗骨，但可能也会有几个人的遗骨。其中一个盒子上的铭文写道：“西门和他妻子”，另一个盒子上潦草地写着：“马提亚的妻子和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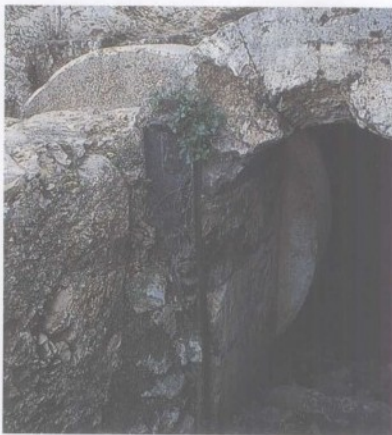
根据这一点，我们在阅读四福音书时，就更容易理解耶稣埋葬及第一个复活节早晨的情形。亚利马太的约瑟是一个富人，他在某个园中有新坟墓。因为安息日快到了，所以他将耶稣的尸体带到那里，并快速地将其放好。为了保持尸体安全无恙，又用一块大石头将坟墓封住。安息日一完，跟随耶稣的妇女就带着香料去膏耶稣的尸体——因着安息日，她们没有做这件事。她们以为那块封门台石头会是一个阻碍，但发现石头已经被挪开，很快看到尸体不见了。里面——在右边——坐着一个人，他告诉她们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的门徒来到坟墓，一个往里面窥视了一下，彼得则却进到里面，他们两人都看到那块裹



1. 显示墓地的耶路撒冷
2. 押沙龙墓
3. 撒迦利亚墓
4. 希悉墓
5. 君主政体时期的犹太人的坟墓
6. 汲沦溪谷
7. 耶和罗波安的山
8. 圣殿
9. 安东尼营楼
10. 泰罗波恩谷
11. 山谷
12. 西墙
13. 下城
14. 西罗亚水池
15. 第一世纪的房子
16. 上城
17. 希律的王宫
18. 第一世纪圣墓教堂的墓地
19. 大马士革门
20. 圣司提反女修道院的墓地
21. 园墓
22. 君主政体时期的犹太人的坟墓
23. 福音时代的城墙
24. 希律亚基帕的第三道城墙
25. 码
26. 米

尸布躺在那里。马利亚也往坟墓窥视，看到两位天使正坐在耶稣的头和脚所在之处。

显然，四福音书的作者所描述的坟墓有一个小入口和一条岩石凿成的长台，属于公元1世纪在耶路撒冷所流行的坟墓样式。耶稣的尸体不是人们所期盼的那样放在坑道里，因为约瑟并没有完全准备好就匆忙地将其留在坟墓里了。裹尸布是放在长台上的。复活之后，就留在那里，人很容易看到，天使也很方便坐在长凳上。



耶路撒冷西部有一个非常精致的坟墓；地面上有一块墓碑，里面有个房间，入口用一块大圆石板封住。希律家族中有些人可能就埋在这里。



他们名垂青史



这个骨瓮里的遗骨属于一个名叫约翰的人。他会说希腊语。

“他们没有坟墓”，这是人们说到许多在战争中丧生的士兵时，常常会说的悲伤话。对于成千上万生活在古时的男人、女人和儿童来说，他们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些人已经了无踪影。他们的遗骨四分五裂，或者完全腐烂了，或者在地底下，没有任何东西将其标明出来。通常，人们在耕作或建筑的过程中会发现古墓，但这只不过是历世历代古墓中的几个而已。有时，死者生前所用的物品会同遗骨躺在一起。这些物品包括戴在手上的戒指，小孩的几个珠子，甚至法老图坦卡门的宝座和战车。

在图坦卡门王这种重要人物的坟墓里，他们的名字可能刻画在围墙、棺材或锅和盘上。但是富人的坟墓里，也可能没有死者的名字，其中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1977年在马其顿威吉纳（Vergina）发现的一组布置华丽的坟墓。挖掘者声言马其顿的腓力（即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就埋葬在这里，但是没有一件宝藏上刻着这个名字。在古代社会中，大多数无足轻重之人的坟墓都是无名的，这不足为奇。

在某些文化中，人们有记载死者身份的风尚。希腊人会立墓碑，罗马人会在石骨瓮或盖骨瓮的石板上刻名字和其他细节。在公元前1世纪和整个公元1世纪的巴勒斯坦，有些坟墓上刻着名字，这些名字提供了关于犹太社会的宝贵信息。

尸体在坟墓里停留1年之后，遗

骨常常被收集在石盒子里。这些盒子很长，足以装下腿骨，而且所占用的空间比遗骨平躺在地上少得多，一个坟墓能够装下更多尸体。骨瓮——这些盒子的通称——可以有或没有装饰。有些骨瓮上面，有尖利物品或凿子刻成的线条和圆形图案，有几个以花儿为装饰，还有一两个上面有模仿石雕工艺的雕刻。

如今，数百个骨瓮陈列在博物馆里，特别是耶路撒冷的博物馆。大多数骨瓮都没有装饰，但是其中有许多刻着名字。其字母可能仔细镌刻，也可能草率地刮划，或者是用木炭写的。这些名字不是对死者的公开纪念，只是识别其遗骨的标记。通常，它们包括死者的名字，常常是父亲的名字，其功用相当于现代的姓氏（其中有许多，比如詹森、鲁滨逊和詹姆逊，就是这样形成的）；偶尔也包括死者的头衔，包括夫子、祭司、寺庙建造者、文士和陶工以及各种其他的。不仅有男人的名字，也有女人的名字。有时，女人的名字加上了某种描述，如“某某的女儿”或“某某的妻子”。

为了提供这一信息，希腊语、亚兰语和希伯来语都派上了用场。希腊语最不常见。有几例不仅使用了希腊语，而且加上了对应的希伯来语或亚兰语译文。从这一点我们清楚地看到，公元1世纪住在耶路撒冷的人能够理解这三种语言（参本书《他们所说的语言》一文）。



这里的希伯来铭文显示，约哈难 (Yehohanan) 的女儿示拉丝 (Shitrath) 的遗体就放在这个骨瓮里。（“约哈难”其实就是“约翰”。）

死者的名字反映了这一多样性。其中有希腊名字，如安德烈 (Andrew) 和亚历山大 (Alexander)，有亚兰名字，如阿爸 (Abba) 和以特拉 (Yithra)，也有希伯来名字，如迦玛列 (Gamaliel)、以撒 (Isaac) 和利未 (Levi)。它们表现出当时的父母给孩子所取的名字是什么样的，以及怎样拼写这些名字。我们所看到的有趣事情，是这些名字中最常见的都出现在了《新约》里。约翰、犹大、耶稣、马利亚、马大和马太都出现了，拉撒路或以利以谢 (Eliezer) 和西门也都是最常见的名字。

这些人物并不是《新约》中的，只不过名字相同而已。就算找到用亚

兰语刻着“约瑟的儿子耶稣”的骨瓮，也不会影响基督教的信仰，即耶稣已从死里复活。这只不过再次表明：这些名字在当时非常常见。这一切都有助于评价四福音书。就个人名字而言，四福音书有一个显著的相似之处：它们很好地反映了公元1世纪名字方面的风尚。石骨瓮上这些简单的识别标记，使我们接触到了耶稣时代的一些人物。虽然许多人以这种方式命名，但还有更多的人，他们的坟墓上没有刻名字，或者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追寻的踪迹。这些人曾怀着迫切的心情站在圣殿里，或者挤在街道上，要看到耶稣。



我们能否看到耶稣的坟墓？

“耶稣是埋葬在这里的！”

“不，耶稣是埋葬在这里的！”

两群人将耶路撒冷的两处地方指给游客看，各自都相信他们所指之处就是耶稣的坟墓所在地。有两个相互抗衡的地方这一事实，让有些朝圣者内心不安，其他朝圣者则深信只有一处是正确的，从而不理睬第二处。圣墓教堂 (the 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 或花园坟墓 (the Garden Tomb) —— 是否有一处是正确之地？许多世纪以来，人们越来越了解耶路撒冷周围坟墓的造法和样式 (参本书《坟墓的样式》一文)，这有助于解释其中一处可能是正确之地的原因。

花园坟墓

1883年，克里米亚战争中著名的英国领袖查尔斯·戈登将军抵达了耶路撒冷。戈登通过《新约》来理解《旧约》。古以色列的敬拜仪式被他看作是基督生命和工作的指示器。他上到耶路撒冷土耳其城墙北部的一座小山丘上，在陡峭的山坡上，有两个洞穴与耶路撒冷遥遥相对，它们看起来就像头骨里的眼窝，所以这个地方被称作骷髅山 (Skull Hill)。

根据《利未记》1章11节的描述，戈登认为祭司是在那里的圣殿里面，即祭坛北部宰杀祭牲的，因此，这个地方应该是“神的羔羊耶稣”被杀的适当位置。他认为这座山就是骷髅地

或加略山，而且今天许多人仍然称之为“戈登骷髅地”。他的观点直到1885年才发表。1884年，戈登在喀土穆 (Khartoum) 镇压马赫迪 (Mahdi) 叛乱时遭到杀害。

靠近山丘边缘是一座岩石凿成的坟墓。在戈登来到此地之前的40年，就有人提议这里可能是耶稣的坟墓。另一位探险家则提出不远处的另一座坟墓是耶稣的坟墓。随着戈登提出骷髅地的看法，第一座坟墓获得了人们的好感。许多垃圾和十字军的建筑物被挪走，一大块平地、蓄水池和垂直的岩石墙壁显露了出来，而且墙壁上有一道今天仍然看得见的门道。

门道里有一个小房间，小房间又通往另一个右边的房间。这个房间的门道两边各有两个在岩石中凿出的马槽，它们之间还有一个较小的马槽。岩石中的狭缝表明这些地方是马槽的侧面和盖子。墙壁上画着十字架和代表耶稣基督的希腊字母，表明他是“首先的和末后的”。这些绘画属于拜占庭早期，即公元5世纪或6世纪。

为什么人们会认为这个坟墓，而不是这个地区的另一个坟墓是耶稣的坟墓呢？其原因之一是“戈登骷髅地”就在附近；另一个原因在于它的位置是在城墙外面，同时又非常靠近城墙。同时，情感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欧洲新教徒走进“圣墓教堂”会觉得不舒服，因为其灯台和蜡烛、俗丽的颜色和穿着黑色长袍的祭司都与他们的敬

拜方式不能相容。这个坟墓既简单又有一个照料得很好的花园，所以立刻吸引了游客。置身其中，游客很容易就能想像第一个复活节早晨所发生的事。

然而，没有能够支持“花园坟墓”的真实证据。戈登将军所提出的观点，即认为这座山丘就是圣殿的宰杀祭牲之地，找不到相应的历史或地理事实。他曾经在自己的观点上补充了一条建议，那就是能够画出一个人物的轮廓：他的头在山上，他的座位在岩石圆顶清真寺，他的脚则在西罗亚池子里。当他宣布这一理论时，他自己也称之为“幻想”。

大家都看得出来，“花园坟墓”位于城墙外面，而“圣墓教堂”在城墙里面。关于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城墙的走向如何，学者们已经争论了许多年。当然，现代游客的感受，也不会影响学者们支持或反对其鉴别争论。

最近几年，考古学上的证据大大增加，这个问题已经能够解决。通过对那些在未受到任何扰乱的坟墓里发现物品的研究，考古学家很好地证实了坟墓的样式，并清楚界定了年代。有马槽的坟墓大多数是拜占庭派石工的杰作，而“花园坟墓”肯定更早。凿石工人的工具所留下的痕迹就是线索，表明里面发生过变化。这些马槽不是原始的。最早的工人绕着三面墙壁留下了一条岩石凿成的长台，很可能还有一条在之后凿出来的外室里。公元1世纪的坟墓有岩石凿成的长台，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与之相连的是用于埋葬尸体的短坑道。

凿石工人的工具在坟墓墙壁上留下的痕迹仍然可见。它们不都一样。在上部，即墙壁和天花板相会合的地方，是简单的长线条。公元1世纪的坟墓通常都用锯齿状的凿子凿成，会在石板上留下一组组平行线。但是“花园坟墓”的墙壁上没有任何这种

平行线。

不可避免的结论是：“花园坟墓”不属于公元1世纪。越来越多的发现表明，它的年代更加古老，甚至远至公元前8世纪或公元前7世纪，即以赛亚或耶利米的时代。同一座山上，在非常靠近它的地方是第三组出自那个时代的大坟墓，附近还有其他坟墓。这个地方属于君主政体末期的墓地，而“花园坟墓”似乎是其中的一部分。1000多年之后，基督徒为了按照自己的方式埋葬死者，对其内部进行了改造。

之后，甚至“花园坟墓”的外面也改变了。或许十字军降低了外面的地平面，挖掘了一个大蓄水池——由一条顺着岩石而凿的水槽引水而至，并靠着岩石修建了一些建筑物。所有这些变化都在坟墓里留下了痕迹。如今，一切都似乎一目了然：我们缺少的是坟墓在公元1世纪被使用过的迹象。“花园坟墓”不是耶稣的坟墓。

对于任何觉得这是一个安宁或予人灵感，适合默想和敬拜之处的人，这一判决不应使他不安，因为这地方的本质没变，复活的信息也没变。天使实际上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报告了耶稣复活的信息，但这并不重要。

圣墓教堂

当一队队工人推倒旧神庙，挖走下面的土壤时，绳索和撬棍拖拉着石头，鹤嘴锄和铲子砰砰地落在土壤里。当时正值326年，君士坦丁大帝已经下令要挖掘耶路撒冷。他希望建造一座教堂纪念耶稣的复活。有些基督徒认为自己知道耶稣坟墓的真实所在地，显然，那将是教堂的理想位置。他们指出了—一个相当出人意料的地方——市中心的神庙下面。

犹太人第二次反叛（132—35）仍没能脱离罗马人统治之后，哈德良皇帝重建了耶路撒冷，使之成为一个

1个多世纪以来，新教徒一直喜欢位于耶路撒冷古城北部简易的“花园坟墓”胜过装饰华丽的“圣墓教堂”。虽然学者经过许多研究之后得出结论：“花园坟墓”不是公元1世纪的墓地，但那些宁静的园子使其成了一个吸引人的安宁处所，人们能够在那里静思和祷告。

十足的罗马城市，命名为埃利亚卡皮托利纳，并规定犹太人不得入内。在这座新城里，哈德良为女神维纳斯建造了一座神庙。这座神庙将耶稣的坟墓隐藏了起来。哈德良的建造者不辞辛劳地立下稳固的根基，他们运来大量土壤，在不平的地面上搭了一个平台，然后修造了一堵厚围墙来稳固这一平台，再把神庙修造在平台上。

如今，不到2个世纪之后，为了使神庙下面的旧坟墓显露出来，这一切都被拆除了。当时，凯撒利亚的主教是优西比乌。他写了一部长长的基督教会史（他最重要的著作）和其他较短的著作，其中之一就是《君士坦

丁的生平》，在这部著作中，他讲述了坟墓被发现的情形：

“大帝下令，这座外邦人神庙废墟里的石头和木头都必须搬走、倒掉，倒得越远越好，大量的地基土必须挖掉、运走，挖得越深越好……他的手下立刻将这一任务付诸实施。随着地基土一层层出现，救主复活的庄严，神圣的证据也像我们的救主一样复活了，而且超越了我们一切的盼望。”

君士坦丁的石工将坟墓四围的岩石都切掉，使其独立于山坡，还造了一个圣祠来保护坟墓，最后，一圈柱子和一堵外墙支撑着上面的拱顶。靠近圣祠是一个四面有门廊的花园，再



往前就是一个大教堂。在侧面，还修整出了另一个伸出地表的坚硬岩石层，将其保留在骷髅地的遗址。因着敌人的攻击，火灾和地震，这些建筑物或多或少遭受了一些严重破坏。1009年，坟墓的岩石完全被疯狂的卡里发·哈基姆（Caliph Hakim）毁坏。因此，从公元4世纪以后，“圣墓教堂”就成了一个汇集各种设计和风格的聚合体。其中最伟大的部分是十字军建造的。自从君士坦丁的工人发现这个坟墓以来，朝圣者就在那里祷告。

它真是耶稣的坟墓吗？

君士坦丁的工人是否真正发现了耶稣的坟墓？那些告诉他们应该在那里挖掘的公元4世纪基督徒，能够确定他们会发现正确的坟墓吗？

在君士坦丁统治之前，基督徒一直是一小群不受欢迎且常常遭到逼迫的人。公元67年，犹太人的第一次反叛爆发时，居住在耶路撒冷的大多数基督徒都离开了。第二次反叛之后，与犹太人没有任何瓜葛的基督徒显然能够住在那里。根据新城的示意图，主道从现在的“大马士革大门”往南延伸。哈德良在主道西边修筑了古罗马大广场或市场，并使维纳斯神庙与之相连。神庙的位置本身很可能是最方便的，不是哈德良为了毁掉基督徒的圣地故意选择。差不多200年之后，基督徒如此确定耶稣的坟墓就在那里，以至于他们说服君士坦丁大帝下令付巨资拆除和挖掘此地。如果他们不知道那里有坟墓，就不敢提出这样的建议。如果发现那里没有坟墓，大帝会说什么？为了安全起见，那些基督徒所指出的坟墓应该在城外。

是否位于城墙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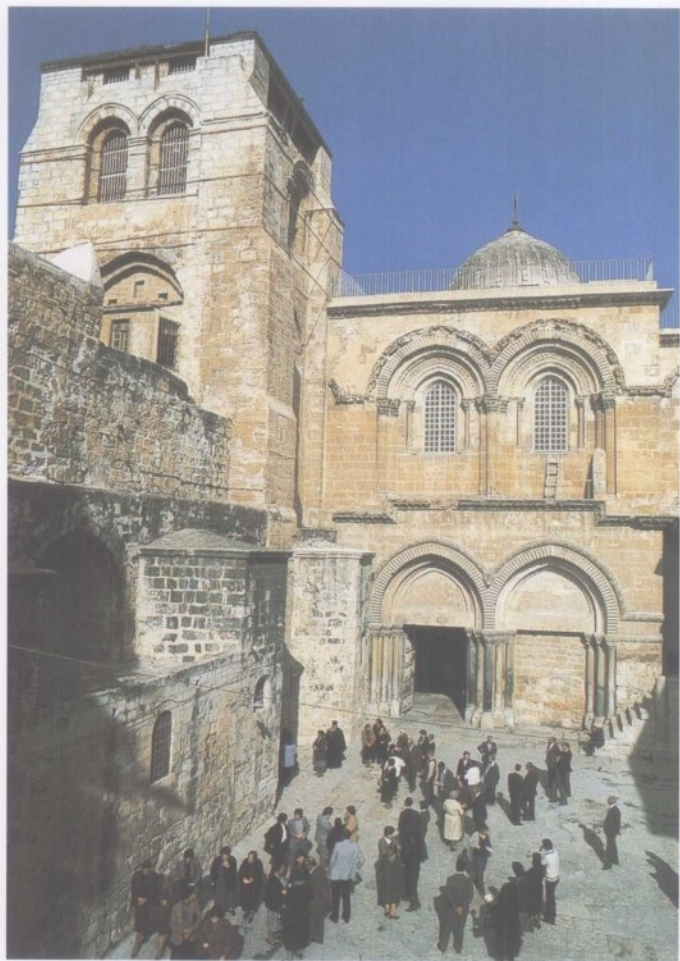
“圣墓教堂”呈现出一个显著的矛盾。加略山，即他们将耶稣钉十字

架的山，位于城墙之外（参《约翰福音》19:20），耶稣的坟墓也位于城墙之外，因为犹太人的律法不允许人们将尸体埋葬在城里。然而，“圣墓教堂”的位置自建造以来就一直在城墙之内。

今天围绕耶路撒冷的城墙并非新约时期的城墙，乃是奉土耳其皇帝苏利曼一世的命令在公元1537和1540年之间修造的。其中许多地方顺延了旧城墙的路线。直到最近都悬而未决的问题都与北墙的界线有关。支持传统遗址，即“圣墓教堂”是耶稣坟墓所在地的人，一直争辩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耶路撒冷的形状已改变，所以坟墓位于城墙里面了。其他人则断言，现在的北墙界线当时并没有改变，因此坟墓位于其北部。

最近几年考古学的发现终止了这一争论。从1964年到1966年，耶路撒冷的大英考古学院（the British School of Archaeology）对现今的“大马士革大门”进行了挖掘。挖掘者往下挖了7米，就在古道和荒废的建筑下发现了公元1世纪的路面。他们对不同的水平面和其中发现的物品进行了仔细研究。

覆盖着天然岩石的是农田的土壤，其中有几个坟墓，上面是第一条道路。灰泥里有一个希律亚基帕一世在公元42-43年铸造的硬币。在修筑这条道路之前，人们已经为壮观的新城墙和城门打下了地基。根据现存的石块，我们能推断出：此处的城墙和城门从未按其原始设计完成过。一切都表明，这是希律亚基帕开始建造的新北墙的一部分。约瑟夫描述过这堵城墙。它的设计规模非常宏大，如果真的建成，罗马人也就无法围攻耶路撒冷了。但亚基帕改变了想法。当他看到规模如此之大时，就开始担心罗马皇帝会认为他在谋反，所以，在只下了地基的情况下，他决定停工。路



自从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4世纪修建教堂以来，基督徒朝圣者一直络绎不绝地来到“圣墓教堂”。今天仍然屹立的大多数建筑，包括入口都是十字军在公元12世纪修建的。

面发现的硬币与约瑟夫所提供的证据一致。

如果在希律亚基帕统治时期（公元41—44年）之前，耶路撒冷北墙的界线不在这里，那又会在哪里呢？无人能够提供一个准确的答案。无人鉴别出耶稣被钉十字架时防护着耶路撒冷北边的城墙痕迹。约瑟夫指出了它在圣殿附近的部分界线。在“圣墓教堂”附近展开的挖掘工作也补充了他的信息。但这些只不过是线索，不是直接证据。现今的城墙里面不是到处

都可以随便挖掘，只有少数地方得到了勘探。其中之一就是幕里斯坦（Muristan）教堂南边的市场。

1963年，凯尼恩在地面深处挖了一条壕沟，并最终在现代的街道下15米处触到了基岩。她发现这块基岩在列王时代被切割和开采过。倒在这个石坑里的是土壤，土壤里又有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1世纪的陶器。这次挖掘几年之后，考古学家在附近的路德教会下展开了更多挖掘工作，也发现了同样的东西。之后，在修复“圣墓教堂”时，人们得以勘探其地底下。再次，那里有被开采过的迹象——根据岩石上的陶器，可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7世纪或更早。维吉尔·卡博，即负责此项工作的意大利专家，认为其中被采走的部分石头用在了建造一座公元前1世纪的花园上。

如果把这些发现放在一起，它们就暗示了这个地方位于城市外面——只要采石场一直是开放的（北墙本来位于采石场的南部）。用土填满采石场可以看作是哈德良的建筑者所做的工作，因为135年，他们正准备将这个地方建造成新城中心。

即使如此，有人可能还是会说，采石场本来就是城墙之内的，所以这里也就不可能是埋葬耶稣的地方。但是更强有力的证据将所有怀疑都拒之门外。许多年来，一直有游客拿着蜡烛或火炬进入亚利马太约瑟的坟墓。“耶稣的坟墓”再往前的墙壁上是一个黑暗的洞穴。虽然君士坦丁的工人切掉了许多岩石，但是他们所留下的部分足以显明其原本的样子。

岩石凿成的一部分长凳和4条短坑道——这些都是公元1世纪犹太人坟墓的特征——证明了这是其中一个墓地。这个坟墓附近还有另外两个同类型的坟墓，虽然如今已经看不到了。（一个是一个世纪以前在哥普特修道院发现的，另一个则变成了入口院

子里的水库，但卡博教授发现了它当初存在的清楚痕迹。)因为尸体必须埋在城外，所以这些坟墓清楚地证明了当时的城墙位于南部更远之处。旧采石场的岩石墙壁成了石工挖掘坟墓的理想之地。

再次，反对者会争论这些坟墓属于公元前1世纪，那时城墙还没有被建造起来围住那个地区。这是可能的，虽然不见得有必要，但事实上是真实的。公元41年及其后，希律亚基帕修筑一堵城墙围住那个地区，没有任何记载或有形的遗址幸存下来，表明除了亚基帕修筑的城墙之外，还有其他顺着北边界线修建的城墙，并且是在那个时代之后的100年之内建造的。

如果要保证耶路撒冷的某个坟墓就是亚利马太约瑟的坟墓，也就是他存放耶稣尸体的坟墓，我们就需要获

得名副其实属于公元1世纪且提供了他名字的铭文。但是无人发现这种铭文。坟墓主人的名字很少刻在坟墓里，所以我们不太可能获得这种发现。凭着现有一切有效证据，“圣墓教堂”能够有力地宣称自己是建立在约瑟的坟墓遗址上。我们无法知道人们所说的耶稣坟墓所在地是否就是正确的地方。可能君士坦丁的工人确实发现了在哈德良用土覆盖墓地之前，到此一游的基督徒游客所留下的痕迹或文字，也可能是他们发现了几座坟墓，然后选择了其中最合适、最容易的一个，将它做成了圣祠。不管他们发现的是什么，他们将它建造成了一个中心。1650年之后，这个中心仍然吸引着朝圣者——他们深信耶稣的坟墓在第一个复活节早晨是空的。

他是怎样被钉十字架的？

1968年，在耶路撒冷北部的一座坟墓里发现了一个骨瓮，上面潦草地写着Yehohanan（约翰）这个名字，紧接着还有一个不同寻常的词组。骨瓮的遗骨中有一根被铁钉穿透的踵骨，经过对这根骨头和其他遗骨的检验，耶路撒冷的一群医生得出结论：它们属于一个被钉十字架的人。他们说，他的双臂被钉在十字架上，身子扭曲，一枚钉子穿透双脚，右脚放在左脚之上，将他垂直地固定着，这意味着必须有一根能承受受害者身体重量的横杠加在

柱子中。凶恶的鞭打使他双腿折断。

几年之后，一位人类学家和另一位医生检验这些遗骨，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们说，这个骨瓮里装着三个人的遗骨：被钉十字架的人，他的儿子和另外一个人。遗骨上既没有双臂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迹象，也没有双腿被打断的迹象。钉子是穿过踵骨从侧面锤进去的，按此说法，人的双腿是叉开落在柱子两侧，而不是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上面。在钉子钉进去之前，一块木头抵住脚后跟——它就像一

个垫圈，防止脚乱动。

这个例子说明了解释不完整的遗骨何等困难。然而，更新的研究对骨瓮上词组的不同寻常有相同的看法。它似乎把Yehohanan描述成了“双膝分开吊死的人”。这表明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姿势。成文记载一般都告诉我们，罪犯通常被剥光衣服，按倒在地上；他们在十字架的横杠上张开双臂，要么被钉在上面，要么被绑在上面，然后横杠被举起来，固定在竖杆上。之后，他们的脚被绑在或者被钉在竖杆上。随着胸

肌越来越虚弱，受害者慢慢地窒息而死。

钉十字架是犹太人所憎恶的一种死刑。《死海古卷》中的一位作者谴责了一位敌人，因为敌人“将人活活地吊死”（《那鸿书》注释，参本书《旷野中的修道院》一文）。另一书卷把它当作卖国贼配受的结局记载下来。它也让希腊人和罗马人感到恐怖。他们把它作为对奴隶和任何挑战统治权势之人的惩罚。彼拉多将耶稣送上十字架就是因为耶稣自称为“王”。

他的父亲是否扛过十字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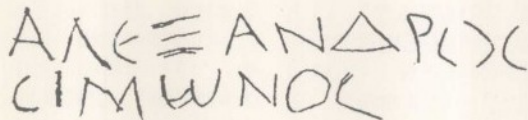
两千年之前，耶路撒冷是吸引世界各地犹太人的地方，今天，它仍然如此。朝圣者不远万里来参加各种节期，特别是逾越节。《使徒行传》列出了15个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人们能够在耶路撒冷听见其不同方言的地区（《使徒行传》2：8-11）。它们的范围从波斯直到罗马。这些朝圣者中，有些病倒而死在耶路撒冷；其他的，也许就是为了死在那里而来。

耶路撒冷周围的几座坟墓里就有这种游客的遗骨。盛放遗骨的石骨瓮不仅贴着他们名字的标签，还贴着出生地的标签。其中一个骨瓮上用希腊语刻着“来自推罗的乔登，一位皈依者”，另一个骨瓮也用希腊语刻着“来自卡普阿（Capua）的马利亚，亚历山大的妻子”。一个刻在坟墓岩壁上的纪念碑，讲述了一位敬虔之人如何将另一人从巴比伦带到耶路撒冷，并为他购了墓地的情形。这些发现提示出《使徒行传》第2章所列清单背后的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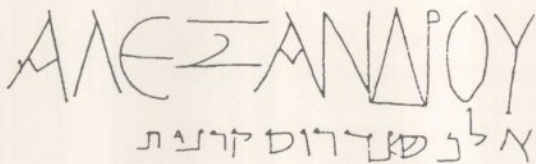
1941年，汲沦谷的一座坟墓开放，里面有11个骨瓮，其中9个刻着铭文。虽然其中的名字之一是西门（这个是在骨瓮上所发现最常见的名字）但大多数名字都很罕见，比如说腓力斯科斯（Philliskos）和撒利阿科斯（Thaliarchos）。这些名

字在北非犹太人中很普遍，但在巴勒斯坦犹太人中并不流行。在埃及和利比亚犹太人殖民地的铭文中，能够找到这种名字。事实上，这座坟墓是来自昔兰尼加（Cyrenaica）的犹太人的墓地。《使徒行传》2章10节和6章9节都提到这些名字在耶路撒冷出现过。其中一个骨瓮上用亚兰语明确地写道“古利奈（Cyrene）的亚历山大”，同一骨瓮上还有一张希腊语的告示提供了父亲的名字——“西门的儿子亚历山大”。

《马可福音》在叙述耶稣被钉十字架时提到了一个《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没有提及的细节。这三部福音书都讲述了古利奈人西门被迫为耶稣背十字架的情形（《马太福音》27:32；《路加福音》23:26），但《马可福音》补充说西门是“亚历山大和鲁孚的父亲”（《马可福音》25:21）。难道遗骨装在那个骨瓮里的古利奈人亚历山大，即西门的儿子，与那个父亲背着耶稣十字架的亚历山大是同一个人？当然，这可能是一种巧合，但是这种可能性看起来非常大。



汲沦谷出土的一个骨瓮上用希腊语潦草地写着“西门的儿子亚历山大”（上图）。盖子上则更整齐地刻着希腊语“亚历山大”和希伯来语“古利奈人亚历山大”（下图）。



该亚法的遗骨？

1990年，在耶路撒冷南部发现了一座坟墓，里面有几个骨瓮。据报道，其中一个雕刻精美的骨瓮上有两处用亚兰语潦草地写着“该亚法的儿子约瑟”。因为约瑟夫说大祭司家族中有个成员名叫约瑟·该亚法，所以挖掘者认为，这就是负责审问耶稣的该亚法的墓地（参《马太福音》26:57、《约翰福音》11:49-51；18:13, 14）。对这一名字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其拼写与该亚法（Caiaphas）这一名字应有的拼写形式不同，而且没有出现任何祭司的称号，所以这一遗骨很可能不是该亚法的。

不要搅扰死者

巴黎博物馆里立着一块大理石碑，石碑顶部写着“凯撒的法令”。这引起了一位正在检查古物的著名学者注意。“凯撒的法令”一定非常重要。它说了些什么？他继续往下读：

“任何人绝对不得搅扰墓地和坟墓，这是我的旨意……尊重那些埋葬之人，这非常重要；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方式搅扰他们。如果有人搅扰了他们，我下令以盗墓的罪名将这处人处死。”

在某些地方，人们一直在打开坟墓，搬动遗骨，而且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甚至引起了皇帝的注意。这一石碑从何而来？哪个凯撒颁布了这条命令？

1930年，当著名的历史学家迈克尔·罗斯托夫采夫(Michael Rostovtzeff)看到这块石碑并意识到它很重要时，它正陈列在巴黎国家图书馆里。1925年，一位私人收藏家将它同自己的其余收藏品一起送到了那里。石碑最早的主人

“拿撒勒法令”是一块60厘米/2英寸高、37.5厘米/15英寸宽的石碑。它如今陈列在巴黎的国家图书馆里。它上面刻着一条由拉丁语翻译成希腊语的恺撒的法令——命令将盗墓的人处以死刑。

没有让人研究过自己的宝藏，只留下一条关于它的简单注释，但却告诉了我们一件重要的事情，它写明：“1878年拿撒勒送来的大理石碑”。这就表明，石碑是在离拿撒勒不远处发现的。否则，人们可能会以为它来自土耳其，因为大量的希腊铭文都是在土耳其发现的。

巴勒斯坦北部的一位国王下令禁止盗墓，这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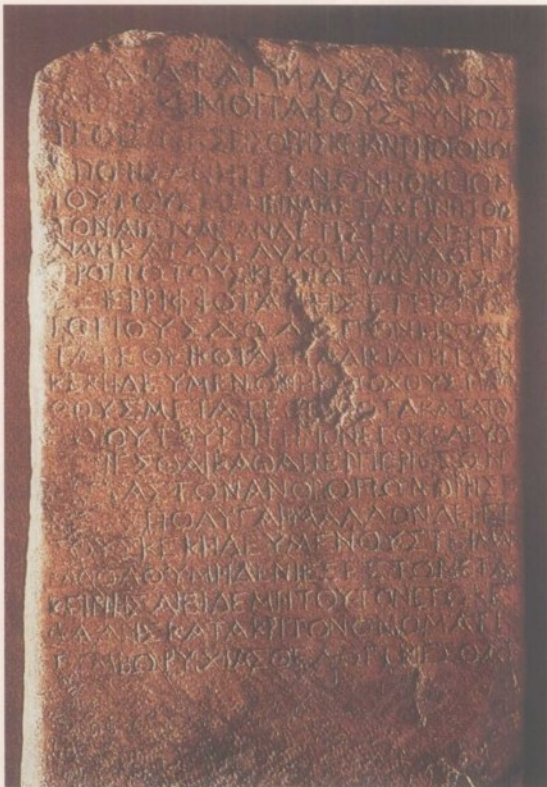
起来可能并不引人注意，但如果文字是放在其他希腊铭文的旁边，寓意就会更深刻。字母的形状表明雕刻时间是在公元1世纪。

这一铭文与耶稣的复活有关吗？有些学者认为有关。他们认定革老丢皇帝(公元41—54年)企图通过颁布这一严厉的法令来阻止基督徒传道。如果犹太人的声音，即“夜间……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

了”(《马太福音》28:13)是对的，那他就能以盗墓的罪名来惩罚耶稣的跟随者！

另一提议使得“拿撒勒法令”的时间与耶稣死亡的时间更加接近。有些人说，彼拉多曾经写信给提庇留皇帝，询问应该怎样处理那些声言耶稣的坟墓是空的基督徒？皇帝的部分答复刻在石碑上，并且立在拿撒勒，即人们所知的耶稣的家乡。不管怎样，这一铭文将成为与基督教的中心信仰有关的最早纪念碑，它证明了传讲耶稣复活之道曾对罗马政府所造成的影响。

像这样的一些观点非常吸引人，甚至容易让人忽视一些事实。无人知道这块石碑具体是在何处发现的。可能在拿撒勒，但也可能是发现者为了将它卖给朝圣者而从某个地方——驴子需要走几天才能抵达的地方——搬到拿撒勒的。因为这块石碑与拿撒勒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不太确定，所以任何将它与初期基督徒连在一起的证据都站不住脚。除非这块石碑最初是立在犹太，但稍后搬到了北部，否则本丢彼拉多无法让人立一块这样的石碑，因为加利利属于希律安提帕的管辖范围，彼拉多在那里毫无权力(参本书《路加福音》



23:6, 7)。事实上，在安提帕的统治于公元39年结束之前，甚至凯撒的法令也几乎无法在加利利颁行。这意味着“拿撒勒法令”很可能是革老丢颁布的。

自从人们开始为死者陪葬一些贵重物品以来，盗墓就成了无法改变的事实。巴比伦吾珥的“皇家陵墓”（大约公元前2500年）、埃及的空金字塔和列王谷都证实了盗贼活动猖獗。人们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杜绝这种犯罪行为：在坟墓上常写上咒语，用神灵的威严来吓唬盗贼；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法律对付任何搅扰坟墓的

人，这种行为在犹太人眼中是不敬虔的。如果士兵将法令付诸实施，皇帝的法令就会更加有效。

从“拿撒勒法令”中，我们了解到当时盗墓的范围之广，或者方式之耸人听闻，以至于皇帝都被惊动。这一石碑例证了罗马政府把这种罪看得何等严重以及其惩罚可能会有多严厉。公元1世纪的加利利地区包括东边的希腊诸城，而这一刻着“凯撒法令”的石碑就立在这个地区的某个地方。如果我们单单考虑这些事实，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将这一铭文与耶稣复活的教诲联系在一起。即使如此，它还是

强调出一点，即当时门徒将耶稣的尸体挪走这一指控在本质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都因着耶稣的死亡垂头丧气。它也强调出犹太人和罗马人的官员都没能采取行动将耶稣的门徒处死，因为他们没有犯罪——他们没有偷走耶稣的尸体。

一位朝圣者看到的坟墓

无人能够确定“圣墓教堂”就建造在耶稣坟墓的所在地之上。今天，人们不可能看到公元4世纪的基督徒所鉴定的那座坟墓，因为1009年，卡里发·哈基姆的手下已用锤子和鹤嘴锄将它捣烂。在那之前见过那座坟墓的朝圣者中有一个名叫阿尔库勒夫（Arculf）的人，他在公元680年左右从法国来到圣地。他报导说，坟墓里面有“一个架子，它从头部延伸到脚部，中间没有任何隔板，足够一个人仰卧其上。它就像一个

洞穴，其入口处对着坟墓的南部，上面有个低矮的顶盖。”

阿尔库勒夫的描述与公元1世纪稍微富有之人的坟墓类型非常吻合——里面有一个用于存放尸体或棺材的拱形壁凹（“拱

顶小室”）。像亚利马太的约瑟这种富有的坟墓，可能就有类似的壁凹。再次，“圣墓教堂”所在地就是耶稣坟墓所在地这一判决是“可能的，但不能确定”。



在公元1世纪耶路撒冷周围的某些大坟墓里，尸体常常放在拱形的壁凹，即拱顶小室里。人们很少把壁凹处的地面挖成棺材的形状。

“都灵耶稣裹尸布”的秘密

每年，成千上万的朝圣者都到意大利的都灵大教堂去祷告。他们去那里，是因为相信耶稣埋葬时包裹他身体的裹尸布就存放在那里。如今，科学试验已经几乎毫无疑问地表明，那不可能是耶稣的裹尸布，因为只有700年的历史。尽管如此，此裹尸布仍然值得在本书中一提，说明科学家在研究古代物品时所面对的一些难处。

1898年，一位意大利摄影师获得了一项特权：由他来拍摄“都灵裹尸布”的第一张照片。这是一块4.34米长、1.09米宽、略带黄色的亚麻布。布上有模糊的痕迹，看起来就像一个男人的前面和后背。当这位摄影师将底片冲洗出来时，他惊奇地发现一幅凭肉眼无法看到的详细图画。就好像这块布是一张底片，而他用这张底片印出了一张照片。之后拍摄的更多照片证明这不是异想天开。事实上，每次冲洗出来的照片都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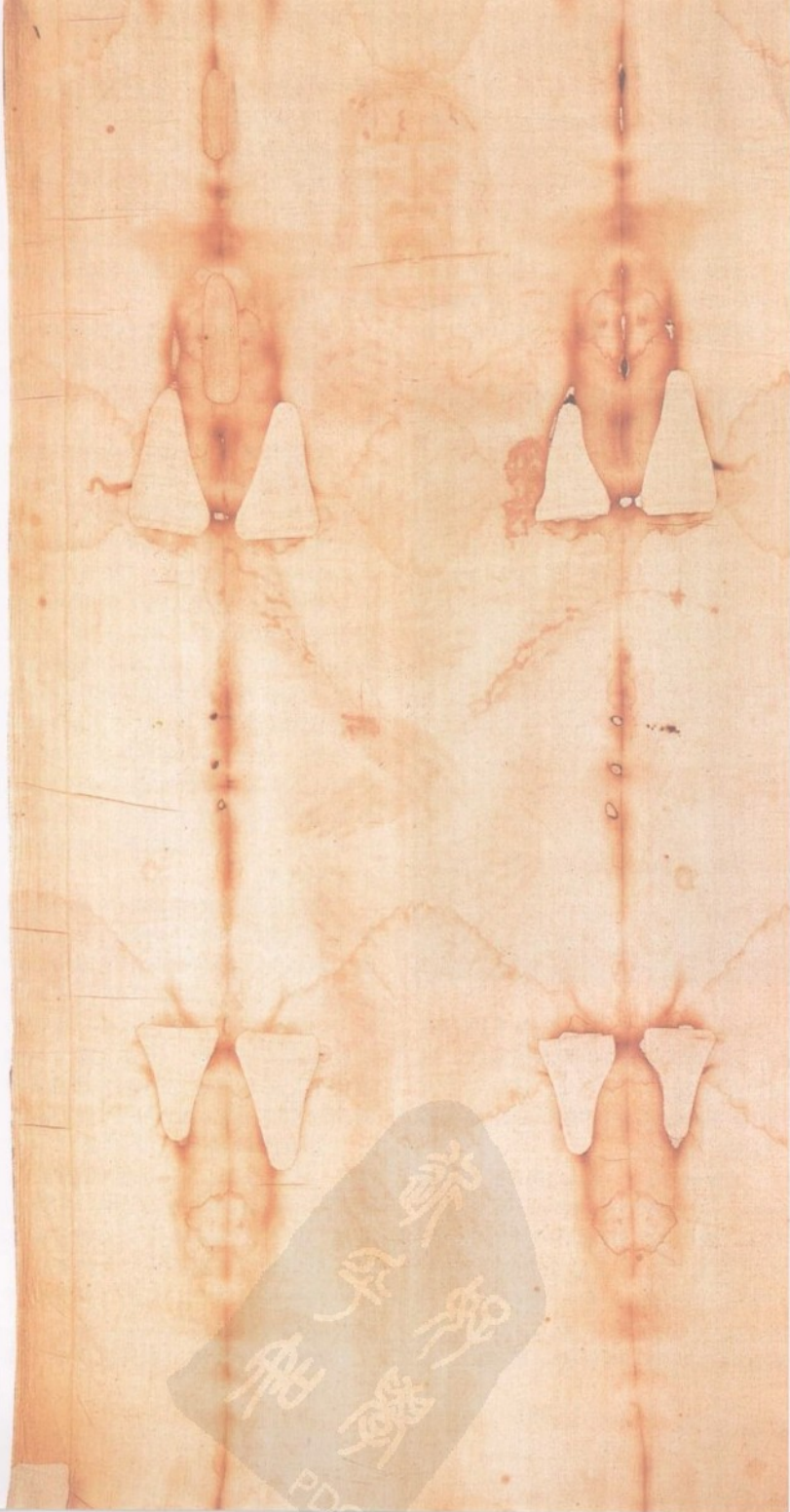
“都灵裹尸布”是什么？

据人们所知，“都灵裹尸布”的历史开始于14世纪50年代。当时，一位居住在特鲁瓦（Troyes）的法国骑士拥有它；100年之后，他的孙女把它送给了萨伏伊公爵（the Duke of Savoy），公爵就将其存放在香贝丽（Chambéry）教堂里。1532年，此教堂发生火灾，这块“裹尸布”遭到毁坏；1578年，萨伏伊公爵将其带到都灵，它就存放在圣施洗约翰大教堂

里，直到今天。至于它更早的历史，我们不太确定，有些人认为它没有更早的历史。当这块裹尸布初次在特鲁瓦展览时，当地的主教公开指责它为赝品，因为他认识那位自称制作了这块布的艺术家的。其他几个人也提出了同样的说法，但人们都对其置之不理。

另一方面，有报道说君士坦丁堡的耶稣裹尸布在十字军于1203年洗劫君士坦丁堡时不见了。特鲁瓦的那块裹尸布可能就是它。在此之前600年，曾经有人将一块上面有脸痕的布当成耶稣的裹尸布。这一遗迹如今存放在离土耳其南部古哈兰不远的埃德萨（Edessa），即如今的乌尔法（Urfa）。根据某种传奇的说法，耶稣的一个门徒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后不久，就将它带到那里了。埃德萨之布是否就是折叠起来的“都灵裹尸布”？无人能够确定这一点，因为那个传奇故事中有太多漏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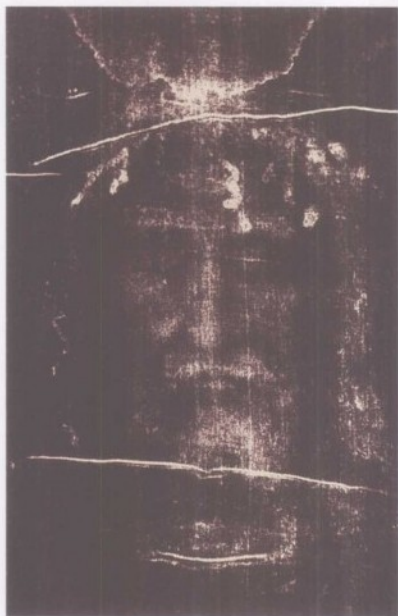
曾经有许多年，科学家一直请求得到“都灵裹尸布”的一块碎片，以便对它进行放射性碳测以确定年代。（所有生物都有辐射碳同位素，C12和C14。当生物死亡时，C14就以规则的速度衰变，同时放射出数量可测的粒子。通过计算放射出的粒子数以及对比固定的C12的数量，就能计算出衰变数，也就能计算出生物死亡的时间。）他们所需要的样品是几平方厘米。“裹尸布”的保管人害怕剪这么大一块面积会引起更大的破坏，所



尸体放在“裹尸布”的下半部分，上半部分（此图所示）绕过头部一直盖到脚。在这张照片中，人们能清楚看到表面的血迹，即模糊的红褐色污点。

以拒绝了。

当技术更加进步到能对小得多的样品进行试验时，当局同意寄一些小块的裹尸布碎片来做试验。样品分别送达三个试验中心，即亚利桑那州中心、牛津城中心和苏黎世中心。每块碎片都夹杂在其他人们所知属于公元1世纪和中世纪的布片中。这些都是“比较标准”，要与所有“裹尸布”碎



当“都灵裹尸布”拍成照片时，它就像底片一样显示出一个令人吃惊的人像。

片在同一时间和同一条件下进行试验。所有碎片都被送到实验室里，没有贴上标签，以示区分。唯有试验完毕了，坐标测定器才能显示出哪些碎片取自“裹尸布”。

1988年10月，结果宣布了。很清楚地，三个试验中心意见一致。他们根据“裹尸布”的每块碎片得出了同样的答案：这块布是由公元1260—1390年间切割的亚麻纤维做成的，排除了公元1世纪这个年代。对那些相信这块布就是耶稣的裹尸布的人，这

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虽然他们设法证明这一结论是错的，但似乎没有强制性的理由让人怀疑这一结论。各个实验室测定年代的方法已经提高，减少了不确定的成分。对于年龄不到2,000年的物品，几乎没有怀疑或出错的余地。众实验室都对所测物品的年代有相同看法。

尽管放射性碳测得出的年代表明“都灵裹尸布”不是来自公元1世纪，但它仍然是一件不寻常之物，值得研究。

如果有看得见和摸得着的东西存在，人们往往就更容易相信。“心存疑虑的多马”就清楚地解释了这一点。当他的朋友说他们已经看到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时，他说道：“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约翰福音》20:25）。所以随着基督教的传播，人们为了帮助敬拜者委身信仰而制造殉道者的文物，这并不足为奇。其中第一个例子可能就是公元2世纪中期，人们小心谨慎地将年迈的殉道者坡旅甲的遗骨埋葬在了士麦那（Smyrna）。当时的基督徒就聚集在那里纪念他。

在非宗教性的背景下，人们也同样需要可见的有形之物与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相连。游客络绎不绝地前往莎士比亚的故乡，拿破仑的陵墓或乔治·华盛顿的农舍参观，这一切带来了欣欣向荣的商业。历史人物一旦能够与某个地方或者他们使用过的某件物品联系在一起，就会变得更加真实。

中世纪的遗址几乎都是“定做的”，并且导致了令人难堪的结果。如此多的教会声称拥有耶稣十字架的碎块，以至于这些教会有足够多的木材，可以建造一艘西班牙大帆船了！据说在各种遗迹中，有超过40种都声称是耶稣埋葬时所用的裹尸布。

到底是什么使“都灵裹尸布”成

为了特例？

散布在身体图像上的略带红色的污点与耶稣受伤的描述相符，遍布后背的小痕迹与耶稣受鞭打的记载相符。对于有些基督徒来说，这就足够了。“都灵裹尸布”上的人像，就是照片清晰显示出是一个像耶稣那样被钉十字架的人，所以这肯定是耶稣的裹尸布。

不是人人都认为单单这一证据就足以证明，布上的痕迹需要解释，所以从1978年以来，人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试验，其目的是要尽可能多地探知有关裹尸布的信息——他们引发了更多的秘密。

这些略带红色的痕迹是不是血迹？有位科学家声称它们是颜料，其他科学家则声称是某种有机物留下的痕迹，而有些科学家说这种有机物就是血。当科学家研究“裹尸布”背面时，他们看到这些污点是渗透到布里的——而身体的图像只在上部的表层。

如果这些是血迹，又怎么会在“裹尸布”上的？血凝结很快，而耶稣受鞭打及人给他戴上荆棘冠冕都发生在被钉十字架之前。针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刑事受害者和意外事故受害者方面经验丰富的法医科学家和病理学家提出了两种观点：其一，两手吊在十字架上的人会大量流汗润湿伤口。其二，根据约翰的叙述，尼哥底母带了许多没药和沉香来膏耶稣的尸体（参本书《约翰福音》19:39, 40），这些油质或油腻的药膏减慢了血凝结的速度。

即使如此，事实仍然是这些痕迹如此清晰，以至于人们简直无法相信它是真实的！当人将尸体从十字架上取下来搬到附近的坟墓时，摩擦和运动应该会使污点扩散得更广——特别是当尸体用裹尸布裹起来时。另一个最终未得解答的问题是：这些污点为

什么没有变成深褐色？因为时间久了之后，血迹通常会变成深褐色。

对“裹尸布”进行的其他试验引发了更多的声明。一位瑞士科学家报导，在布里捕捉到的花粉粒中，有一些属于典型的地中海东部地区花粉粒，甚至还有死海地区的花粉粒，但是没有那里常见的一种花粉，即橄榄山花粉；布里的矿物粒子包括与耶路撒冷矿石类似的石灰岩。根据一位美国晶体学专家和考古学家的说法，在热反应下，被钉十字架的尸体和碱性矿石会发生反应，可能在“裹尸布”上留下略带黄色的图像。当科学家用图像分析器分析“裹尸布”的照片时，它显示出了身体的三维图片——这种效果是油画无法达到的。

将脸部的照片放大5倍之后，就显示出双眼各有一个圆形的痕迹。有位研究员说他看到右眼的部分印痕，是本丢彼拉多所铸造的硬币放在其上造成的。这个硬币属于《揭示彼拉多性格的线索》一文中所描述的那种“弯曲”的硬币。但是将硬币放在尸体的眼睛上，这并不是公元1世纪犹太的社会风气，而且此印痕的复制品根本就不能令作者信服。

头脑中有了这些观点之后，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那就是“都灵裹尸布”会不会与亚利马太的约瑟拿去包裹耶稣尸体的那块布相似？论到裹尸布，对于福音书的作者来说，唯一有趣的事是它们在空坟墓里的位置证明了耶稣不在那里。在第一个复活节中，我们怀疑耶稣的朋友中是否有人会回去清理坟墓，或者约瑟会不会打发仆人去清理坟墓。保留用过的裹尸布有悖于犹太人的正常习惯，因为它们是“不洁净的”。

福音书没有清楚地描述耶稣尸体被埋葬的情形。《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叙述，约瑟用一块细麻布裹好尸体。约翰则说他

用几块细麻布，而且当彼得在星期天进到坟墓里时，他看到了它们，“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约翰福音》20:6, 7）。约翰的描述，与我们所知道的犹太人埋葬死者的惯例一致，而且他们就是以同样方式埋葬拉撒路的（《约翰福音》11:44）。

尸体穿上衣服，手脚被绑起来，这样，它们就不会错位，而且头部绕着下巴缠裹着绑带，以防下颚下垂。但是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并没有穿衣服（兵丁将它们拿走了），所以约瑟的细麻布可能充当了衣服，即裹尸布。约翰所记载的“一些细麻布”可能包括了它。它们不一定是《新国际版圣经》所翻译的“几条细麻布”。如果这种设想正确，那么“都灵裹尸布”上就应该出现手、脚和头周围绑带的痕迹。

但是它没有这些痕迹——如果裹尸布是系住的，那它上面就会有清晰可见的皱痕——但是没有。它不是紧贴着身体两侧，而这正好与约瑟和尼哥底母当时匆匆忙忙包裹耶稣身体的

情形相符，因为他们希望在逾越节之后举行最终的安葬。那时，他们就会把尸体包裹得更牢。

谁能在中世纪创造了这样一个令人信服的遗迹？又是以什么方式呢？如果进一步调查，也许会找到答案。或许最佳提议是，一位十字军战士远行归来时，带回了这块细麻布。它曾被用来包裹一位重伤者的身体。虽然人们无法明白上面为什么有痕迹，但是这一提议与证据非常吻合。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新奇事物是现代知识无法解释的，“都灵裹尸布”就是其中之一。

罗马天主教从未正式声称“都灵裹尸布”就是耶稣被埋葬时包裹他身体的细麻布。就像其他所有文物一样，它应该是信仰的辅助物，而不是信仰的对象。“都灵裹尸布”的历史不到2,000年，这一宣告可能会让一些基督徒失望，但他们不应该因其动摇信心。相反，他们应将目光聚焦在那个“裹尸布”所属之人的身上。



作家

那件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为什么发生？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历史著作总是尽力报导和解释过去。这不是一项现代发明。公元1世纪，约瑟夫就著书宣布犹太人反叛罗马的理由，并向他的罗马朋友们讲述犹太民族的信仰和历史。他的著作及其他生活在公元1世纪和2世纪的犹太、希腊和罗马作品，使我们得以勾勒出福音书的历史背景。他们增添了列王和统治者生涯的细节，表达了聪明观察者的看法。他们澄清了一些让最早福音书读者明白而现代读者不明白的观点。以下篇幅简介了两个最重要的人物，描述了其作品的价值，也解释了本书中所提及其他作者的作品，结尾部分提供了一个初期犹太法学专家传统资料来源的大纲。



罗马女士喜欢被描绘成作家。这位来自庞贝的女士，正思考着要在她的木板上写些什么。

斐洛——一位亚历山大的哲学家



法洛斯 (Pharos) 灯塔引导着靠近亚历山大港口的船只。康茂德 (Commodus) 皇帝在公元188—189年铸造的一枚硬币上记载了它的外观。它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从希腊北部的马其顿进军。公元前332年，他征服了埃及，第二年，他又控制了波斯帝国。他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建立起希腊城市，希望将希腊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传到世界上尽可能多的地方。他让士兵定居在这些新城市里，并将几座城市以他的名字命名为亚历山大城。其中一个后来发展得最大、最有名，今天仍然是埃及的主要城市，这座城市位于湖泊和大海之间，是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31年建立的；这个地方是理想的海港，之后发展成为往罗马发送粮食的主要港口。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三位将军代替他儿子治理帝国。亚历山大的儿子在他死后才出生，未长大成人已惨遭杀害，三位将军瓜分了他的帝国。公元前312年，塞鲁卡斯一世 (Seleucus) 自立为叙利亚和巴比伦的王。公元前302年，托勒密 (Ptolemy) 自立为埃及的王，把亚历山大当作首都。托勒密王朝掌权直到公元前30年，那时，屋大维——之后的奥古斯都——征服了马克·安东尼、他的情妇克莉奥佩特拉和她儿子托勒密十五世。那时，埃及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份，罗马巡抚的宫殿就设在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是一座希腊城市。许多市民的祖宗都是希腊人。他们讲希腊语，写希腊字，在剧院观看希腊戏剧，参加希腊人的运动，也敬拜希腊人的

神和女神。很快，亚历山大发展成了除雅典之外最大的希腊文化中心，它的图书馆里陈列着500,000卷全部写在蒲纸卷轴上的书；图书管理员设法收集现存的每卷书。这里还有一个研究中心，即亚历山大博物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都在国王支付其费用的情况下住在这里研究。

亚历山大里亚除了有希腊人之外，还有当地的埃及人。他们学习希腊人的方法，还开始使用希腊字母而不是复杂的埃及象形文字来书写他们自己的语言 (哥普特语)。除了巴勒斯坦之外，居住在亚历山大的犹太人也是最多的；在亚历山大的5个城区中，犹太人占了2个片区的大部分；这些犹太人虽然持守了自己宗教的主要规条和节期，但是他们生活在一个基本上希腊化的社会里，讲的是希腊语，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希腊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当中越来越少的人学习希伯来语，当人们在会堂里诵读摘自希伯来文《圣经》的课程时，他们无法明白。公元前250年之前，犹太学者开始把律法书，即《摩西五经》翻译成希腊语，并逐渐完成了《旧约》其他书卷的翻译工作，从而产生了《七十士译本》。

拥有希腊文《圣经》无疑帮助了許多人持守他们的信仰，但是犹太传统和希腊文化之间的张力太大，以至于有些人承受不住。他们放弃自己的敬虔做法，沿用希腊人的生活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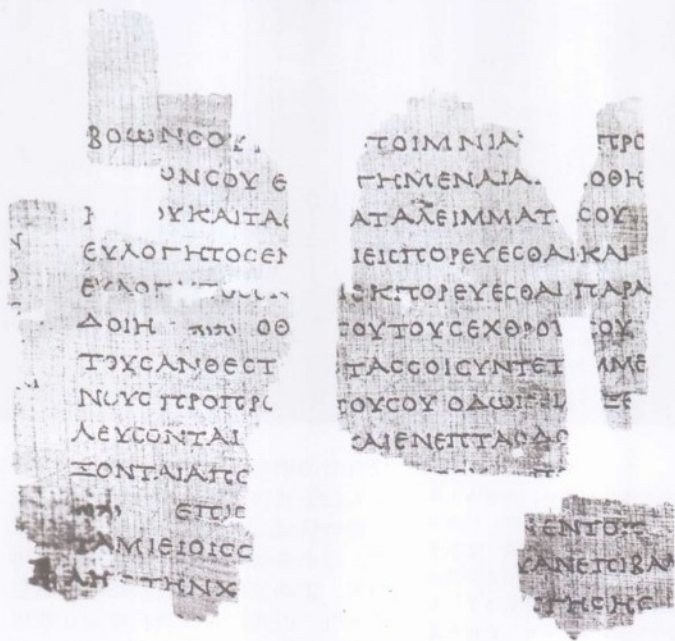
变成了他们的邻居。罗马人控制埃及时，允许亚历山大的犹太人作为一个公认的团体在那里生活，允许他们坚持独特的习俗。但似乎不能享有希腊或罗马市民那样的权利——除非他们放弃犹太人身份。有些人的确这样做了。其中有一个出身于非常富裕之家的人作了巴勒斯坦的罗马巡抚（公元46-48），之后又作了埃及官员（公元66-69）。此人就是提庇留·朱理安·亚历山大（Tiberius Julius Alexander），他父亲曾经捐赠了用金银装饰的大门，美化希律的大殿。

他的行为让那些尽力持守《摩西律法》的犹太人大为不安，特别是他的伯父斐洛。斐洛（大约公元前20-公元45）当时是亚历山大犹太人片区的领袖，也是一位哲学家。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以受过教育的希腊人所能理解的方式，来解释犹太人的宗教和生活方式。他慎选希腊哲学家的观点，将其与犹太人的传统结合在一起，从而在关于神和世界的两种观念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斐洛的书部分上是为了帮助那些觉得希腊思想有吸引力的犹太人将希腊思想与他们继承的信仰调和，而不是放弃信仰。他可能把自己的书寄了一些给他的侄儿，以期改变他的想法。

斐洛的16部宗教和哲学书籍非常有价值，因为它们是福音时代存留下来唯一属于此类型犹太人的著作。它们呈现出了一种与犹太夫子的思维方式不同的风格，显明了初期基督徒在向讲希腊语的犹太人传讲耶稣时所面对的一些观点。

斐洛的书籍有一些《新约》中也出现过的措辞。其中之一就是“道”（logos），即把神和人联系在一起的能力。虽然斐洛的观念初看就像《约翰福音》的开头，但是仔细阅读之后就会发现它们不一样。斐洛的“道”是神的像和理想之人的头脑，他还认

为“道”和整个可了解的宇宙是一回事。他认为身体是邪恶的，是人认识神的障碍。相反，约翰所说的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道不是一个想法或一种影响力，乃是一个人，即神的儿子（参《约翰福音》1:14, 17, 18）。虽然写给希伯来人的《新约》书信所使用的语言和思维



形式与斐洛有更多共同点，但是基督徒作者用这些语言和思维形式宣布出来的关于神启示的信息与斐洛不同。

哲学家在思考和写作时喜欢内心宁静。斐洛在生命接近尾声时，失去了这种宁静。当时正值公元38年，贺拉斯（Flaccus）已经作巡抚治理埃及5年。公元37年，任命他的提庇留皇帝去世，他感到自己危如累卵。新上任的皇帝该犹·卡力古拉（Gaius Caligula）处死了提庇留宫廷中的所有关键人物，使贺拉斯失去了罗马有

生活在亚历山大的犹太人不太懂希伯来语，所以他们将希伯来《圣经》的众书卷翻译成了希腊语。这些碎片属于现存最古老的《中命记》副本，这一副本在埃及发现，成书时间大约是公元前100年。在希腊文本中，“上帝”的圣名（传统上，它用欧洲语言写成的书面形式是Jehovah）以希伯来字母的形式出现（如第6行）。这一名字太神圣了，不能诵读，所以人们以“主”这个单词来代替。



哲学家斐洛是亚历山大犹太人片区的领袖。亚历山大是一座有名的埃及城市，以亚历山大帝的名字命名。它位于得天独厚的位置——在湖泊和大海之间，这使其成为了一个理想的海港。今天，它仍然是一个理想的港口。

权有势的朋友。更糟糕的是，一个希腊人国王获得了卡力古拉的好感，贺拉斯曾抗议过他在亚历山大提出的政策。这个希腊人及其支持者回到亚历山大，主动提出要帮贺拉斯避免惹皇帝生气，但报酬是：贺拉斯要让亚历山大的希腊人比犹太人占上风。

显然，犹太人希望得到希腊市民所享有的益处（其中之一就是少缴税），而不必接受一些与他们的宗教信仰相背的职责。希腊人明显感觉到犹太人已经拥有足够多的特权。

贺拉斯害怕拒绝。像本丢彼拉多一样，他需要成为“凯撒的朋友”。因此，当希腊暴徒因为犹太王希律·亚基帕在亚历山大游行而被惹恼，进而开始进攻会堂时，贺拉斯无动于衷。事实上，他命令犹太人只居住在亚历山大的一个片区，即第一犹太人聚居区里。他的态度怂恿了反犹的群众对

犹太人发起进攻，许多犹太人惨遭杀害，许多会堂被烧毁。

突然，一切都改变了。公元38年，一队士兵从罗马驾船进入亚历山大，要逮捕贺拉斯。他吃惊地发现那些向皇帝控告他的就是那些自称要帮助他的人，而他以犹太人为代价换取其帮助。他被充军，然后又被处死。斐洛和他的朋友们因着神的拯救而赞美神！

斐洛在他的著作《反对贺拉斯》中讲述了这一故事。它揭露了犹太人在外邦社会中所面对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某些情况下与初期基督徒所遇到的类似。它也例证了一个高压的势力集团可以迫使罗马巡抚违背情理地采取不可取的行动，正如耶路撒冷的祭司在审问耶稣时所采取的方式（《约翰福音》19:12-16）。

斐洛另外还写了一部“政治”著

作，即《觐见该犹的使团》(The Mission to Gaius)。在此书中，他解释了自己如何带领一个由5位亚历山大长老组成的使团，将犹太人的案件上告于皇帝，以反对希腊人的无礼要求。该犹在公元40年初接见了他们，但是未作任何答复。

公元40年夏天，他颁令在耶路撒冷圣殿里为他本人立一尊雕塑，将他打扮成宙斯。叙利亚巡抚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意识到这事会带来的麻烦，所以明智地拖延，没有及时遵命而行。之后，该犹的一位密友，即犹太人的王希律·亚基帕获知了这一信息，于是写了一封信给该犹，要说服他取消此法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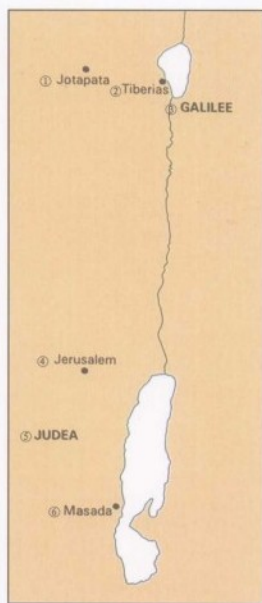
斐洛声称，该犹皇帝仍然计划要在他游览东方时让人在耶路撒冷树立他的雕像，但他最终未能实现此次游览计划。之后，该犹再次审讯了亚历山大双方的案子，但同样又没有解决问题。公元41年1月24日，该犹遇刺身亡，他的伯父革老丢被立为皇帝。革老丢很快恢复了犹太人在亚历山大的地位，同时告诉他们不要试图得到本不属于他们的权利。(革老丢写给亚历山大里亚的书信，保存在埃及发现的蒲纸文稿上。)《觐见该犹的使团》一书的末尾已遗失。通过与《反对贺

拉斯》一书进行比较，学者们提议其最后部分可能描述了该犹的死亡，并认为这是神为犹太百姓的缘故而彰显的作为。

斐洛的这部著作，使该犹对待犹太人的行为与奥古斯都和提庇留体贴犹太人的方式形成了鲜明对照。书中保留了希律亚基帕写给该犹期望他改变想法的书信——或者是斐洛的译文。在信中，亚基帕使该犹注意本丢彼拉多违反习俗将镀金盾牌带到耶路撒冷时提庇留皇帝的反应(参本书《肯定不是圣徒》一文)。虽然斐洛居住在亚历山大，但他听说了发生在犹太的事件，而且对其中的几件进行了叙述——它们非常宝贵，是对约瑟夫和《新约》中所记载信息的补充。

斐洛的著作从来不是畅销书——哲学家的著作很少是畅销的——但它们没有被人遗忘。随着基督教的传播，怎样用基督教术语来解释希腊观念变得很重要，而斐洛一直努力在以犹太人的观点做这件事，这影响了一些基督徒思想家，其中包括圣奥古斯丁。所以基督徒文士一直坚持抄写和保留斐洛的著作，翻译者也将其中一些翻译成了拉丁语和亚美尼亚语(Armenian)。

犹太人约瑟夫——爱国者，还是卖国贼？



1. 约他帕他
2. 提比哩亚
3. 加利利
4. 耶路撒冷
5. 犹太
6. 马萨达

他们只不过是少数的爱国者，却要面对组织良好的战争机器。为什么要同一支如此强大的军队战斗呢？为什么不投降减少损失呢？这些都是30岁的犹太人指挥官约瑟夫的想法。当时正值公元67年，他负责抵抗罗马，在加利利的约塔帕塔（Jotapata）镇坚持作战。他必须保守秘密，不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别人，同时又得激励手下奋勇作战。

被围攻47天之后，约塔帕塔镇沦陷。约瑟夫和40个手下躲在洞穴里。在那里，他们彼此立定公约：不要被活捉，要互相杀死对方。约瑟夫成了最后剩下的两个人之一，他说服另一个人不应该死，然后，他向罗马人投降了。罗马将军维斯帕先没有处死这位给他带来大麻烦的造反头子，而是将他监禁起来，严加防守。

约瑟夫是一个非常精明、具有说服力的人。在一次与维斯帕先的私谈中，他预测维斯帕先会当上罗马皇帝。公元69年，当维斯帕先的部队真的宣布他为皇帝时，他将约瑟夫释放出狱。这位新皇帝到罗马去巩固统治时，留下儿子提多继续在犹太作战，而让约瑟夫作提多的顾问之一。自然地，犹太人极想杀害这个他们看为卖国贼的人，同时，虽然提多信任他，但有些罗马人并不信任他。所以当罗马士兵冲进耶路撒冷，一路杀进圣殿的庭院和神圣的建筑时，他不得不提防。罗马人很快占领了整个城市，他们把成千上

万的囚犯赶到圣殿里，让约瑟夫在当中找出自己的朋友，并释放他们。当反叛接近尾声，只有马萨达城堡还在犹太人手中时，提多将约瑟带到了罗马。

在罗马，他寄宿在维斯帕先皇帝之前的房子里。皇帝赐给他邻近犹太海岸的财产和退休金，而且最为宝贵的是给了他罗马公民的身份和特权。约瑟夫遵行以这种方式成为罗马公民的习俗，在自己的名字上加上了皇帝的姓，使之变成拉丁语的形式，于是他的名字变成了约瑟夫（Flavius Josephus）。他在罗马度过余生，大约在公元7世纪末去世。

约瑟夫不能返回巴勒斯坦，因为他在那里有许多仇敌，所以他就在罗马著书，以此度过余生。他的著作被广泛抄写、出版，特别对基督徒作家大有裨益，因为它们提供了福音时代的详细历史，今日仍然是关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70年巴勒斯坦地区最重要的信息来源。

首先，约瑟夫决心准确地叙述犹太人反对罗马的战争。他说其他人虽然写过相关的主题，但都是根据二手资料写成，不可靠。他会讲述真实的故事。因着东方犹太读者的缘故，他以自己的母语，即亚兰语出版了这本书。后来，他让人将其翻译成了希腊语，今天我们阅读的就是此书的希腊版。

约瑟夫的《犹太战记》（Jewish War）对公元1世纪罗马人的战争展

开了最广泛的叙述，为罗马历史学家所珍视。这位目击者叙述了战争的不同阶段及导致战争的事由，让人读起来甚感惊险刺激。约瑟夫倚靠自己的记忆力——也许他自己的笔记，同时声称他利用了维斯帕先和提多存放在罗马官方典籍库里的报告。他将自己的书提交给提多和犹太人的王希律亚基帕二世，得到了两人的认可。

自然地，约瑟夫是从本身的观点来写这本书的。他认为这场战争本来能够避免，他尽可能地给造反的犹太人领袖抹黑。他没有隐瞒自己的角色，他认为这些事件证明了自己的所作所为显然是正当的。此书中有说法和数字是人们难以接受的，但是所有学者都认为其大部分内容是一流的历史资料。

紧接着《犹太战记》，约瑟夫写了一部更重要的书籍，因为他感到罗马世界对犹太人和他们悠久的历史孤陋寡闻。他追随《圣经》的路线：从亚当到摩西，从列王时代到以色列人被掳，然后继续到犹太列王（希律及众子）和战争的时代。

就像《犹太战记》一样，《犹太古事记》(Jewish Antiquities) 特别对古代犹太人的晚期历史很有价值。

此书几乎有一半的篇幅都是在讲述从马加比家族时代到犹太人战争爆发之间所发生的事件。它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关福音时代的知识。约瑟夫描述过希律的建筑物和其他纪念碑，当考古学家挖掘这些遗址时，证明了约瑟夫的某些描述格外准确。把这部古书和有形的证据并排放在一起，我们就能够看到一幅色彩丰富的图画——这是只有其中之一时无法做到的。

这部巨著——约瑟夫说它有60,000行希腊文字——在公元93或94年完稿。约瑟夫将它题献给一个名叫以巴弗提(Epaphroditus)的人。这个人可能向他要过此书，或者曾经鼓励他写此书，正如提阿非罗(《路加福音》开头就记载了他的名字)曾经可能鼓励路加写《路加福音》那样。

约瑟夫所著的其他两部书也幸存下来。它们都是他为自己免受敌人伤害而写的。其中之一是《我的生平》(Life)。在此书中，他专心于反驳一位来自提比哩亚的历史学家，因为他在他自己的书中指控约瑟夫在加利利煽动犹太人起来反叛罗马人。如果人们接受这一观点，约瑟夫在罗马的有利地位就会危如累卵。在此书开头，约瑟夫总结了自己的早年生活。他自



罗马皇帝维斯帕先(公元69—79年)接受了约瑟夫的投降，并因为约瑟夫在犹太人战争中帮助过自己而在罗马赐给他一幢房子。



耶路撒冷沦陷之后，提多将他的囚犯和战利品带回了罗马。邻近罗马椭圆形竞技场的提多拱门就是为了纪念他的胜利而建。其中一堵墙壁上的雕刻，显示出罗马士兵正在从圣殿里搬桌子、号筒和金灯台。

夸道，身为青少年，他对犹太人的律法相当熟悉，以至于祭司都会寻求他的建议。稍后，他研究了犹太教的各种派别，要看哪种派别是最好的。他还同一位隐士退居旷野，在那里度过了3年。重新回到耶路撒冷时，他加入了法利赛这个温和的派别。

公元64年，约瑟夫访问了罗马。当时，腓力斯巡抚将一些祭司遣送到罗马，在那里接受凯撒的审讯，约瑟夫希望从中调解、释放这些人。逃脱海难之后，他在位犹太演员的陪同下抵达了罗马。这个人是罗马朝廷的宠儿，他将约瑟夫介绍给了尼禄的妻子博佩雅（Poppaea）。她同意了约瑟夫的请求。

罗马帝国的强大和威力，深深打动了约瑟夫，他深信与之对抗是件愚蠢的事情。即使如此，事情还是发生了急剧的改变，以至于他返回巴勒斯坦后不久，就发现自己正在做这事。《我的生平》一书的大部分篇幅都在解释他实际所做的事情以及他做这些事的原因。

他的第四本书叫《反对亚皮欧（Apio）》。这是对一则反对犹太人的宣传资料的回复。约瑟夫声明，犹太人的宗教和犹太种族历史非常悠久，他通过引用古代的埃及、腓尼基、巴比伦甚至希腊的作者来证明这一点。

（自约瑟夫的时代以来，这些作品通常都已消失。）约瑟夫进一步主张，犹太人的信仰比希腊人好得多，因为犹太人所信的是独一的、有德行的神，他赐给人类公平的律法，而希腊人所信的是多神，而且行为都不光彩。

约瑟夫在罗马出版了他的书，罗马的文士都在抄写这些书，很多人都能够买到，但如今这些副本都已绝迹。有人在埃及发现了一篇公元3世纪的文稿，其上有几个《犹太人战记》的段落。公元4世纪，优西比乌在写《初期教会史》时，大量引用了约瑟夫著作中的历史详情。从那时到现在，学者们都一直因着同样的原因而珍视约瑟夫的书。

整个中世纪，文士们都继续抄写这些书，其中有些还被翻译成了拉丁语。公元7世纪抄写的一部薄纸著作上就保存了拉丁语版的5章《犹太古事记》。除了文稿之外，人们能够买到的最古老希腊版手抄本出自公元9世纪或10世纪。上面有许多较早的抄写员抄错但没有改正就传下来的地方，幸存下来的一部分《反对亚皮欧》只有拉丁语版。在印刷术发明之后的1453和1500年间，约瑟夫的部分拉丁语版著作至少再版了6次，这一事实清楚地说明了约瑟夫的著作很受人欢迎。

罗马人的著作

公元2世纪开始时，有两位罗马作家正忙着撰写之前100年的历史。他们的著作是关于初期罗马诸皇帝统治时期主要的资料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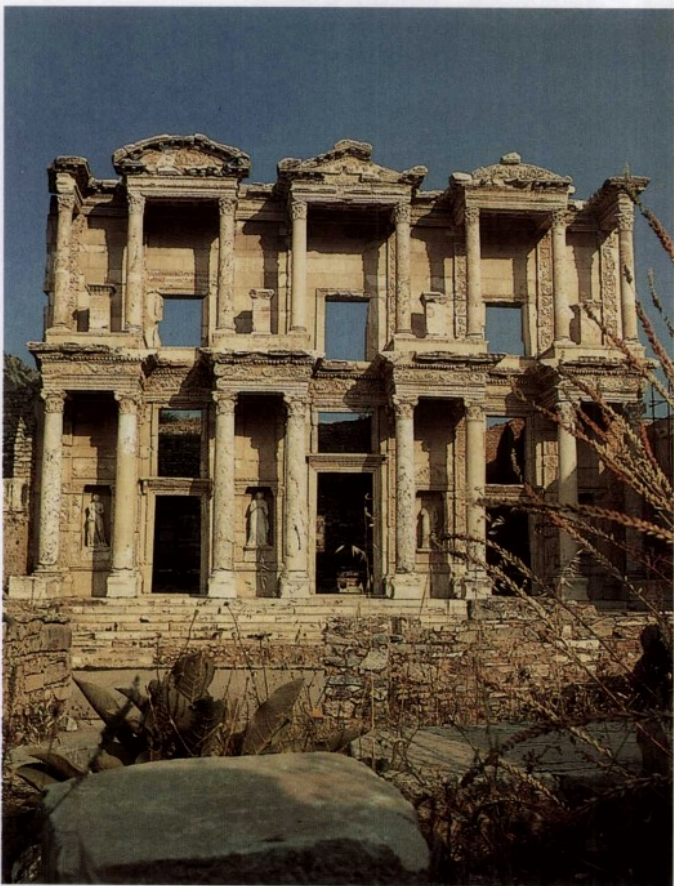
塔西图的《编年史》(Annals)论述了从提庇留就职到尼禄死亡之间(公元14—68年)的历史，总共包括

18卷，其中的第7—10，第17和第18卷已经消失。如今人们能够买到的第1—6卷最古老的手抄本是在大约公元850年用德语抄写的。塔西图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历史学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诸皇帝和他们的政策上——他本人并不喜欢这些政策。就四福音书而言，



庞贝出土的这幅油画画于公元79年之前。画中，这个男人手里拿着一卷蒲纸卷轴，他妻子则一手拿着装了铰链的写字版，另一手拿着一支金属笔。

最大的古代图书馆位于亚历山大，但公元前145年，一位缺乏友善的国王迫使许多学者逃到了其他城市。他们在这些地方创建了新的图书馆和研究院，其中包括以弗所图书馆。公元135年，一个撒狄（Sardis）人为了纪念父亲塞尔瑟斯（Celsus），在以弗所建造了一座新图书馆，其正面背后是一个16.76米宽的阅览室。如今，这座图书馆得到了部分重建。



只有一次他直接提到，他认为尼禄皇帝逼迫基督徒是以“提庇留统治期间，犹太巡抚本丢彼拉多将基督钉十字架”为开始的。

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所著的《罗马诸帝生平》（the Lives of the Caesars）大不相同。他的著作描述了诸位皇帝，包括从奥古斯都到多米田（Domitian）（公元前43—公元96年）的传记。苏维托尼乌斯喜欢丑闻丑事和流言蜚语，但他能从凯撒一家的官方记载中获取详情，因为他是哈德良皇帝的秘书。他的作品有特殊价值，其中幸存下来的最古老

副本是公元9世纪抄写的。

苏维托尼乌斯之后1个世纪，卡修斯·代奥（Cassius Dio）整理出了一部从罗马建立直到公元229年的长长的罗马史。他的著作中有2/3已经失传。一篇摘要和其他作家的摘录将他的某些作品保留了下来，这些作品中有时记载了一些其他历史学家遗漏的事件。

历史学家彼得克特（Velleius Paterculus）留下了对提庇留统治时期的直接叙述。他曾经是一位士兵，在未来皇帝的部队里当军官，为之效劳。但不幸的是他一心一意地支持提庇留，所以其叙述极不平衡。他的著作有一个副本，是大约公元800年抄写的；公元16世纪，人们还能够买到这个副本，但之后就被毁坏了。

除了历史学家之外，我们还能从斯特拉波（Strabo）在奥古斯都统治期间所著的《地理学》一书中学习到许多有关罗马世界的东西。普林尼长老——他于公元79年在庞贝观察维苏威火山爆发时不幸丧生——撰写了60多部著作，其中只有37部幸存下来，非常有价值的一部是《自然史》——它简直是一部罗马知识百科全书。

其他各种各样的作家、诗人、剧作家和哲学家也都留下了许多希腊语或拉丁语的著作，它们帮着构建出一幅关于福音书时代罗马帝国华丽生活的画卷。

犹太人的著作

希望了解福音书时期的人可能会先求助于犹太人的著作。毕竟，耶稣是一个犹太人，而且生活在巴勒斯坦。有大量希伯来语和亚兰语的犹太夫子的教导：《米示拿》(Mishnah)《他勒目》(Talmuds)《他尔根》(Targums)和《米大示》(Midrash)。但令人悲哀的是，所有这些书都是公元70年耶路撒冷沦陷很久之后才写成的。它们讲述了耶路撒冷沦陷之前的事件，也叙述了那些日子里犹太夫子的教导，但是这些书籍中的每一部都必须全面地评估。

这些犹太夫子所回忆的往事往往被历史渲染，稍后的老师又倾向于将自己的观点和祖先的观点结合起来。然而，经过仔细过滤之后，这些作品还是能够提供一些有关公元1世纪初期人们生活和信息的信息。即使如此，公元70年之后教导人的犹太夫子，差不多全部属于法利赛这个温和派别，所以他们的教义只是代表了初期犹太人信仰的那个部分。

任何拥有圣书的宗教都必须使其圣典对其跟随者富有意义。所有犹太夫子的著作都以此为宗旨。公元70年之后，犹太夫子不得不反思他们应该以什么方式将《摩西律法》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因为耶路撒冷不再有圣殿，而且公元135年第二次反叛结束之后，犹太人不得进入耶路撒冷——新的环境需要新的解释。

大约公元200年，身为夫子和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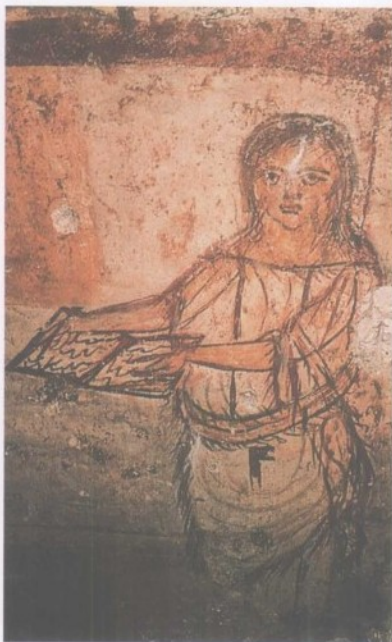
子的犹大将众犹太夫子的决定和相关讨论收集成册，形成了《米示拿》。他引用了一些较早的著作，但大多数资料来源于犹太法师学校的传统。《米示拿》用一种可能源于较早时期口语的希伯来方言写成。它是一部成文法，记载了管理敬虔之人生活的口头律法和每一规条的实施细则，附加部分是保证人们不致偶然违背律法的步骤。他们的这些做法太极端，以至被耶稣谴责——这在福音书里有记载(参《马可福音》7:1-23;《马太福音》15:1-20;本书《小就是美》《敬虔第一，干净第二?》《他们是否洗床》等文)。

随着时间的推移，针对解释这一问题的辩论一直持续着。《米示拿》本身成为了研究的主题。公元5世纪初期，有人把巴勒斯坦犹太夫子的观点当作对《米示拿》某些部分的评注而对它进行了整理，使之形成了《耶路撒冷他勒目》(Jerusalem Talmud)。“他勒目”的意思是“教导”。《米示拿》的正文是希伯来语，评注是加利利的亚兰语。尽管《他勒目》的汇编时间较晚，但里面保留了一些更早的资料。

巴比伦的犹太法师学校也出现了类似的过程，结果产生了《巴比伦他勒目》(Babylonian Talmud)，成书时间是公元6世纪，语言是巴比伦形式的亚兰语，但夹杂了一些希伯来语的叙述。



除了《死海古卷》和在马萨达科赫巴 (the Bar Kochba) 洞穴里发现的残缺不全的书卷之外, 再没有其他属于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的犹太人著作副本。在外约旦北部 (现代魁威北 (Quweilbeh)) 的亚比拉 (Abila) 发现的这张油画显示出一个妇人正在抄本上写字, 时间为公元3世纪。



公元1世纪, 亚兰语成了巴勒斯坦的通用语言 (参本书《他们所说的语言》一文)。公元70年之后, 希伯来语进一步衰退, 大多数犹太人并没有受益于阅读希伯来文《圣经》。犹太人在会堂里诵读亚兰语的译文或释义已经很长时间。按照官方规定, 它们不能被记载下来。但事实上, 正如《死海古卷》所证明的, 有些被记载下来了。最后, 犹太夫子接受了一些亚兰语的译文, 于是它们以《他尔根》(“解释”的意思) 这个名字流传开来。

有三部重要的《他尔根》, 即关于《圣经》前5卷书的《翁凯拉斯根译本》(Onkelos) 和《巴勒斯坦根译

本》(the Palestinian Targum) 以及关于历史书和先知书的《约拿单根译本》(Jonathan)。虽然它们都是公元300年左右编撰的, 且修订的时间更晚, 但它们的确包含了更古老的传统, 在不同程度上接近于希伯来文本; 有些段落是直译成亚兰语的, 有些则是根据时事进行的释义或解释。《他尔根》和希腊语译文《七十士译本》之间的一致性, 表明某些观点是在公元前2世纪或3世纪出现的。

最后还有一系列范围很广、被称为《米大示》的书。它们是对《圣经》的“解释”, 以《圣经》众书卷注释的形式出现, 它们都是一些简短的布道和默想, 是不同的老师按照各自的理解对经文意思进行的例证。他们常常用一些生动的细节来填充简短的《圣经》故事, 或者透过奇特的文字来阐明那种被信以为真的意思。虽然《米大示》这一系列书也包括了更早的资料, 但它们都属于《他勒目》所处的时代和稍后的时代。它们阐释《圣经》的方法可以从《死海古卷》和《七十士译本》中看出, 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从《旧约》中自称为希伯来文《圣经》注释的《历代志上》、《历代志下》中看出 (《历代志下》13:22; 24:27——虽然其中单词的意思可能与犹太夫子的解释不同)。

所有这些著作都有助于例证福音时期的信仰和习俗, 非常有助于那些希望追踪犹太人的宗教态度对福音书本身所造成影响的人——这属于另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福音书的记载

基督教，这个非法的宗教运动，迅速传遍了罗马帝国。虽然它遭到了政府的逼迫，知识阶层的鄙视和犹太人的弃绝，却变得越来越强大。它以《新约》众书卷、特别是四福音书为基础。官吏抓住一切机会焚烧《圣经》。但奇妙的是，在君士坦丁大帝公元313年使基督教合法化之前，许多个世纪里复印的《圣经》都幸存了下来。这些重要的论据证明了所传下来的福音书内容是精确的。有些经节显示出了稍后曾经出现过误解的地方。据人们所知，没有其他的古希腊著作像《圣经》抄本一样范围如此广泛，而且抄写时间与作者撰写时间如此接近。



这是发生在罗马学校里的一个场景：老师正在指导一位学生阅读书卷。这幅画出土于德国的诺伊马根 (Neumagen)，时间为公元2世纪或3世纪。

最古老的《圣经》

亚历山大抄本是东正教主教送给英格兰国王查尔斯一世的礼物。测定时间为公元5世纪，而且显示出抄写此书的文士。这是《路加福音》结尾部分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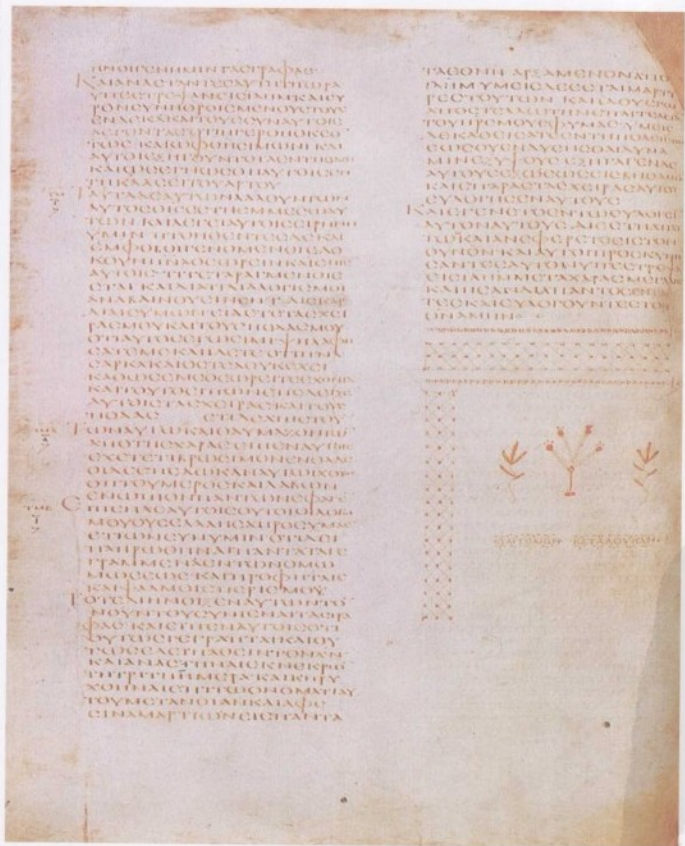
英国与法国常常不和，有时甚至交战。他们的竞争已经延及了整个世界，影响了许多人和生活的许多方面——甚至也影响到圣经学识！

给国王的礼物

在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1603—1625年），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之间展开了一场争斗。谁应该在土耳其首都居于更重要的地位？是希腊东正教的大主教（Patriarch）还是罗马天主教的大主教（primate）？英国大使支持希腊，而法国支持罗马。

东正教的大主教对英国大使的支持感激不已，帮助他收集古旧的手抄本和雕刻品。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大主教提出要赠送对方一件英国国王会喜欢的特殊礼物。英国大使写信到伦敦，对这件礼物进行了描述。他说这件礼物是“生活在圣保罗时代的”殉道者德格拉（Thecla）抄写的《圣经》。詹姆斯一世没有收到这本《圣经》就去世了。他的去世耽误了这件事，但1627年，希腊大主教将这本《圣经》寄给了英国大使，让他转交新王查尔斯一世。

这一手抄本抵达伦敦后，被保存在皇家图书馆里——这个图书馆是1757年乔治一世赠送给大英博物馆的。很快，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并著书立说。虽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它像英国大使所说的那样古老，但很清楚地，它是幸存下来最古老的希腊文《圣经》之一。



今天，人们称这一副本为亚历山大抄本（Codex Alexandrinus），因为那位希腊东正教大主教好像是从亚历山大把他寄到英国去的，他当时一直在亚历山大作大主教，下一步就是要在土耳其作大主教。抄本最初的写作地点在何处，人们不得而知。它包括了教父亚他那修（Athanasius）所写的诗篇引言。亚他那修死于公元373年，这表明抄本的写作时间不可能在公元4世纪中期之前。要查证这种手抄本的年代很难。根据其笔记的风格，如今人们普遍接受其写作时间在公元400年和公元450年之间，也就是说，它在《新约》之后不到350年的时间内抄写而成。

一本隐藏之书

自15世纪以来，可能在15世纪之前很久，罗马的梵蒂冈图书馆就拥有一本非常古老的希腊文《圣经》。1516年第一个印刷出版希腊文《新约》的著名学者伊拉姆斯（Erasmus），曾被人告知过这本《圣经》中的信息。在接下来的多个世纪里，有几位学者对其进行了不完全的研究，但是直到它离开了罗马，人们才明白其价值。

它是被当成掠夺物带离罗马的。1797年，拿破仑将它带到了巴黎。在巴黎，一位德国教授对其进行研究，并就它的年代和重要性发表了论文。当它在1815年回到罗马时，梵蒂冈当局不让学者自由地研究它。1843年，年轻杰出的替申道夫蒙准看了6个小时；1866年，他蒙准看了更长时间，但在他看这本书之前，一位伟大的英国学者搜查他的口袋，拿走了他所有的文具。最后在1890年，罗马教廷出版了整个手抄本的照片，使凡希望看此书的人都能如愿。

这本希腊文《圣经》在公元4世纪中期左右抄写而成，比亚历山大抄本更古老。同样，年代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笔记的风格。另外还有一项能够确定其年代的指针——它既适用于这本梵蒂冈手抄本，也适用于其同伴西奈山手抄本。西奈山手抄本的发现是一个富有浪漫气氛的故事。

从火坑里抢救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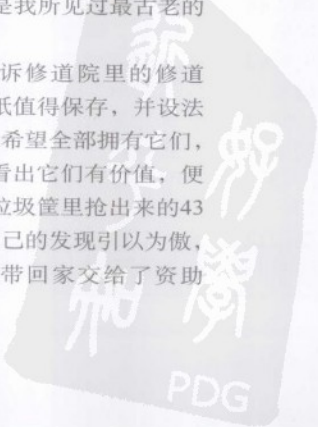
1844年，一个德国学生获得了一项引人注目的发现。当时，替申道夫正在巡行近东地区的众教会和修道院。那时，其他旅行者已从其中某些地方带回了有价值的手抄本，但替申道夫希望发现更多。他及时地抵达了耶别姆沙（Jebel Musa），即传统的西奈山西北坡上的圣凯瑟琳（St Catherine）修道院。此修道院的图书馆里堆积着各种各样的手抄本，供年轻的学生们使用。5月24日，替申道夫经历到了他生命中的伟大时刻，但是，这一经历并不是发生在图书馆里。他描述道：

“我在大厅中间看到一个又大又宽的筐子里装满了旧羊皮纸。它们都将被当成修道院烤炉的燃料。图书管理员说他们已经烧毁了两堆这种发霉的纸张。令我吃惊的是，我在这堆羊皮纸中发现了许多页希腊文《旧约》。在我看来，它们是我所见过最古老的版本。”

替申道夫告诉修道院里的修士，这些旧羊皮纸值得保存，并设法找到了129页。他希望全部拥有它们，但是修士既然看出它们有价值，便只让他拿走了从垃圾筐里抢出来的43页。替申道夫对自己的发现引以为傲，他将其中的一些带回家交给了资助



在19世纪发现的所有手抄本中，西奈山手抄本是最重要的。它的手稿平整、优美，又有宽宽的页边，使它成为一本贵重的书。大英博物馆买下这些羊皮纸后，小心谨慎地将其重新进行装订。



人，即德国萨克森邦（Saxony）的王。王将它们放在莱比锡大学图书馆，至今，它们仍在那里。1846年，替申道夫出版了部分书稿，并认为这是公元4世纪中期写成的。他非常慎重，没有说出是在哪里发现的。

几年过去了——这些年一定非常难熬！1853年，他设法再访了那所修道院。但他崇高的希望破灭了！无人愿意告诉他任何有关手抄本的事情。他所发现的是一块上有《创世记》中几节经文的碎片。难道他在1844年看到的其他所有羊皮纸已被烧毁？他沮

丧地离开了。

尽管有过这次令人失望的经历，但1859年1月，这位已经43岁的德国学者再度回到了圣凯瑟琳修道院。稍作逗留之后，他与那里的图书管理员攀谈起来，并且留给对方一本他出版的希腊文《旧约》（《七十士译本》）。这位修士却回答道：“我也有《七十士译本》。”说完这话，他从房门上面的架子上取下一个用红布包着的包裹。

令替申道夫大为吃惊的是，他15年之前看到的所有羊皮纸都在那里，

西奈山上的新发现

当替申道夫从圣凯瑟琳修道院带回西奈山手抄本时，总共有390页。其中包括希腊文《新约》的所有部分和《旧约》的某些部分，但是《旧约》的许多部分都已失传。替申道夫的故事说出了失传部分的命运：它们充当了修道士取暖的燃料（参本书《最古老的《圣经》》一文）。

1975年5月，有人在此修道院里获得了另一个发现。一场大火烧毁了一座小教堂，修道士们正在清理废墟。他们发现了一个古旧的小房间。天花板塌陷下来，埋住了里面的一切。当修道士挖掘、搬走垃圾时，他们发现了许多旧

书页。有些是亚兰语的，有些是古叙利亚语的，还有些是希腊语的。当中许多有1,000年或更久的历史，其他的只有300或400年的历史。至于它们为什么在这个小房间里，我们不知道。或许有人将它们从更早的火灾中抢救出来，堆积在这里，然后就被人遗忘了。

很久之前，在西奈山脚下，修道士们有一本公元800年左右抄写而成且附有当时希腊散文体译文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The Iliad）。当时，他们经常阅读宗教书籍。这些书包括早期一位修道院院长的某些灵修笔记，公元6世纪

的部分《马可福音》，以及公元5世纪的希腊文《创世记》片断。另外还有13页和15块碎片属于另一本希腊文《旧约》。修道士们认出它们属于西奈手抄本的一部分。它们逃脱了烈焰，同时令修道士们高兴的是，它们逃脱了替申道夫的眼和手！

贾斯廷（Justinian），这位公元6世纪从君士坦丁堡进行统治的东罗马帝国皇帝，建立了这座修道院——尽管早在此之前修道士就一直居住在这个地区。无人知道是他把西奈手抄本赐给了他的新机构，还是一位修道士随身带来了西奈手抄本。虽然这一新

发现可能给人带来一丝盼望：废墟中可能还埋藏着其他书页，但是不像在埃及那样，那里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更加古老的手抄本。

西奈手抄本是最重要的希腊手抄本之一，包括整个《新约》和部分《旧约》。它是19世纪在西奈山脚下的圣凯瑟琳修道院（图中所示）发现的。故事激动人心，值得一读。1933年圣诞节，大英博物馆以100,000英镑将它从苏联政府手中买下。

并且还有许多其他的。它们包括了大部分的《旧约》和整个《新约》！那晚，替申道夫没有睡觉。那个修道士让他把这些手抄本带到他的卧室去研究。在此情形下，这位学者在他的日记中写道：“那个晚上，对于我来说，睡觉简直是亵渎神的行为。”修道院的修道士既不肯出售手抄本，也不肯借给替申道夫。但令人高兴的是，当替申道夫抵达开罗时，他遇见了当时正在参观开罗的圣凯瑟琳修道院的院长，他说服院长让人把那个手抄本带到开罗让他研究。在两位朋友的帮助

之下，替申道夫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将整个手抄本复印了下来——总共110,000行字。

应该怎样处理这一手抄本呢？它能够安全地留在西奈旷野吗？最后，替申道夫说服修道士们将它献给俄国沙皇，即东正教的保护人。1859年11月19日，沙皇收到了347张羊皮纸。1862年，他付款印刷了这本《圣经》，以之作为俄帝国1,000年庆典的一部分。

这本《圣经》还历经了一次旅行。1933年，苏联政府决定通过出售《圣





梵蒂冈手抄本是包括整本《圣经》的最重要的希腊文手抄本。就像西奈山手抄本一样，它在公元4世纪中期抄写而成，但是日期稍晚些——有人在信件中描出了此日期。每一页的版面有27平方厘米。图中所示经文是《约翰福音》5:13-37。

经》的方式来集资。在美国进行的谈判失败之后，大英博物馆以100,000英镑（当时相当于500,000美元，这一数目超过了一般公众捐款金额一半以上）将它买下。

替申道夫认为这一手抄本，即西奈山手抄本，跟梵蒂冈手抄本一样古老。他认为二者都是公元350年左右

抄写的。他如此认为的原因之一是教会历史学家优西比乌——他在公元340年去世——曾经发布过一份报告，记载了第一位基督徒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写给他的一封信。在信中，大帝要求在巴勒斯坦的凯撒利亚抄写50本《圣经》，供君士坦丁堡的众教会使用。也许，这两个手抄本就是那50本中的幸存者。

如今，学者们不再如此认为，因为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它们当中的任何一本曾在君士坦丁堡收藏过。学者们认为，它们也可能是在埃及写成的。

这两个手抄本配称为“最早的《圣经》”。在君士坦丁于公元313年选定基督教之前，基督徒常常遭到逼迫，他们的《圣经》也遭到焚烧。用手写在蒲纸或羊皮纸上的完整《圣经》会很大，很厚，因此也很难隐藏。当《圣经》面临可能遭到毁灭危险时，人们很少将《圣经》的众书卷抄写、编纂成一册。一旦危险过去了，富有的基督徒或教会就能够定购字体漂亮的完整《圣经》，这样一本《圣经》可能会花费半英镑（金币）以上。

这些手抄本的幸存，让人想起教会历史上和《圣经》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虽然它们不是我们所拥有最古老的新旧约手抄本，但它们对于理解希腊文《圣经》的历史至关重要。

《新约》时代的书籍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当火劈啪作响，火焰越来越小时，人就往里面扔更多的燃料，再次挑旺火焰。最后，一切都烧完了，火终于熄灭。

各个时代的人都会焚烧或毁坏一些从前辈那里继承的东西，不管是建筑物，还是家具或蒲纸。但这个讲述埃及人的故事特别令人伤心。200年或更早之前，他们所烧的是一卷卷的蒲纸，即古书。埃及人喜欢闻蒲纸焚烧时所发出的气味。据报导，他们发现了40或50卷的古书，一位商人买下了其中一卷，其余的全部被付之一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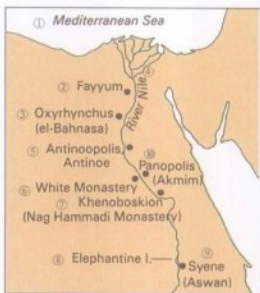
今天，印刷术很发达，一次就能印成千上万册书籍，在这种情况下因着大火或洪水损失几本算不上悲剧。但那时，每一本都是用手抄写下来的，而且一本书的副本常常很少，所以很容易就会彻底绝迹。今天，就算我们知道许多古书，也只不过知道其名字而已。因此，真正幸存下来的每一本书都极其宝贵。

学者们最终发现了埃及出土的蒲纸书卷的价值，所以当地百姓开始更小心地对待它们，并将其出售给欧洲的收藏家和博物馆。埃及古书极具吸引力，引得人们争相购买。其中有些以五颜六色的油画为装饰，还有一些上面写着一行行的希腊文字，大多数涉及当地政府的政务、税收和征兵。另外有几本是希腊书籍，特别是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这就为研究古典文学开启了一扇新门。在这些蒲纸文献发现——那时已经是19世纪中期了——之前，人们只能从中世纪的副本中了解希腊和拉丁作家的作品。这些文献中很少有历史超过1,000年的，其中最古老的是三本维吉尔的有名叙事诗《埃涅伊德》(The Aeneid)，其创作时间是公元5世纪。

几百多年以来，文士们一直不断地抄写这些古书，他们在抄写过程中出了一些错误。有时，错误没有被纠正，稍后的文士如果没有注意到，也就将它们抄写下来。如果发现了错误，他们可能会修改，也可能因为尽力纠正反而把情况弄得更糟（参本书《找到真正的文本》一文）。无疑，到约翰·古登堡(John Gutenberg)发明金属活字版印刷术时，学校和大学用作教材的古典作家作品中已经有了许多错误，而且它们在铅印出版的书籍中永存了下来。

有了更加古老的蒲纸文献作为研究对象之后，学者们希望能够看到文本的原样，也就是尚未出现许多错误的文本。这一点证明是真实的，但是同时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其他错误。即使如此，蒲纸上的副本在许多地方比中世纪的手抄本更加可靠。它们偶尔还会支持中世纪手抄本中许多学者宣告不可能或者错误的措辞，而且它们所提供的证据时不时地反驳了那些攻击古代说法的现代理论。



1. 地中海
2. 法尤姆省
3. 奥克西林库斯(拿哈玛地修道院)(埃尔-巴纳萨)
4. 尼罗河
5. 安提奴波里(埃克米)
6. 白色修道院
7. 肯诺波斯金(拿哈玛地修道院)
8. 埃利福斯尼岛
9. 赛印(阿斯旺)
10. 潘诺普列斯(埃克米)

这些古书从何而来？

希腊蒲纸文献是在遍布埃及开罗南部的遗址里发现的。其中最重大的发现在一个小湖泊四围的荒废城镇获得。今天，这个地区被称为法尤姆省(Fayyum)。在公元前300—公元前200年间，希腊工程师为这个地区的百姓安装了一套灌溉系统。只要水道保持干净，整个系统都运作，百姓就能耕作农田，并因此繁荣起来。一旦这套系统出了故障，或者百姓不愿合作，水流就会缩小，百姓搬走，荒废的房子也就倒塌，被沙土填满了。

这情形在公元4世纪开始发生，到642年阿拉伯人征服此地时，唯有几座城镇仍然有人居住。这些废墟堆被离弃之后变得相当干燥。留在这些房子里或垃圾堆上的纸张也脱了水，

并因此幸存下来了。像这样的情况不同寻常，但人们已经在其他一些干燥的地方，比如死海附近和中亚一带，发现了古代手抄本。

亚历山大大帝之后，从公元前304年到公元前30年克莉奥佩特拉去世，托勒密列王统治着埃及。在他们统治期间，说希腊语的移民涌向了埃及。他们在许多地方傍依当地埃及人定居下来，刚刚开发出来的法尤姆省特别吸引他们。于是他们生活在那里，讲希腊语，也用希腊语写字，希腊语成了当时官场和生意场上的主导语言。在罗马人的统治下，尽管在某些官方场合，人们需要使用拉丁语，但是希腊语仍保持着它的地位。

这些蒲纸文献是政府官员、地主和受过教育者的档案馆，包括他们收集的书籍和文件。如此之大的数量，人们很容易有一种印象，即大多数人都会读书和写字。但这是错误的。会读书和写字的人只占极少数。人们还有一个错误的印象，就是认为这是完整的文献，包括了图书馆里所有的书籍。即使它们是在同一间屋子发现的，也无人能确定包括了所有文献。人们偶尔会找到完整的书卷，但找到所有卷轴的可能性非常小。大多数的蒲纸文献是在垃圾堆里发现的。它们被当作垃圾，所以被撕碎，破烂不堪又不完整。因此，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新约》时代的书籍常常很令人失望——要么只有这本书的一部分，要么是另一本书某一页上的几行。

查明这些书籍的年代

希腊书籍没有内封面，而且从事抄写工作的文士几乎不在他们抄写的书籍上签名。为确定古代手抄本的年代，学者们研究其笔迹的风格，然后将它与那些标明年代的法律契约和官方文件上的笔迹进行比较。虽然这种比较是很好的指南，但是我们必须

人们剥去生长在尼罗河边芦苇的外皮，然后将一层层的木髓水平放在平地上，再在上面垂直交叉地放一层层芦髓，最后再把它们打理得平整、光滑，使之成为蒲纸。



新鲜的蒲纸很柔韧，容易卷起来。





蒲纸粘在一起就形成了能够抄写书卷的卷轴。这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结尾部分，所在的卷轴长达6米，是在公元2世纪抄写成的。

记住一个文士在学校里学会的习字方式可能会连续使用30或40年，而在此过程中新的风格又发展起来。

况且，在不同的地方，风格可能以不同的进度发展，与文献不同，书籍常常不会提及其写作地点。考虑到所有这些不确定因素，内行的蒲纸学专家（papyrologist）通常就能够辩明某一文本是在哪个世纪抄写的，如果它有独特的特征，他们就能得出更精确的年份范围。

人们阅读什么？

在希腊书籍中，荷马的著名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人们最喜爱的。人们已知的蒲纸版史诗有600—700本。荷马史诗非常长——《伊利亚特》分为24卷，其现代英文译本有459页——所以每一首诗会占几卷卷轴。一个如今存放在大英博物馆的卷轴长达6米，只包括了《伊利亚特》的最后两卷书。

著名剧作家、诗人、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作品都是很好的代表作。柏

拉图的哲学随笔《斐多》（Phaedo）有一个片断，人们能够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3世纪，它是在作者去世（公元前348年）之后的1个世纪之内抄写而成的。

在柏拉图之后，出现了一位受人欢迎的剧作家米南德（Menander）。其他作家提过他的名字和作品，但是只有几处引用语幸存下来，直到这些蒲纸文献提供出他作品的样本。现在，他的一部剧本已完全为人所知，其他六部剧本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人了解。

生活在埃及的希腊公民，常常阅读被之后时代所遗忘的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和索福克里斯（Sophocles）的剧本，同时他们也拥有亚里士多德的书籍。因着埃及的众多发现，所有这些书籍以及其他作者不太有名或者不为人所知的书籍，增加了现代人在希腊文学方面的知识。它们还向我们显示了某些早期基督徒会阅读的文学作品。

这是在埃及发现的一支属于罗马时期的芦苇笔。笔尖削得很尖，而且是裂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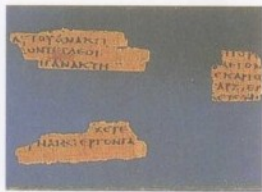
最古老的基督教书籍

1933年，当大英博物馆买下西奈山手抄本时，公众的兴趣极大，因为它是最古老的两本希腊文《圣经》之一（参本书《最古老的《圣经》》一文）。这一手抄本在大约公元350年或稍前抄写而成。就我们所知，在那之前，《圣经》众书卷不是收集成一册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逼迫。一部完整的《圣经》会有许多页，很厚，在危险时很难隐藏。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敕令”（公元313年）之后，拥有一本大部头的基督教书籍不再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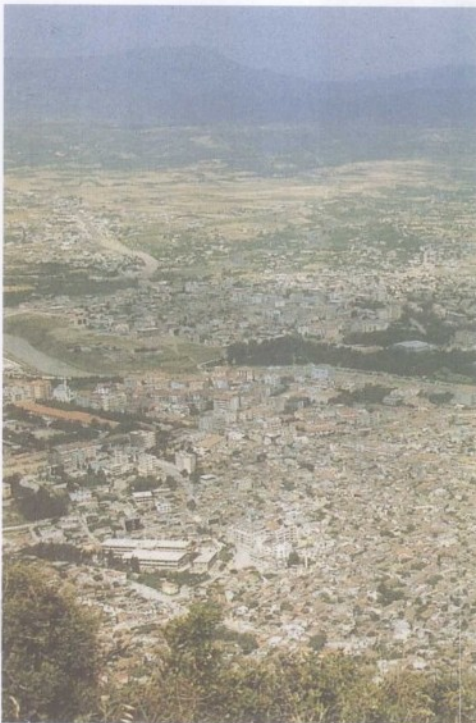
在我们能够得到的较早手抄本中，有一个手抄本包括了《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即公元3世纪的手抄本，如今存放在都柏林切斯特比提（Chester Beatty）图书馆里，另一个手抄本包括了保罗的众书信（除“教牧”书信外）和《希伯来书》（公元3世纪初期抄写，同样存放在都柏林切斯特比提图书馆里）。今天，在我们所知道的《新约》书卷蒲纸手抄本中，只有30个能够测定其年代是在公元4世纪之前。与荷马史诗和其他著名希腊作家的作品（前者有许多，后者也有几十种）相比，这一数目很小。但即使数量很少，这些蒲纸文献却非常重要。

首先，它们向我们显示了公元2世纪和3世纪所流行的《新约》文本样式。每个手抄本都有自身的奇特性和错误：没有两个是完全一样的，或

者与西奈山手抄本其他稍晚的手抄本一样。然而，它们的确可以分成能与稍后手抄本区别开来的组群或家族。单个字母往往会改变一个句子的意思，而通常成为问题的就是这些单个字母。一旦所有的变体都被剔除，就只有几个应该进行严格审查了。在四福音书里，总共大约有70个学者拿不准其原文的地方，也就是说，他们不



这三块小蒲纸出自近公元2世纪末抄写的《马太福音》。这卷书的每一页上都有两栏文字，这一面的文字是第26章的第7、10、14和15节（第22、23、31-33节在另一面）。1901年，一位游客在埃及的卢克索买下这些碎片，并把其赠送给了曾经就读的牛津马格德琳大学（Magdalen College, Oxford）。1953年，蒲纸学专家罗伯茨（Roberts, C. H.）认定它们出自目前所知最古老的《马太福音》。如今，这同一卷书的其他碎片——包括第3和第5章的某些部分——存放在巴塞罗纳。最近有人声称它们属于公元70年之前，但尚未得到证明。



确定一组手抄本或另一组上的单词是否正确。这些地方很少会冲击任何主要的基督教教义，任何不确定的地方都不会影响到基督教信仰（参本书《找到真正的文本》一文）。我们能够确定所读到的《新约》众书信里的单词，几乎就是作者付诸笔墨时所用的单词。

埃及有被人遗忘的《新约》书卷，这表明那里曾经有过基督徒。如果所有书卷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发现的，而且都属于同一年代，那它们可能属于某个研究宗教的学生或仇恨基督教的人；但如果其年代范围很广，笔迹种类很多，发现它们的地方也各不相同，就推翻了这一提议；其中有几卷书不只一份，也表明这一提议是不可能的。

至少有四个《约翰福音》的样本是属于公元3世纪的，而且另外一个

样本包括了所有的四福音书。《约翰福音》也许是人们最喜爱的，但是所有的福音书都为人所知。在其他的《新约》书卷中，我们发现每卷书的蒲纸手抄本都属于公元3世纪，尽管彼得书信和《犹大书》样本是在3世纪末或4世纪初期抄写而成的。很清楚，在公元3世纪，埃及有许多人阅读基督教的《圣经》。

其实早在这些读者之前的公元2世纪，埃及就有人在阅读《圣经》。根据《马太福音》手抄本的某些部分，一本《约翰福音》的手抄本，以及很可能属于保罗写给提多的书信的某些片断笔迹，我们能够确定其年代是在公元2世纪末期。根据测定，一块有名的《约翰福音》碎片属于公元150年（参本书《最古老的书卷》一文）。除了这些《新约》手抄本之外，还有

现在，奥朗提斯河（Orontes River）上的安塔卡亚（Modern Antakya）覆盖了古安提阿的遗址。耶稣的门徒最初被称作基督徒就是在安提阿（《使徒行传》11:26）。有人说，到公元1世纪末期为止，那里一直有一个生产基督教书籍的中心。



两卷“仿福音书”的碎片和一本关于基督徒行为的书籍，即《黑马牧羊人》(The Shepherd of Hermas)，也属于公元2世纪。

这些碎片一旦放于基督教历史的背景下，就显出了其重要性。《新约》提到了巴勒斯坦、叙利亚、土耳其、希腊和意大利的教会，但是从未提及埃及的教会。从埃及自身来看，除了《新约》和相关的蒲纸文献之外，人们尚未发现任何历史早于公元300年的基督教遗迹。因此，这些蒲纸文献是基督教传到埃及的唯一证据。根据这一点来推断，其他地方——这些地方因为土壤潮湿，所以蒲纸书籍无法幸存下来——也可能有基督徒居住过，但是人们找不到它们的任何痕迹。

一种新书

所有早期的《新约》手抄本都非常重要，这还有另一个原因：它们都由书页组成。这与写在蒲纸上的希腊文学作品手抄本及全部写在卷轴上的最早希伯来文《旧约》手抄本形成了鲜明对比。书籍以卷轴的形式存在，这一直持续到公元3世纪。公元3世纪时，有书页的书籍，即抄本(codex)只用于做笔记。我们发现更多的文本以书籍而不是卷轴的形式出现只是在公元4世纪。

今天，抄本优越于卷轴，这一点显而易见。卷轴只能写在里面，很浪费，在空间一样多的情况下，它只能

装下一半内容。同时，它不便于携带和使用——要找到一段话，可能需要摊开几英尺的卷轴。这些事实可能吸引了早期的基督徒文士和基督徒读者。显然，他们并不在乎当时图书贸易的关税！从外邦人的文学作品所用的卷轴逐渐发展到这种基督徒的新奇方式，其中可能有其刺激因素。

早期的《新约》蒲纸文献有一些不同寻常的特色，就是将它们与公元1世纪和2世纪的其他蒲纸文献区别开来的小地方。显然，它们有共同的起源，而且最近的研究表明，它们开始于同一个地方。在某个地方有一个抄写中心，在那里，抄写员设定了一个通用的模式，大家都按照这个模式抄写基督教书籍，使它们成为抄本的形式。这个地方在哪里？一种很可能的猜测是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在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最古老抄本（它们都是偶然幸存下来的）出现之前，这个地方肯定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这意味着其年代早至公元100年——如果不是更早的话。

这些最古老的基督教书籍使我们能够读到写作之后200年——有些书卷还不到200年——之内的《新约》样式。它们显示出当时的抄写员正确地抄下了《新约》的希腊文本，同时表明基督教的文献是按照一种有组织的模式传播的。显然，它们证明了早期的教会认为《圣经》非常重要。

最古老的书卷

蒲纸文献从埃及涌出来，进入博物馆或者成为私人的收藏品。它们数量如此之大，以至于不可能立刻对所有文献进行研究或进行编目。1920年，一位曾经在荒废的城镇里挖掘蒲纸文献的学者为曼彻斯特的约翰·赖兰兹图书馆（John Rylands Library）收购了一堆碎片。15年之后，当罗伯茨这位来自牛津的专家对其进行编目时，他认出这是各种各样有趣的希腊书籍的碎片，甚至有一部分是罗马演说家西塞罗的拉丁语演说词。当时，他正看着一些更小的碎片，他的眼光落在了一块从书页顶部撕下的碎片上。它的两边仍然有7行文字的某些部分。虽然非常小——9厘米×6.2厘米，但上面的文字足以让人鉴别。罗伯茨认出它属于《约翰福音》。

那时已经在埃及发现了写在蒲纸上的《约翰福音》的其他手抄本，其中有些早至公元3世纪。查明蒲纸碎片的年代是罗伯茨的部分工作。通过细查笔迹的风格和字母的形状，他得出了结论。但他的结论令人吃惊，所以他咨询了一些年长且更有经验的蒲纸专家的意见。其他学者都同意他的看法。其字母的形状非常像公元

2世纪上半叶——可能在公元125和150年之间——文献上的文字。50年之后，这一判断仍然站立得住。经过半个世纪的持续研究之后，这一小块蒲纸仍然是人们所知最古老的《新约》的一部分。

这一碎片上幸存下来的文字是《约翰福音》第18章的31-33节（正面）和第37-38节（背面）。根据计算，整页的尺寸高

约21厘米，宽约20厘米，整卷书大约有130页。很可能，它是自成一体的，没有与任何其他的福音书结合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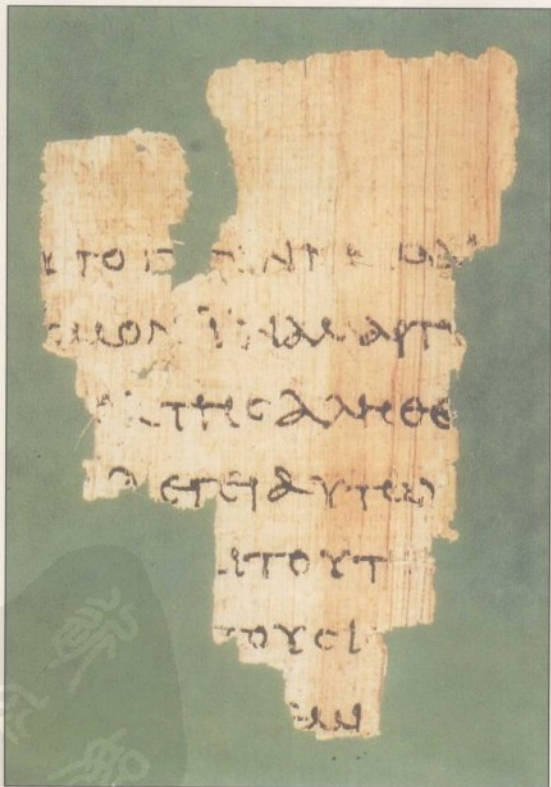
它为什么重要？

四福音书都没有确切地说明其写作时间。很清楚，它们都是耶稣复活之后写成的，但是没有证据明确地表明它们是在耶稣复活之后5年、20年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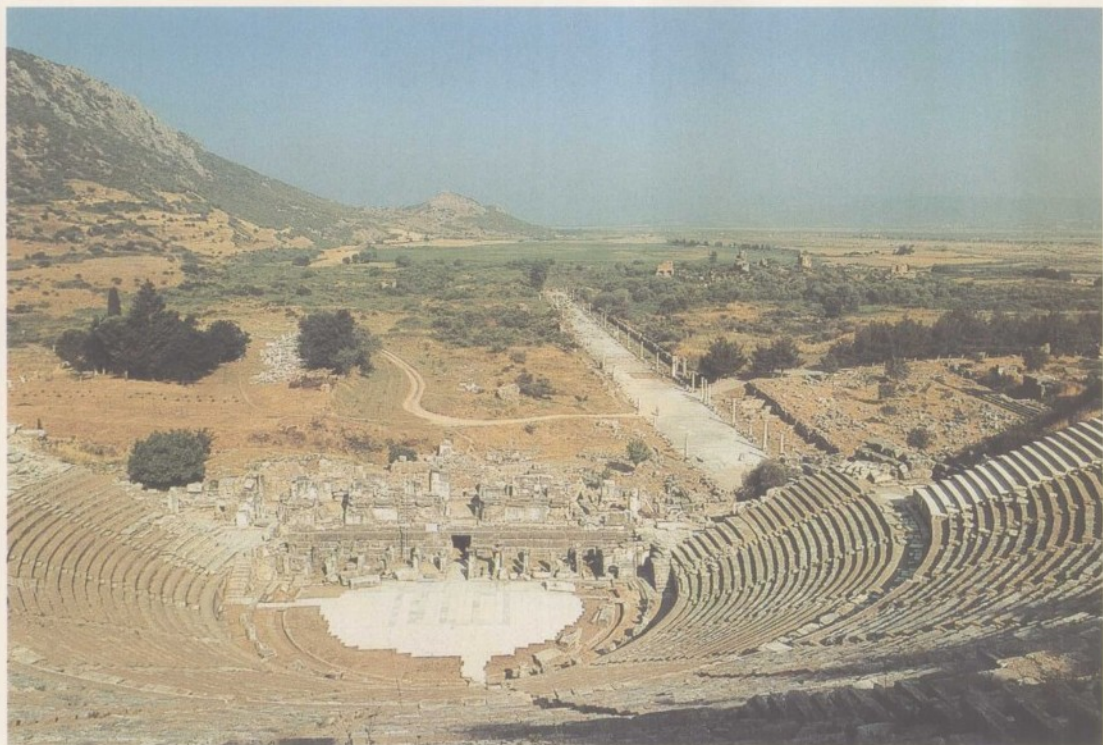
100年写成的。根据基督教的传统，人们一直认为《四福音书》的作者是在公元100年之前写成四部福音书的。据说《约翰福音》是最后一部福音书，是使徒约翰在他晚年时，即公元1世纪快结束的几年内，在以弗所写成的。

19世纪，像这样的一些传统受到了攻击，而且一个有影响力的以德国蒂宾根（Tübingen）为根据地的思想派系主张《约翰福音》出现于公元2世纪晚期，即公元150年之后。今天，在一些反基督教的圈子里仍然能够听到这种观点的回音。但是赖兰兹蒲纸本（Rylands papyrus）驳回了这一主张。

如果这一《约翰福音》的副本是公元2世纪中期在埃及成书的，那就表明当时有人在使用基督教的书籍——很可能在埃及中



这一小块蒲纸上的几个单词完全与《约翰福音》（第18章）相合。人们相信其笔迹的年代是在公元125和150年之间。



部、开罗南部160公里处
的某个镇上。除非其主人
是约翰本人的朋友，否则
这一碎片表明了当时的人
们了解《约翰福音》，并
表明这些样本从其写作地

（传统认为是以弗所）传
过来，被复制，然后为人
们所熟悉。所有这些都表
明《约翰福音》的写作时
间不迟于公元2世纪的头
几年，而且很可能更早。

根据早期基督教传统的说
法，约翰是公元1世纪末在土
耳其西海岸的以弗所写成《约
翰福音》的。这一风景照中的
剧场建造于公元前3世纪和公
元前2世纪，并在公元1世纪几
次被改建。道路尽头那一边平
坦的绿色地带，是淤泥堆积起
来的古代港口遗址。

福音书之前的历史

如果到公元100年时，人们已经在以一种标准的形式抄写和流传福音书，那在此之前的情形又如何？四福音书的作者具体是在哪里写成了他们的作品？这是学者们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如果比较《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就很容易看出它们共享了许多信息。也许他们都使用了一本较早的收集了耶稣所讲之比喻和话语的书籍。（四福音书的学生称这一收集品为“Q”，即德语单词Quelle的首字母，意思是“资源”。）每位作者都补充了他从不同的耶稣跟随者那里学到的东西，并且通过整理资料，得出了独特的看法。至于他们是怎样做的，却不是本书要讨论的主题。

属于同一研究范畴的另一个问题是四福音书的作者们是否准确地叙述了耶稣所说的话语，还是他们杜撰了这些话语，然后声称这是耶稣曾经说过的。如果他们真的杜撰了其中的某些话语，那他们很可能收纳了一些在基督徒思考和讨论信仰过程中在教会里发展起来的观点。很难分辨哪些是耶稣所说的真实话语，哪些又是之后补充进去的。这也是一个这里无法探索的主题。



人们常常将学校的作业、笔记和报告写在木书版上。这种书版就像书本的书页一样，能够绑在一起。这个样品是在罗马统治时期，埃及人所使用的书版。

在阅读任何有关四福音书的研究资料时，重要的是要记住所有关于四福音书历史的理论都是推测。对我们有用的唯一事实是四福音书本身，而且我们不可能证明其中任何关于耶稣的生平和教导的记载是错误或误导人的。^⑥

很清楚，不管四福音书的作者是不是他们所描述之事件的见证人（比如路加就不是），他们都有信息来源。他们是否倚靠了自己以及那些亲眼见过、亲耳听过耶稣的其他人的记忆力呢？人们普遍认为，在四福音书的故事被收集起来以“Q”或其他形式记载之前，是通过口传的方式传播的。

这一过程很容易想像。耶稣曾经对着大群人、小群人和个人讲道。他们离开之后，一定会将所听到的传给其他人。因为耶稣所说的话语富有挑战

性，他的宣称也曾人听闻，所以他很快引起了犹太宗教领袖们的注意，而且他们针对耶稣所说的话进行了辩论。他们当中有几个人表示了同情，但大多数人很生气。也有外邦人听见了耶稣讲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在巴勒斯坦和国外都有一些听过他讲道的男人和女人还继续活着，他们对他的话记忆犹新，准备好随时向那些人宣讲。

在古代的巴勒斯坦，通过记忆来学习是人们接受教育时常用的方法，而耶稣所讲的某些话语简短又清晰，显然很适合记忆。当他的某些话语再翻译成亚兰语，即他通常所用的语言时，就呈现出诗的韵律，这也有助于人们记忆。这些都是犹太夫子用来教导其门徒的一些方法，所以耶稣可能遵行了他们的模式，这并不足为奇。

但口传是否就是教会在四福音书（或“Q”）被记载之前传播神话语和著作的唯一方式呢？是否有人听了耶稣的教训之后心里说：“我必须把它记下来”？在研究四福音书的领域里，这种可能性曾经几乎不存在，但最近有了改观。如今，考古学证明了在公元1世纪的巴勒斯坦，人们大量使用过文字，并且对其他资源进行最新研究，表明这种可能性与关于口传的理论都是悬而未决的事情。

耶路撒冷的坟墓显明当时的人们使用文字来记载死者的名字，以便亲属辨认（参本书《他们名垂青史》一文）。在耶利哥附近也发现了其他例子。在挖掘希律的宫殿时，挖掘者发现了贴着用希腊语或拉丁语写明日期、国王名字和称号标签的水罐。在昆兰和耶路撒冷也发现

了其他水罐，其上用希腊语或亚兰语刻着名字或贴着所装东西名称的标签。陶瓷碎片上还潦草地写着几条简短的信息。这些都非常简短，但是它们仍然表明了当时的人们乐意写字——尽管他们不见得能够抄写历史书籍或记录别人的教导。

犹太人的主流思想反对记录和收集犹太夫子的教导。虽然口头律法，即“祖宗的遗传”极具权威，但毕竟与《摩西五经》的成文律法不一样。收集犹太夫子教导的基本法典，即《米示拿》，直到耶路撒冷沦陷（公元70年）1个世纪之后才成书（参本书《犹太人的著作》一文）。然而，犹太人的其他老师有能力也愿意将他们的教导写成文字——比如说斐洛和使徒保罗。《死海古卷》里有一封值得注意的信，它宣布了一位领袖（很可能就是“公义的老师”自己）对洁净礼和行为方面所存在各种各样问题的观点。在介绍每种观点时，信中用到了“针对某某事，我们说……”这样的话语，这与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章中一再重复的“但我……告诉你们”相似。在这两种情况下，老师都在作出他自己的不同指示。

虽然人们不能收集犹

太夫子所说的话语，但是他们的学生能够为着个人学习的目的记下老师的话，而且我们被告知有些学生的确如此做了。特别有趣的是他们是记在笔记本里，而不是在卷轴或陶瓷碎片上。希伯来语里没有“笔记本”这个单词，所以他们借用了希腊语里的“pinax”一词（其意思为“木牍、牌匾”）。“pinax”就是任何用于写字、画画或绘图的木板。

撒迦利亚曾经就是在这样的一块小板上写字（《路加福音》1:63；它也会是一个盘子，正如希罗底的女儿用来装施洗约翰头颅那个盘子——《马太福音》14:8；《马可福音》6:28）。

人们已经在远至文都兰达要塞（Vindolanda Fort）和哈德良城墙（Hadrian's Wall）的地方，以及埃及的荒镇里发现了罗马时代的木制写字书版。通常，它们已破烂

不堪，其上的文字也消失不见。这些文字可能是用墨水直接写在木板表面上，也可能是写在覆盖木板的白灰泥上。或者，书版上有一个浅浅的凹处，里面装满了蜡。书写者能够用尖尖的笔在蜡上刻画，然后用笔的扁平一端把字擦掉。

任何类型的木制写字书版都能够用铰链或皮带连接起来成一套，当需要更多空间时，就形成一组



人们已经在罗马统治时期的许多地方发现了铜笔和铁笔。其尖端用于在蜡书版上刻画字母，宽的一端则用于擦掉文字，以便再使用书版。

一位税官坐在椅子上查阅一套蜡书版，以便告诉那两个人他们欠多少。左边的那个人提着一个钱柜。此画出土于德国的诺伊马根，年代为公元3世纪。



木板或书页。这样的一组书页在拉丁语里叫做抄本——这是公元1世纪的作家塞尼加 (Seneca) 告诉我们的。通常, 这些书版用于抄写学校的作业, 记载报导、信息和各种各样的笔记。在罗马, 速记书写者记下了元老院的演说词; 一位奴仆兼书记曾经站在学者普林尼的旁边, 将任何主人认为有助于学习的内容速记下来。人们已经在埃及出土的蒲

纸文献中发现了希腊速记术教学体系所用的手册。

到公元前1世纪, 除了木书版之外, 在罗马的人们也开始使用羊皮纸的笔记本。与木书版相比, 它们更轻, 便于携带。大约在公元85年, 诗人马歇尔劝告他的朋友, 应该把荷马和维吉尔的史诗写在这种簿册上。他赠送了一些副本给朋友, 尽力说服他们这种有书页的簿册比传统的卷轴要好得多。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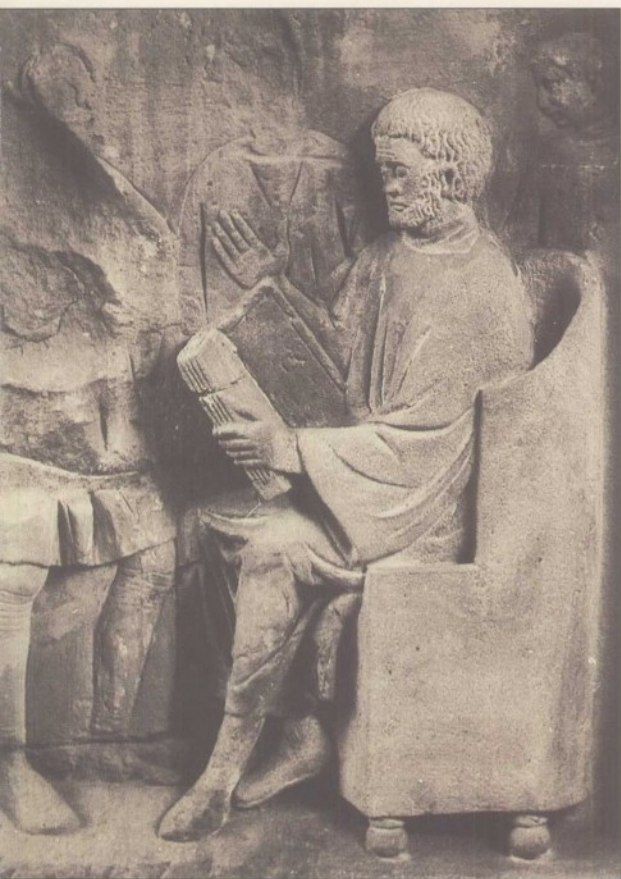
惜的是, 在罗马, 没有公元1世纪和2世纪的簿册幸存下来, 所以我们无法知道马歇尔当时是在宣扬一种蒸蒸日上的时尚, 还是他本身是一个怪人。埃及出土的蒲纸书籍表明在接下来的200年中, 卷轴是更加流行的书籍形式 (参本书《最古老的基督教书籍》一文)。

四福音书就是最早以抄本形式——它与卷轴不同——抄写下来的书籍之一, 这一事实导致人们认为它们是以笔记本为根据的。这种笔记本里可能记载了耶稣的话语和行动, 就是人听到或看到时记下来的, 甚至包括了人们速记下的耶稣的话语。如果考虑到一个事实, 即耶稣曾经工作的地方常常是居住着常驻政府官员或部队官员、税吏和虔诚犹太夫子的城镇, 而不只是人们普遍认为的绿树成荫的山

上或宽敞的湖边, 那这就更加可能了。也许, 保罗要提摩太带给他的“皮卷” (《提摩太后书》4:13) 就是这种笔记本。

没有有形的证据可以证明或反驳这一看法。它是一位研究希腊蒲纸书籍的学者和专家罗伯茨提出来的 (参本书《最古老的书卷》一文)。学者们在讨论《新约》时, 值得考虑这一说法。

②对于这些事情的最佳介绍, 请参看布隆堡 (Craig Blomberg) 的《四福音书的历史可靠性》(The Historical Reliability of the Gospels)。



找到真正的文本

我们怎样找到许多个世纪之前作品的真正文本？比如说，威廉·莎士比亚从大约1588年开始写剧本，直到1613年。他既是一名演员，又是一个剧作家。他写了剧本中的某些部分，以适合其他演员的要求。除了知道他首先写出草稿之外，我们对他的写作方式一无所知。他的这些手稿无一幸存，可能誊写过的誊清本也没有幸存下来。显然，主要演员必须自己保留副本，至少保留主要场景的副本。提词者也需要有一份完整的文本，这样他才能够帮助那些忘记台词的演员。

长期以来，莎士比亚的剧本显然都不仅局限于他自己的原稿。随着它们越来越受人欢迎，印刷商希望出版剧本。有时，他们出售的剧本属于“盗版”。演员或某些观众记住或者甚至记下了台词，印刷商就根据这些台词编造一个文本，然后将其出版。比如说1597年《罗密欧和朱丽叶》的出版，1600年《亨利五世》的出版，以及1603年《哈姆雷特》(Hamlet)的出版都属于这种情况。

在这些书籍里，莎士比亚的观点和台词都被糟蹋了，所以他或他的朋友将其中的一些重新出版（1599年再版了《罗密欧和朱丽叶》，1604—1605年再版了《哈姆雷特》，两者都以作者的草稿为根据）。

当莎士比亚在1616年去世时，他的22部剧本尚未出版发行过。1623年，他的朋友最后发行了一部合订本，包括了他的36部剧本。他们希望尽可能地发行一部完美的版本以作为纪念。他们使用了一些较早的已被校正过的印刷品，但是只要可能，他们就倚靠作者自己的原稿。即使如此，“第一对开版”(First Folio edition)还是出现了许多印刷错误。

1632年后，“第二对开版”校正了其中的某些错误，但同时又出现了其他错误。自从那时以来，学者们就一直尝试着发现其中某些单词和某行文字的意思，或者莎士比亚最初的书写方式，因为它们很难懂或者完全错了。

对于绝大多数文本，学者们都取得了广泛一致的意见，然而仍有一些段落很难懂（有好奇心的读者可以阅读《李尔王》第4幕第6场的第217和218行，或者《哈姆雷特》第1幕第4场的第37行）。通过机敏地猜测书写糟糕的副本会怎样让人读错或印刷机会怎样出错，学者们能够理解某些难以理解的意思。《罗密欧和朱丽叶》第1幕第4场的第42行，即“我们必将你从这没头没脑的爱的泥沼里拉出来”，能够校正为“若是你没头没脑地陷入爱的泥沼里，我们必将你从

最初抄写“西奈山手抄本”的文士在抄写过程中犯了几个错误。稍后的一位文士在《约翰福音》最后一页的第3栏中，特别是《约翰福音》21:18，校正了几处错误。

拉出来”——许多版本正是这样改的。

对于某些剧本，莎士比亚似乎是在其他人的剧本上补充了内容，其中显著的是《亨利六世》的第1部分。莎士比亚的文本里还有许多难题，有待未来的学者们进一步研究。永远都不太可能有人能将莎士比亚的剧本按照原稿逐字地印刷出来。

莎士比亚所处的时代距我们只有400年，然而我们无法确定所读到剧本的每一行都是他的原文——即使其中有些是在他的有生之年出版的。所以如果2,000年之前写成的四福音书和《新约》众书卷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不应该感到吃惊。作者的原稿很久以前就腐烂了，我们只能读到其手抄本的副本。四福音书全部写于公元100年之前，也就是文士大量抄写最早的副本——目前我们用以研究的就是这些副本——之前1个世纪或以上。

文士和他们的先辈是否抄写准确？

回答这个问题是一项叫做原文校勘 (textual criticism) 的专门研究工作。知道一点点原文校勘家 (textual critics) 所面对的事实，以及他们解释这些事实的方法，能够帮助任何为了更好地理解《新约》而认真阅读它的人。

正如莎士比亚和他的朋友所获知的，印刷机可能会印错，而且每一副本都已经被复制了数百次或成千上万次。用手抄写书籍的文士同样可能抄错，然而《新约》能够保存下来全归功于他们的辛劳。

抄写员

试着想象一下四福音书历史上的这个关键人物。他在学校的成绩一般，

不过书法分数还不错。在政府或大商业机构任职是他力所不及的事情，但是他可以通过作抄写员来谋生。人们想得到书籍，而他能够提供书籍。

当然，他必须借书来抄，或者他的客户必须提供样稿。在大城市里，这并不难，因为在那里有些人有自己收藏的书籍，而从这种人那里借书来抄是常见的事情。生活在小镇上的抄写员可能得问许多人才能找到客户要他抄写的那本书。也许为了使用另一个地方的一个稀有副本，他不得不从远处订货或者亲自去取。

抄写是一份相当冗长而乏味的工作。要面对一本有几百行的书籍，这并不是一件令人非常兴奋的事情。如果此书让抄写员厌倦，或者是他之前已经抄写过几遍的书籍，那他的注意力很容易会分散。那时，他就会不知不觉地犯错误。他可能会将一个句子抄两遍，或者遗漏开头单词与前一行一样的一行，或者甚至写的是无意义的东西。

如果另一个人向他口述此书，那他可能因为听错而出错。如果抄写员自己看着样本抄，他则可能在抄写过程中把单词弄混乱。

如果他对此书感兴趣，可能工作会更认真。他可能会超过自己职责的限度而尽力改进其语言。也许此书的作者所用的不是非常时髦的希腊语，所以抄写员会尽力使它更加“时髦”。书抄写完之后，这位有责任心的抄写员还会检查它有无错误，并且希望校正所有的错误，或者他可以请另一个文士来做核对和校正的工作。往往，核对的工作非常草率、不完全，正如幸存下来的副本所示。

虽然抄写员的工资是按照他的出

产而不是按日计算，但他的工价显然大概与农场劳动者的一样。自然地，他会渴望尽可能多地抄写，于是，他抄写得很快，也就更容易出错。

公元1世纪晚期，诗人马歇尔提到了罗马一本便宜书的价格——从0.15两到0.25两银子。根据《马太福音》第20章，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是一钱银子。那是早在半个世纪之前，所以一本书较低的价格可能大约相当于一天的工资。在公元2世纪期间，埃及出现过20钱银子/10000行或者1钱银子/500行的价格。

根据非常粗略的计算，一份《约翰福音》大约有2000行，因此它的估价会是4钱银子。抄写完一份很可能需要3或4天。

显而易见，如果一个人有固定的订单，那他就能靠抄写来谋生。但在小镇上，不太可能靠抄写来谋生。这可能意味着某人如果希望得到一本书，他要么自己抄写，要么付费请普通文士来抄写。从埃及出土的某些蒲纸书籍能够看出这一点所带来的结果。

书籍抄写员常常受到训练，按照一定的风格抄写，而其他文士往往不会遵行这种风格。当一个经常记账和写法律契约的人抄写书籍时，他可能很容易把数字写成符号，并缩写常见的单词，正如他在日常例行公事时所做的。这些情况出现在了某些早期的基督教书籍样本中，但在其他书籍中很少。显然，有些基督徒无法得到或者支付不起专业抄写员抄写的书籍，或者有些会写字的基督徒自己抄写书籍。他们私下阅读这些手抄本，某些副本所用的字体很大，可能表明了这些手抄本是用于大声诵读给一大群人

听的。这就更加证明了他们感觉到有必要抄写四福音书和其他《新约》书卷，以便人们可以研究。

挑出错误

有些抄写员抄错的地方容易看出来，而且文士自己或者其同事常常校正错误。有名的西奈山手抄本（参本书《最古老的圣经》一文）上有许多地方就是抄写员抄错但又亲自校正过的。在他之后，又有其他几个人在不同的时代里校正过。

一个文士在公元200年之后不久抄写《约翰福音》时，因为眼睛从一个单词跳到了另一个相似的单词上，从而遗漏了单词（伯默蒲纸本2号），而且这种情况发生了54次。他也错误地重复了单词，这种情况出现了24次。另一方面，在同一时间将《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抄写成书的另一个文士工作非常认真，所以没有犯那么多错（伯默蒲纸本14-15号）。

一旦将一个副本和另一副本并排放在一起，这些错误就显而易见了。两个文士不会总是抄错同样的单词。不太明显的错误可能不会被人发觉，并因此从一个副本传给另一副本。这样的情况更加严重，因为它们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原始单词失传。一个有错误的原稿可能产生几十个使错误永存的副本。如果这个有错误的原稿保存在一个重要的图书馆或学校里，那与一个认真抄写但放在偏远小镇书架上的副本相比，它更可能成为许多副本的先祖。就保存一本书的正确版本而论，根据一个认真抄写的副本抄写而成的单个副本会比其他所有的副本更有价值。

同样地，对于历史比认真抄写的

副本更加久远但有错误的原稿的副本，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如果情况如此，那最古老的副本不一定就是最好的。在判定一个文本是否比另外一个稍微不同的副本好时，以某种形式出现的副本的数量和历史都不一定是有力的论据。

《新约》的希腊手抄本有5000多份幸存了下来。根据其特征，它们被分成了不同的家系。一个家族的几代人可能都会非常突出地有大鼻子或红头发，但是每个人都有使其成为个体的特色。同样，每个抄本既有它自身的特色，也有它“家系”的标记。任何抄本的有效性取决于对所有抄本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果和说明。这种检

查——一份一份进行的——让学者得以鉴别出这些特征，以及挑出其中的许多错误。

如果将译本考虑在内，人们认为《新约》众书卷的手抄本可能有250000份以上。这就意味着差异的数目不可避免地相当大，其中大多数都无关紧要。经过详审之后，标准版希腊文《新约》的编辑给出了大约10000处脚注。其中大约有1400处因被认为极其重要而选中，放在了《圣经》协会在1966年出版的希腊文《新约》里。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无法确定我们所读的是四福音书作者所写下的话语？这如何影响《新约》的众译本？

神学上的差异

偶尔，翻译上的变化会改变经文的教导。显而易见，每种情况都值得认真思考，而且这种变化的出现，有其充分的理由。如果涉及主要教义，那一节经文中的一处变化不会改变这一教义，因为每一重要的教导都以几段经文为支持。

其中一例是《约翰福音》1章18节。钦定版《圣经》是根据传统的希腊文本（即“古卷”）翻译过来的。其上说道：“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the only begotten

Son)）将他表明出来。”修订标准版《圣经》也差不多一样；新英文版《圣经》也差不多如此；好消息版《圣经》也相似。另一方面，新国际版《圣经》却说道：“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旁边的独一神（the God the One and Only）将他表明出来。”其脚注说：“有些手抄本上是‘独生子’（the only begotten Son）”。

为什么这种译文不同？伯默蒲纸集（Bodmer collection）中第一个写在蒲纸上的

《约翰福音》的手抄本于1956年出版，紧接着第二个手抄本于1961年出版。这两个手抄本都是在公元3世纪初期抄写而成的。二者都有新国际版《圣经》所译的正文，而且“西奈手抄本”和梵蒂冈手抄本都有这一正文。一些教父也都知道这一点。

一切都取决于一个单词。作者所写的是“儿子”（Son）呢，还是“神”（God）？现今，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个词是“神”，因为“独一神”（the God the One and Only）这一词组更难理解。

因为在《约翰福音》1章14节和《约翰福音》3章16节中所发现的是“独生子”（One and only Son），所以抄写员看到“独一神”（the God the One and Only）时，可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它改了过来，以使它们一致。另一种改法，即将已知的词组改成陌生的词组，其可能性更小。这里没有提出有人攻击关于基督神性的教导这件事。《约翰福音》开篇的经文以及整卷书都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基督的神性。

简单的错误

遗漏的信息

我们在《约翰福音》新国际版13章31节和32中读到：“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如果神在人子身上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

很久以前，有些基督徒所读到的不是完全一样的话语。公元200年之后不久抄写而成、如今保存在伯默图书馆（Bodmer Library）里的《约翰福音》两个手抄本之一上写道：“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西奈山手抄本”和“梵蒂冈手抄本”都一致。然而，这还不是真正的差异。抄写员的眼睛从第一个“在人子身上得了荣耀”跳到了第二个，从而跳过了“如果神在人子身上得了荣耀”。这种错误在古书手抄本中非常常见。（原文校勘家给它取了个专门术语——同型误写法（homoioteleuton）。）

重复词组的短语

同样地，抄写员也容易犯相反的错误，即不必要地重复一个单词或短语。在“梵蒂冈手抄本”中，抄写员在抄写《约翰福音》17章18节时就犯了这一错误，结果经文变成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

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这种常见的错误被称作“错误的重复”（dittography）。

“传染”（infection）

《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里有许多几乎用同样的文字讲述同一事件或言语的章节。当熟悉所有福音书的抄写员在抄写某一卷福音书时，他可能会无意识地使它与另一本福音书一致，因为他对另一本福音书记忆犹新。其他抄写员则可能故意使一本《福音书》与另一本《福音书》一致。

所发现的四福音书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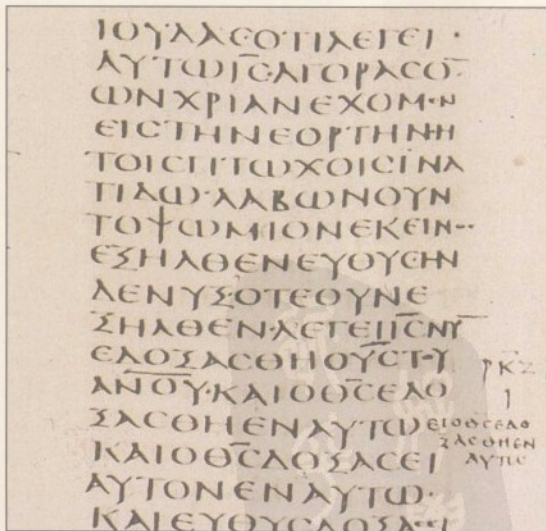
期手抄本更清楚地说明了这情形是怎样发生的。四福音书最近的译文常常把补充的内容放在页边空白处让人注意。根据《马太福音》24章39至41节，当耶稣在警告“人子降临时将会是怎样一种情形”时，他说道：“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路加福音》里则先是其他描述，然后才是女人推磨的图画。在传统文本里，讲的是“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到此就结束了（《路加福音》17:30-36）。

然而，《路加福音》最古老的手抄本，即写于公元3世纪初期的伯默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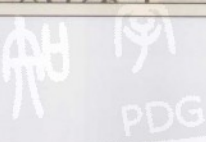
纸集十四号，没有最后一句。“西奈山手抄本”、“梵蒂冈手抄本”、“亚历山大抄本”和其他早期的手抄本都一致。很可能，抄写所有这些手抄本的抄写员意外地遗漏了这个句子，因为结尾的单词与前一个句子一样；更可能的是，熟悉《马太福音》的抄写员将这节经文添加到了《路加福音》上，以便这两种对耶稣预言的叙述更加相像。

以同样方式保持和诣的例子在《路加福音》的“主祷文”里清晰可见。如果比较授权本《圣经》的《路加福音》11章2至4节和《马太福音》6章9至13节，就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抄写员还会以其他许多方式出错，但是这些例子足以证明研究不同手抄本以获得尽可能准确的《新约》之价值所在。



西奈手抄本的抄写员遗漏了《约翰福音》13章32节中的“如果神在人子身上得了荣耀”。稍后的文士在页边空白处补上了这些话。



故意作出的改变

在抄写的过程中，一个有时间思考自己工作的抄写员可能偶尔会对文本内容作出修改或加添。如果是别人口述类型的抄写，除非等到他写完文本之后。他所做的修改可能写在页边空白处，因为那里是文士或读者可能记下笔记的地方。之后，粗心的书写者可能会把这些笔记当成正文的一部分抄写下来。

一条说明性的注解（也许以当地传统知识为根据）似乎进入了《约翰福音》第5章的正文。传统文本叙述道：在毕士大池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等候水动，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但《约翰福音》最古老的手抄本上没有这些经文，而且其中包含的词语在这本福音书的任何其他地方都找不到。

有时，抄写员以为他

《马太福音》第27章的某些希腊手抄本，说出了那名本应被处死却被耶稣代替的强盗名字是耶稣巴拉巴。“梵蒂冈手抄本”上没有“耶稣”这一名字，但它的措词表明其样稿上有。这一页也包括了《马太福音》26章70节至27章24节。

比正在抄写的样稿了解更多。一位在公元200年之后不久抄写《约翰福音》（伯默蒲纸本15号）的抄写员对第10章的第7节，即“我就是羊的门”，大惑不解，于是他把其改写成“我就是羊的牧羊人”。虽然这是《约翰福音》最古老的手抄本之一，但是无人愿意采用他的解释。这显然是抄写员简化其原意的一个例子。

宗教观的改变也会导

致文本的改变。人们因认识到耶稣是神而对他越来越虔诚，这显然导致文士故意遗漏了《马太福音》27章16和17节中的一个单词。彼拉多所释放的那个囚犯的名字很可能不是巴拉巴，而是耶稣巴拉巴。“梵蒂冈手抄本”暗示了这两个名字，而且俄利根（编注：早期著名圣经学者，185—254年）在公元3世纪也知道这些。公元1世纪，耶稣是个常见的名

字（参本书《他们名垂青史》一文），所以那个囚犯的名字是耶稣巴拉巴，这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如果巴拉巴名叫耶稣，那就很容易理解文士会省略“耶稣”的原因。俄利根表达了他自己的意思：耶稣这个名字不适合于像巴拉巴这样的一名罪犯。教会中盛行这一观点。



天使们唱的是什​​么？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神，在地上平安、友善归与人。”

《路加福音》2章14节中的天使之歌是所有圣诞文字中人们最熟悉的。20世纪的《路加福音》读者一直不知道这节经文的现代译本为什么与授权钦定本《圣经》不一样。在1946年印刷的修订标准版《圣经》上，这节经文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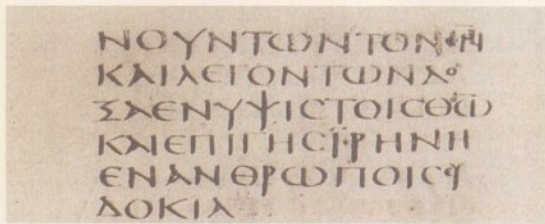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神，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人。”

在1961年印刷的新英文版《圣经》上，这节经文说：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神，在地上平安归与他宠爱的人。”

1976年印刷的好消息版《圣经》和1973年印刷的新国际版《圣经》相似。

希腊语中的任何字母都很重要。从语法角度来说，在传统的希腊原文里，“友善”（goodwill）这个词和“平安”（peace）一词并排，它们代表了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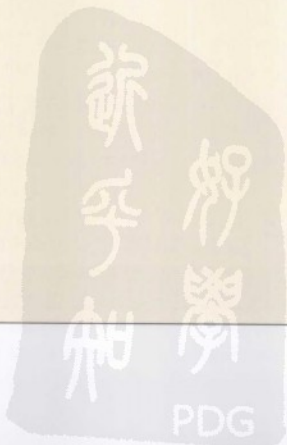


种人类希望得到的东西。大约生活在公元170年的一个基督徒他提安（Tatian）知道这一解释。（他省略了四福音书中的重复部分，而将它们整合成了一部《福音书》。）公元4世纪，基督教历史学家优西比乌也知道这一解释。另一方面，在公元4世纪的《路加福音》第2章的希腊副本（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古老抄本），以及活跃于公元3世纪的基督教学者俄利根的希腊抄本上，希腊单词“友善”（goodwill）后面有“s”，这就表明其意思是“友善的”（of goodwill）。

怎样才能决定哪个是正确的呢？最终的答案是不可能。虽然早期的手抄

本非常重要，但他提安和优西比乌的见证对它们有几分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坚决主张我们应该采用形式更加复杂的文本。在抄写过程中，文士会简化复杂的单词和词组，而不是将它们弄得更复杂。在希腊语里，“平安、友善归与人”是比较容易的表达法。如今根据《死海古卷》，我们知道了“友善的人”这种措辞在公元1世纪的某些敬虔犹太人中非常流行（参本书《〈死海古卷〉和耶稣的教训》一文）。

抄写“西奈山手抄本”的文士所抄下的天使之歌是“平安归与蒙他宠爱的人”（《路加福音》2:14）。后来，另一文士擦掉了“宠爱”（favour）一词末尾的“s”，使其意思变成了“友善归与人”。



他们是否洗床？

“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铜碗等物”（《马可福音》7:4）。《马可福音》列出这一清单，是为了解释敬虔的犹太人如何实行有关洁净的律法。考古学已经对这些律法在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提供了一个线索（参本书《敬虔第一，干净第二？》一文）。

清洗杯、罐和金属碗可能看起来并不值得注意，它们只不过属于平常的卫生问题。但是奇怪的是：《马可福音》的某些抄本添加上了第四样东西：“床”。好消息版《圣经》的现代译文就有“以及床”这一部分。修订标准版《圣经》和新国际版《圣经》的页边空白处也有。钦定本《圣经》将它

翻译成“桌子”是错误的，这个单词指的是本章后面所说的生病女孩所躺卧的床（第30节），也是《马太福音》9章2节和6节以及《路加福音》5章18节讲述的那个瘫子所躺卧的褥子。

《马可福音》最古老的抄本是公元3世纪抄写的薄纸文稿，如今存放在都柏林切斯特比提图书馆里，上面没有“以及床”这一部分，“西奈山手抄本”和“梵蒂冈手抄本”也没有。另一方面，“亚历山大抄本”在其清单末尾有“以及床”这一部分，华盛顿的“付利耳抄本”（Freer Codex）和剑桥的“伯撒抄本”（Codex Bezae）也都有——后面两者都出自公元5世纪。这几个单词继续出现在了

传统的希腊文本里，因此也出现在了较古老的译本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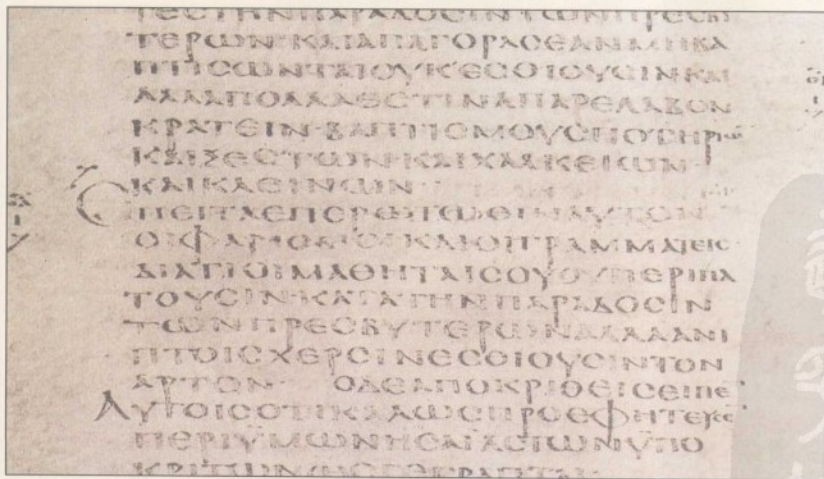
福音书的作者是否在最初的文本里加进了这些单词？初看最古老的抄本表明没有，这些单词是之后加进去的。然而对于这一点，我们有怀疑的余地。洗床这一想法在我们今天看来很奇怪，这可能意味着洗床这一说法当时在古代的文士看来也很奇怪，所以他们在抄写时把这些单词省略了。

无疑，《旧约》里有律法规定，任何患漏症的人所躺的床都应该清洗（《利未记》15:4, 20, 26）。公元1世纪，当犹太夫子将《旧约》律法应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时，他们严格地遵守有关洁净的条款。公元2世纪，他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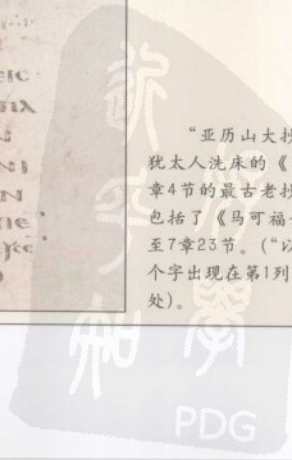
注释书《米示拿》完成了。此书中有很长一部分专门论述适用于器皿洁净的规矩，其中就讨论到床的哪些部位应该清洗的问题。

因此，洗床可能是《福音书》作者为了表明犹太人在乎这些事情到了何等地步而举的一个例子。如果此书是写给罗马读者的，这一点就特别适合，正如传统所声言的。另一方面，了解这些习俗的《马可福音》读者可能也会有同样的想法，并因此清单上添加了“以及床”这一部分。

在此情形下，我们可以让问题留在这里。不管最初的《马可福音》里是否有“床”这个单词，有这一单词的抄本都描绘了公元1世纪人们的实际做法。



“亚历山大抄本”是提到犹太人洗床的《马可福音》7章4节的最古老抄本。这一页包括了《马可福音》6章54节至7章23节。（“以及床”这几个字出现在第1列下半段的2/3处）。



是原文吗？

四 福音书中有两段经文需要加以说明，因为许多早期的抄本上没有这些文字，故此现代的译本也将其省略。

《约翰福音》里有一段有名的经文，即7章53节至8章11节。叙述耶稣同那个行淫时被抓住的妇人及那些假冒为善的控告者会面的场面。

“于是各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她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

“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写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写字。

“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她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她说：‘主啊，没有。’

“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虽然《约翰福音》的大多数希腊手抄本上有这些经节，但是有些却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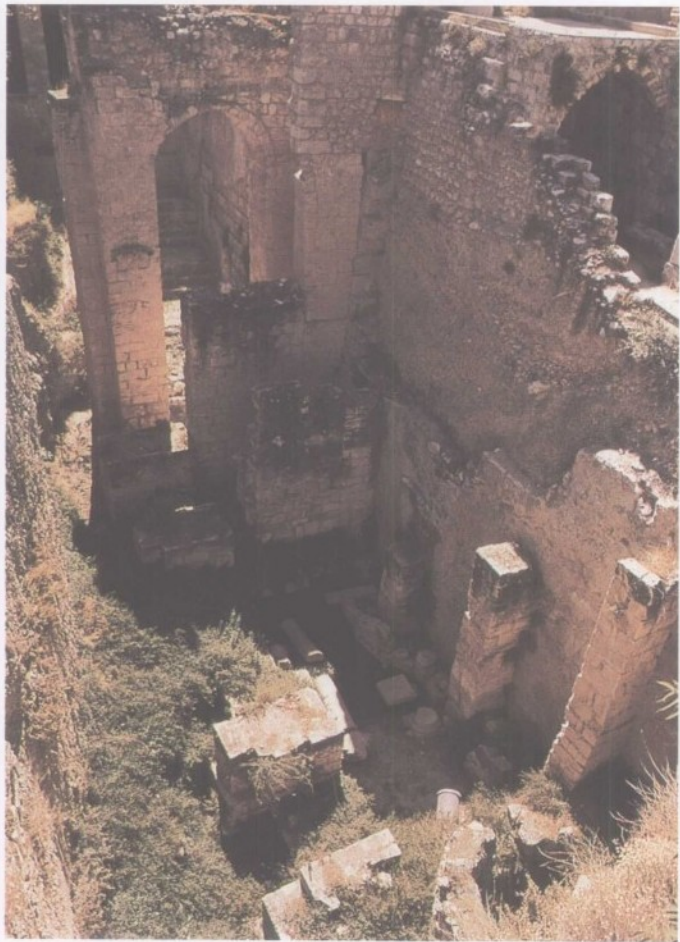
有。那些没有这些经节的手抄本包括《约翰福音》最古老的手抄本，即埃及出土的公元3世纪初期抄写的两份蒲纸文稿（伯默蒲纸本2号和14号）。“西奈山手抄本”和“梵蒂冈手抄本”上也没有。在“亚历山大抄本”上，《约翰福音》的某些书页不见了，其中包括第七章和第八章。通过计算消失的行数，我们看出遗失的书页空间不够，装不下这段有关这个行淫时被捉妇人的经文。

除了其他几个没有这段经文的希腊文手抄本之外，公元2世纪和3世纪翻译成拉丁语、古叙利亚语和哥普特方言的《约翰福音》译本上也没有这段经文。

早期的教父也补充了证据：他们当中没有一人引用或评论过这些经节。此外，这些经节中有几个在《约翰福音》的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出现过的希腊措辞。

另一方面，有些公元4世纪的基督徒知道这些经节。公元384年，当杰罗姆（Jerome）翻译拉丁文《圣经》时，他也翻译了这些经书。他在一部著作中声称有人在许多希腊文手抄本和以前的拉丁文译本中找到了这些经节。稍晚于杰罗姆的奥古斯丁也知道这些经节。

今天，幸存下来且包括这些经节的最古老希腊手抄本是存放在剑桥的“伯撒抄本”。四福音书的这一抄本在公元5世纪或6世纪抄写而成，希腊文



在耶路撒冷圣殿北部，通过挖掘多个世纪积存下来的垃圾，挖掘者发现了一个位于现今地表深处的池子的某些部分。这显然是毕士大池子（the Pool of Bethesda）（《约翰福音》第5章）。这两个池子的四周都是柱廊，而且它们之间有5个“麻子”。

旁边有对应的拉丁文译文（较杰罗姆的译文更古老）。“伯撒抄本”的希腊原文显得与其他早期抄本迥然不同，因为有许多在其他抄本上都找不到的附加内容。这些附加内容几乎大多数都没有价值。它们解释或协调四福音书的段落，比如，《路加福音》5章10和11节就有额外的话语：“……西庇太的两个儿子雅各、约翰。耶稣对他们说，来！不要再钓鱼了，因为我要使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听了这话，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他。”这些

额外的话语取自《马可福音》1章17和18节中类似的一段经文。

“伯撒抄本”的几个独特之处，诸如关于行淫时被捉妇人的那段经文等更加有趣。它们保留了公元1世纪由耶稣的朋友传下来的传统。至于四福音书的作者为什么没有将其插入他们的书卷，我们不得而知。

在现在的这个例子中，杰罗姆、奥古斯丁、《约翰福音》的一些较晚抄本以及“伯撒抄本”的证据强而有力。学者们都承认这故事虽然最初不是《约翰福音》的一部分，但很可能是公元1世纪传下来的真实叙述。

现代译本中没有或者打印成脚注的另一段经文是《马可福音》的末尾（16:9-20）。这些经节提出了一个与那个行淫时被捉妇人的故事大不相同的问题。

“亚历山大抄本”和“伯撒抄本”上都有这段经文，故此大多数稍后的抄本上也都有。公元2世纪末期的里昂主教爱任纽知道它们，他提安也将其收入了他编撰的四福音书对照书《福音书合参》（Diatessaron）。1个世纪之后，杰罗姆知道有几个抄本上有这段经文。虽然他看到许多抄本上都有关于那个行淫时被捉妇人的经文，但他所看到的大多数都没有《马可福音》长长的结尾。

和后者一样的两个抄本幸存了下来，即“西奈山手抄本”和“梵蒂冈手抄本”。两者都是意外地幸存下来并被发现的，它们是有《马可福音》最后一章的最古老抄本。都柏林切斯特比提图书馆里有一个更老的蒲纸文稿，属于公元3世纪写成的一本书。这本书最初包括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但其中的《马可福音》只有6页保存下来，到12章为止。至于这一蒲纸文稿上的《马可福音》是怎样结尾的，我们无从考证。关于《马可福音》结尾的问题不只在第9-20节是否

属于其中一部分。杰罗姆公布了一种有额外经节的抄本以及一个早期的希腊文抄本，即大约公元400年抄写而成的“华盛顿福音书”（the Washington Gospels），两种抄本都保留了这些经节。稍后的几个抄本，一个拉丁文译本（比杰罗姆的译本早）的手抄本以及一些其他早期的译本，都有一个非常短的结尾，其中包括第9-20节；在这些结尾的经节中，每一节都使用了《马可福音》其余部分没有使用的单词。

这些意味着什么？

它们看起来是一些迹象，表明《马可福音》是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结束的。学者们猜测作者的原稿遭到了损坏。在任何人得以抄写之前，其卷轴的末端或其抄本的最后一页已消失不见。另外一种猜测是作者从未完成过这卷书——也许他猝死了。学者们几次尝试着要得出一个美好的结论，但是通过将它和其他三卷《福音书》进行比较，他们承认传统文本中的结尾是最恰当的。



新知识—新翻译

宗教改革运动的一个主要成就是将《圣经》翻译成为了欧洲的主要语言。在此之前的诸世纪里，偶尔曾有由拉丁文《圣经》翻译的译本。约翰·威克里夫的英文《圣经》就是其中之一。

随着文艺复兴时期新知识的涌现，更多学者懂得了希腊语，所以新的译本可以直接从希腊文《新约》翻译过来。路德所译的德文《圣经》以及丁道尔所译的英文《圣经》是著名学者伊拉姆斯（Erasmus）预备好的。他的希腊文《新约》是当时即将印刷和出版的第一本《圣经》（1516年）。

伊拉姆斯整理了手头上碰巧有的几个手抄本。当中唯有一个抄本有

《启示录》，而且最后一页的最后6节经文已消失不见，所以伊拉姆斯将拉丁文《圣经》翻译成了希腊语！

经过一些校正和改变之后，伊拉姆斯的希腊文本一再被印刷出版。17世纪，一位荷兰印刷商称之为“公认文本”（textus receptus），而且这一名字延续了下来。当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成立委员会，要出版没有较早的《圣经》所持偏见的英文《圣经》时，伊拉姆斯的一个希腊文《新约》版本就是他们的基础文本。

虽然伊拉姆斯的版本是标准本，但学者们很快证明它与希腊文手抄本、特别是更古老的手抄本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当族长西里尔·路卡（Patriarch Cyril Lucar）将“亚历山大抄本”赠送给英格兰国王时，他让国王得到了一个比任何其他17世纪为人所知的抄本更古老的抄本（参本书《最古老的〈圣经〉》一文）。《沃尔顿圣经》（Walton's Polyglot），即1657年在伦敦出版使用几种古代语言的《圣经》新约部分，记录了其差异。

整个18世纪，检查《新约》手抄本并列出其不同解释的工作一直在继续。研究这些差异让人更好地理解文士是怎样犯错误的（参本书《简单的错误》一文），也导致学者们制定出一些准则，帮助人们在一种解释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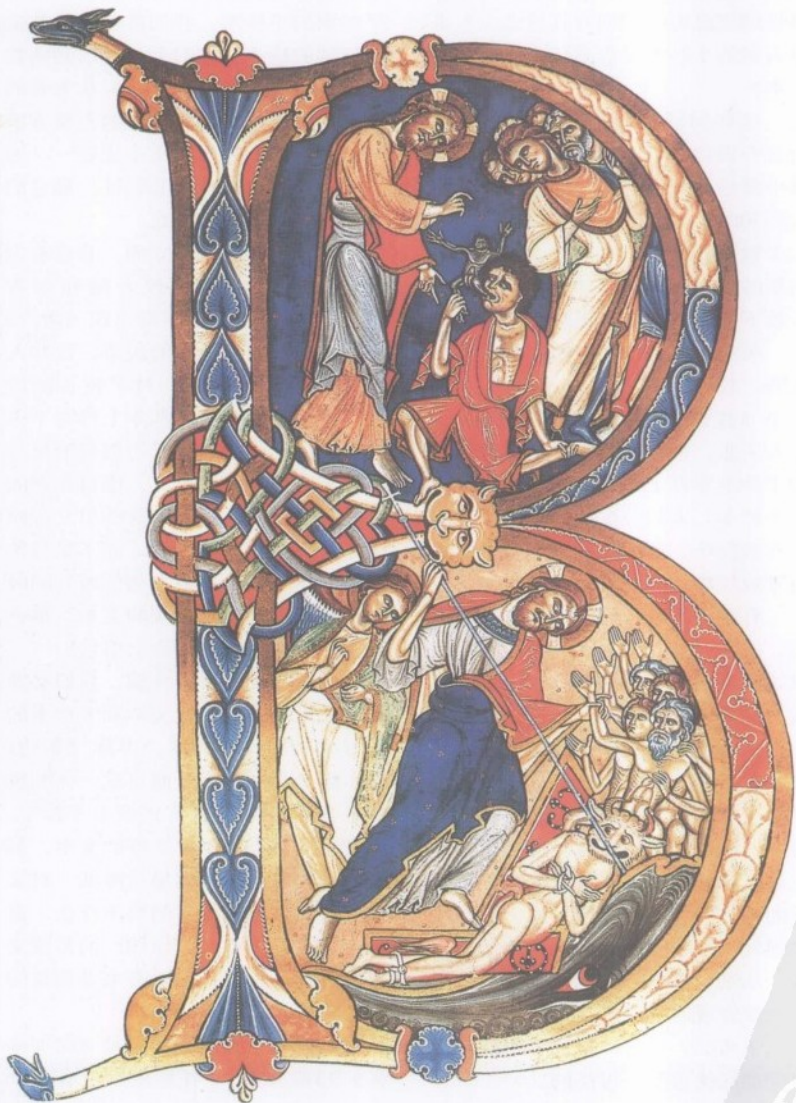
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学者伊拉姆斯，看到了将希腊文《新约》印刷成标准版本的必要。他的工作成为大多数译本的基础，直到公元19世纪。



另一种解释之间作出判断。

因着替申道夫发现的“西奈山手抄本”，他对其他手抄本进行的研究，以及除他之外的其他几位学者的辛劳，19世纪的观点已发生了重要改变。

伊拉姆斯的传统或“公认”文本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它的确保留了作者的话语，却进行了一些改变和调整。为了读到或者准确地翻译《新约》作者的原话，这一文本需要作一些修



传道人的目标是要“使《圣经》惟妙惟肖”。为了帮助中世纪那些目不识丁的人，文士们在《圣经》的文本上添加了图片。他们将《圣经》上的人物刻画成生活在中世纪的人。公元12世纪的《温彻斯特圣经》(Winchester Bible)中，基督正在显示地狱的痛苦。

訂，使它与更加古老的手抄本一致。

1881年在英格兰印刷的修订版《圣经》，是第一个在某些地方脱离了传统文本的译本。自那时以来，大多数译本都如此。对于某些基督徒来说，这仍然令人困惑。《圣经》中为什么应该出现这些改变？教会怎能让其根基性的文献有错误而存在这么久？非常古老的手抄本是否真优越于传统的文本？

这些问题100年之前就有人问，而且今天仍然有人问，所以值得注意。其中最后一个问题是主要的：既然在大约5000个《新约》希腊文手抄本中，大多数或者部分所呈现的文本与伊拉姆斯的非常相似，为什么众人还认为少数不一致的手抄本更好呢？

单单年代不能使少数的手抄本占优势。较老的抄本并不一定更好（参本书《找到真正的文本》一文）。有些人主张，像“西奈山手抄本”这样的手抄本幸存下来是因为它们属于劣质手抄本。人们很少使用它，所以它没有被损坏，好的手抄本都因被使用而导致损坏，故此也就绝迹了。

有三方面的证据回答了这些观点。首先，如果只有两、三个公元4世纪的抄本——像“西奈山手抄本”或“梵蒂冈手抄本”——存在，那它们作为有错误的抄本幸存下来，然后被搁置在贮藏柜里，这可能是一种可以接受的解释。但事实上，其他所有与之一样古老或者更古老的手抄本都见证了这一点。凡是与传统文本有差异的地方，他们常常都一样。在这些差异处，很少有手抄本支持传统的文本。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它们的数目及被发现时的环境都表明它们已全部成了废品，所有“好的”手抄本都已经彻底绝迹是不可能的。

其次，在研究文本领域没有民主可言，大多数人的意见并不一定处于优势地位。了解文士的习惯和抄写文本的历史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参本书《找到真正的文本》一文）。几乎所有《新约》手抄本都是公元4世纪之后抄写而成的。对于任何出自更早时期的手抄本，我们都需要对其进行特别的检查。它们会显露出初期教会生活中所流行的《新约》众书卷的形式。如果研究古代文本的正常方法——即将它们与传统文本比较——表明它们具有更早文本的特征，那它们显然会更为人们所喜欢。

再次，有大量独立的、非常有力的证据。早期基督教老师和学者（“教父”）的书籍中常常出现《新约》的经文段落。对于短的段落，这些人凭着记忆力引用；对于较长的段落，他们可能是从手抄本上抄写下来的——虽然他们的记忆力很可能比今天许多人所想像的要好。值得注意的是，凡有差异的地方，这些引文都倾向于与较早的文本一致，而不是与传统的文本一致。如果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中，人们在使用传统的文本，那么这些基督徒领袖肯定会引用它！

这些观点都站得住脚。我们必须根据适用于所有古代文本和手抄本的标准来判断传统文本。声称《新约》文本因为是《圣经》而自成一体的说法是荒谬的。《新约》的所有手抄本，不管它们提供的是什么样的文本，都因着抄写员的过失而品质降低。对文本展开和调整是稍后的典型作法，而且很容易在希腊文《新约》的传统文本中看到。显然，四福音书是调整的候选人。

其中一个直接的例子是《路加福音》23章38节：“在耶稣以上有一个

牌子，用希腊、罗马和希伯来的文字写着……”（钦授权本/钦定本）。现代译本省略了所用“文字”的清单。这些文字以不同的顺序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文本里，但在公元3世纪初期的伯默蒲纸本和“梵蒂冈手抄本”上没有。对这种情况最好的解释是这些文字不是《路加福音》最初文本的一部分，而是后人根据《约翰福音》的叙述插进去的。如果这些文字从一开始就是《路加福音》的一部分，那就无法解释它们被省略或秩序混乱的原因。

人们在敬虔方面的改变也影响到了抄写员。《路加福音》2章23节在传统文本上是：“约瑟和他的母亲，因这论耶稣的话就希奇”，而在较老的手抄本上是：“他的父亲和母亲”（比较RSV、GNB、NIV等不同版本）。随着马利亚在教会中地位的提升，抄写员们感到有必要略去任何可能让人怀疑耶稣为童贞女所生这一教义的内容。

19世纪的学者在阐明希腊文《新约》的历史方面，所采取的步骤属于一个更伟大的过程。在埃及出土的蒲纸文献中，所发现的有名的希腊文和拉丁文古典文学抄本，对他们的研究工作产生过类似的影响（参本书《新约时代的书籍》一文）。结果，文士所犯的错误能够得到纠正，错误补充上去的词组能够删除，这使得文本中的文字更加接近于作者所写下的文字。

如果将《新约》文本与这一过程分隔开来，那将是一件相当错误的事



情；相反，所有珍视《新约》的人都应该感到高兴，因为它能够以同等年代的文本水准被对待，对其展开的研究也更加准确。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比其余的文本优越。对于许多古典文献，为了理解某些行和句子的意思，学者需要提出更换文字。但是《新约》文本保存得如此好，以至于没有一段经文需要学者对其进行这种处理。《新约》文本和所有能干的学者翻译而成的译本都值得信赖。

1400年来，基督徒文士都用手抄写他们的圣书，正如圣徒约翰正在抄写这部公元11世纪的希腊文福音书一样。印刷术的发明，使伊拉姆斯和宗教改革家们能更简单和便宜地印刷出版《圣经》。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圣经》考古大发现

作者=(英)阿兰·米拉德(Alan Millard)著

页数=339

出版社=南昌市：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04

SS号=12322846

DX号=00006703701

URL=<http://book.szdnnet.org.cn/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6703701&d=B48C9F21D046CFFF4ED4A54A1CDAAE4D>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前言

《圣经》的领域（地图）

以色列的国土（地图）

上部：《圣经》时代的宝藏

《圣经》考古学的开端

埃及探险家

来自亚述的珍品

在《圣经》的领域上

解释古代文字记录

埃及象形文字的奥秘

贝希斯敦岩崖的秘密

挖出古物

在古迹挖掘处度过的一天

“这肯定是大洪水的遗址！”

巴比伦洪水故事

吾珥出土的皇家宝藏

标题新闻：迷失之城埃布拉

吾珥：月神之城

马里国王的宫殿

先祖：沉默中引发的争论

一个被重新发现的民族：赫人是谁？

条约和圣约

是希伯来人的亲戚吗？

图坦卡门的宝藏

图坦卡门、会幕和约柜

埃及砖厂

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积货城

是否有任何关于摩西的标记？

汉穆拉比法典和摩西律法

犁头下的发现：被埋葬的乌加列城

迦南的神话和传说

字母

被征服的迦南诸城

城墙倒塌了

艾城的问题

胜利的记录：“以色列石碑”

非利士人

金殿宇

所罗门的建筑

金银财宝

象牙宫

图章雕刻师

平民百姓的住宅

通用货币制度之前的时代

没有隐藏的宝藏：“摩押石碑”

保护的代价：“黑色方尖柱碑”

亚述的败落

“就像笼中之鸟”：西拿基立进攻耶路撒冷

希西家王的隧道

“我们无法看到信号”

“犹太人的王尼布甲尼撒”

巴比伦的荣耀

墙上的文字：伯沙撒——真实人物，还是神话？

辉煌的波斯帝国

用各族方言写的王令

波斯邮袋里的发现

文士的工作

亚历山大的冒险及希腊的理想

犹太硬币

佩特拉，这座隐藏的城市

马萨达——最后的要塞

任何人都不得入内——犹太人除外：一块石碑的故事

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地图）

下部：耶稣时代的发现

日常生活

焚毁的房子

富人的住宅

一玉瓶香膏

日常生活

敬虔第一，洁净第二？

石缸

迦百农

“耶稣的船”

罗马人所征服的城镇

耶稣时代的会堂

耶稣时代的《圣经》

他们所说的语言

小就是美

地狱——“永不熄灭的大火”

这块土地的统治者

终于太平了

犹太人的王希律

那里没有神！

恺撒·奥古斯都

希律——十足的杀手

希律——伟大的城堡建筑者

希律——重要的城市建设者

希律的众子

罗马巡抚

彼拉多自己的纪念碑

肯定不是圣徒！

揭示彼拉多性格的线索

货币与硬币

恺撒的像

占领军

宗教

圣殿游客

希律的大殿

何等的石头！

在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上

圣徒行走过的地方

秘密隧道

撒迦利亚——亚比雅班里的祭司

寡妇所奉献的小钱

被埋书籍中的宝藏

旷野中的修道院

团体章程

旷野的声音是谁的？

《死海古卷》和耶稣的教训

一部在昆兰的四福音书？

死亡和埋葬

坟墓的样式

他们名垂青史

我们能否看到耶稣的坟墓？

他是怎样被钉十字架的？

他的父亲是否扛过十字架？

不要搅扰死者

一位朝圣者看到的坟墓

“都灵耶稣裹尸布”的秘密

作家

斐洛——一位亚历山大的哲学家

犹太约瑟夫——爱国者，还是卖国贼？

罗马人的著作

犹太人的著作

福音书的记载

最古老的《圣经》

西奈山上的新发现

《新约》时代的书籍

最古老的基督教书籍

最古老的书卷

福音书之前的历史

找到真正的文本

神学上的差异

简单的错误

故意作出的改变

天使们唱的是什么？

他们是否洗床？

是原文吗？

新知识——新翻译